

悲歌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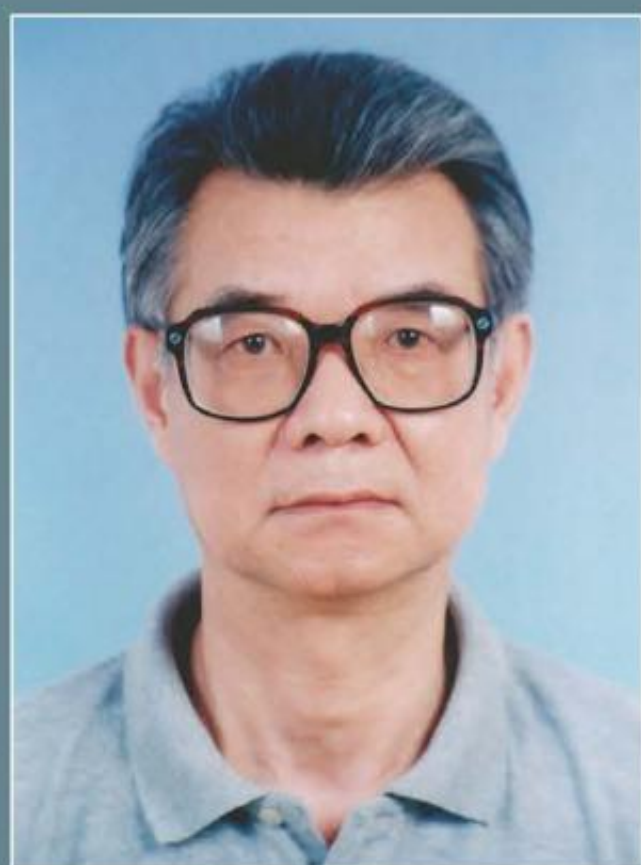
孫月才著

文革十年日記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



孫月才（1937-），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首屆本科生，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專業研究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西方哲學、中西比較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代表作有《歷史規律與普世價值》、《道·梵·邏各斯》、《西方文化精神史論》等。

悲歌一曲
文革十年日記

孫月才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記》

孫月才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
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翻印、
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片。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462-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A Diary of Sorrow: Ten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By Sun Yueca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 978-962-996-462-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飈為我從天落。

——毛澤東：《蝶戀花·從汀洲向長沙》

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不會過去。

——古老而現代的格言

經歷種種磨難而不失信念，像牛虻一樣，做一個最勇敢的人。這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東西。

——摘自1970年12月16日日記

目 錄

圖片.....	xi
張世英序.....	xxv
自序 告別盲從，走向精神自由.....	xxxix
1966年	1-97
一、新年第一課：勞動和批判.....	1
二、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風波.....	22
• 大字報貼出當晚的辯論	
• 李雪峰等傳達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	
• 大字報公開發表後的燕園	
三、工作組進駐北大.....	29
• 江青、康生、陳伯達控制北大的運動	
• 「6·18」事件前後的兩種評價	
• 拋開工作組，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	
四、大串聯.....	88
• 西安、成都、重慶、上海	
• 聶元梓叫我到「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工作	
1967年	115-250
一、「捍衛團」在上海.....	116
• 我擔任「捍衛團」負責人	
• 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指揮上海「文革」	
• 參與「一月革命」奪權運動，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二、上海「5·10」公安局事件.....	141

三、北大兩派的分歧與鬥爭	154
• 我當「新北大公社」負責人	
• 反聶元梓的「井岡山兵團」成立，周培源是負責人	
• 兩派分歧的焦點在「校文革」的合法性	
• 「井岡山兵團」是革命群眾組織嗎？	
四、北京紅衛兵運動往處何去？	194
• 周恩來、江青、康生等接見「天派」頭頭	
• 周總理說，「兩派是人為的」	
• 我堅持「踢開兩大派」的觀點	
• 是「大聯合」還是武鬥	
1968年	263-363
一、首都高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277
• 「中央首長」要求兩派聯合	
• 聶元梓叫我「儘快解決大聯合」	
• 聶元梓在謝富治問題上的猶豫反覆	
• 總勤大字報「揭開派性蓋子」	
二、謝富治來北大，要求兩派聯合	298
三、北大武鬥，聶元梓被刺	299
四、毛主席接見聶元梓等，高校形勢的轉折	323
五、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紅衛兵運動結束	327
• 「新北大公社」應時倒旗	
• 京西賓館對王洪文講上海問題	
• 外文樓的審查，第一次體驗到自由的珍貴	
• 我預感到，回上海「我將面臨著考驗，可能是一場風暴」	
1969年	371-483
一、北大，再見	371
二、北大眾多同學來信：鼓勵和關懷	377

三、初到上海受信任	390
四、再回北大三個月	412
• 軍宣隊的「賠禮道歉」	
• 8341 支左部隊否定外文樓的審查	
五、戰備下鄉在佘山	452
• 刻苦勞動，努力學習	
• 當「群眾代表」參加整黨	
1970 年	487-536
一、批判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	487
二、半夜突遭「保密檢查」	516
三、在幹校當哲學組長：信任與懷疑並存	527
1971 年—1972 年	539-629
一、審查一年半	550
• 清查「5·16」，再遭突然襲擊	
• 維護「政治權利」，堅持 8341 的處理	
• 審查與被審查的反覆較量	
二、對我的審查，市「革委會」領導「很重視」	623
1973 年—1974 年	635-661
一、補看有關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中央文件	636
二、不能接受「處理意見」	645
三、對濫用權力深惡痛絕：為堅持原則而鬥爭	657
四、批林批孔，黨支部書記叫我「爭當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	658
五、給幹部講「儒法鬥爭」史	661
1975—1976 年	669-718
一、市「革委會」領導派人找我談話	672
二、學軍一月：講評《水滸》	675

三、當班主任	685
四、關於審查的「說明」，材料銷毀	688
五、周總理去世，反擊右傾翻案風	692
六、唐山大地震	703
七、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	706
1977年	725-730
一、審查真相	728
• 王洪文、徐景賢親自批示審查	
二、以「四人幫」的「政治迫害」作結	729
附錄：文革書信一束	731
劉慧芬來信（十一封）	731
羅勝來信（三封）	749
殷愛娥來信（二封）	756
鍾宏在來信（一封）	758
成英來信（一封）	761
陳炳泉來信（一封）	762
孫惠軍來信（一封）	763
梁恕信來信（一封）	764
岳雅琴來信（三封）	765
施雪華來信（一封）	768
劉蓓蓓來信（二封）	769
給北京的家信（一封）	772

200

审查吧。革命若仅得从审查。反革命且早
 是早的。江青在阳谋斗争中不即即打中。
 江青对江文说一些吧！

4.18. 星期六
 早晨对江青的讲话。我在江青的讲话中接受
 教育。江青说。江青是真心话。她说江青
 真心话。江青说。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今天。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4.19. 星期日
 雨。早晨。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201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178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江青真心话。



圖1：日記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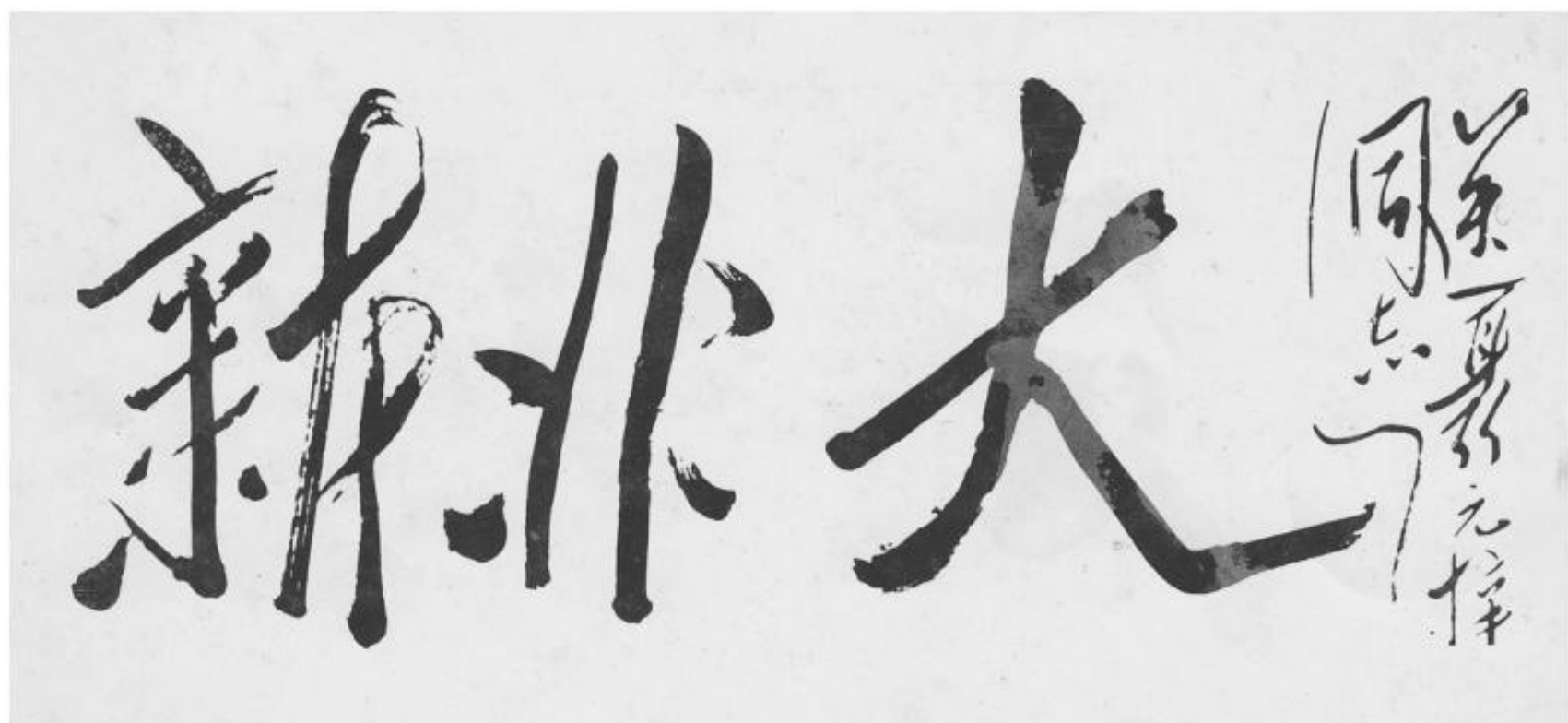


圖2：「新北大」毛澤東題詞



圖3：文革前夕的哲學系研究生
中坐者：右為系主任鄭昕先生，左為系總支書記聶元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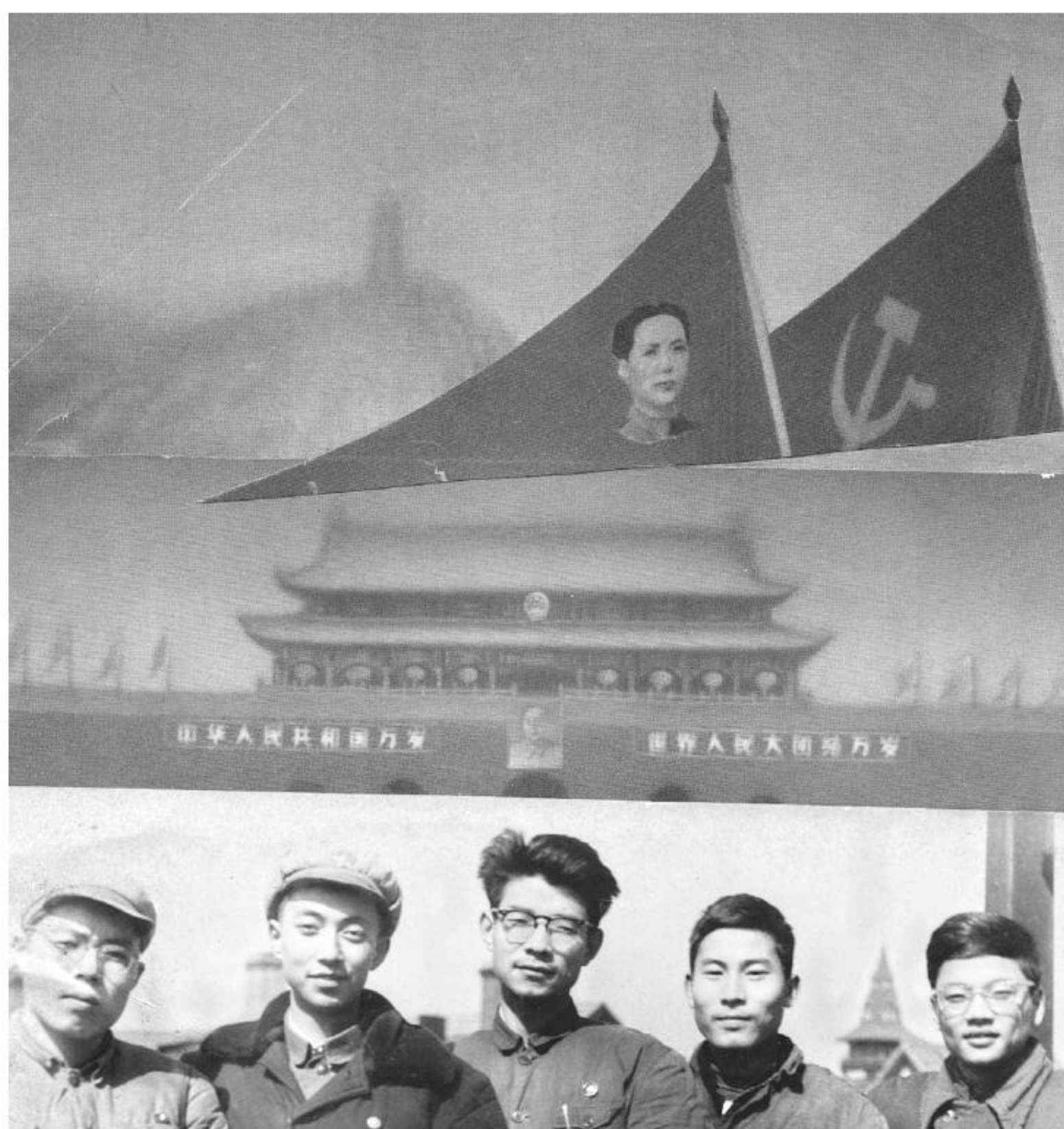


圖4：「一月革命」期間
自右至左：陳炳泉、潘省初、孫月才、王保康、鐘宏在



圖5：「文革」初期聶元梓與來北大串聯的各地學生合影



圖6：萬陵德在「捍衛團」駐地



圖7：「上海人民公社」前(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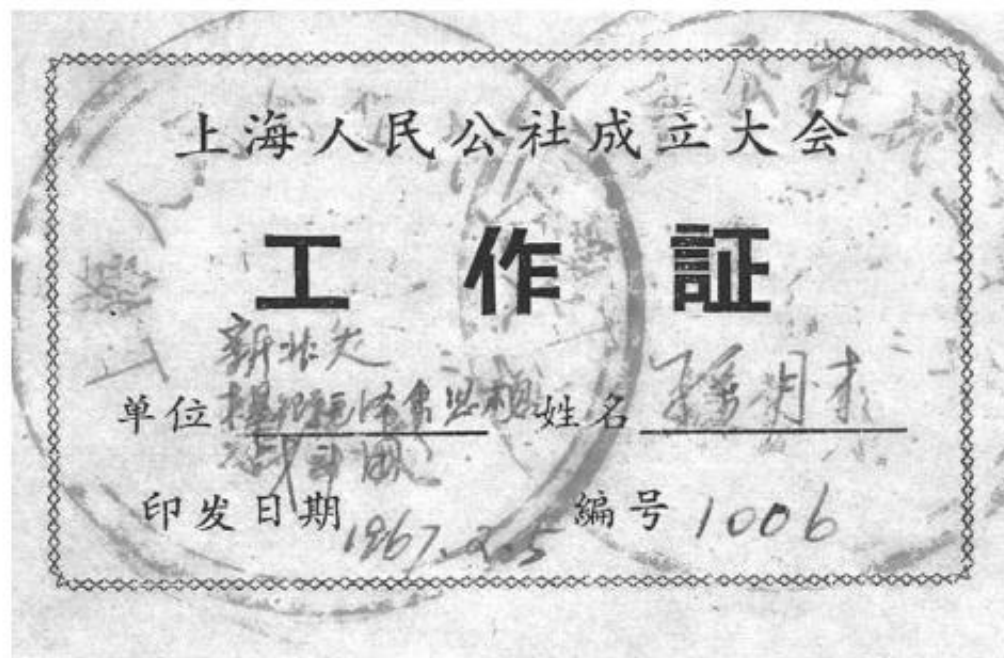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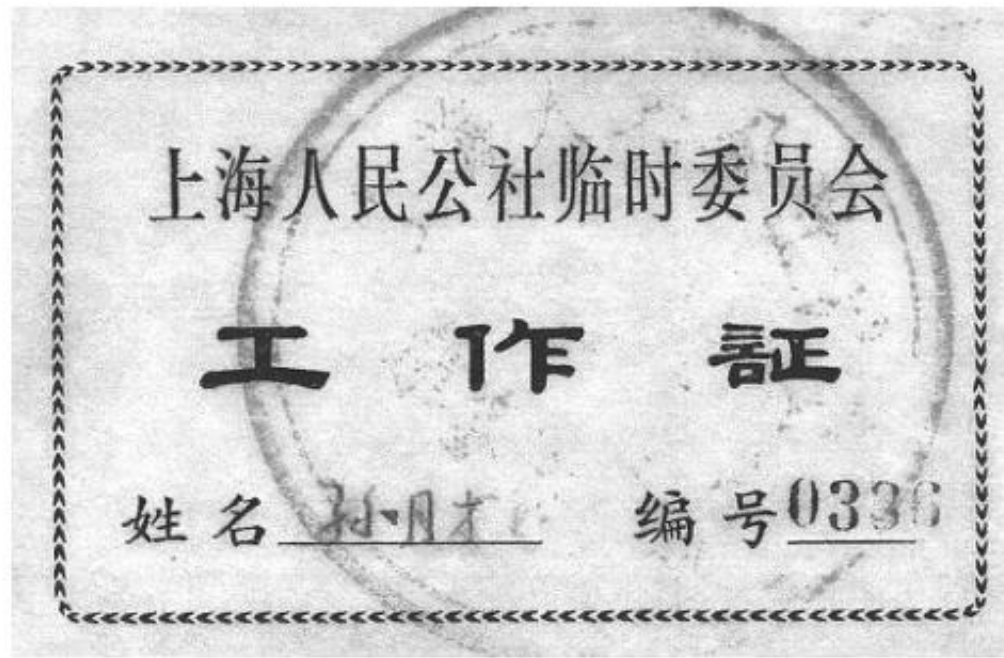


圖8：「一月革命」時的工作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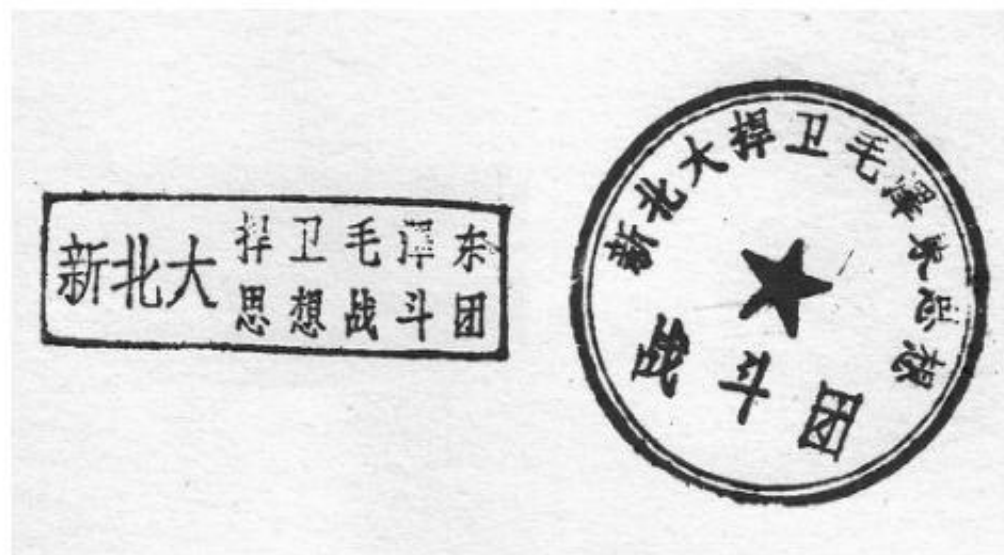


圖9：「捍衛團」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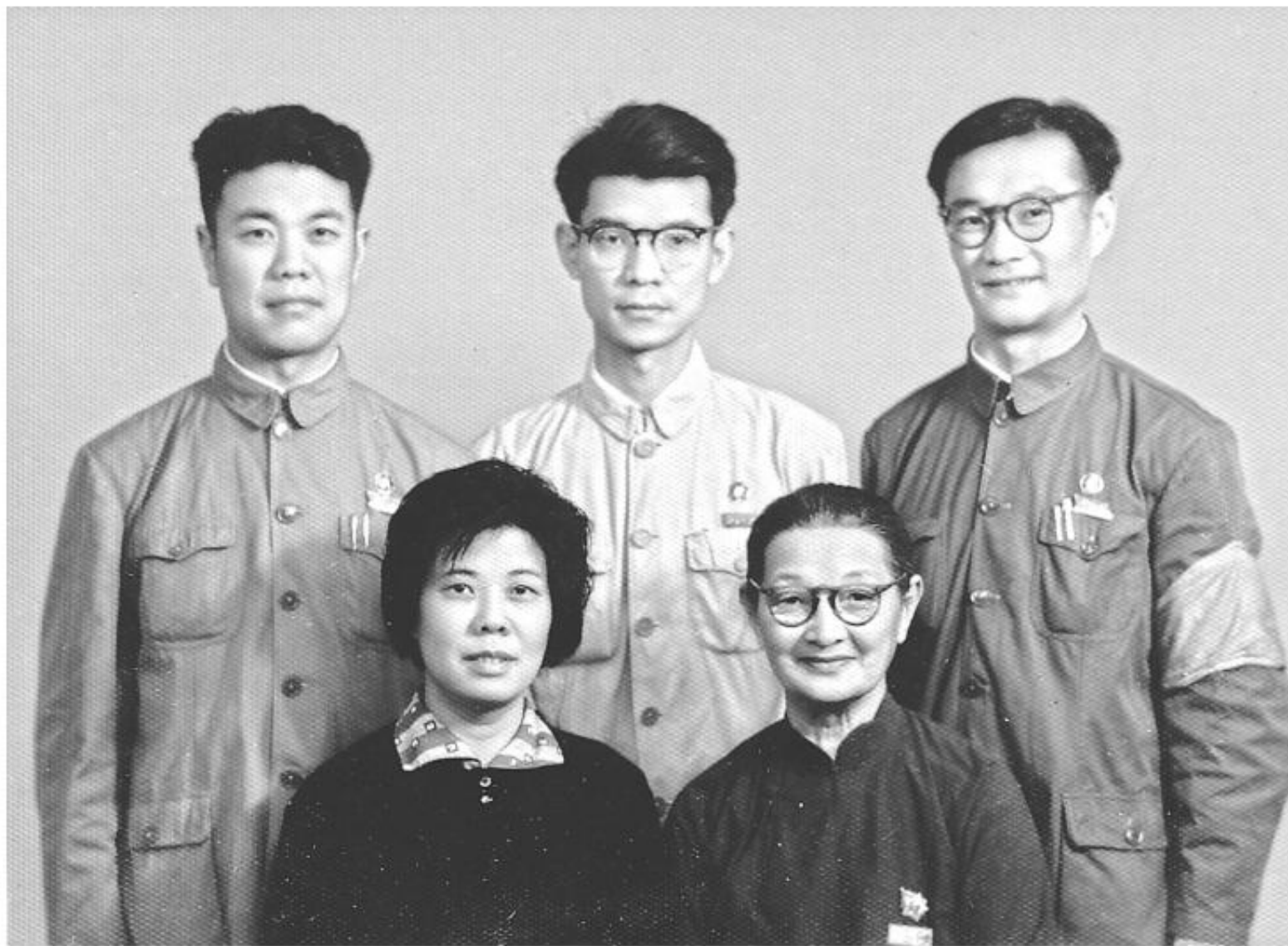


圖 10：母親與三子一女(1967)



圖 11：「新北大公社」三個紅衛兵(右為殷愛娥)



圖 12：「文革」內部印刷品



圖 13：「工總司」成立半周年(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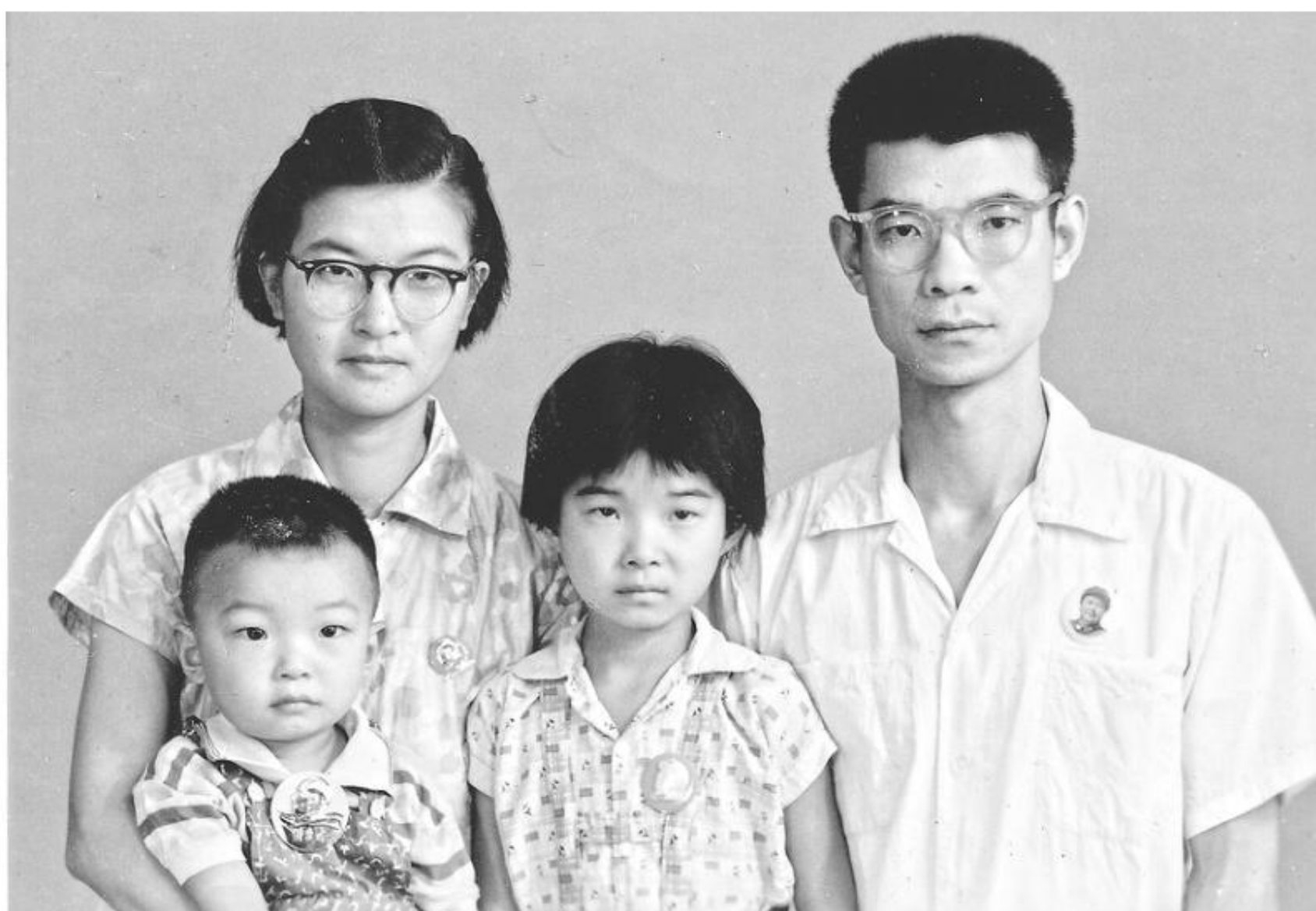


圖 14：北京家裏人(1968)



圖 15：訪李淑一(1968)



圖 16：劉慧芬、茵子與她們的叔叔



圖 17：1968 隔離審查處，在外文樓一層左邊第一間（攝於 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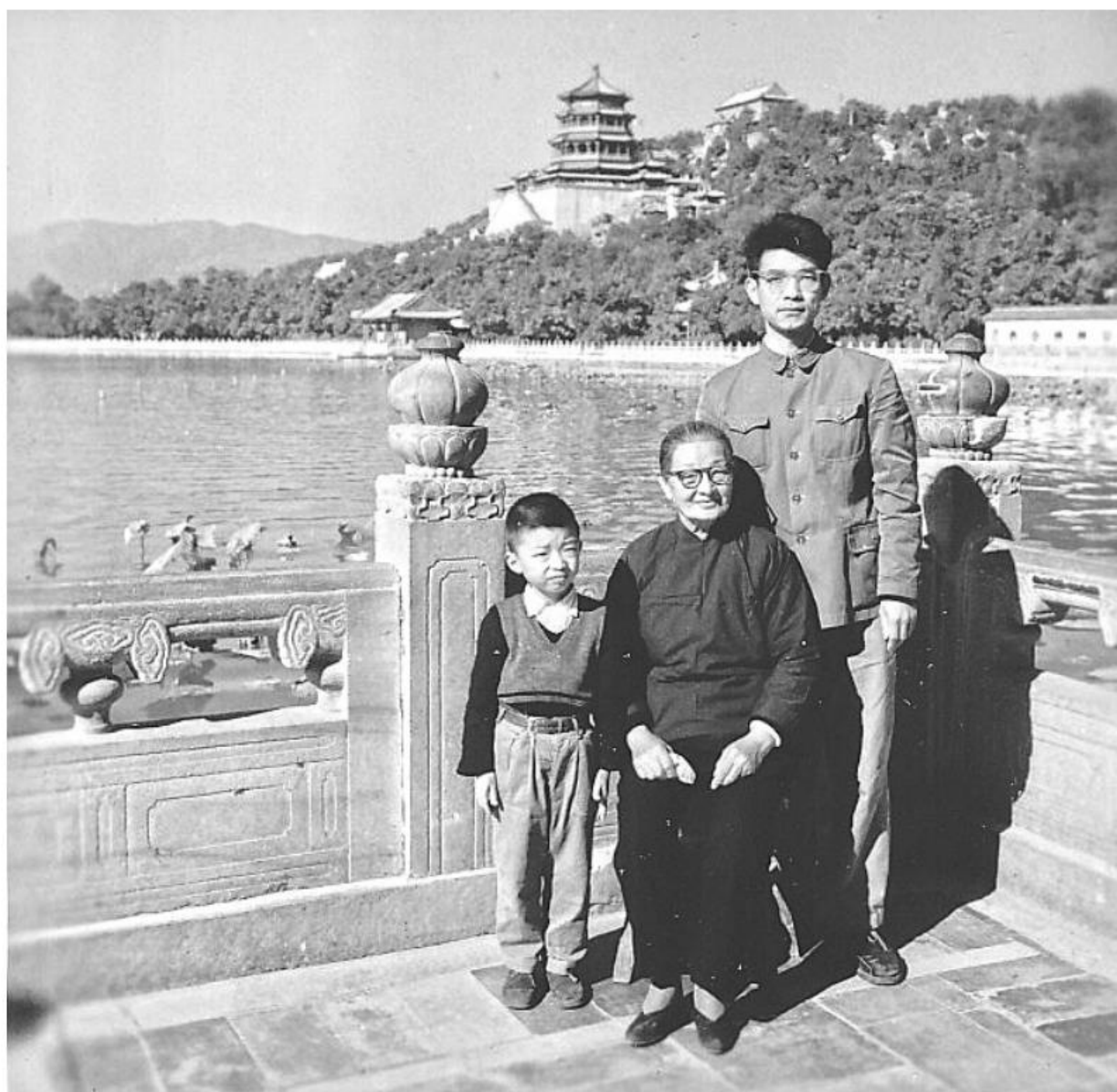


圖 18：祖孫三代(1973)



圖 19：部分紅袖章



圖 22：1994 訪人民大學苗力田老師，我的西方哲學引導人



圖 23：與楊適（楊克明）在一起，在金華參加學術會議（九十年代）



圖 24：1994 北大哲學系 80 周年系慶
汪子嵩先生（左）、樓宇烈先生（右）



圖 25：1994 年北大哲學系 80 周年慶典與湯一介師合影



圖 26：2006 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50 周年系慶老同學聚會



圖 27：「五四」紀念碑前的留影（北大紅樓旁）（2006）

序

張世英

北京大學教授

月才學弟的這本《文革十年日記》，已粗略翻閱一遍。一個頭戴軍帽、臂佩紅衛兵袖章的造反派形象，在隱退三十餘年之後，又在新形勢下浮現到了眼前：一是既令人畏懼，又逗人喜愛。畏懼的是動輒批判、鬥爭、打倒，無和諧之可言；可愛的是天真、幼稚、真誠，無絲毫銅臭味和世俗計較。二是既有理想、又盲從，理想的是一套空幻的極左理論，盲從的是唯偉大領袖的個人意志是從。「文革」十年，就是由這樣一批造反派追隨偉大領袖，鬧得「天翻地覆」、「人仰馬翻」(1966年清華附中紅衛兵大字報的語言)的十年。事隔三十餘年，今天的青年，不少人在當時還沒有出生，很難想像和理解那個時代的情景。

有的年輕人問我：「聽說文革期間，大家都要鬥私批修，人不能有一點私心！鬥私是真的嗎？是不是大家都說假話？」我回答說：「當時的人，特別是要求進步的人，即使在私生活方面稍有一點個人打算，也要主動向組織彙報，叫做『向黨交心』、『談活思想』，這幾乎成了當時的理想人格的起碼要求。很多人向黨交心時，感情激動，淚流滿面。鬥私大多是出自真心。」今天我還可以補充一句：「不信？請讀讀這本日記。」

文革期間，一些大學者，多半劃成了「資產階級權威」，必須「早請示」，念主席語錄；白天彎腰遭鬥，「坐飛機」，甚至挨打；「晚彙報」，彙報白天的「活思想」，檢討不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今天的年輕人能想像一下此情此景嗎？不信？請讀讀這本日記。

文革期間，高音喇叭白天黑夜叫喊：「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打倒……，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今天是「天

派」打「地派」，明天是「地派」打「天派」。總之，你方唱罷我登場，戰火紛飛。除了領袖之外，誰都有可能成為被打倒的對象。「造反有理！」今天的年輕人想見識一下這番「自由」、「輝煌」的場景嗎？不信？請讀讀這本日記。

月才是書生氣頗重的人，當年是一個愛鑽圖書館的研究生，缺乏政治手腕。這樣的人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歲月裏被捲入了政治漩渦，其所經歷的道路會是個甚麼樣子？月才現在是一個有獨立思考精神的資深學者。今天的年輕人能想像他是怎樣越過人生的種種門檻才走到今天的嗎？請讀讀這本日記。

月才的《日記》，只能從他個人的角度反映文革的一個特殊側面。文革期間還有一大批遭受迫害致死的學術權威和老革命幹部，如果他們也有文革十年日記留下，必能譜寫出更加慘痛的《悲歌一曲》。還有許許多多「地富反壞右」的、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天生被排斥在造反派之外，他們如有文革日記，其所譜寫的另一曲悲歌，必更酸楚淒涼。也還有因屬「地富反壞右」，或因說了一句反偉大領袖的「反動話」，而被自己親生子女鬥得死去活來的人，他們是否敢於寫文革十年日記，為自己唱挽歌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就以我個人而言，我既非造反派，又非遭受迫害的資產階級權威（我是這次從月才的《日記》中才第一次知道我當時也被列入「資產階級權威」名單，但我實際上並未受到過此種待遇）和老革命幹部，也非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更未曾被子女鬥過，而是一個基本上屬於旁觀者、逍遙派的角色。我沒有日記，但我在拙著《歸途——我的哲學生涯》一書中，粗略記載了一點我當時的經歷：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不能不使我長期告別了我的專業。我的書齋裏，西方哲學、德國哲學方面的書都被推到了書櫃的裏層，外層擺放的盡是語錄、摘編之類。我借養病期間熟讀唐詩三百首和宋詞三百首，書齋成了我怡然自得的『桃花源』。我曾為我的書齋寫了一首七絕：

凌亂詩書一榻斜，猶懸白石荔枝花。

閑吟李杜豁胸臆，窗外任他噪暮鴉。

當時正是齊白石的畫遭批判之際，我不忍捲起白石老人親筆為我題字的這幅珍品。

1975年，聞『白卷先生』被吹捧，我又填了一首《采桑子》：
長空雁叫關河暗，荊棘縱橫，翠葉凋零，洙泗之間走狸鼯。
居然腐鼠成滋味，鸞鳳驚鳴，豎子成名，義憤填膺淚欲傾。
這首詞大概也算是我十年動亂期間的代表作吧。

這段時期裏，我個人的哲學追求似乎主要都寄託在詩興之中。妻子是中文系教唐詩的教授，長於古典詩詞，她的文學氣質對我在文化大革命後結合詩與思於一體的治學思路，起了積極的影響。

回顧解放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開始約三十年的歲月，感慨萬端，賦七絕一首以自況：

三十年華轉眼過，天涯浪跡歲蹉跎。
故園別久思歸去，猶盼日西揮魯戈。

這段文字多少能反映像我這樣一個旁觀者、逍遙派所看到的「文革」的一個側面。這樣一個側面，顯然是月才《日記》中所看不到的。我現在就接着這段文字，談談我對文革的一點反思。月才在《日記》的〈自序〉中，表示要「從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角度」進行反思，我這裏主要則是想從中華思想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作點反思。角度有異，但我們的結論卻不約而同，用月才〈自序〉中的話來說，就是，「沒有一種獨立的精神，沒有一種自由的思想，一個人就沒有了靈魂，一個民族就會沉淪」。如此，「即使是反對文革的人，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輕易地把文革的幽靈重新召喚回來」。

中華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文化，素不重視自我個性之發展，其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或將自我湮沒於自然整體之中，或將自我湮沒於社會群體即封建的名教綱常之中。前者導致缺乏以自我為主體、自然為客體，從而認識自然、主宰自然的科學精神；後者導致缺乏自我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一味聽命於他人，最終唯君主一人之意志是從的盲目性。中華思想文化，誠如梁啟超所言，「皆集中社會方面，於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梁說的是「數千年學術」，實亦針對整個傳統思想文化而言。）我這裏也只就社會方面而言。孔子雖

有「為仁由己」、「為學為己」、「匹夫不可奪志」之類的突顯自我的言說，但整個儒家正統，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的儒家，其所提倡的仁德和理想人格，皆以屈從名教綱常之社會群體為尚，自我的個體性湮沒無聞。道家主張「至人無己」，以無我為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各派，對「三綱五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其時的放蕩不羈、縱情山水之風，是自我覺醒、個性解放的某種程度的表現，但主要還是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佛教講「自覺」，自漢代輸入中國後，為中華兒女的自我覺醒開闢了一條新的風景線，其所謂「自覺」實可視為對世俗之名教綱常的一種對抗，但此種對抗畢竟是消極遁世之舉；而且佛教傳入中國後，日益中國化、儒家化，其中的自我覺醒更有局限性。宋明道學，特別是程朱理學，講「存天理，去人欲」，雖非絕對滅絕人欲，但其湮沒自我於名教綱常之中的思想，卻大大扼殺了獨立的自我，以致清代中期的戴震，以最憤激的言詞，控訴理學「以理殺人甚於以法殺人」。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史上，反對君主專制和思想統治，追求自我獨立、個性解放者，代不乏人，然其結局，或自投江湖，或就囹圄，或隱居田園，而整個民族幾千年來缺乏獨立自我的自由意志，一味服從君主一人之權威的思想痼疾，依然如故。明清之際西學的第一次輸入，曾讓中國少數知識分子接觸到一點自由意志和科學認知上的主體性的新鮮空氣，但那次西學輸入的影響，範圍小，深度不夠。只是到了鴉片戰爭，西方的「船堅炮利」才似乎對這個「東方睡獅」起了一點震撼的作用，於是十九世紀末的一批先進思想家起而公開宣揚西方近代主客二分思想和主體性哲學，強調人貴「能自有我」，「非我隨物，乃物隨我」。孫中山提出自我之「心」乃「萬事之本源」，自我的主體性被提到首要地位。「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大大伸張了中華兒女自我的獨立自主性：「科學」伸張了自我對自然的獨立自主性；「民主」伸張了自我對封建專制的獨立自主性。「五四」是中華兒女幾千年來反對君主專制、追求自我覺醒、個性解放歷程的一次總結，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可惜「五四」以後的中華歷史並沒有沿着「五四」所開闢的方向勇往直前，這段路程走得太曲折、太緩慢了。先是軍閥混戰，後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五四」精神被摧

折殆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本應標誌着中華文化思想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我解放。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缺乏獨立自我、盲從外在權威的意識，太根深蒂固了，它在左的教條主義的掩護下滋長、繁榮，以新的形式，淡化了、甚至窒息了「五四」精神，扼殺了獨立自我的自由意志。「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見1966年2月10日《日記》）等等，薰陶着新中國建國初期的青年一代，培養了他們徹底湮沒自我、絕對聽從黨、聽從唯一領袖的意識。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於是由領袖一個人的意志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就輕而易舉了。在領袖個人所營造的鳥籠子裏，任何造反派，都可以「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給毛主席時所附上的大字報）。請看，這籠子裏的造反派之「鳥」跳得何等放肆、何等自由啊！這段文字並不簡單地只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心聲，實際上，中華兒女幾千年來被專制主義所湮沒、所壓制的自我的抑鬱心情，通過他們的大字報，得到了盡情的發洩；其第一次獲得解放後的歡快心情，通過他們的大字報，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我親眼見到一位平日文質彬彬、路過系黨總支辦公室門前總是戰戰兢兢的老教授，在紅衛兵批鬥系總支書記的群眾行列中振臂高呼：「打倒……」「鬥得好啊！」然而，此情此景，稍稍放大一看，原來這種放肆、自由，不能脫鳥籠子之藩籬半步。這真是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悲哀，其最大的悲哀在於，自以為反了封建專制，卻仍然維護了封建專制；自以為獲得了自我解放，卻仍然扼殺了自我。十年文革，不過是一場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反封建主義運動，一場扼殺自我的自我解放運動！這「一曲悲歌」，究其根源，來自歷史的必然。中華歷史隨着歷代皇朝的更迭，短暫的自我解放總是被代之以長期的自我壓制。建國初期，一位民主人士所指出的這一「周期率」，何時結束？吾將拭目以待。還是月才「自序」中上引那幾句結語說得好，最後無妨再重述一下：「如果沒有一種獨立的精神，沒有一種自由的思想，……即使是反對文革的人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輕易地把文革的幽靈重新召喚回來。」當然，真正意義的「獨立」、「自由」，不僅要求尊重「一己」之「自我」，而且更要求尊重「他

人」之「自我」。抹殺「他人」之「自我」的獨立、自由，強求一致，正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核心。

月才學弟在「文革」那樣動亂的十年裏，還天天寫日記，實令我敬佩；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資料還保留至今，為關心「文革」、研究「文革」的人士提供了活生生的見證，應該算得是月才的一大貢獻。

我對「文革」從未作過研究，以上只是個人根據文革期間的親身感受所作的一點反思，不當之處，敬希讀者指正。特別是在對「文革」深有研究的學者看來，很可能有許多敘事不夠準確、提法不夠妥貼之處，更盼得到他們的批評。

張世英

2010年6月4日

於北京北郊靜林灣

自序

告別盲從 走向精神自由

從青少年時代起即開始寫日記，這就是這本日記的來歷。當然這是一本寫於文革十年的日記，顯然和你所想像的日記會有所差別。

文革是對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歷史性事件，也是世界現代史上十分罕見的重大事件。怎樣讓這個事件不止停留在民族的痛這個層面上而上升到思想的層次，非常值得我們思考。這本日記是對當時事件的一個見證，它有事件的現場，有歷史的細節，更有相關人物的思想和心態。這些人物不僅有紅衛兵，還有工人、農民、軍人、專家學者，以至於中央首長和「中央文革」要員。許多事情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荒誕無稽，但也有人間真情、不滅的信念。那都是歷史的真實，不容迴避，也不容篡改。相信這樣一份歷史真實對於文革的研究會有所裨益。

說到文革，自然會想起北大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毛澤東語）。文革雖不因北大問題而起，但這張大字報確實成了文革的燎原之火。大字報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的產物。《5·16通知》的基本精神是徹底批判和清洗黨、政、軍和文化領域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其實在這個《5·16通知》之前，北大已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先就是從哲學系開始的。當時在是否將陸平校長的錯誤上綱為「路線鬥爭」的問題上，形成了兩派不同意見。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強調要注意政策，意在保護陸平，接着國際飯店會議整了反陸平一派的黨員。正當擁陸一派得勢之際，黨內傳達《5·16通知》，公開點名批判彭真。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抓住這一形勢，領銜貼出了大字報。至6月1日毛澤東批示把這張大字報公開發表，局面逆轉，大批擁陸派倒向反陸立場。全國文化教育界的群眾

也蜂起反對各自領導。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到了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由校園「殺向社會」。不過這時還大致限於學生的紅衛兵運動，沒有波及工廠企業。

把工人推向文革災難的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王洪文為迫使上海市委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製造了以赴京上告為由，臥軌攔車的「安亭事件」。在張春橋的支持下，終於達到目的。「工總司」以奪權為目標，在1967年1月發動「一月革命」，以萬人大會批鬥上海主要領導人的方式，奪取了上海市各要害部門的大權，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後經毛澤東建議改稱為「革命委員會」）。毛澤東肯定了這次奪權，並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經驗。

聶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聯曾得到毛澤東的批准，目的是發動群眾把文革之火燒得更旺。但是上海很多群眾並不歡迎聶元梓，理由是革命靠自己，不需要外來保姆。但聶畢竟有毛澤東的支持，終於突破阻礙，對上海文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如果說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把文化教育界搞得天翻地覆，那麼上海「工總司」的出現開創了全國奪權的先例。文革由此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跨越各個領域的大動亂、大浩劫。

從北大到上海，再到北大，最後又回上海，這是我的文革路線圖。在這條路線上我擔任過「新北大公社」的負責人，也擔任過駐上海的「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負責人。在這兩個文革重鎮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曾親身經歷。在北大和上海也各被審查過一次。北大的審查最終為8341支左部隊所澄清，以賠禮道歉作結；上海的審查因為是王洪文及其上海同夥親自下令進行的，一直到文革後才以「政治迫害」作結。兩次審查都剝奪了人身自由，都是違反憲法的行為。當然那也只是文革中無數違法亂紀的個案之一。

文革結束了，中共中央做了決議，徹底否定文革。鑒於文革自身的複雜性，對歷史影響的深刻性，以及由此反映出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許多問題，一個決議是不可能解決這諸多問題的，有必要對文革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深刻反思。結合自己的心路

歷程去思考、分析和反省，自有其特殊意義。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大家或以受迫害者的身分控訴，或以當事人的角度辯解，或以回顧的方式獵奇，而一個時代的深層悲劇卻逐漸隱沒了。

我怎麼會捲入文革的漩渦？我當時追求的是甚麼呢？這是再次面對已成歷史的文革，必須拷問自己的。

1964年我考入北大研究生後不久，在鄰近海澱的馬路上偶遇中國人民大學的兩位老同學。我當年的團支部書記笑着對我說：「要做戰士，不要做院士啊。」對於一個愛鑽圖書館、但政治上又有上進心的人去研究古希臘哲學，她覺得很有必要這麼提醒一下。三十年後的1994年，我趁北大哲學系八十周年系慶時拜訪了她，問她可還記得那句「戰士」和「院士」的話？她笑着說：「忘了！」但我沒忘。因為那句話正切中了我當時的矛盾心理。經過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我已有了成為「戰士」的心理基礎。六十年代初期哲學社會科學界被稱為反修防修的一條戰線。當時營造出的戰鬥氣氛，以及朝氣蓬勃的現實生活，幾乎壓倒了我原本對古希臘哲學的濃厚興趣。我甚至為此改變了專業，由古希臘哲學改為實用主義批判。這遭到了系主任鄭昕先生的批評，但還是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這種在「戰士」與「院士」之間掙扎與交戰中的生活，一遇文革的風浪，成為「戰士」的渴望就會擊退內心真正的學術愛好。

這個轉捩點就是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大字報直接攻擊的對象是陸平校長。我談不上是反陸派，平時在校園裏遇見他也總是很尊敬地叫一聲陸校長。但5月25日大字報貼出當晚，哲學系控訴「三家村」的大會遭到擁陸同學的干擾，接着在三角地大字報前辯論時更遭肢體攻擊，這使我十分反感。當大字報公開發表時，我已徹底地站在反陸的一方。反抗壓制時，一種「戰士」的感覺便會油然而生。文革人為地製造了這樣一種環境，於是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所培育的種子便生根發芽，開始綻放了。

支持大字報是一個純粹偶然的契機，而對當一名「戰士」的渴望，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決定了我一定會捲入文革的。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在人治高於法治的社會中，整整一代人被培養起對毛澤東的絕對信任。我當然會自覺地要求自己在文革的實踐中徹底告

別學術夢想，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當我在外文樓與馮友蘭、宗白華、洪謙先生等一起受審查時，我內心是不把他們當一回事的。坐在我左邊的是宗白華先生，我常常提醒自己：絕不要走宗白華的道路，寧可去掄鐵錘、握鐮刀。那種強烈地表達「忠心」的情感和實踐，雖然被時代所扭曲但卻是真實的。

北大是具有民主與科學精神的「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但「五四」同時也培育了現代中國的一種激進精神。儘管相對於全國來說北大是一個富於獨立思考的地方，這張大字報卻不是獨立思考的產物。北大的師生並不瞭解中央內部鬥爭的詳情，憑甚麼這麼「旗幟鮮明」地支持這張大字報呢？一張沒有事實根據的大字報怎麼就相信它是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呢？究其原因，蓋出於盲從，一種摻合着激進精神的盲從。1949年之後，自由精神的淡漠，傳統風骨的遺棄，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北大的民主與科學的傳統沖淡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薄弱了，一種激進精神卻在不斷得到滋養。這就決定了由領袖個人的意志就可以發動一場「群眾運動」。但這註定是要失敗的。「戰士」躍馬挺槍刺中的原來是一架風車。那個時代出現了無數堂·吉訶德式的悲劇。

中國近代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傳統的專制主義使人們對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法治認識極為膚淺。精神的自主、人格的尊嚴更在革命的名義下被消蝕。1949年以後的學校強化階級教育，批判人文教育，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是極易受到煽動的。一有甚麼運動便盲目跟從，甚至瘋狂。歷史的弔詭在於人權慘遭踐踏的文革催生了現代中國對於人文主義的真正思考。原先的「真理」經歷了「苦難的歷程」後，顯示了其荒謬的一面。人的精神通過這個否定得到了提升。一個無法抹殺的事實是，曾經的紅衛兵一旦從文革中覺醒過來，便由盲從的一代一躍而成為極富獨立思考的一代。「四五」的一代、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的一代都是如此。在這種獨立思考中，「懷疑一切」與「堅持理想」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命題。不可否認，「文革」有其理想主義的一面，人們曾經熱衷於當時還無法識破其錯誤和荒謬的理論觀點，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對理想的激情，甚至身處牛棚而仍仰望星空，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這

種在時代的錯誤中顯現的「真誠」讓人有悲愴之感。如果「真誠」和「理想」在一個錯誤的時代被徹底耗盡，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將是真正的悲劇。這種「真誠」和「理想」讓曾經的紅衛兵對過往的錯誤有了反思，災難也才有可能轉化為對自由和正義的追求。事實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再次成為主力。但另一方面，理想的破滅所帶來的「懷疑一切」的傾向，依然侵蝕着這個社會。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重建「真誠」和「理想」已經成了當代最為重大的使命。

上海審查結束後，不少人說我「有獨立思考精神」，真是大錯特錯了。從1966年「文革」開始高喊「打倒劉少奇」，到當時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有何獨立思考可言！經驗告訴我們，沒有通過實踐檢驗的決策、理論，是可能有錯誤的。但在一個政治不透明、民主不健全的社會，在一個風行「個人崇拜」的時代，對一個從小教育要「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的青年來說，面對「最高指示」，面對毛主席審批的、中共中央的決定，你如何「獨立思考」？如果你思考得「出格」一點，輕者檢查，重者被抓，以至於犧牲生命。「反右」時的林昭（1932–1968，北京大學學生），「文革」中的張志新（1930–1975，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她們都是在獨立思考方面出類拔萃的人物，是「精神界之戰士」（魯迅語），是我們國家的優秀兒女，但都是通過權力機構被「合法」地槍殺了。面對遺烈，我只能低頭深省。「文革」的歷史證明，領袖的言論、中共中央的決策，有可能是背離民心的，有可能是違背歷史的走向的，有可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否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是公民是否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第一步。

文革後我主要以學術方式將文革中的困惑轉化為理論問題來加以反思。這種反思荊棘載途，崎嶇艱難，但這倒是對獨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一次淬煉。

王若水¹在《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中，有一個題為「有關孫月才文章的反應」的附錄。其中說到：「提出人道主義是對文革進行痛苦反思的結果，是對『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反彈。指出異化，是為了克服它；克服政治的異化，要靠民主；克服經濟的異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異化，要靠思想解放。」這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人道主義和異化

問題大論戰一方的理論旨意，它也道出了我的心聲。王若水針對拙作《人道主義異化問題和百家爭鳴——重讀胡喬木²〈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文說，「文章的觀點和我們是一致的」。是的，我當時是屬於周揚、王若水一派的。

應該允許從各個角度來對文革進行反思。從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角度對文革進行反思是否可行，本來可以通過平等的對話進行探討，胡喬木卻以身居政治高層的身分把不同聲音壓制下去。周揚³為此作了違心的檢查，那顆曾經堅強的大腦被壓垮了，從此再也沒有醒過來。王若水此後幾乎在國外訪學中度過餘生，在國內已無用武之地。胡喬木的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似乎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最新真理，不容商榷和批評。但是我堅信真理的探討無關身分與地位，在大論戰沉寂了四年以後我重新發出了與胡喬木不同的聲音，發洩了多年來淤積在心的不平之氣。我充分利用了「內刊」（《上海理論》）的便利，在論述中就憲法保證言論自由這一點痛快淋漓地進行申說（中共中央黨校《黨校論壇》1989年第一期和《新華文摘》居然將拙作全文刊載，實出乎意料之外）。從憲法高度來看言論自由是我最在意的地方，意在爭取人的平等言說的權利。龔育之⁴寫於1997年的《幾番風雨憶周揚》中寫到了胡喬木讀了我的文章之後的感想，說「他同意作者的觀點，的確是過分政治化了。證據是後來就沒有不同意見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和討論了」。胡喬木的「同意」當然不會是我的理論觀點，所以王若水說：「胡喬木說他同意孫月才的觀點……我想他只是指第三點（即「把學術問題政治化」——引者按），並不同意整篇文章。」胡喬木的思想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從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角度去反思文革。他能接受「過分政治化」的批評已經難能可貴，誠如郝懷明所說，「不妨把胡喬木的這一認識，看做是他對那場爭論的一個反思」。但這已經不能給周揚一個真正的安慰了。2006年龔育之在為郝懷明著《如煙如火話周揚》一書所作的序中重提胡喬木1997年對拙文的讀後感，但又加上了沉重的一筆：「胡喬木的意見已經無法轉告周揚，因為周揚此時已經一病不起，漸成植物人。」多麼令人惋惜啊，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時代的進步中已煙消雲散，但一個真實生命卻因漠視憲法而從此長眠。

儘管在這場論戰中我自詡為周揚一派，但文革中我也曾對他大加批判。當時我應《文匯報》之約寫了一篇「大批判」長文，「批判」周揚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這是周揚1963年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議上的報告（文章曾經毛澤東多處修改）。批判可謂無理之極，想來深為內疚。其實當年周揚發表這個報告時，我讀過好幾遍甚為喜歡，尤其玩味那個富於哲學思辨的「異化」概念。周揚在報告中已在鼓勵我們做思想戰線上的「戰士」，但文革使我心目中的「戰士」比周揚所要求的「戰士」更為「戰士」。這是周揚始料不及的，於是那本我喜歡的小冊子就成了大批判的犧牲品。故我寫那篇重讀胡喬木文章的論文時，確有一些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周揚道歉的用意。

我早在1981年即以《人道與異化的對立——對文藝復興人道主義的考察》一文為開端反思文革問題。但在反自由化運動中我的有關文章也遭人指責，受到不小的精神壓力，由於明智的領導者的保護，才逃過一劫。1985年我還寫了論自由的文章，這也許是國內最早關於自由的專論。但論自由的命運卻並不很自由，我論述西方哲學中自由與文化關係的專著差點因反自由化而流產。後經出版社建議棄用《自由與文化》這一書名才得以出版。這本書的論旨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語）。它包含着對文革的批判。

陳寅恪有云：研究學術，發揚真理，要有「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這是一切思考最基本的要求。但真要成為現實卻又有着萬般的艱難。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獨立的精神，沒有這樣一種自由的思想，一個人就沒有了靈魂，一個民族就會沉淪。沒有這樣的堅持和擔當，即使是反對文革的人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輕易地把文革的幽靈重新召喚回來。這是人們最要警惕的。

日記出版前，原件的影印本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審核後請專家鑒評，然後在香港電腦植字，由我校對作註。在此過程中我做了些技術處理，補了個別脫漏的字，加上星期，刪去了一些口號，改動了個別人物的姓名。但對北大老師同學仍保持真實姓名，這裏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東西。為保持真實，我還盡可能將他們的後續

發展在註裏作了交代，我以為這是有價值的。此外，日記的附錄中收錄了一些有關我離開北大後發生的事件的書信，以補日記之闕。日記跨越十年，篇幅不小，不可能全部刊出。文革來勢兇猛，開頭兩三年即是高潮，這部分日記就最為詳盡。高潮過後，紅衛兵運動隨即瓦解，輪番挨整。這一部分日記則有所取捨，無關緊要的也就捨去了。日記的前繁後簡是由文革自身過程決定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出版此書花費了很多人力物力。我要感謝原社長陸國燊先生和現社長甘琦女士的大力支持；對於謝偉強先生、謝茂松先生、李學軍女士、本書責編袁群英女士難得的耐心和細緻，為本書付出諸多辛勞，在此一併致謝。

張世英老師，以九十高齡欣然為這本《日記》寫了一篇有特色的序，我尤為珍重。

孫月才

2010年12月15日

於上海長寧居

註釋

- 1 王若水(1926–2002)「文革」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 2 胡喬木(1912–1992)「文革」後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 3 周揚(1908–1989)「文革」後曾任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 4 龔育之(1929–2007)「文革」後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1966

一、新年第一課：勞動和批判

1月4日 星期二

新的一年要好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爭取較徹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新的一年要刻苦學習，要用馬列主義觀點來分析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好學深思不要淺嘗輒止。新的一年要堅持鍛煉身體，為保衛祖國建設祖國而「鬥」！

「根據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教訓，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必須具備五個條件：

「第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第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

「第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

「第四，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

「第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一定要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¹

「歷史認為那些專為公共謀福利從而自己也高尚起來的人物是偉大的，經驗證明能使大多數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人也是最幸福的。」

——馬克思

1月10日 星期一

馬克思說：「無論是個人，無論是社會，其發展、需求和活動的全面性，都是由節約時間來決定的。一切節省，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省。」（《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頁67）一個人如果每天能多利用兩個小時，那他從20歲到70歲的50年中，就可多利用36萬5千小時。按一個人每年300個工作日，每天勞動8小時計算，多利用這些時間，就等於多為人民工作15年。反之，如果每天浪費兩個小時，就等於少為人民工作15年。

晚上，黨支部書記丁忠良同志與我談心，談及他一學期來的思想情況。老丁各方面都堪稱表率，是我們的好書記。我向他談及最近的思想情況，並向他徵求意見。他向我指出了不少優點，其實都成問題的。

當我問他在我入黨問題上要注意甚麼時，他說，我的出身好，歷次運動立場堅定，關鍵在於如何更好學習毛澤東思想、運用毛澤東思想。一個人政治上高低的標準，全在於他學習毛澤東思想到甚麼樣的程度。我覺得這是很正確的。要好好記取這一點。

老丁明天回家了。今晚一夕談是大有收穫的。

我頭腦中兩種思想的鬥爭還是很激烈的，一定要堅持興無滅資！²

1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放寒假。

上午，聽國際形勢報告，無法聽清。

下午，上黨課。

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因此，入黨便意味着參加階級鬥爭，不是為了別的。要是在入黨動機中夾雜着任何不純的東西，那是違背黨綱黨章的。在這個動機上要好好地檢查自己。要牢牢記住，入黨是為了更好地革命，更好地為共產主義而奮鬥。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黨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政黨

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因此，一個要求入黨的人：

一、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活學活用，目的是為了革命化。

二、參加當前的反修鬥爭。³

1月30日 星期日

關於我的學習問題的一些建議和希望：

一、我完全擁護在研究生中實行半工半讀，這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革命化的重要途徑。

二、由於實行半工半讀，讀書時間少了一半，我原來的學習計劃，必須作相應的變更。我建議取消基礎課，直接搞實用主義哲學⁴批判。我深知基礎課是重要的，但是目前重要的是要學會用馬克思主義解決具體問題的本領。因此，如果要把馬克思主義、專業課學得像樣的話，基礎課只好割愛了。這方面的欠缺將來在工作中是可以逐漸補上的。

三、如果同意我上述的要求，希望老師給我訂一個搞實用主義批判的計劃。計劃中要列出必讀書目和參考書目，以及大致的時間表。如果不同意我上述的要求，也要求導師給我訂一個具體計劃，包括基礎課和專業課在內。

四、我的外語考試算通過了，但離專業課的要求尚很遠。因此還要加強學習。希望導師給我指出一下，到畢業為止，我應讀些甚麼原著，最好結合專業課和畢業論文的要求。

五、上述建議和要求，希望能在一個月以後獲得確切的答覆。以便我勞動回來即可按計劃學習。

致

哲學系總支 研究生辦公室及任華⁵先生

二年級研究生

孫月才

1966·1·30

「車窗外，青青的竹林，耕田的水牛，在東北不易見到。這些景物掠過眼前，使他想起了家鄉。是了，在這個季節，湖南家鄉的桐花，正像萬千粉蝶飛遍山野，映山紅像野火燃上群峰，山下是大片枳木柴花，紛揚潔白如霜雪。這些鮮亮的顏色，倒映在晨溪裏，小河變得像一條歡舞的彩綢。多美麗的家鄉！」（羿遠錚《大路朝陽》）

1月31日 星期一

毛主席說過，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堅決，是因為一則全無，一則有也不多。這兒的有無主要是指物質生產資料而言的。這句話對於知識分子的革命性同樣是適用的。一個知識分子壟斷的「知識」愈多，他就愈少革命性。因為他辛辛苦苦學來的知識是作為私人所有的，不是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就要犧牲，他就怕在革命鬥爭中和這些「知識」同歸於盡。因此，知識分子要革命化，必須把自己學得的知識看成是人民的財富。只有這樣，才能像無產階級那樣堅決地去參加革命鬥爭。

對於工人要一分为二。我們對他們應用客觀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眼光去看，不應主觀主義地去看。

參加體力勞動主要是通過勞動本身向工人學習。

2月1日 星期二

明天我們即去石景山鋼鐵廠勞動一個月。

我希望通過這次勞動鍛煉，在思想上大大前進一步。要帶着問題下去：一要認識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意義，勞動一輩子；二要向工人兄弟學習：為革命而生產的精神。回來以後更好地為革命而學習；三要注意三件事：

- 一、要苦幹實幹，不怕苦不怕髒。
- 二、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王傑日記。⁶
- 三、回來以後寫思想總結。

有人說：知識分子學毛選，
讀了一千遍，

思想不沾邊，
教條用車載。

2月2日 星期三

今天中午我們到達石景山鋼鐵廠參加勞動。

石鋼極其雄偉，顯示了我們工業生產的新面貌。

我們大概有40人左右住在一間房子的板坑上，是極擁擠的，和學校不好相比的，這是鍛煉的好機會。

明天下午要開始勞動了。

2月3日 星期四

昨夜一夜沒睡着，我想我所以常常失眠，關鍵是神經系統不健全，要多勞動多鍛煉身體，才能逐步消滅這個壞現象。

我能受到高等教育，完全是由工人農民的心血培養的。

中學不計，從大學到研究生畢業，僅助學金而言，國家在我身上就要花將近3,000元錢，何況黨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是遠遠不能用金錢來計算的。

上午聽安全教育報告。聽完回來以後討論。

離校時，系總支副書記趙正義同志再三對我們說要注意安全，特別是我，因為耳朵不行，要特別加以注意。在討論時，同志們也作了同樣的表示，不要我單獨行動；吃飯、洗碗都要有人伴隨。我一定謹慎對待這個問題，同時踏踏實實地勞動。下午，正式參加勞動，打了不到兩小時鎬，連血泡也打破了，但是絲毫不影響勞動的幹勁。大家都是如此，這是革命英雄主義的表現。主席說：「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⁸我們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的。

2月4日 星期五

繼續昨天的勞動。較累，但我們都發揮了愚公移山、螞蟻啃骨頭

的精神。幹甚麼事都有這種精神，那麼天大的困難也是可以克服的。

幹革命就是克服困難的過程。

變就是革命，因為革命意味着前進、轉化，意味着共產主義的最後實現！不愛變的人讓他去見鬼吧！

生活是較學校艱苦得多，但是充滿着革命的樂觀主義！充實極了！

晚上，給皖伯、⁹大哥各寫一信。

2月5日 星期六

帶領我們勞動的工人（姓李，因中毒而不能工作）每次開班會前總要拿出毛主席語錄讀上一段鼓勵我們，對安全生產他極為重視。今天發生三起流血（不嚴重）事件，下午他召集我們開會，和大家討論，找出了原因，指出以後注意事項。這位工人同志的領導能力是很強的。他那認真負責的精神也極為感人。解放前的工頭不把人當人，教訓工人的是鞭子。現在帶領我們勞動的工人，教育我們的是毛澤東思想！

工廠的配置極其複雜，機器的構造更是繁複。但是它們都是由簡單的車間，一個一個的機件配合而成的。工廠的勞動也是複雜的，卻由每一個工人似乎是「單調的勞動」所組成的。一切複雜的事物都由簡單的組成的。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便是以複雜自居，甚麼「複雜的腦力勞動」呀，「細膩的思想情感」啦，因此常以為天下的事情簡直少他一個不得。每每遇到要認真地做點事，或叫他下工廠到農村，他總抱怨「屈才」，以為那裏「單調」，一潭死水，微風吹不起一絲漣漪。其實知識分子的勞動如果脫離社會這廣闊的鬥爭場所，有多少意義？如果一和社會聯結起來，那麼也不過是大工廠的一架機器，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

2月7日 星期一

這幾天和有的同志交流了思想，我主要考慮的問題有：

一、為誰學習？

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知識分子勞動化？

三、有沒有決心和勇氣做一個普通勞動者？

來勞動以後，思想鬥爭的確是比以前激烈了。這是好事，沒有鬥爭，便沒有前進。但是重要的是經過鬥爭能解決問題，不要鬥爭以後，依然故我。

下午肚子痛直到晚飯後，我仍然堅持勞動。在這種時候，應該多想想麥賢得¹⁰這樣的英雄人物。

2月8日 星期二

這個世界是美好的，因為這個世界上有着偉大的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在正義和非正義、美與醜的鬥爭中，總是站在正義與美的一面的。因此，他自身也就永遠是堅持真理，永遠是最美好的。

我願意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

晚上參觀廠史展覽會。列寧說：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解放前的石鋼經歷了北洋軍閥、日寇、國民黨三個時期。工人兄弟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不是階級壓迫，就是民族壓迫，三座大山壓得工人抬不起頭來。工廠設備全是外國的，還弄得破爛不堪。解放後，工人作了工廠的主人，1958年以後，新建了好幾個高爐並能出鋼，成了極具規模的鋼鐵聯合企業。

2月9日 星期三

下午休息時間開了十來分鐘的生活會，主要是檢查勞動紀律。我們認為現在的紀律比開始時鬆了些。老丁說我在勞動時有些冒失，整隊前進時，步子老不合拍，有點掉隊。第一個意見是完全對的，以後要特別注意幹一切工作都要謹慎細緻。整隊前進我的確有問題，主要是那條腿尚未全好。還痛，不靈活，當然走累了也有一定關係。關鍵還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問題。

毛主席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甚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¹¹

晚上，和海山交換意見。我覺得自己要當一輩子工人的思想是不足的，但是我沒有輕視工人，也沒有半點輕視農民，畢業以後回老家當農民我願意。這是否有矛盾？

2月10日 星期四

昨夜又是一個不眠之夜，今天的勞動雖然堅持，卻極為疲倦。我的神經衰弱症，只有在勞動和身體鍛煉中才能治癒。

我不怕它，總有一天會被我治服的。勞動和衛國，一副鋼筋鐵骨是必需的。

晚上和老蒙（團支書，黨員）談。我們要堅定革命的方向，在革命的道路上決不回頭，但是道路是曲折艱難的，鬥爭是反覆的。資產階級思想生活方式會不斷地向你襲來。要做一個真正的堅強的革命者，只有學習毛澤東思想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在我們面前擺着兩條道路，一條是歷史發展必然之路——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另一條是知識分子和工農背離，倒退到資本主義去。前者是困難的痛苦的，但最後是幸福的，是光明的大道，是革命者的大道。後者是貪生怕死者之路，是修正主義之路。

做一個共產黨員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真正做黨的馴服的工具，黨叫幹甚麼就幹甚麼。如果我還沒有具備這一條件，決不入黨，否則有辱我們黨的偉大稱號！

2月11日 星期五

有人說，沒有和工人在一起勞動就不能改造思想。我以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體力勞動本身便是改造思想的一種有效措施，關鍵在於主觀的認識。

當你還沒有艱苦的體力勞動的體驗時，你對體力勞動的認識是膚淺的。你以為體力勞動很簡單，沒有甚麼了不起。但當你親自參加體力勞動以後，你才會感到，這不像想像中那樣簡單，正是體力勞

動才是改變世界的根本手段。因此，勞動人民才成了歷史的創造者。

當你沒有親身經歷又髒又累的體力勞動時，你看到那些滿臉黑灰的工人，你不是覺得他不衛生，便是覺得他可憐。但當你自己在勞動過程中也弄成這副模樣時，便會發覺你先前的看法是極其可笑的。不衛生的正是你自己的思想。可憐的正是你那小資產階級的心理！這就是階級感情的變化。這就和工人階級找到了共同的語言。

讀《人民日報》2月7日〈縣委書記——焦裕祿〉感動得滿臉淚水。那種掏盡紅心為革命的精神，那種樸實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作風，只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才可能有的。你看看他多熱愛毛主席的著作：每次外出，布兜裏少不了一套《毛澤東選集》，每次開會前總要讀一段毛主席的著作。死後，人們在他的病床枕下發現兩本書：《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正是毛澤東思想才使他具有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

勞動比較累，體力不足，關節又痛，但是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重要的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態。

2月13日 星期六

晚飯後和老丁（黨支部書記）、老張（團支部委員）交談思想。我把自己的思想活動向老丁作了彙報：1. 作一個普通的工人的思想準備是不足的。2. 知識分子的道路和方向是明確的，決定走無產階級的道路，在革命途中決不回頭！3. 看了焦裕祿同志的偉大事蹟，深受感動。自己和他差距太大，雖然表示要向他學習，要達到這個高標準，信心不足。

和老張交換意見，大致相同。老張在這半個月中的表現是很好的，不管是學毛著還是勞動都很積極，對我在勞動中也多方照顧，表示感激但也表示慚愧！

上午，我們14個研究生去訪問高科長，他是1948年解放石鋼的人民解放軍。從作風思想到語言都極其質樸。他回憶了舊社會的苦難經歷，向我們提出了堅持革命到底的要求。要勞動化，化到沒有一點知識分子氣味，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

如果能夠多和這樣的老輩革命戰士接觸，我相信對我的思想感情的轉變一定有莫大的幫助！

2月14日 星期一

老蒙自校回來，交代我們返校後的初步安排。我和其他三個搞哲學史的同志批判吳晗¹²的道德論，主要是從哲學基礎的角度加以批判。

晚上座談學習焦裕祿同志的問題。和他相比，差距太大，關鍵在於公和私的關係上，他一顆紅心為人民而我卻還存在着不少私念。如果公私關係擺對了，那麼他的基本精神也就可以學到手了。

2月15日 星期三

要加強思想意識修養，這不能採取閉門思過的態度，而應該在鬥爭中去加強這種修養。拿同志之間的關係來說吧，在革命鬥爭中，為了共同的革命利益，有甚麼個人之間的問題不能解決呢？毛主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¹³在這個偉大的目標下，還有甚麼妨礙團結的東西呢？可是有些同志並不這樣，為了一件小事，可以幾天情緒不高，自我批評時可以說自己有甚麼樣甚麼樣的個人主義，但一見別人向他指出個人主義時，就沉不住氣了，以為是對他的不信任，而感到委屈。這正暴露了自我批評是極不誠實的。

2月17日 星期四

主席說：「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¹⁴

毛主席的話使得犯過錯誤的人不是畏縮不前而是鼓足勇氣，邁步向前。在我的生活道路有過不少的錯誤和挫折，我希望能通過勞動鍛煉逐步地加以克服。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是互不排斥的統一體。任何人都都有自己的性格，但都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不須要改變自己的性格。革命隊伍中沒有這種作風是不行的。

2月18日 星期五

晚上，幫助管理科搞增產節約展覽會。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繼續搞展覽會，下午聽廠史報告。報告完後，我們研究生參觀了萬人坑，至今尚能發現不少屍骨。這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啊！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殺害了我們多少人民。

老丁（黨支部書記）在坑內撿了兩顆小石頭。回來以後以沉重的心情拿出來，並送給我一顆。我們決不忘記民族仇階級苦！永定河，永定河，永定河畔苦難多，白骨堆成山，血淚流成河。

思想改造是極其艱巨的。艱巨就在於難以忘「我」。「我」字在心目中愈大的人，愈須經歷一翻艱苦的過程。

徐老（徐特立）89歲了，可是身體卻仍健壯。86歲時還渡過渤海，去年還渡過昆明湖，爬上鬼見愁。真正是了不起。他在20歲時身體也不好，以後便為了革命事業而艱苦地「鬥」出了一副好身手。他號召我們要後來居上，思想、身體、學習、工作都要後來居上。我能做到麼？我快30歲了，身體還是不行，但如果有一股革命幹勁，就能「鬥」，好身體是可以「鬥」出來的。我有這個信心。平時必須加強鍛煉，煉成一副鋼筋鐵骨！

強健的身體必然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必然和革命的思想修養和良好的生活態度結合在一起的。

這次來石鋼勞動，收穫之一便是工人同志的高度的社會覺悟，對工人階級的優秀本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例如景師傅，剛來石鋼時生活很困難，只喝粥、窩頭，但不伸手向國家要一分錢！在困難時期，他愛人買了兩件不要布票的汗背心，他回來後發了一場脾氣，說這不是我們買的東西，我做共產黨員就是為了不犯錯誤。不

久前，他的大兒子(北京化工學院學生)被汽車撞死了。國家給他萬元撫恤金。他說，兒子死了，我很悲痛，但個人損失事小，國家白白培養了他是大事，我怎麼還能拿國家的錢？他堅決拒絕了這筆錢！他說，只要是革命工作他甚麼都幹！別人怕累，我不怕，別人怕髒，我不怕，做工人就是要鬥爭！

我沒有穿棉衣在熱水房外洗衣(為了不把房內弄濕弄髒)，工人見了，總要說的，一定要我到房內洗。為了搞展覽會，工作完後，再留一會和別的同志一起回來。但工人一看我的活已幹完，非要我回來睡覺不可。並且一定要親自送我出來才放心！等等。他們對同志是滿腔熱情，充滿着階級兄弟的情誼，想到知識分子之間冷冰冰的關係，真是不寒而慄！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經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

「經得冰霜苦，才能放清香。」一個革命戰士，吃苦，可以培養出堅強的革命意志；吃苦，可以鍛煉無畏的鬥爭精神；吃苦，可以學習到一套革命的本領；吃苦，可以磨煉出一副鋼鐵般的硬骨頭。

2月21日 星期一

昨晚和今天上午大雪。勞動較艱苦。在大雪紛飛中修路，使我想起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革命生活，但是我們的時代不知比那時要好多少倍了。這樣一想，一點也不艱苦了。

2月22日 星期二

早上上工，紅日剛出，映着覆蓋白雪的群山和平原，使人不禁高聲朗誦：「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¹⁵這壯麗的景象，深深陶醉着我們，鼓舞着我們走向勞動，走向鬥爭。

2月23日 星期三

必須無產階級化，從思想到外表，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化到無知識分子的一點氣息，這才能說得上是一個革命戰士。思想上，要無私有觀念，一切為革命，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外表上，撲

素、謙遜、打倒資產階級的排場。革命，意味着吃苦，革命一輩子就要奮鬥一輩子！

下午楊辛¹⁶老師來廠看我們。他告訴我回校以後，我將批判吳晗的實用主義觀點，並作為考試內容。我很高興，我們這一代應該在戰鬥中成長。

2月25日 星期五

今天是在石鋼勞動的最後一天，下午休工後和工人師傅進行了座談。他們一致認為我們在工廠的表現很好，勞動不怕髒不怕累有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希望我們更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永遠不要忘記過去，將革命進行到底！一位老師傅講，最近工作隊作了一個報告說，你們石鋼是產鋼產鐵的，除此之外還應該產人。產甚麼樣的人呢？當然是無產階級硬骨頭！

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參觀工廠——煉鐵廠（一號高爐）、煉鋼廠、軋鋼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樣壯麗的景象。那鐵花、鋼花，正像節日晚上天安門前的美麗的焰火！或像銀河中的群星相撞，四散飛舞。壯麗之極！

參觀後有三點體會：

一、進一步認識了工人階級的偉大。鋼鐵，是我國國防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必不可少的物質資料，它們正是工人階級創造的。

二、一切的節約歸到時間勞力的節約。別看一根鋼條，可要經過許多生產過程才能製造出來。推而廣之也一樣，因此我們必須厲行節約。回校以後，要抓緊時間為革命而奮發學習！

三、唯心主義最虛偽。純粹的思維是沒有的，人們的思維都離不了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物質的活動為唯心主義者所鄙視，其實正是物質的生產活動使他們能夠生存下去。這是世間最崇高的活動。

物質是感覺的複合嗎？¹⁷我們清楚地看到鋼管，鋼條是從礦砂、鐵水、鋼水所變成的。

2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開勞動總結座談會。大家都認為這次勞動在勞動化方面，跨出了一大步。主要表現在：1. 抓緊學習主席著作，活學活用。2. 在勞動中不怕苦，不怕累，幹勁十足勇於自我革命。

同志們提到我在勞動中表現的優點，我實在不敢當。這是同志們對我的期望。事實上我在這次勞動中的表現是很不夠的。我們的支部書記老丁同志才始終是值得我學習的好同志。

2月28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回校。

回校以後，要考慮如何學習的問題。

一、堅持學習毛著，活學活用。

二、勇敢參加學術批判，在戰鬥中成長，突破專業框框。

三、堅持外文學習！

3月2日 星期三

在最近兩個月內，除批判吳晗外，英語上我必須認真地下點功夫，不準備讀新東西，平時把上學期讀的材料進一步消化和掌握，為以後專業研究打下較堅實的基礎。

具體計劃：

3月2日-7日講義第二冊

8日-13日講義第三冊

14日-31日 *In Defence of philosophy*¹⁸

4月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¹⁹

每天早上讀生字。

3月4日 星期五

批判吳晗為期三個月，哲學系留校的老師和研究生合組。我因尚有學習任務，因此只能用一半時間參加批判，另一半時間學習專業。這是楊辛老師和洪謙²⁰先生商量決定的。

今天洪先生和我商量學習、批判計劃，大致如下：通史部分僅讀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巴克萊、休謨，外加馬赫。這也是考試的內容。批判部分：詹姆士《實用主義》(英文原著)、杜威《哲學的改造》、《自由與文化》、《人的問題》、*Ethics*、胡克《杜威在現代思想界的地位》、《杜威——「生長」的哲學家》等。別人批判實用主義的書可以不讀，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自己去鑽研問題，發現問題。今後，我的研究方向是否以胡克為主，這問題還有待和我的導師商量。

3月5日 星期六

聽毛主席的話，
走共產黨的路，
和工農相結合，
幹一輩子革命。

不要羨慕虛名，關鍵是做一個革命者，永遠做一個革命者。

3月7日 星期一

在學習中必須大破框框，廢形而上學立辯證法，活學活用，急用先學。

3月10日 星期四

學習計劃有變更。楊辛先生和洪謙先生討論的結果，決定把基礎課往後拉，先集中精力批判吳晗的實用主義道德觀，作為專業考試。我準備用兩個月時間來看書，最後半個月寫作。要看的書包括實用主義原著：William James's *Pragmatism*, Dewey's *Ethics* 中的有關部分(第二部)、《哲學的改造》中的第七、八章、《自由與文化》、《人的問題》、Hook《杜威在現代思想界的地位》、《杜威——「生長」的哲學家》、《人和自然》。實用主義原著用一月時間看完(包括摘記)，吳晗的用一星期看完，用三星期作綜合研究。兩星期寫作。*Ethics* 第二部有300多頁，在兩個半月內讀完。

3月11日 星期五

晚上和老丁（黨支部書記）談入黨問題，覺得自己離黨員的標準差距還很大。歸根到底是還沒有克服私心雜念，沒有把一顆心全獻給黨，缺乏「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想起了黨對自己的多年培養，而自己對黨毫無貢獻，不覺熱淚直流。但是我有決心和信心，入黨是我政治上的最後歸宿，我雖然還有缺點，但是我願意不斷克服，願意為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一輩子。

老丁說關鍵在於用高標準要求自己，把自己的家庭苦，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把目前不流血的鬥爭和流血的鬥爭聯繫起來。把眼光看得更遠，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對同志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按毛主席的指示去辦。

現在一段時間，我的主要任務是搞批判。困難不少，如實用主義從來沒有碰過，外文難懂，馬列主義水準差，因此有點兒畏懼。但是，這是革命工作，我非完成不可。只要時刻想到毛澤東思想，甚麼困難都阻擋不了前進的道路。在遇到困難時，要多看到光明面。

毛主席說：「在歷史上，往往是知識不多的年輕人，打倒知識淵博的舊權威，年輕人要抓住真理，所向披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破除自卑感，振奮大無畏的創造精神。」

只要聽毛主席的話，實用主義是一定可以看透它的。

買《一顆紅心向着黨——談建華日記摘抄》。

奧斯特洛夫斯基說：「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時，也還能以你所創造的一切為人們服務。」談建華死了，但是他短短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他的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卻遺留給我們，鼓舞着我們更好地前進。

滾滾酣雷歌壯志，

茫茫烈火舞豐姿，

放眼全球多激盪，

風雲雷電寫新詩。

——《歐陽海之歌》

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

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毛澤東

3月13日 星期日

在學習上碰到了困難。首先是實用主義的原著看不懂（不管是英文本或中譯本），其次是不知如何入手。

面對着困難，決不能抱消極的態度，應該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主席說：「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首先要對困難進行分析，再訂出切實可行的計劃，付之於實踐，困難總是可以克服的，勝利總會達到的。

從難，從嚴，從實踐出發，學習上也必須高標準要求自己。

3月17日 星期四

勇敢地前進，你的眼前雖然遇到極大的困難，但這些困難將跟着你的前進而一重重被打破。向前，勇敢向前！那絢爛的晨曦不久將照耀在你的眼前。

3月25日 星期五

收到大哥信，說伯華已去上海看望過他們。他現在在成昆鐵路（係屬國防尖端）當旋工。工作中有所革新。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參觀過遵義會議會址，參觀過「白公館」、「渣滓洞」，感受很深。我知道這個情況以後，感動得很。伯華的成長完全是靠黨的培養

的，青年人要遠走高飛，要到生活中去滾，要不，便會成為一個十足的呆子。我是愈讀書愈呆笨，深感有走出書齋的必要。

但我不應見異思遷。應該在我本行專業中幹好革命工作，應該把毛澤東思想貫徹到專業中去，在專業中要精益求精，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所創見。

3月26日 星期六

要學會耐心，沒有耐心，便甚麼也幹不成。革命工作是複雜的，因此需要我們謹慎處理。學習上也無捷徑，需要我們去探索，生活中也有波浪，要我們去闖。這些都脫離不了耐心。失敗除方向上根本錯誤外，往往還在於急躁。

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是個人盤算多，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打小算盤，而忘記了全中國、全世界這面大算盤。要進行思想改造，要成為革命者，肯定要摔破這面小算盤！

不要患得患失，要勇往直前！

要胸襟坦白，要革命的樂觀主義！

3月30日 星期三

三月份幹了些甚麼？搞吳晗的道德論批判，看文章15篇，參加討論七次。讀杜威《哲學的改造》（初讀）及有關實用主義的參考著作三篇。讀 A.S.Hornby's *A Guide to Pattern and Usage in English* 的中譯本（初讀）。

4月1日 星期五

從思想到生活都必須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目前主要是突出政治，學好毛著，把全部精力投入批判運動。我的〈海瑞值得肯定嗎？〉一文，校刊已出校樣，準備刊登。〈欲蓋彌彰〉一文由校刊介紹給《人民日報》了。估計不會要它，因為此文已不及時了。我應該打掉懶風，多練文筆，在戰鬥中掌握毛澤東思想，在戰鬥中成長。

4月2日 星期六

讀了李白同志革命鬥爭的一生(裘慧英同志講的記錄稿)，覺得我是對不起先烈們的期望的。我們決不能忘記過去，決不能忘記無數先烈為了今天的幸福而拋頭顱灑熱血。我們要保住這革命的果實，要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我們要向先烈們學習。

毛主席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要像李白同志那樣生，那樣死！學習李白同志的實際行動：一、每天都要讀毛主席著作，革命到底，戰鬥到底！二、把一切工作和革命聯繫起來。三、抓緊時間搞批判，抓緊時間學習，以政治帶專業。四、要堅持鍛煉，煉就一身銅肩鐵臂。要不要革命是一個具體的問題，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

4月9日 星期六

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前進，不要急躁，要謹慎，要謙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學到一點東西。

要在鬥爭中成長，現在我是全力投入當前的學術批判活動了。我要全心全意地幹，現在不幹，甚麼時候再幹！外文、專業暫時擱一擱，這些東西是可以補起來的，而不參加學術革命是補不起來的。在批判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特別是階級鬥爭的大旗，向一切牛鬼蛇神衝鋒陷陣。要大膽地幹，寫文章，發議論，只要有利於批判就大膽地幹。另一方面，也要講科學性，要實事求是，要以理服人。我相信通過這個批判運動，我一定會在多方面前進一步。

〈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4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突出不突出政治，是一個方向問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的社會是向共產主義前進還是讓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又說：「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列寧說：「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

這就是說，任何階級社會，都是突出政治的。不是突出這個階級的政治，就是突出那個階級的政治。經濟制度，要靠政治來給它開闢道路，靠政治來保護它和發展它。政治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所謂突出政治，就是「以政治統帥經濟，統帥業務，統帥技術這個問題」。「對於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業務、政治與技術的關係問題，還有不少同志不那麼清楚，位置沒有擺正，有折中主義以及其他的錯誤思想。有些同志總是就生產論生產，總是對生產進度、積肥數字等非常感興趣，而對階級鬥爭，對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問題，興趣就不很高。就生產論生產，只看禾苗好壞，不講階級，這實質上是實用主義的一種表現。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同志是在搞折中主義、實用主義、修正主義。就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幹部來說，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認識問題。這就是說，我們有些同志，包括我個人在內，對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夠好，政治思想水準不夠高，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學多一些，辯證法少一些。我們在某些問題上有盲目性，嗅覺不靈。」

「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王任重²¹《紅旗》1966年第五期

〈政治統帥業務〉——1966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

「政治和業務究竟是甚麼關係呢？政治是方向，業務是實現政治方向的手段或技術。政治統帥業務。業務從屬於政治，服務於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業務是第二位的。這是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存在的事實。」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是在『經濟第一』、『技術第一』、『業務第一』、『專家第一』等口號下，依靠大批以『專家』、『學者』自居的資產階級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霸佔了各項業務工作的領導崗位，打着『建設共產主義』的招牌，把各項工作引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最嚴重的歷史教訓。」

「把政治和業務平列起來。在哲學上就是折中主義，在政治上就是機會主義。犯折中主義錯誤的人，情況不完全相同。有的人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散佈一套折中主義，藉口政治

和業務同等重要，以業務取代政治。對這樣的人，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有的同志由於錯誤地把政治看成是完成業務的手段，有時強調一下，有時就把政治丟掉了，閒時還講一下政治，忙時就顧不上政治了。這是對突出政治的實用主義態度。他們的錯誤在於沒有把突出政治看作是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完成業務工作的根本之道。也有的同志由於對突出政治的意義認識不清，在工作中眉毛鬍子一把抓，沒有重點，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他們不是把政治看作是統帥，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南，而是空喊政治掛帥，實際上陷入事務主義的泥坑。」

4月27日 星期三

最近發現自己存在着不少問題：

一、急躁。甚麼都急，開會急，發言急，寫文章急，講話急，結果甚麼都是不深刻，浮面了事。這不僅僅是一個作風問題，反映了我思想深處對人不夠尊重，對工作不夠負責，對思想鬥爭不夠嚴肅，今後非把這個急病克服不可。着手處在於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有了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就好辦了。為了革命，我應該耐心些，再耐心些，謹慎些，再謹慎些。

二、片面性。過去還較認真地學習了些英語，現在索性全丟了，覺得用處不大。這是一個極端，我還是應該繼續學，每天早上抽一小時看些東西。我將來的工作看來是脫離不了外語的，如果沒有學好，以後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便困難了。

4月30日 星期六

一個人得時時刻刻改造思想，要不，總有一天要完蛋的，紅色保險箱是不存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了我這一點。無數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條，政治上有目前的三家村、²²翦伯贊，²³生活上的更是何其多。

教訓，教訓！如果不貫徹到實踐中去，那麼還是依舊故我。

5月13日 星期五

接大哥信，說「吾敖於今年三月份在外地患白血球病醫治無效而死去了」。

我真是想不到，像一個晴天霹靂，我悲痛極了。他是我童年時代最好的同伴，我永遠忘不了他的樸實、天真、可愛、聰明。他們家是真正的僱農，是真正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

親愛的吾敖，你安息吧！你所有的優點，永遠值得我學習。我也永遠忘不了你的母親，要是我有可能，她如生活上有困難我會幫助她的。

二、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風波

- 大字報貼出當晚的辯論
- 李雪峰等傳達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
- 大字報公開發表後的燕園

5月25日 星期三

今天發生了一件大事。聶元梓等七位同志貼了一張大字報，²⁴批判宋碩、²⁵陸平、²⁶彭珮雲²⁷在我校文化大革命中所執行的錯誤路線。

我以為這張大字報貼得對，貼得好！在我看來，我校文化大革命從開始到目前就是反黨中央制定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我和老張一起合寫了一張支持的大字報。

但這張大字報遭到了一夥人的反對。聶元梓等同志遭到了他們的「質問」和「聲討」。這完全是毫無道理的攻擊。為了駁斥他們的誣蔑，我在今晚遭到了他們的圍攻達兩個多小時。

晚上回來已12點了。一夜沒睡好，激動得很。我以為我的做法是對的。這不是同意不同意一張大字報的問題，而是關於文化革命的根本路線問題，是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我作了被開除學籍的

準備。不讀這個書，有甚麼了不起了！

5月26日 星期四

昨天晚上，李雪峰²⁸召開了全校群眾大會。李雪峰說：

「今天晚上來驚動你們，但是你們又驚動了我們。北大同學今天貼了一些大字報，大字報是很好的形式。北大有革命傳統，有全國、全世界的影響。大字報搞在一起，不太好說話，應該分開。黨中央要我們來一趟。我國必須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用五至十年時間。毛主席講，我領導不完，你們接着來，一定要把意識形態中的階級鬥爭進行到底。指揮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員是毛主席，最高司令部是黨中央，各級黨組織要按照毛主席指示和黨中央指示辦事，要一個戰役，一個戰役，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接着張彥²⁹也來了。張彥是周總理派來的。張彥講話（在黨員幹部會議上）的主要精神如下（傳達）：總理要我也來參加。5月15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請示中央，19日中央批准（五條）：

一、積極方針。根據《解放軍報》二篇社論，結合正反材料主動向外國朋友宣傳文化革命，針對外國人活思想。

二、對不同對象，談的深度有區別。對外國人提出問題要分析。糊塗思想進行解釋，不必強求一致。惡意攻擊、挑釁，擺事實講道理回擊。適可而止，現在鬥爭主要是三家村，不要去鬥洋人。

三、對在華外國人左派和進步朋友，要加強工作，使他們有較正確的認識。

四、在大、中、小學中的外國留學生、工廠中外國實習生，自願要求參加，允許，單獨要求搞也同意派人去輔導。

五、大字報可以讓外國人看，允許他們拍照，允許他們寫。他的大報不對頭，可以回敬他。但適可而止。

涉及機關學校內部政治運動，報上未公開發表的，要選擇內部來貼，今天有一部分大字報超出了範圍。但沒有甚麼了不起。

總理補充通知：

一、着重對外國人進行正面宣傳，個別交談外，可舉行講座，講的人要水準可靠的，有較高水準的；水準不高，講不清楚。

二、凡有外國人參加的座談，中國人發言，不能涉及內部領導、內部政治運動，以及其他超出公開發表的。這些問題可以講，純粹在中國人中講，黨的問題黨內講，群眾的問題，群眾中講。

大字報也按這個原則。

這是作為黨和國家的紀律，嚴格執行內外有別。

三、外國人寫文章要求刊登，目前不登，可登在他們所在單位的牆報黑板報上。

四、參加中國籍的外國人，也按上述三條原則執行。

校園內的部分大字報內容(現場抄錄)：

聶元梓已經完全墮落為黨的叛徒，這是我黨紀律所堅決不能容忍的。我們一致要求黨委把聶元梓從黨的隊伍裏清洗出去！！！！

——法律系共產黨員23人，1966年5月26日

聶元梓——鄧拓的幫凶。

——化工(二)

對嚴重違犯黨紀國法的大壞蛋——聶元梓——一定要重辦！

——圖二，劉玉子

我們的校黨委是馬列主義的校黨委，叛黨叛國的陰謀家——聶元梓污蔑我校黨委貫徹的是條「十足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她的黨羽趙正義還胡說甚麼「校黨委是修正主義的黨委，我是馬列主義黨員」。

——化一(三)10人

質問聶元梓！

很顯然，這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一個反革命的大陰謀！

你的老底、新底，我們都知道，是誰指使你們這樣幹的？！你們的後台老闆又是誰？！

——文一(三)4人，5·26

嚴懲聶元梓！

我們堅決要求黨委撤銷這壞蛋的職，開除這個壞蛋的黨籍。

——法律系25人

揭露聶元梓一夥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破壞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對抗黨中央的反革命罪行！

從二教出來，我們又到大飯廳前，向正在看大報的許多同志揭露聶元梓的罪行。我們講完後，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這時有一個傢伙跳上台來說：「我講幾句，剛才我們開批判大會，來了幾個人，衝進會場，擾亂秩序，破壞大會……」沒容他講完，就被無數雙手揪下台來，大家質問，中文系的幾句話你們駁得了嗎？「你是哪兒的？」他又爬上台，拍着胸脯說：「我是哲學研究生孫月才！我們的大字報是提意見是幫助黨委改進工作，把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搞好！我相信全校99%的同學贊成我們的做法。」大家再也忍不住了。憤怒地喊：「你胡說！」

——中文系學生

哲學系研究生、教員《評〈前線〉「發刊詞」》後的一條「評語」：「請問哲學系研究生，特別是孫月才，你們既然是這樣「革命」，為甚麼不站出來揭發聶元梓呢？心中有鬼吧！！！」(此評語沒有署名)

5月30日 星期一

有多少事情須要追記！

25日下午2時，在大飯廳前，貼出了以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為首的七個人簽名的大字報，批判宋碩(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北大黨委第一書記，校長)、彭珮雲(北大大學工作幹部，黨委副書記)在文化革命以來所取的態度。到3點鐘，哲學系又貼出了一批批

判鄧拓的大字報，還有三張也是批判宋碩、陸平的。截至晚6點，全校大概貼了上千張批判陸平的大字報。但也有兩張反批判，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為鄧拓打掩護，是為了轉移目標等等。

晚上7點半我們哲學系邀請了貧下中農代表、工人代表一起聲討鄧拓黑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會議開得極為成功，特別是一位貧下中農代表，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鄧拓開火，聲淚俱下，我感動得流了眼淚。當他講完話以後，我情不自禁地領呼口號：「向貧下中農學習！」「堅決幹革命！」

會後，突然衝進來一批同學，要求我們留下，說要揭露聶元梓的反黨罪行。當時許多人發呆了。我看，這批同學氣勢洶洶，事實上起着破壞大會的作用。因此大聲地叫同志們出去，不聽他們的「演說」。不一會，同志們全跑了，他們落得個唱獨腳戲！出來以後，看到大飯廳前聚集了約有五六百同學。大字報的內容，突然都變成批判聶元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了。這個轉變我感到非常突然。這時，那些唱獨腳戲的同學也出來了。其中一位跳上了台，說要揭露聶元梓的大騙局。他講了五點。主要是說，聶元梓的大字報出現在全校聲討鄧拓的大會之前，可見其目的在於破壞大會，為鄧拓開脫，轉移目標，企圖把槍口從對外轉到對內，等等。他講完以後，大部分同學發出了歡呼聲。這時我看形勢不對，在同學中造成分裂是不利於戰鬥的。因此上台發言。我的發言，主要意思是：一、剛才這位同學衝進教室來是擾亂秩序。二、我們沒有意思要把目標轉到學校黨委。但是為了更好地和敵人進行戰鬥，黨委有問題是可以提的。三、在同學中不要造成分裂。我相信99%的同學都是要革命的，都是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更好地和「三家村」黑幫戰鬥。我講到中途被他們轟了下來。並有同學氣勢洶洶大有打的架勢，但是我身邊也有相識的、不相識的同學在暗暗保護我。有人說，讓我講完，我才再上去講完的。下來以後，他們架着我，說要和我去辯論，後面跟着一大班人。到了三食堂前，說是要辯論了。我說基本觀點是一致的。我們都要革命，都是為了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只是在對學校黨委的看法上有分歧。他們不同意，提出種種問題來質問，說：「為甚麼把黨委說成『黨閥』」（指湯一介³⁰先生等的大字

報)等等。後來黨委來了人。我向他闡明了我的觀點，他說我可以走了。可是在我後面繼續跟着人，說到團委去辯論。我也只好被他們擁到30齋二樓。可是我翻來覆去的就是這麼幾句話。約莫有半小時之久，黨委的那位同志和其他兩位團委幹部趕來了，才解了我的圍。回到宿舍已經11點多了。我被他們纏了兩個鐘頭左右。此時，老蒙、老張已出去找我了。這一夜我沒有睡着，深夜兩點半，我還冒雨去看大字報，見有好多攝影師帶着鎂光燈在拍大字報。

第二天，聽李雪峰、張彥同志的錄音。他們是在25日晚上11點多，由毛主席、周總理派來的。當晚在黨員幹部中作了報告，報告中提出毛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線，黨中央指向哪裏便打到哪裏，黨中央是最高的指揮部，毛主席是最高的指揮員。這場仗大概要打五至十年。關於大字報，說，貼就貼了，沒有甚麼了不起。張所傳達總理批示是黨內大字報對內不對外，這是黨紀國法。

會後，我們作了討論，以為聶元梓的大字報，超出了範圍是錯誤的，但是內容我們取保留態度。我們以為黨委是有問題的，而且不小。這一天，我獲知趙正義同志也在那天晚上被圍。歷史系副系主任還被打，衣服撕碎，鋼筆、手錶被抓，現在住醫院。

26日，內部貼了大量大字報，批判聶元梓，其中涉及到我的(內容見前記)，已遭歪曲。

27日晚上，我們研究生寫批判鄧拓以及幕後指使人的大字報，直弄到28日4點多。大字報從形式到內容，質量都好，這就是我們對他們要我們站出來的正確回答。

29日，同志們發現在我們批判《前線》「發刊詞」的最後一頁上有一條不署名的「評語」，其中特別涉及到我(內容見前記)。上午、下午都搞陸平的材料。到現在為止，我們的看法是這樣：一、廣大同學都是要革命的，偏激情緒，不予計較。二、黨委肯定有問題，等以後算它的賬。三、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得不是地方，但沒有甚麼了不起！四、在聶元梓和陸平之間，我們要判斷誰是屬於大是大非問題，我看陸平是屬於大是大非問題。五、當前我們應該把矛頭指向「三家村」，學校事情暫緩一步。但相信更大的風暴在等待我們去考驗。對我自己的要求：一、堅決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中央指向

哪裏便打到那裏。二、誰反對黨和毛主席，就和他拼到底！三、學好毛主席著作，和《解放軍報》的兩篇社論；四、不能為熱情所驅使，應該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言行。五、加強內部團結，共同對敵。六、要有革命者的胸懷，對於外系同學的大字報，決不計較。

到目前為止，文化革命的內部情況：一、在中宣部批「權威」——正副部長；二、在市委批「三家村」幕後指使人——第一書記；三、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批楊述。

5月31日 星期二

晚上，聯系批判，討論如何突出政治問題。

在文化革命中突出政治，首先要真正理解這次文化革命的偉大意義，這是關係到中國的命運、世界的命運，不是寫寫幾篇文章而已。因此，對於主席的有關著作，對於重要的文件須要反覆學習、討論，決不能因為忙而把它擠掉了。

在思想革命化方面，應該兩頭結合，領導上要抓活思想，個人應該自覺革命。加強團結，大敵當前，革命隊伍的團結一致是重要的，討論中的分歧是自然的，但不能影響團結。在批判中也要突出政治，抓要害問題。學主席思想應該學透，特別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我自己對這場鬥爭的複雜曲折的認識是很不夠的。批判的方式不能僅限於寫文章，用討論會的方式進行批判也重要，各組要通氣。邀請工農兵一起開聲討會也是一種方式。如果不突出政治，那麼我們一面批判修正主義，一面自己又可以變為修正主義，成為未來的批判對象。

三、工作組進駐北大

- 江青、康生、陳伯達控制北大的運動
- 6·18事件前後的兩種評價
- 拋開工作組，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

6月1日 星期三

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同志向宋碩、陸平、彭珮雲開炮的大字報。真是大快人心，這是毛主席、黨中央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馬上召開會議，擬定批判陸平的大字報。

晚上12點會議：

陸平：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

張承先³¹（華北局工作組長）：華北局決定成立一個工作組，與同志們一起來搞這次文化大革命。講幾點意見：

在黨中央毛主席親自領導下，目前我們正在開展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個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們已揪出了「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也揪出了他們的指使者。現在正在深入發展。這是一場極其尖銳的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深入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關係到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命運。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來。為了把北大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華北局決定組織工作組來到北大，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這場革命進行到底，取得徹底勝利。從過去一段時間來看，北大曾根據《23條》³²進行過一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³³在運動中進行了一場內部鬥爭，在鬥爭後期，積極分子受了打擊。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又看到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絕大多數同志是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積極投入。哲學系的聶元梓等七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貼了一張大字報，這是革命的大字報。揭露了學校領導陸平、彭珮雲、宋碩等採取一些極不正當的手法來頑抗這場文化大革命。而更不應當的，使積極分子受到了非法的、野蠻的對待。這完全說明北大階級鬥爭是非常尖

銳的。這些事情更教育了我們。我們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教導，高舉文化大革命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權威」，徹底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篡奪領導權。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使文化大革命取得徹底的勝利。要徹底批判混在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集中批判、清除、打擊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他們包庇右派，打擊左派，抗拒文化大革命。我們不打倒資產階級當權派，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而且存在極大危險性。不把他們揪出來，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篡奪領導權，實現資本主義復辟。有的還睡在我們身邊。華北局決定成立工作組到北大，與同志們在一起，堅決把這場革命進行到底，一定要取得徹底的勝利。

在這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有極少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採取了種種的非法手段進行頑抗，一方面包庇右派，一方面用各種手段，打擊左派。這張革命大字報，使左派受到圍攻，有的受到非法的野蠻的對待。這個行為必須立即停止。這張大字報廣播了，有人倡狂責問廣播台，誰讓你們廣播？是黨中央、華北局、北京的革命市委讓廣播的！難道只許你們放毒，不讓我們貼革命的大字報嗎？現在我們要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警告：必須老老實實地徹底交代你們的錯誤，必須停止一切非法活動，不准進行非法活動，不准搞兩面派，不准陽奉陰違。這時期的許多秘密活動，蒙蔽了許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對蒙在鼓裏的人、犯了錯誤的人，希望他們認清形勢，在這場革命鬥爭中，站到文化革命戰線上來。劃清界線，認識錯誤，丟掉包袱，站到革命隊伍中來，一起參加這場大革命。一切牛鬼蛇神，不管他們如何頑抗，都是徒然的。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知識分子，掌握了階級、階級鬥爭的學說，大家團結起來，堅決進行鬥爭。我們一定要揭開他們的老底，把他們揪出來。希望同學們、同志們大家團結一致，共同進行鬥爭，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定要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6月3日 星期五

老丁說：「鬥爭形勢發展之快，是我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我們打了一個勝仗，但更艱巨的鬥爭在後面。我們切不可驕傲自滿，趾高氣揚。勝利首先應該歸功於毛主席。」

這很對，我要牢牢記住，毛主席說的，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在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大字報之前，我在北大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廣大的蒙在鼓裏的同學的眼中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可是廣播以後，特別是2日首都各大報第一版刊登了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以後，我成了革命的左派，這是毛主席給我「翻了案」。同志們都說我棒棒的。其實一點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這是一個革命者理所當然的事。那天晚上的許多聽眾（他們認識我，我不認識他們）都帶着歉意的微笑對待我。我總是對他們說，我不怪你們。你們是要革命的，不過是暫時受騙而已。

有人問我，你們為甚麼看得這樣清楚，我說，因為我們堅信毛主席制定的文化大革命路線是正確的，陸平是抗拒中央路線的。

昨天從清晨到午夜12點，北京市各高等院校，許多中學、小學都來了大批人，在大飯廳前對着擴音機聲援北大的革命同志，聲討陸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其聲勢之大在北大歷史上是空前未有。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等首都大報都派了記者採訪大字報，我們只好忙於接待。

今天，聲勢更為浩大，工人也來了。整個北大，滿是革命群眾。

上午，我們校對給解放軍報的稿子。下午，我去演說，同志們一知道我是孫月才，便熱烈鼓掌，中途響徹口號「向革命同志學習！」「向孫月才同志學習」等等。這裏講完了又被拉到別處。最後北大附中請我晚上報告，這就為難了。徵求趙正義同志（總支副書記）的意見，他同意，並派高雲鵬同志和我一起去。

6月3日深夜

我以無限激動的心情來寫這篇簡單的記述。

下午七時，高雲鵬同志（革命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和我被請去北

大附中作報告。在路上，我們受到了廣大同學紅旗（我注意到高舉紅旗之一是一位黑人同學）、鑼鼓、歡呼的迎接。無數的手伸向我們，並獻了紅領巾。我們被領進廣播室，校領導接見了我們。

我第一個講話，高雲鵬第二個講，我們的講話都被錄了音。

出來時，受到無數同學的包圍。

歡呼聲響徹雲霄，到處都是手，我們兩人早就被隔開了，無法行進，也無法一一滿足同學們的要求。在手海中，我發現了另一個黑人同學伸出來的手，我努力向前和他緊緊地握了握。後來同學們想了個走路的辦法，由五個同學結成一個圈子讓我在中間一直向前走，但還是阻止不了同學們的伸過來的手。在路途中，突然在圈子裏出現了一個人，緊握我的手，表示支持我們，並且一定要和「三家村」黑幫分子鬥爭到底。這是個過路的行人。就這樣，他們一面喊口號一面唱歌，一直走了二三里路送到29齋門口，才依依惜別。最後向我表示一定聽毛主席的話，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路上和29齋門口，他們又在我的脖子上結了三條紅領巾。

這個場面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我為同學們的革命熱情深深激動着。我又感到我不配享受這份光榮，光榮歸於黨和毛主席，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但是，同學們的革命熱情鞭策着我。一定要更好地聽毛主席的話，將革命進行到底！

回來以後，我在三條紅領巾上，分別寫上三行字：「親愛的同學們：我一定不辜負黨和毛主席的期望，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親愛的同學們：我將永遠聽毛主席的話，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一輩子！」「光榮歸於偉大的黨和毛主席！」

毛主席派來的工作隊決定，研究生參加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由蒙培元³⁴同志和我負責。這是黨對我的信任。毛主席說，艱苦的擔子在前面，看你敢不敢挑。我就要敢於挑。

6月4日 星期六

2日開始，從大飯廳到東校門這段馬路上，及馬路兩旁的樹林裏，到處是前來聲援北大革命鬥爭的工人學生。他們高舉紅旗和毛

主席像，在聽演講隊揭露「三家村」黑幫分子陸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革命的戰鬥的口號此起彼伏。

3日下午，哲學系研究生黨支部決定用我們的親身經歷去揭露陸平的陰謀活動。支部決定我去揭露5月25日遭一小撮人的非法綁架圍攻的事。各宣傳隊知道有哲學系的來揭露陸平的罪惡特別表示歡迎。當我講到如何遭一小撮打手綁架時，群情激昂，高呼「打倒陸平黑幫！」等憤怒口號。講完以後，高呼：「向哲學系的革命同志學習！」「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就這樣被演講隊拉來拉去，他們總是不讓我離去，詢問種種細節。有人憤怒地說：「鄧拓這批黑幫說王道比霸道好，可是他們對革命的左派，就是施行野蠻的霸道，我們也絕對要對他施行霸道！」有人說：「反對陸平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右派，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倒是『左派』，這就是陸平的黑幫邏輯！」

這幾天，我常碰到一些過去受陸平欺騙、把我當作右派、現在已經清醒過來的同學問我：「你們為甚麼看得這樣清楚？為甚麼經受住了一個星期的壓力？」³⁵我的回答是：「我們是靠毛澤東思想才看清楚陸平這夥黑幫的本質的，我們堅信陸平這夥黑幫是在頑固地抗拒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路線的。」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因此多大壓力也抗！同學們聽了都頻頻點頭，說：「就是要靠毛澤東思想，今後一定要學好毛澤東思想。」

6月5日 星期日

今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我的大字報《我控訴這種非法野蠻的暴行》。《人民日報》在第二版發表了這張大字報。昨天，我還對《人民日報》編輯說，如果發表，須要修改，不同意按原稿發表。因為我的揭露還不充分。下午，參加中國青年報召開的座談會，座談北大鬥爭形勢的發展。在同志們的發言中知道，當時周韻同志貼出支持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有人說「這是孫月才寫的」，也就是說把周韻看作是我的化名。其實，周韻是實有其人的，而且是

個女同志。我們所以能夠取得這場鬥爭的初步勝利，首先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替我們撐腰，其次有正確的、堅強的黨支部的領導，再就是同志們的團結一致。晚上，研究下一步工作，我們組共九個人，主要任務是寫文章（包括收集資料）。寫作組由我負責，我一定要勇敢地挑起這個重擔。決定每天上午7:30-8:30召集同志們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報》社論。如果我們不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好好掌握黨中央為全國、北大制定的鬥爭綱領，我們就要犯錯誤。其次，要做到下面幾點：一、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完成黨交給我們的寫作任務，把它看成是重要的革命任務，是向牛鬼蛇神發出去的炮彈。二、充分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發動大家都做思想工作，在鬥爭中勇於自我革命。三、搞好同志們之間的團結。四、要用階級分析來看大字報，有一些大字報是以批判陸平為名，實質上卻去攻擊聶元梓同志。同志們要千萬注意到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曲折性。

6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聽宣讀中共中央的一個文件。下午討論。今天收到十封慰問與聲援信。一封來自天津大學，九封來自北京本市。我將珍藏它們，決不辜負同志們對我的期望。晚上寫批判本系保皇派的大字報。

6月7日 星期二

上午，繼續座談中共中央文件。鬥爭哲學系保皇派的首腦——王慶淑。下午，繼續座談，看無線電系鬥爭保皇派分子！這些黑幫分子已經陷入群眾包圍了。晚上，同志們繼續寫大字報。聶元梓先生叫給她改寫一篇《北京日報》的約稿。我不能勝任，但大膽地接受了。

6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小組收集材料寫文章，我和陳炳泉參加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座談。內容是在鬥爭中如何運用毛澤東思想。下午，收集材料（抄外面的大字報），同志們去聽中共中央文件。晚上討論文件。今天收到11封慰問信。

6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聽中共中央的三個文件：其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其二，五人小組反動綱領；³⁶其三，中央對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批判。³⁷

下午，討論。大家聯繫思想談文化革命，覺得收穫很大。深感唯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才能做一個徹底的革命者。

晚上給工作隊寫了個彙報材料。

收到165封慰問信，其中49封來自重慶大學。

趙正義同志說，我們以後學毛選的內容是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6月10日 星期五

早上，小組學習《為人民服務》，大家覺得現在學習《為人民服務》有新的體會。當前，一切都為了文化革命，為了徹底打敗階級敵人。凡是為革命所需的，我們就要無條件地去做，為革命而克服一切私心雜念。

下午和小陳討論《5·25事件內幕》的大綱。

今天收到104封來自全國各地的慰問信。

大概有一半信我沒收到，轉給工作組了。

新華社已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情況向全國作了報道。6月6日，全國各省市級報紙都報道了詳細的情況（包括我被圍攻的事）。在這鬥爭的時刻，我們特別須要謙遜，決不能驕傲，否則難免要犯錯誤。

6月11日 星期六

早上學《紀念白求恩》，大家聯繫自己思想議論了一番，覺得應該像白求恩大夫那樣來對待革命工作、對待同志，在革命事業中必須清除任何私心雜念！議論以後，討論了老張他們寫的文章。

下午組織生活。考慮到過去記者召開座談會，對於「5·25事件」後的思想動態有些過分誇張，因此決定以「漫談『5·25事件』發生以來的個人思想情況」為題來過一次組織生活。晚上，寫文章，和高雲鵬談組內思想情況。今天收到50封信。

6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代軍她們三人到校玩。我繼續寫文章。上午，在臨湖軒³⁸開了一個左派會議。由張承先同志主持，談及革命對象、對待中間派等的政策問題。

收到64封信。

6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討論文章《5·25事件內幕》，下午，左派聽張承先同志報告。晚討論。收到46封信。

6月14日 星期二

改寫《5·25事件內幕》一文。

收21封信。

6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聽張承先同志報告。

下午，討論。

晚上，團員集會，歡呼「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團中央決定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的決定。

收信15封。

這幾天工作極忙，但是我們始終沒有忘掉學習主席著作和指導當前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組內同志思想活躍，幹勁十足。有這麼好的同志，我一定要更努力工作。

6月16日 星期四

講話提綱：

- 一、「5·25」事件經過。
- 二、「5·25」事件說明了甚麼？
- 三、當前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勢。
- 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

上午修改文章。

下午給中學的同學們談「5·25」事件及目前學校裏的鬥爭形勢。

晚上參加「大事記」討論。

收到5封信。

6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哲學系全體師生大會，由孔繁、張恩慈³⁹揭發彭真、陸平在北大的破壞活動。

孔繁揭露了陸平等在北大是如何反對毛澤東思想、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

張恩慈揭露了國際飯店的反革命事件⁴⁰內幕。這個反革命事件是由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負責人彭真⁴¹一手造成的。

下午，哲學系、經濟系部分革命師生去中宣部鬥爭牛鬼蛇神。

一、我們把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等揪了出來，面對面地作了鬥爭。這是活生生的階級鬥爭。這些「國家幹部」在1965年國際飯店會議上打擊、圍攻革命左派，當前大革命的目標就是這些貌似仁慈心腸惡毒的牛鬼蛇神。過去我常常以貌取人，以為外表仁慈的人，心是善良的，⁴²其實這是不折不扣的人性論，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的。

二、當前要着手發動群眾，看來還要做許多工作。首先應該反覆學習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裏的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明確當前革命的對象是甚麼，對敵人要有刻骨的恨。要恨，就要瞭解他，不瞭解就恨不起來。因此，在對敵鬥爭中還有一個自我改造的任務。

三、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牛鬼蛇神的特點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它們絕大多數是「黨員」——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像1957年反右那樣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右派。打着「紅旗」反紅旗也是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一大特色。

四、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革命的大字報，標誌着文化大革命向更廣更深的方面發展，北大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同時發生了連鎖反應，清華、南大都起來了。

五、運動一定要按中央制定的方針進行。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打擊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要眉毛鬍子一把抓，「混戰一場」。

6月18日 星期六

國務院決定取消現行高校招生制度。這是大快人心的事。我們還要求取消學銜這一套修正主義的東西。要求取消報考研究生制度、取消稿費、取消高薪制這套極不合理的東西。要敢於和修正主義頂牛，修正主義有的，我們偏偏要廢除，修正主義沒的，我們偏偏要提倡。這裏沒有改良的餘地。要徹底、乾淨地廢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一套東西。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國家不變顏色！如果這次不把他們徹底搞垮，那麼，等他們復辟以後，我們就會人頭落地。因此，唯一的道路是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勇往直前！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任何動搖都是可鄙的。一定要很好地掌握黨的政策，才能搞好運動，要提高警惕，防止壞人破壞。對於廣大群眾的革命性，要有足夠估計，相信絕大部分是要革命的，過去向左派進攻，極大多數是受騙的。現在產生的一些混亂現象不能成為我們否定群眾革命性的根據。關鍵是掌握好政策，有領導地進行運動。

今天上午發生了鬥爭50多個黑幫分子的嚴重事件。⁴³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一定有人指使。在鬥爭中發生打人等非法行為。昨天還發生在鬥爭中的流氓行為，以及把紅墨水撒到被鬥人身上，再拉到校門外的險惡行徑。工作組及時地注意了這件事。今晚張承先同志專為此事向全校師生作了一小時講話，要嚴防壞人的破壞。

晚開全系大會，揭露王慶淑⁴⁴的罪狀。

王慶淑《論典型》的反動實質：

一、取消了世界觀對創作的指導作用，與毛主席文藝思想根本對立，反對思想改造，反對深入工農兵。

二、強調描寫人物心理的複雜性，反對描寫本質的東西，反對描寫革命英雄人物。

三、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典型要表現一般的感受、不分階級的感受，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

6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討論張承先同志在昨晚的講話。

對於昨天上午、前天發生的事件，我的估計是不足的。想不到在我們的運動中竟有壞人從事大破壞，企圖製造大混亂，這就說明我的階級警覺性是不高的。

「我們的幹部戰士既要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做衝鋒陷陣的勇士，又要在反對『糖衣炮彈』的政治思想戰線上做無產階級的硬骨頭。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複雜性，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一切，分析一切，對待一切。見到錯誤的東西就批判，見到毒草就鏟除，見到牛鬼蛇神就打倒，決不能讓他們無法無天，興風作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6年5月4日《解放日報》社論）

下午繼續討論。

大家認為，上一階段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在學毛著學文件方面都有很大收穫，時間、工作都是抓得很緊的。但同志們以為我走群眾路線不夠，不能很好地吸取大家意見。這個意見很正確。此外，我還沒有很好地調動同志們的積極性，往往是把一些重要工作堆到一個人的頭上，主觀上是為了把工作做好，實際上卻損害了工作，尤其是一些同志感到受了委曲，這是我的責任。

毛主席說：「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路線，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

我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方面是出於缺乏經驗與修養，但是更重要的是，沒有處處從革命利益出發造成的。今後一定要改。

收信13封。

6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討論張承先同志的三點指示，並和王樹茂、王中發研究了一些組內的存在問題。

下午搞批判馮定⁴⁵的大字報。

收信六封。

晚上，趙正義同志對批判馮定的大字報作了指示，認為，一定要打得準打得狠，這就須要大學、大議、大揭批。如果僅揭沒批，這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決定重新討論張承先同志的報告，好好領會精神實質，再來寫大字報。老趙說，我們組幹勁很大，但是要注意更好地突出政治。

在今後的工作中，我要注意：

- 一、走群眾路線，遇事多和群眾商量。
- 二、要有冷靜的頭腦。
- 三、要敢於革命，也要善於革命。

6月24日 星期五

21日開始搞馮定的大字報。22日，對搞馮定的大字報有新的認識，必須在批字上大下功夫，要突出階級鬥爭。重新學習張承先同志報告。晚上鬥王慶淑。23日上午，學習《解放軍報》的〈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材料。後總結（總結鬥爭王慶淑的大會）。晚上，向趙正義同志彙報組內情況。今天上下午參加本系鬥黑幫分子王慶淑的小型會。中午拍電視。趙正義同

志講了大字報在文化革命中的重要意義。一定要求高質量。他講完後，就叫我們介紹研究生戰鬥小組寫大字的情況。我們雖然有一定成績，但這些成績全是在工作組的指導下取得的。同時還拍了我們在寫大字報的鏡頭。

晚上，張承先同志傳達雪峰同志的重要指示。

6月25日 星期六

6·18事件反映了我校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尖銳性，我過去估計是不足的。北大這樣一個為修正主義長期盤據的地方，不可設想革命會一帆風順的。對於一些大字報我們也須要進行分析，有些大字報顯然是進行破壞的。對於這些大字報，我們也要進行反擊。

張承先傳達李雪峰同志報告。

一、對北京市文革形勢的分析

三個階段：5月8日至月底，8日發表高炬、何明文章，⁴⁶批判「三家村」深入發展。5月25日北大貼了第一張大字報。6月1日中央公佈。6月3日改組北京市委。新市委提出放手發動群眾，提出八條注意事項。

工作隊進入學校，運動即進入第三階段。這就是工作隊如何與廣大革命師生結合起來搞文革。

現在情況是戰線很長，規模很大，革命形勢壯闊。

在大好形勢下也出現一些複雜情況。有人妄圖把出現黑幫的地方的黨團員都搞臭。甚至提出這樣的口號：除了毛主席以外，其餘的人都不可相信。要毛主席親自出來說話，毛主席認為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他就打。把別人都打倒把毛主席變成空頭司令，這叫擁護毛主席？！實際上就是想把毛主席孤立起來，打倒黨中央，打倒一切，最後就是打倒毛主席。宣揚新市委也是不革命，也要打倒，不分青紅皂白打倒一切，甚至提出口號：黨團員過去是左派，現在都是右派。甚至要求交出黨員檔案，佔領廣播電台。

特點：主面是革命大好形勢，同時又出現了反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這使廣大革命師生受鍛煉，增長階級鬥爭知識。

二、原因估計

出現的問題，一個是階級、階級鬥爭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為甚麼有些領導站不起來？舊市委不突出政治，貫徹修正主義，不搞徹底革命化。一來就想三結合，不是放手發動群眾。舊市委利用了幹部的惰性，經不起群眾鬥爭的世面。北京群眾有革命傳統，當然也有修正主義的腐蝕。只要總結經驗，認清形勢，認識這次文革是一場靈魂深處的大革命，就一定能把文革搞好搞徹底。

三、怎麼辦？

1. 堅決站起來，大講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中央通知就是綱領，要認真學，學中要抓活思想。吃透兩頭，大講大議，弄不清的問題要大討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這是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是區別真馬與假馬、區別真假左派的標誌。要擁護無產階級專政，誰要損害它我們決不答應。

有些地方提出要求：(1)解散省委。(2)交檔案。(3)佔電台。(4)佔領火車站。要交出專政工具，這辦不到。

2. 掌握手中槍——大字報，辯論會。大字報要形成幾個高潮，「揭」、「批」、「辯」。鬥爭會的幾種形式：大、中、小。重新改造教師隊伍。教師中有左、中、右。

宣佈幾個政策：

1. 幹部黨員凡是過去盲目執行前市委指示的，只要檢查認識，在思想上劃清界限，便可輕裝上陣投入文革。

2. 新市委成立後，仍抗拒，搞陰謀活動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了。

3. 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區別對待。打擊重點是一小撮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有資產階級的錯誤學術觀點也要進行批判。

6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從系辦公室，拿到從法國寄給馮友蘭的一本哲學書（英、法文對照，已拆開），我怕丟失，直接送去馮家了。家裏僅馮友蘭及其

夫人兩人。馮友蘭對我說，家裏的電話線被同學剪斷了。書櫥也貼上封條。還用手指指書房門口的一隻木箱說：同學們從木箱裏找到一把大刀，問我幹甚麼的。我說不知道木箱裏有大刀，大概是我兒子放的。⁴⁷他有兒子在外地。兩老人態度很和善。馮友蘭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仍然掛在書房裏。對照現實，真是兩重天了！

6月27日 星期一

為了高質量打仗，人員組織作了變動。今天上午趙正義同志宣佈成立總支第二資料組和大字報組。第二資料組由九位教師（黨員五個）和六名研究生組成，由我和郭淑琴負責。主要任務是搞黑幫和資產階級「權威」的資料並作批判。

本組人員：

孫月才、郭淑琴、王中發、⁴⁸羅遠鵬、⁴⁹黃希庭、陳炳泉、林同華、孫小禮、⁵⁰沈德燦，樓宇烈、⁵¹田醒民、石堅、彭燕韓、許全興、⁵²汪清。

今天起至29日，討論上星期李雪峰同志的傳達報告。

6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聽一個「文件」（李雪峰同志的報告）。

下午參觀內部大字報。對彭真、陸平的罪惡有了更多的感性認識。他們幹了多少反革命勾當呀！他們把北京大學辦成甚麼模樣？和國民黨時期的大學有甚麼兩樣？有些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了令人髮指，火冒三丈。

晚上討論雪峰報告第二部分。攝影組為我們研究生拍了幾個學毛著的照片。

工作很多，但是毛著一定要學好。政策一定要領會。當前，一定要把主席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吃透，這是指導當前運動的最高指示，在這篇講話中，毛主席已經指出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以及一系列的方針和政策。

「5·25」事件至今，研究生戰鬥小組的思想情況及學習毛著的情況可分三個階段：

一、5月25日-6月1日。

1. 大字報貼出以後的反應。

2. 雪峰，張彥指示以後的動態。

3. 26日以後的活動。——看大字報，搜集陸平材料。總的來說，我們研究生在這段艱難的時期是堅定的。我們一面幹革命，可是始終沒有忘掉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學習《解放軍報》的兩篇社論，特別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結合當時形勢，反覆學習。

我們學習主席語錄。

1.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出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2. 「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甚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3.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不是壞事。」

二、6月2日-6月18日。大家為第一仗的勝利感到莫大的鼓舞。行動很積極，但同時產生了一些問題：

1. 有點飄飄然。

2. 在分配工作時有點私心雜念。

3. 不敢挑重擔子，怕犯錯誤。

4. 個別同志之間存在一些隔膜。

5. 有些同志背着各種不同的包袱。

學習主席思想就是針對這些問題來學的。除學習語錄裏面有關幾條外，着重學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兩篇文章，為革命而清除私心雜念，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人說，現在才真正感到，不學毛著寸步難行，真正有立竿見影之效。

6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學習主席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並繼續座談雪峰報告。下午，做清潔工作——清除兩週的大字報。晚上，繼續座談，並小結三天來的學習情況。

6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研究生和教員分別座談「5·25」以來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成績和問題。下午，黨團員分別過組織生活，內容是談思想表決心。通過一個多月的運動，我的收穫是對黨和毛澤東思想更為信仰，更為崇拜，深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希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革命的燈塔，從而增加了革命堅定性，下決心要清除自己的私心雜念。要改造自己只有投入現實的階級鬥爭中去。在鬥爭中得到提高，得到鍛煉。問題也不少，頭腦簡單，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曲折性估計不足。在工作中突出政治不夠。今後，主要是更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貢獻一份力量。把一切獻給黨的共產主義事業！對入黨的看法，通過運動有更深刻的認識。

7月1日 星期五

今天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誕生45週年紀念日。上午開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⁵³同志作報告。在報告中，他進一步闡明了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目的，以及一系列政策。會後，我還和陶鑄同志握了手，感到莫大的鼓舞。我一定要更好地聽黨和毛主席的話。下午，討論《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和陶鑄同志報告。

晚上，看電影《東方紅》，並不像人們所公認那樣如何了不起，突出毛澤東思想是不夠的，對毛主席詩詞的配曲很粗糙，並且還夾雜着一些並非很妥當的東西。今天，我寫了一個入黨報告，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我要為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一輩子！

7月4日 星期一

昨晚24點，「我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譴責美帝悍然連續轟炸河內。中國援越抗美更加不受任何約束和限制。」我校同學聽到這個消息，都從床上爬起自發集會發表援越抗美聲明，積極支持我國政府聲明。

今天上午工作組、聶元梓同志召集各組負責人開會，談本系鬥爭形勢以及如何發動群眾學習毛著等問題。

下午，結合《紅旗》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討論陶鑄同志報告（如何發動群眾問題）。晚上，同志們分頭寫大字報。我和郭淑琴同志討論了一些組內的問題。

我們組一般說來各方面的表現還是不錯的。但是由於增加九個教師（包括五個黨員），情況就複雜多了。晚飯後和老羅說及他與小林的關係，希望他們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團結一致。晚上10點，趙正義同志宣佈新的黨團支部。團支部書記是張伯源，組委是郭淑琴，宣委是我。我們決定於6日晚上開支部大會並過組織生活。

7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下午繼續討論陶鑄同志的報告。

晚上，參加批判王慶淑準備會。

7月6日 星期三

上午繼續學習《講話》。下午，鬥爭王慶淑，極不老實。主席說，反動派不鬥不倒，我們非鬥倒她不可。晚上戰後總結。和小陳談組內同志們思想情況。明天的毛著學習內容決定針對當前系裏的鬥爭形勢，學習主席有關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我們總的精神是活學活用，不要有框框。當然，四篇綱領性的文件是非學習好不可的。這是對敵鬥爭最主要的武器。同志們鬥志很高。晚上總結以後，還討論了大字報，明天批判王慶淑！

7月7日 星期四

繼續準備鬥爭王慶淑。主席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甚麼叫把王慶淑打倒了？要她徹底交代、投降是不可能的，她是一個死硬派。只有廣大的群眾徹底地認清了她的真面目，肅清了她的影響，才算真正把她打倒。

總原則是在戰略上藐視她，這個問題不大。在戰術上要重視她，這方面我們隊伍中有輕敵思想。以為這沒有甚麼了不起！但是要真正揭出她的真面目，尚須做許多工作。

學習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我們在今後鬥爭王慶淑的時候，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因此對王慶淑應該把鬥爭放到主要位置上。

二、「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王慶淑的反黨罪行，應該窮追到底。

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首先應該集中兵力把王慶淑打倒，才能各個殲滅其他黑幫。這裏也要抓主要矛盾。

四、「誘敵深入」，「欲將取之，必先與之」。

我們要允許王慶淑把話講完，即使其中有許多黑話反話也讓她講完。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認清她的真面目，批判她的材料才更豐富。

五、「不打無準備之仗」。對王的鬥爭必須作充分準備，一定要打勝仗。

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繼續作戰的作風」。這一點是建立在對敵人的刻骨的階級仇恨基礎之上的。

今天同志們的發言中有些是很不策略的，明天須要總結。晚上，開團支部會，向同志們提出了五點要求，會後過組織生活，談如何更好地參加文化大革命。

明天開始要搞資產階級「權威」批判，這些「權威」是——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⁵⁴張岱年⁵⁵

西方哲學史：洪謙⁵⁶、任華⁵⁷、鄭昕⁵⁸、黃子通⁵⁹、齊良驥⁶⁰、張世英⁶¹、熊偉⁶²、周輔成⁶³

美學：宗白華⁶⁴

邏輯：李世繁、⁶⁵王憲鈞⁶⁶

心理專業：沈廼璋、⁶⁷吳天敏、⁶⁸沈履、⁶⁹程迺頤、⁷⁰桑燦南、⁷¹周先庚、⁷²唐鉞⁷³

7月8日 星期五

上午，總結昨天鬥爭王慶淑的經驗。我們有的同志的發言很不策略。這是由於在戰術上沒有加以重視的緣故。下午、晚上搞「權威」資料。我搞的是洪謙和周輔成。

7月9日 星期六

今天繼續搞「權威」資料，算是要結束了，同志們都很認真努力。我們對這些老頭子從思想到學術都算有了瞭解。

開了一個會。說學校工作組批評我們哲學系毛著學得不夠好。今後一定要想辦法學好它。

7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學習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議論時，林同華同學談了自己受周揚很深的毒害。⁷⁴能檢查自己是好的。下午同志們看大字報，我參加一個會，吳重光同志談本系學毛著情況。我們第二資料組算是學得比較好的（其實問題很多）。他還介紹了中文系學習情況。決定星期四開一個講用會，叫我們總結一下寫大字報的經驗。晚上搞「權威」資料。

7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學習《講話》，下午、晚上同志們突擊了幾位「權威」的資料。下午，我參加全校（每系參加三人）革命同學座談，人民大學七

位同學給黨中央毛主席建議實行嶄新的文科大學學制的信。晚上，10點多約集幾位研究生在宣傳組討論寫一篇文章支持人大七位同學的建議。

陳必陶等同志貼了一張批評工作隊的大字報。⁷⁵

7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結合毛著議論人大七位同學的信。這封信是徹底革命的建議，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

下午總結寫馮定的大字報經驗。

晚上討論一些大字報，寫「講用會」的發言提綱。趙正義同志說，我們搞資產階級「權威」的資料必須搞細，不要以為這事很簡單，特別是馮友蘭必須全力以赴，弄個像樣的東西出來。

最近幾天很累，體力大為減退，須要恢復鍛煉，要不真會支持不下去了。

7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學習《中國青年報》社論〈努力做堅強的革命左派〉。我去開會了(主席著作講用會準備會)，同志們沒有很好地討論這個社論。

下午，討論如何用主席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資料工作，在資料工作中如何掌握黨的政策。

晚上，同志們搞資料，我寫大字報總結，並討論致黨中央毛主席信到深夜1點半鐘。

7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全系開主席著作講用會。聶元梓同志講了話，強調在戰鬥中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重要，一定要活學活用。學而不用，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是革命性不堅定的表現；不學不用是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表現。下午，討論聶先生的講話。

小組紀律：

1. 準時上班，也盡可能準時下班（身體不好例外）。
2. 上班地點要統一，除特殊情況外。
3. 中間休息不能超過一刻鐘。

組內重要思想問題：

1. 自由主義：行動不戰鬥化，鬆鬆垮垮。
2. 思想不敞開。要以政治標準看問題。要學習《反對自由主義》。

學毛著的內容以工作組規定為主，但沒框框，需要甚麼，就學習甚麼，和同志們多交流思想以及學習主席著作的心得。今天的會開得很好，思想敞開了。這是上午的講用會發生了效用，是大家迫切要求學習毛著的表現。希望今後能以此為起點，把革命工作做好。15、16、18三天，是大民主、大鳴大放總結。一定要把這個工作做好，讓同志們暢所欲言，把意見都講出來，好進一步展開工作。

7月16日 星期六

我在工作中的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急。別人話講得有問題便急於反駁，別人沒有按時完成任務、不調查研究，便急於批評；有一些問題還沒有考慮周到，便急於告訴別人。

這是絕對要不得的，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23條」中說：「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九評》⁷⁶說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些重要指示，對我當前的工作來說是有特別重大的指導意義的。我一定要在鬥爭的風浪中克服這個「急」病。不要把它僅僅看作是修養問題，要提高到革命責任感的高度。知道是缺點而不加以改進就是革命不堅定、革命責任感不強。

本組「活思想」：

一、不敞開思想。

二、沒有戰鬥作風，鬆鬆垮垮（個別教師）。

三、石堅的情況：與小郭對立，不信服她，壓她，冷言冷語。對運動的態度是不正常的。強調自己的特殊性，說運動單調（三點一線）。說不講第二遍。一方面說對主席著作的學習是努力的，另一方面卻對讀語錄有反感，說不能理解（其實正好打中了自己的要害）。

四、樓宇烈：不談思想，不發言，搞資料的觀點看來不正確，似乎不想批判。

五、小田（醒民）：思想不開展，但很老實，對他幫助不夠。

六、群眾對小郭的反映：不大膽，被石堅壓，把石堅看成包袱；不夠以身作則，不想辦法。這種情況的造成，說明我們還沒有把主席思想學到手。像石堅這樣，一方面自己的表現確成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主動地去調動他的積極性。昨天上午的「講用會」給我們帶來了刺激。下午的議論基本上敞開了，開得很不錯。這應該成為良好的開始。上午，學習毛主席語錄中有關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的部分，啓發同志們大膽地參加這場大民主、大辯論、大總結。會後，讓同志們去看有關陳必陶等同學的大字報辯論。

我和林同華談了些問題。他說要清理一下周揚對他的影響。我以為這是必要的。我問他，除1962年那次聯繫外，還有別的接觸麼？他默默地搖搖頭。他說他怕清理以後，不讓他參加這個批判組。我想，現在不必考慮那麼多。關於金聖嘆的論文，他說他不屬於翻案派，但也不屬於革命派，是中間狀態。認為金不革命，但同情人民，是屬於中小地主之列。論王國維的那篇論文，他說批判也是不深刻的。

下午，討論學校工作組40天來的情況，對這段時間的估計。

下午的討論會開得很好。石堅、樓宇烈同志的發言都比過去積極，並且極有誠意，我看到這個變化心裏非常高興。

7月16日張承先報告：有的大字報說給工作隊提批評是將工作隊的軍，是給工作隊難看。這是一種庸俗的看法。「23條」的工作態

度問題，實質是立場問題，好、壞，正、錯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反對的話，要耐心地聽。讓人把自己的意見說完。這是作為一條綱領性文件給工作組提出來的。能否按這一條辦事是衡量你是否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標準。無產階級革命家勇於批評，也敢於批評，不要怕暴露缺點，對工作組提出批評是好現象。6·18以後，一方面運動向深廣發展了，同時前進中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如何保持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既深入細緻又有所發展。我們也發現這一問題，但沒有解決好。領導小組抓住陳必陶這張大字報，並提出問題，開展大民主、大討論、大總結。我看這意見基本正確或部分正確，但也有部分的缺點。這是人民內部的不同認識問題。有正確的有錯誤的，這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牛鬼蛇神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可以用民主討論來解決，擺事實講道理，弄清是非，提高認識。即使是錯誤，也要根據主席提出的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指示辦事。我們要創造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組織紀律，既有個人心情舒暢、又有統一意志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6月15日我們提出放手發動群眾，明確鬥爭目的，依靠堅定革命左派，徹底鬥垮黑幫。6月18日，確實查出有壞分子搗亂、破壞。經過正反面教育，提高了認識，迫切須要學好毛主席著作，區別真假左派，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秩序。7月1日以後展開了毛著講用會。「5·25」、「6·1」、「6·18」鬥爭中都受了鍛煉，陳的大字報貼出以後又受鍛煉，在複雜曲折的階級鬥爭中受考驗鍛煉。存在問題：繼續放手發動群眾，放手發揚民主不夠。文化大革命怎麼革法？充分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放手發揚民主，是必要的。只有這樣，長期對資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我們要信任群眾，要堅信黨的領導，這是兩條根本原理，我們要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重新教育人。

敢於革命敢於領導，有高度革命熱情。在革命風暴中也有怕出事，不敢革命不敢領導，我們應積極領導，貫徹政策。

一、反擊敵人破壞後，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秩序是好的。但束縛群眾的手腳是不對的，缺乏主席思想指導。限制群眾串聯，互相支援，大字報提出工作組清規戒律多。

二、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

不要把敵我矛盾放跑了，不要把內部矛盾當敵我矛盾處理，中傷同志。要調查研究。貫徹放的方針，掩蓋觀點不對，是個人主義，也不要採取保存下去的態度，要亮出來。我們允許他亮出來，思想開放。

對剝削階級出身的，我們要區別對待，重在表現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反對修正主義的抽去階級內容的重在表現，只要學習好、工作好，就好，這是錯誤的。要走革命化、勞動化的道路，與剝削階級劃清界線。學習毛著要把自己擺進去，亮出來。今後如何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解決領導權問題：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權威展開批判。進行四清。上述基礎上整黨整團，自我教育。教學大革命，教改。

晚上討論張承先同志報告。

黃希庭：

1. 陳必陶大字報的內容是錯誤的，為甚麼對它又加以肯定，要學她的革命精神？
2. 北大的運動有右傾傾向，如何理解？
3. 兩類矛盾沒有掌握好。

陳炳泉：

1. 怎樣在主席思想指導下，讓廣大革命師生以主人翁的態度來關心運動的發展？
2. 要創造敢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局面。

王中發：小心謹慎不利於運動的發展。

張承先同志的報告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工作隊肯定陳必陶等同志的大字報，說明了工作隊是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按毛主席批示辦事，徹底革命化的工作隊。工作隊的徹底革命化表現在，它肯定了一張內容有問題、卻出於革命責任感的大字報。這是對於怕字當頭的人的最大教育。說明只要我們為革命，那麼犯點錯誤，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陶鑄的話）。

我們有些人所以怕字當頭，主要原因是不敢革命，大事當前先替自己考慮。私心雜念太多！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陳必陶同志的大字報的確是一個革命舉動，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對陳必陶的大字報，我們首先應該這樣來認識，至於其具體內容，認識不一致，也沒關係，等我們在鳴放時，結合提意見可以擺看法。

我們組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絕大多數同志認為這不是一棵毒草。現在，經過學習報告在基本點上獲得了統一，提高了認識。陳的大字報內容看來不能用錯誤兩字來概括，要具體分析。我們還須要做點調查研究（透過其偏激、片面的一面，表現出其革命精神，看來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但她看得片面，誇大了），我們不要去專門議論大字報的內容，應看它的主流。

在革命過程中，不要怕犯錯誤，有錯就改，即使是左派犯點錯誤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7月18日 星期一

毛主席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允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

這個「放」的方針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也是解決意識形態中敵我矛盾的方法。主席講得很清楚，「我們準備用這個放的方針來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改變他們現在的面貌」。同時又說：「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辦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乎辯證法的發展。」

當然，我們的「放」，是無產階級堅定的階級政策，是有無產階級的政治標準的。這就是說，不管是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的鳴放也好，還是毒草出籠也好，都是為了鑒別好壞，批倒毒草，發展真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目的。

有人對毒草採取「放」的方針感到不可理解，毛主席早已講得很清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我們要提倡正確的東西，反對錯誤的東西，但是不要害怕人們接觸錯誤的東西。單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禁止人接觸不正常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醜惡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錯誤的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某些錯誤東西的存在是並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這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學會同它作鬥爭。」這就清楚地表明，我們不怕錯誤的東西出來，不怕牛鬼蛇神登台，你出來我就批，把你搞臭，在人民中沒有市場，也就提高了革命人民的識別力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如果把「放」理解為只許資產階級放毒，不許無產階級進行反擊，那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是借「放」之名，行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實。這和黨的放的方針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現在的大民主大辯論，是人民內部的放，因此在態度上就應該根本不同於對敵鬥爭，而是與人為善，通過辯論，共同提高認識。應該牢記主席的教導：「不論甚麼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條，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

對於敵我矛盾性質的東西，是不是採取放的方針，毛主席有一段話講得最清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多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該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正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多種多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佔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分清楚人民內部的放，和敵我矛盾的

「放」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因為，不清楚這條界限就不利於人民內部的放，就會怕字當頭。

大組鳴放：

一、工作隊多和群眾見面，類似座談會，提意見擺看法，校系都應如此。

二、作風戰鬥化，開會的形式和紀律。

三、發動群眾與看大字報——陳必陶大字報問題。

四、系裏應抓活思想。向學校工作組學習（陳必陶大字報的自發辯論便是一個活思想）。

五、系工作組應加強計劃性，抓而不緊，等於不抓，要主動瞭解情況。

六、作息時間（大集中，小自由）——勞逸結合，為政治服務。

七、適當的安排勞動時間。

八、怎樣使每一個人在運動中都得到提高——自覺革命。

九、本組和第一資料組的任務，安排有何不同？

十、系工作組設意見箱，把計劃交給群眾。

十一、學毛著方法應該服從於活學活用，不能機械地強求統一。

學習主席著作的原則應該結合當前階級鬥爭形勢，帶着自己的問題活學活用。不要有任何框框。

存在問題：

一、毛著學習不帶頭；

二、不敢領導，怕字當頭（不想和教師合併）；

三、沒有充分調動組內同志積極性；

四、急躁；

五、商量不夠。

晚上，10點多，張承先同志召開全校廣播大會，檢查了錯誤。

一、陳必陶大字報是革命的大字報；

二、6·18事件，原先的估計是錯誤的，不是反革命事件；

三、各系運動發展不平衡。繼續開展「四大」；

四、鬥陸平延期。

大字報抄摘：

「勺園的舞會」：一年級瞧，二年級貼邊站，三年級試試看，四年級團團轉，五年級拼命幹！

揮霍人民血汗的典型：按照國家規定，司局長以上幹部亡故後的殮埋費用每人在1,000元以內開支。司局長以下工作人員在300元以內開支。

1964年5月，一個原副校長死了，至今喪事未辦完，卻用了喪費4,872.07元。

杉木棺材一個1,200元

墓穴一個573元

花圈(75個)345.8元

登訃告228元

用大理石修墓2,231.76元

(其中修墓人員工資1,078.63元，材料960.81元，運費72.00元，物資111.32元)

4,800元能購買玉米麵近50,000斤，大米32,000多斤。

人事處 66·6·18

7月19日 星期二

昨晚聽張承先同志廣播報告，肯定了陳必陶等同志的大字報是革命的大字報。6·18事件不能說是反革命事件，對於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應該加以肯定。要進一步放手發動群眾對工作組提意見。決定再用三天時間搞大民主大辯論大總結。

我以為應把學習和運動蓬勃開展的實踐結合起來。當前運動中的最大問題是放手發動群眾不夠，原因在於對群眾不信任，領導人在革命時期只會按常規走路，造成被動局面。「誰反對工作組，誰就是反對黨中央毛主席」這個口號是不恰當的。一方面，我們承認，工作組是正確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工作組，但是另一方面這個口號卻壓制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使他們不敢向工作組提意見。絕對正確的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們

就要反對他。對陳必陶同志的大字報，即使是張承先同志也是有個認識過程的。從他第一次提到它到昨晚的講法，就是有一個認識過程。在這次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每一個領導同志，都應該牢記毛主席的教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群眾中蘊藏着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

「在我們一些地方的領導機關中，有的人認為，黨的政策只要領導人知道就行，不要讓群眾知道。這是我們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閱讀陳必陶同志的大字報所引起的大辯論，以及張承先同志的幾次講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

首先，是如何從革命的階級鬥爭中把握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是威力無窮，但是要掌握它，非經過艱苦的群眾鬥爭的磨煉不可。

第二，群眾的智慧，群眾的力量。要把運動搞好，首先要依靠群眾，沒有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甚麼事情也辦不好。

工作安排：

1. 繼續提意見，提建議。
2. 展開辯論，大字報。
3. 明天學毛著問題。
4. 晚上，佈置一些工作，大字報，交換意見，考慮問題。
5. 作息時間明天一定變。

馮友蘭問題：

1. 被動，要及時搞。
2. 人員組成：樓宇烈、陳炳泉、孫月才、鄧先生⁷⁷

鬥陸平問題：

黃希庭、石堅、郭淑英、田興民

記錄：

許全興、林同華

毛主席對北京大學群眾運動的指示：「好人打了壞人是活該。你是好人，右派打了你，是光榮的。好人打了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晚上，聶元梓同志在38齋前公開批評工作組執行錯誤的右傾路線，影響極大。歷史系同學寫了一封給黨中央毛主席的公開信，批評工作組的錯誤路線。

7月20日 星期三

早晨，寫大字報。我寫了一張題為「張承先同志，如果你不革命，我們就不要你領導」的大字報，簽名者共八人。這張大字報貼出以後，覺得沒有按主席指示做。主席說：「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主席又說：「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我這張大字報，沒有擺事實講道理，因此就沒有說服力，大字報又給工作組下了一個右傾路線的結論，這就不符合毛主席的調查研究的原則。貼出以後，我想了一下，就後悔，和小郭交換意見，小郭也有同感。這件事從反面教育了我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下午3點。繼續小組鳴放。大家一致認為，張承先同志的工作組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但是否屬於路線錯誤尚待進一步研究，暫不作結論。晚上，同志們看大字報，寫大字報。

7月21日 星期四

和小郭一起研究，在這個運動的緊急關頭，我們一定要加強領導。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嚴格執行最高指示，凡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要和它作鬥爭，把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辯論的性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但不排斥少數壞分子敵對分子進行破壞、搗亂，應提高警惕。時間安排，原則是動多，靜少，自由但不自流。

上午7:30-9:30看大字報。

9:30-11:30學毛著。

下午、晚上，看大字報，寫大字報。個別交換看法，參加學校辯論會、小組辯論會。想問題，學毛著。要敢字當頭，在鬥爭中成長。我把這些安排向同志們講了，並進行了討論。上午，和王永江同志（黨支部書記）交換意見，他有幾點看法，值得我參考：

一、現在的問題不是成績和錯誤誰是基本的問題，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應該允許人家革命。

二、主客觀不一致才造成錯誤。

三、不要簡單化，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四、如果是路線錯誤，但他承認錯誤的話，那麼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下午開了一個會，看了些大字報，和小陳交換了意見。晚上，向老趙彙報了情況。他同意我們的做法。但說馮友蘭必須搞，再不搞又要受批評了。我們組的主要任務是搞「權威」資料。此外，他講了有關在這場大辯論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辯論是認識過程，每個人都不可能一下子把事情認識清楚，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把事情認識清楚。

二、革命左派認識也可以不一致，但仍不失為革命左派。

三、不要患得患失，大字報貼了就貼了，不作檢查，也不抓小辮子。

四、盡可能避免片面性。

五、《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社論，看來是指導北大這場大辯論的。

7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江青、陳伯達同志來校看我們和大字報。江青同志說，她是代表毛主席來看我們的。

我和小陳寫了一張大字報《張承先同志違背了毛主席制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今天在天安門召開了百萬人參加的支持越南抗美救國的大會。

7月23日 星期六

劉英俊⁷⁸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真正在改造世界觀上狠下了功夫。

一個寒夜，劉英俊下哨回來。主動用一塊木板把馬房的一個破窗洞釘好了。接着，他又學習《紀念白求恩》。帶哨的熊志毅問他為甚麼還不睡，他說：「這個破窗洞早就發現了，為甚麼過去沒有想到去堵。我要找找原因。」他找出的原因是，「還缺乏像白求恩同志那樣對革命工作極端負責的精神」。

劉英俊語錄：

「為革命貢獻自己一切的人，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我能否成為這樣的人，還有待於實踐。我確實深深體會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我將接受實踐的考驗。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為人民利益活着的人，也比那泰山還重。

「要革命就要有鬥爭，害怕鬥爭就必然不敢革命。對於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我們的一切都獻給了共產主義的革命事業，除了參加革命鬥爭以外，還有甚麼比這更大的幸福呢？

「雖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條，但是生命的寶貴比不上祖國更寶貴。只要我一心一意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為了真理，那怕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青春，我也感到驕傲和自豪，也是光榮的，也是幸福的。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擺脫了小『我』束縛的人，他們的心目中只有革命的利益、集體的利益，只要是對革命對集體有利的事，他們就積極的幹，從不計較名譽和地位，也毫不考慮別人會怎樣議論自己。他們是人類中最高尚的人，白求恩就是這樣的人！我一定以白求恩為榜樣，永遠作革命的先鋒。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陽，字字句句閃金光。照得戰士心裏亮，工作學習有方向。每一個無產階級的少年與青年都有一個崇高的目標，那就是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人的行動，都是由思想支配的，甚麼樣的思想，出甚麼樣的貨色。英俊啊！你要永遠記住

毛主席的話，忘掉了毛主席的話就等於忘掉了過去的苦處和你的責任。你應當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雷鋒不是給你作出榜樣了嗎？」

劉英俊同志是又一個用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看了他的事蹟以後，我為我們偉大的時代感到無比的驕傲。只有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才能產生這樣偉大的英雄。

7月25日 星期一

聽同志們講，前天(23日)晚上，江青和陳伯達同志又來看我們了，可惜我沒遇到，我回家了。

今天報載，毛主席於7月16日又一次乘風破浪暢游長江。聽到這個消息，我激動萬分，毛主席的健康，是中國人民的幸福，也是世界人民的幸福。

今晚9點多，開萬人大會(東操場)。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李雪峰同志、姚文元、戚本禹等同志都參加了大會。康生、江青、李雪峰等同志講了話。康生同志鼓勵我們把大辯論搞好，江青同志說重新革命的和我們站在一起，不革命的走開！

有四五位同學發了言，揭露張承先同志執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現在看來，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認為張承先同志執行了一條右傾路線，當然，對於這張大字報，我們還是不滿意的，因為沒有擺事實講道理，結論下得過早。

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反對誰！從北大的文化革命的複雜、曲折性中，我進一步體會到主席所說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甚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鬥爭還沒有完，結論還沒有做，只有徹底清除了這條錯誤路線的影響，才能保證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

今後我們還要對張承先同志所犯錯誤的性質與根源作進一步的分析。大辯論還是剛開始，這場大辯論應該看成是北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份，從中可以吸取非常寶貴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

在現有的基礎上，更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鬥爭中得到鍛煉得到提高。在鬥爭中，最能看出我們毛澤東思想有沒有學好。大家同樣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甚麼有人得出6·18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說是錯誤行動，有人說是革命行動，這三種看法反映了我們不同的認識水準。

在辯論中，不要怕錯，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座談昨晚大會。

一、大辯論還剛開始，一定要堅持到底，把錯誤思想徹底弄清，把大辯論看成是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有機組成部份。

二、大家在戰鬥中鍛煉，在鬥爭中提高（文化大革命是個大熔爐）。

三、上階段讀毛著是有成果的，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雖然看法不一致，但沒有關係，在鬥爭中，活學活用。

四、力求擺事實講道理（一面總結，一面學習，一面戰鬥）。

五、更好地學習毛著，討論錯誤性質和根源。

7月27日 星期三

我們只相信毛澤東思想。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

我們只尊敬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這裏沒有年齡、資歷、級別、職位等框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小將，我們就是尊敬。資產階級臭權威，我們就是鄙棄，個人主義嚴重的，我們就是看不起！

昨天晚上7點半繼續萬人大辯論，會議仍由江青⁷⁹同志主持。此外，康生、⁸⁰陳伯達、⁸¹李雪峰、⁸²劉志堅、⁸³曹荻秋、⁸⁴姚文元、⁸⁵戚本禹、⁸⁶張春橋、⁸⁷王力⁸⁸等都參加了大會。大會的爭論是針鋒相對的。反對張承先和擁護張承先的兩派展開了鬥爭。當李洋洋代表29個幹部子弟發表支持張承先的演講時，會場上不時鼓掌，說明支持張承先的同學還是不少。同學發言以後，江青、康生、陳伯達、

李雪峰等同志相繼講了話。江青同志說，「我也要來控訴張承先的工作組」。她講了兩件事：

一、江青同志到北大已經四次了，可是張承先到今天才給她寫了封信，「而且連簽名在內都是鉛印的」。

二、從兩件事可以看出張承先工作組的幹部路線。其一，「張少華⁸⁹由其母陰謀和住在上海的毛主席的兒子（患有神經分裂症）結了婚，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大騙局。可是張少華居然成了「積極分子」；其二，郝斌在順義社教時打擊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原因只是李訥反對郝用壞人當幹部，可是郝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積極分子』。」

康生同志下了結論說張承先犯了右傾路線錯誤，6·18事件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伯達同志提出兩個建議：其一，建議市委撤銷張承先工作組。其二，建議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自己起來鬧革命。李雪峰作了一些檢查，說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對張承先不瞭解等等。大會反映了階級鬥爭的劇烈。

上午，座談了昨天的大辯論。市委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趙唯里同志作為觀察員，來我校幫助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籌備組織。下午4點多由聶元梓同志主持的座談會，討論這個籌備組織的成員組成問題。明天，我們打算對前一階段的辯論作個小結。談談我們小組和個人在這一階段的戰鬥中取得了甚麼成績，還有那些存在問題，以便今後更好地投入戰鬥。主席說：「不要等到問題成了堆，鬧出了許多亂子，然後才去解決。領導一定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後面。」

7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本系選舉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委員，大家一致同意聶元梓為本系委員。

小組討論，總結上階段戰鬥經驗。從整個組來說，我們的戰鬥是活躍的。學毛著是抓得很緊的，但活學活用不夠。思想敞開了，觀點擺出來了，也展開了辯論。就我個人來說：

一、學毛著不夠。表現在《張承先同志，如果你不革命，我們就

不要你領導》，結論是正確的，但是沒有擺事實，講道理。

二、沒有「敢」字當頭。表現在：建議中央由聶元梓為首的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己來領導北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沒有堅持，受到老趙（正義）的影響。

三、沒有把整個組領導好，自覺地啓發他們更好地戰鬥。

四、沒有踴躍參加辯論。

五、和小郭討論配合不夠。

六、總的來說，我們這一仗是打勝了，可是不過硬。同志們意見：1. 學毛著時間要活。2. 領導要抓住分歧點，解決問題——由分歧到統一。3. 全組活躍，普遍寫大字報，方向是正確的，但突出主席思想不夠。4. 大字報的領導、組織不夠。可以組織而沒有組織，沒有發揮集體的戰鬥力。5. 看了大字報以後，分析、議論少。6. 觀點有分歧，但應該放手讓大家去寫。7. 注意勞逸結合。8. 要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9. 意見分歧不要強求統一。10. 堅持學《人民日報》社論。11. 分析當前運動發展的動向，給同志們提出參考意見。引導同志們參加鬥爭。

7月29日 星期五

《人民日報》發表〈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的社論。

社論說：「當群眾的小學生，就要以滿腔的革命熱情，眼睛向下，恭恭敬敬地向群眾請教。要像毛澤東同志經常說的那樣，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先做群眾的學生，然後再做群眾的先生。能不能這樣做，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方法問題，而是一個根本的立場，根本的態度問題，是革命者的世界觀問題。」

「向群眾學習，不僅要多聽，多看，還要多想，多動一動腦筋。就是說，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對群眾提供的多方面的材料和意見進行分析，做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加工製作、整理、提高的功夫，從中發現問題，抓住事物的本質。這樣就能把群眾原來分散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有條理的、系統的、正確的領導意見，然後再回到群眾中去加以實施。」

上午，去人大⁹⁰串聯⁹¹。

7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張承先、張德華⁹²作檢查。

下午，播送劉主席、周總理、鄧總書記在昨天人大會堂講話。

晚上討論講話。要求同志們：

一、領會基本精神：

1. 對工作組的看法。
2. 老革命碰到新問題。
3. 群眾自己起來幹革命。

二、聯繫李雪峰、張承先及自己思想談問題：

1. 毛著學習問題。
2. 討論問題、開會可小組討論，提倡講短話，也不一定每一個人發言。
 - (1) 對工作組的看法問題，允許有一個認識過程。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
 - (2) 對李雪峰問題的看法：應該有調查研究，不能亂下結論，革命精神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
 - (3) 對於辯論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也可以置之不理（如果無關大局）。
 - (4) 保護少數：怎樣看「少數」——對無產階級革命家來說，不是為少數而少數，而是為堅持真理，最後要達到多數！

7月31日 星期日

劉英俊同志說：「革命是大家的事，有你一分，也有我一分。一個人不學習毛主席著作，就少一分革命的力量，這就不是一個人的事啦！」

這就是革命責任感！

有人以為學毛著是個人的事。這是一種資產階級觀點，資產階級總是以「我」為中心來看問題。共產主義戰士劉英俊不這樣認為，他把學毛著看作是幹革命！這樣，也就不是個人的事了。

毛主席說：「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

具有政治的遠見。這些人充滿着鬥爭精神與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着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妄狂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

8月1日 星期一

上午，劉英俊同志生前的連隊指導員來校作英雄事蹟報告。
晚上，解放軍藝術學院來校表演。

8月2日 星期二

搬至一院。
上午討論了資料問題，要上馬了。

8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漫談學習劉英俊。

8月4日 星期四

學習毛主席關於把解放軍辦成一個大學校的指示。這個指示有偉大的現實意義與偉大的歷史意義，是我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總綱，是走向共產主義大道的指路明燈。它的現實意義在於，只有按主席指示去做，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把資產階級的老根挖掉。不然，一條黑線搞掉了，必然會出第二條黑線，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不能最後排除。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在於，指明了消滅三大差別的具體方式，使我們順利地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偉大的共產主義！

我們應立即行動起來，貫徹主席指示：

- 一、把主席指示吃透，在腦中紮根。
- 二、抓好主要矛盾，全力投入文化大革命。

三、兼軍兼農。

毛主席的指示是一個徹底革命的綱領，它全面地、徹底地調動了一個人的積極性，最有效地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我們從主席的指示中，看到了共產主義的新人。

8月4日 星期四 晚8點

萬人大會，批判張承先、張德華。朱德、江青、康生、姚文元、廖承志⁹³等同志參加了大會。江青同志在發言中說，像張承先、張德華這樣的人，應該批倒批臭，鬥倒鬥臭。說他給中央寫的一個簡報是一個反革命的宣言。康生同志說，張承先執行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應該給予清算。康生同志說，5·25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黨的重要歷史文獻。我想這句話可能是主席說的。康生同志還要我們在毛澤東思想原則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班級的分裂也會影響世界革命。關於貧下中農子弟協會，康生和江青同志都認為是多此一舉，會被階級敵人利用，黨團組織就是學校裏的階級組織。

朱德同志叫我們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幹革命，說將來的大學生，不像過去那樣的了，會文會武，亦工亦農。我們這一代是革命的接班人。

8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討論昨天首長指示。

下午，寫大字報。一張是對我們和張承先之間矛盾性質的分析，另一張是關於團結問題的。

8月6日 星期六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

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這樣教導我們。北京大學翻天覆地的群眾革命鬥爭，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偉大真理。誰不懂得這一真理，誰不要群眾，就會被群眾所拋棄。張承先、張德華不正是這樣的人嗎？我們組自運動開始以來，都是緊緊跟着形勢的發展前進的，但這不是由於甚麼領導得好，而是群眾的自覺，群眾的高度的革命熱情。今後我一定要更「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團結廣大同志，幹好革命。

毛主席教導我們：

「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學習和時局》)

我看問題之片面，急躁，除了世界觀尚未徹底改造好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養成分析的習慣，往往感情用事。一事當前，首先不去「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便哇啦哇啦發議論。這樣的議論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毛主席說：「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瞭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這就告訴了我養成分析習慣的兩個重要條件，首先要學好毛澤東思想，然後要作調查研究，熟悉生活。用毛澤東思想分析實際生活，就能得到中肯的結論。才能很好地克服我的暴性子，片面之弊病。才能做到，不僅敢於革命，還要善於革命。

下午，團組織生活，同志們互相交流思想。

這一階段，我在思想中存在的問題大致如下：

一、學習毛著不夠，有時連時間也沒有保證，也沒有很好地聯繫思想，遠遠落後於有些同志。

二、急躁，不善於革命，表現在對有些問題的處理上，如王中發的大字報。

三、和同志們的聯繫不夠，圈子小了些。

四、工作不大膽，怕民主大了。又怕集中，收不攏來，感到左右為難。

五、對有些同志工作中困難的不夠諒解，自己也沒有抓，更沒

有寫。

不忘過去階級苦，
天天要讀主席書；
防微杜漸不變色，
不斷革命是正路。

8月7日 星期日 晨

毛主席
吹響了文化革命的號角，
億萬工農兵奮起狂打閻王廟。
鬥黑幫，揪權威，
牛鬼蛇神威風一地掃。
北大一張革命大字報，
主席點把火，
火星把原燎。
文教戰線開闢新陣地，
革命師生大把學宮鬧。
染缸頓變熊熊爐，
反覆錘煉脫胎又換骨。
誓把私心雜念滅，
放眼世界創新圖！

8月8日 星期一

抗大精神萬歲！抗日軍政大學，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手創的共產主義式的大學。毛主席最近的關於把人民解放軍、把全國各行各業辦成一個大學校，是抗大精神的偉大發展。

我們學生也一定要學習解放軍。主席說：「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主席的英明指示，指出了我們

的辦學方向，道出了廣大革命師生的心裏話。

廣大的革命學生在黨和毛主席的教導下，總是希望通過學校教育，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但是在反革命黑幫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把持下的大學，已經成了修正主義的大染缸，使革命的學生大失所望，北京大學就是最典型的一個。

就我來說吧，我懷着革命的熱情和理想到北大來讀研究生，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北大根本不是搞馬列主義的地方。我對於我原先的專業已無興趣，因此，要求把希臘哲學史改為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批判，但卻遭到資產階級「權威」的種種阻撓，說甚麼「這麼大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搞古希臘的怎麼行？」⁹⁴好在，後來得到哲學系革命左派的支持，才改成了專業。

我們的所謂「研究生」，其實就是蛀書蟲的代名詞，一天到晚，除了讀書之外，便無所事事了。這種脫離當前鬥爭的生活是令人厭煩的。我很快發現，這條路子是行不通的。我開始認識到我讀研究生是走錯了路。我主觀上是為革命來讀書的，客觀上走的卻是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道路。

毛主席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把，北大這個大染缸變成大熔爐了。死腦筋變成活思想了。毛主席發出了把解放軍辦成一個大學校的指示，我們有奔頭了。抗大就是我們的方向，我們一定要走抗大的路，為徹底摧毀舊的教育制度、創造新的教育制度而努力。

下午，去人民大會堂參加集會，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種族歧視的鬥爭，紀念毛主席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發表三週年，堅決支持黑人用革命暴力對付美帝的反革命暴力。周總理、陳副總理⁹⁵等出席，郭沫若、⁹⁶羅伯特·威廉、李敦白、凱爾⁹⁷在會上講了話。

毛主席和外語學院學生王海蓉的談話(摘要)(1965年)(王，團員，主席的侄女，英語專業)——

王：現在我們這裏儘在星期六開會，不是班會，就是幹部會……

主席：回去以後你帶頭造反，星期六你不要回去，開會你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別人會說我破壞學校制度，這是學校制度規定的，星期六一律回去。

主席：甚麼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說，我就是

要破壞制度。

王：這樣不行，會挨批評的。

主席：我看你這個人，將來沒有作為。你怕別人說你破壞制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又怕入不了黨。有甚麼可怕的，最多就是開除。學校是應該允許造反的，回去帶頭造反。

王：人家會說主席的親戚不聽主席的話，帶頭破壞學校制度。人家會說我驕傲自滿，無組織無紀律。

主席：你這個人啊，又怕人家批評你驕傲自滿，又怕人家說你無組織無紀律，你怕甚麼啦！你說正因為我是主席的親戚，我才聽他的話。因為我聽他的話，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講的那個學生，將來可能比你有作為。他就敢不服從學校的制度。我看你們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學。

——有一次談到學習問題——

王：現在都不准看古典小說。我們班上那個幹部子弟他儘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練習英語，他卻看《紅樓夢》。

主席：你讀過《紅樓夢》沒有？

王：讀過。

主席：你喜歡《紅樓夢》中哪個人物？

王：誰也不喜歡！

主席：《紅樓夢》可以讀，是一部好書。讀《紅樓夢》不是讀故事，而是讀歷史，這是一部歷史小說。作者的語言是古典小說中最好的。曹雪芹把那個鳳姐寫活了。鳳姐這個人物寫得好，要你就寫不出來。你要不讀一讀《紅樓夢》，怎麼知道甚麼是封建社會？

讀《紅樓夢》，瞭解四句話：「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賈家）。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請來金陵王（王家）。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薛家）。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史家）。這四句話是讀《紅樓夢》的一個提綱。

——有一次主席請海蓉讀文天祥的詩——

主席：假如敵人把你捉去了，你怎麼辦？

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主席：對了！你回去讀一、二十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點唯物主義的東西，看來你這個人理解水準不高。在學習上不要搞甚麼5分，也不要搞2分，搞個3分、4分就行了。

王：為甚麼不要搞5分呢？

主席：搞5分累死人。不要學那麼多東西，學多了害死人。

讀了上面這個對話，於我教育很大。要造反，要對一切舊思想、舊傳統、舊習慣、舊風俗造反。敢字當頭，革命到底！

8月9日 星期二

各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⁹⁸ (1966年8月8日通過)。晚上參加了毛主席著作講用會，談了我學習這個《決定》的幾點體會。

8月10日 星期三

下午，參加《人民日報》記者座談會，我談了學習《決定》的體會。

8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參考消息》(第3版)有安娜·斯特朗談文化大革命文章〈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巔峰〉一文。其中講到，「他們曾把一個研究生拖下講台，因為他試圖揭露他們的陰謀」。王傑說，斯特朗講的就是我了。

公社⁹⁹第一次宣言：

「公民們！你們的公社已經建立了。3月26日的投票確定了革命的勝利。卑鄙無恥的政權掐着你們的脖子逼迫你們；你們已用合法的自衛把那強迫你們承認的國王、侮辱你們的政府趕出城外。

「現在，甚至你們不想追捕的罪犯，竟以你們的寬大為可欺，幾乎沒有在城門旁邊建立陰謀恢復君主制度的基地。他們在策動內戰；他們在利用一切手段，與所有的壞人狼狽為奸，他們竟敢向外國人求援。我們揭露這些卑鄙的陰謀，請法國和全世界去裁判。

「公民們！你們剛剛為自己建立起一些機關。這些機關能保衛你們免受一切侵害。你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你們剛剛選出來的，靠你們的支持而有了力量的代表，要補救已崩潰的政權所造成的損失。紊亂的工業，停頓的勞動和癱瘓了的公用事業都將獲得巨大的推動力。

「人民選出的人員只有請求人民以信任的態度來支持他們，才能保證共和國的勝利。他們則應該履行自己的職責。」

巴黎公社《公報》1871年3月30日

巴黎公社的綱領性文件「3月18日革命」公告（摘要）：

「昨天尚不為人所知曉的默默無聞的無產者，瞬息間將名震全球。他們在酷愛公理和正義並無限忠誠於法蘭西和共和制度的熱情的激動下，在這種崇高的感情和久經鍛煉的勇氣的影響下，決意挽救遭到奴役的祖國和受到威脅的自由。這就是他們對同時代人和對後代的偉大功績。

「首都的無產者鑒於統治階級的欺騙和叛賣行為，深知自己掌握社會事務管理權以挽救局勢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無產階級面對着它的權利受到經常威脅和它的一切合法要求遭到漠視的情況，看到祖國的瀕於毀滅，自己的一切希望瀕於破滅，深知無可推卸的和絕對的權利要求它掌握祖國的命運並執掌政權來保衛自己的勝利。」

——摘自巴黎公社《政府公報》（1871年3月21日）

8月17日 星期三

小組決定寫一篇《北京公社精神萬歲！》的文章，今天作了討論。

8月18日 星期四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召開首都和外地來京串聯的革命同學的大會。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參加了大會。¹⁰⁰林彪同志、周總理講了話。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我們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上午寫了一張大字報《決不允許黑幫亂說亂動——駁周效亮等同志的謬論》。下午，準備寫有關巴黎公社的選舉制度及巴黎革命群眾對待公社的主人翁態度的大字報。主要配合當前學校運動和存在問題來寫的。

8月19日 星期五

校文革籌委會存在着不少問題，千條萬條就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沒有「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再一條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主席著作沒學好。學毛著應該活學活用，但是，籌委會框子很多，我們一定要造它的反。

8月23日 星期二

戰鼓咚咚，軍號陣陣響，
劃破邊疆，衝過重洋，
主席革命號令，
「決定」、「公報」有力量。
大海起狂瀾，
革命大造反，
中國不變色，
帝國主義喪膽，修正主義完蛋。
紅旗遍野，巨像入雲霄，
七億神州盡舞蹈，
牛鬼蛇神消滅掉，
舊世界一定被掃。

陽光普照，萬代春光。
世界大同定會到，
功勞屬於誰？
萬歲，毛澤東！萬歲，共產黨！

今天，我們研究生一起進城，看小將們造反。小將們勇敢地向舊風俗、舊習慣挑戰，商店櫥窗貼滿了「紅衛兵」們的種種「通牒」。看一個新生事物，首先要看它的大方向，紅衛兵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幹得好，至於一些做法上的缺點是難免的，不必計較，在鬥爭中自然會克服的。善於革命是在敢於革命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從今天起，我也成了一個「紅衛兵」。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8月31日 星期三

東語系的兩個叫喬劍文、杜文革的人寫了張《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的大字報。這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它明目張膽地提出要「取締」(原文)黨團組織形式。晚上我們哲學系在五四廣場組織全校辯論會。我在辯論會上代表幾個同志發了言。我們決不允許反動派造反，一定要把喬、杜的反動氣焰壓下去！

9月2日 星期五

回顧這一階段的工作，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是沒有把主席思想學好。工作一忙，即被衝擊。這樣，許多事情也就沒有做到突出政治。如紅衛兵問題，革命串聯等問題。對紅衛兵的偉大歷史意義，我們的認識是遠遠不足的，把它的缺點看得多一點，優點看得少一點。革命串聯問題，也是如此，一提起這個問題便安不下心，衝擊了政治。

同志間關係，強調團結多了一些，鬥爭少了一些，這也不正常。應該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決不能忽視原則。比較驕傲自大，突出研究生的作用，看自己的優點比較多，看別人的優點就少了，因此，給人一個「獨立大隊」的感覺。個別同志因不能參

加紅衛兵而背上了包袱。精神振作不起來，影響情緒。他們對總支有意見是可以的，但是比較多的歸於客觀原因，而較少觸及自己的靈魂。

每人多少都存在一些問題。

針對這種情況，下午我們過了一次黨團組織生活會。會議開了一半，但是很好，大家暢所欲言。明天繼續開下去。

9月4日 星期日

昨天上午選舉系文革委員會。候選人是從三十多名醞釀出來的人中挑選出來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初步醞釀中我得票157，佔第四位(被選上是無疑的)，丁忠良¹⁰¹得票40多，在候選人中被淘汰了。

在投票前，我要求發言，再次提出丁忠良同學，向大家做了介紹。同時指出我自己存在的問題和缺陷，要求大家讓丁忠良頂替我作候選人。大家同意了。丁忠良同志光榮地被選上了系文革委員會委員。我所以提丁忠良同志是出於革命的責任感。丁忠良同志在各個方面比我要好得多。我們應該把更好的同志選到領導崗位上，讓他們來領導我們幹革命。不管是大官、小官還是普通一兵，最重要的是聽毛主席的話，堅決幹革命。

昨夜又夢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到天安門城樓去見到他了。醒來以後發覺是個夢，感到很可惜。我日夜想見毛主席，可是機會常失，但我又想重要的還是聽毛主席的話，有些人常常見到主席，還要反主席呢！晚上和趙正義同志談及我的入黨問題。老趙說，現在上面還沒有指示，他說，他願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我真高興，我向他表示，我一定好好努力。晚上，醞釀校文革委員，研究生組又提出我，別的系也有提到我的。

9月5日 星期一

今天下午兩點，參加首都各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大會(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江青、楊成武¹⁰²、劉志堅等同志出席了大會。

9月6日 星期二

主席在《吳玉章¹⁰³同志六十壽辰祝詞》中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於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主席的教導是我每日每時都要記得的。堅決不做壞事，要做好事。對人民，對革命有利的事便做，對人民對革命不利的事堅決不做。要做到這一點便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首先要沒有壞思想，才能不做壞事，因為思想是行動的先導。

昨天《人民日報》發表〈用文鬥，不用武鬥〉的社論。社論指出，「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報，進行大辯論，大鳴大放，這些都要動筆，動口。」「動口，動筆，就必須動腦筋，讓群眾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性，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學會文鬥，學會動腦筋，這是一件大事。」

「毛澤東同志歷來告訴革命的人們，要善於用腦筋。他指出『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對我們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來，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用文鬥，不用武鬥，我是完全能想通的。我也從來沒有動手打過人。但是要學會動腦筋這一點我做得很不好。實際我是一個思想懶漢，遇事不願多想，不願多分析，因此，常常憑主觀，憑想當然作判斷，當然錯誤百出。一定要在運動中多讀主席著作，多思考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多寫批判文章。我的不願動筆，也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懶。思想不動，筆就難動了。

當黨的政策已經交給群眾以後，我們就不能用「打就打了」來為自己的違反黨的政策行動辯護，應該像周總理所說那樣，不折不扣地堅持貫徹執行「十六條」。這才是認真負責的態度。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繳階級敵人政治、思想上的槍，這就決定了我們的鬥爭方式所以是文鬥的道理。

下午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稿子〈只有文鬥，才能把敵人徹底鬥倒、鬥垮、鬥臭〉(約稿)，同稿也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拿去了，今晚8:30廣播。稿子寫得不好，不深不透，說明我的政策水準還是很低的。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當我昨天收到大哥的來信以及今天收到江西一位不相識者的來信(長達36頁，並附40多頁的一份材料)以後，我對主席的話的理解是更深刻了。大哥的信附寄了他寫的三張大字報，所揭露的問題真叫人氣憤極了。他是一個從政治到生活都遭迫害的人。我一定支持他到底，並肩戰鬥，直到最後勝利。

江西的一位革命同志的長信是一封血淚信，他詳述了自己遭當權派令人髮指的迫害經過，要求我們聲援他。我已寫好回信。對革命派我們是支持到底的，對保皇派我們是鬥爭到底的。

想起全國各地的許多革命群眾都在遭到資產階級當權派的迫害，我們憤怒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恨不得插翅飛到階級兄弟那裏去，和他們共同戰鬥，把敵人砸個粉碎！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9月7日 星期三

當我讀完了昨天《人民日報》的〈俺永遠聽毛主席的話〉這篇感人肺腑的報道後，怎麼也平靜不下來。老貧農李清瑞的高大形象在腦子中縈迴不息。我馬上重讀了《紀念白求恩》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文章。對，李清瑞大爺「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新人！幾千年來一直被打在地上的農民兄弟一旦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哺育，精神世界是何等光輝奪目！相形之下，資產階級的貴族老爺們是何等的可鄙下賤！解放前，帝國主義的獸兵和國民黨的反動兵痞，可以把農民當狗一樣壓

死，如果一個普通的汽車司機壓死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你不賠命那才怪哩！我們也完全可以設想，如果這位汽車司機壓死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子弟，那麼這個資產階級家屬不在現場哭罵，撫恤不嫌太少，不在社會上惡毒煽動，不把這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司機當作敵人，不把另婚的兒媳看成大逆不道，才是咄咄怪事呢。毛主席說：「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李清瑞與肇事司機、另婚兒媳的新型關係，他的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的根源就在於他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

9月8日 星期四

毛主席說：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

甚麼叫認真？

認真就是用毛澤東思想來觀察一切事物，分析一切事物，就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

認真就是要善於用腦筋，就是要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

認真和嚴肅往往是不可分的。吊兒郎當的作風是永遠不可能辦成一件事的。

我在「認真」兩字上，還得狠下功夫，必須狠批懶漢思想。

9月10日 星期六

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講了一次5·25被圍攻情況。因他們要創作第一張大字報的劇本。

9月15日 星期四

天安門百萬文化革命大軍接受毛主席檢閱。

我本來是到上面去觀禮的，結果乘錯了車，還是在廣場上。很

遺憾，我這樣安慰自己，見毛主席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聽毛主席的話，對毛澤東思想堅信不移，信奉到底。

楨才¹⁰⁴來校，白跑一趟。

9月16日 星期五

下午給新北大文化革命展覽會的講解員講了一下5·25的情況並試聽了一下，也看了一下展覽會。

其中有貧下中農送給我的兩枝鋼筆，很使我感動。他們在信中說，希望我把這兩枝筆作為武器更好地和敵人作戰！貧下中農和我們革命學生真是心連心啊！

9月18日 星期日

在家。楨才、小雅來訪。和代軍談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努力學習毛著，跟上形勢發展，要看大方向。

9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一整天，在京各地研究生開革命串聯大會，出席者一千多人。應同志們要求，我在大會上發了言，僅五分鐘。晚上鬥爭黑幫分子蔣南翔，¹⁰⁵陸平、彭珮雲陪鬥。

9月20日 星期二

昨晚抄大字報《巴黎公社精神萬歲！》，供今天到達的希爾同志¹⁰⁶看。此篇已刊於9月13日《新北大》。

晚上全校鬥陸平。

9月23日 星期五

晚上，寫稿〈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堅決做一個大無畏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民日報》約稿）

收到大哥來信並大字報底稿。他說，到現在他才懂得人生的意義、死的意義。為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準備被人暗殺。

我要向他的鬥爭精神學習。

9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小組鬥湯一介。有成績，但是問題不少，有時顯得被動。下午戰後總結，用毛澤東思想來總結，發現有這樣幾個問題：一、從戰術上重視不夠，表現在調查研究、分析、材料準備不夠，沒有全力以赴。二、沒有充分發動群眾。三、戰鬥的目的性不夠明確。四、到底要批判幾次沒有底。五、沒有把文化革命和國際飯店聯繫起來。六、對鬥黑幫看得太容易了。七、知己知彼不夠。要通盤瞭解，要有攻心戰。八、這一段時間內沒有抓主要矛盾，結果弄得被動。九、湯一介怕的是甚麼，摸得不清楚。

9月26日 星期一

繼續總結。重點應該放在中小型鬥爭會，特別是小型會。

下午3:40接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團(19人)，回答所提問題：

- 一、工作組是北京市委派來的嗎？
- 二、工作組出了甚麼問題？介紹幾個具體例子。
- 三、陸平甚麼時候來北大？(1957下半年)
- 四、姚文¹⁰⁷與北大文革的關係？
- 五、揪出哪些人？
- 六、解散毛選小組，是否根據庸俗化、簡單化、實用主義？
- 七、紅衛兵和北大文革關係。
- 八、紅衛兵和共青團有甚麼關係。
- 九、工作組的立場是甚麼？

十、從歷史看，毛主席曆來對反對派是寬大的，但現在要鬥倒鬥臭，兩者如何理解？是時代不同還是方針變化了？

十一、毛澤東思想在北大已深入人心，為甚麼陸平貫徹修正主義到如此地步？背後有人支持沒有？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集體學習〈毛澤東思想指揮我們戰鬥——記32111無產階級革命英雄主義鑽井隊血戰火海的勇士們〉(1966年9月27日《人民日報》)。重學了《為人民服務》。

對照自己，找了差距。我們覺得自己落後了。決心做32111的革命集體主義的英雄，把研究生班搞成32111的集體。

10月3日 星期一

國慶假期是在家裏過的，我有機會讀完《歐陽海之歌》。

我以為這部書開闢了文學創作的新天地，指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英雄成長的道路，毛澤東時代的英雄本色。它教人們像歐陽海那麼愛憎分明，像歐陽海那樣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像歐陽海那樣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10月4日 星期二

主席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¹⁰⁸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以甚麼做標準呢？以甚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¹⁰⁹

明天要去昌平參加秋收了。臨行前重溫主席的教導，感到特別親切。我們去勞動不是一種機械的工作，而是和廣大貧下中農同呼吸共命運的機會，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的一個機會。我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下去的。因此，應該向廣大的貧下中農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宣傳「十六條」，宣傳毛澤東思想。

10月5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哲學系（一二年級及研究生）到小湯山官牛房生產隊參加秋收。

下午即參加勞動。我參加平溝。勞動量大，很累，這是一種極好的鍛煉，晚上到房東家訪問。

10月6日 星期四

繼續平溝。

過去的一些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關是過來了，但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關鍵之一在於他們沒有和工農相結合，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教訓。

只有和工農相結合，才能最後斷絕個人奮鬥之路。

10月7日 星期五

修水渠。

很累，但是一定要堅持。我沒有經過長期的勞動鍛煉，身體又比較弱，因此和別人相比顯得累得多。他們叫我換輕鬆一點的活，我一定要頂住。今後要多參加勞動，並且要加強體育鍛煉，準備勞動和衛國。

10月9日 星期日

學校裏掀起了一場反對聶元梓的大討論，我們提前返校參加討論。

絕大多數大字報說聶執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我決不能同意這種看法。聶有缺點有錯誤，但她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決不能把延安和西安混為一談。

10月10日 星期一

集體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為《絕不允許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我們是少數派，受圍攻。

10月11日 星期二

我們寫（是由我執筆）的大字報《絕不允許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在昨天的辯論會上宣讀了，引起了轟動。今天早上已經貼了我們許多大字報，說這是一株大毒草，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作，必須徹底批判。

好得很，反就反吧，一個革命者是無所畏懼的。只要是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要是為了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赴湯蹈火也不怕。

複習毛主席的兩段話：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恥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甚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鬥爭愈激烈，就愈須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用歐陽海的話來說，這是關鍵的關鍵。

10月12日 星期三

到現在為止，反對我們的人，扣了這麼些大帽子：「北大的譚立夫¹¹⁰發言」、「大毒草」、「反革命宣言書」、「新保皇派勢力」、「舊教育制度的犧牲者」、「挑動群眾鬥群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作」，並對我個人進行攻擊，罵我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這些我都不去計較，因為就是連罵我們的人，也是要革命的，我們只願意堅持原則問題——高舉兩條路線鬥爭的旗幟，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今天我們又寫了一張大字報：《北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兩條道路鬥爭的形勢和特點》，大家討論，由我執筆又經過反覆討論和修改，質量大大提高。群眾的智慧比個人不知要深廣多少倍。

10月13日 星期四

早上把大字報貼出去了，立即有人來支持我們。

真正的群眾在我們這一邊。他們把我們的《絕不允許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說是革命宣言書，是革命大字報，好得很，並代替我們駁斥了別人的誣蔑。今天的大字報，他們也歡呼是革命的大字報。

當然，反對的也一定會有，我們正在等着瞧。

孫蓬一¹¹¹說，我們應組織一個嚴密的戰鬥組織乘勢擴大影響，把群眾爭取過來。

10月15日 星期六

下午和郭羅基¹¹²同志談這次大辯論，一致認為目前這場辯論的方向不對頭，主攻方應該是張承先、李雪峰，準備寫一張大字報。

我們小組也不是鐵板一塊，隨着鬥爭的發展也必然會反映到我們組來的，目前已有分歧苗頭。

10月16日 星期日

昨晚回家，代軍患淋巴結核不能工作，在家休息（其實是忙碌）。

下午在家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為《主攻方向在哪裏？》。

晚上，聶元梓廣播講話。談到當前這場大辯論的主攻方向應該是張承先、李雪峰。會後我們小組聊了一下，談談對講話的看法。有三派，堅決支持為一派，北大情況複雜，慢慢表示意見為另一派，第三派為蝙蝠派。我是堅決支持這個講話的。

我們第一張大字報的反響至今尚未平息，一直鬧到常委會。好得很，讓你們去評頭品足吧，革命的實踐自然會證明誰是誰非。只要我認為是正確的，我就堅持到底，即使只有一個人也要戰鬥到底。決不做蝙蝠！

10月18日 星期二

目前，必須把李雪峰、張承先在我校貫徹的路線批透。有人說把他們拉來又如何批呢？如果批透了又如何解決我們學校的問題呢？

一、問題首先在於要不要進行批判，既然大家認為張承先的反動路線根本沒有批透，那就有再批的必要，難道我們能容忍一條反動的路線半死不活嗎？不能，我們的口號是徹底打垮，徹底肅清！（從思想上着手）

二、如果批透了李雪峰張承先的反動路線，那麼，就有了一個比較，就能鑒別以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到底執行了一條甚麼路線？否則的話，你連李雪峰、張承先貫徹了一條反動路線還認識不清，你又如何知道聶元梓貫徹了一條反動路線？

現在有人害怕批李雪峰，正說明了我們非批李雪峰不可。

聯繫我校文革組織存在的問題來批判李雪峰，最後就可以對文革組織下一個結論。

中午，有人用反對聶元梓同志的標語貼住了剛貼上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爭論。

為甚麼到現在還有人這樣害怕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反映了甚麼問題，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在京的外地革命師生，據說林彪同志沒有出來，也沒有講話，印發的口號換了三次。

學校裏反應很大，馬上有「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等等大幅標語。

中央的鬥爭是激烈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以劉XX¹¹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是有關中國命運的搏鬥。

10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我們結合毛著學習，觸了觸小組的靈魂，觸了觸我們自己的靈魂。

隨着運動的深入向前發展，鬥爭必然反映到我們小組中來。由於觀點的分歧，也影響了我們的團結。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為了更好地配合戰鬥，我們就須要討論一下。

我是小組的領導，應該有認真的自我批評。

首先是對於這次辯論中出現的分歧，感到有些突然。因為原來是一致的，這種突然的分歧很快就影響了對某些同志的感情。因為在我看來，有些問題是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的，有些問題是可以作直接了當的判斷的。可是有些同志面對辯論緊要關頭，抱一種曖昧的態度。

對有些同志的發言比較敏感。如甚麼要作調查研究呀，對李雪峰不作形式的批判呀，等等，這種敏感就不利於同志間的團結。

以為王樹茂同志太過於謹慎，是不是從反面吸取了教訓。

怎麼辦？

小組意見的分歧，有兩個原因：一是認識上的先後問題，另一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我們組內的反映，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組織形式應該服從於戰鬥的需要，如何更有利於戰鬥，便如何組織，甚至可以打破系、級、班的界線。

不管怎麼樣，能團結在一起，還是團結在一起更好，更有利於戰鬥，如果不能，則分而治之。

四、大串聯

- 西安、成都、重慶、上海
- 聶元梓叫我到「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工作

10月29日 星期六

24日晚上9:45，與陳炳泉、林同華一起離開北京，乘車西行。

25日晚上11點多到達西安。

26日上午，去西安交大，同學已寥寥無幾，看了四五張質量比較好的大字報。

想去延安，但是車票要到30日才發。時間不經濟，只好作罷。

下午有雨，在解放飯館與北大的幾位老師在一起。

27日，遊大雁塔，是唐玄奘藏經的地方。下午設法買去重慶的票。27日晚10:30離西安去重慶。24小時內滴水不進、顆粒不食。29日早上1:40，從成都下來，宿在成都工學院。29日上午去車站買票，定於11月1日上午去渝。我們想在31日走。下午去成都電訊學院參觀訪問得到一些材料。成都有質量的大字報極少。街頭又臭又不整潔，與西安相比，大為遜色，西安的市容是很整潔的。

11月4日 星期五

於重慶追憶幾天。10月30日，早晨身體已感不適，但還去大邑參觀階級教育展覽館。路途艱難，來回長達四小時的敞篷汽車，回來時已有氣無力。但是展覽館給了我極大的教育。劉文彩這個地主、軍閥、惡霸的罪惡，看了叫人作嘔。

晚上看醫生，熱度為38.5℃。

10月31日，小陳、小林去成都大學，杜甫草堂。我遺憾得很，不能去。在家寫了兩封信，看了一些首長講話，中午看病，熱度為39℃。要打四次PNC共80cc。晚上再打時，反應很大，站不住，呼吸困難，只好住院。體溫上升至40.2℃。那天晚上，是病得很厲害的。這裏的醫生、護士、同學的態度極好。

11月1日，本來今天離成去渝，但被我的病拖住了。明天是一定要去的。晚上經再三懇求，醫生才允許我出院。並給我一些貴重的藥和一張上車照顧的證明。

2日4:40起床，去乘7:40去渝的快車。哪知，一進月台車裏已塞滿人了。我們等到晚上5點多的慢車，同樣上不去。後來，幾個好心的同志同意我們從車窗上爬了進去，但是為了這件事，車裏卻大吵大鬧。我很難過，因為車裏的確無插針之地，悶得人簡直無法動彈。但就在這時，我身邊的幾個同志得知我身體不好（是陳炳泉講的），他們居然把最好的座位讓了出來。我感動得哭了，我一定不要坐，我告訴他們，身體已好，旁邊可以站立。他們堅決不同意，把我抱了進去。這些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同學，是四川人。在困難時，他們

發揚這種階級友愛精神。一路上，他們常問我身體適否？並給我打開水。離開時，我沒有向他們說一聲謝謝就走了。但是我心中對他們的感激是無法形容的。我知道，他們是毛澤東教導出來的青年。

3日下午5:15到達重慶，住在體育館。

11月4日，今天上午去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參觀。我們的革命先烈為了新中國經受了多少磨難和犧牲。每一個革命青年都應該捫心自問，我是否有愧於烈士的後代。我是感到慚愧的，有負於烈士對我們的希望。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像革命先烈一樣，對敵要用全身心去恨，對人民對革命要用全身心去愛。展覽館中有許多烈士生前寫的詩都是燦爛光輝的傑作。蔡夢慰烈士的「黑牢詩篇」第五章中的一段：像籠裏的鷹／梳理着他的羽翼／準備迎接那飛翔的日子／長期的幽禁啊／豈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痺／在鐵窗裏面／無時不在磨製着鬥爭的武器／用黃泥搓成的「粉筆」／在地上寫出了講義／你，是學生，也是老師／卡爾、恩格斯、伊里奇、約瑟夫／就像坐在身邊／同大家親密的講敘／毛澤東的話呀／又一遍在心裏重新記憶／再一遍在心裏仔細溫習。毛主席說：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我們在羅世文、車躍先烈士墓前敬獻了一個自製的花圈。車躍先烈士獄中遺稿：「出身貧苦，不可驕傲，創業艱難，不可奢華，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余之不足，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康之國民，則余願已足矣。夫復何恨哉？！」這是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崇高境界。

重慶是個山城，很美。我們起得很早，到處看看。站在嘉陵江畔，我說：薄霧中的嘉陵江像一個蒙着面紗的漂亮少女。林同華馬上批評我說，你的情調不健康啊！快別這麼說！我感到自己失言了。林同華是宗白華的高足，學美學的。以後美學怎麼搞也是一個難題。美感是有階級性的。晨霧中的嘉陵江是美的，恐怕誰也否定不了。但各階級對這美的感受打上本階級的烙印。我的感受是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吧。

11月5日 星期六

中午在臨街的一家小飯店吃飯。四個菜，其中一條長江魚很鮮美，五元錢是陳炳泉請的客。小陳說，我們三個人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互相彌補成一體。其實，他們對我的幫助多多了。林同華會辦事，動作麻利。陳炳泉極其聰明，不愧為王憲鈞的研究生。

11月23日 星期三

我們於11月12日四時許自重慶到達上海。經過了四天四夜的車上生活，艱苦異常，也算是一種鍛煉。

家裏掛着很多毛主席的像，並有中國、世界兩幅大地圖。母親胸前掛着主席頭像及林彪同志的語錄。至於大哥更是忙了，除崗位工作以外，就是忙於革命，常常整夜不眠。現在好了，他從一個人，打到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定名為「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紅旗戰鬥隊」。他是這個組的組長。工人同志常來家集會，母親則負責招待。張平同志稱母親為革命母親，說母親不是明哲保身派，階級感情鮮明，大力支持大哥幹革命。母親進步真快。她把最新最好的被借給紅衛兵用，自己則用破的。這種先人後己的思想是我所不及的。

至今為止，我去過化工、復旦、同濟、交大、周中、師大。周浦中學是昨天去的，13年沒去了，心裏非常激動。一下車，找不到去周中的街。好不容易找到了學校，建築了許多新校舍。看望了唐璐雪和武可桓先生。武先生今年已63歲了，因眼睛不好已退休，他是我過去的班主任。老先生仍像過去一樣純樸。一定叫我吃飯，好意難卻，中飯是在他家吃的。

周中是我學習生活中印象最深的地方，我對她有深厚的感情。

今天去師大，知道聶元梓等同志已來上海。¹¹⁴因她在開會，沒見到。

當前上海兩條路線鬥爭異常激烈。我已作好準備，和同志們一起積極參加鬥爭。

1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去華東師大找聶元梓等同志，找不到。她們去開會了。找到了小林、小陳，我們已參加了聶元梓她們的「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此團的主要成員是我們紅旗兵團，共三四十人。領導人是聶元梓，下設生活組、宣傳組、工廠組、情報材料組。材料組除我們三人外尚有經濟系一同學，據說，我任組長。

我們準備在上海好好戰鬥了。不把上海市委的反動路線打下來決不回北京。晚上，修改《痛打落水狗》一文。大哥去公司，又要一個通宵，明天早晨能回。

11月26日 星期二

陳炳泉、林同華來家，共進午餐。下午去文化廣場一帶看大字報，全是攻擊聶元梓的。後去小陳家，討論今後作戰方案。擬寫一篇目前上海運動阻力的稿子，叫我執筆。晚飯是在小陳的姐姐家吃的。

11月28日 星期四

去師大，遇傅治文、程葆華¹¹⁵等同志，說，找我好幾天，叫我去工作。

下午回家，接聶元梓同志來信，叫我速去巨鹿路總部參加工作。

11月29日 星期五

去巨鹿路總部，遇聶元梓、孫蓬一等同志。孫蓬一談了一下材料工作，並談及學校情況。

1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開戰鬥團全體大會。聶元梓同志分析了上海文化革命的形勢。大家討論如何工作的問題。

下午去上海戲劇學院參加北大在滬「反聶派」同志會見大會。聶和孫在會上講了話，接着回答問題，秩序很亂。

晚上，繼續討論如何辦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分各戰鬥小隊，深入工廠、企業去參加鬥爭，最後通過。

接着選舉總部領導人，大家推選我和另一位同志擔任戰鬥團的領導工作，經我解釋以後才免了。我以為我參加一些具體工作更恰當。能力差，耳朵壞，很不相稱，還是讓別人來擔任更恰當。

12月1日 星期四

總部。和陳、林商量如何辦。大家同意去電車二場。下午即參加紅旗戰鬥隊在新雅飯店召開的骨幹會議。我們三人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工人同志的革命決心令人感動。大家同意，第二天，10點左右進場串聯。

12月2日 星期五

三人進場串聯。上午找工作隊，勉強應付。下午找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座談。起初拒絕，後來交談了三小時。我們的分析是這個隊是保「文革」的。

晚上，林、陳先回去，我留在紅旗戰鬥組接待室，許多工人找我談話。有的邊談邊流淚，我真感動。

9點多和大哥一起回家。在家校對他的大字報的打印稿。10點多，「紅旗戰鬥隊」來兩人，談我們去後不久，發生一次大規模的圍攻。「文革」正副主任、黨團支部書記、紅衛兵領導人及紅衛兵，共五六十人到處搜尋我們，高喊：「北大同學滾出去！」「我們不要包辦代替」「諸葛亮，滾！滾！滾！」結果撲了一個空。

11點多，張平派一紅衛軍來找我們，他很顧慮我們的安全。

12月3日 星期六

一早即去總部找聶元梓同志彙報昨天發生的事，並請示應採取甚麼行動。她同意我們的措施，今天照樣進場，讓他們圍攻，看事態嚴重到何等程度。並建議向工人造反司令部¹¹⁶和炮司¹¹⁷彙報。

9點左右，我們三人進場，馬上遭到包圍。

12月11日 星期日

昨晚大哥又不來睡覺。今天又去出席全市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今天的大會真是感人之極。一早，全市造反派乘着卡車，撐着紅旗，浩浩蕩蕩駛向人民廣場，其氣派可謂壯矣！

下午大會臨近末尾時，我們三人去看了。太好了。我們為上海的工人運動熱烈歡呼，造反派工人同志個個氣宇軒昂，士氣高漲。真像路人所說：保皇派也開過會，哪裏有這樣的氣派呢！會後工人同志進行遊行。戰鼓咚咚，紅旗招展，革命的工人運動氣壯山河！

晚上，我和小林一起去電車二場看看。他們在有軌場開會。到了有軌場，工人同志看到我們個個拍掌歡迎，熱情高漲極了。小林喊：工人運動萬歲！原來是有軌場又有二十多人今天參加「紅旗戰鬥隊」。

回二場時，傳達室的人對我們的態度和過去相比截然相反。他們搬櫈子，倒茶水，問飯吃了沒有，並且有親切的交談，最後熱烈的握手。這和圍攻時是多麼不同啊！群眾動起來了，這是最大鼓舞！後來又碰到王濤和小唐，她們準備到二場去的。

今晚，小林住在我家。大家都為勝利而歡呼，當然我們是提高警惕的，運動是有反覆的。

12月12日 星期一

給中央的報告，從現在的材料中根本寫不出來。

12月13日 星期二

決定開幾個調查會，寫一篇分析上海兩條路線鬥爭的文章。

白天在總部開了兩個調查會。

晚上，我和老顧到新雅飯店開調查會，參加者除二場的人外，還有中學、醫療系統的復員軍人。小林、小陳則在總部繼續開座談會。

1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討論文章的中心思想，繼續分析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

下午討論文章結構。

晚上開始寫作。

1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全天寫作。我的分量很少，我主要的工作是負責文章的串通。

12月16日 星期五

討論文章初稿。基本思想是明確的，但是不夠深刻，不夠上綱，繼續討論，深化修改。

二場造反派的形勢大好，已經發展到將近四百人了。機械學院的造反派昨天、今天都來二場宣傳毛澤東思想。晚上，王濤、李崇澤、岳雅琴、唐文潔四同學來我家討論問題。他們都是正在二場串聯的北大同學。

12月19日 星期日

昨夜舅舅、二哥、阿姐來家。舅舅是個最老實的人，58歲了，卻像一個小姑娘。醫藥費積了卅多元，卻不敢去報銷，說不好意思。二哥也一樣，公交人員坐車按規定是要買票的，但大家都不買，他按規定，一次也不賴。

12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下午3點左右到達北京。我們共三人是乘20日晚上10:30車來北京的。來時我根本沒有思想準備，是20日中午臨時決定，因此，非常匆忙。下午跟電車二場的同志們告別。他們知道我要回北京，臉色突然變得很陰沉，當我告訴他們還要回來時，才開朗起來。

大哥、母親同樣沒有思想準備，但是為了革命，總得到處奔波，這一點他們也是能理解的。我回北京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北京和

北大的形勢，並且和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工人一起辦點事。在北京最多住半個月。

12月26日 星期一

北京形勢大好，革命群眾給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了個迎頭痛擊。逮捕了一小撮狗崽子。北大反聶派首領楊勳¹¹⁸及其弟楊炳章也遭逮捕。「井岡山」紅衛兵，紅聯軍紛紛瓦解，棄甲倒戈，他們受了騙，做了兩個多月的糊塗蟲。

我們又一次獲得了勝利，有人重貼了我們過去寫的大字報(10月10日)《絕不允許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然，鬥爭是曲折的，以後還是會有大大小小的反覆的，我們要作好戰鬥的準備。

12月27日 星期二

下午，小陳與我一起和老丁談原研究生戰鬥小組分裂的原因問題。

老丁認為他們和我們的觀點沒有原則分歧，分裂的原因是由於我的工作方法有問題。這完全是迴避矛盾，我們擺事實講道理，證明觀點是有嚴重分歧的。最後他表面上不得不承認觀點上的分歧，但內心是不服的。

我建議就這個問題雙方開個座談會，弄弄清楚。本來即使觀點完全錯誤，只要認清了，也沒有甚麼了不起，誰能保證自己一輩子不犯錯誤。但是必須老老實實，是甚麼問題，就是甚麼問題。

1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和張紹良¹¹⁹談及分裂問題。他完全傾向於他們。這不奇怪。和老趙(正義)談。趙表示同意我們的觀點，但說，他們還不同於紅聯軍，要好好團結，這是對的。夏劍豸也說，為甚麼早不分遲不分偏偏在這個時候分，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夏是同意我們的看法的。

12月31日 星期六

去市委搞車票，說很困難，叫我們在學校報銷。後與聶元梓同志接電話，才允許了。領120元錢，買票後再上報。

註釋

- 1 上述引語出自1964年8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很多青年人捲入「文革」的重要思想動因。
- 2 興無滅資，「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簡稱。
- 3 反修鬥爭，反對以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為首的思想鬥爭。
- 4 實用主義哲學，美國現代哲學流派，主張「有用即真理」。其代表人物為威廉·詹姆斯、約翰·杜威和悉尼·胡克。
- 5 任華(1911–1998)，貴州安順人。1935年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194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哲學系，獲博士學位。1947年起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他熟悉中國古典文獻，通曉希臘、拉丁、英、德、法、俄等多國語言。著有《現象主義的三種類型》(博士論文)、《歐洲哲學史》(合著)、《現代資產階級的新實在論哲學》等。熊偉先生曾經評論：「任華先生真正的哲學功底很少人能比得上。」(參見《北京大學哲學系史稿》，2004年版，頁263)然而由於社會的制約，任先生空有滿腹經綸，幾乎沒有用武之地。美籍中國學者王浩曾頗有感歎地說：「像任華這樣的人才，為甚麼不能為他創造一些條件，讓他發揮作用呢？」(汪子嵩，〈他不是一個落伍者〉，《讀書》1995年第10期)。我於1964年考取任華先生的研究生，專業是古代希臘哲學。1983年4月我參加北大的一個學術會議，4月8日，偕同章海山(中山大學教授，原北大哲學系周輔成先生的研究生)一起去中關園看望任華先生。他雙日本來就高度近視，其時已全盲。他說五十年代想幹點事，但這個運動那個運動，沒法做研究工作。文革七搞八搞甚麼也做不成。現在一切都好，可眼睛看不見東西了。分別時，他還堅持送我們到門口。1994年，我和兒子一起去拜訪任先生，先生已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但思想明晰，語言清楚。這是最後一次見到先生(照片見頁xxi)。先生的博士論文在文革中都毀掉了，連他自己都不曾保留。2004年，我兒子在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時曾到哈佛大學檔案館將任華先生的博士論文原件複印回來，交給曾任北大哲學系主任的朱德生先生，我很希望未來能出版一本任華先

- 生較完整的哲學論集。
- 6 王傑，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1942年生，山東人。1961年應徵入伍。1965年7月14日王傑在幫助民兵地雷班進行軍事訓練時，炸藥包發生意外事故。他為保護在場民兵，撲向正要爆炸的炸藥包而犧牲。1965年《解放軍報》以「一心為革命」為題刊登了十萬多字的王傑日記。
 - 7 〈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本版，第四卷，頁1192。以下所引此書均為同一版本。
 - 8 〈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1049。
 - 9 皖伯，劉皖伯。曾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作戰。後因凍傷回國治療。1956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時，堅持要求去西藏，直到1986年調回北京，在國家物價局任司長。他是筆者年輕時最要好的同學之一，至今尚有聯繫。
 - 10 麥賢得(1945-)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英雄。1965年在與國民黨海軍的戰鬥中，腦組織受傷而堅守崗位三小時。
 - 11 〈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954。
 - 12 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著有《朱元璋》。「文革」以批判他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序幕。
 - 13 〈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955。
 - 14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17。
 - 15 毛澤東：《沁園春·雪》詞句。
 - 16 楊辛，1922年生，北大哲學系教授，美學家。
 - 17 「物質是感覺的複合嗎？」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批判馬赫在《力學》一書中的一個觀點：物體是感覺的複合。
 - 18 *In Defence of Philosophy* (保衛哲學)，英國哲學家康福斯(M. Cornferth)著。
 - 19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批評的希臘哲學史)，英國哲學家斯退斯(W. T. Stace)著。
 - 20 洪謙(1909-1992)，安徽歙縣人。1926-1927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1927-1929年，在德國學習，後轉赴奧地利，在維也納大學學習數學、物理學和哲學。1934年，以《現代物理學的因果問題》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其導師為維也納學派的創始人石里克教授。1937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1951年任燕京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後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參與籌建了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並任該所第一任所長。

洪謙先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維也納學派哲學》是我國最早系統而準確地介紹邏輯實證主義的一部權威著作。1984年，為表彰洪先生在哲學上做出的卓越貢獻，維也納大學特邀洪謙先生出席紀念他獲得博士學位五十周年紀

念大會。他還主編了《西方古典哲學名著選集》、《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集》、《邏輯實證主義》等書。

1964年我考入北大後，由於我的導師任華先生下鄉搞「四清」，洪先生擔任我的西方哲學原著輔導。一天我和朱光潛先生的研究生老羅一起去洪先生家請教英語，尤其想弄清楚「as」這個詞的多種用法問題。洪先生看了原文又聽了我的問題以後，搖着頭說，你連這幾個「as」都弄不清楚嗎？意即我的英語實在不行。老羅說，孫月才的英語是我們研究生班中最好的。洪先生說：我沒有說他不好，孫月才學英語是很認真的。隨後他從內室搬出一部英語大字典，對「as」的各種用法一一作了解釋。並說，其實也不須要做解釋，你多讀原文，自然會領會其意，學英語要用英語原文詞典，不要用英漢字典。說完，邊喝茶邊踱步問我：你還有幾個「as」？

1968年8月，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後，我被隔離到外文樓。進室一看，都是「反動學術權威」，有馮定、馮友蘭，還有洪謙。我面對洪先生，經常想到我的英語的確不好，連「as」都駕馭不了。

- 21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後，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兼武漢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政協湖北省委員會主席。1958年5月，增補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被關押。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同年底，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8年3月至1992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
- 22 「三家村」。1961年起，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闢了名為〈三家村劄記〉的雜文專欄，作者為《前線》雜誌主編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和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文革起始，即把這些雜文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專欄作者是三大名家，故被批判者稱為「三家村」。
- 23 翦伯贊(1898-1968)，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1937年加入中共。長期從事進步的民主運動。著有《歷史哲學教程》。建國後，於六十年代初，主編出版《中國史綱要》，作為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之用。1968年8月，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後，翦伯贊被關進「牛棚」隔離審查。由於毛澤東的親自干預，才被放回家，但他與夫人很快在家自殺。
- 24 聶元梓等七同志貼的一張大字報，即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中說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七人中除李醒塵外均是中共黨員。聶元梓1921年生於河南省滑縣。1937年去延安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共。時任北京大學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其生平事跡見

《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大字報全文如下：

現在全國人民正在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因在哪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5月8日發表了何明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5月14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地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須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做，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得很細緻，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制，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佈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5月8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做得細緻」。這是甚麼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甚麼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哪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甚麼到現在還這麼幹？你們到底是些甚麼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甚麼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系同志查了1,500卷書，1,400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甚麼「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

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甚麼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倡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制群眾革命，不准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甚麼「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甚麼人，搞的甚麼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保衛黨中央！

保衛毛澤東思想！

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哲學系 聶元梓 宋一秀 夏劍豸 楊克明 趙正義 高雲鵬 李醒塵

1966年5月25日

大字報的真正作者是楊克明。1983年4月我去北大參加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召開的「馬克思主義與人」全國討論會，4月8日曾到蔚秀園訪楊克明。他曾親自告訴我，那張大字報是他起草、並最後定稿的。但他一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這張大字報，馬上感到壞事了。事態的發展果如他所料。

我還問他為甚麼現在改名楊適，他說他本來就叫楊適，楊克明才是後來改的，現在是恢復原名而已。他願意調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當時上海社聯主席李儲文先生也願意促成此事，但終因人事複雜，沒能調成。文革中我與楊屬兩派，但文革後兩人仍有書信往來。他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研究。

- 25 宋碩(1923–1969)，浙江杭縣人。194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同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學委組織部部長，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副書記，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
- 26 陸平(1914–2002)，吉林長春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北京大學畢業。1938年後曾任華北野戰軍三縱政治部主任等職。建國後，曾任鐵道部政治部主任，鐵道部副部長。1957年國務院任命其為北京大學副校長，不久，北京市委決定其任校黨委第一書記。1960年馬寅初校長因其「人口論」挨批判而辭職，陸平被任命為校長。文革中被打倒，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結束後，任國務院七機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2007年北京大學出版《陸平紀念文集》。陸平的女兒陸瑩在接受採訪時說：文革的事情特別難說。因為這個原因，父親沉默了36年。他總說：「不能寫，寫了也沒法發表。」又說：「讓社會和歷史去客觀評價吧。」「一個人默默來到人世間，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也就夠了。」他似乎有很多話要講，但並沒有說出來。(參見2008年3月19日《報刊文摘》〈陸平：憋了很多話要對北大說〉)
- 27 彭珮雲(1929–)，女，湖南瀏陽人。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曾任高校工作委員會常委、辦公室主任、大學科學工作部大學組組長。1964年9月兼任北大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歷任國務院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
- 28 李雪峰(1907–2003)，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1966年6月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1968年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 29 張彥，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 30 湯一介(1927–)是湯用彤先生(1893–1964，國學大師、北大前副校長)之子，時任北大哲學系教師。1965年上半年是哲學系批判吳晗《海瑞罷官》及「三家村」的寫作組組長(筆者也是成員之一)。他比較強調從學術角度進行批判，結果文章都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退回來。湯先生還在寫作組講，以後搞研究，寫文章恐怕都要經過寫作組，不是一個人的事了。在北大社教運動中，他與聶元梓對立，故在文革初期也受到衝擊。文革以後，湯先生以北大教授身分任國際中國哲學會主席，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國孔子學會會長等職。個人著作甚豐，如《郭象與魏晉玄學》、《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儒、釋、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和而不同》等，並主持《儒藏》工程。我曾在多次學術會議上遇到他夫婦倆(他夫人是著名比較文學家樂黛雲)，湯先生仍和藹如初。
- 31 張承先(1915–)山東高苑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結束後歷任國家科委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

- 副主任委員等職。北大大字報事件發生後，由他帶領新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進駐北大。
- 32 《23條》全稱《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共23個條目。這是1965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它第一次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是毛澤東劉少奇二人矛盾激化在理論上、政策上的表現。
- 33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又叫「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清思想的政治運動。中共中央從1963年起首先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以便取得經驗後，推向全國。它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北大的那張激起千層浪的大字報就是由「社教運動」引起的。
- 34 蒙培元，時為馮友蘭先生研究生。文革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專攻中國哲學史。
- 35 這是時為法律系學生的牛輝林流着淚問的，給我很深的印象。牛後來是反聶元梓的「井岡山兵團」的代表人物。他極具演講才能，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後，其命運是極其可悲的。
- 36 1964年下半年，由毛澤東提議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任組長，組員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康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組」會議，擬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提綱主旨是試圖對已經展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加以適當約束，盡量限制在學術範圍之內，不贊成把它變為政治批判。《二月提綱》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 37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全面批判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通知要求「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洗清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通知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總綱領。
- 38 臨湖軒是北大未名湖畔一座園林式的古典建築。原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1876年生於中國，1919年起任美國在中國興辦的燕京大學校長。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國駐中國大使，1949年8月2日離開中國，1962年去世。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於他的出生地杭州。）的住地，後來曾是北大校

長馬寅初(1882–1982，現代著名經濟學家，他的《新人口論》因提倡節制生育、控制人口而遭批判，1979年恢復名譽。)的住地和辦公處。文革中成為一些重要會議的場所。

「臨湖軒」三字為冰心(1900–1999，現代著名女作家，曾是燕京大學學生。)所起，胡適(1891–1962，現代著名學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曾任北大校長。)題寫。

39 孔繁、張恩慈，時為北大哲學系幹部，中共黨員。

40 國際飯店事件，參閱本書〈自序〉中有關介紹。

41 彭真(1902–1997)，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因為抵制對吳晗等人的政治批判，在文革初期即被定為「彭(彭真)羅(羅瑞卿)陸(陸定一)楊(楊尚昆)反黨集團」的首要成員。文革後獲平反，1980年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據李雪峰回憶，1966年5月11日，彭真在遭到陷害的最後時刻，曾態度激昂地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毛主席萬歲的，想以此來為自己辯誣，而不是援用憲法、黨章來保衛自己。文革後，當彭真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後，他最強調憲法是黨、政、軍、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的根本的活動準則；並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基本的重要法律。他曾對人感歎：「解放前，我在國民黨監獄坐了六年牢；解放後，我在自己人的監獄裏坐了九年半牢。這是我們黨不重視法治的報應啊！」(參見2007年12月24日《報刊文摘》〈彭真：從「喊萬歲」到「讀憲法」〉，原文載2007年12月17日《經濟觀察報》，作者雷頤。)

42 當時是有所指的，這就是許立群(1917–2000)。我離許立群有段距離，但形象清晰：穿着灰色中山裝，深色邊框眼鏡，一個文質彬彬的瘦弱書生。他的旁邊是身着白色襯衫，略高、略胖、膚色白晰、慈眉善臉的龔育之(1929–2007)。其時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文革後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1969年夏天我回北大時遇龔的夫人孫小禮先生，問及龔的近況，孫先生說還好，沒有受到大的衝擊，現在西北。八十年代末，正是龔育之就我的一篇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文章徵詢胡喬木的意見。

43 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北大「6·18」事件。當時部分學生認為張承先的工作「右傾」，於是自發起來鬥爭所謂「黑幫分子」。事後，工作組將「6·18」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向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呈送了有關事件經過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中央隨即將此《簡報》批轉全國。由劉少奇(其時尚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擬定的中央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

辦法處理。」但當派工作組這件事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中央文革」即把處理「6·18」事件說成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反革命事件」了。

- 44 王慶淑，文革前為中共北大黨委委員，1957年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1963年初，哲學系總支改選，王慶淑離任，校黨委調聶元梓任哲學系總支書記。王慶淑愛好文藝，黨政工作之餘做一點美學研究工作。《論典型》一文即為她的研究成果。當時批鬥王慶淑的次數較多。我每天在未名湖畔晨跑，經常會遇見她，她的臉是腫的。
- 45 馮定(1902–1983)，浙江慈溪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先後在北方和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調至新四軍。1947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1951年，調任馬列主義學院一分院副院長。1957年，經毛澤東提名調至北京大學，任哲學系教授。文革期間，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文革後，擔任北大哲學系主任、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北京市哲學學會會長、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後，馮定被隔離在外文樓，筆者與他同室鄰鋪。一天睡覺前，我對馮定說：「你怎麼在《平凡的真理》(馮定寫的哲學書，在解放前後產生過巨大影響)中從腦結構開始講哲學問題呢？應該從講階級鬥爭開始。」他用帶浙江口音的普通話回答說：「所以才是修正主義啊！」
- 1969年我回北大，在燕南園和一個本科的同學散步、講話，其時，馮定腋下夾着書正迎面過來。我的同學是馮定專案組組長。他說，馮定有一部《金瓶梅》，是宣紙線裝、分冊精印的，印數很少，供高級幹部看的，要100元一部(當時我的月工資是60元)。他全看了，看完後，一把火燒了。我說你怎麼可以把書燒了？他哈哈笑了。至此，我才真正相信，文革中焚書是實有其事。
- 46 高炬(江青)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1966年5月8日《解放日報》)。何明(關鋒)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1966年5月8日《光明日報》)。兩文標誌着已開始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高度批判鄧拓的《燕山夜話》，和用吳(即吳晗)南(馬南村即鄧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寫的《三家村筍記》。
- 47 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說，由於他家上輩有一代是習武的，故他「有一種愛好，就是收藏舊兵器」。解放後，他把這些舊兵器都捐獻給博物館了。他說：「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內，在舊兵器那一部分中，有許多我能認出來是我收藏過的。」(參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版，頁87。)我懷疑那把木箱裏的大刀也是他收藏的舊兵器，因有顧慮，故推說他兒子放的。不過他在同書中，講到北大紅衛兵時，認為是比較通情達理的，「因為他們還容我解釋，而且還相信我的解釋，到底是北大的紅衛兵」。(參見同上書，頁174。)
- 48 王中發，從北京外貿學院畢業考取熊偉研究生，文革後仍回外貿崗位。
- 49 羅遠鵬，朱光潛的研究生，文革後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

- 50 孫小禮(1932-)北京人，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留校任教。1986年起任北大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科學技術哲學教授。
- 51 樓宇烈(1934-)，浙江嵊縣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古籍整理規劃出版領導小組成員。
- 52 許全興，文革後有《中國現代哲學史》出版。現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有多種毛澤東哲學專著。
- 53 陶鑄(1908-1969)，1926年入黃浦軍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共。參加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轉戰南北。建國後，曾任廣東省省長、國務院副總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1967年1月被清洗。1969年11月被迫害致死。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和《思想、情感、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兩書留世。
- 54 馮友蘭(1895-1990)，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留學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獲哲學博士。1928年至清華大學哲學系，曾任哲學系主任。1952年轉任教於北大哲學系，此後連年遭受批判、自我批判。文革期間遭迫害，也曾參加「評法批儒」。文革後，以84歲高齡重寫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於1990年完成。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馮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學術活動概括為「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編著的《中國哲學史》；1948年以英文寫就的《中國哲學簡史》；其晚年編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寫成於抗戰期間的「六書」即《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標誌着馮友蘭創立了自己的新理學哲學體系，從而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之一。
- 55 張岱年(1909-2004) 1909年5月生於北京，原籍河北省獻縣。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旋即退學，又報考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1933年畢業。1943年任教於私立中國大學。1946年回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1957年被錯劃右派，文革中受衝擊，文革後平反。1935-1936年，張岱年著有50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此書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必讀書。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版。九十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岱年全集》共8卷，2009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曾召開「紀念當代中國傑出哲學專家張岱年誕辰100周年學術座談會」，以緬懷張先生的道德文章、人格精神。
- 56 洪謙，參見1966年2月23日記註。
- 57 任華，參見1966年1月12日記註。
- 58 鄭昕(1905-1974)，安徽廬江人。1924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1927年，赴德國留學，先入柏林大學哲學系，後轉入耶拿大學哲學系。1932年回國，以後一直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49-1952、1956-1966，兩度兼任哲學系主任。

任。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哲學學會副會長等職。鄭昕先生自留德開始深入研究康德哲學。1946年出版《康德學述》。他認為，康德哲學是西方哲學研究中的一道關卡，「超過康德，可能有新的哲學，略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鄭昕先生在1956年曾發表《開放唯心主義》一文，認為不能將哲學史局限於唯物唯心鬥爭的框子裏，而要給它以豐富的內容。他也重視古希臘哲學史，筆者當時的專業就是古希臘哲學史，但1964年的國內形勢已山雨欲來，我怕搞希臘哲學有玩物喪志之嫌，帶着這樣的「革命意識」找到鄭先生，請求改變專業。那是在燕南園他寓所的客廳裏。鄭先生抽着煙斗，從容地聽完我的陳述後便緩緩地站了起來，劈頭來了一句話：「這麼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搞希臘哲學的人怎麼行？」鄭先生是對的。希臘哲學以其豐富的思想 and 偉大的探索精神，吸引着世人的研究興趣，中國是一個世界文明大國，怎可能例外呢？

- 59 黃子通(1887–1979)，浙江嘉興人。畢業於交通大學。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經濟；旋轉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從事大學教學。1927年黃子通與張東蓀、瞿菊農等創刊《哲學評論》，中國始有專門性質的哲學刊物。三十年代入美國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52年由武漢大學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著有《科學方法研究》、《康德研究》等。
- 60 齊良驥(1915–1990)，蒙古族，北京市人。193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此後一直執教於北京大學。齊良驥是康德哲學專家，1957年出版了《康德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方法的批判》，其觀點受蘇聯康德研究的影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表了一系列康德研究的論文，如《康德》、《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啟蒙思想》、《康德哲學中範疇的起源問題》等。他力圖重新認識康德哲學，得到了國際康德研究界的重視。曾受邀參加1990年在美國召開的世界康德會議，惜於健康原因未能成行。晚年期望能對自己一生的康德研究進行總結，其遺稿委託楊適整理，以《康德的知識學》一書於200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 61 張世英(1921–)湖北武漢人。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獲碩士學位。畢業後任教南開大學、武漢大學。1952年至北大任教至今。曾任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現為北大哲學系和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兼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黑格爾全集》中文版主編等職。張世英先生早年以黑格爾哲學研究名世，有《論黑格爾的邏輯學》等著作。文革初期，批吳晗《海瑞罷官》時，我和羅遠鵬(朱光潛研究生)曾去他家請教，張先生明確表示，吳晗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文革以後，張先生研究重點轉向中西哲學的比較和會通，其代表作是《天人之際》和《哲學導論》。它以「萬物一體」為主綱來展開整個哲學體系，是一種原創性的新哲學觀。《江海學刊》(2005·2)曾推出一組「張世英先生學術思想研究」的專題論文，其中也有拙文一篇：《一個民族的現代的哲學系統》。此前拙文《希望哲學：生長能思想的葦

- 草》，對張先生的哲學思想提出一點批評性的意見，張先生把拙文收錄於《歸途》和《我的思想家園》兩書中。
- 62 熊偉(1911–1994)，雲南昆明人，1933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後由張頤先生(1887–1969，北大哲學系教授)資助一古董花瓶，赴德國留學，入弗雷堡大學，師從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193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後，歷任中央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1952年起，轉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熊偉先生是最早向中國介紹海德格爾思想的學者。後人編有《自由的真諦——熊偉文選》。
- 63 周輔成(生年不詳)，北大哲學系教授。曾任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全國倫理學會副會長。主編《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和《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
- 64 宗白華(1897–1986)，江蘇常熟人。1916年入同濟大學學習德國語言文學。1920年赴德留學。在法蘭克福大學、柏林大學學習哲學美學。1925年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52年調入北大哲學系。曾任中華美學學會顧問和中國哲學學會理事。宗白華先生是五四時期著名詩人，1923年即有詩集《流雲》出版。他是中國現代美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著有美學論文集《美學散步》、《藝境》，並有大量譯作，均已收入《宗白華全集》。
- 65 李世繁(1912–1982)，河北昌平人。1932年入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曾任輔仁大學哲學系主任。1952年入北大哲學系。為全國邏輯學會理事。著有《形式邏輯新編》、《辯證邏輯概論》等。
- 66 王憲鈞(1910–1993)，江蘇南京人。1933年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後，繼續讀研究生。1936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1937年、1938年又在維也納大學和德國敏士敦大學進修和研究。1938年回國，任教於西南聯大、清華大學。1952年轉任北大哲學系教授。他主持了中國第一個邏輯學專業，並最先開設了數理邏輯課程，並有專著《數理邏輯引論》聞世。
- 67 沈迺璋(1911–1966)，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心理學系，同年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心理系。1936年赴法國留學，入巴黎大學研究院。1938年回國後，相繼任教於輔仁大學心理系、燕京大學心理系。1966年文革起始即服毒自殺。著有《顏色愛好的民族差異》等，譯著有《實驗心理學》等。
- 68 吳天敏，生平不詳。
- 69 沈履，生年不詳。1918年留學美國。後任清華大學秘書長。解放前夕，與馮友蘭、葉企孫等組成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迎接解放。1952年轉任北京大學心理學專業教授。
- 70 程迺頤，生平不詳。
- 71 桑燦南，生平不詳。
- 72 周先庚(生年不詳)，1930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38–1948年

- 曾任清華大學心理系主任。曾發明四門速示器(The Quadrant Tachiscope)，並寫出論文在第九屆和第十一屆國際心理學會議上宣讀。1952年轉任北大哲學系心理專業教授。
- 73 唐鉞(生年不詳)，1920年在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前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中國心理學會北京市分會理事長。專著有《國政新探》、《西方心理學史大綱》等，譯著有康德的《道德形上學探本》、穆勒的《功用主義》、詹姆士的《心理學原理》等。
- 74 實際是林同華在中山大學讀書時，得到周揚的鼓勵，他在退休後撰寫的〈《美學散步》整編的來龍去脈〉(2010·3·25《社會科學報》)一文中，對此事有客觀的記述。
- 75 陳必陶等同志為北大地球物理系學生。他們的大字報《我們對當前運動的看法》的基調是反對工作組眾多的清規戒律，要求進一步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
- 76 《九評》，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聯共產黨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並且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世界歷史教訓。中蘇兩黨這場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許多國家共產黨的分裂，也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 77 鄧先生指鄧艾民(1920–1984)，湖南邵陽人。1939–1945年就學於西南聯大哲學系。1946年起先後任職於北京「西洋哲學編譯委員會」、教育部大學司。1956年調入北大哲學系。1958–1966年任哲學系副主任。有專著《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等。
- 78 劉英俊，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1945年生，吉林長春人。1962年入伍。1966年3月15日，在執行訓練任務時，為救被驚馬所嚇的六名兒童而英勇犧牲。當時劉所在部隊給他追記一等功，追認為中共黨員。
- 79 江青(1914–1991)，原名李雲鶴，山東諸城人。1933年加入中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同年12月被釋。後以藍萍為藝名做電影演員。1937年到延安，改名江青。1938年同毛澤東結婚。1949年後，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等職。文革開始即被任命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後在中共第九次及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文革中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1976年10月被逮捕。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83年減為無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自殺身亡。
- 80 康生(1898–1975)，山東人。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職。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中央副主席。製造

- 了大批冤案。1980年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 81 陳伯達(1905–1989)，福建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任毛主席秘書。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總編輯等。文革初期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事件發生後被捕。198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刑18年。
- 82 李雪峰，參見1966年5月25日記註。
- 83 劉志堅，時為中央文革成員。
- 84 曹荻秋(1909–1976)，四川資陽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市長。1929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等職，文革中被誣陷為「叛徒」，1976年3月去世，1978年為其平反。
- 85 姚文元(1931–2005)，時為中央文革小組組員。上海「一月革命」後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四人幫」成員之一。1976年10月被逮捕。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
- 86 戚本禹，時為中央文革小組組員，1967年8月被隔離審查，撤銷一切職務。
- 87 張春橋(1917–2005)，時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一月革命」後，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四人幫」成員之一。1976年10月被捕。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83年減為無期徒刑。
- 88 王力(1921–1996)，江蘇淮安人。1939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等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1967年8月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1968年至1982年入秦城監獄，未被正式起訴。有遺稿《王力反思錄》出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 89 張少華(1938–2008)即邵華。時為北大中文系學生。1960年和毛主席次子毛岸青結婚。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其父陳振亞，是1927年參加平江起義的老紅軍，抗日戰爭時期為新疆反動軍閥盛世才殺害。其母張文秋，是湖北京山縣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次萬人大會第二天，中文系有人貼出大字報，說邵華聽到江青點她名時，當即離開會場返回寢室，帶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出走北大。邵華此後一直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粉碎「四人幫」。
- 90 人大，即中國人民大學。
- 91 串聯，為了全面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北京的大中學生可以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外地的大中學生可以到北京來「取經」，時稱「紅衛兵大串聯」。毛澤東多次在天安門接見各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
- 92 張德華，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北大文革工作組副組長。
- 93 廖承志(1908–1983)，廖仲愷之子。1928年加入中共。1933年參加紅軍，並參

加長征。建國後曾任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在這次大會上，廖承志也講了話。他像朱德一樣迴避工作組、大字報問題。他只講自己。他說戰爭年代他只有一隻箱子的家當，現在已有幾隻箱子，也有傢俱了，因而也就有了私有思想，要批判這種私有思想。

- 94 這是鄭昕先生對我說的話。參見1966年7月7日日記鄭昕註。
- 95 陳副總理即陳毅(1901-1972)，四川至樂人，1923年加入中共。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中共第七至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遺著有《陳毅詩稿》。
- 96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時任全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有《郭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問世。
- 97 羅伯特·威廉、李敦白、凱爾均為在華工作的美國友好人士。
- 98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由中央文革小組負責起草、經毛澤東審定的《十六條》。它規定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這就是文革所特有的所謂「大民主」的方法，實際是民主和法制遭到肆意踐踏。《十六條》表明，這是一個中共中央確認的關於文革的「左」傾錯誤指導方針。它和《5·16通知》一起成為指導文革的一個綱領性文件。
- 99 公社，指巴黎公社。1871年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它是以無產階級民主集中制原則為基礎的新型國家政權。但公社缺乏堅強的領導，缺乏鬥爭經驗，最後失敗。馬克思曾總結公社經驗，指出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 100 這就是著名的「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的盛大集會。其影響深遠。

「紅衛兵」本來是北京一些中學生自發組織，最早出現在6月初。稍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並送上他們寫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兩張大字報。大字報說「革命就是造反」。「修正主義統治學校17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8月1日，毛澤東寫了一封回信，熱烈支援他們「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並進一步強調：「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樣給予熱烈的支持。」信末毛澤東還是提醒紅衛兵「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這封信公開以後，紅

衛兵運動風起雲湧，蔓延全國，於是才有「8·18」的盛大接見。那天毛澤東身穿綠色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和其他中央首長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來自全國的百萬紅衛兵和群眾。林彪講了話：「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偉大創舉，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創舉！」他號召「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8·18」標誌着毛澤東、黨中央公開支持紅衛兵運動。由此，紅衛兵由校園「殺向社會」。社會秩序、民主法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壞。

- 101 丁忠良，時任哲學系研究生黨支部書記，朱光潛研究生，文革後任吉林大學教授。
- 102 楊成武，1930年加入中共，是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幹部。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接任原總長羅瑞卿的地位。
- 103 吳玉章(1878-1966)，四川榮縣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共。1928-1937年被派往蘇聯和西歐工作。1938年回國後，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華北大學校長等職。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等職。
- 104 孫楨才，我的堂哥，解放軍北京某部軍官，也深陷文革之中，文革結束後，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顧問。
- 105 蔣南翔，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
- 106 希爾，時為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
- 107 姚文，即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該文發表於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海瑞罷官》是吳晗寫的一出京劇，反映明朝清官海瑞任應天府巡撫時除霸退田的事跡。吳晗的本意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學習、宣傳海瑞的剛正不阿的精神。但當該劇演出後，江青、康生馬上向毛澤東報告，《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問題有關，要批判。毛澤東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陳伯達等人談話時，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同時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於是針對吳晗及其《海瑞罷官》掀起了一個大規模的政治批判浪潮。這實際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108 《五四運動》(1939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23。
- 109 《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30。
- 110 譚立夫，時為北京工業學院學生，贊成文革中流行一時的一副「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 111 孫蓬一，時為北大哲學系教員，校文化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為烈士遺孤，曾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病貧交加中度過餘生。於廿一世紀初年去世。
- 112 郭羅基(1932-)，時為北大哲學系教員。曾任西哈努克王子教研室主任。文革中

我們是兩派，文革後尚有聯繫。他曾在《人民日報》發表〈政治問題是可討論的〉而挨批判。後調南京大學哲學系，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移居美國。

- 113 劉XX，指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1898–1969)，當時報上還沒有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劉少奇，湖南寧鄉人。1921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回國，曾參加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和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5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參加領導了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天津、東北、華北等地領導黨的地下工作。1932年到中央蘇區。1934年參加長征。1936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委、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194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軍委副主席。解放戰爭時期曾兼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主席。文革開始後，即遭迫害。1968年10月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誣稱「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批准了這個《審查報告》，並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河南開封逝世。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他恢復了名譽。有《劉少奇選集》上、下卷問世。
- 114 聶元梓等人是1969年11月19日到上海，12月16日回北京的。聶元梓為甚麼要去上海呢？1966年11月12日，她曾對毛澤東的女兒李訥說：「全校學生和有些教員、幹部都出去串聯了，學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聯去。」（《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頁173）第二天，李訥告訴聶元梓，「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聯，還希望你多走幾個地方。」（同上書，頁174）時任「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力曾回憶：「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眾組織、學生、工人、機關幹部的造反派連在一起，通過聶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聯，把北京同上海連成一片。」「後來江青又轉達毛主席指示，……聶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眾組織，用北大的群眾的名義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完全作為北大聶元梓領導的群眾組織的身分到上海去做些觀察、聯絡工作，沒有說她的任務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跟聶元梓說時再三叮囑這幾條，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決定。」（《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758–759）簡單說來，聶元梓是自動要求去上海串聯，而又獲得毛澤東的同意的，其目的就是通過聶元梓的串聯，把文革之火燒到上海去。

- 115 傅治文、程葆華均為北大教師。
- 116 工人造反司令部，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其頭頭是時為上海國營十七棉紡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該組織成立於1966年11月9日。成立宣言中提出「我們要奪權」。但當時上海市委不承認它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便以赴北京上告為由，強行登上火車北上，被阻在上海郊區的安亭火車站。王洪文指揮臥軌攔車，阻斷滬甯鐵路交通達30多小時。這就是轟動當時的「安亭事件」。11月12日，張春橋奉中央文革之命到上海，承認「安亭事件」為「革命行動」，「工總司」為「革命的合法群眾組織」。從此，上海出現了紅衛兵之外的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上海大亂特亂，為所謂「一月革命」準備了造反隊伍。
- 117 「炮司」，即「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的簡稱，也是上海有影響的紅衛兵組織。
- 118 楊勳，時為北大經濟系教師。當時，康生曾明確講，楊勳是反革命分子，楊勳遂遭逮捕。其弟楊炳章文革後曾留學美國。楊勳著有《馬寅初傳》。
- 119 張紹良，任繼愈研究生。文革後調任中共中央黨校任教，惜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去世。

1967

1月4日 星期三

本來近日去滬，因須軍訓，準備軍訓以後再去。軍訓是很重要的，要學習人民解放軍的優秀品質。

與郭羅基談研究生分裂問題，他是清楚的。他說，經過一變更清楚了，想不到他們還有這麼一套。

昨天夜裏中央文革陳伯達、江青、王力等同志接見聶元梓等同志。江青同志說，楊勳是個反革命小丑，張恩慈在中央文革工作不合適，這個人作風不正派！伯達講，孔、楊執行了一條反動路線。王力講聶元梓同志做了大量好事，是一面旗幟，革命者應該支持她。伯達講，以後北大應經常保持在2,000人左右，留校搞鬥、批、改。

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及晚上和研究生另一組同志進行座談。我們研究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到底是甚麼？我和陳炳泉先發言，闡明根本原因在於觀點的分歧。他們也的確檢查了自己在鬥爭中受反動路線的影響，觀點上存在的種種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我們團結和合作的起點。蒙培元同志是完全同意我們的看法的，並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按傅洽文說法，我們研究生的團結是很重要的，我們的團結與分裂影響整個學校的形勢。事實也的確如此，組織上和同志們都關心我們研究生的團結問題。

1月13日 星期五

於9日離開北京，11日晨4點多到達上海。同來的除我外尚有陳炳泉、羅君。

11日下午去二場，二場黨政工會等已經全部奪權，掌握在左派手裏。大哥在「發號施令」了。變化之大真難以設想。去巨鹿路總部，瞭解了一些情況，看來團的工作遭到了一些困難，造反派內部存在着矛盾，某些組織在排斥我們。但我們團內也有些不爭氣，最近發表的兩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都沒有我們簽名。

12日上午寫完《人民日報》的約稿〈徹底清除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下午來總部。

13日下午與小林、小陳去清華「井岡山」，¹瞭解一些情況，特別是造反派內部矛盾問題。

一、「捍衛團」在上海

- 我擔任「捍衛團」負責人
- 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指揮上海「文革」
- 參與「一月革命」奪權運動，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團部開會，建立組織機構。由我總負責，還有黃心川、²林同華一起參加領導工作。討論了當前的一些重要問題：

一、抓好農民問題；二、批判劉鄧問題；三、改組市委問題；四、造反派內部矛盾問題。

我的擔子是很重的。我向同志們說明了我任這個工作是力不能及的，有種種局限性。但大家還是叫我幹。我一定要更好地學習好毛著，依靠大家一起向反動路線開火。大家信心很足。下午和陳炳泉一起去二場，委託他們給我們到工廠中弄房子，因為我們準備把總部遷到工廠去。晚上總部開會。對於當前的主要工作讓大家發表意見。

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和黃心川、林同華等四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市委。市委於今天早晨3點多讓三司、二司³「接管」了。我們去看看情況，聽聽意見。其實市委也早已有造反派⁴在活動了。結果引起了造反派內部的爭吵。這種行動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最好和造反派協商一下，共同行動比較好。

通過這件事，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革命造反派內部的摩擦。這種摩擦不利於鬥爭，當前解決造反派內部的矛盾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下午參加衡山賓館各造反派負責人會議，討論當前上海鬥爭形勢。工人造反司令部負責人說，當前須要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接管問題，再一個是各造反派大聯合問題。參加會議的同志就這兩個問題發了言。我也發了言。我認為當前的要害問題是造反派的大聯合問題。這個問題由內外兩個因素所決定的，外面的因素是，如果造反派不聯合，就不可能徹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內部因素是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如果不解決這些完全可以解決的矛盾，就不可能有效地打擊敵人。如果大聯合解決了，接管問題也就自然好解決（我把今晨接管上海市委作為例子）。大聯合應該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的大聯合。因此我們要學習老三篇，⁵破私立公。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很多同志在發言中都表示贊同我的發言。陳炳泉作了補充發言，着重指出接管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為了更好地把接管工作做好，應該來個大聯合。

1月17日 星期二

下午，參加張春橋、姚文元主持的座談會，主要是關於上海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問題。春橋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春橋同志：造反以後，《支部生活》第一期中，林彪同志、陳伯達同志講話要學一學，不僅讀幾遍，還要討論。江青同志、總理的講話也要學。古田會議決議現在拿出來看更有意思，完全適合我們

的情況，離開了毛主席的思想，沒法把我們的隊伍建設好。中學中出現的情況並不奇怪，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用毛主席思想統一起來。今年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是毛主席講的。《紅旗》關於大聯合的文章⁶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看過。這是對上海經驗的總結。要做的事情很多，許多地方資本主義勢力還很有力。今後還有許多反覆，甚至大反覆，不要以為這下子好了。看得遠一點，看得高一點，我們內部的矛盾就沒有甚麼了不起。

姚文元：毛主席主張弄一個紅衛兵條例。經濟主義，是對紅衛兵的一個考驗。

春橋：現在紙張非常緊張，《解放日報》、《文匯報》下半年能否印都成問題。毛主席在「12·25」說，要起草一個紅衛兵條例，目的是要艱苦奮鬥。現在給革命左派大量金錢，這是對革命左派的腐蝕。左派要經得起考驗。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艱苦奮鬥。現在紅衛兵長征帶半導體收音機，帶照相機。一面又說要學紅軍的艱苦奮鬥，一面又帶半導體等，這怎麼行！

宣傳車沒效果，要調查研究。宣傳車只能造聲勢。宣傳應先做小學生。真正有效果，是真正深入到群眾中去，進行調查，做具體的工作，現在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做這個工作。要學習反對黨八股，毛主席的這個思想沒學到手。

現在上海紙張非常緊張，我曾建議能否把上海造反派的報紙統一一下，在《文匯報》、《解放日報》劃個園地。

1月18日 星期三

修改討論一個就農民運動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個文件是由我們團發起的。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去《文匯報》瞭解情況。晚上，就《解放日報》、《文匯報》重新發表毛主席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寫了一個評論。《解放日報》要這個東西。

1月20日 星期五

經過了一場艱巨的鬥爭，我團發起的〈堅決支持革命農民運動，徹底摧毀反革命經濟主義！——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終於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了。並且在下午和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續播送了三次。這個文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有關農民運動的第一個重要文件。

今天在上海縣、松江縣跑了一趟。主要是瞭解農民對這個文件的反應。晚上去《解放日報》反映情況，並定稿〈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以紅文的筆名發表。

1月21日 星期六

去寶山縣，繼續和農民座談，中午回來。

陳丕顯⁷和他的秘書來總部，小萬以熱開水相待，談得很好。據說本市造反派追得他緊，他來避一避。

1月22日 星期日

李醒塵⁸帶了一批人來，準備在上海建立北大文革駐滬聯絡站，把現有人員全部包括進去。現在的「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火種兵團」都取消，這一主張遭到我團全體同志反對。我們的意見是：

一、應該在滬建立文革聯絡站，並領導在滬的各戰鬥團體。

二、在現在情況，不能取消「戰鬥團」，理由是觀點不完全一致，不利於戰鬥。晚上與新來的同志座談，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半夜在餘慶路與李醒塵一起參加由張春橋、姚文元召集的各造反派負責人座談會，主要是關於市委奪權問題。

春橋同志意見，現在奪市委權尚不成熟，須繼續發動群眾，揭露材料，各造反派聯合起來，才能奪大權。

此外講到遊街，認為這是一股歪風，並傳達了主席指示。下跪也是不對的，資產階級都不用，這是封建階級用的。

由張、姚兩人任上海主要負責人，毛主席已同意，但不要公開傳出去。

新北大駐滬聯絡站寫了第一號通令，其中有筆誤，結果招來閉門，貼大字報。其實這是別有用心的人對聯絡站的攻擊。

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去《解放日報》，商談農運專欄問題。下午商談關於農民奪權問題的社論。晚上，發現12月15日印的〈楊永直⁹是甚麼貨色？〉一文內嚴重筆誤，這應由當時的「北京公社」支隊和當時的團領導負責。我們寫了聲明。

1月24日 星期二

《解放日報》刊登了我寫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革命造反派，緊緊地掌握革命和生產的命運〉（署名為：「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紅文」）。下午去《文匯報》談了學生和工農相結合的問題，並到理論部。榮申華¹⁰同志希望能和他們配合參加理論戰線的戰鬥，並給我提供了線索。

1月25日 星期三

和新來的同志一定要團結好，關於戰鬥團的改名問題基本達成協議，稱「新北大文革駐滬聯絡站戰鬥團」（原「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下午寫完《文匯報》的約稿〈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大奪權的偉大勝利！〉

1月26日 星期四

晚上，全團集體學習毛著，解決我們團存在的兩個問題。其一是與聯絡站的關係問題，其二是如何對待我們已取得的成績問題，即第二個告全市人民書的發表。處理敵我矛盾是對我們的考驗，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同樣是對我們的考驗。

1月27日 星期五

蘇修打傷我留法學生，引起我們的極大憤怒。一早便搞傳單，打電話給《人民日報》，並駛出宣傳車進行示威遊行。敵人愈反對，愈證明我們做得對，我們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晚上去《文匯報》，寫作〈無產階級第二次大奪權萬歲！〉

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開團部會議，部署工作，安排問題。下午去開一個新上海公社籌備會。目前上海形勢複雜，出現了一股反張春橋同志的逆流，¹¹須要迎頭痛擊。

1月29日 星期日

去復旦看貼張春橋同志的大字報。

這是一股歪風逆流，須給予堅決回擊！

和聯絡站的同志座談，老李的態度是曖昧動搖的。

我們要立刻表態，堅決支持張春橋同志！

1月30日 星期一

中央文革急電認為反張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人民日報》1月29日轉載了《解放日報》1月24日我寫的那篇古田決議學習體會，改名為〈聯合的基礎，奪權的保證〉。

1月31日 星期二

《紅旗》第三期發表重要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是一篇對當前鬥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文件。晚上根據社論精神寫〈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完成大奪權的歷史任務〉。

2月1日 星期三

老張來訪，希望他能認真考慮紅衛軍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別

搞下去了，參加原單位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晚上參加一個有關於上海公社宣言的會議。

2月2日 星期四

下午在新華社開「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是上海主要革命左派組織的負責人。

會議討論了《宣言》第一號「通令」，審查了組織等項。這個宣言擬明天發表。

2月3日 星期五

早晨3點接電話，說5點半在武康路有緊急會議。

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了會議。傳達了中央指示，認為發表《宣言》宜慢一步，先把臨時政權機構組織好，接而不管是不行的。經過大家討論原定今天下午的全市性大會延期了。

昨晚接校文革副主任白晨曦電話，問及《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的簽名問題。他同意用「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來簽。他也同意我們不回北京。

2月4日 星期六

下午在上海圖書館參加「上海人民公社」籌備會。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都參加了。

今天確定大會籌備工作，宣言修改小組，給毛主席的致敬電、發言等項工作的負責單位。

晚上，北大文革聯絡站來找我，要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簽署「北大校文革聯絡站」的名。我沒有答應。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團以及上海革命組織的問題。聯絡站不能代表一萬多北大師生，它還末經過戰鬥的考驗。「捍衛團」參加上海人民公社大方向是不會錯的。

2月5日 星期日

全市造反派在人民廣場集會，歡慶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我是主席團成員之一。看到這樣偉大的場面，心情的激動是難以形容的。這是一輩子忘不掉的事件。會上通過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¹²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都參加了大會並講了話。

2月6日 星期一

晚上，文革聯絡站聯合北大其他在滬同學，對我發動了攻勢，迫我在公社宣言上簽名的問題表態。我同意按聶元梓同志指示辦事。他們還宣讀了一個責問「捍衛團」的聯合聲明。這個聲明的內容全是胡說八道，有極其嚴重的方向性錯誤。

他們這樣做是完全脫離群眾的。

2月7日 星期二

要和聯絡站的關係搞好，大方向是一致的。應該聯合起來，求大同存小異，共同搞革命。

下午和老李交換了意見。他承認那個聯合聲明是完全錯誤的。

今天公社開第一次委員大會。我團由小林去參加。明天，去工作，我在組織組。

2月8日 星期三

到上海人民公社開會。我們暫被分配到調查組工作，這正是我們所願望。目前公社的事暫由我頂着。

小林、小潘今天去北京，向老聶、老孫彙報情況，以便更好地解決和聯絡站的關係問題。

2月10日 星期五

去7426兵工廠調查。

紅衛軍與造反派對立，局勢緊張，曾發生好幾次武鬥。我是人

民公社派去的，但沒有工作證，也沒有介紹信，因此遭到造反派的非難。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紅衛軍的一次集會上，他們叫我講話，我講了三個問題：一、大聯合，二、不要武鬥，三、抓革命促生產。他們對公社來的人，非常熱情，說明他們對公社的熱愛。

2月11日 星期六

北京來電，捍衛團和聯絡站與聶元梓同志談判結果，聶支持我們「捍衛團」，把老李、老王¹³撤回北京。

2月13日 星期一

下午開公社委員會議，討論了兩個通告。一個是關於學習毛著和黑龍江省奪權經驗的通告，一個是關於正確對待幹部的通告。

中央軍委已有通知，¹⁴20日以前駐外地的聯絡站一律撤銷，人員全部返回原單位。

2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文匯報》發表了我寫的〈無產階級第二次大奪權萬歲！〉一文，是以團的名義發表的。這不恰當。因為這篇文章並沒有在全團通過，也沒有預先通知我用團的名義發表。不過我想，大方向是正確的，觀點有甚麼錯誤，仍由我個人負責。

2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開了個會，安排了一下工作。我團決定於2月28日撤離上海。返京前須做下列工作：

- 一、整風工作，思想總結；
- 二、寫一份工總司問題的材料，¹⁵尚須繼續調查；
- 三、農運總結；
- 四、向上海人民告別書。

2月20日 星期一

與陳炳泉一起去二場，同大哥談談。看來他們的領導核心存在着一些問題，主要是思想不純。交通局叫大哥去工作，我是同意的。

回校後，叫幹甚麼就幹甚麼。我怕當幹部，這是錯誤的，是私心雜念的反映。正像母親所說，當群眾穩當點，但是幹革命無人領頭也不行，誰也不想當幹部，革命是要遭損失的。

2月21日 星期二

早上，寫完《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向上海人民告別書》，並立即去付印。設計得很好。左邊是毛主席的立像，右邊是主席詞《滿江紅》，下面是告別書。24日可以向全市散發。

買十套毛選，準備分送「工司」、「農司」、「電二場」、「校文革」等單位。

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去印刷四廠校對《告別書》。下午買五令紙(200多元錢)，準備印告別書。告別書由三萬減到一萬，主要從節約國家物資出發。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我們團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拍了張照片。這是有歷史意義的。

下午，出席文化廣場召開的全面大奪權的誓師大會。張春橋、姚文元等同志參加了大會，並講了話，我代表我們戰鬥團參加主席團。今天通過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¹⁶的決議。

2月25日 星期五

下午，全團整風，對團和領導同志提出批評。

我們團在上海的戰鬥，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但存在着不少缺點和錯誤。一、突出政治不夠，沒有很好學習毛著。這是老話，為甚麼常發生，說明我們的思想意識不純。二、驕傲自大，有所改進，尚有表現，對內對外都有。三、聽不進不同意見，團結大多數不夠。四、對聯絡站的關係上，表現出小團體主義傾向，儘管我們總的處理方法是正確的。五、有安排不恰當的現象。

做任何工作，到最後總有一大堆意見。這對於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好事，從中吸取教訓，提高一步，更好地為革命事業奮鬥。

我們這次會開得很成功，比過去要謙虛多了，真正認識了自己存在的問題。

晚上，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接見外地駐滬聯絡站負責同志，談中央關於撤銷聯絡站的問題。中央的通知草案交給大家討論。大家的意見是撤，盡快撤！

對於4月份開始的串聯，大家都反對。

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討論「工總司」的問題。

根據工作需要，決定延期到5日，把全團撤銷。

大哥來團，給我們拍了幾個照片。

2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是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週年紀念。《解放日報》刊登了我寫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完成奪權、掌權的歷史任務〉一文。

我團的告別書出來了，印得很好。印刷費為100多元。這樣全部費用為300多元。

3月2日 星期四

電車二場張平被公革會¹⁷拘留。事情尚未弄清楚。如果張是反革命，應該堅決鎮壓，如果不是反革命，弄清楚就得了。對張，我

們是有所警惕的，我們戰鬥團的同志們早就勸他不要搞紅衛軍了。

如果有人想從張的被拘中撈一根稻草，那就錯了。革命是曲折的。每當困難的時候，便是對革命者的一個考驗機會。

3月3日 星期五

和大哥等二場同志一起去警備司令部、公革會，瞭解張的被拘情況。

警備司令部是支持拘張的。公革會意見是，目前正在調查，待調查清楚以後再下結論。

3月6日 星期一

小林於昨晚回滬。學校正在爭論郭羅基的大字報。¹⁸關於工總司的材料，孫蓬一同志同意我們寫，但不要下結論。下午，討論工總司問題和本團總結。

3月7日 星期二

中午在外灘與團部同志和二場同志拍照留念。

3月9日 星期四

上午最後一次去電車二場向工人同志們告別。最後一次去我們團的總部。晚上，林同華、羅勝、萬陵德同志來我家，向我母親、大哥告別。和大哥談，一定要堅持鬥爭大方向，決不能犯方向性的錯誤，同時要注意策略、政策，注意細節，要朝着完美的無產階級戰士努力。

3月10日 星期五

今天要離滬返京了。要離開戰鬥的上海，離開母親，離開戰友了。我的心是難過的。

我要牢牢記住母親的囑咐，聽毛主席話，幹一輩子革命。對母

親的感情，應化為革命的感情，這才是真正愛母親。大哥、二哥、阿姐、白雲送我至北站。同志們已在車站等我了。革命委員會王龍、「工司」徐美英、八一革委會李慶、第二軍醫大學小張等人都到站歡送我們。他們再三表白，不希望我們離開上海，說我們在上海幹了許多事。其實我們在上海幹的事並不多，且學到了很多東西。原來是乘46次，20點34分的車離滬的。車誤點，大概要到22點半才能上車。

再見吧，戰鬥的上海！

再見吧，我的親人們！

3月13日 星期一

10日那天，一直誤車到晚上11點多。車上很空，一個人佔兩個位置。同志們儘開玩笑，一點不覺勞累。12日清晨3點半到達北京。北京也和上海一樣暖和了。我回來了，家裏人都很高興。紀念章馬上瓜分了。向今給她一枚，不滿意，說：「我要搶！我要偷！」好的全給代軍拿去了，名為「代你保存」！離開上海，離開媽媽、哥哥、姐姐，我心裏是難過的，但革命要緊，我們有的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記住媽媽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就不會犯錯誤。

下午回校。和丁忠良略談，其觀點如原來。

3月14日 星期二

下午，孫蓬一同志和原「捍衛團」的同志見面，介紹學校形勢。

孫說，和研究生另一部分的關係，一、要團結；二、要堅持原則。

李清昆同志的意見是可以不管，讓群眾自己去判斷吧，群眾是最清楚的。他問我們是否願意搞一個組，搜集情況，為校文革發表看法。

3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去清華，氣氛活躍，正在批判《論造反派》這一反動文章。

晚上，聶元梓同志作總結檢查報告，充滿着誠意，觸及靈魂。聶元梓同志的威信更高了。

3月16日 星期四

下午，原「捍衛團」同志一起討論學校形勢。準備寫一張大字報表態。

3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同志們去看「聯動」展覽。我在家起草《郭、徐、侯三同志的整風方向迎合了反動逆流的需要》。傍晚大字報貼出在校園內。晚上開始整風，氣氛活躍，暢所欲言。

3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整風。下午聽聶元梓同志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我們的大字報完全符合聶元梓報告精神。晚上，繼續整風，大家心情舒暢，狠觸靈魂。

8:30 我回家。

3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繼續整風。認為我們團的大方向所以始終正確，是因為我們按主席思想進行獨立思考的結果。下午，修改團的總結，把整風成果總結進去。

3月27日 星期一

須寫一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¹⁹的評論。接大哥來信，列出他們隊的十大問題，說是方向錯了。我和小林、小陳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3月29日 星期三

接大哥來信。收到大哥寄來的工作隊整他的專案集。

他們的權算是送掉了。一面奪，一面送，怎麼會不喪權呢？大哥的政策、策略水準太差，他還不具備一個領導幹部的條件，應該好好地在鬥爭中鍛煉一下。

4月1日 星期六

戚本禹發表批劉少奇的文章。²⁰

4月2日 星期日

在家。楨才來訪，談其在去年8月被打成反革命，直至今年1月平反。下午勞動。

4月6日 星期四

下午，中央廣播台採訪，叫我談去年5月25日的鬥爭情況，說準備寫個東西，對外國廣播。

毛主席於李訥畢業時，送給她自己喜愛的四句話：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²¹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

4月7日 星期五

我從校刊調至批劉指揮部寫作班子，專門搞批判文章。下午，去清華看《清宮秘史》。的確是賣國主義的，十足的賣國主義！

看完電影後，至《人民日報》社，唐平鑄（社長）給我談批劉應注意的問題。²²

4月10日 星期一

昨晚11點半左右，由王濤代轉給我一份電報。全文如下：「孫月潮被打成反革命今被捕火速解決電二紅旗隊員童昭。」電報是8日發的。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逆流在電二的表現。

要鎮靜，這是階級鬥爭。一夜未睡。我個人是無能為力的，我想和聶元梓同志商量一下，希望向中央文革反映一下情況，如有必要回上海去瞭解一些情況，做些群眾工作。主要還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我哥哥是革命的，他總有一天要獲得徹底的解放。

今天和代軍兩人寫了四封信，是給母親、二姐、阿毅、陸珍同志的。收到大哥寄我的一網材料，是他過去寫的大字報和工作隊的檢查，這些東西很有用。下午楨才哥來我處，他們是來參加鬥爭王光美的。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別有用心地抓住革命群眾組織前進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極力誇大，肆意歪曲，甚至無中生有，製造謠言，拼命往他們臉上抹黑，企圖把他們一棍子打死。他們並且暗中操縱，竭力扶植已經垮了台的『保字號』組織，使他們死灰復燃，重新抬頭，壓制無產階級革命派，把一些革命闖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他們這樣幹，就是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復。我們人民解放軍在支援左派工作中，必須充分地認識和重視這個問題。否則，就會犯絕大的錯誤。我們應該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派，指向本地區、本部門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要堅決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撐腰。我們誓同左派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這好像是在為電二「紅旗戰鬥隊」及我哥哥辯護。

4月11日 星期二

毛主席教導我們：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大哥被打成「反革命」，被捕沒有甚麼了不起，如果他是真革命的話，他就無所畏懼，戰鬥到底，幹革命不怕犧牲，怕犧牲就不幹革命了。每當革命的緊要關頭，敬愛的領袖總是在不斷地鼓勵我們，我們也不能辜負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

上午，收到一些傳單（不知是哪一部門，哪一個人寄的，信封上只署：「上海市：4·8」）這張傳單是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寫的，題為：《電車二場「紅旗戰鬥隊」孫月潮、袁華等主要頭頭的嚴重罪行》，通篇是謬論，完全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說話，長保守派志氣，滅革命派威風。我將原文抄錄，向中央文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彙報。

即使全部「罪行」屬實也決不是反革命，這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了也如此說的，它只能騙騙一些不懂政策的人。

孫蓬一同志的意見是叫我寫一個詳細的報告給姚文元同志，姚文元同志最近要來北大作報告。

今天寫了一天報告。上午武維琴²³來，看了那張傳單說，即使全是事實也不是反革命，不應逮捕。晚上，岳雅琴、唐文潔、李崇澤、萬陵德來訪，詢及大哥事，看了傳單無不氣憤，一定要去上海，當然這是不現實的。

4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看到王前²⁴同志（劉少奇前妻）的一張大字報《憤怒的控訴，無情的揭發》。其中談到她1947年與劉少奇離婚，臨離延安時與毛主席告別，毛主席對她說的一句話：「去吧！不要愛一個人，去愛廣大人民吧！」我看到這裏，熱淚盈眶。

毛主席，我一定跟你走，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宣傳你的思想時即使犯錯誤，我也不怕，因為我是為了保衛毛澤東思想。

給姚文元同志的報告已寫好，共25頁約5,000字。

收到阿姐、阿當各一信，並老陸同志一信，談及大哥被逮前後情況。「紅旗戰鬥隊」的同志常去看我母親，他們敢怒不敢言，他們反映對方是有後台的。

晚上孫蓬一同志作戰鬥動員報告。因為目前又掀起了一股反聶元梓反新北大的逆流。這股逆流的主角是地院東方紅²⁵的一小撮混蛋。我們必須把他們打下去！

4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收到電二「紅旗」小孫來電，電文全文如下：「二場危急連續捕人組織渙散恐怖異常我等來求援請等候」。來吧，親愛的革命戰友，我們並肩戰鬥，一定把反動逆流徹底打垮，解放所有革命同志。

給獄中的哥哥的一封信。

親愛的大哥：

在拘捕期間，必須突出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學得更好更深。把學習毛澤東思想看得比吃飯還重要。

革命不是南京路，它是艱苦、曲折、複雜的。抄錄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列寧的教導數則，與獄中親愛的哥哥共勉。

為革命，祝哥哥健康！革命萬歲！

你的弟弟 孫月才

1967·4·13 於北京大學

今天，外單位的革命左派組織的同志們，成千上萬的來我校聲援，表示對毛主席的新北大的強力支持，看了令人激動不已。

深夜，04戰鬥團「慶戰急」戰鬥隊的同志們來訪，談對孫蓬一講話的看法與對目前形勢的估計，我的看法如下：

一、全力支持孫蓬一同志講話，這不是左派內爭，而是革命派與投機派之爭。

二、北大與地質東方紅之爭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北大與學部吳傳啟²⁶派之爭。關鍵是，即將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權歸誰，真正的摘桃派是吳傳啟他們。

三、地院東方紅，現在已很難說是左派組織。上海「紅革會」是前車之鑒。

四、反聶反新北大是一股逆流，其實是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

五、激烈的鬥爭還在後面，我們一定永遠跟毛主席走，迎頭痛擊逆流。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的精神。

六、謝富治²⁷同志是好的，我看關鋒²⁸有問題。

4月14日 星期五

接老陸信。電車二場白色恐怖，達到嚴重的階級報復。但堅定的紅旗隊員們深信真理在他們這一邊，認識到這完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信中談及母親，她說：「您母親是一個好母親，是值得我們愛戴的好母親，孫被拘留，您母親立場還是非常堅定，面露微笑，一點看不出有悲、怕等的表情。」親愛的媽媽，你是一個革命的好媽媽，你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鍛煉成長。一個多愁善感的母親居然變得這樣堅強，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威力。

阿姐來信中說，當媽媽知道大哥被捕時說：「我們不怕，有毛主席！」媽媽的革命精神，使我想起高爾基《母親》中的尼娜·巴甫洛夫娜，多麼相像啊！我要向媽媽學習，在革命鬥爭中鍛煉得更堅強！

紅代會²⁹發表了一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委員會關於目前局勢的嚴正聲明》，矛頭針對新北大。我看了後非常氣憤。便寫了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紅衛兵總部嚴正聲明》(共五點)，駁斥了紅代會的所謂聲明。這個聲明得到聶元梓、孫蓬一的同意，晚上寫完以後就廣播。廣大革命師生一面聽，一面歡呼，聽完以後，到處出現支持這個聲明的大標語。

我們必須擊退反新北大、反聶元梓同志的反革命逆流。但是必須團結大多數。我對於貼清華井岡山的大字報不太滿意，我們應該

團結他們，孤立真正的一小撮，清華與北大誰也不能倒！

要勇敢戰鬥，還必須鎮靜頭腦！決不能滋長任何宗派主義的情緒。

要牢記主席教導：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

4月15日 星期六

今天收到上海電車二場工人梁娣、徐玲同志信。革命的好同志。二場紅旗戰士孫小啟、金為明、朱木根三同志今天到北大，我高興死了。看到革命同志好像看到自己的親人。原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同志也陸續來看他們。

老金、老朱下午去老金的弟弟那裏，他的弟弟在部隊裏。

據孫講，約200名造反隊員沒退隊，其中100名是堅強的。這給了我們極大的希望，這個數目不少啊，完全可以重新戰鬥。

當務之急是組織隊員重新戰鬥，不怕來自哪一方面的壓力。只有鬥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我們初步準備做下列事情：

- 一、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況。
- 二、寫報告給張、姚。
- 三、盡可能去人。

聶元梓同志講最近有指示，不要另外派人。孫蓬一講派調查組要中央批，但准許我一個人去上海。

昨晚中央文革陳伯達、江青等同志和首都紅代會的同志們進行了座談，認為北大與地院東方紅都有缺點，兩家的分歧是左派之間的矛盾，應該注意大方向。關鋒是好的。

北大對謝富治同志的態度有錯誤。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指示，應該虛心檢查各自存在的問題。

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也有缺點，應該吸取教訓。多做調查研究，用主席思想來進行分析判斷。

4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8點與老孫等三人走訪中共中央國務院秘書廳文革聯絡站，華東局區14號接待室。接待員劉榮同志。劉同志聽完反映以後，決定打電話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問一問有沒有批准捕孫月潮等人的手續，如果批准了那就要分清敵我，如果不批准或尚未上報，那就不符合中央軍委十條命令。明天下午聽回音。接待時間從8點到10點。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要蔑視它，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必將戰勝這股反動逆流。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歷程中走過多少曲折艱險的道路，有多少中華兒女為了解放全國苦難同胞而坐牢、砍頭，但是敵人終於失敗了。我們的革命先烈雖死猶榮。「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毛主席啊！有您掌舵，中國共產主義一定實現，世界革命一定勝利！有您撐腰，我們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誓與反革命復辟逆流爭天下。在困難的時候，更要發揚革命樂觀主義。「我們的情況概括地說來就是：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輝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4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寫《強烈抗議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非法拘捕電車二場「紅旗戰鬥隊」負責人孫月潮同志》。約5,000字。下午與代軍一起去中央文革聯絡站。劉榮同志已經給上海打過電話，對方是虹口區武裝部姓夏的，以及區公安局周金正同志（一處）。他們的意見如下：

- 一、拘捕孫月潮是經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准的；
- 二、孫月潮是拘留，是否反革命分子沒有下結論；
- 三、電二「紅旗戰鬥隊」沒有被打成反動組織，「大方向錯了」等是群眾議論；
- 四、武裝部對「電二」三派都做了工作，「紅旗」正在進行改選；
- 五、繼拘捕孫月潮後尚要捕孫小啟等八人，無此事，這是群眾的議論；
- 六、從抓革命、促生產出發，望孫小啟等三同志速回上海。

劉榮同志並遞交給我交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秘書廳 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
編號011547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你市虹口區電車二場孫小啟、金為明等於4月17日來京反映，他們紅旗戰鬥隊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鬥爭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抵制了反革命經濟主義黑風，反擊了炮打張春橋同志的逆流。堅決擁護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始終不忘抓革命促生產。但也犯了一些錯誤。一、打擊面擴大，下放了不應下放的人員，二、奪了民兵的權，三、鬥爭了赤衛隊的一些隊員，四、搞了一個不合政策的「革委會」。

公安局根據這些問題，於4月8日將紅旗戰鬥隊頭頭孫月潮、袁華逮捕了。現在保守組織對紅旗戰鬥隊也施加壓力。上述反映問題如果屬實，請你們根據十六條和中央有關政策及規定，調查處理。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秘書廳

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蓋印)

1967年4月18日

4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去中央軍委文革接待站。他們認為最好找上海警備司令部解決，他們可以派人去調查。登了記，要到30日下午才能接見，看來是不可能等到那時候了。

下午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熱烈擁護謝富治同志主持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謝富治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收到一份攻擊電二「紅旗戰鬥隊」及孫月潮的小報。全是謠言，並不奇怪。主席講：「謠言也有別的作用，就是遮眼罩和煙幕彈的作用。政治上的沒落人物在做虧心事的時候，亦常常借謠言來轉移視線，來隱身的。」列寧說：「政治上採取誠實的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採取欺騙的態度，是軟弱的表現。」

歷史和現實證明，靠謠言過日子的最後總是以失敗告終。電二的階級鬥爭極其尖銳、複雜，回上海以後，等待我們的一定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要大膽、細心、機智、勇敢、講究政策、策略，最後一定可以取勝，因為我們是站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的。

青春是可貴的，青春充滿着活力，但是有一種人，把充滿着活力的可貴青春用於吃、喝、玩、樂，結果是金玉其外，敗絮其裏，一生荒廢，對革命毫無貢獻。對我來說，青春就是革命，沒有革命的青春就是接近死亡的老年，就是腐朽的軀體，就是行屍走肉，就是犯罪。為革命可以赴湯蹈火，青春呀，像革命的烈火一樣燃燒吧！

4月30日 星期日

辦好了各種去上海的證明。昨晚12點鐘，上海工總司9人代表團（來北京市取有關工代會的經）來了。徐美英同志說我們戰鬥團離上海第二天，便有人去工總司說我哥哥的壞話了。

下午4點離校返家。

5月2日 星期二

楨才來訪，談去上海事，希望我注意下列各點：

一、去的話主要是為了組織，不是為了月潮個人；拘捕孫月潮，實際上是破壞組織，打擊無產階級革命派。

二、注意安全，從最壞處着想。

三、用中央軍委十條³⁰與他們辯論。

四、先做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再去和武裝部打交道。

5月3日 星期三

晚7點與代軍去中央文革接待站找劉榮同志。記要三點：一、拘孫月潮，如果沒經市革命委員會批准，經調查確實，他可以處理。二、不管是逮捕是拘捕，凡是要捉人就得批准。三、今後有關此事，他可以繼續過問。

5月4日 星期四

乘21次(7:59)直快赴滬，代軍、小孩送至車上。同去的尚有「新北大」駐滬辦事人員五人。

5月5日 星期五

中午12點30分到達上海。金為明、劉化同志以及阿姐來車站接我。站外已有「保字號」盯梢者數人。為安全起，分兩批走。我和老劉至張民同志家。到家後，即和老張等同志研究了一下局勢，4點多，孫小啟、朱木根同志來張家。決定明天去政法指揮部。

母親在二姐家，她老人家身體很健康，說她甚麼也不急，只是生氣，有關方面太不講道理。

晚住二姐家。

盯梢者甚多，沒有甚麼可怕。這只能說明他們心虛，如果真理在他們手裏，為甚麼要幹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呢？

5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與張正林、孫小啟去市革會政法指揮部，他們在學習，故下午重去。接見的是支左接待室姓印的解放軍同志。

等我們講完情況，他顯得很不耐煩。整篇談話，他完全是站在保字號立場，為他們辯護。有幾個問題看出他們的支左工作是存在着問題的：

一、談到大聯合問題，我引用張春橋姚文元同志3月26日的重要講話，他竟說，「張春橋姚文元的講話，我們既沒有聽，也沒有看，也沒有學習！」

二、我說公安局捕了不應捕的人，實際上是打擊了革命群眾組織。他說，我們認為是幫助了革命組織。

三、我說，為甚麼他們要盯梢，搞特務活動。他說：你革命麼，你就不要怕他們盯梢。

四、他說，你到上海來別站錯了隊。

五、問4月8日逮捕孫月潮是否經市革會批准，回答說，你沒有必要知道。經我要求，說查一查，再考慮是否告訴我（下星期一再去問）。

六、現在革命派受到打擊，處境困難。答曰：不可能，革命派總是超過保守勢力，他們愈打擊應該愈強，我們上海的一般情況是這樣。但你能否定在個別地方有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嗎？他無以對答。

該同志態度極不誠懇，無解決問題之意使我們大失所望。我表示，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有中國共產黨，有廣大的人民群眾，有人民解放軍，真理一定弄個水落石出。

盯梢者甚多，我不能去二姐家，直接到控江新村。晚9點40分左右，張民、金為明、錢梁三同志來家，說趕快轉移，外面形勢緊張，大有晚上捉我之勢，因此晚上去金為明家住。在二路車上，又有人盯梢。想不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在有強大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上海市，幹革命竟會這樣困難。階級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

5月7日 星期日

唐文潔同學來家。

晚住金為明家。金為明同志愛人說，在老金去北京時，金的爸爸說，不是沒有吃，沒有穿，錢也有得用了，官也不想當，為甚麼還要造反呢？金回答，如果都這樣想，那就沒有人幹革命了。因為不合理，氣不過，有壞蛋，不按毛主席指示辦事，才要起來革命！才要造反！

5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去政法指揮部，說孫被拘是經市革會批審的。現為拘留，是否出來，要看他在裏面的表現。

5月9日 星期二

北大校文革來特急電報，並長途電話，令我代表聶元梓同志代表北大全體革命師生向上海工總司成立半周年致最熱烈的祝賀；並

以北大校文革代表出席紀念大會。

下午出席這個慶祝大會，在人民廣場。³¹

二、上海「5·10」公安局事件

5月10日 星期三

下午與唐文潔同志同去虹口區公安局及武裝部。

王春局長出來接見。我們談了對拘捕孫月潮的看法，他說正在處理，五月份可以有結果，叫我母親放心。此人態度是誠懇的。武裝部有兩個解放軍出來接見，與其爭論，詞屈理窮，心虛。我們慷慨陳詞：「紅旗戰鬥隊」大方向完全正確，孫月潮遠不夠拘捕條件，其他兩個組織是保守派組織，要大聯合只能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大聯合。

後去電車二場，造反派同志熱情歡迎，保守派乾瞪眼珠。他們不是要揪我嗎？我來了你們揪吧！

晚上接北大校文革電報，令我調查駐滬辦報人員及地院「東方紅」活動情況。

今晚是一個不平凡的晚上。電車二場和三八挫刀廠的革命造反派集合虹口區公安分局門前示威抗議，強烈要求迅速釋放革命闖將孫月潮同志和孫德保同志（三八挫刀廠造反派負責人）。此舉立刻震動全市。

這夜我們沒有睡覺。

5月11日 星期四

虹口區公安分局門前示威力量愈來愈大，來支持的兄弟造反派愈來愈多。造反派紅旗招展，喇叭聲揚，遍地遍牆是抗議的標語：「孫月潮同志是革命闖將！」「孫月潮同志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孫

月潮同志是電二的堅強的革命左派！」「強烈要求釋放孫月潮同志！」並向全市發出「緊急呼籲書」和「告全市人民書」。

公安局怕得很，被迫要求和電二談判。並發出一個不像樣子的「我們的態度」，說甚麼派調查組進行複查，如果複查證明不夠拘捕條件，就向孫月潮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如果夠條件就按政策處理。對於這個態度，我們發表聲明加以駁斥。

造反派愈來愈多，到晚上已有30多個單位來支持了。

電二造反隊員在廣播中聲淚俱下地說：「孫月潮同志，你是我們電車二場的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你是革命闖將，你為革命坐牢光榮得很，你被捕前叫我們一心為革命，你自己就是這樣做的。孫月潮同志，你被捕前是我們造反隊的頭頭，現在還是我們造反隊的頭頭！……」說着說着，熱淚橫流……聽者同樣流淚。

據剛放出的革命小將說，孫月潮在牢中很堅定，呼口號，被打得不成樣子，關入地牢。我氣死了，到公安局要見他，被拒。向接待者提出強烈抗義，並質問他許多問題，無詞對答，進行狡辯。

上午與唐文潔兩人去新北大辦事處調查校文革委託事，調查結果立即電北京。

晚上，電二造反隊與公安局兩方談判，同意派調查組。對方提出「工總司」、公交「革聯會」、同濟「東方紅」、交大「反到底」、新北大等組織參與。公安局由周學文和一個姓沈的同志參與。周原站在電二造反隊一面，沈某起初態度生硬，後來聽了造反隊的情況介紹，特別是武裝部幹的壞事，才完全站到造反隊這邊來了。

今天造反隊員又發展了30名，中層幹部參加不少。

5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徐美英同志（剛從北京回來）去我家，我與張正林等六七個人也去了。談到事態問題，她完全支持我們，並設法叫工總司常委蔣同志代表工總司參加調查組。

下午二場與周學文同志會談調查組成員問題。公安局已有變化，插入武裝部。我們不同意，武裝部是事實上的原告，無權加

入，談判最後破裂，周是代表公安局來的，他個人是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的。

5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公安分局內部的革命派約電二造反派和我商談他們內部造反問題。他們希望一旦起來造反，得到我們的支持。看來他們框框和顧慮很多。

晚至電二，周學文、孫連志（公安局內部革命派，被委託為與電二造反派談判的公安局代表）兩同志與電二造反隊代表會談孫月潮釋放問題。周學文同志說，他們今天向市革會和市政法指揮部彙報了昨天會談內容，並且表明自己的態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作出決定，立即釋放孫月潮、孫德保兩同志，並且要有關方面對他們兩人賠禮道歉，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關於孫月潮的釋放問題，雙方達成如下協議：

一、公安局虹口分局必須承認5月10日電二造反隊抗議拘捕孫月潮同志和示威是一種革命的行動。

二、公安局必須對孫月潮同志賠禮道歉、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銷毀關於孫月潮的黑材料，不得轉移隱藏。

三、公安局必須發表有關孫月潮的平反公告。

四、上述條例必須由公安局代表簽名，並於釋放前作現場廣播。

半夜12點多，孫月潮、孫德保兩位革命闖將終於重新獲得自由。當同志們見到孫月潮同志時，都激動得哭起來了。大家擁抱，歡笑。

5月15日 星期一

凌晨4點左右，孫月潮從虹口區公安分局的大門出來了。這時聚集在大門前的群眾都湧動起來了，鑼鼓喧天，爆竹震天響，「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歡呼聲響徹雲霄。人們擁着這兩位革命闖將向前走，他們還把孫月潮抬到頭上，一直送上車，手啊

手，不時地揮送着。車子在人群中慢慢行駛着，先駛到有軌場，一下車，戰友們都擁過來了，說不出的激動，道不完的歡樂。到無軌場，更多的同志來了。大家敲鑼打鼓，爆竹聲中把孫月潮送到控江新村家中。當哥哥和母親擁抱時，大哥也哭了。

今天上午，孫月潮和孫德保戴上光榮花，在鑼鼓聲中，在五輛車的擁送下，遊了數條大街。這是革命造反派的節日，大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大滅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威風。儘管如此，我並不同意這樣做。

下午，人們又把他送到公安局門口，因廣大群眾要見他。全市造反派都來電二慰問孫月潮同志，又有很多單位來訪問他，場內外貼滿了喜報。熱烈慶賀孫月潮同志回場重新投入戰鬥，連把孫月潮曾一度說成是反革命分子的老保組織「硬骨頭戰隊」也貼出喜報。許多單位和大專院校準備成立一個調查團，來調查陷害孫月潮同志的路線，把幕後人物揪出來。

晚與大哥商談，應該冷靜一點，不宜多出去開會講話，首要是吸取經驗教訓，重新戰鬥，絕不能被勝利衝昏頭腦。

5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與老張、唐文潔、陳炳泉以及電二造反隊的一些負責人談如何幹下一步工作的問題。我的意見如下：

- 一、孫月潮應該閉門不出幾天，多出多說，對人對己都有害。
- 二、平反大會不宜全市性的，那樣做是錯誤的。
- 三、不能隨便支持別人，必須有調查研究，否則會被逆流利用。
- 四、不宜從區武裝部開刀，應從區政法組挖根。
- 五、應該戒驕戒躁，作出更大的貢獻。
- 六、加強毛著學習，突出政治。
- 七、精簡機構，常委五人、隊委七人即行。應從鬥爭中提拔幹部，不要靠老本吃飯。

有17個單位組成孫月潮案件調查組，成員大多數是大學，我們派陳炳泉去工作。

下午與公安局周學文、孫連志討論平反問題。大哥須要冷靜，否則定會摔倒。晚，阿毅來了，暢談了一通，許多心裏話過去沒有好好說，這下是個機會了。阿毅也意識到大哥也可能已經出來了，但沒料到出來得這麼快。而且場面這樣大。

5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我們北大三個人出席電二造反隊隊員大會。會前上柴聯司³²表演節目，精彩異常。大會由孫小啟同志報告鬥爭結果。孫月潮講了話，表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光榮首先歸於黨和毛主席，歸於同志們，並表示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革命到底，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黨和毛主席，貢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唐文潔同志也在會上講了話。講話之前，同志們一致要求我們三位北大同志上台和他們見面。

孫小啟告訴我們，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委託他們授於我們三枚袖章，以表示對我們支援上海革命運動的感謝。

5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在有軌場召開座談會，電二造反派和武裝部余部長、公安局王局長交換意見。

余部長王局長在講話中都談到，拘捕孫月潮同志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表示一定徹底平反，賠禮道歉。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電二造反派，對不起孫月潮同志本人，對不起孫月潮同志的家屬。

造反派同志對武裝部提了許多意見，這些意見都是中肯的。

5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武裝部余部長、林政委和市革會的一同志到家裏來慰問大哥和母親。大哥檢查了錯誤，林政委流淚兩次，余部長也是淚汪汪的。母親最後說：解放軍同志，月潮只知道革命，不知道革命的道理，你們好好幫幫他。他們問到我，我不在，在電車二場。

下午，陳炳泉和我與保守組織中的群眾交談，看來他們還是很不理解當前發生的這件事的意義。有的比較清楚，有的則是一塌糊塗。

5月20日 星期六

下午，母親、大哥、阿毅、阿姐和我一起去拍了照片。

晚上，在體育館開「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大會。慰問孫月潮、孫德保等同志。有全市各單位的造反派參加。我在會上也講了話。會後有文藝雜技演出。

上午，武裝部夏參謀等解放軍及公安局有關人員來家慰問大哥和母親，我不在。

5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在電二參加大隊負責人會議，研究當前形勢和任務。

當前的形勢大好，是乘勝追擊的時候。電二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社會上有很大的信譽。正因為這樣我們的能力就適應不了社會上的要求。現在群眾的革命熱情也極其高漲。領導落後於群眾，群眾在看領導。在這種形勢下，必須建立一個健全的領導班子。

「5·10」事件已引起連鎖反應。這種情況，必須作具體分析，對的，堅決支持；錯的，堅決反對。我們在反逆流，必須警惕被逆流利用！事情是複雜的。當前的任務，一個是追逆流的根，另一個是抓場內的大批判大聯合，兩者是統一的，並不矛盾。

5月25日 星期四

熱烈慶祝北京大學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誕生一周年！

發揚「5·25」革命造反精神：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

與地奮鬥，其樂無窮！

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畢生，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5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參加虹口區政法小組、虹口區公安局「給孫月潮同志平反大會」。政法小組副組長，公安局局長王春作了檢查。廣大同志對檢查不滿意，一致要求揪幕後人物。但不管怎樣，這次平反大會，說明我們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王春宣佈給孫月潮同志徹底平反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挽回影響，並宣讀了平反公告，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平反書

我分局於1967年4月8日對工總司電車二場造反隊負責人孫月潮同志錯誤地進行了拘捕審查，對黨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使二場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受到了嚴重打擊，使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受到壓制。我們犯了路線性、方向性的錯誤，為此應給予孫月潮同志徹底平反，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挽回影響，並進一步追查根源。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章)

1967年5月19日

阿毅今天堅持要回蕭山，去前我們討論了大哥的問題，認為要注意這樣幾個問題：

一、大破「私」字。

二、注意政策、策略。

三、克服主觀主義。

四、走好群眾路線。

第一條是根本。

他是乘27日1點25分火車離滬的。白雲也一起回去了。這一分離不知何時再見？

我們分離時的感情是健康的。我們意識着，我們都是戰士，有艱巨的戰鬥任務在等待着我們。我們是兄弟，首先是同志。

阿毅純樸老實，為黨為人民忠心耿耿，是我的好哥哥。

5月27日 星期六

要做一個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蘇聯無產階級的革命詩人向我們發出豪壯的聲明：

我將要來到你們那裏，

來到共產主義的遠方，

但我決不會像，

葉賽寧式的頹廢詩人，

我的詩要到達你們那裏，

繞過諸世紀的頂峰，

並且超越過詩人們，

和各政府底頭顱。

我的詩是會到達的，

然而它到達你們那裏，

既不像，

穿透愛心的那枝箭，

也不像一個寶貴的古錢，

落到錢幣學者手中，

也不像早已沒落了的星星，

只有殘光遙現於天邊。

我的詩將用勞動，

衝突着悠久的歲月，

它的出現，
是沉重的，
粗暴的，
可以摸捉的，
儼如羅馬時代奴隸們，
所建造成的水渠，
直到我們這時日，
才通瀉於人間。

我以為馬雅可夫斯基詩風的格調是崇高的，他至今仍不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詩人。

5月28日 星期日

下午化工³³王延林、周憲武來談，並約我6月2日去化工。

《紅旗》雜誌1967年第9期社論〈偉大的真理，銳利的武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鬥爭，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的鬥爭，而資產階級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行動，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並且總要着重利用文藝這個武器。」這是我們觀察社會階級鬥爭的綱，抓住這個綱，也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

毛主席教導我們：「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準備長期鬥爭。

5月29日 星期一

為《新北大》³⁴編輯部駐滬辦事處寫了一篇紀念「6·1」³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的發言稿。

5月30日 星期二

昨晚北大校文革給電車二場電話，叫我今晨去電有要事。

今天電話內容是：

一、代表聶元梓及校文革參加6·1紀念毛主席批轉「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全市性大會；

二、以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名義和以聶元梓、孫蓬一、陳葆華三人名義給華師大革委會兩封祝賀信，並以這個身分參加大會。

下午，去市革會參加「熱烈歡呼毛主席批轉『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是各造反派負責人。我代表聶元梓同志在會上講了話。

下午接北大校文革電報，電文如下：「請用以下名義寫兩信祝賀華師大革委會成立：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和首都紅代會新北大公社聶元梓、孫蓬一、陳葆華，並以上述身分參加大會。」

5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去《新北大》辦事處，學校來信叫我留滬和關漢清一起負責這個辦事處。我想回校參加戰鬥。

晚上，參加電車二場慶祝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慶祝《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25周年，和上海解放18週年大會。會後有精彩的節目表演。

6月1日 星期四

今天是北京大學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紀念。我心中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正是他老人家在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處於白色恐怖時，親自批轉發表了這張革命的大字報，使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從此解放了。

下午，出席文化廣場全市性的慶祝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紀念大會。這個會開得不像話，市革會裏甚麼人也不來參加，「工總司」來了陳阿大，聽眾陸續不斷地退場。

我沒有在大會上發言，據秘書組說將用書面發言形式出來。

開完大會來化工。化工很熱鬧，兩派鬥爭激烈，我是傾向於「紅旗」的。

6月2日 星期五

和化工的老同事交談一些看法，我以為化工目前的熱鬧，在某一方面來說是一種落後的表現。化工運動發展得較晚，應該從別單位的情況吸取教訓，加速大聯合。

下午，參加由「紅旗公社」組織的「慶祝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紀念大會」。我應邀出席大會，並講了話，談了談這張革命大字報產生的前前後後，以及北大兩條路線鬥爭的簡單歷史。

同志們對於我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會後不久，錄音又放了。

晚上欣賞文藝節目。對於紅衛兵舞蹈我是愈來愈愛看了。此外還有專業劇團的演出，全是富於戰鬥性的精彩的節目。這些節目，充分體現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

6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和小湯、老徐等多人交談化工兩派的問題。大家希望我和老徐談談，把他爭取過來。在談話中，我以為老徐是誠懇的，但還不夠大膽。對老徐這個人，我們應該尊敬，把他爭取過來，有助於化工的大聯合。

6月4日 星期日

接北大陳炳泉信，說上海情況已向孫蓬一彙報。孫表示很滿意，並叫我快點回校。他們意見叫我參加到即將成立的學校革命委員會當中去。我不想進入革委會，還是當我的小兵，我最瞭解自己。

接學校來電，叫我代表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公社參加華師大革委會成立大會。此電已來過一次，其實師大革委會已延期成立。

6月5日 星期一

目前上海的階級鬥爭還是很激烈，我不相信上海沒有逆流，否認有逆流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糊塗蟲！「聯司」的問題已不是小問題，它蘊釀着一場大的鬥爭，得密切注意。得校文革公社電報，令我安排辦事處人員，除六人以外，別的全部回校。

6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去辦事處，研究人員安排問題。得悉化工「野派」來電來人，問及我去化工「紅旗」作報告事，說這樣做，給「紅旗」撈了政治資本。我支持「紅旗」的觀點，這樣做未嘗不可。

得林同華一信，談到北京高校鬥爭情況，異常激烈。信中說「你一定要回來，好在文革委員會，在公社工作，一定要把我們的工作抓起來。」「你快些回來，很多同學都要求你回來，切切。」並寄來「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紀念章一隻，是送給大哥的。

6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去公安局，與王春、周學文兩同志談：

- 一、燒黑材料問題。
- 二、武裝部檢查問題。
- 三、袁華平反問題。
- 四、二場革命形勢問題。

岳雅琴來信，說北京形勢大好，鬥爭複雜。並寫道：「你們寫來的信登在『6·1』專刊上了，大家都特別高興，有的人說，孫月才是好同志，他哥哥也真不簡單！這是群眾的表揚，你們當之無愧！」

由大哥轉交「聯司」材料七份。孫光成在給我的信中要求我會見他們的常委（主要負責人）。我想不太妥當。但我一定把他們的情況帶回北京去研究。

6月8日 星期四

接一特急電報：「學校形勢劇變，請速回。」

下午至辦事處，知昨天有電話來，說陳伯達同志批評老聶、老孫，北大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北京高校內戰北大要負主要責任。這樣又掀了一股反聶反新北大浪潮。

接電報，令撤銷辦事處，人員全部回校。

晚上，羅君（她是奉北京公安局之命來上海公安局調查叛徒情況的）來家，談學校情況。

6月9日 星期五

接到三信，是小陳、小岳、羅勝、小萬寫來的。評述學校情況，希我速回參加第一線戰鬥。我先給他們一信，談及我的看法：並希望他們公佈我這封信。

一、堅決接受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批評。

二、替「井」「紅」翻案是錯誤的，他們是假革命，假造反派！

三、老聶、老孫有錯誤，但他們的主流是好的，我們要幫助他們，保護他們。

四、校文革、公社有錯，但主流也是好的，現在不能成立革委會。

五、新北大紅色政權垮不了，要沉着、堅定，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我急於返校參加戰鬥！

列寧教導我們：「革命者不是那種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才變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種在反動勢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動搖的時候，捍衛革命的原則和口號的人。」³⁶

「想要革命嗎？你們就應當是強者！」³⁷

大哥去辦事處和北大陳葆華通了話，據說陳伯達的秘書於昨天給學校打了電話，對這種企圖把聶元梓、孫蓬一打倒的情況非常惱火。

6月12日 星期一

晨6點，與大哥一起，離開了親愛的媽媽，到二姐家。因為我是秘密離開的，因此東西都放在張家，在張家和他交換了意見，即去火車站，辦事處的同志已到達了。

9點25分正，與大哥及同志們揮手告別，離滬返京了。火車上，常考慮北大形勢問題。

三、北大兩派的分歧與鬥爭

- 我當「新北大公社」負責人
- 反聶元梓的「井岡山兵團」成立，周培源是負責人
- 兩派分歧的焦點在「校文革」的合法性
- 「井岡山兵團」是革命群眾組織嗎？

6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10點正到達北京。到家裏休息了一會，即回學校。代軍在上班，無法會面。

學校亂得很。小陳他們見到我高興死了，他們正在研究對策。晚上，原捍衛團的同志開了個會決定成立「六月天兵」，人員定為十人，不允許別人參加，也不參加別的組織，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戰鬥力。

當前鬥爭的要害，是對立面要把北大的歷史顛倒過來。

6月14日 星期三

今天我們「六月天兵」開始正式活動。

上午討論了聲明。

下午「聯合戰鬥兵團」³⁸找我叫我去當他們兵團的主要負責人，說和李清昆等研究過。我不同意，我還是搞「六月天兵」。我們只有

十個人，兵團有一千多人，但我們十人都是鬥志昂揚、觀點一致的堅定派，戰鬥力是很強的。

晚上，繼續討論修改聲明，並抄成大字報發出。

大字報題為《孫蓬一同志不能打倒！——關於目前學校形勢的聲明》，署名為：新北大公社「六月天兵」。

晚2點半睡覺，很累。

北京公社派，為批判聶元梓同志而開始靜坐，名為革命行動。這是完全錯誤的，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6月15日 星期四

對我們「六月天兵」的大字報已有強烈反應（寫在大字報邊上）：
「堅決支持，0763支隊」，「為孫月才同志大字報叫好」。（北大一兵）
「堅決支持這張革命的大字報，向孫月才學習，向孫月才致敬！」（一兵）

「熱烈歡迎孫月才同志加入66」（無名）

「看問題敏銳、深刻，一針見血，好得很！堅定左派孫月才同志又一次亮相好得很！」（無名）

「這才是真正革命派大字報，堅決支持你們的觀點」（0.3宏）

「堅決支持『六月天兵』這張革命大字報！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無名）

「新北大紅色政權不能垮！」「誓死捍衛無產階級專政！」（03拳）

「『六月天兵』的戰友們，衝鋒號最堅決支持你們！」（二兵）

「真正堅定的左派氣概！」（新北大公社一兵）

「死保孫蓬一決沒有好下場！算了吧。」

「搞吳傳啓後台就是搞關鋒這句話就是出自這位左派孫月才。」
(0362)

「革命造反派就是敢革保，企圖顛倒北大歷史的人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66一兵）

「孫月才的大字報好極了，他是我校的傑出的造反派。雞蛋（指○派北京公社——孫）否定不了吧。」

公社戰士還有一張題為《熱烈歡呼「六月天兵」》；是聯合戰鬥團寫的。從上可知，我們的觀點是為廣大革命同志擁護支持的。聯合戰鬥兵團的核心組又來這裏，希望我去聯合戰鬥兵團任負責人。現在的關鍵，必須把我們的觀點樹起來。下午，寫大字報《6·14 靜坐決不是革命行動！》，是反對他們靜坐的第一張大字報。反應同樣強烈，有贊成有反對。

6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臨湖軒開會，讀了兩個內部材料。並由老聶、老孫等闢了幾則謠言。

下午，人民大會堂，謝富治接見北大各派代表，我本來代表公社去參加，因我剛從上海回校不久，不便發言，所以叫小陳代表我們「六月天兵」去參加了。

謝富治同志的講話，指出了我校當前矛盾的性質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謝副總理還說，孫蓬一不能打倒。這就是我們的看法。

○派的靜坐，今天宣告失敗！

晚上傳達謝副總理的指示講話以後，我代表「六月天兵」發了言。那位主持大會的同志講得不好，說「革命闖將」孫月才同志發言，聽了叫人不舒服。

6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參加聯戰團各團長會議，研究了當前學校的形勢。下午，參加臨湖軒會議，研究今後如何辦？老聶談了目前的形勢，作了四點指示。晚上，同志們繼續寫大字報。

晚11點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全校立即一片歡騰，敲鑼打鼓，進行遊行。中國有了氫彈，大長世界各國人民的志氣，大滅帝修反的威風。

6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開聯戰團核心組會議，會議決定，成立聯戰團勤務組。分宣傳作戰組、資料動態組、組織組、對外聯絡組。大家推我為主要負責人。聯戰團目前有一千多人，分18個團。我們分析了形勢與任務。決定明天開全體戰士大會。下午準備明天大會講話。找的人很多，沒法工作，也沒法睡覺。我感到責任很重，但能力又差，不過，我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一定堅持到底，戰鬥到底，盡我最大能力，依靠廣大戰士，做一些事情。

6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周年紀念。

下午，我們「聯戰團」全體戰士開會。老曹向大家宣佈勤務組名單，並總結了前一階段的工作。我就目前的形勢與任務講了話，主要精神是按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教導來整風和對待別的組織。當前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整風。大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開得很好。

晚上，紀念大會，王保康代表「六月天兵」發了言。

夜，中文系「紅五月」(66派)五個同志來串聯，談當前形勢，她們迫切希望66與聯戰聯合起來。我們方面是毫無阻力的。

我們應該聯合，這是有利於整個革命事業的。

6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開聯戰團核心組會議，研究如何發揮戰鬥力，更好地參加整風運動。並寫成：新北大公社聯合戰鬥團關於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開展整風運動的聲明。

下午，召集六七個戰鬥隊的負責人，研究一些問題，決定於星期四開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

晚上，在燕南園63號聽取謝副總理今天下午來校所作的重要指示的傳達。歸納起來大概有這麼幾個問題。一、瞭解了許多有關潘吳問題，實際上是否定了學部那一派。二、北大不負有分裂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責任。三、北大成績是主要的，在文化革命中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也有一個手指的問題，就是作風問題、走小道等。四、孫蓬一不能打倒也不能靠邊站。五、別的革命組織來支持我校的北京公社是錯誤的，郭羅基的言論（指要以造反來對待當前的校文革）是錯誤的。我們聯戰團的觀點完全符合謝副總理的指示。傳達以後，得老聶同意，我又提出聯戰與「66」聯合問題，「66」領導表態表示同意。

6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臨湖軒會，闢了一些北京公社散播的謠言。昨晚，夜深人靜，北京公社突然廣播所謂闢謠：毛主席批評了陳伯達對北大的批評。這是以闢謠之名，行造謠之實，影響極其惡劣。北京公社還不是一個好對付的東西，他們公開對抗中央指示。

晚，聯戰部分同志給老孫整風，直至深夜1點半。

6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66串聯會開全體大會，我戰鬥團也有人去參加，據說這個會大方向有問題。66某負責人認為，要把66這面旗永遠打下去，不能和聯戰聯合。這是錯誤的。66和聯戰的大方向完全一致，我們沒有理由不聯合，如果不聯合對66是不利的，因廣大66戰士，傾向聯戰觀點，特別是謝副總理來校指示以後，更證實了聯戰觀點的正確性。我們要求聯合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責任感。那種軍閥主義、山頭主義應該打倒。

這種論調遭到參加會議的66戰士的批駁。66負責人對孫蓬一問題上是右的，對北京公社是過左的。下午，我聯戰團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用會，在會上發言的有四位戰士和解放軍同志。

這是我校第一次講用會。會後，解放軍同志說這次會議的大方向完全正確。會後開全校整風大會，被○派衝擊開不成。他們自己召開了一個批判聶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聯戰勤務組開會，研究如何整風和團結大多數問題。準備寫一封公開信，號召全校革命師生團結起來，按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繼續前進。勤務組必須很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否則就要犯錯誤，老聶老孫的一個嚴重教訓，就是沒有學好毛著。幹革命必須站得高，看得遠，眼觀世界，胸懷祖國。接觸面必須廣，小圈子裏面是培養不出過硬的人才來的。必須全力投入當前的階級鬥爭，同時要作好理論準備，在鬥爭中掌握毛澤東思想，否則就會迷失方向。

6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全校傳達謝副總理來校的指示。下午，臨湖軒開會，收集傳達後的反應。○派認為，這個講話是校文革欺騙中央所造成的。他們更猖狂了。晚上，東操場全校整風大會，○派、飄派等衝會場，搶喇叭，大批所謂聶孫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深夜12點多燕南園66號召開會議，由聶元梓主持，研究形勢。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場復辟反復辟的鬥爭。但目前還是要整風，抓大方向，等整完風以後，進行適當的嚴厲的反擊。

會議繼續到24日3點。

6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聯戰團核心組研究學校形勢，醞釀寫告全校革命師生書。曹芳廣等兩人去五院與66派協商聯合問題，協商結果認為應成立聯席會議，由公社總部二人，鐵錘、赤衛各一人，66串聯會九人，聯戰三人組成。並由66、聯戰、總部三方面成立三人核心組，取代公社總部領導。大家意見，我任主要負責人。

我不同意擔任主要負責人，首先能力不及，另一方面，我即將畢業，不宜擔任主要負責人工作，晚上的聯席會議我不準備去參加。革命責任很重，須要多作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凡

是按毛澤東思想進行思考和行動的人才是最有出息的人。

胡再義給我看一個材料，是他受陸平黑幫迫害的經過，看後受教育。

6月25日 星期日

在家。下午返校。晚上，準備明天聯戰大會發言。

6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勤務組討論校內形勢。下午，開聯戰大會，我在大會上談了形勢與任務。吳窮同志介紹了北京高校動態。晚上參加「六月天兵」討論會。

6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化學系66派來了不少同學，交換觀點。歷史系王任波³⁹貼出《敦促孫月才同志起來揭發孫蓬一》大字報。說在4月12日早晨我對他說要發表告全國人民書，中央文革支持北大，要搞姓關的。並說我瞭解聶元梓、孫蓬一的活動情況，不要因為地位轉化而失去過去的造反精神。中午技術物理系三同志就此事來訪。我作如下回答：

一、4月12日早晨我根本沒有與王任波談及這三個問題。二、聶元梓、孫蓬一的活動我不清楚；⁴⁰聶孫也不清楚我的活動，我的活動全是通過獨立思考的。三、我無所謂地位轉化不轉化，現在還是一名小兵。革命不是為了當官，對當前的鬥爭，該保還得保，該反還得反。四、請王任波來二院117號對質。五、這是政治謠言。革命者不怕謠言，怕謠言不革命。

李清昆、⁴¹夏劍豸來19號，談抓大方向問題。不能讓北京公社爭取到清華414⁴²的地位。

上午，小陳、小林去專家公寓與老聶談，下午繼續去。

據校刊人員說中央文革瞭解我校最能寫作的革命左派有五人，

其中居然有我，其他有宋一秀、魏杞文、⁴³郭羅基、李醒塵。我並不會寫。

中央文革是通過《人民日報》瞭解的。

今天中午問侯漢清⁴⁴（○派頭目之一），李醒塵是否參加北京公社，回答說參加並填了表。可見李醒塵昨天對我說的完全是假話。

技物系三同志貼出《訪孫月才同志》幫我闢謠。

6月28日 星期三

早晨去專家公寓11號。老聶的檢查初稿已寫好，看後向她提了幾點意見。檢查勉強可以通過，但這是老聶的真實思想過程，沒有的事不能強加於她。上午，她的檢查又在臨湖軒念了一遍，在更大的範圍內徵求意見。

下午，孫蓬一同志的檢查在臨湖軒讀了一遍，他哭了。我們認為他的檢查是通得過的，是觸及靈魂的。

晚，聯戰大會，進行系統闢謠，為聶孫檢查作準備。我在會上簡單地談了一下今後的任務。劉路同志的意見是我應該去新北大公社當頭頭，把這個公社搞好。我處於矛盾狀態。從身體到精神都感到疲乏。

6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開聯戰核心組會議，研究具體工作安排。

晚上孫蓬一同志檢查，革命師生認為是可以通過的。但○派在會場上高叫甚麼「孫蓬一下台滾蛋！」真是豈有此理！

檢查完後，聯戰開戰鬥小組長會議，大家一致認為孫的檢查是觸及靈魂的，準備用大字報表態。

新北大公社負責人盧平⁴⁵叫我去公社工作，我說明我不能去的理由。盧是一個極為老實的同志。

6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參加《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18周年座談會。召開部分聯戰同志談整改問題，反映了學校存在很多問題。

晚，宋一秀、魏杞文來訪，問及學歷及文章發表情況，準備向上彙報。這是一個寫作人員的名單。

7月1日 星期六 早晨1點3刻

今天是我們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誕生46年紀念日。

讀陳伯達同志的《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伯達同志在結束語中寫道：

「毛澤東同志從黨創立起到1924-27年的革命，他的革命工作，也正是經歷了這三大階段：先是從事工人運動，其次即從事統一戰線的工作，再次，即從事農民運動。毛澤東同志在每個工作階段中，都站在最重要最前面的崗位，埋頭工作，不事喧嘩，接觸實際最多，聯繫群眾最廣，對革命操心最切，思慮最深，既沒有陳獨秀這類人的書呆子習氣，又沒有另一些人的紈袴子弟的習氣，因此，從創建黨起和在1924-27年革命時代，即成了我黨最傑出的布爾什維克的代表，而能夠最正確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逐步地解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翻開五四以後的中國革命史，可以發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那些踏踏實實、刻苦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工農群眾與工農打成一片的同志。而像浮萍一樣到處飄蕩，儘管喧嘩一時，到頭來不過是人類歷史上匆匆來去的過客。

一定要像毛主席那樣認認真真地從事革命活動。

紀念黨的生日，一定要學好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林彪同志早在1949年7月就說過：「在紀念黨的生日的時候，對我們具有重大意義的就是要努力學習，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這樣，我們不但可以迅速取得全國勝利，還能夠鞏固這個勝利，建設一個新中國。」

7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去聶元梓家。向她反映了學校一些情況，一定要狠下決心，進行整頓。老聶說，北大的問題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這句話是毛主席講的。這很重要，這就表明北京公社那一派全錯了，我們聯戰團的大方向全沒有錯。

毛主席最瞭解北大。

老聶說，孫蓬一情緒不好，想不幹了，希望我們能做工作。

下午，開勤務組會，討論胡再義寫的稿子，這個稿子是給老聶明天「7·3」誓師大會上用。

晚，許全興講應看主流，應領會中央首長的精神。許是哲教「捲巨瀾」組負責人之一，○派觀點。

對目前的局面，實在感到討厭，雖然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但有一些人為的糾纏，簡直是惱人的，與其說是鬥爭不如說是浪費生命。

晚，幹部聯絡站負責人，66負責人來訪，談幹部解放問題，建議用一個星期打殲滅戰來解決這個問題。我看有困難，首先應整頓機構。

7月3日 星期一

上午，66派來了六七個女戰士，交換對當前形勢的看法。

晚上，紀念毛主席「7·3批示」⁴⁶兩周年大會。

與胡再義同志談形勢、關漢清等問題。

胡是好同志，立場堅定思想清晰，也會寫文章。他是學原子物理的。

7月4日 星期二

上午勤務組會，研究了幹部問題。準備上午就開全體聯戰大會，後因人不齊被移到下午開。小陳報告，出了不少問題，有講錯的，有不適當的，有不策略的，遭到廣大戰士的批評，要求我們檢查指導思想。那種寧「左」勿右的思想實質上是不理解毛主席的幹部

路線。我代表勤務組表態，表示誠懇接受廣大戰士的意見，一定更好地學習主席的政策，把幹部問題搞好。

晚上，參加各革命組織關於幹部問題的聯合聲明討論。對於108個幹部亮相到北京公社加以歡呼，我以為是缺乏階級分析的，革命幹部應該亮相到革命組織中來，不能為亮相而亮相。晚上，老聶檢查。檢查完後，聯戰小隊長開會。大家提了許多意見，目前革命派整個來說處於被動地位，老被○派牽着鼻子走。

目前要務之急應該是抓大聯合，搞教改，在這個過程，再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做，跟着○派抓幹部問題。須知不搞革命派的大聯合，各自為政，那就甚麼也搞不成。

我們的校文革是地地道道的草包文革。老聶的檢查是可以通過的。我們一定要抓好兩頭：黨的政策和群眾。不抓兩頭便要犯極大的錯誤。革命不容易，正因為不容易，所以才鍛煉人。

向老聶轟幾炮：一、你沒有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因此被別人牽着鼻子走，老被動老挨打。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甚麼？是幹部問題嗎？不是。應該是革命派的大聯合，應該是教改。幹部問題很重要，但至少應該在革命派大聯合以後。沒有大聯合，便沒有統一的領導，各自為政，甚麼也搞不好。二、你沒有親自抓大聯合的工作。你早就說要強化新北大公社領導，可是至今動都沒動，公社領導一直處於癱瘓狀態。三、你在整風期間沒有到群眾中來，不是開會便是閉門寫檢查，而且檢查拖得這樣晚，群眾已普遍發生厭戰情緒。

7月5日 星期三

上午開聯戰勤務組會，研究當前形勢，大家一致認為應該狠抓復課鬧革命來帶動全盤工作，這是當前的主要矛盾。「聯戰」桔子洲李喜同志貼出大字報《致聯戰的某些頭頭》，指聯戰頭頭脫離群眾發號施令，其中點我的名說：「我們擁護久經考驗的孫月才同志，但是拉一批自己信任的人到聯戰核心組來，不顧廣大戰士中的幹將，這

種做法是不恰當的。」這張大字報是革命的大字報，我堅決支持，立即改正。我和小陳在中午貼出大字報表態，一定在行動中改正錯誤，並立即改組勤務組，讓那些闖將上來。

下午，去歷史系和同志們座談，大家一致要求復課鬧革命，立即行動起來。

聯戰與駐我校解放軍老金同志談學校形勢。

他認為：

一、對北京公社的處理要看校文革的態度；北京公社在客觀上起了復辟的作用，主觀上是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在作怪（這點很重要）。

二、東方紅、井崗山應該解散。

三、老聶老孫脫離群眾，也從來不到解放軍中去，完全是解放軍自覺去找他們的。

四、要辦好北大，非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權威不可。應該來幾個有能力的解放軍來領導這個學校。

五、要做艱苦、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應擺事實講道理來說明校文革執行的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今天，有幾個復課鬧革命的串聯會。

晚10點半開聯戰小隊長會議，討論復課鬧革命的聲明和改組問題。大家不同意陳炳泉和胡再義下去，只同意再上來兩個人。

7月6日 星期四

晚上，由孫蓬一同志主持召開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可是被「東方紅」、「井崗山」、「紅旗飄」一小撮混蛋破壞了。他們高喊「孫蓬一下台滾蛋！」衝佔主席台挑起武鬥。

階級鬥爭是激烈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進行必要的還擊。

晚飯後，在路上與北京公社頭頭之一候漢清發生辯論。

7月7日 星期五

今天上下午兩次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全被北京公社、紅旗飄、東方紅破壞了，他們並且挑起武鬥，惡劣之極。

下午召開66、聯戰聯席小隊長會，研究對策。66戰士對他們的頭施加壓力，要加速和聯戰聯合，聯合已經勢不可當了。

晚上去西語系參加串聯會。

10點，去燕南園63號開會，向老聶等彙報了聯戰情況。主題是要抓聯合工作。並且對北京公社加以嚴厲的還擊。回來後開核心組會，研究具體部署到深夜1點。

大字報邊上貼的小紙條：

「支持李喜和孫月才同志的大字報，希望聯戰團頭頭做民主集中制的模範，搞好聯戰團，把這支在高壓下出來的隊伍鍛煉得更堅強！
全無敵」

「孫月才同志：

你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關鍵時刻，都勇敢地站出來，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北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現在你當了官地位改變了。希望你不要因為這一變化，而失去清醒的頭腦。（我這裏主要是指，不要因陷於日常事務工作中，而不能客觀地、充分地、正確地分析形勢，決定作戰部署而言。）

聯戰團一兵

7月6日上午」

「最堅決地支持這個意見！我們擁護孫月才同志，支持孫月才同志，支持勤務組，也望孫月才同志和勤務組其他同志注意這個問題！

聯戰戰士

7月7日上午」

7月8日 星期六

晚回家。

7月9日 星期日

夜11點半聶元梓來電叫我去燕南園63號，後又廣播催我去，因我在家。原來是去中央文革找陳伯達同志的。

7月10日 星期一

凌晨兩點半伯達同志來校。

○派等組織大規模的打、砸、搶、抄，他們抄了二組、南閣⁴⁷等許多地方。由於我們的保衛，66號與五院沒有抄成。

聶去中央文革，伯達同志作了重要指示。我在校抗暴。

7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聯戰、66、鐵錘、赤衛戰團聯合大會，揭發控訴昨天○等組織的暴行。開得很好，積極性很高，階級感情都爆發起來了，會後遊行。大會由我主持。

聶元梓同志委託我物色三人參謀小組，上午晚上都說起此事。條件是：要有政治頭腦，思想敏感，有辦法，有主意，能聯繫群眾，堅定可靠，平時就在群眾中。

7月12日 星期三

66、聯戰兩勤務組開會，研究聯合問題。中午，令我去聶家，研究哪些人可以知道陳伯達同志10日的重要指示。關於公社的總負責人，我不宜擔任，與孫蓬一討論，他也同意了，認為文化革命大風大浪還有需要保存一部分力量。我建議盧平任原職，可是盧不同意非要我去不可。有的同志也不同意我去，他們認為，不去更有利於革命工作。在聶家看到反動傳單一張，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已報中央。

7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燕南園66號研究聯合問題，老聶參加。66的聯合指揮

部建議被否決，一致要求成立新北大公社紅衛兵總部。老聶希望我去公社工作，耳疾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下午專家招待所開會，由聶傳達陳伯達同志重要指示。啓發很大。總的精神是要善於革命。他對聶說：不要怕，不要壓，不怕才能不壓，要承認他們這些組織，這樣才有工作可做；一潭死水不好，沒有波浪有甚麼意思，一潭死水底下是火山；要沉着，不要急，急是成不了大事的；孫蓬一不聰明，不策略，要找年青人做參謀。以後還有風浪，要作準備，文化革命是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的，要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伯達同志講話，充滿着對北大的愛，閃耀着辯證法的光輝。下午，聯戰、66等革命組織的勤務組開會，提名公社總部的成員，儘管我做了解釋，可是大家還是提了，老聶幫了他們一忙。

就三人參謀小組問題，給老聶寫了一封信。

7月14日 星期五

劉少奇寫了一個「認罪書」，假認罪真反撲。同志們去遊行，要把他揪出來鬥倒鬥臭！⁴⁸

我身體不適。

7月15日 星期六

○派等組織，任意毆打我戰士，極為嚴重。上午勤務組會，決定下午開全體戰士大會，討論聯合問題及武鬥問題。下午會議開得很好。大家一致意見，是成立紅衛兵總部。⁴⁹這種全體戰士的討論會，今後值得發揚。會議號召大家掀起批彭⁵⁰高潮。

7月16日 星期日

在家，下午臨湖軒會議叫曹芳廣去參加。

7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傳達伯達同志關於大批判的指示。當前要掀起一個批劉鄧

的新高潮，除批劉鄧外，還須要批彭羅陸楊，⁵¹批彭德懷，⁵²批高崗、饒漱石。⁵³不批判，將來就可能翻案，那時就會人頭落地。要成立批判組。我很想搞一個批判寫作組，不想去公社工作。○派已在議論：第一個老孫還沒有打倒，第二個老孫又起來了。我想第一個老孫打不倒，第二個老孫一定要打倒；兩個禮拜炮轟，四個禮拜打倒。

下午，革命組織勤務員座談如何抓大方向。滿篇空論，不做實際工作，連聯合也搞不好，還說甚麼大方向？晚上，去老聶家，研究如何對付北京公社等組織的問題。我總感到，我們說得多，做得少。

7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楨才來訪，說及目前的北京市軍隊情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極其複雜的，許多事情要經過調查研究，要用黨的政策、毛澤東思想重新加以考察才能獲得正確的概念。晚上去動態組瞭解軍隊情況，並給楨才大哥寫了覆信。

7月19日 星期三

下午研究開一個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批判大會。
晚上，全校開大會，支持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

7月20日 星期四

下午66、聯戰小隊長開會。我就聯合問題炮轟66勤務站。
武漢形勢緊張，⁵⁴謝富治、王力受傷。我堅決要求去武漢。

7月21日 星期五

我去武漢已經肯定了，我是多麼激動呀！那是第一線！武漢在危急中，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兵變。8201師的廣大戰士受蒙蔽，把槍對準造反派，已經佔領了武漢的重要據

點。謝副總理、王力同志遭鬥，革命群眾死傷很多。我們不能眼看我們的首長、我們的階級親兄弟遭到毒手，我們一定要去支援。從今天開始聯戰的事由別人代理，我要專門瞭解武漢情況，作好思想上的充分準備，一到那裏即可投入戰鬥。我知道我是冒着生命危險去的，那怕甚麼呢？多少先烈為革命流血犧牲了。我有犧牲的準備，有活着回來的信心。明天回家，和我愛人告別：我愛她，非常愛她，但我更愛革命，更愛廣大的革命人民，更愛我們壯麗燦爛的共產主義事業。代軍是會想通的，正像上次去上海一樣，我也是冒着生命危險去的，她也放心讓我去。大風大浪在前頭，讓我們勇敢地投身去搏擊吧！

7月22日 星期六

今天全市遊行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聲援謝副總理和王力同志。

回家。與代軍講去武漢的事，她表示同意，僅說要多方注意。我知道她是想得通的。

7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聯戰勤務組會議。討論去公社總部人選問題，大家一定叫我去，如果不去，聯戰戰士是通不過的，是破壞大聯合。我因耳朵不好，決不能去，要替革命負責。老聶同意我去武漢，共去15人，由我帶隊。誰都想去，我們高興死了。

晚上東操場萬人大會批鬥彭真。⁵⁵彭極不老實，說甚麼文化革命前我沒有反毛主席，我沒有破壞四清，只是有錯誤。鬥彭給我教育很大，必須從政治上、思想上把他們批透，否則就會翻案，彭的不老實其實就是想給自己翻案。

7月25日 星期二

身體不好。

聶元梓同志說，謝副總理不同意我們去武漢，如果需要的話，將來統一組織。這樣我們的希望就為零了。

晚上參加校文革常委會，研究7·26紀念中央文革首長來我校一周年大會。會後，聶元梓、孫蓬一、夏劍豸等同志一起研究新北大公社改組問題。聶、孫、夏一致叫我去總部工作。我聲明耳朵困難，他們不同意。這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7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聯戰勤務組幾個人重新研究公社改組問題，大家認為關鍵在我，如果我不去，誰也不願去，我實質上是破壞大聯合。

我建議開小隊長會研究。

晚開小隊長會，我說明理由，但小隊長的一致意見是非叫我去不可，認為目前是關鍵時刻，我應該走出來，重要的是頭腦不是耳朵。

同志們對我是信任的，我應該珍惜這種信任。但是可能不夠瞭解，以為我是甚麼了不起的寶貝，實質是一個無用的人。

校文革辦公室的一個同志說，準備把我調往中央文革文藝批判組去。這個我倒可以做點工作。問題是一去公社當頭，中央文革便去不成。當然，哪兒都是革命，但我以為，我能勝任的是搞大批判，而不是當官。

7月27日 星期四

讀郭沫若《由葛錄亞想到夏完淳》。

葛錄亞是十九世紀初期法國的數學天才，年僅21歲便在數學史上留下了永遠不能磨滅的光輝業績。他的死是由參加革命鬥爭被人暗殺的。夏完淳是明末松江華亭縣（即松江縣）的文學家，年十七便因參加革命而被殺。他的詩才華橫溢，是卓有成就的。一個是數學家，一個是文學家，成就的方面不同，但是兩個都是革命家，年幼即參加革命，這一點是共同的。這給我一點啓發，任何有志於革命事業的人，決不能僅僅做一個狹隘的專門家，必須同時是一個革命家。我們的時代不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今天，一切革命的青

年，應該勇敢地投入革命的熔爐，為祖國和世界燦爛光輝的前程奮鬥終身。

下午，公社總部第一次核心組會議。我的問題還未解決。出於對革命負責，我以為我不能勝任這個工作。

晚飯後，老聶召我去燕南園66號，核心組成員也在那裏，討論我的問題。聶說，我掛個名，具體工作由他們做，我說這不行，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做法。聶說，那麼不當頭，但一定要來總部，我說一定不能來總部。弄得很不高興。我真不理解為甚麼非叫我去不可，我會把事情弄壞的。

晚上參加校文革常委會議，研究如何對付北京公社。老開這種會毫無意思，關鍵在於狠抓大方向，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

7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開66、聯戰小隊長會議（我沒有參加）。大家一致要求我去公社總部工作。

他們說這是群眾的要求，目前是困難時期，應站出來工作，不去便是拆老聶的台。

晚飯時，林同華也堅持我去，說否則難把事情弄好。同志們對我很信任，但這與我的實際工作能力、思想水準，相距很遠，我對自己應有如實的估計。

晚，出席總部核心組會議，大家一致意見，我擔任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紅衛兵主要負責人。⁵⁶盧平、沈永有為副，此外核心組成員還有黃元莊、李文、李長嘯、閻志勝、劉沖、曹芳廣。

總部下設作戰組、政工組、辦公室。決定7月31日開大會，慶祝毛主席給清華紅衛兵的信發表一周年，並宣佈新北大公社改組情況。

7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老聶與我、盧平談總部人選問題，認為九人中理科只一人不合理，群眾通不過，應增加理科減少文科。並認為閻志勝去紅代

會不妥當，應換人。他是自薦來的，來總部並不恰當。我同意這個意見，須慎重研究。

晚回家與代軍談我任公社主要負責人事，她認為我勝任不了，應該在適當的時候脫離。

7月30日 星期日

早晨返校。與核心組有關人員談工作，覺得應立刻解決理科的問題。看來31日的大會開不了，應緩期舉行。下午繼續研究。晚上，對外作戰組開會。我以為我們作戰的基點應該是對內，以大批判為中心。我反對外派人員，除非是市革會組織的。對外應以瞭解北京市的動態為中心。對外作戰也要服從大批判。

我充當第一把手感到很吃力，思想精力和體力都不能勝任。一定要學好毛澤東思想，走好群眾路線，要有把北大搞好的信心和決心。

7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勤務組會，主要研究8月2日全體大會的問題。定於8點開，結果到8:45才開，叫人惱火。沒有雷厲風行的作風，甚麼也弄不好。

晚上，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邀請新北大公社300多人去觀看演出，這是對我們新北大公社政治上的極大支持。由我和盧平帶隊。

8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寫8月2日的報告，一直未寫成，找的人太多。

下午，開慶祝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紀念大會。校文革無用，開得很不好，對不起解放軍同志。

晚遇靳漢范同志（駐我校解放軍主要負責人），說新北大公社這幾天幹得不錯，叫我把這個重擔挑起來。還向校文革提了意見，對公社提出了建議。

8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公社總部核心組會議研究今晚大會問題，因晚上有600多人去天安門揪劉指揮部，因此未能開成。

下午，寫大會報告。

西語系英語教研組劉意青等兩教員來反映，閻志勝不適宜在核心組工作。

晚，聶元梓同志召集幾個人開會，談《紅旗》記者張超問題。此事已引起中央文革反應，關鋒講了話，聶叫我代她去與張超聯繫。

8月3日 星期四

晚上8點，召開新北大公社紅衛兵總部，新北大公社總部改組後的第一次全體戰士大會。大會議程如下：

一、唱《大海航行靠航手》，讀最高指示。

二、孫月才同志講話。

三、盧平同志宣讀新總部領導核心成員及報告改組經過。

四、曹芳廣同志宣讀總部關於轉變領導作風的決定，和整頓組織整頓思想的決議（草案）。

五、紅衛兵代表講話。

六、校文革代表講話。

七、駐校解放軍代表講話。

八、聶元梓同志講話。

九、自由發言。

在大會期間，戰士們提上許多紙條，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與建議。對新的核心領導寄予極大的希望。對我本人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如有一張紙條說：「孫月才同志：你在未當領導以前是敢闖敢幹的、旗幟鮮明的，當你做領導後，仍然要保持這徹底革命精神，在關鍵問題要旗幟鮮明帶頭敢（幹）。新北大公社一兵」

我這個「領導」擔子很重，要把這副擔子挑好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否則只能以失敗告終。

8月4日 星期五

上午，開公社總部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到會者約40人。大家對目前的亂象意見很大。我也很擔心這個問題，這需要全體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和廣大群眾的監督來解決。

下午與邱一民、姜同光研究校文革與公社聯合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偉大文獻及「十六條」發表一周年紀念事宜。

應該注意(這是代軍幫我訂出來的):一、不要怕亂，亂中看到希望，有亂才有治；二、團結大多數，特別要注意那些和自己有不同意見的人共同工作；三、遇事要冷靜，多傾聽別人意見，多思考，少說話；四、深入群眾，不做官老爺；五、知錯就改，革命者不怕打倒；六、事情愈多，愈要有條不紊，抓好主要矛盾；七、要獨立思考，不要有依賴思想；八、工作要細緻深入，不要粗枝大葉；九、要有長計劃、短安排；十、千條萬條高舉毛澤東思想最重要。主席說破中有立，有破才有立，必須檢查過去的全部工作，有錯公開承認。公社在外面許多地方是支持錯了，這一點必須重新加以審查。

主席說，「甚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着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要迎接困難，不是迴避困難，在困難面前決不能驚惶失措，而是冷靜分析，找出解決困難的辦法。如何對待困難，實際上是由一個人的世界觀所決定的。

主席說：「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團結是革命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我在這方面做得很差，當前首先要將核心組團結起來，決不能搞分裂。我應該主動地找上門去，虛心地去聽取他們的不同意見。

要善於把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引導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堅定性。陳炳泉下午說：「如果再來第二次反撲，那時連我都要站過去了。」他對當前的亂也缺乏信心，說「完了」。應該引導他，他有能力，應充分發揮他的作用。

8月5日 星期六

今天是我偉大領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紀念日。下午4點天安門前召開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與革命群眾紀念大字報批判劉少奇大會。

我和沈永有帶領2,000多人去參加集會，並有300張上觀禮台的票。我在西紅二台，上台不久，同志們告訴我有北京公社、東方紅、井崗山的三面旗，與我們插在一起。我詢問他們有票沒有，他們說有，「那裏來的？」「你管不着！」守衛的解放軍戰士告訴我們，他們沒有票是衝進來的。我們的戰士非常氣憤，一定叫他們下去，他們就是不下去，於是拉他們下去。這時，他們用旗打人，我們的戰士撕破了他們的旗。大概撕了三面旗，他們就用旗桿打人，解放軍也動手拆了他們的旗杆。他們在外面調動隊伍，繼續衝觀禮台；並罵解放軍是臭老保，混蛋！守衛觀禮台的解放軍是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的。

大會於6點30分結束。

晚上11點半，東方紅廣播台，指名罵我是臭老保，我們的戰士是孫家兵，並貼大字報，說我親自指揮。

8月6日 星期日

晚○派等在38齋前集會「抗議」我們撕他們的旗。會後，衝我們總部，搶去26面戰旗。並在牆上大寫，孫蓬一之流決沒有好下場，孫月才之流決無好下場等標語。

同時圍攻聶元梓同志達一個多小時。

對這種情況，我的看法是不予理睬，明天說明事情真相，發表聲明提出抗議。如果他們還要一意孤行，那就進行自衛，給他教訓。解放軍同志也同意我的想法。

但是我們總部的極大多數同志要求召集隊伍，說明事情真相，進行反擊！結果召集了隊伍，我報告了事情真相。並叫大家冷靜，注意他們的動向，不要把事態擴大化，衝擊了大方向。在這個問題上，總部的意見是分歧的，我和盧平不同意去要還旗幟，更不同意

去砸他們的總部。但別的總部幹部和相當大的一部分群眾去搶旗去了，結果撲空而歸。我發表了四點口頭聲明。本來是可以散了，但沈永有又把隊伍帶回大飯廳，在大多數同志的要求下，去衝他們的廣播台了。結果我們的群眾很多被他們打傷，廣播台倒沒有被打下。最後以聶元梓講話，結束了這場衝突。

事後在一院119號開會，與老聶等校文革常委討論，聶等的意見是今晚的出擊條件尚未成熟，應該多做一些工作再行反擊。總部意見不一，有些埋怨的樣子。不能互相埋怨，總的說來是總部領導不得力。

○派不可怕，怕的是自己的隊伍不整齊。

大家的意見是7日上午開全體大會，繼續揭露反擊，下午開串聯會一起討論研究。

一夜未睡。

8月7日 星期一

上午黃元莊等主持全體戰士大會。我與盧平在外文樓與聶元梓等交換意見。

下午，小隊長串聯會。

我的意見是：昨晚的行動因沒有準備，應該避免。武衛應該以文攻為基礎，着重是文攻。只有文攻才能揭露對方，瓦解對方，教育我方戰士。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武衛便會勝利。

抓大方向與北京市兩大派的鬥爭問題，應以抓大方向為主，念念不忘大方向。抓大方向應該採攻勢，應該主動。兩大派的鬥爭本質上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你要迴避是迴避不了的，因此我們要參與進去，但應採取守勢，主動權讓給對方，這樣他們在道義上就先失敗了。

對於昨晚的事，主要是總部缺乏政治頭腦，不怕○派，就怕總部出問題。

群眾的反映有三：

一、老孫右傾怕事；

二、老孫頭腦發熱；

三、老孫的講話是正確的，應該狠抓大方向。

○派說我昨晚的講話是4·11孫蓬一演說的重現。

宋一秀告訴我，中央文革決定調我去理論批判組寫文章。問題在聶元梓是否同意。姜同光⁵⁷不同意，說我跑了，公社垮了。這是不對的。我非常願意去，我始終認為我在總部工作不合適，大風大浪還有，應該看得遠一點。我任公社第一把手對北大的文化革命是不利的，一些同志知道這個情況以後，有支持我去的，說應保存力量；有反對的，說去了影響公社。

我力爭去，爭取老聶同意。

8月8日 星期二

下午總部核心組會議，研究當前形勢與任務，決定開形勢串聯會。

上午去老聶家，老聶說，去中央文革理論組事再研究一下。王海忱（文革副主任）說，現在學校需要，等畢業以後再去。

老聶說上次（不知指哪一次）上天安門找我半天沒有找到。不去就算了，我主要想見毛主席。

晚上開戰鬥團長會議介紹形勢，並就文攻武衛問題作了討論，對保衛25樓作了具體安排。

今晚民院抗大被人包圍。晚12點左右○派衝25樓（約100人左右），撬開一個門。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里程碑〉強調大好形勢：「這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正如林彪同志所概括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這樣一個大勝仗，大勝利，帶來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大好局面。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朝着鬥爭的大方向繼續勝利前進。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觀察形勢，要『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該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

以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我們在分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的時候，必須用這樣一種革命的辯證法的觀點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全國形勢大好，儘管出現局部的混亂，但我們一點也不怕，天塌不下來，跟毛主席走就是勝利。

8月9日 星期三

早上學毛著，總部只到了四人，昨天講好是8:30-9:30 可是就是不來，這樣下去要垮台！

通知9:00開始，校文革常委與總部核心組一起座談形勢，但一直到9:50才開會。這種形勢討論太多了，可是校文革對大方向問題就是不討論。我中途退出了，這樣的會毫無意思。我們須要念念不忘大方向，對小道消息不要感興趣，對北京市的兩大派不要多注意。打內戰失敗沒關係，抓大方向失敗就不行，前者是人民內部問題，後者是敵我問題，是關係到人頭落地的問題，老聶應該從陳伯達同志的批評中吸取教訓。

聽說會議到後來吵起來了，閻志勝和姜同光吵架。

○派的廣播台整天點名罵我，我不計較。同志們勸我警惕，他們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今天早上在一院路邊發現一把匕首的刀鞘。顯然，有人企圖在昨晚行兇，進院以後，就出刀，不小心把刀鞘丟了，由於黑暗沒有找到。

如果他們要殺我，我不怕，為革命犧牲一切在所不惜。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困難，去爭取勝利。」

晚，參加政法大隊教工支部會議。大家對大批判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見：

- 一、學校過去大轟大喻的事太多。
- 二、應成立一個全面的資料組供批判用。
- 三、學校應辦一些刊物，出專刊。

向聶元梓同志建議多考慮大方向問題，不要老研究形勢，如果研究形勢，應該多討論重要社論，而不是小道消息。

聶說，她和組織組研究的結果不同意我去中央文革，⁵⁸學校需

要。她願意幫助我去國外買一架助聽器。

8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全體戰士炮轟總部大會。我們的戰士頂得住，壓不垮。如果有問題，那一定出在總部，總部沒有突出政治，沒有革命化。

下午與閻志勝交換意見。此人有造反精神，但也有消極面。我們應該做好思想工作，這樣消極面就可以化為極積面。

8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傳達中央文革接見大專院校、中等學校代表時的實況，主要是大家發表對形勢的看法。康老⁵⁹批評了我們鬥彭真有錯誤，讓他放了不少毒。

從整個情況看，形勢對北大不利。

今晚繼續接見，首長表態。我們得從思想上，組織上作好準備。如果我們失敗就失敗在沒有狠抓大方向！！！！

晚上和一些同志交換對目前形勢的看法。一致認為，所謂兩派鬥爭其實是革命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但夾雜着路線鬥爭，有保與革的矛盾，有壞人操縱。北大必須從兩派鬥爭中徹底拔出來，狠抓大方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今天晚上，○派是不敢來砸的，他們也是有頭腦的人。

○派貼出《評孫月才上台》，影響較大。

8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傳達中央首長昨晚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我們的觀點是符合昨天首長講話精神的。江青同志講話中點名批評北大派出人太多。對聶元梓對的支持，錯的批評。戰士中思想較混亂，急須做工作。

中午收到電二陸珍及一個姓英的隊員來信。陸信中說電二造反隊危急，孫月潮被誣為和支聯站有聯繫，可能已被捉進去。姓英的寄來一張上海工總司公交聯委會的《通告》。大哥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如果被捕就被捕了，讓他再受一次鍛煉也好。我是鎮靜的，甚

麼也不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8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上海工總司組織部長蔣周法等二同志來訪，談及上海聯司問題。

孫蓬一回校，與他談形勢略有分歧。必須狠抓大方向，這是北大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孫不太同意我去中央文革。

公社領導的革命化離要求相差太遠了。公社沒有建立一套健全的規章制度。公社領導遠遠落後於群眾。

8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參加紅一團關於抓大方向、健全組織的串聯會。紅一團是一個很堅強的戰鬥團。

下午勤務組生活會，多做自我批評，更好團結，把新北大公社搞好。

晚上聽《紅旗》、《人民日報》文章的廣播：〈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聽完後，我們遊行，刷標語。

與老聶談，校文革不能這樣下去。幹部要到群眾中來，聽那些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的決策人意見是要上當的。

8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勤務組擴大會議（老聶也參加了），研究如何狠抓大方向問題，確定了幾項措施。

下午出席校文革常委會，研究如何把校文革與公社的機構合併的問題。校文革已日暮途窮氣息奄奄。

晚至28樓，研究大字報《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很晚了（11點半左右）老聶找我（事先有電話）。問及，我是否要寫一張大字報。我告訴她，這件事我早就和她打過招呼。她叫我慎重，最好不要貼。我說，我幹甚麼都是為了革命，為了鞏固北大的紅色政權，對革命不利的事，我不幹的。

12點多，夏劍豸、魏杞文來了。魏說三軍無革派對他說，北京市兩大派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決戰的問題，他們決定調查兩大派，我們可以提供情況。他們和我們是站在一邊的，但對我們有誤解。

談到對當前形勢的分析，我與他有分歧，分歧很大，但他說有90%是共同的。

兩人來的目的和老聶的目的是一樣的。

我們準備交鋒，我這樣告訴他們！

我要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緊跟中央文革，不緊跟甚麼別的人！

種種跡象表明，我們新北大公社要經受更大孤立和再一次的分裂。我們的處境是困難的，我們遭人誤解一時也沒法說清楚。但是只要我們緊跟主席戰略部署，我們還是不會失敗的。

8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與小陳、胡再義等同志討論大字報《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下午，傳達昨晚謝富治副總理的講話：兩大派不搞，要聯合。我們的大字報符合謝的精神。4點，參加專家招待所會議。聶元梓講我們在北京市已徹底孤立，清華、北航已遠離我們，她可能被調走。這種悲觀主義的論調極其有害。老聶沒有脫離小圈子，不到群眾中去，老聽小圈子的一套，這樣肯定會失敗。如果她到群眾中去她就會獲得力量。

我們可能遭到最大的孤立，這不怕，重要的是隊伍。如果有一支堅強的隊伍，那麼最孤立也不怕。這支隊伍必須是狠抓大方向，才是過得硬的，要不便無能為力。

晚上，首都造反派在我校集會支持福建造反派。《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大字報於今晚貼出。

8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是毛主席題「新北大」一周年紀念。

目前，中央首長點名批評聶元梓比較多，引起不少同志的思想混亂。沒有關係，批評是愛護，老聶應從這批評中清醒，振作起

來，不應把這批評看作是下台的輿論，而是幫助她。我相信首長是愛護聶元梓同志的。如果她從這批評中得到教訓，一改過去的領導作風，那麼我們新北大公社一定會恢復元氣，走上發展壯大的道路，否則，則有垮台的可能。

一定要把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軌道上來。這種搖擺性的表現之一便是革命遇到困難便動搖，便逃離。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與黨內走資派反覆較量的生死博鬥，當然是曲折、困難的，如果一遭困難便敗退，決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向老聶提幾點意見：

- 一、進一步檢查指導思想，必須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
- 二、徹底改變領導作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要陷在小圈子裏。
- 三、要多聽不同意見，歡迎不同意見。
- 四、請年輕人作參謀（他們接近群眾）。不要聽脫離群眾的人的意見。
- 五、要振作精神，多從健康積極的方面去理解中央首長的批評，不要從消極垮台的方面去理解這種批評。

大哥、周祥同志今天來京。

《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大字報震動全校，贊成反對陣線分明。贊成的當然是我們自己隊伍的人。反對的是○派，謾罵，誣衊，歪曲都有。說甚麼是煙幕彈、退卻等等。校刊決定刊印這張大字報。

井、紅、團、○、飄，今天大聯合。⁶⁰頭頭是周培源，他聽力也不行。⁶¹下午，校文革常委擴大會議座談形勢，空話連篇，我們的大字報成為議題中心之一，看來持保留意見的為多數。

晚，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紅衛兵總部、新北大公社總部聯合慶祝8·17與8·18一周年大會。首都及外地各造反派都來參加大會，大會氣氛很好。大會是由我主持的。

和人大三紅負責人孫長江⁶²等三人談目前形勢。孫原是湯一介的好友。

8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是毛主席檢閱紅衛兵一周年紀念。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議，老聶、李清昆參加。分析形勢，亂分析，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作指導來分析，完全是主觀猜測，老聶居然相信。向老聶提意見，希望她能到群眾中去。她說：那我這麼大的攤子怎麼辦，你們去管，我就到群眾中去！我說，抓大攤子與走群眾路線完全是統一的，不矛盾。老聶說這話實在叫人奇怪。

我要求從核心組下去老老實實搞大批判。大家不同意，說影響不好！

○派繼續出大字報批我。諸如「逃跑是可以的，賴賬是賴不了的」「祝賀孫月才立地成佛！」等等。

下午，去紅一團參加串聯會。與駐校解放軍負責人老孫談，與炮兵營談，晚上與物理系同學談。

宋一秀說，我還是去中央文革好！

校刊座談大字報，四人不同意，別的都同意，宋一秀、魏杞文是支持的。

我和老聶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

晚，原捍衛團的同志來訪，都同意我去中央文革。捍衛團的同志最瞭解我，最愛護我。

8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與大哥、周祥同志去看首都紅衛兵展覽會，裏面有我去年6月5日登在《人民日報》的大字報照片。

8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楨才及小老虎來玻璃廠，⁶³一起外出吃飯，下午去天壇。

8月21日 星期一

「井崗山」貼了許多大字報，所謂「一評」「二評」孫月才的大字

報，誣衊、造謠，別無他物，不過他們沒有罵我，有人說可能在爭取我，如果真是這樣，那是夢想！

下午與小林等研究第二篇大字報《再論「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晚老聶在哲學樓101室談中央首長對她屢次批評的內容，我沒有去。

8月22日 星期二

井岡山繼續出大字報對付我，如《小孫子兵法》等。

《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登在第108期《新北大》，編者按如下：

「孫月才五同志的大字報（摘要）對北京市高校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和分歧，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從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起來，把革命的大批判進行到底。打倒實用主義！」

下午，全體戰士串聯會，討論一個聲明和《新北大公社往何處去？》。這個聲明沒有通過，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還是站在兩大派中看問題。我作了簡短的發言。據後來有人說，當我向老聶提意見時，老聶臉色也變了。老聶氣量太小了。革命者可以灑熱血，拋頭顱，聽點不同意見有甚麼了不起。新北大公社垮不了，我一定要硬着頭皮頂着。看來，我不能下台，群眾不允許。

晚上，老聶對我說：孫月才，我向你提點意見，你為甚麼不來參加總部會議，你不要拆台吶！

我怎麼會拆台呢！為革命負責到底！

我們哲學系研究生，丁忠良派今天「造反」了，聲明退出新北大公社，對我和聶元梓同志進行了攻擊！如果新北大公社是一個革命組織，當她遭到困難時，你應該大力幫助，但他們相反，卻來了個落井下石。

8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到同學中去串聯。陳福玉、班道明同志說，昨晚老聶的

態度有所改變。她說，你們應該叫孫月才好好工作。同志們回答說：不是孫月才好好工作的問題，而是你應該支持孫月才的看法，今天孫月才批評你，你又不高興。老聶面有愧色。

我是真心愛護老聶的，不希望她倒，但如果因為愛護她而不對她提意見，那便害了她。同志們的意見是要把我的看法，貫徹下去。對我寄予着很大的希望，「新北大公社要看你了！」

下午，繼續開串聯會，新北大公社往何處去？我的看法：

一、炮轟聶元梓同志，聶元梓同志應該作觸及靈魂的檢查。

二、承認井岡山兵團是革命群眾組織，但是我們與它存在着一系列原則性的分歧。這些分歧是可以通過聯席會議來解決的，我們的結局是大聯合。

三、新北大公社作自我批評，邊戰鬥邊整風，在嚴肅的自我批評中更生。

8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議，決定用十天時間邊戰鬥邊整風。成立大批判辦公室，總部檢查小組。明天開始即行整風。

下午，小陳、小林一起寫總部的「聲明」。這個「聲明」主要是對大批判、北京市「兩大派」、聶元梓、井岡山兵團、公社整風表態。晚上全體戰士開會討論《聲明》，絕大多數同志否定了這個《聲明》，認為對聶元梓同志的態度是不恰當的，錯誤的。同志們的發言慷慨激昂，在聶元梓同志的問題上表現了無限的信心。我們的戰士是堅強的，有這樣的戰士，我們新北大公社是壓不垮，砸不爛的。說實話，我不怕外界的壓力，我怕我們的隊伍被拉出去。我對自己的戰士是相信的，但我低估了。當然，如果對聶元梓同志錯誤的認識不足也是不行的。對她本人和我們公社、文革有百害而無一利。

深夜，「井岡山」毆打了二組組長謝甲林同志，把他打得血流滿身。我們得知後，即在38樓前集合鬥爭陸平、彭珮雲，控訴井岡山一小撮的暴行。

8月25日 星期五

下午開勤務組會，原定3點半開，結果到4點一刻才開，為甚麼？大家睡懶覺。勤務組的革命化始終是一個問題。晚上，中文系「千鈞棒」、「紅五月」等發起「批判聶元梓，緊跟毛主席」的串聯會。他們要求廣播海報，但總部很多人不同意，特別是曹芳廣，認為這個串聯會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

對聶元梓同志的態度：一、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來幫助她。反對惡意攻擊！二、目前北京市出現的反對聶元梓同志的傾向，主流是不健康的，特別是井岡山，完全錯誤，我們要警惕。我們與他們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場上講話。三、必須狠抓大方向，不能把精力集中在聶元梓同志身上。四、要防止兩種傾向；對自己的錯誤文過飾非，不痛不癢的走過場，另一種是把矛盾對準老聶，揪住不放，這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8月26日 星期六

當前，廣大戰士思想比較混亂，這需要我們很好地加以引導，否則有可能發生新的分裂。公社總部很不得力，離革命化十萬八千里。我也弄得束手無策，我只有嚴格要求自己，多做自我批評。

8月24日《文匯報》社論〈乘勝前進〉中，有一段說得好：

毛主席說：「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我們的隊伍中，由於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革命的不堅定性和不徹底性的存在，常常會影響到我們對形勢的正確估計。有些同志在革命順利的形勢下容易麻痹輕敵，而在一遇到意外的敵情的時候，則驚惶失措。隨後他們又會輕信「馬路新聞」，拿雞毛當令箭，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拿在手裏，用以猜測，判斷形勢，時而從右的方面，時而從極「左」的方面，做出干擾鬥爭大方向的事情來。毫無疑問，這都是對革命不利的。

聶元梓、孫蓬一、校文革、公社犯錯誤的一個思想根源就在這裏。歸根到底是沒有學好毛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在作怪。關於整風問題，公社總部有分歧，如曹芳廣認為，整風不重要。

8月27日 星期日

今晚，我公社全體戰士，召開大批判誓師大會，大會群情激昂，發言非常出色，充滿了戰鬥的氣氛，必勝的信念。會後「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戰鬥隊演出毛主席詩詞大合唱，精彩極了。這是我們新北大公社的驕傲。

只有和群眾一起戰鬥，才能獲得力量，才能充滿信心，不理解的問題也會理解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多思」。只有多思，才能不急不躁，才能果斷，才能最後取得勝利。

8月28日 星期一

公社決定創辦一個大批判的刊物。

下午與岳田⁶⁴談。岳認為，孔楊⁶⁵、井、紅的案必翻，老聶自去年8月即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老聶必倒，新北大公社必敗，當前打老聶就是大方向。

岳認為我是替罪羊。我說我當公社負責人並不是老聶決定的，而是群眾要求的，我是有角的。他說如果是這樣，你一定會被老聶一腳踢開。我問，為甚麼？答曰：一年來的經驗證明是如此。

岳田是「哲鋒」成員之一，原校文革作戰部長。

井、紅是關鍵問題，這個問題要很好研究，最好我們總部親自去抓這個問題。

8月29日 星期二

下午，與孫蓬一同志談。他認為：兩大派是兩種思潮，實質上是「保」與「革」的矛盾，以「三軍」為代表的是「革」，以地院為代表

的是「保」；老蒯⁶⁶昨天在形勢串聯會上的講話是有問題的，蒯是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實質上，我們與清華屬於不同思潮；「414」倒接近於我們這邊的思潮；新北大井岡山兵團是保守組織，我們和他們不可能聯合起來，他們最後是要失敗的，不可能合二而一。他同意炮轟老聶，但要注意方式和範圍。對於老孫的看法，我有同意的，也有保留的。

你不是喜歡大風大浪嗎？大風大浪來了！你不是喜歡漫天雪嗎？現在就是漫天雪！你不是不怕壓嗎？看來壓力將越來越重！考驗就在現在：能堅持就能勝利！要「多思」多做，少說。

8月30日 星期三

表面上我們新北大公社目前很孤立、很被動，但要看問題的實質，我們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的，因此烏雲即將過去，曙光即在眼前，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據說「三軍」進駐《紅旗》，封了檔案室，封了林傑⁶⁷的辦公室。

晚，臨湖軒研究形勢，我沒有開完即走，一者耳不順，二者對這種會向來不感興趣，應該學習黨的政策，才能透徹地看清形勢。

8月31日 星期四

下午，老聶家訪孫蓬一。孫說，當前形勢大好，外界對我們也極有利，林傑出問題證明我們對他的判斷並沒有錯。內部應克服失敗主義情緒。我們和井岡山的矛盾是複雜又複雜的鬥爭，最後的結局是吃掉它，不是聯合它。孫批評我，最近一段時間內思想有點右，說我有書生氣，階級鬥爭經驗不足，好心腸。我覺得他的批評是對的，我應好好總結這一段時期內的思想活動。

晚上，在北大出現了「怪事」：我新北大公社揪鬥陸平，可是，井岡山居然開大會批判聶元梓的所謂炮打中央文革，並叫她到會聽取批判，否則採取行動！正像「人大三紅」給我公社的信所說那樣，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到底誰的大方向是正確，到底誰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9月1日 星期五

新北大公社正經歷着嚴峻的考驗，但是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因此儘管目前「亂雲飛渡」、「高天滾滾寒流急」，我們仍從容不迫，具有必勝的信念。

上午，召開新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擁軍大會。會議中間，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來了五個代表，並在會上講了話，堅決支持我新北大公社。三軍代表的來到，給我新北大公社廣大戰士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增強了我們必勝的信念。會後，我公社「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戰鬥隊演出《毛主席詩詞大合唱》。

9月2日 星期六

昨晚，傳說很多，其實許多是謠言。我們不少同志被這些謠言衝昏了頭腦，說對井岡山要採取行動。我想應該聽了聶元梓的傳達以後再考慮。

深夜，老聶從市革會回來了，傳達了江青、伯達、康老、總理、謝副總理等同志的重要指示。有關北大問題，大致如下：一、聶元梓在文化革命中有功績，但聶背着功績的包袱喘不過氣來，犯了許多錯誤，被揪住，連組織都要垮台。但她的組織是一個很好的組織。二、「紅旗飄」中有壞人，牛輝林到處打、砸、搶。三、聶元梓不能打倒。這個講話對我們極為有利。根據首長講話，我們應該抓三點：

- 一、狠抓大方向，不介入兩派鬥爭；
- 二、對井岡山進行適當的揭露批判；
- 三、學習首長指示，作自我批評。面對有利形勢，應多設想困難，千萬不能頭腦發熱。要提高鬥爭藝術。

9月3日 星期日

昨回家。去中央文革接待站，替大哥他們登記，預約日期是9月18日接談。大哥他們的材料已寫完，今日去遊頤和園。

9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外文樓206開會(校文革、公社、領導幹部)，分析形勢，校內部署，學校領導核心。學校領導核心分三方面：校文革：聶元梓、孫蓬一、姜同光；公社：孫月才、沈永有、魯平；幹部：崔雄昆⁶⁸、李清昆；解放軍一名。這是一個三結合的班子。(這個會我沒有參加。)

下午，繼續開會。研究分工問題。這個「三結合」班子，實際上是一個臨時權力機構，如果讓它發揮作用，那麼勢必把校文革常委和公社總部核心組置於度外了。我考慮應該繼續讓校文革常委發揮權力機構的作用。公社授權校文革領導。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如果配合得好，一定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我們對首長講話，容易走兩個極端：其一是，當首長批評我們時，往往消極悲觀，覺得一切都糟。不久前，伯達、江青的批評在我校引起的反響就說明了這個問題。老聶在私下甚至說，要把她調走了。其二，當首長說我們幾句好話時，就翹尾巴，覺得一切都好了，沒有想到要做認真的自我批評。9月1日首長講話以後的反響說明這個問題。這些都說明我們對自己不瞭解，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瞭解，我們還帶着很多私心，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具體表現。

9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去老聶家研究領導班子問題，因為那個所謂參謀班子已在昨晚戰鬥團團長會議上被否決了。研究也沒有一個好的辦法。

下午，與大哥、老周去清華看大字報，清華內戰大字報少，大方向抓得比較準，但沒有我們活躍。

晚，臨湖軒聽老聶傳達昨晚市革會會議。主要精神是要抓好大方向，特別是北大清華。中央首長叫我們不要去管林傑、穆欣這些傢伙，他們自然會解決的。很對！「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

9月6日 星期三

晚上臨湖軒開會，結果僅來兩人。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領導班子的革命化問題始終是一個問題。

9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全體戰士形勢串聯會，形勢大好，但一定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輕飄飄的感覺又在我們某些同志中產生了，這是要警惕的。我們要多做自我批評。

上午，師大揪鬥譚厚蘭，⁶⁹清華團派、北航紅旗大批人馬都去了，師大井岡山廣播台、校刊造反了。我新北大公社沒有派人（但也有人去，不代表組織），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晚上見中央文革的緊急通知，反對鬥爭譚厚蘭，反對搞垮師大革命委員會。

晚上，廣播姚文元同志批判陶鑄的一篇重要文章，⁷⁰這是投向陶黑司令部的又一顆重磅炸彈。聽完後，我們即開大會，並示威遊行。

9月8日 星期五

各報發表姚文元同志的〈評陶鑄的兩本書〉。

下午，老聶傳達昨晚市革會擴大會議。江青、謝富治同志講話：一、狠抓大方向，不搞小道消息，取消作戰部；二、9月7日師大揪鬥譚厚蘭是完全錯誤的，有壞人搗亂。

與駐校解放軍負責同志老靳談校文革與公社的關係。我以為應該樹校文革的威信，但校文革的幹部應該深入群眾多做工作。

晚，開全校革命師生批判大會。

9月9日 星期六

下午，與崔雄昆、姜同光商量明晚8點開常委與總部核心組會議，一起研究機構改革與下星期的學校工作，並作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校文革與公社的關係問題。

羅軍說，幹部辦公室對我有意見：不關心幹部的問題；書生氣，太正直，缺乏階級鬥爭經驗。我以為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上海工總司組織部長蔣周法同志來訪大哥。

9月10日 星期日

全家都去北海。拍了幾張照片(自己拍的)。

晚8點，五院二樓會議室召開校文革常委與公社總部核心組聯席會議，批評與自我批評，研究下一步工作。

9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核心組會，決定晚上開全體戰士大會，談國慶前的戰鬥任務和整風問題。晚上開大會。

與大哥談，這次文化革命，我們三兄弟都受到了極大的鍛煉，大風大浪好得很，還有我們年老的母親也在風浪中變得更堅強了！放開眼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向前進！

9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籌備晚上大會，老聶發言由我定稿。

晚，於五四廣場開大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掀起大批判高潮，並慶祝校文革成立一周年。到會來賓為400多單位。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也參加了大會。會後並有精彩演出。

今天的會規模很大，異常隆重，顯示出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戰士大會，給校文革和公社整風，老聶參加。

晚，召開團長會議，研究整風問題。決定明天上午各系整頓組織。有一種意見是錯誤的，他們把校文革看死了。我們應該樹校文革的威信，這是關係到我校大聯合三結合的問題。

9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去西語系參加整風會。大家對校文革、公社總部、老聶、老孫提了不少意見。意見很多，但很中肯。我們的戰士是好戰士。

聞一多的弟弟聞家駟⁷¹先生也參加整風會。據說這位先生很關心政治，吳晗問題一出來，他就認為是政治問題。

下午，去老聶家，談井岡山在上海的活動，決定寄材料給上海關謠，並向她彙報了近來的情況。

收到周正鋒同志信，說上海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⁷²說，電二造反大隊是一個革命組織，孫月潮是好同志。

晚，給阿毅信，並寄給他學習材料，和毛主席語錄(小型本)、毛主席詩詞(精裝本)。

9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與校文革常委一起研究了一些問題，亂七八糟，不得要領，決定晚上再開會。

下午與裘學耕(校文革常委)一起研究了一個整風方案。

晚上，總部與常委繼續開會，研究整風、大批判與井岡山問題。

收到上海的信，說北大井岡山勾結電二老保，在整我的材料，並造謠說，孫月才在北京被鬥了。又是老伎倆！

四、北京紅衛兵運動往何處去？

- 周恩來、江青、康生等接見「天派」頭頭
- 周總理說，「兩派是人為的」
- 我堅持「踢開兩大派」的觀點
- 是「大聯合」還是武鬥

9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全體戰士整風大會，由我主持。開得不好，主要原因

是領導人沒有到群眾中去，和群眾一起研究整風問題，因此徒具形式，發言空洞。我應多作自我批評，對人寬對己嚴，一定要深入群眾！

晚去人民大會堂，中央首長接見我們。受見的是北京兩大派中的所謂「天派」。8:40，我們敬愛的總理、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姚文元、戚本禹、葉群⁷³、吳法憲⁷⁴、楊成武⁷⁵等同志入場了。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分別講了話，主要批評了我們對當前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對北航、清華、北大、人大都點名作了批評。首長的批評好得很，雖然很厲害，但像是愛護自己的兒女一樣地愛護我們犯了錯誤的同志。老聶應該清醒了，再不要背包袱了。

在這個會上，我把大哥託我帶給中央文革的材料交給康生同志，後由康老交給戚本禹同志了。算完成了大哥多時的心願。

9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向全體戰士傳達中央首長16日講話。老聶在大會上談大批判事，我們共有12人抓大批判，校文革8人，公社4人。我抓三個系，西語、東語、俄語三系。一定要想辦法，把大批判抓起來，否則便全是空話。

9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參加幹部辦公室會議。下午參加紅旗兵團會議。會議很多，但我聽到的無幾，耳朵對我的影響太大了。我好像一隻鳥折了翅膀飛不起來。老聶在晚上對我說：「我給你解決一個助聽器。」晚去校刊。

9月20日 星期三

毛主席最新批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如何運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來解決我校的大聯合問題？如果井岡山兵團清除壞蛋，承認自己的方向錯了，我新北大公社也多做自我批評，大聯合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上午，解放軍報記者王復興同志約我談：一、9月16日首長接見後的反映；二、我們的大批判大聯合部署。下午，參加反修系（俄語系）戰鬥團討論會，討論我校的大聯合問題。意見很不統一。關鍵是對井岡山的看法上。

9月21日 星期四

一、不當山上人，山下人，⁷⁶要當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

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根本保證。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團結戰鬥的最高綱領，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唯一原則。毛主席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這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格言。頭腦裏有了毛澤東思想，就有了靈魂，有了方向，有了掛帥的東西，就能把無產階級黨性放在首位，把全局利益放在首位，就能正確地判斷革命形勢，明確自己的革命責任，真正拋掉自發盲目性，提高革命自覺性，從小資產階級的派性中解放出來，成為革命大聯合的促進派。」（1967.9.20《人民日報》〈編者按〉）

三、「向前看，不要算舊賬，多作自我批評，這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關鍵。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為實現革命大聯合作出貢獻，就必須以無產階級黨性去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同上）

四、革命的大聯合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廣大革命師生的共同呼聲。

五、「內戰養肥了敵人，打瘦了自己。」

六、千條理，萬條理，不搞革命大聯合就是沒有理。

七、北大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但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最難的問題也能解決。

八、不要只看到江青同志9月16日講的「北大老保翻天」一句話，還要多領會談話的整個精神。

9月22日 星期五

今晨9點30分，雙方代表繼續討論聯合問題，開門談判，大飯廳中擁滿雙方群眾。毫無成效，雙方攻擊，對方顯然沒有誠意，這樣的會還不如不開好。群眾情緒更為對立，派性高於黨性。我對聯合滿懷希望和誠意，但對方不願和你合，怎麼辦？不要急，相信群眾相信黨，甚麼困難都能解決。

下午開串聯會討論如何大聯合。

晚上全體戰士大聯合串聯會上的發言提綱：整個北京市的大聯合形勢好得很。在毛主席司令部的號令下，出現了大聯合的新高潮。

高校兩大派是革命派，理應聯合，這個不多說，中央首長反覆強調了。總理昨天更明確地說，兩大派是人為的。我堅持《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和第二個聲明的基本觀點。由於這個基本觀點，有同志給我加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這沒有關係，意見分歧是正常的。下面着重談談北大的聯合問題，也是從那個基本觀點出發的，看是否更右傾點：

(參閱：《革命大聯合的風暴吹得更猛烈些吧！》⁷⁷)

補充：

一、校文革問題，群眾組織聯合以後，再來解決這個問題。

二、聯合以後，舊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出現了。兩種矛盾有不同點：前者是群眾性的內戰，聯合以後，群眾性的內戰可以避免了，矛盾會集中到領導核心，這是正常現象。雙方如果都是革命的，願意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核心組的矛盾也是可以解決的。現在不太像人民內部矛盾，聯合以後的矛盾才像真正的人民內部矛盾。

三、我認為兩個組織之間的矛盾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那就應該聯合起來。可以先從組織聯合着手，再通過自我批評達到思想上的聯合，從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

四、看來，大聯合的阻力不是來自我們，而是在井岡山兵團的某些人。

五、承認校文革為權力機構是當然的事情。我們說的是革命群

眾組織之間的聯合。高院紅聯、海政文工團、309醫院紅總都和他們的對立面聯合了。

晚上，全體戰士討論我校大聯合問題。大家一致要求和井岡山兵團無條件迅速聯合起來。

9點30分左右，決定由我們頭頭帶隊去大飯廳（井岡山兵團在大飯廳開會）和他們開聯合會議。我是不太同意這樣做的，因為雙方都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我們去了，我撐大旗，敲鑼打鼓地去了。至大飯廳門口，井岡山兵團的廣大戰士熱烈歡迎我們。但是雙方一發言原則分歧又暴露出來了。關鍵在於承認不承認校文革的領導，這個大聯合的會議成了大辯論，互相攻擊。我發了言。一、要珍視這個會，不要派性高於黨性；二、不要辯論，原則問題逐步解決，現在應無條件聯合起來。三、聯席會議今天可以不開，先由雙方頭頭研究一些問題，為聯席會議作準備。校文革與新北大公社作為一方的問題，回去和戰士們研究一下，徵求廣大戰士的意見，再決定怎麼辦。我方七名代表與井方七名代表直談判至深夜，毫無結果。周培源看似溫和，其實堅強。⁷⁸

9月23日 星期六

下午，大哥去玻璃廠，估計明天可離京了，票是託別人買的。革命心急，因此儘管京滬車尚未通，也要走，先到南京再說。3點離校，小陳小林和我送他到汽車站，小林又送他到我家。我因有事無法與他一塊回去。

下午總部開會，研究校文革如何領導這次大聯合問題，校文革一定要出面做工作。

晚回家，大哥高興死了。因為買到直達上海的特快車票，明天下午5:04離京返滬。

今天上午收到阿毅的信，我們很高興，他在搞大批判。晚給大哥看一首阿毅寫的詩，他邊看邊流淚，並把它抄在小本子了。

詩是這樣寫的：在國慶15周年時，我以「不忘本色」為題寫了這幾句詩（附下）請你給修改，我要作留念的。筆尖志似鋼，憶苦述本

狀。/幼讀書兩年，八年苦難忘。/臘月上山岡，炎夏下田莊。/同房連一堂，生活二世狀。/左右均富裕，當中餓饑荒。/春風猛吹四九年，一輪紅日亮胸膛。/成農會，立民兵。/鬥地主，分田地。/組織民校重入學，文盲躍進寫文章。/今能學毛選，深感無上光。/立下革命志，本色永不忘。

9月24日 星期日

大哥今天走了，我心裏是難過的。在北京的幾天裏，我沒有好好和他談談，常常顯得不耐煩。一方面當然由於我工作忙，但主要是我思想上的問題。我們不僅是親兄弟，首先是階級兄弟。

大哥對我則是照顧得無微不至，想起來是要流淚的。今天他走了，我祝願他一路平安。我只有好好幹革命，跟毛主席奮鬥到底，來與他共勉。送走大哥後，即回校，得上海電報：「常委恢復速返滬搞大聯合何日啓程電告周。」鬥爭畢竟勝利了，可是大哥見不到這個電報，見到了，他不知有多高興呢！

9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與井岡山談判，無結果，因為他們反對校文革主持會議。今天發的那期《新北大》上，魏杞文同志寫的那篇文章有不少問題。我的〈革命大聯合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也有問題，「無條件的聯合」就是錯誤的，應該是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大聯合。

晚上鬥爭陸平黑幫大會。

與小陳小林談大哥，他們認為：老孫是一個老實人，經過多種冤屈，是不會變質的。

9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召開第一次寫作組會議，確定目的任務，目前活動方式。有人在挑撥公社與校文革的關係，特別是我與老聶間的關係，得警惕，也不要計較。

我的思想尚很不成熟。舊的拋棄了，再也不想要它了，但新的尚未很好的建立起來。我很想坐下來學點毛著，總結一下我的思想。

9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校文革常委與總部開會，研究國慶前後的任務。今後應把注意力從校外轉到校內，對校內的各派政治勢力作一番階級分析。

昨天井岡山兵團開盛大追悼會，悼念去溫州和走資派鬥爭犧牲的兵團戰士王建新同志，這是應該的。我公社也派人參加了，悼詞還是我寫的。但我有這麼幾個問題沒有想通：一、王建新是在一個月之前死的，為甚麼要到今天來開追悼會；二、為甚麼要這樣大規模的搞，甚至放了整整一天的哀樂，把整個校園的戰鬥氣氛都衝淡下去了；三、為甚麼井岡山廣播台叫甚麼「王建新烈士是溫州的一顆明星，聶孫之流是一抔黃土」？為甚麼要出這樣的輓聯：「豪氣貫井岡更加眾志成城怒斬兇頑頭 深處革命前途掃卻曇花不讓敗壞風光」——新北大報編輯部。「東海之濱熱血化碧小將留芳千古 燕園之內日漸變黑政客遺臭萬年」——春雪戰鬥隊。這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紀念烈士是極不嚴肅的，是有政治目的，是用死人壓活人，用烈士來掩護壞蛋。

晚遇老聶，談及公社總部改組問題。聶不同意，說我們的核心人員既難辦，又痛心。這是由衷之言。我感到很難勝任現在這個工作，很想下來好好學習毛著搞大批判。

9月28日 星期四

收大哥來信，已安達上海，受到同志們的隆重迎接，感動得流淚了。我去信說，他應更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9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中午，我哲學系戰鬥團一戰士被「井」們打傷，去北醫三院治療。昨天井岡山一壞蛋胡XX被公安局抓走了，他們便進行階級報復。

三軍紅總王瑞新等兩同志來瞭解我校大聯合情況，我介紹以後，認為可以考慮三種辦法：一、派「三軍」來做工作；二、中央表態；三、把「井」中的壞人抓出來。解放軍同志認為，第二個方案不通，「井」們是不聽中央的話的。第一個方案須得中央文革批准。第三個方案可行。看了一些「除隱患」戰鬥隊⁷⁹搞的各系老保翻天的材料，叫人大吃一驚。我校老保全面翻天！井岡山成了他們的避難所。看來我的指導思想是右傾了。同志們極善意地批評我是「書生氣」「好心腸」「太正直」！就是一個「右」字，我得好好學習毛著，瞭解情況，否則會對革命事業帶來極大的損失！

9月30日 星期六

下午開兩個核心組會議，因老聶要進城，開不成，有人大發脾氣，罵得狗血淋頭。算了，對這樣的人，只好忍耐，不必計較。如果他有對的地方，我們還是要接受的。

回家渡假。

10月1日 星期日

熱烈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周年！

偉大領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首都50萬軍民一起歡慶今天這個偉大的節日。林彪副統帥發表極為重要的講話，其中講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鬥私，批修」。鬥私，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裏的「私」字作鬥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這兩件事情是互相聯繫的。只有很好地鬥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鬥爭進行到底。

10月4日 星期三

上午，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一起學習「鬥私批修」。

下午，各系文革主任討論「鬥私批修」有關問題，我參加文科各系的會議。

晚上，戈華⁸⁰問題串聯會。今晨總部關於戈華問題的聲明，得到了廣大戰士的支持。

10月5日 星期四

看到陸平彎腰掃地，後拿一隻洋鐵碗去大飯廳排隊打飯，於心不忍。

10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老聶傳達市革委會上謝副總理的講話。其中談到大聯合時說，北大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應該支持、鞏固。決不能打倒。

上海《工人造反報》駐京記者楊海根同志來訪。談及孫月潮事，及北大井岡山貼的大字報。他準備去信上海，反映此事，要求報上澄清事實。

下午參加常委會，討論恢復保衛組工作問題。謝副總理10月1日批示，「同意恢復工作。材料也應交回。」

晚上，慶祝二組恢復工作大會，總部發表了聲明。

最近，井岡山顯得很被動。這是必然的，因為它的大方向錯了。新北大公社則越戰越強。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

社論說：「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在哪裏？最本質的，是舊在一個『私』字上，就是從為自己、為『私』的觀點來看世界。剝削階級的利己主義，是滋長資本主義的天然土壤，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毒菌。

「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舊的思想體系在工人階級內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頑固的維護者。隱藏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一些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而實際上企圖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就說明，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就必須開展政治思想的大革命。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修正主義的命，革一切舊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靈魂，就是要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因此，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定要『鬥私，批修』。

「『鬥私，批修』，很精闢、很科學地概括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內容，概括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批判資產階級』的基本內容。它是保證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徹底勝利的根本方針，是防止修正主義復辟、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全國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根本方針。」

10月7日 星期六

上午，研究有關大聯合問題。只有從鬥爭中求聯合，聯合存；無原則的聯合，聯合不過是一句空話。

要深入群眾，耳朵越不好，越要深入群眾。

紅代會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各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去集訓。他們決定由我去，這很好。不過地點在林學院，這樣便要脫離學校運動，是不好的。

下午，與崔雄昆、楊學琪、李有貴一起研究鬥戈華問題和同學們下鄉以及學校的任務。準備在下鄉前，批鬥一次戈華（缺席批鬥），陸平、彭珮雲陪鬥。下鄉以後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鬥爭、準備。會後向孫蓬一、聶元梓彙報了上述意見，他們都同意。孫蓬一不同意我去學習，說在學校搞運動。聶元梓說，我校的大聯合快了，如果不下鄉，十月分即可聯合，如果下鄉到十一月就能聯合，聯合一定會按我們的意願聯合的。上面會支持我們的。

晚上，召開戰鬥團團長會議，研究批鬥戈華問題。大家同意在9日上午開鬥爭大會。

今晚，起草了第二個照會和海報。

人很疲勞，失眠，但正像哲學系的一個井岡山戰士說的那樣，「你身體不好，很疲勞。但精神很愉快！」對，幹革命，精神怎麼會不愉快呢！

10月8日 星期日

得悉黨校貼出大字報《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康生！》十幾張。大字報貼出以後，即封鎖校門。下午，三軍王瑞新同志（「無革派」）徵求我的看法。我認為康生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裏的人。這張大字報是錯誤的，但不必把注意力轉過去，中央自會處理。千萬不能轉移大方向，否則便上了階級敵人的當！老王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晚五校聯合演出隊到我校演《紅燈記》。老聶講話井岡山破壞，把喇叭搶走了。晚上，審查明天批鬥戈華的發言稿子。質量都比較高，共四個，選了三個：一、河北大學的三反罪行；二、北大的三反罪行；三、老保翻天！

10月9日 星期一

上午9點半，新北大公社戰士、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召開批鬥三反分子戈華大會，陸平、彭珮雲陪鬥。戈華缺席，尚被井岡山兵團隱藏着。但在革命派的努力下，總有一天會揪出來示眾的。

昨天黨校反康生的大字報，是黨校第一把手李廣文寫的。題為《揪出陶鑄式的兩面派康生》。貼出以後，黨校的同志就認為是反革命大字報。後來陳伯達同志去了，支持鬥爭李廣文。

反革命野心家，自以為聰明，但是，由於他違背毛澤東思想，不懂毛澤東思想，因此，即使最聰明，也只要一完了事。下午，兩個核心組「鬥私批修」學習。我們對學習不夠重視，領導不力。

姚玉琪說：「同志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過去為了活命，為了一點點豬狗都不吃的東西，從五歲就開始挨門要飯的窮孩子，做夢也夢不到能在今天這樣的大會上說話呀！那個時候，咱們窮人有甚麼榮譽？連最起碼的做人的資格都沒有！我們窮人有甚麼呢？想甚麼呢？只有恨！只有仇！只想有一天能報仇雪恨，只想有一天能做個真正的人。是我們最最敬愛的毛主席，領導我們窮人拿起槍桿子，打出無產階級政權，我才有了今天。我入伍十幾年來，在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裏，越來越深刻地懂得了做人，應該是做一個大有益於

人民的人。要做一個大有益於人民的人，一天也不能離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使我不斷地進行着破私立公的鬥爭。不斷清除掉資產階級思想的渣滓，哺育我成長起來。」

——《在頭腦中大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4510 部隊訓練大隊區隊長 姚玉琪

上午，批鬥戈華大會上，台上傳上這樣一張條子：

大會主席：

剛才台上那個在穿衣服的人（即蔡澤欽同志）說：「大家安靜，這是最後一個發言。」以此來叫大家安靜，似乎大家嫌會長，真他媽差勁透了！這句話是起了破壞鬥爭大會的作用，泄了大家的鬥志。實際上廣大公社群眾的鬥志很旺盛，今天的大會好得很！我們今後要不斷地開！

公社一兵

這張條子給我的教育與啓發是：

一、我公社戰士是愛護我們的公社熱愛我們的公社的，我們的戰士具有極大的積極性。

二、我們的領導同志總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總是落後於群眾，這是不相信群眾的表現。

晚上，老聶傳達中央文件，毛主席最近視察各地所作的重要指示。新北大公社全體戰士敲鑼打鼓，歡欣鼓舞。

主席在指示中着重講大聯合與幹部問題。這是因為，只有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了，鬥、批、改就好辦了！

伯達同志最近在《人民日報》講了話，談到新北大時，據說是這樣講的：新北大公社是一個堅強的革命組織。他們保聶元梓是為了保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井岡山利用我的講話攻擊新北大公社。

10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4510 部隊姚玉琪同志等兩個解放軍來我校作「鬥私批修」方面的學習報告。

我們校文革、公社總部還沒有很好的重視「鬥私批修」這個問題，這樣是要犯錯誤的。

下午，總部核心組開會，是一個很壞的會。會議由我主持，但是卻把一個不入會議議程的問題——校文革與公社關係的問題——作為討論的重點，佔了極大部分時間。

在校文革與總部關係的問題上，總部負責人之間發生了分歧。

馬雲龍（不是總部委員）、王復興（不是總部委員）、閻志勝、沈永有主張奪權，把權抓過來。校文革弄它一個空架子，甚麼事都由我們來組織，我們應該自力更生。我以為這種觀點是錯誤與有害的。總部與校文革的矛盾是革新與守舊之間的矛盾。這應該通過「鬥私批修」，放到桌面上來，認真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決不是奪權！奪權背離廣大革命群眾的意願，投合井岡山兵團所好。如果校文革執行的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甚麼要奪權？難道我們公社廣大戰士幾個月來為保衛校文革的紅色政權而作的鬥爭，是為了公社掌權嗎？這是對廣大戰士的欺騙，這種思想會把我們的戰士引向歧路。不，不會引向歧路，我們的戰士，非常懂得是非，這樣下去，只能是總部垮台！

10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總部學習「鬥私批修」。資料組老韓認為校文革存在嚴重問題。但他不同意採取拆台的辦法，撒手不幹是錯誤的。說如果你們頭頭當中有誰不幹，我們戰士決不能原諒，說到這裏他哭了。

〈「鬥私、批修」，做好各學校各單位的鬥批改〉——《紅旗》雜誌1967年第15期社論摘要：

「做好各學校各單位的鬥、批、改，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也是一場無產階級世界觀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短兵相接的戰鬥。要清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垃圾，就必然要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舊的習慣勢力發生衝突。這場鬥爭直接觸及每個人的靈魂。你是無產階級的『公』字當頭，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私』字當頭，必然要在鬥、批、改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無私

才能無畏。『公』字當頭，才敢於鬥，敢於批，敢於改，才能批判修正主義，同舊思想，舊制度徹底決裂，按照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私』字當頭，就會時而積極，時而消沉，就會在鬥爭中顧慮重重，畏縮不前，就會在思想上同修正主義劃不清界限，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

下午，紅化兵戰士來總部，談鬥私和批修，要求馬上掀起一個高潮。

我公社有2,000戰士，今天起奔赴秋收戰場。

10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議，研究當前學校形勢。我建議結合主席在視察期間的最新指示，結合本校形勢，用總部名義寫一張大字報。大家同意，一直搞到下午3點。

與李文⁸¹交換意見，雙方檢查了自己的「私」字。他同意我的意見，應該用鬥私批修來解決與校文革的矛盾。李文很有才幹。目前他在抓政工組。

10月13日 星期五

昨晚，校文革政工組負責人吳重光談，校文革一個政工組，總部一個政工組怎麼辦？我建議聯合，至少是互相配合，決不能互相拆台。總部與校文革的矛盾，群眾已經瞭解了一些，大家都擔心。我想這個問題不應該在群眾中暴露，旁邊還有井岡山呢！

有人說：「老孫，你也應該組織隊伍，平衡平衡。」

我為甚麼要拉隊伍呢！甚麼嫡系部隊、親信等等都是軍閥作風。如果他正確，那就不須要拉甚麼隊伍，如果他不正確，所謂的「嫡系」「親信」總有一天要造他的反。革命歷史的實踐，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難道不正是這樣嗎？

「老孫，你有多少兵？你能指揮多少人？」又是軍閥思想。我一個兵也沒有，我也不指揮隊伍，我們都是毛主席的紅小兵，都聽從毛主席的指揮。

與紅旗兵團負責人彭其發同志（哲學系學生）談。他向我反映了紅旗兵團目前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主要負責人吳金鐘同志的問題。看來老吳問題不少。但還要從團結出發，顧全大局。老吳問我「你支持不支持我」，我說，「支持你對的，反對你錯的。」

晚上，開「鬥私批修」串聯會。群眾反應說會上理論探討多，實際問題少，說明我們的頭頭脫離群眾了。

晚與公社資料組老韓談。他向我反映了一些總部目前的情況。說10日所以對校文革的意見來了個總爆發，是由於這樣兩個原因：一、孫蓬一在哲學系說沈永有的壞話；二、校文革常委對聶元梓說，你同意原總部改組是錯誤的。這兩個消息不知是否確實，如果是真的話，我以為10日上午的會也是錯誤的。老韓也認為採取奪權的方式行不通。

在串聯會上，戰士提了幾張條子，說你們頭頭在「拋不拋開孫蓬一」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真是吃飯不幹事。說「孫蓬一無罪」！其實總部沒有爭論孫蓬一的問題，不過這個意見本身是正確的。我們的戰士非常明是非。

10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新北大幹部思想學習班舉行開學典禮。聶元梓講話，並告訴我們毛主席號召我們開學鬧革命。我代表公社總部講了話。

下午，與老聶談。對總部與校文革的矛盾，我以為不要把它看得過分嚴重。有不同意見的人不是甚麼野心家，還是好同志，應該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解決問題。我問聶：「你認為總部目前出現的動向嚴重不嚴重？」聶答：「我認為是嚴重的。」「但是要團結，可以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心中有數。井岡山問題解決以後，可能會出現許多小團體。」我給聶看了一張戰士寫的有關孫蓬一的小條子。聶說：「是啊！孫蓬一就是好同志，堅定的左派！你明天開會時，把這張條子念一念。」

聶看到了我哥哥送給我的「為人民服務」小本子，說：「向你哥哥問好！」

根據市革會9·16通告第一條規定，凡是革命群眾組織向新市委領取的车票等都應歸還。因此，我們去年12月31日向新市委大學部(經手人是艾德鎔同志)領取的120元錢，應該還給他們，今天向財務科報取(經姜同光、後勤組批准)94.80元，連剩餘的25.20元，共120元。由俄文系三年級王華林(公社辦公室人員)去還。(台基廠12號，市革會物資收回站。)財物一定要清楚，這是防修的一個方面。

今晚，林同華、夏建華結婚。⁸²大家歡歡樂樂地慶賀了他們一番。

10月15日 星期日

晚飯時與紅旗兵團主要負責人吳金鐘同志談。他說：「上星期三左右我說的北大要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是指新北大公社的分裂。」我說你有何根據。曰：「早就知道了；公社裏有壞人，我已派人去整閻志勝的材料，閻在反右時有右派言論。」我說，對閻應一分為二。答曰，「你老右傾」。

公社分裂成哪兩派？他說是踢開校文革與保校文革兩派。並說我是保校文革派；他自己也是保校文革派，否則便不來找我了。人與人的關係真複雜呀！

晚上開總部核心組會，開不下去，大家的思想不見面，不好辦。該怎麼辦，只有鬥私批修，思想革命化，這是根本問題。老聶參加會議。沈永有上午承認說要奪校文革的權的說法是不恰當的。

10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核心組學習，兩人不到。

晚上，校文革總部兩個核心組開會、研究鬥私批修、開學鬧革命、大聯合、大批判等問題。

還市革委120元錢收據收到，收款人是陳X X，蓋有革委會物資清理小組印章，10·16。

10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和小陳談。他說，你以後應該坐下來好好學習，考慮一些問題，要常常意識到一萬多人的眼睛在看着你，不要太隨便了。他的話是很對的。

下午，校文革與公社兩個政工組的負責人座談如何配合工作，決定合二而一。明天下午再研究具體工作。

晚，電工楊旭同志對我說：「踢開兩大派」的大字報，他們工人看了很不舒服。說工人同志從去年5·25以後，對我就非常信任，愛我的出身、愛我的敢於鬥爭，我當公社第一把手後，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了。但是那張大字報出來後，工人歎了口氣，在一次討論會上，批評了我，但是極善意的、愛護的批評。他說，從我的出身，從我的鬥爭來看，我不應該有書生氣。

我談到畢業以後要離開北大，楊旭說，他也想離開。我說你們不應離開，毛主席、黨和人民對北大寄予極大的希望。老楊說，那你為甚麼要離開呢！我無言以對。老楊說公社總部的動向他們是清楚的，誰要想奪權，就是叛徒，我們就要給他吃拳頭。他希望我常到工人中去轉轉，要堅守崗位。

10月18日 星期三

早晨7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

聶元梓等校文革常委以及公社總部的黃元莊和我一起來紅星公社參加勞動。上午，走了一大圈。看訪同學們，大家的勞動熱情都很高漲。下午與生物系一起勞動。晚上，老聶等都回去了。我留下，準備等明天勞動完後走。

10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與哲學系的同志們一起勞動。

晚上，我們與新915一起聯歡，大家叫我講話，我不會講，叫

我上主席台，我也不想上。這種出頭露面的交際我實在不行，我準備回校，反正勞動已經完了。同學們從今晚開始到明天陸續回校。

離開學校僅兩天，可家裏的事就是掛念。學校裏當前要解決的幾個問題：一、如何掀起一個群眾性的「鬥私批修」高潮。領導帶頭，層層深入。二、以此來搞大聯合。三、以此來搞三結合。四、以此來開學鬧革命。五、以此來搞本單位的鬥、批、改。六、革命派內部的矛盾必須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來解決。

10月18日《北京日報》第三版有〈貴陽棉紡廠無產階級革命派按行政部門大聯合的經驗〉，其中講到，「領導班子內有分歧的問題，就交群眾討論解決」。我們總部核心組的分歧能否交給群眾討論呢？我以為還不能，因為旁邊還有一個井岡山。但我相信群眾，而且深信，我的看法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晚上，我新北大公社總部準備與七機部⁸³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歡，慶祝中央10·17重要通知的發表，並有文藝節目演出。事情都準備好了，我們的戰士也開往七機部去了。突然七機部來了兩個軍代表，說七機部兩派的聯合很不鞏固，下面鬥爭激烈，希望我們顧全大局，不要去開會演出了。三秋指揮部的同志，還是想去，我是主張不去的。如果我們開會、演出，對他們的大聯合不利，就堅決不幹。經過商量，同意不去，但要求軍代表向七機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說明：一、尊重軍代表的意見，為顧全大局不去演出。二、我們的開會演出完全是革命行動，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們也同意這樣做。

但是大會已經開了，節目也開始演出了。軍管會的廣播只說：「新北大公社負責人同意不來演出。」我們的戰士很有意見。「新915」也支持我們去開會演出，我只同意演出不開會。我們的演出隊一進七機部，即遭「916」的攔截。「916」一勤務員親自指揮打我們演出隊戰士。結果這個勤務員也被「新915」戰士打了。大會結束，當我們出去時，很多戰士都被「916」打了。

這件事情的發生，對七機部的大聯合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從這件事情也得到了教訓和教育。我是反對去開會演出的。但是在大家都同意之下，我沒有堅持原則，怕被同志們說我軟弱，放棄原則，

私字作怪！同時我也受到了教育，階級鬥爭是激烈的。「916」恨我們，「新915」卻熱烈歡迎我們，保護我們，這是何等顯明的對比！

深夜回校，準備明天一早請教老聶。

10月20日 星期五

老聶的意見是不發表聲明，給市革會寫一個報告。昨天不應去七機部。

10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老聶傳達10月19日下午謝副總理在市革會上的重要指示。三件事：一、辦好學習班，學毛著。二、復課鬧革命，搞鬥批改。工廠抓革命，促生產，鬥批改。三、苗頭不對，不要犯錯誤，不要上當。同時還傳達了吳法憲司令員的講話。

下午，校文革常委與公社核心組開會研究開學鬧革命的問題。學校成立一個開學鬧革命的領導小組，公社由我參加。

去上海肅清反聶宣傳的同志回來了，效果很好。特別指出電車二場給了他們很大的幫助。「到電車二場才感到上海工人階級對新北大感情之深。」「電二工人階級是鐵杆保聶派。」電二造反派還送了一幅自己畫的大型主席像，一個頭像就畫了一個星期，這個像是送給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按鄭郁釗講，這幅像原是一個工人送給我哥哥的，後來他們要回上海了，我哥哥轉送給我們。大哥叫他們帶給我一袋糯米、乾菜、蘿蔔乾等。

晚上回家，因明天要修房子，我得幫點忙。

10月22日 星期日

白天，修理房子。

晚回校，因有會。

10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校文革作開學鬧革命動員報告。下午，參加校文革政工組會。

從行政委員會領取新北大紀念章200隻，送給電二革命造反派。新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永遠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

晚，與紅旗兵團負責人吳金鐘談，要多做自我批評，加強團結，整閻志勝的材料是錯誤的，要以革命利益為重，不要以個人意氣出發看問題。不要專斷，不要事事通過「我」，要相信群眾。與政工組姚榮啓談，政工組沒有搞起來，鬥私批修沒有搞好。總部領導不力，校文革的工作，大有進展。應該加強領導班子的革命化。

10月24日 星期二

10月21日《文匯報》社論〈紅衛兵要成為勞動人民最可愛的人〉中有一段好文章：

「從歷史上看，隨着階級鬥爭的不斷發展，我們的革命隊伍總是不斷一分為二。歷史證明，凡是始終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寸步不離毛主席戰略部署的人，凡是踏踏實實，默默無聞，不斷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人，就是大有希望的人。那種好出風頭，在名譽地位上手伸得很長的人，則是無希望，沒出息的人。」

上午10時，核心組開會研究「鬥私批修」、大聯合、精簡機構等問題。

下午與李有桂同志交換意見，認為必須加強總部革命化，我建議他到總部核心組工作，他說他怕留在北大。

晚，去老聶家，向她彙報上午會議情況。此外，建議李有桂到總部核心組工作，她表示同意。我又談到對反擊老保翻天，必須注意打擊面。特別要注意抄家問題。一般說來，我是反對隨便抄家的。我們必須不折不扣地按中央精神、政策辦事，走遠了會出問題。隨着勝利的到來，有些人有點昏昏然了，一種極「左」思潮也伴隨而生，當然沒有佔主導地位。

晚上，紅旗兵團等組織鬥周一良、⁸⁴侯仁之，⁸⁵變相的體罰還存在，應不折不扣按主席指示辦事。

與吳再義談。他說我的思想波動太大。這個意見是正確的。究其原因不外是：一、我在政治思想上是不成熟的；二、思想不深刻；三、有私心雜念。克服的辦法只有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鬥私批修，多多思考。

10月25日 星期三

今天，北大開學了。上午在毛主席塑像前舉行開學典禮，三軍無革派參加了我們的典禮。

下午，總部核心組與各戰鬥團團長聯席會議談形勢。

晚上，兩個核心組開會，談形勢與任務。勝利了，快要勝利了。有些人便昏昏然，飄飄然。最近在隊伍中極少數人的頭腦中出現一種極「左」思潮。這種極「左」思潮的表現為：

一、不切切實實地按中央政策辦事，如抄家。即使應抄，也應和校文革、總部一起研究一下。

二、鬥爭時還有變相的體罰。在主席、中央文革一再指出以後，不該再發生這種情況。

三、不注意打擊面，不重視群眾的思想工作。

四、整總部核心組閻志勝。這是錯誤的。

五、鬥私只對井岡山，也是錯誤的。

當前學校的三大任務是：一、鬥私批修，二、大聯合，三、開學鬧革命。主要矛盾是「鬥私批修」，應以這為綱來解決其他問題。可是目前沒有把這個綱舉得很高，實際上是把井岡山問題當作主要矛盾。這會使我們脫離大方向，同時井岡山問題也不能很好解決。

應該高姿態地解決井岡山問題：

我們的立足點不僅在批其思潮，反擊老保，更重要的是，擴大教育面，做細緻的艱苦的思想工作。原因是我們和井岡山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井岡山的廣大戰士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其實要比批思潮打老保重要得多。這個工作做了一些但是不夠。

注意鬥爭策略，執行黨的政策。

要搞好開學鬧革命。

在大飯廳牆上貼出了一張「共產青年學會」《宣言》(草案)，⁸⁶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大毒草。毛主席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說尚須解決，閉口不談打倒劉鄧黨內走資派，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極端的仇視。當前有各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潮出現，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給以堅決的回擊。

10月26日 星期四

晚上，形勢串聯會。

北大尚有反覆，井岡山又囂張起來了。沒有甚麼了不起，關鍵是我們隊伍內部。

10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至鋼一連，叫我談總部的指導思想。我認為，當前的中心工作是以鬥私批修為綱搞好大聯合和開學鬧革命。對井岡山的思潮、政綱、老保，不是批判、反擊多了，而是鬥私批修沒有跟上去。鋼一連的同志認為，我的看法與他們沒有分歧，希望開個全體戰士串聯會，把這個思想貫徹下去。

下午，召開戰鬥團團長會議，研究串聯會問題。

晚上，總部核心組開會研究下一步工作。

中午，與小岳談。她是公社社員，實際上是個逍遙派。說文化革命中，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複雜、自私、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表裏不一。周圍沒有一個理想的人。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缺乏基本的階級分析，實際上是嚮往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發展下去是危險的。我勸她少玩，別買自行車。多學習，多思考，積極參加運動。她說這是教條！目前學校有相當一部人患有政治恐懼症，小岳就是。她說，搞政治危險，不介入，同時又感到空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不理解的地方可以通過學

習、實踐解決。這種政治恐懼症主要是世界觀問題，同時和我們在鬥爭中不講究政策策略有一定關係。

10月28日 星期六

收到大哥寄來的一網材料，全是電車二場造反大隊給我們北大翻印宣傳的。其中有一本《高校兩派矛盾的由來、發展和關鋒、王力的有關講話》，看了很受教育。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大字報《踢開兩大派，狠抓大方向》雖然主要論點是正確的，但是對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複雜性估計不足。實際上，兩派的組織是革命組織，但是兩派的指導思想，由於黑手的插入，是路線性的分歧。我們所以看不到這一點，原因是對於兩派的形成與發展不瞭解。當一月奪權時，我們五個作者都在上海。發表一個甚麼看法，首先得有歷史的、現實的調查，往後，再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以引出正確的結論，否則，難免要出錯。在這方面，我的教訓也不算少了。

10月29日 星期日

在家勞動。

晚上，黃繼光⁸⁷媽媽鄧芳芝、達吉來校作報告。

10月30日 星期一

自我到公社總部工作已經三個多月了。這三個多月，我校階級鬥爭異常激烈。新北大公社及其廣大戰士，在大風大浪中經受了又一次鍛煉，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這是既正面又反面的教育。所謂反面教育，就是由於私心雜念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令我深省：如果抱着私心雜念幹革命，輕者個人犯錯誤，重者可導致革命事業的損失。

問題很多，主要是當不當總部頭頭的問題。我原在聯戰團勤務組工作，聯戰、66聯合強化新北大公社總部時，我根本不想到總部工作。理由有四：第一、我的耳朵不好使，一定會給工作帶來很大

困難，也會增加自己的苦悶。第二、我還是搞大批判，一方面參加革命鬥爭，另一方面作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把不懂的問題弄懂，以便更好地參加革命鬥爭。第三、我沒有甚麼工作能力，別人以為我是甚麼寶貝，其實是一個草包。第四、我怕到總部工作以後，會留在北大。北大樹敵太多，不是我久留之地。同時留下來也沒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做政治幹部嗎？勝任不了。當教師嗎？已有三年的教師體驗，知道是一種甚麼味道。四個原因，似乎客觀原因是主要的，但實際上主觀原因還是起重要作用。怕留北大，是怕階級鬥爭，北大是階級鬥爭最複雜最激烈的地方。我說過我不怕路線鬥爭，就怕宗派鬥爭。其實，宗派鬥爭未始不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反映，或者說本身是一種階級鬥爭。幹不幹的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尚待繼續鬥私。

其實，想不想當官不是以你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群眾的要求，階級鬥爭的要求；群眾不要你當官，你要當官，是私字；群眾叫你當官你不想當官，同樣也是私字作怪。正確的態度是群眾叫你幹甚麼你就幹甚麼，革命叫你幹甚麼你就幹甚麼。戰士愛護我們，戰士叫我們好好幹，聽到我們不想幹，便哭了，我非常感動，感到我們責任之重。我們的戰士、公社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對我也有教育。他們辛辛苦苦還不是為着革命。

老右的問題：所謂「好心腸」「太老實」說穿了是一個「右」字。我承認思想右。這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在來總部之前有些問題較清楚，來總部以後反而不清楚了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一定要緊緊跟上，不進則退。

晚小殷來宿舍。她看我很疲勞，說現在繁星滿天，出去走走。我沒興致。卻想到郭小川《望星空》⁸⁸一詩。我說郭小川在一個秋夜，站在天安門廣場上，他望着美麗的星空，感歎宇宙的浩瀚，由此聯想到人民大會堂正在舉行的宴會，燈紅酒綠，與星空相比，卻顯得渺小而無意義。沒等我說完，小殷笑着指着我說：你放毒！你放毒！我無辭以對。其實，我還有一句話：星空雖浩瀚是死寂的，人間雖小卻活躍着生命。但我承認，我的世界觀中也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相對主義，這正是我脆弱一面的思想根源。小殷的專業是物

理，很實在的，要比我健康得多。把小殷送走後，我真的在校園內望星空了。

收到「一個非社員群眾」的一封信。信中，肯定了公社改組以後的成績，同時着重指出目前存在的許多問題。意見提得正確，態度很誠懇。信是郵寄的，同在北大，為甚麼要郵寄，說明我們太脫離群眾了。

10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與李有桂等同志談公社工作。

下午與老聶談鬥私批修。

晚上與吳重光談政工組問題。

11月1日 星期三

昨收到吉林省一個教員來信，說把我的一篇文章抄出去以後「引起了一場大禍」。雙方發生了很大的爭論，至今未息，叫我表態。

我回信如下：

張國才同志：

來信悉。

《革命大聯合的風暴吹得更猛烈些吧》一文中說「無條件聯合」，這種提法是錯誤的。當時我們都這樣說，後來中央首長作了更正。正確的提法應該是「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聯合起來」，聯合應該是有原則的。至於文中別的說法我看沒甚麼錯。我的文章給你帶來麻煩，應由我負責，說明我沒有把毛澤東思想學習好。也說明了寫文章應該非常認真負責，否則對革命事業便會帶來損失。

願你校兩派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聯合起來。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萬歲！

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敬禮

新北大公社 孫月才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議，談鬥私批修。大家暴露了活思想，認為現在總部領導很不得力。原因在於思想不統一。總部與校文革常委的矛盾沒有解決，總部核心組內部的矛盾沒有解決。我作為公社第一把手是負有很大責任的。最後決定，兩個核心組開個會，多作自我批評，解決矛盾。

下午開政工組會，準備與校文革政工組合併。大家都同意，可是誰也不願意去。李文火了，說沒有辦法，要回班。李文是有頭腦、有能力的人，他應該好好工作。本來今晚開兩個核心組的頭頭鬥私大會，因為老聶還沒有準備好，所以只開我們公社的。大會開得很好，好在會場的氣氛，戰士們的激昂情緒，倒並不是頭頭鬥私如何深刻（大家都是即席發言，準備不足）。大家叫我鬥私。因怕同志們聽不清楚，沒有談。可以用別的方式來亮相。

有一個戰士遞了一張條子說：「希望總部頭頭認真考慮，你們幹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還是解放個人？」晚上我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問題。覺得這可以成為一個鬥私的綱，我應按這個綱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我向自己提出四個問題：一、我為甚麼成為「炮轟派」？二、我為甚麼想到中央文革理論批判組去？三、我為甚麼不想留在北大？四、我的思想到底右不右？結論是我沒有把個人的革命活動與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緊密地結合起來。

11月2日 星期四

按昨晚擬定的綱，寫鬥私篇，共4,000多字。晚上校文革召開頭頭鬥私大會，⁸⁹全體戰士參加。鬥私的有：聶元梓同志、崔雄昆同志（革命幹部代表）和我三個人。大家對老聶的發言很不滿意，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對我的檢查普遍表示滿意。但我覺得還很不深刻，須繼續狠鬥私心。

11月3日 星期五

「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

的教師，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上午，總部核心組學習《將革命進行到底》。⁹⁰討論當前的問題。李文、閻志勝還很消極，要回班，認為阻力很大，阻力來自校文革，沒有一個能團結不同意見的人一起工作的好班長。如何解決這個矛盾，他們提不出具體辦法。我建議鬥私，多作自我批評，他們說不解決問題。這種消極的思想是有害的。我同情他們的一些想法，但我反對他們的做法。不要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我們應團結共同把工作做好。

11月4日 星期六

下午，參加教育革命誓師大會。同學們的發言非常好。井岡山提出一個錯誤的口號：「要周培源，不要陸平、彭珮雲。」我們新北大公社提出一個針鋒相對的口號：「要革命的抗大，不要燕京」、「要毛澤東思想的新北大，不要周培源。」前者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口號，後者是徹底革命的口號。這兩個口號反映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的鬥爭，實質上是要不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聶、孫、盧、黃與我在聶家研究晚上開會問題。當前總部與常委之間的矛盾一定要多從團結出發，多做思想工作來解決。聶在一些非原則的問題上應該多讓小將。老聶同意。從長遠來看，革新思想會取得勝利。

晚上，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核心組擴大會議，研究領導班子革命化與下一步工作問題。

兩個領導班子必須以「鬥私批修」為綱來解決存在的問題，除此以外別無他法。有人對解決問題失去信心，實際上是對「鬥私批修」的巨大威力失去信心。

1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天津老工人來校作報告。

下午，各系文革戰鬥團長等聯席會議，傳達昨晚核心組會議精神。

11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參加政工組會議，研究當前的工作。

下午，學習林彪同志在首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三個編輯部的文章：〈沿着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奮勇前進〉。

晚上，參加政工組會，聽取當前思想動態彙報。面對着教育革命，同學們思想有些混亂：鬥批走，改行，改專業。考慮自己個人前途等等私心雜念隨着產生了。這是當前教育革命中的阻力。要解決這些阻力，只有鬥私批修。過去我們的精力主要是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放鬆了自我改造，現在教育革命了，自然會考慮到自己的前途觸及到自己的靈魂。要針對這些活思想，組織一個群眾鬥私大會以引起廣大革命師生的重視。

11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孫蓬一同志作開學鬧革命的動員報告。

晚上去老聶家。我要做鑒定了。研究生辦公室叫我請一禮拜假。聶說分配在學校是否還要做鑒定。我說，我畢業以後怎辦？她說不走。我說，我留校沒用。聶說，你沒用，誰有用？叫我注意黨組織生活，我說我不是黨員，她說，不是黨員也要管。我告訴老聶，我二哥是個保守派，而且還是個頭頭。她說站過來就好了。我說，他意識到是保守派便認錯了。我告訴老聶，文化革命中的有些問題，我很不理解。⁹¹要好好學習，現在是落後了。

11月9日 星期四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議。交流各組情況，訂出總部方針。會議

開得很好，情緒很高，大家都願意好好幹。決定在最近（我與老聶聯繫結果是明天晚上）開兩個核心組會議。在會上，把我們對各項工作的看法談出來。總部的方針，實際是講與校文革的關係問題：⁹²

新北大公社是一個在校文革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組織，它不是權力機構，但它負有加強、鞏固校文革這個權力機構的使命，具體表現在：

一、與校文革一起商討全校性的決策問題。方針政策決定以後，要發動公社全體戰士與全校革命師生堅決貫徹執行。

二、在大批判與本校的鬥、批、改中，在革命的原則下，搞好本校的大聯合，鞏固加強北大校文革。對井岡山採取又打又拉的方針。以鬥爭求聯合，同時要做大量的群眾工作。

三、幫助做幹部工作。解放一大片幹部，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以加強和鞏固三結合政權。

對校文革的關係是有分有合，目前總部委員下去工作很好。但在一定時候必須集合起來，交流情報，總結經驗，制定政策。

11月10日 星期五

下午，四川萬縣造反派主要負責人來訪。

晚與化學系紅化兵沈鵬同志及小陳談，認為北大是兩軍必爭之地，階級鬥爭的典型，社會科學的尖端，應該好好幹一下。他們支持我留在北大。

北大住了三年，但我對北大還是很不熟悉，還須做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才好。

11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公社核心組會議。交流情況，討論工作。後來因為下午兩個核心組會議開不成，便對校文革爆發了。提出了「毛主席的新北大如何走？」我提出「我們前進道路的障礙到底是甚麼？」回答說：「大家清楚，心照不宣。」經大家要求，下午繼續開會，由我去邀聶元梓、孫蓬一來參加，聽取意見。

下午繼續開會，聶、孫都來了。大家談了許多枝節問題，沒有涉及要害。我以為要害是領導班子革命化問題，是如何突出政治問題。在某些同志看來，要害是「權」的問題，只要小將無權，公社便無法搞好。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我們考慮問題應該現實一些，全面一些。

我支持總部某些同志的看法、意見，他們代表了新生力量。做法上我與他們是有分歧的：一、要害不在「權」，而在革命化；二、言論激烈，但行動上要積極，如果行動上消極，便是口頭革命派。

老聶有些任性，我勸她謹慎一些。

11月12日 星期日

中午，從家回校，參加兩個核心組會議。彙報一星期來各組情況，同時研究下一步工作。

通過了一個學校核心領導班子。由孫蓬一、崔雄昆、姜同光、孫月才四人組成（老聶要管市革委沒有參加）。我建議沈永有代替我，沒有通過。我建議沈永有的理由是他瞭解的情況比我多。我要做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要不便不能把工作做好，甚至犯錯誤。但是大家不能理解我的意見。

晚去老聶家。向她說我建議沈永有（或李文）的理由。實際上還有一條是解決總部的活思想，讓他們抓實權，發揮更大的作用。老聶表示同意，但她不同意我退出，她說兩個都去領導小組。

與孫蓬一說，他就不同意了。他說，正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思想所以不能來核心組。我以為孫蓬一缺少辯證法。對於不同意見的人應該歡迎，讓他們發揮作用。這種戒備是不必要的。

以後規定：

一、每星期二、四晚上10點學校領導小組在一院101碰面，研究問題。

二、每星期五晚上7點半，兩個核心組在101開會，互通情報決定下周方針政策。

三、全校性大會每星期最多開兩次，凡有全校會議，必須由兩個核心組開會通過。

會議開得很好，乾脆，解決問題。明晚開戰鬥隊長聯席會議，把會議精神貫徹下去。

11月13日 星期一

我想就下列問題，做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

- 一、北大幹部問題的歷史與現狀。
- 二、黨內走資派的歷史情況。
- 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歷史情況。
- 四、革命教師的現狀。
- 五、北大學生運動史。

不詳細地瞭解情況，我就不能把這個領導工作做好，就要犯錯誤。讀毛主席的《〈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偉大領袖教導我們：「現在我們許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瞭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我正有點這個樣子。

遵照主席教導，眼睛向下，好好調查一下我們學校各方面的歷史與現狀。

11月14日 星期二

昨晚，林、陳來訪，說「井」們倒希望我留在北大，因為井們貼過我哥哥兩張大字報，我將來會被打倒的。這真好笑。不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如何荒唐卑鄙，退一步說，即使有一定的真實性，難道我就要被打倒了嗎？我將來會不會被打倒，不決定於任何旁人，而取決於我到底是否忠實於毛澤東思想，忠實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有人希望我被打倒，這倒提醒了我，教我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實踐毛澤東思想。

要多思、多幹、少說。對小道消息別去過問，重要的是要瞭解和研究黨的政策以及國內外形勢。

下午，研究生對立雙方討論如何做鑒定問題。我有事沒去，後聽陳炳泉講，雙方在校文革執行甚麼路線要不要表態的問題發生了爭執。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有爭執的問題，因此不必表態。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是路線問題必須表態。

晚上，雙方繼續開會，我也去了。爭論了好久。對方退卻了，同意表態，但是說沒有意義。我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身在北大，對校文革執行甚麼路線上爭論如此長久，如此激烈，其意義遠遠超過北大、北京市。如果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便是迴避矛盾，對革命對自己是不嚴肅的。最後他們同意我們的意見。

晚上，學校領導小組碰頭會。決定設三個教革聯絡站。每星期四晚召開聽取意見的群眾大會。

11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研究工作。

下午，鬥爭一個反革命小丑陳XX。思想歷來反動，最近寫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標語，鬥後被打，打得好。階級鬥爭激烈，我要很好地警惕。

1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參加哲學系研究生組自我鑒定討論。我也談了。主要談了缺點錯誤，經驗教訓。大家認為，我的自我鑒定不合格，因為沒有充分肯定成績。大家的意見，歸納起來有下列幾條：

一、優點：

1. 文化革命中表現很突出，是革命闖將；
2. 毛著學習抓得緊；自我革命好。
3. 工作認真負責。

4. 敢革敢保，在上海、在北大，都是如此。
5. 階級觀點敏銳。
6. 跟毛主席戰略部署跟得緊。
7. 鬥私很好。

二、缺點：

1. 上海回來以後，派性足。
2. 團結不同意見的人不夠。
3. 工作方法生硬，簡單，急躁。
4. 有書生氣，在困難時，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估計不足。
5. 要更好地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大家對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成績估計很高，我把它看成是對我的希望。通過鑒定討論，我對於派性的危害有較深刻的認識。研究生的分裂，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觀點分歧，但派性也佔有很大的地位。這方面，我要負很大的責任。我希望，通過這個鑒定，研究生能團結起來。

晚7點半，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召開民主生活大會，允許並歡迎井岡山戰士發言。結果，講壇被「井」們霸佔，利用它肆無忌憚地攻擊校文革，引起我們戰士的憤怒，當我們要奪回擴音器發言時，他們竟動手打人。於是挑起武鬥，民主大會就這樣被「井」中一小撮破壞了。

挑起武鬥，是我們意料之中，會前在老聶家我們就是這樣預計的。我說我們要避免武鬥，武鬥便上他們的當。中央批評，就落在老聶頭上。老聶對我說：「我挨批評你倒楣。」這倒也是事實。民主生活會以後照樣還開，那時只以公社總部出面，那一小撮便無法講話了。

電車二場造反大隊送給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總部的毛主席大像（工人自己畫的），已用鏡框裝好掛在總部辦公室了。鏡框是金色的，非常好。同志們看了都說好極了。

11月17日 星期五

小陳對我說，每天下午應好好學習報紙、毛著，對照我們學校想點問題。考慮問題要全面些深刻些。這些意見很對，遵照執行。

晚上沒有開民主大會，開了個形勢串聯會。原來沈永有在中午又開了個總部戰鬥團聯席會議，推翻了上午兩個核心組會議的決定（我因沒有聽到廣播，沒有出席會議。）推翻前議之後，又沒有通知校文革。我以為這種做法是不嚴肅的，不利於校文革與公社總部的團結。當前，公社總部存在着嚴重的自由主義與無政府狀態，應該嚴肅對待。兩個核心組的矛盾必須通過「鬥私批修」來解決，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解決。要迴避矛盾，矛盾便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我沒去開形勢串聯會，與聶元梓同志談心。

我告訴她，要開個兩個核心組的鬥私批修會，在會上由我把問題擺出來，互相多做自我批評，達到互相瞭解、團結的目的。

老聶說兩邊要和稀泥。

對小將必須團結，幫助，多看優點，允許他們犯點錯誤。談到孫蓬一同志，我認為老孫最可取的是他的階級立場、階級感情，但對他的偏激片面，必須抵制。他聽不進不同意見，不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人一起工作。

聶說，孫聽不進不同意見，只有他自己是革命的。他有極端的個人主義。有一次罵聶「卑鄙」！當然，孫是好同志，這一點，聶很清楚。

我希望老聶有一個好班子，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毛澤東思想舉得高，善於團結人，善於用人。這是我們事業必定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否則的話，有一個好班子也無濟於事，而且這個班子也會隨時背叛的。老聶表示同意。

老聶應該信任公社總部這個班子。這個班子，我以為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是有生氣的，代表了革新力量。我相信她是信任公社總部的。

晚10點開兩個核心組會議。

對於老聶這樣的領導人。我聽她70-80%。因為我相信她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左派。但是我又不相信她是100%的馬列主義者，不相信她的言行100%的符合毛澤東思想。因此尚有20-30%需要我獨立思考。

對於正確的領導，你要從思想相信，與他一致，但在關係上要若即若離，不可過分親密。否則的話，便有可能犯錯誤。

11月20日 星期一

下午，3點半參加政工組會議，研究如何抓政工組。我覺得政工組應在如何促使領導班子革命化的問題上下點工夫。校文革常委怕我們公社總部，政工組不敢到公社總部去，這就說明問題。

4點半，兩個核心組開會，研究了一些工作。

1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參加中文系戰鬥團的「鬥私批修」講用會。「五七戰鬥隊」的林毅同志講得比較好，可以在校刊刊用。

明天上午準備開個總部核心組的民主生活會，從自己說到別人，可以隨便一些。

我準備說這幾個問題：

一、總部工作近來是有起色的。看來總部委員分到各組去工作很好，在教革、政工、幹部大聯合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集中不夠，這我有責任。

二、兩個核心組的革命化問題，目前的矛盾必須用鬥私批修來解決，除此別無它法。對校文革必須一分為二。奪權抓權是錯誤的，是對革命的犯罪。幹革命要發動群眾，也要做細緻的、踏實的工作。如果認為開幾個大會就解決問題就把群眾發動起來了，那太簡單了。

三、我們的總部委員都是能力很強的好同志，我們一定要齊心合力，採取積極的辦法把工作搞好。沈永有要特別注意驕傲、獨斷

獨行，要大家商量，集體領導。

四、建議辦一個群眾組織幹部學習班。一定要突出政治，把思想革命化搞好。

五、政工組做了很多工作，但對總部聯繫不夠，說怕總部；校文革常委也有這種說法，值得我們注意。

六、星期一、三上午，堅持集體學習或討論，星期五上午與校文革常委一起學習。

上午，找閻志勝談。他認為目前的工作抓得比較有條理。我說，閻、李、沈有思想問題，他同意。他承認要奪校文革的權是犯罪，說李私心很重（我認為李私心較少，他不同意）。他要回班，我不同意。

北大鬥爭複雜。井岡山解決以後，還要暴發內部矛盾。白晨曦等可能與聶對立，小將中可能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所以聶一方面須堅持原則，在原則問題上堅持到底，鬥爭到底，另一方面，一定要團結好老幹部與小將，否則便要犯錯誤。聶一定要善於用人。

晚上，本來開黨委會研究如何突出政治的問題，結果人沒來齊，開不成。

王海忱（校文革副主任、學校畢業生分配小組組長）對我說，我肯定留在北大，叫我不要有別的任何想法了。

1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核心組民主生活會。會沒有準時開，人也沒有到齊。

大家談活思想。

從閻志勝的發言中得到啓發。閻在北大已學八年，還是二年級，思想苦悶。由於工作安排存在一些問題，他一直要回班，可是一直沒有解決。他說，老說「鬥私批修」！可是你不瞭解我的活思想，不給我解決問題，那有甚麼用。我以為，做思想工作的確是如此，不僅是一般的號召，重要的是要瞭解活思想，把一般號召落實到具體的思想工作上面去。

晚上，兩個核心組研究如何突出政治，領導班子革命化問題。

大家揭露了不少問題，要求用一段時間，來搞思想整頓和組織整頓。一、思想建設：建議戰地整風（內部），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新老幹部、主要負責人與一般幹部的矛盾，以統一思想，統一步調。二、組織整頓：精簡機構、狠抓政治部。

有一個看法很對：學習毛著，站在不同高度有不同收穫。

11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晚上，出席政工組會，研究形勢教育。

11月24日 星期五

上下午兩個核心組開會，研究形勢與任務。

11月25日 星期六

1967年研究生畢業鑒定：

自我思想總結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我這個無用的書呆子解放了，使我在與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奮戰中，把自己的命運與革命、階級、黨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這是我最大的收穫。要知道我來北大讀研究生是帶有極大的私心雜念的。我耳朵有病，不想搞原來那個政治教師，我想搞歷史研究。儘管到北大以後，特別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四清，我也看出了一些問題，由古希臘哲學改為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批判（實用主義批判）。但是，這個「批判」，在我心目中，是帶有較強的學術味道的，並沒有與革命、階級和黨的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

運動中，由我負責的革命群眾組織（新北大公社等）貫徹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在工作中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是，我在早期研究生組織中，對待不同觀點的人，帶有強烈的派性，「哲鋒」（研究生另一派）退出新北大公社，我負有一定責任。

我須要到工農中去滾一身泥巴。不走這條路，不僅對革命帶來危害，自己也必將成為被打倒的對象！

1967 · 11 · 23

小組（班）鑒定意見：

孫月才同志能認真努力學習主席著作，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5·25」敢於挺身而出，不怕圍攻綁架，堅決支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他比較早地反對工作組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命，他認為是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文化革命以來，該同志表現了革命小將忠於毛主席的革命造反精神。

在上海一月革命風暴中，他堅決支持工總司等革命造反派，大造陳曹黑市委的反，痛擊炮打張春橋同志的反革命逆流，參加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工作，為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

在革命大批判中，緊跟主席戰略部署，並同林傑反黨集團和新北老保翻天的逆流進行堅決的鬥爭。希望以鬥私批修為綱，永跟毛主席，永遠忠於毛主席，革命到底！

1967 · 11 · 25

11月26日 星期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大中小學校都要復課鬧革命〉。社論指出：「大中小學校都要復課鬧革命，是毛主席的方針、黨中央的方針。」「復課鬧革命，是在批判中教，批判中學；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復課鬧革命，這就是當前學校中鬥爭的大方向。」「任何脫離實際的想法，消極地等待一切都改得徹底了再復課，而不願做深入的批判，做認真的實踐和研究，付出艱巨的勞動，那將是一事無成的。」「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是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同意社論的看法。目前我們學校的復課鬧革命沒有很好展開，與我們的指導思想是有一定聯繫的。我們大有一切改好了再上課的思想，結果連改也改不起來。必須很好學習這篇社論，結合我校情況，討論一下。

11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聶元梓給全校革命師生做形勢報告。大家反映，報告沒有跟上形勢，昨天的社論沒有很好地反映進去。這個意見我認為是正確的。據說，核心組有人不同意這篇社論的觀點，真是荒唐！有人說社論有些地方是不是批評北大的，說社論至少不符合北京市情況。我想，是不是批評北大根本用不着考慮。對的就照辦，無他可說。這種要不得的派性妨礙了我們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11月28日 星期二

下午傳達中央首長接見時的談話，一個是工礦企業問題，一個是黨組問題。今晚10點鐘的碰頭會又吹了。沒有人來。我們許多事，就是吃虧在沒有堅持，不堅持就失敗！

盧平告我，馬雲龍去上海，王承龍對他說，他們對孫月才有意見，說是衝公安局，說他們對北大好，要不，早就幹起來了。看來，還有人想搞我一下，那好，我等待着。我的所作所為正大光明。我們在公安局前的示威規模這樣大，可始終未越雷池一步。如果我是壞人的話，五月份的上海，可以幹出許多壞事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1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總部核心組會議，研究如何向中央彙報教育革命等問題（中央首長最近接見）。

1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政工組召集了最近下山的井岡山戰士座談會，對校文革與公社總部提意見，孫蓬一和我也參加了座談會。看來我們應多給井岡山戰士做思想工作。這方面我們過去太少了。晚上10點半，兩個核心組研究孔揚問題。孔繁、楊克明最近參加了井岡山的核心

組。這是好事情，當然，他們是幹了蠢事。會一直到第二天1點半結束。晚上，照例開民主大會。

閻志勝、馬西河、王復興晚上告訴我說，他們準備12月離開學校去辦抗大，叫我支持他們。我當然支持，這是新生事物。目前教育革命進展太慢，是按常規進行的，應該大膽探索。他們這種探索精神是可貴的。我們現在所缺少的正是這種踏實的、可貴的革命精神。

1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校文革常委和公社總部委員下去參加幹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12月4日 星期一

我認為，革命性是共產黨員的根本條件，有革命性才能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有革命性，才敢於鬥私，勇於鬥私，完全地、徹底地為人民服務。

下午參加西語系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鬥私批修會。

大家對領導核心發生爭論，多數同志認為應把骨幹分子調回來，加強系核心組。另一種意見是自力更生，自己鍛煉自己。如果我們的精神面貌不改變，那麼來300個也無用。我支持這種意見。公社總部也有類似思想，總是我不如人，這種自卑感是沒有甚麼出息的。只要掌握毛澤東思想，沒有能力的人就可以變成有能力的人。

1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召開總部緊急會議，只來了三個人。我們還是決心在下午召開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大會，慶祝林副主席題字《大海航行靠航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我替老聶匆匆忙忙地寫了個發言，後來還是老孫發言的。下午的大會是開成了，大飯廳擠滿，但是，我們準備得很粗糙。晚上開兩個核心組會議，研究形勢與任務。開得很

糟糕，主持人老聶心中無底，沒有突出政治。我總感到在指導思想上，我和較多的人，有較大的分歧。上午，傳達謝副總理講話時，謝副總理首先講的是學習毛著問題。為甚麼我們不是首先討論這個重大問題，而斤斤於一些小道消息。會上決定，由聶元梓、孫蓬一、姜同光、盧平和我負責兩個系統的組織整頓。

12月6日 星期三

下午，召集兩系統各單位的負責同志談整頓組織的問題。

晚上與李清崑、陳葆華、夏劍豸等同志談學校領導班子問題。他們同意我的觀點，希望我提出來。我的意見大致如下：（可以歸納為六個為甚麼？）

一、為甚麼我們對於兩大派的鬥爭非常敏感，對大方向，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不敏感？

二、為甚麼主席、江青同志反覆講，即使對於反動組織，也要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我們對井岡山到底做了多少思想工作。我們的立足點是建立在「打」上呢，還是建立在做思想上？

三、整黨這麼重要，為甚麼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不在廣大革命群眾中傳達，為甚麼學校黨組名單不在廣大群眾中宣佈？為甚麼不掀起一個群眾性的毛主席建黨路線教育？

四、為甚麼開了幾次民主大會，我們沒有向戰士彙報？我們到底接受了哪一些，改進了哪一些？

五、公社總部的領導人都很有能力，為甚麼現在連1/3的能力都沒有發揮出來，阻礙在甚麼地方？

六、為甚麼上海工總司的領導人要領導兩百萬工人群眾，每天能堅持半天毛著學習，而我們領導一萬多人，卻不能堅持一小時毛著學習？

我作為公社總部的領導人，對這幾個為甚麼都負有責任。

今晚許多戰士到44樓總部轟校文革和總部，說我們右傾。我因為和老李等談話，沒有見到這個場面。

12月7日 星期四

下午，召開全校革命師生大會，大會名為「保衛毛主席戰略部署，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揭露了井岡山目前的武鬥動向。

大會鬥爭了戈華、季羨林。⁹³戈華最近被鋼一連戰士捉到。戈華有大量三反言行並充當了老保翻天的急先鋒。但是我們鬥爭策略很有問題。還是噴氣式飛機，還是90°，並遊了街。我對於坐飛機已打招呼，叫他們別這樣，算改了；但是遊街問題，沒有聽我的勸告。我為甚麼反對遊街等，因為毛主席反覆教育我們要反對變相的體罰，反對遊街。革命派鬥爭應該文明點。對於主席講的，要不折不扣執行。這事我在戈華尚在遊街時，便對聶元梓、李清崑說了。他們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晚上為防止井岡山挑起武鬥，我們召開了團長會議，組織了隊伍，各機要部門都佈置了人員，以防萬一。我一夜沒有睡。一個人，巡邏了好幾次，與井岡山武鬥隊，碰了好幾次面，他們大概沒有認出我是「孫蓬二」。我的膽倒是很大的。但是也要聽同志們的勸告，警惕一些！

12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去老聶家，談了談我最近的活思想。

我告訴她，我有一些想法和較多的同志不一樣，而我認為這些思想是正確的，可是得不到貫徹，這使我很苦惱。我列舉了大方向問題，井岡山問題，學毛著問題。我告訴她，我由於耳疾，很多情況不瞭解，這樣，我就不可能做到情況明，方向對，決心大。實際上不能當幹部。因此，把我留在北大是不恰當的，我要求離開北大。聶說，具體困難是可以考慮的。但是，北大事情很多。比如說，校刊，還要辦一個文史哲的綜合性刊物。

我向老聶並孫蓬一同志提了意見，特別是孫蓬一，我和他的看法有較多的不同。他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上來。他要好好學習主席思想，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一起工作。「唯我獨

左」是要不得的。對於聶，希望她能掙脫日常事務，多學習，多思考。

談到戈華，我認為，這次鬥戈大會是好的，但鬥爭的方法水準太低了。違背主席歷來指示不搞武鬥和變相武鬥，要防止被壞人利用。

晚，聽羅軍講，戈華被抓時，被打得很厲害。衣服脫光吹冷風，火燒，並且孟琳（戈的老婆）的姐姐也被打了。我聽了不高興。我認為，新北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最聽毛主席的話。這種違背政策的做法，至少是幫倒忙。

戈華問題，應該多搞材料，搞得不好會翻案。因為此人情況有一部分群眾不太清楚。我們一定要把他搞透。

晚，下山幹部戰士講用會。郭景海（原井岡山兵團勤務員，決策人物。陸平黑幫時期的團委書記）也下山了。郭講得還不錯。但他剛要求爭取參加新北大公社，我們不經總部討論就給他套上新北大公社袖章，未免太實用主義了點。對於郭的下山，我的態度是：第一，歡迎他的進步；第二，此人不可重用，其善測政治風雲。他預感井岡山已無政治前途，自己將來的政治生命遭到威脅，才毅然下山的。當然首先是要歡迎，按主席教導辦事，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

近來學校形勢緊張，看來一場武鬥將不可免。我們對武鬥的態度是：第一，反對，第二不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定要堅持不打第一槍。

12月13日 星期三

用生命和鮮血保衛毛主席。

井岡山兵團一夥壞蛋對我殘酷毆打，說明甚麼？

日記本剛拿回來，須要追記一下。

12月9日下午2點半，我被井岡山的一夥壞蛋殘酷毆打。事情是這樣的：

那天中午「井」06縱隊教工支隊的幾個反革命小丑以紀念12·9運動為名，公然攻擊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我新北大公社廣大戰士及時召開大會，批鬥了這幾個反革命小丑，並示威遊行。進行到25樓「井」兵團總部，包圍了牛輝林、侯漢清，叫他們低頭認罪。我們有的戰士出於義憤，動手打了這兩個混蛋。事後他們的隊伍齊集於28樓前面。我想親自去看看他們的動向，結果到了28樓前，即被抓住，雨點般的拳頭落在我的臉上，眼鏡立刻被打掉，鼻血洶湧。當時我想到的是袋裏的日記本，絕不能讓他們搶走。後來被打倒在地，又拉起來打。這時我聽到有不少人在說：「別打！別打！」並幫助我殺出一條路來。但「井」們並不放我，他們要拉我到32樓裏面扣押起來。我說我要到我的戰士那裏去。我看到劉亞文，⁹⁴便把日記交給她了，放心了許多。此時，廣播站已在廣播「強烈抗議井岡山一小撮暴徒殘酷毆打我公社總部負責人孫月才同志」。許多同志已四出尋找。事後知道林同華同志為了找我衝進25樓也遭暴徒毒打。到44樓前，守衛總部的戰士見到我被打成那樣，高呼：「我們要報仇！」在校醫院，我發現我的手錶也被搶走了！

經醫生商量馬上轉至第三醫院會診。無內傷，但臉部外傷較重，骨頭劇痛，不可移動。為安全起見，我住在總部二層樓。成英、鍾宏在兩同志陪我，日夜守在我身邊，隔壁有人給我做飯，我心裏非常不安。來看我的同志很多，還給我買了蘋果、蛋糕等等，外校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來電慰問。

10日。聶元梓、孫蓬一及其他校文革和公社總部負責人來看我。我叫老孫注意安全，他們下一步就是打孫蓬一了。叫人照料，於心不安。

11日晚堅持回26樓，只叫鍾宏在一人跟我。同志們生我的氣，也無辦法。

12日，人大「三紅」董新民、王貴秀、張顯揚⁹⁵等四個人來看我。到公社總部辦公室，辦公室同志不肯告訴他們我的住址（據說是為了安全），因此寫了封信表示慰問。

李仁從新北大公社同志的口中得知我被打傷，告訴了宋代軍，他們兩人今天先後都來看我了。代軍叫我回家。我想暫時不能，一

方面尚須處理一些事，另一方面，面部尚未復原，回家是怕人的。

代軍心裏當然很難過。大哥於10日來電話問情況，王海忱已告訴他我受傷，真是幫倒忙。

殷愛娥說，有個中央文件(12月2日發)，是《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毛主席親自指示：「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獅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是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我聽了高興死了，內心高呼「毛主席萬歲！」並把存有的最好的毛主席紀念章，都分給在場的同志了。我親愛的二哥從此可以解放了，因為他的組織是屬於紅暴系統的。

我常常想，最聰明的人是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的人，是善於在鬥爭中自覺地受教育的人。我這次遭暴徒毒打，是親自經歷了一番痛苦的體驗，對主席的偉大教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誘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體會得更深了。

我失去的是眼鏡、手錶、鮮血，得到的是更多的毛澤東思想。

我再也不能去考慮細小的瑣事了，要多考慮世界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

隨便翻閱了一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⁹⁶保爾說：

「最主要的是在鬥爭火熱的時期他並沒有睡覺，在爭奪政權的殘酷鬥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紅旗上，也有他的幾滴鮮血。」對，這是最主要的。

12月14日 星期四

宋一秀等同志來訪，問了一些情況，準備打電話給我哥哥。

代軍來信叫我回去休養，說手錶等物丟了雖然可惜，但畢竟是有限，重要的是身體。說實話，把她的手錶丟掉，我是很可惜的，正如她說，來之不易。收到她這封信，心裏舒服多了，因為我怕交不了賬。

晚與陳炳泉等聊天。我問到成英甚麼時候學會抽煙的，並表示

自己以後再也不抽煙了(我是偶然抽一枝)。陳炳泉不相信。我翻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說：「人應該支配習慣，而決不是習慣支配人。」「從今以後，我決不再抽煙。」「要是一個人不能去掉他的壞習慣，那簡直一文不值。」我是能做到的，以後再也不過問煙，即使是偶然抽上一枝。

12月15日 星期五

同志們買了很多東西給我，花了很多錢，賬也不肯算，我不好過。晚上7點半，陳炳泉、王保康送我回家，是用學校的小吉普送來的。

12月16日 星期六

在家心神不定，我不能離開學校這個戰場，不能離開我親愛的同志們。

中午與代軍一起去配眼鏡，需一星期可拿，價值僅原鏡的一半。以後生活上的東西隨便一點，不要太講究了。回來以後頭很痛。

翻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嚮往保爾的戰鬥生活。千萬不要嚮往斗室的「幸福」，要熱愛橫刀躍馬、戰鬥的沙場。

12月17日 星期日

收到大哥、二姐的信，把他們急死了。其實沒有甚麼可急。我回信大哥：為革命流血是光榮的，我渴望馬上回校參加戰鬥，我決不會讓他們白白打的，我將在政治上更好地成長。

1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開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二部，麗達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對革命忠心耿耿，對同志熱情坦率，朝氣勃勃，勇往直前，一個典型的革命女性。

下午散步，我想，歷史的車輪是不會倒退的。一個人的思想應

該永遠向前，不要留戀過去，應嚮往未來。過去是陳跡，未來是一片光明。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斷，應該用毛澤東思想來統帥自己的言行，用毛澤東思想來衡量自己的言行。

12月19日 星期二

昨夜失眠通宵，安眠藥也無效。百感交集，思念母親，熱淚縱橫。我決不能忘記過去，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用母親的話來說叫「要吃苦、記苦」！

我應該為本階級——無產階級衝鋒陷陣，作本階級的忠實戰士。頭暈、鼻骨痛，但願不要有後遺症。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至於因為虛度年華而痛悔，也不至於為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這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奧斯洛特夫斯基的一段名言。過去人們引用這段話，往往到這裏截止，可是緊接着還有一句極其重要的話卻被人們遺忘了，即：「所以應當趕緊地生活，因為不幸的疾病或是甚麼悲慘的意外，隨時都可以讓生命突然結束的。」對，應趕緊地生活。趕緊生活就是每天不忘讀毛主席著作，每天不忘按毛主席指示辦事；趕緊生活，就是每天要和自己頭腦中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把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融化在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中。

12月20日 星期三

我渴望早日回校，重新戰鬥，我思念這個戰場，思念我的戰友。在學習《為人民立新功》⁹⁷一文中，我有一些體會。

江青同志說，毛主席「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濶天空。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個幹部，主席總是說甚麼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麼好啦！

不怎麼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候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甚麼好處，浪費精力。」這席話很有教育意義：一、要像主席那樣，談話要突出政治；二、要愛護幹部，多看幹部的長處，背後不說別人的壞話；三、不聽小廣播，浪費精力。

另一點便是談到教育子女要嚴格。主席說：「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我是一個快要有第二個孩子的父親。代軍常批評我不注意孩子的教育。這個批評是對的。今後，應該注意起來。正像江青同志說的那樣，「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這樣，正確對待自己的子女，便成了革命事業的一部分。要嚴格要求子女，首先要嚴格要求自己。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不嚴格，思想、行動，特別是說話，非常隨便，無政府主義思潮也影響了我，我得注意。「身教重於言教！」

下午，上海虹口區公安局奚濤同志來訪，找我好多次了，總算找到了。

12月21日 星期四

觀點錯誤的書並非不能看，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批判。否則，不僅浪費精力，更重要的是受毒無窮。

書是要讀的，但不可多讀。

盡信書不如無書。

下午5點，與陳炳泉通話。陳說老聶昨晚傳達市革會會議精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有四點指示：

第一、不要提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真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權威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建立起來的。⁹⁸

第二、(忘了)

第三、不要紀念生日。

第四、不要題字了。

另外，謝副總理說，修改黨綱黨章不僅是上海市的任務，也是北京的任務，北大就是一個點。並說，清華、北師大、北航對反對派應取聯合的態度，對北大只說應承認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對井岡山是個極大的打擊，井岡山就是沒有希望！

12月22日 星期五

心緒不寧，休息不好，還是回校吧。頭暈有增無減，也許回校倒可以忘卻。

12月23日 星期六

我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上，也是極其成功的。

馬上要回校了。實際上已經有兩個星期不參與學校的運動了。回校後，首先要做個調查研究，多聽同志們的意見，不要隨便發表議論。同時，我這個身體，特別是頭腦，是否適合參加領導工作，尚須徵求醫生的意見。多學習，多思考。沉着，堅定，在鬥爭中鍛煉自己。革命性與共產黨員的關係這個問題多考慮考慮。

錄魯迅語幾則：「『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徵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徵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裏萌芽。」「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應該知道魯迅是在甚麼場合說這句話的，此語不應亂搬到今天的現實。）「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悉的人的醜聞。」「只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墮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經驗的所

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在生活的道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戰鬥的人們，那才是活着的人們。堅定的志向充滿他們的心靈，為了偉大的前程，他們爬上崎嶇的山嶺，熱愛崇高的目標，他們沉思着前進；在他們心目中，晝夜不停，不是神聖的勞作，便是偉大的鬥爭。」⁹⁹

12月24日 星期日

昨晚，代軍對我說，她們藥研所出了一種藥可以治好因鏈黴素中毒引起的耳鳴，可能對我的耳鳴也是有效的。我聽到這個消息，心裏非常高興。耳鳴對我的身心妨礙太大了。我患耳鳴已經九年，但願這種藥能醫好我的耳鳴。但我不應把希望寄託在藥物上，我應該用堅強的意志來克制它，要像無耳鳴時一樣地生活，甚至生活得更好。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奧斯特洛夫斯基說：「當一個人有着健康和青春的時候，堅強是一樁比較簡單和容易的事，但是，在生活用鐵環把你箍起來的時候，堅強才是光榮的事情。」耳鳴對我尚不是生活的鐵環，我應該比較輕易地就對付它過去了。

讀了陳伯達同志談科學問題三篇文章：《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1952·7·18)《厚今薄古，邊幹邊學》(1958·3·10)《在人民大會堂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7·30)。我的收穫如下：

一、科學研究必須有廣闊的眼界。就是說：

1. 要厚今薄古。社會在向前發展，過去的不是僵屍，就是腐朽了的東西，即使有些生氣，也必須用毛澤東思想來加以分析批判，為現實服務。厚今薄古是符合辯證法的，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當前最大的「今」便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鬥私批修」。

2. 應該研究一些重要的、為人民所大量需要的東西，不應該限於追求一些枝節的事情。目前社會科學的中心，就是批判劉少奇在政治、理論、思想上的一切修正主義黑貨。我們決不能為研究而研究、為批判而批判，要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而從事科學研究，從事理論批判。讓「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的修正主義理論見鬼去吧。共產黨人從來不掩蓋自己的政治目的。

二、在科學上，只要肯努力，就不必悲觀。「歷史證明，凡是共產黨員想學的東西，凡是真正為人民服務而百折不撓的人想學的東西，任何堡壘都是可以攻下來的。」我們要養成一種「樸素的、努力向前的作風，辛苦工作，不達到目的決不停止的作風」。

不必悲觀，不必自暴自棄，不必患得患失，按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研究當前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

三、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高峰，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高峰。我們的任務是用毛澤東思想去批判舊世界建設新世界，要破除迷信，迎擊難題。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向哪一個方面進攻呢？要攻最困難的問題，不要去攻那些得不到結論，而且得了結論也沒有甚麼用處的問題。」「共產黨員是行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鬥爭，在批判和鬥爭中創建一個嶄新的紅色的新世界。

四、我們是新世界的主人，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全世界的文化開始於東方，後來轉到西方，現在重又回到東方。這是辯證法在文化發展上的勝利。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們負有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使命，我們有毛澤東思想，那種自卑感再也不存在了。

下午，接陳炳泉電話，說校文革已解除了周培源（井岡山第一把手）的一切行政職務。好得很，太好了。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晚接林同華電話，說井岡山的牛輝林已逃跑。

井岡山要求和我們聯合，承認自己被壞人利用，我們歡迎他們的進步，但我們必須繼續警惕他們的陰謀。

12月25日 星期一

代軍接阿毅來信。

他對代軍說：「幹革命遭遇一點生活上或人體上的吃虧是意料中的事，否則就不叫革命了。」他說得很對。

談到母親，他說：

「母親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精神上大受鍛煉，但人是至少要老一半，老人家是可憐的，但又是光榮的。」

我很想念母親，我的母親是好母親，正直善良，有革命性，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正如陳炳泉同志所說：「你的母親是我所見的中國婦女中屬於最好的那一類型。」小陳、小林常常談到我母親，總是懷着極深的感情的。

我要是現在見到母親就好了。

晚上，給代軍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保爾·柯察金的警語唸給她聽了。從我所涉及的世界文學來說（一些「世界名著」我算是都看過了），還沒有一本書超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國的也不行，《歐陽海之歌》¹⁰⁰（此書帶有不少修養味，尚待修改）也比不上。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部藝術性、思想性高度統一的完美作品。它之所以達到這樣高度的成就，原因在於這本書是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命和鮮血寫成的，是他戰鬥一生的結晶。誠如魯迅所說：「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是一個『革命人』，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

保爾·柯察金的最大特點是對敵人恨，對同志愛，對革命高度負責，處處嚴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難，總是從積極方面着手克服，是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戰士。此書是我們的生活教科書！

12月26日 星期二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今天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誕生74歲紀念日！

昨晚我就夢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毛主席在寫詩詞，我還為他老人家拿墨汁呢！我夢見主席非常健康，啊，這是我們革命人民心中最最衷心的祝賀。紀念毛主席的生日，一定要更好地跟毛主席鬧革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紀念毛主席的生日，一定要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奮鬥一輩子。

今天下午去中國反修醫院¹⁰¹神經科及耳科看病。我希望能把我的頭暈、頭痛，特別是耳鳴治好。代軍說，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一定能治好病的。

12月27日 星期四

今天，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一部一口氣讀完了。這樣，我算把這部生活教科書整個兒又重讀了一遍。這已經是第四遍了。前兩遍是在中學念的，第三遍是在人民大學念的。當時耳鳴瘋狂，此書給予我極大的鼓舞。第四遍是現在讀的，目的在於回顧一下過去的生活，更奮勇地向新生活邁進。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奧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經過戰火鍛煉的生命和鮮血寫成的，是從十月革命以來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最優秀的文學作品。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經把它拋棄，可是，她仍舊是中國人民的共產主義教科書。

我慎重地考慮了一下，我應該從這本書中，主要學習甚麼東西？

我以為主要應該學習保爾·柯察金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及其為達到這個理想所具有的強大毅力和不屈不撓的戰鬥意志。

我不必用例證來說明這個問題，整本書比比皆是。

我想說的是造成保爾·柯察金這種優秀品質的原因究竟是甚麼？

首先是他的階級。他出身於產業工人家庭，自己便是一個工人。這一點有着決定的意義，決定他是本階級的一個戰士。

其次，老布爾什維克朱赫來對他的教導，使他從自發的階段轉到自覺的階段，並直接把這個16歲的少年引向烽火連天的戰場。

第三，幼時的教育。他不信神父的一套。但他喜歡讀《裘斯壁·加里波的》，喜歡讀《牛虻》。特別是後一本書，對他克服困難，形成鋼鐵般的意志是有巨大影響的。

小說第一部實際上是解決了這三個問題，當然也描寫了他的幼稚，如同冬妮婭談戀愛。但是也寫了他的成熟。經過戰火考驗的保爾，很快看出來了，他和冬妮婭不可能走同一條路，毅然斷絕了聯繫。

小說第二部，描寫了保爾為保衛蘇維埃政權以及喪失健康以後所作的百折不撓的努力。

保爾·柯察金，完全成熟了。他對敵人懷着強烈的恨，對同志熱烈地愛。對自己則嚴格地甚至冷酷地要求自己。這一切都是為着蘇維埃政權，為着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

這裏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保爾在築路時的英勇頑強，及回工廠以後善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保爾在政治上完全成熟了。因此，最後喪失健康以後，為爭取歸隊而展開的艱苦鬥爭是完全可以設想的。像保爾·柯察金這樣一個共產黨員是甚麼也不怕，是甚麼困難都可以克服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他要奮鬥到心臟的最後一跳，只有生命停止了，才能叫他離開自己的隊伍。奧斯特洛夫斯基或保爾·柯察金是共產黨員的典型。對照保爾·柯察金，我考慮了一下自己的生活道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寫到他24歲。我呢，30歲了。我的30年與保爾的24年相比，相差太遠了。保爾是為建立和保衛無產階級政權鬥爭中度過自己的青春的，我是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學校生活中度過自己的青春的。

我早年受蘇聯小說的影響，我還算是一個純潔的青年。但我否定了高中的三年，否定大學中除了反右派鬥爭的五年，否定華東化工學院的三年。¹⁰²我的30年中，最可寶貴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年半。這個一年半我儘管還是有缺點有錯誤，但是，為保衛

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所從事的鬥爭是光明磊落、當之無愧的。我要引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話：「最主要的是在鬥爭火熱的時期他並沒有睡覺，在爭奪政權的殘酷鬥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紅旗上，也有他的幾滴鮮血。」這句話對我有着極大的鼓舞作用。這是對一個革命者的崇高評價。封建社會有所謂「三十而立」的說法，我把30歲看作是我的開始。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思想中有許多灰塵。我要在革命的烈火中，不斷地鍛煉自己，把自己煉成堅強的鋼鐵。奧斯特洛夫斯基永遠活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心中！

12月28日 星期四

開始讀《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我首先是為了瞭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們活動的歷史背景去讀的，後來索性從頭讀起了。

斯大林同志的這本馬克思主義偉大著作，曾經一度被打入冷宮，成了舊書店的堆積物，直到現在還沒有徹底翻案，這顯然是由於所謂反對「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其實這部馬克思主義巨著是任何想成為一個理論上有所修養的人所必須讀的階級鬥爭教科書。

毛主席對這部書給予了崇高的評價：

「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

毛主席的話完全正確！我們應該把這本教科書下功夫研究一番。

我是搞哲學社會科學的，還是所謂哲學系的「研究生」，但我自問，我到底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有多大的修養？我到底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讀了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回答是可憐得很。我除了一些膚淺的辯證唯物主義知識之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歷史唯物主義我還是門外漢，老實說，對我來說，書不是讀多了，而是讀少了。革命形勢猛烈向前發展，我的理論水

準遠遠夠不上形勢的需要。這一課是一定要補的。我再也不能幼稚了，我得珍惜時間。除幹實際的革命活動外，我要好好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除熟讀毛著四卷外，必須按部就班，把毛主席推薦的30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都認真地讀完它。我希望讀《聯共(布)黨史》是我這個學習的良好開始。

我現在才深深感到，重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甚麼意思。

小陳來電，說聶元梓同志要來看我，我叫他轉告一下，不要來，我快回校了，她很忙。

12月29日 星期五

讀《聯共(布)黨史》讀得入迷了。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也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列寧為了在俄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建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實踐上，理論上作了多麼艱巨的鬥爭呵！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也是如此，所以說，蘇聯人民把毛主席比作中國的列寧，是完全正確的。

蘇聯已走上修正主義道路了。但是可以肯定，有着光榮鬥爭傳統的蘇聯工人階級一定會繼承列寧斯大林的事業，讓熄滅了的克里姆林宮的紅星重放共產主義的光芒。

應該從言論到行動，從大事到小事都要嚴格地要求自己。我這個人小孩面前沒有權威，說明我對自己要求不嚴格。

12月30日 星期六

讀《聯共(布)黨史》。偉大的理論家，首先是革命家，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偉大的理論著作，總是產生於革命鬥爭。例如，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在與機會主義、孟什維克的鬥爭中，產生了一系列理論著作。《做甚麼？》一書是布爾什維克黨在思想上的準備；《進一步，退兩步》一書是布爾什維克黨組織上的準備；《兩個策略》一書是布爾什維克黨在政治上的準備；《唯物主

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是布爾什維克黨在理論上的準備。

沒有這些鬥爭，沒有這些準備，便沒有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六次全俄黨代表會議。沒有這個布拉格會議便沒有1917年10月起義。這個會議有點像中國共產黨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布拉格會議上，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和發展。我們應該在這激烈的階級鬥爭中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面參加階級鬥爭，一面從事理論上、思想上的建設。

12月31日 星期日

早晨，對代軍說，我這30年要好好總結一下。這樣對於我今後走的路是有重要意義的。

利用養病時間，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聯共(布)黨史》，這對我以鬥私批修為綱總結過去展望將來是起促進作用的。

回校以後，要抓時間總結一下。這兩天我還是讀《聯共(布)黨史》。

收到大哥寄來兩本小型《毛主席語錄》，一本給代軍，一本給我。這是新年最好禮物。一定要在未來的1968，更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我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好，讀《聯共(布)黨史》也好，以及其他經典著作也好，歸根到底是為更好學習理解毛澤東思想，更好地幹革命。今天《聯共(布)黨史》讀的量比較多。雖然肚子很痛，還是準備明天把它讀完。要感謝藥物，否則頭又痛死，哪能讀一點書。

註釋

- 1 清華「井岡山」，指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在上海的聯絡站。
- 2 黃心川(1928-)江蘇常熟人。1946-1948年就讀於杭州之江大學文學院。1957-1959年北大哲學系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先生研究印度哲學。畢業後留校當教

- 員。在上海串聯期間，很少到外面活動，經常是腳一攔，一杯茶，一支煙，悠閒得很。我曾問他，你對印度哲學還有興趣嗎？答曰：「有興趣，文革以後還想研究印度哲學。」文革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印度哲學研究協會執委等職。1989年12月、1990年5月分別寄我《印度哲學史》、《印度近現代哲學》兩書（均為商務印書館出版）。
- 3 「三司」、「二司」，即「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二司令部」的簡稱。
 - 4 指市委機關內部的造反派，正式名稱叫「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 5 「老三篇」指毛澤東的三篇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解放軍報》於1966年12月3日曾發表題為〈「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銘〉的社論。社論說：「在『老三篇』面前，人人都是小學生，永遠都是小學生。『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銘，要天天學、年年學，永遠學下去，經常對照，嚴格要求，反覆實踐。」文革期間，許多人尤其是紅衛兵都會背誦「老三篇」。
 - 6 指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刊載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 7 陳丕顯(1916–1995)，福建上杭人。1931年加入中共。1934年參加長征。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文革結束後，歷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政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陳丕顯時穿軍棉大衣，神情從容坦然。但據陳小津在《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中說，1967年1月12日，陳丕顯在人民廣場萬人大會上被批鬥後，便被造反派非法關押，失去人身自由，一個多月後，被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以「上海革委會」的名義隔離審查。那麼，陳丕顯又如何到我們總部來呢？此事還須查詢萬陵德（她現居北京）。
 - 8 李醒塵，第一張大字報作者之一，現為哲學系教授，著有《西方美學史教程》等。
 - 9 楊永直，時任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
 - 10 榮申華，時為《文匯報》理論部成員，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侄女。文革後期患癌症去世。
 - 11 這就是上海發生的第一次「炮打」張春橋事件，是由總部設在復旦大學的「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發起的。「紅革會」反對張春橋擔任新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他們懷疑張春橋三十年代的歷史有問題。並且，張原來是「舊」市委書記處書記，別的書記有問題，他也不可能是乾淨的。1月28日，紅衛兵與張春橋面對面鬥爭長達六個小時。1月29日晚，「紅革會」等組織又在復旦大學禮堂召開了「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決定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大會，並示威遊行。但30日一早，陳伯達、江青向上海發了「中央文革特急電」，為張春橋解了圍。「1·28」炮打張春橋失敗了，上海最大的

- 紅衛兵組織也因此垮台了。事後統計，全市因參加「1·28」炮打而受到打擊迫害的達2,500人。不少人遭到嚴刑拷打，有的被逼死、逼瘋。
- 12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以〈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為題，正式發表於1967年2月7日《解放日報》。〈宣言〉稱，「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它的組織原則，是毛主席教導的民主集中制。」
 - 13 老王即王宏志，時為北大歷史系教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魯迅與「左聯」》等。
 - 14 指《中央軍委關於外出串聯人員限時返回本單位的通知》(1967年2月8日)。《通知》說，軍委決定，一切外出串聯的同志，「一律於2月20日前返回本地區、本單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眾組織設在外地的聯絡站也一律撤銷」。
 - 15 「工總司」問題的材料，主要是調查王洪文在文革中的不正派手段。該問題主要由萬陵德等人調查，由陳炳泉起草。
 - 16 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據張春橋當時傳達，這是毛澤東的意見：如果「人民公社」的提法一推廣，就關係到改變國號和國家體制等複雜問題。因此「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從此，凡是已奪權的省、市、自治區的地方國家機構稱「革命委員會」。
 - 17 「公革會」是「公安局革命委員會」的簡稱。
 - 18 郭羅基大字報的標題是「北大要整風，聶元梓第一個要整風」。
 - 19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在抗日戰爭時期寫的著作。1939年7月初版，1949年8月修訂出版，1962年8月經增刪，重新出版。1967年5月8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聯名發表題為〈《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文章說：「《修養》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而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必讀文件之一。作為整風運動領導者的毛澤東是看過這個文件的，而這次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文章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
 - 20 戚本禹(時為「中央文革」成員)文章的題目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此文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發表於4月1日《人民日報》。文章給劉少奇加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帝國主義買辦」等罪名。文革結束後，劉少奇的子女回憶當時劉少奇看到這篇文章時的情形：他「氣憤已極，把報紙狠狠一摔，對我們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甚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甚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

- 賊！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集，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頁16，轉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144。）
- 21 引孟子語。
 - 22 批劉要注意的問題主要有三條：第一，不要點名劉少奇，可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代替劉少奇的名字（戚本禹批判一文也是用這種方式來批劉少奇的），因為劉少奇當時還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凡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所做的報告不在批判的範圍之內。第三，被批判的引文要迴避斷章取義，要以理服人。唐平鑄當時穿軍裝，語氣平和。
 - 23 武維琴，北大哲學系62級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先生研究印度哲學，畢業後，在商務印書館編譯部任職。
 - 24 王前，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工作。
 - 25 地院東方紅，「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兵團」簡稱，其頭頭為王大賓。那天他們開着宣傳車長驅直入北大校園，刷大標語，貼大字報，呼口號，與北大反聶派匯合，要打倒聶元梓。
 - 26 「學部」，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的簡稱。文革後，獨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吳傳啟，時為哲學研究所成員。
 - 27 謝富治(1909–1972)，紅軍將領。建國後授上將軍銜。歷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軍區司令兼政治委員，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因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於1980年10月16日為中共中央開除黨籍。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謝富治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 28 關鋒(1919–2005)，文革前在學部哲學研究所研究中國哲學史，代表作是《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文革初期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最早提出「揪出軍內一小撮」的口號。1967年8月被隔離審查，1968年至1982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釋放後免於起訴。文革後繼續研究莊子哲學。鄧力群曾對文革後的關鋒和王力做了一個比較。說王力「這個人也確實有點毛病。有職有權時，他好表現自己；一旦無職無權，他又不甘寂寞。在這一點上，他和關鋒不一樣。關鋒後來確實是閉門讀書、寫作，成績不小。王力也寫了不少東西，現在留下的一些東西，也有價值。但是，據反映，其中不實、不妥之處也不少」。（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版，頁500。）關鋒於2005年去世。
 - 29 紅代會，「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的簡稱。聶元梓任核心組組長，譚厚蘭、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任副組長。由於當時北京市高校已分裂為兩大派（即以北航紅旗、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兵團為代表的「天派」，以地院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為代表的「地派」），「紅代會」已不能代表北京高校紅衛兵的整體觀點。

- 30 中央軍委十條，即1967年4月6日發出的《中央軍委命令》，共十條。其中第二條規定：「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對於確實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須證據確鑿，經過批准手續。」
- 31 這個大會結束後，上海「市革委」辦公室的一個人通知我，徐景賢叫我去，他在後台和各方面的人會面，聽聽意見，我說，不去了。
- 32 「上柴聯司」，上海柴油機廠的一個群眾組織。由於它活動能量大，受壓也重，因而出現了「支聯站」。最後由於「聯司」炮打張春橋，被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徹底砸爛。「聯司」和「支聯站」眾多成員受到殘酷迫害。「文攻武衛」指揮部可以任意捕人，私設公堂，秘密監禁，直接為「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所操縱。未來研究「文革史」的人不可不重視其中的黑幕。
- 33 「化工」，即華東化工學院，上世紀八十年代改名為華東理工大學。王延林、周憲武為該校教員。
- 34 《新北大》，文革期間的北大校刊。「新北大」三字為毛澤東於1966年8月17日所題。
- 35 1966年6月1日，由毛澤東批示，新華社全文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文革始成燎原之勢，但把6月1日作為「文革」起點是不準確的。
- 36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第19卷，頁224。以下所引此書均為同一版本。
- 37 《列寧全集》第9卷，頁283。
- 38 「聯合戰鬥兵團」是由數個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的，跨系的戰鬥兵團，簡稱「聯戰團」。
- 39 王任波，時為歷史系周一良先生研究生。文革後曾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 40 當時聶元梓、孫蓬一有一個很小的圈子，策劃各種重要活動，我不是這個圈內人物。
- 41 李清昆，時為北大哲學系教員。文革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普列哈諾夫的哲學美學思想。
- 42 清華414，是當時與清華井岡山兵團相對立的群眾組織。以「414思潮」聞名於世。「414思潮」包含着批判文革的因素。其代表人物是周泉纓。由於發表《414思潮必勝》一文而遭受批判，被北京市公安局關押多時。文革結束後，因不滿當時領導人的某些政策，被逮捕入獄一年。釋放後從事過多種工作，屢遭挫折。退休後潛心從事佛學研究。（參見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34、235）。
- 43 魏杞文，時為歷史系教員，工宣隊進校後，服毒自殺。
- 44 侯漢清，時為圖書館系研究生。後為北大井岡山兵團主要頭頭之一。
- 45 盧平，中文系學生。時為新北大公社第一把手。當我成為「第一把手」後，盧經

常批評我「人道主義」。「人道主義」在當時是一個貶詞，批「修正主義」時才用這個詞。盧在畢業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

- 46 「7·3批示」即1965年7月3日毛澤東對北京師範學院調查報告的批示：「學生負擔過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自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終身！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我們這一代要下決心一輩子艱苦奮鬥！」（參見文革出版物《學習資料》「1962-1967」頁185。或《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大記事》，北京：1969，頁672。）
- 47 「二組」是校文革的保衛組，組長是謝甲林。南閣與北閣相對，是當時哲學系機構所在地。
- 48 當時以北京建工學院為主的幾個學校的紅衛兵在中南海紅牆邊建立了一個「揪劉火線指揮部」，結果成了各種各樣造反組織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集合點。這個揪劉指揮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戚本禹還親自去活動。北大的紅衛兵也去過。
- 49 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紅衛兵，其實是同一個組織，只有一個總部。之所以要成立紅衛兵總部，是為了適應文革需要，因為當時活躍在社會上的主力是紅衛兵。同時也是為了加強戰鬥力，對付北大反聶元梓的各派組織。
- 50 指批判彭真。
- 51 「彭羅陸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文革初期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反黨集團」。

彭真(1902-1997)，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因抵制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於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清洗。文革後，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羅瑞卿(1906-1978)，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早在1965年，羅瑞卿因對林彪在軍隊中強調「政治第一」忽略軍事訓練有異議而遭內部批判。文革後，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

陸定一(1906-1996)，建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力倡「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被錯定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後，在秦城監獄度過13年之久。

楊尚昆(1907-1998)，文革前曾長期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清洗。文革後擔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 52 彭德懷(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共，同年7月領導平江起義。年底率部隊到井岡山，任第三軍團總指揮等職。1934年率部長征。到陝北後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1947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司令。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志願軍司令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中共第六至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寫信給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錯誤提出意見，遭到錯誤批判，免去國防部長職務。文革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12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81年根據彭德懷在文革中被「審查」期間寫的自傳式材料，整理出版《彭德懷自述》一書。
- 53 高崗(1905–1954)，陝西橫山人。1926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是中央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53年任國家計委主任時，和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饒漱石互相配合，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圖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露和批判了高饒的反黨活動。會後，高崗自殺。1955年3月，中共中央通過決議將他們兩人開除出黨。1980年，鄧小平對高饒問題有一個說法：「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甚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甚麼路線。」(《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93–294)。
- 54 武漢形勢，即當時震驚中外的「7·20事件」。1967年春夏，武漢兩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工人總部」嚴重對立，武鬥升級。以陳再道上將為司令員的武漢軍區只肯定「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壓制另一派群眾組織。當時中央的方針是，肯定「工人總部」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認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毛主席、周總理親赴武漢，要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當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於7月19日宣佈中央的方針後，「百萬雄師」及部分部隊官兵當即上街遊行。7月20日又衝擊了謝富治、王力駐地，把王力揪到軍區大院進行質問、批鬥，並舉行了數十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王力返京後被捧為「英雄」。25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大會，聲討「百萬雄師」和軍區司令陳再道。「7·20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林彪和江青還認為「7·20事件」是陳再度搞「兵變」，並親自參加了這個大會。「7·20事件」的最大的消極後果，是有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紅旗》發表的「8·1」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擴大了這一提法的影響，從此，文革把黨、政、軍一起都搞亂了。
- 55 這次批鬥彭真的大會是由校文革某負責人主持的，給我印象很深。彭真穿着紡綢短袖衫、淡灰長褲子。批鬥時在他脖子上掛了一塊小黑板，他低着頭，大汗

- 淋漓，綢衫濕透，腳前地上一片汗水。彭真反覆堅持一句話：我沒有反毛主席，只是有錯誤。多年以來，只要看到彭真兩個字，眼前就會出現這一景象。文革後彭真任人大委員長期間，對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 56 1966年8月17日，毛澤東應聶元梓之請，為北京大學校刊題了「新北大」三個字。（手跡已存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新北大公社」的命名即緣起於毛主席的題詞。「公社」成立於1967年2月15日。在我之前曾擔任過主要負責人的有夏劍彡、盧平。（參見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57 姜同光，時為法律系教員，校文革副主任。
- 58 如果當年去成「中央文革」，那麼等待我的可能是秦城監獄了。我的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的同學閻長貴，曾做過江青的秘書，在秦城監獄無端關了八年。
- 59 康老指康生。
- 60 據《北京大學紀事》：1967年8月17日，「新北大井岡山公社」、「新北大東方紅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總部」和「北京公社」、「紅旗飄」等五個造反組織（簡稱井、紅、團、○、飄）聯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岡山兵團」。大會宣言稱：「我們革命造反派走過了光輝戰鬥的一年，大造了陸平、彭珮雲的反，大造了張承先壞工作組的反，大造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反，今天我們又大造了聶元梓、孫蓬一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實行了革命大聯合……去完成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歷史任務。」周培源(1902-1993)、李醒塵出席大會並講話。同日，周培源參加井岡山兵團，並任核心組組長。周培源是愛因斯坦學生。建國後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北京大學副校長。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 61 周培源患有重聽是我1964年進北大時才知道的。其時周為主管研究生的副校長。他對我說，聽力不好不要緊，不妨礙做研究工作，他的聽力也不好。並問我，助聽器是「骨導」還是「氣導」？我還不用助聽器，問他甚麼叫「骨導」、「氣導」？他做了解釋，還說，他用的是骨導。據于光遠回憶，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約周培源和于光遠談哲學問題，批評了楊獻珍（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合二而一論」，周培源耳朵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從中南海出來後「問我主席是講了楊獻珍？」（于光遠《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頁297）周培源後來不當「井岡山」核心組組長有兩個原因，主要是陳伯達叫他不要當（我猜想是因為他是受國家保護的著名科學家），另一個就是他的耳朵相當重聽，比我當時嚴重得多。
- 62 「人大三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群眾組織。孫長江(1934-)是哲學系教員，文革前曾與北大湯一介合作研究中國近代哲學史，發表多篇相關論文。文革結束後，曾任胡耀邦創建的「理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為吳江）研究組組長，為1978年引起大討論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形成作了重要貢獻。（參閱

- 吳江著《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大史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頁147-150)。
八十年代「反自由化」，由於葉劍英、陳雲的保護，孫才得以免災。
- 63 其時，我們家住在永定門北京市玻璃廠內衛生部的宿舍。
- 64 岳田，哲學系教員。
- 65 孔楊，即孔繁、楊克明。孔繁為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員。文革前聶元梓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時，他為副書記。文革初期為校文革副主任。後與聶有分歧，和楊克明一起加入「井岡山兵團」。
- 66 老蒯指蒯大富(1945-)，時為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主要負責人。曾擔任首都「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等職。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獲釋後，曾任某工廠工程師。
- 67 林傑，時為《紅旗》雜誌社編輯。參與王力、關鋒的活動，於1969年8月被清算。
- 68 崔雄昆，革命老幹部。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1967年3月與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周培源等人一起「亮相」，表示與陸平的舊黨委徹底決裂，站到校文革一邊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崔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參加校文革的領導班子。後被「井岡山」「劫持」，在隔離中自殺，年僅49歲。
- 69 譚厚蘭(1940-1982)，時為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負責人。首都「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曾任北師大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等職。文革後受到法律追究，於1982年在勞動改造中去世。據報導她在勞改時表現甚好。
- 70 即〈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於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該文誣衊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兩書是「展開大批判極好的反面教材」。兩書「鼓吹」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以及「腐朽不堪的『文采』」，並斷言「陶鑄是一個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
- 71 聞家駟，北大西語系法語教授，屬國家保護的專家。時已年過六十，仍目光炯炯，其貌極像聞一多先生(從照片上看)。整個座談會他並沒講話，傾聽別人發言神情專注。上世紀八十年代，尚有譯作《紅與黑》(十九世紀法國作家司湯達爾作品)出版。
- 72 王洪文(1935-1992)，中共「九大」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幫」成員之一。1976年10月被捕。1981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 73 葉群，林彪夫人，其時任林彪辦公室主任。1971年「9·13」，與林彪及其子林立果等乘專機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機身亡。
- 74 吳法憲(1915-2004)，江西吉安人。1932年加入中共。經歷南征北戰。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政治局

- 委員。1981年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罪，被判17年徒刑。出獄後，用十年時間寫作《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 75 楊成武，1930年加入中共，參加過長征。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
- 76 意指不搞派性。「山」指北大「井岡山兵團」。
- 77 這是我發表在1967年9月23日《新北大》校刊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北大兩派「從小資產階級的派性中徹底解放出來」，「無條件聯合」！
- 78 談判形式也很新奇。會場在三角地的大飯廳，坐滿了兩派群眾。兩派代表各七名坐在大飯廳的講台上。各方發言都對着話筒，讓坐在台下的兩派群眾都聽到。周培源是「井岡山」的談判首席代表。談判前，他微笑着和我方七名代表一一握手，很有紳士風度。談判一開始，他即否認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的合法性，不承認校文革的領導權。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提到這次「大辯論」：「坐在台上的井岡山領導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體力學專家、相對論專家，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在群眾中有相當高的威信，是黨中央明令要保護的少數幾個人中之一。」（《牛棚雜憶》，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10，頁49）這個老人就是周培源。
- 79 「除隱患戰鬥隊」成立於1967年春。聶元梓認為當時北京市群眾組織的分裂，直接源於王力、關鋒、戚本禹的活動，他們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隱患。因而認為要把王、關、戚及其後台弄弄清楚。於是由孫蓬一出面成立了以趙建文（哲學系教員）為隊長的「除隱患戰鬥隊」。這個「戰鬥隊」的工作十分隱蔽。開始設在留學生宿舍樓，在我的宿舍對面靠右一間房。由於他們紀律嚴密，我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從未進門問個究竟，即使我的朋友萬陵德（物理系學生）是其成員之一。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講「除隱患」的始末，其中附了一篇瞭解內情的「除隱患戰鬥隊」兩名骨幹的敘述，約有七、八千字，其史實是值得重視的，即使其細節也是可考的（就該隊的指導思想和活動過程而言）。如「我們『除隱患』戰鬥隊先後整理過45份材料，其中只有一份是講到高幹子弟問題的，其餘都是關於王、關、戚及吳傳啟、林傑的。」這份講到高幹子弟問題的材料，題目叫《關於北大井岡山兵團組織和政治情況的調查》（我還保有這份材料），時間是1968年7月12日，署名為「新北大公社『除隱患』戰鬥隊、新北大公社『獨立寒秋』戰鬥隊」。左上角印有「機密」兩字。全文共54頁。這是萬陵德送給我的難得的一份資料。不過講到整幹部子弟的材料，另有一份名叫《文化大革命以來我校黑幫子弟的表現》更值得重視。它是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辦公室」名義上報給上層領導的「簡報」（第29號）時間是1968年5月13日。歸我所有的「絕密」號為「0000024」。這兩份材料的觀點當然是錯誤的，其羅列材料的真實性更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 80 據《北京大學紀事》，戈華於1963年3月到北大任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 81 李文，生物系學生，幹部子弟。新北大公社總部委員。他以「策略派」著稱，和孫蓬一觀點相左。其人好深思，對文革較早取批判態度。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報》社居然還派人來上海社會科學院找我調查李文在文革中的活動情況。我在調查材料最後一條（第六條）中說：「本人被『四人幫』直接關了一年有半，『四人幫』倒台後平了反，以為從此了卻心事，一身輕。可上海社會科學院又審查了我一年多，至今尚在審查之中。（這是在查「三種人」——是否緊跟「四人幫」，是否搞陰謀詭計，是否搞「打、砸、搶」——時對我背靠背的審查，結果當然以沒問題了結。）貴社的調查叫人再回顧19年前之事，徒增厭惡而已！希望我們的領導都有耀邦同志那麼寬宏大量！」言猶未盡又寫了一則〈附言〉：「當李文對文革已有所覺醒時，你們《人民日報》還儘在放屁，文革結束後，《人民日報》有像樣的檢查嗎？」
- 82 林同華和夏建華（哲學系心理專業畢業生）的婚禮僅他倆、陳炳泉和我四人參加。地點在一院我原來的宿舍內。那天買了一瓶黃酒，再到食堂買了幾個菜，四人高高興興舉杯相慶。這就是文革中的特殊「婚宴」。林同華離校不久即參加人民解放軍，在部隊教書。1978年離開部隊和我同時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他於1984年出版《中國美學史論集》，後又整理其師遺著，主編《宗白華全集》。八十年代末從哲學所轉入亞太研究所。林、夏育有兩子，夫妻相敬相愛。
- 83 七機部即第七機械工業部（後為航天部），生產國防軍工用品。「新915」、「916」是該部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
- 84 周一良（1913-）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唐代密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日關係史論》，主編《世界通史》等。晚年有回憶錄《天地一書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85 侯仁之（1911-）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地質地理系主任等。
- 86 其實這個「宣言」真正繼承了北大的精神，對文革的亂象做了獨立的思考，一個時代永遠需要這樣的精神。
- 87 黃繼光，中國人民志願軍特級英雄。四川中江人。1952年10月20日在朝鮮上甘嶺戰鬥中，以胸膛堵住正在掃射的機槍，保證部隊完成任務，自己壯烈犧牲。
- 88 郭小川（1919-1976），河北豐寧人。中國當代有影響的抒情詩人之一。重要作品集有《致青年公民》、《投入火熱的鬥爭》、《甘蔗林—青紗帳》等。1975年在幹校寫出其晚年代表作《團泊窪的秋天》。《望星空》是1959年10月的作品。詩人寫道：「在偉大的宇宙的空間，/人生不過是流星般的閃光。/在無限的時間的河流裏，/人生僅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啊，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悵！/於是我帶着惆悵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臟……」（參見《郭小川精選集》，北京燕京出

- 版社，2006，頁41-42)，此詩文革前即遭到關鋒的批判。
- 89 對這次「鬥私批修」講用會，北大校文革政工組編了一份《思想動態》(第46期，1976年11月6日)。它反映了新北大公社群眾對我們三人講用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井岡山兵團」群眾對聶元梓「鬥私批修」的不同看法。《動態》說這是「全校的『鬥私批修』講用會」，故井岡山群眾也參加的。「井岡山兵團」儘管在綱領上不承認校文革，在行動上還是參加校文革組織的活動的。
- 90 這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311-1319。
- 91 讓我很不理解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對幹部的打擊面太寬；第二，群眾組織的分裂，打「內戰」。按聶元梓的看法，打擊面寬的問題，在運動中是難免的，到運動後期會進行甄別，按政策辦。群眾組織的分裂是由於幕後有人挑動。到運動後期我想不通的問題只有一個，即打擊一大片，既橫掃了幹部，又鎮壓了群眾。
- 92 北大校文革與新北大公社的關係，是權力機構與群眾組織的關係問題。《聶元梓回憶錄》稱北大校文革「取代學校黨委」(見《聶元梓回憶錄》頁170)的說法是不確切的。校文革是「大民主」的產物。據1966年9月13日《新北大》校刊，1966年9月9日進行投票選舉校文革委員會委員，全校有選舉權的人是13,836人。因外出串聯等原因，實際參加投票的是9,609人。選舉結果：42位當選為校文革委員會委員(值得注意的是，鄧樸方是委員之一)。故校文革取代的不是校黨委，而是以陸平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聶元梓是校文革的主任。校文革的成立還發了「向毛主席致敬電」，稱代表大會「第一次實行了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制」。
- 93 季羨林(1911-2009)山東臨清人。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主修印度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後至北大任教至今。曾任東語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長，兼任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等職。有專門回憶北大文革的著作《牛棚雜憶》(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文革中，他是「井岡山」兵團東語系的「勤務員」。他自己說：「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季羨林，《牛棚雜憶》，頁55)
- 94 劉亞文是「井岡山」的成員，喊「別打，別打」也是井岡山的人，當時28樓前，除我之外，沒有新北大公社的人。
- 95 董新民、王貴秀文革後均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致力於黨內民主的研究，發表多篇有獨到見解的文章。張顯揚文革後曾任中國社科院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
- 96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蘇聯小說，作者是奧斯特洛夫斯基。

此書影響了幾代中國青年的精神生活。梅益的譯本自1952年至1999年，已印行5版67次，累計印數280餘萬冊。

97 《為人民立新功》是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98 這是毛澤東於1967年12月17日「關於絕對權威的批示」，準確的文字應該是這樣：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25)，頁646）。

楊成武在1967年發表過一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長文，毛澤東的批示是對該文觀點的批評。

99 此語已找不到出處，是西方作家的詩文則是有印象的。

100 《歐陽海之歌》係金敬邁的長篇小說。1966年1月9日《人民日報》曾選載了此書，加以推薦。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除講到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全部把它燒掉」的同時，讚揚《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是真正在部隊裏滾了一身血跡的人，才寫得出這樣的文藝作品來。」5月17日，郭沫若在《解放軍報》發表〈水調歌頭——讀《歐陽海之歌》〉，有云：「燦爛英雄像，輝煌時代光。偉大熔爐威力，好鐵煉成鋼」；「億萬歐陽海，工農待頌揚」。（參見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484、486）。

101 原名中蘇友誼醫院，文革中把它改為「反修醫院」，現已正名為「友誼醫院」。

102 中共中央的《5·16通知》認為建國以來17年的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權，已被資產階級篡奪，需要進行全局性的奪權鬥爭。我這三個「否定」，正是這種理論在我頭腦中的反映。肯定「反右」鬥爭是不合理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當時全國劃定的55萬右派分子進行了複查，屬於錯劃而得到改正的佔98%還多。（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頁9。）這樣大的群眾運動，如果其打擊目標的準確率僅存1-2%，其必要性還值得肯定嗎？何況1-2%的右派還有甄別改正的餘地。尚未平反的「章（章伯鈞）羅（羅隆基）聯盟」也許是一個千古奇冤呢！（參見章怡和著《往事並不如煙》，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我在「反右」鬥爭的初期是積極的，但後期還要增加右派數目時，就想不通了，就消極了。此事影響我入黨，以至我們忠厚的黨支部書記對我說：「還要考驗考驗」。

1968

1968年元旦 星期一

新的一年又開始了！今年將是歷史轉折的一年。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我們將在今年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地進行到底。今天我起得特別早，第一件事便是讀老三篇：「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紀念白求恩》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為人民服務》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愚公移山》

新的一年我要踏踏實實地按主席在老三篇中的教導去做。

下午，《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讀完了。受益不淺。歷史僅寫到1937年，共20年，但它包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通過歷史的回憶，把黨的領導，列寧主義的建黨路線，把兩條路線的鬥爭，把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把工農聯盟，把武裝奪取政權，把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把理論與實踐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都敘述進去了。

我認為這本歷史還是很有教益的，毛主席繼續推薦我們讀這本書，很有道理。蘇聯共產黨的鬥爭有豐富的成功經驗，也有許多失敗的教訓。這對於中國人民和尚未取得革命鬥爭勝利的國家的人民都是極其寶貴的財富。

全書，一個導言，一個結束語，共十二章。導言和結束語從現在看來，寫得不是最理想。特別是結束語，沒有把聯共黨史的豐富經驗總結進去，例如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工農聯盟，等等。

十二章中，最後三節(10、11、12)論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以及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基本原理是正確的，但是也有不少錯誤。例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條件下，忘記了農業；例如，從「技術決定一切」到「幹部決定一切」，就是沒有「政治決定一切」；例如，新憲法認為蘇聯建設成社會主義，階級消滅了等等。這些錯誤反映了斯大林同志雖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法家。這些錯誤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埋下了蘇聯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危險性。

讀了《聯共(布)黨史》，我對於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理論到實踐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因此，要真正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就要學好、掌握毛澤東思想。學習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毛澤東思想。

讀了《聯共(布)黨史》，使我堅信，具有光榮革命鬥爭傳統的蘇聯共產黨——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黨終有一天會推翻當前修正主義集團——勃柯叛徒集團，¹為蘇聯人民和全人類的解放重新作出自己的貢獻。

1月2日 星期二

本來今天回校，因代軍身體不適，陪她去醫院看病，結果令其休息一個星期。而我自己則又頭痛，真是弱不禁風了。

昨天小陳來電說革命幹部崔雄昆同志被井岡山綁架了。北京市衛戍區令井岡山釋放，他們竟置之不理。

我要重新上戰場，和他們較量個高低。「在命運的前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我認為我的根本問題是還沒有和工農相結合，這是我尚存的搖擺性的根本原因。要創造，不要守舊。我很清楚，我未來的道路是非常艱巨的，但是我有的是勇氣和犧牲精神，因此就奮勇地向前衝了。

1月4日 星期四

昨天(3日)上午9點離家返校。一到學校，同志們熱情慰問真感動人啊。有許多人2日晚上便來找我了。晚上，有個大會——傳達衛戍區關於要井岡山無條件釋放崔雄昆的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大會。我在30樓和同志們談話，後來來了幾個戰士把我接走了，一定要我在大會上講話。當同志們知道我回來以後，報以熱烈的鼓掌。我講的內容主要是：

一、堅決擁護衛戍區的指示。

二、井岡山混蛋對我的毆打，便是毆打新北大公社。

三、我失去的是眼鏡、手錶、鮮血，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毛澤東思想。

四、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我將和全體戰士一起緊跟毛主席戰路部署並和井岡山的反動政治綱領鬥爭到底。我的講話不時為歡呼聲和鼓掌所打斷。我們新北大公社的戰士多麼堅強，階級感情多麼深啊！來看我的同志很多，談到深夜12點，由於激動，我一整夜沒有睡着。今天，來的同志又很多，想睡也沒法睡。同志們叫我換個安靜的地方，我不願意，我應該和同志們交換意見，孤立了便不愉快。

1月5日 星期五

昨夜又是一個不眠之夜。來的同志很多，我無法工作，也無法休息，但我還是非常願意和他們談問題。工人楊旭同志對學校形勢的分析和我完全一致，他希望我多到工人當中去。

1月6日 星期六

昨天李鍾奇²同志電問聶元梓：

一、校文革是誰批准的？二、學校黨組是誰批准的？三、崔雄昆作為三結合的對像是誰批准的？

這幾個問題很好回答，但我以為下面我們對井岡山還有一場嚴重的較量。

下午，李鍾奇副司令員來我校與我校雙方代表談判崔雄昆釋放問題，「井」們不同意，李副司令員拍桌子火了，最後「井」們只好答應在今晚8點之前釋放。

8點多，崔雄昆同志回來了，這是我們這次鬥爭的勝利。崔講了一下被綁架和逼供信的經過。

聶元梓對我說，我哥哥給她寫了一封信。叫她答應我回上海休養。聶徵求我的意見。她的意見是在學校找個地方休養，暫不去上海，我同意她的意見。現在學校形勢變化多端，我不能離開學校。

晚上，與中文系、生物系的同志談學校形勢。中文系一同志說，解放軍記者王復生同志對他們說，我是一個有頭腦的造反派，過獎了。但我要力爭做一個有頭腦的造反派。

1月7日 星期日

與家裏通電話，說代軍已住醫院，我得去看她一次。

與07團談學校形勢，他們對廣播台和馬XX大有意見，與我相同。我們要注意一些形左實右的傾向引導我們去犯錯誤。

中午吃飯時遇到王仁波（井岡山成員），他說，那次「井」們打我是誤會，他反對打我。不是誤會，這是階級鬥爭。

1月8日 星期一

李清昆對林同華說，要給我找個安靜的地方休養。我看沒有必要，我須要多和同志們聯繫。並說，他對聶元梓講過，我生活有困難，要在經濟上補助我。我不需要補助。幹革命，不要拿國家的

錢，況我已用國家許多錢了，不能接受補助。對井岡山我不和它算經濟賬，我們要算的是政治賬。

1967年12月9日，我被井岡山毆打的那個上午，與解放軍報記者王復生同志談學校形勢，提出我的看法，他當時詳細地記錄了。今天，他告訴我，說那天我談的是正確的。今天我對他說，要注意打擊面，目前打擊面寬了一點，他表示同意。

1月9日 星期二

整理了一下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京、上海的活動情況，把我所寫的，以及有關我的活動報道滙在一起。

我整理材料的目的是為了以防萬一大規模武鬥發生，被「井」們毀掉了。這些材料對於我是珍貴的，它反映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的。

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有反覆的。我未來的政治道路極其艱巨。將來難免有曲折，那時讓他們來審查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活動。我的活動是光明正大的，是經得起審查的。

這包東西我已轉到妥善地方。這樣我的心要安定多了。

代軍在醫院，下午回家準備明天去看她，已向老聶請假。

1月11日 星期四

下午，上海華東化工學院雷國雄等三人來訪，談上海、北京形勢。

我認為，上海的文化革命搞得比北京好，原因在於上海市革委會是一個有權威的權力機構，工人階級在上海是實際上的主力軍，領導和推動着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對於徐景賢³我認為應該支持他，保他。但希望他能在思想上嚴格地要求自己。

北京文化革命比較徹底，決不允許用上海來否定北京，但北京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較嚴重，特別表現在大學生中。大學的整個傾向是沒有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熱衷於打內戰。另外，我認為，北京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還不夠堅強。這方面應該向上海學

習。北京市工人運動的日益蓬勃發展是目前的新趨向，相信不久北京會同上海一樣好，甚至更好。

談到北大，我認為：井岡山兵團是一個保守組織。新北大公社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們公社內部，在指導思想上也是有分歧的。在我看來，一定要緊跟主席戰略部署，以此來帶動其他問題。這是主要矛盾。認為當前主要矛盾是打老保翻天、打井岡山，實際上是顛倒主次。認為不打掉井岡山就無法緊跟主席戰略部署，這個邏輯也是荒唐的。對井岡山，總的來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儘管其中不排斥，而且實際上的確包含着敵我矛盾。主席的戰略部署是針對中國當前的最大敵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路線。相對之下，誰為前提不是很清楚了嗎？

大哥叫桑祥森同志帶來火腿一隻、糕點一包、衣服一件、語錄八本、紀念章一百多隻。大哥對我很關心，但我心裏難受，希望他不要關心我。

1月12日 星期五

下午，小陳來訪。我們希望，也一定要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我們三人（林同華、陳炳泉、我）不要犯大錯誤，並盡量避免小錯誤。我們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致認為，這是革命文學中最優秀的藝術作品。

晚上，「鐵錘兵團」姜德信、尤力來訪。談革命工人兵團成立事宜，並閱兵團成立宣言、給毛主席致敬信草稿。我完全支持這個兵團的成立。北大的運動應該由工人階級來領導，工人階級應主宰北大的運動、左右北大的方向。他們希望我去這個兵團。「紅旗兵團」、「橫掃千軍」三人來訪，約明天9點座談。

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橫掃千軍」共十人來宿舍座談，對當前學校運動提出寶貴的意見，並希望我出來大膽領導學校運動。

中午遇趙正義，他說，研究生辦公室周琦秀說高教部無權分配我，我是上海的代培生。⁴是不是代培生他們心中最清楚，但我願意回上海。不過很明顯，某些人在政治上耍小動作。他們怕我留在北大。聶元梓、王海忱親自告訴我留北大，他們當然不會不知道。就是今天下午，姜同光（文革副主任）還說我留北大哩！

無所謂，哪裏都幹！但小動作是要不得的。

1月14日 星期日

晚，桑祥森同志來，把大哥託帶的衣服、語錄、紀念章拿來了。紀念章給校刊，校刊準備送大哥他們十本語錄型《毛主席詞詩解釋》。桑介紹了上海以及蘇州、常州等地的文化大革命形勢。

1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去校刊，見到井岡山「延安」戰鬥隊的宣言準備刊用，說這是孫蓬一的安排。我堅決反對，此宣言叫我們承認「井」是革命群眾組織。下午鋼一連的同志去造了反。遇孫蓬一，我問他這件事，含糊其辭。我又至校刊，與宋一秀辯論了一番，大概不會用了。

聽說上星期五晚上，開各系文革主任、戰鬥團團長隊長會議，討論承認不承認井岡山是革命群眾組織的問題。聽說大多數同志承認它為革命群眾組織，總部沈永有、李文、閻志勝都承認它是革命群眾組織，黃元莊反對，李長哨、盧平不表態。

今天下午，繼續召開這個會，我第二個發言：

一、堅決擁護革命的大聯合，這是本單位搞好鬥批改的先決條件。

二、堅決反對承認井岡山是革命群眾組織。伯達同志說過，「井」和我們的政治綱領不一樣。「井」的大方向、路線全錯誤。決不能把校內的兩條路線鬥爭歸結為派性鬥爭。承認「井」為革命群眾組織，就意味着我們的失敗。意味着周培源繼續統治我們的學校，意味着孔揚翻案、孫蓬一下台滾蛋，意味着牛輝林、樊立勤⁵等是革命

小將，意味着重新寫北大文化大革命歷史。我過去承認過「井」為革命群眾組織，我錯了，我已檢查，也被人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但正是這些戴我帽子的人，這次將這頂帽子自己戴上去了。

三、反對12月分那種形「左」實右的做法，如抄周培源的家，打倒周培源的口號，包圍20樓首先打人！這是完全違背毛主席的教導的。我們應該把立足點放到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上。

我們犯了許多政策、策略上的錯誤，應該虛心地做自我批評。

1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聶來總部看各組工作人員。我順便問她，毛主席會如何處理鄧小平。她說現在暫時掛着。按主席歷來政策，會保留鄧的中央委員，王明就是先例。鄧不同於劉，鄧沒有歷史問題。

下午去孔繁宿舍。問孔，他現在在幹甚麼？他說，睡大覺！還說我是聶的替罪羊。未必。

孔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可惜跑到「井岡山」去了。

1月17日 星期三

昨天下午，接到姆媽和大哥的信。姆媽來信說，代軍已於14日晨分娩，生了一個五百斤，⁶我很高興，這就是說，生了一個男孩。小孩重7斤2兩，母子都健康。

接到信，我即去天壇醫院看代軍。

6時左右到達，小孩正在吃牛奶，貌像代軍。沒有睜眼，嬰兒體重3,625克。

今天上午再去醫院，下午把代軍和孩子接回家中。

孩子名字向晨，意即太陽是在早晨出來的，和「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主席語）。

大哥來信說，他們選舉已結束，他得票最多，群眾推他為革委會主任委員，他不想當，但不當群眾便有意見。

1月19日 星期三

今天中午回校。離開小孩很惦念。他一回家便感冒，昨晚整夜未睡，常哭，很可憐。我對他很有感情，望他快快長大，和我一起幹革命。

林同華說，「井」們又圍攻毒打我公社戰士，廣大戰士炮轟總部右傾思想。對，總部右傾！

路遇王傑同志，說要回家，我支持她回家。她訴苦說，他們那個組（政工組），批評有份，關心無份，對聶元梓不關心很有意見。我同意她的看法。聶、孫、公社總部（當然包括我自己）都沒有突出政治。

美國的新聞通訊說，北京的親劉學生在美國培養的周培源教授的領導下和毛澤東主義的學生作鬥爭。這番報道，道出了新北大井岡山的兵團的真面目，我作為毛澤東主義的學生感到無上的自豪。

1月20日 星期六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已有賀電去上海，祝電二革委會的成立。我們總算沒有大北大主義！

在給大哥的信中，我希望他學好毛澤東思想，從政治上、思想上，領導好群眾運動。同時要節約鬧革命，千萬別濫用職權，要吸取走資派犯錯誤的經驗教訓。

1月21日 星期日

下午步行至人大校園，死氣沉沉，沒有大字報，這副樣子真令人失望。

至新北大公社總部，劉沖⁷說聶用人是：一、能力；二、能力；三、能力。聶用人沒突出政治，實用主義。

紅旗兵團的同志們對我說，公社好像背了包袱。的確背了包袱，這個包袱就是校文革，但我們必須背，對革命有利，便得背，有人要踢開校文革，我們堅決反對。

1月22日 星期一

來玩的人很多，無法學習，思考問題。總是空談一通，唉！空談蒙蔽意識。

1月23日 星期二

晚，與07(中文系)同學座談。他們對聶、孫，公社總部提了許多寶貴意見。認為聶元梓同志頭腦裏缺少政治，沒有突出政治，用人實用主義。對馬雲龍大有看法。他們不同意我離開總部，如果離開，要出大字報轟我，說對我寄予很大的希望。

晚上，總有許多人來，我沒法學習和思考。雖然也有有價值的討論，但閑談太多，我要換個地方，不學習就要落後。

我以為大聯合，要多作自我批評，聶元梓同志從來沒有像樣的自我批評，這樣她就要失去群眾。

07的同志舉許多例子，說許多「井」說，聶如果有像樣的自我批評，他們便下山了。

晚，胡志仁⁸來，辯論兩大派與大方向。我認為，我們對兩大派敏感，對主席戰略部署不敏感。孫蓬一4·11講話起了幫倒忙的作用，背離大方向，干擾了主席戰略部署，伯達同志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胡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太激烈了。

1月24日 星期三

接大哥22日來信，並附革委會分工名單，他是革委會主任，張政等三人為副主任。大哥說，接到我信以後，他更畏懼了，他怕將來還連累到我。但是他不得不當這個主任，因為這是廣大群眾的心意，推也無法推掉。再則，他是走資派與保守派的死對頭，不當頭也是頭，因此也只好死了心，幹到底。為了使這個權不落入沒有走資派的走資派手中，他也只好當仁不讓了。

他講的是對的，既然這樣，我惟有鼓勵他了，再不能對他潑冷水。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便不會倒。

列寧說得好，你要革命嗎，你就應該是一個強者！

願大哥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從勝利走向勝利。

值得安慰的是，上海市革委會表態認為電二兵團是一個過得硬的左派組織，工總司也支持。電二革委會有120多單位來祝賀，在上海很有影響。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9點，送林同華夫婦去上海。給其二元錢，到上海買水果給我母親。

晚中文系劉蓓蓓⁹同志來訪，說小任說我曾說過：現在我除聶元梓一人以外誰也不保了。這完全是造謠！任對革命派內部的所謂矛盾，特別是聶孫的矛盾，以及公社的矛盾亂說一通。如果這是真的話，那真可怕啊！我堅決反對在革命派中搞分裂，我決不參與這種分裂活動！

1月26日 星期五

下午，07任善貴同志來訪，談學校形勢。他認為要承認「井」為革命群眾組織。此見解不正確，立論也不足為據。他認為「井」中有革命左派，是革命左派犯錯誤。但他認為應該努力學習主席思想，團結大多數狠批一小撮，認為應作自我批評，認為應該依靠、相信革命小將，我以為都是對的。他認為聶與孫的矛盾有甚麼內外背景，我想是錯誤的。革命派不能再搞分裂，應該求大同存小異。

晚，王保康、陳炳泉、萬峰等來室，討論修改黨章中「民主集中制」問題，意見不一，我也沒有完全弄懂。

晚，重讀《牛虻》。

1月27日 星期六

為了讀《牛虻》今天沒有回家。牛虻是有思想、理想並具有為理想而奮鬥的堅毅品格的革命者。理想像曙光一樣吸引着他，使他能

忍受一切個人的痛苦而毫無怨言。奧斯特洛夫斯基說得好：「但就《牛虻》的本質，就他的強毅，他那種忍受考驗的無限力量，以及那種受苦而毫不訴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贊成的。我贊成那種認為個人的事情絲毫不能與全體的事業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1月28日 星期日

昨夜徹夜未睡，讀《牛虻》至今朝4點。閱畢，腦海中久久不能離去這個英雄形象，怎麼也睡不着。牛虻對未來多熱愛，多麼充滿信心呵！「神父，跟我們一起走吧！你為甚麼還要留戀這個充滿了教士和偶像的死沉的世界呢？這些東西充滿着舊時代的灰塵；它們是腐朽的，它們是有毒的，污穢的！跳出這個遭瘟的教堂吧——跟我們一起走向光明去吧！神父，只有我們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們才是永恆的春天，只有我們才是未來！神父，曙光近在我們眼前——難道你不願看到日出嗎？醒來，讓我們忘記那可怕的夢魘吧，——醒來，我們來重新開始我們的生命吧！」

青春萬歲！

未來萬歲！

日出萬歲！

革命萬歲！

上午，回家去過年，想念着我的小寶貝——向晨。

2月6日 星期二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去年9月23日視察湖北時說：「中國歷次革命依我親身經歷來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

想甚麼問題呢？決不是個人命運、家庭瑣事，而是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胸懷世界的人一定是最謙虛的人。他不須要出頭露面，他不須要大吵大鬧，他須要的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腳踏實地地去解決革命問題。革命勝利了，他也不須要以功

臣自居，他有的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種偉大的共產主義胸懷。

解放軍今天進校。

2月7日 星期三

大聯合形勢逼人，但新北大公社內部從上到下，觀點不統一。這也不奇怪，須要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才能統一起來。

晚上，參加中文系文革領導小組的座談會，他們傾向於承認井岡山為革命群眾組織。

2月8日 星期四

參加公社學習班。大家一致意見，大聯合必須由校文革和解放軍來領導。

接着召開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委員，各系文革、戰鬥團負責人會議。駐校解放軍負責人，談大聯合方案。說組成一個領導小組，聶元梓任組長，校文革、解放軍、新北大公社、井岡山各派一名任副組長，但沒有指出校文革領導大聯合的問題。大家都不同意迴避校文革問題，認為這是向井岡山的派性屈服。我也認為必須指出校文革的領導權問題，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決不是派性。

晚與小陳談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他認為中國的古代文化毫無可取之處，以愚昧兩字概括之。東方文化也不行，如印尼、蒙古。他們不應有民族自豪感。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可取的。¹⁰對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應作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分析。主席教導我們「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這句話同樣適合於文化領域。對於外國的東西，凡是對中國革命有用的東西，不管西方、東方都要取。對於中國的古代文化，我們採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小陳對有些問題很敏感，也可以提出一些精闢的見解，但往往是失之片面。這是由於他腦子中缺乏辯證法的緣故。

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與總部委員李文、劉沖、李長嘯、閻志勝等談，對不同意見要取正確態度，不能壓制，也不能扣帽子，什麼「叛徒」、「出賣」等是不恰當的。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討論問題的良好氣氛。

下午，總部會議，聶元梓參加。昨天那個大聯合方案行不通，改為在校文革、解放軍領導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按系班實現革命大聯合。我以為這個方案是切實可行的，只怕井岡山不同意。馬路上已經出現井岡山的標語「熱烈歡呼新北大革命委員會即將成立！」這個口號是完全錯誤的，北大已經有一個權力機構，為甚麼還要成立一個權力機構來推翻這個權力機構？

會上，李文、閻志勝談自己的思想。我是同意他們的看法的。他們一致要我回來主持公社總部工作。原想告一段落，去編黨史，或去文史哲批判，但是通不過。

我說，現在大家對大聯合的看法不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得來的，而是外面「壓」出來的。如果我們過去重視學習毛澤東思想，那麼大聯合的問題也許早就解決了。李文說：「因為你不在總部，你在總部就好辦了！」這句話是不對的，難道我不在總部，就不能學習毛選嗎？當然，我是堅持天天讀的。我說過「沒有天天讀，就沒有一切」！

老聶給我寫了張紙條，說明天找個時間和我談談，說假期之前和假期中都想找我談，但不知道我住的地方。

我與聶元梓同志已經兩個月沒交換意見了，自從12·9被井岡山打傷後，我就不想找她。我到群眾中去聽到了很多好的意見。我以為少接觸領導，多接近群眾是好的。

井岡山兵團促進大聯合聯絡站七個組織的學習班發出「炮轟總部派性，鬥私批修座談會海報」。並在廣播中邀請聶元梓和我等校文革與總部負責同志，以及好多公社戰鬥隊去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我認為他們的邀請是有誠意的，但晚上另有會，不能去參加。

校畢業生辦公室副組長王海忱（文革副主任）對我說，他們已去公函華東化工學院，我不回原單位，留在北大工作了。

一、首都高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 「中央首長」要求兩派聯合
- 聶元梓叫我「儘快解決大聯合」
- 聶元梓在謝富治問題上的猶豫反覆
- 總勤大字報「揭開派性蓋子」

2月10日 星期六

今晨3點半，我被叫醒，說聶來電話有重要事情商量。

原來，謝副總理在1點半把聶叫去談話，說江青同志指示，我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都要去參加首都高校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們堅決服從首長命令，一定去參加學習。校文革聶元梓等重要成員全去學習，公社總部由我、沈永有、李長嘯、劉沖、黃元莊去參加學習。決定今天上午9點半召開全校文革戰鬥團團長擴大聯席會議，把首長通知傳達下去。

我決定認真地參加這次學習，回校後，一定要把我校的大聯合搞好，也一定能夠搞好，決不吃老本，要立新功！

我校大聯合之所以這樣慢，關鍵在於沒有把主席思想學習好，派性十足。我絲毫不否認我校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但只有革命的大聯合才能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分成兩大派，永遠不可能穩、準、狠地抓壞人，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我深信主席思想一定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上午，各戰鬥團、系文革聯席會議。

聶在會上傳達了謝副總理的談話。

謝副總理說，江青同志、周總理批評了謝副總理，說北大應該帶頭到學習班去學習，儘快把大聯合搞好。謝副總理不應該讓步，對聶元梓要求應該嚴格些。這是對他們的關心。謝副總理點聶、孫蓬一同志去參加學習。

我們已經把名單上報市革會了。

校文革有：聶元梓、孫蓬一、姜同光、楊學琪、王海忱

公社總部有：孫月才、沈永有、李長嘯、劉沖、黃元莊

下午4點本來可以按時去報到，4點正，老聶臨時通知，說改為明天。後來經兩個核心組研究，變動去學習的人員為：聶元梓、孫蓬一、沈永有、劉沖、劉承哲、丁建華、宮香政七人。我就不去了。

2月11日 星期四

下午，沈永有來談。

去學習的人最後改為：聶元梓、孫蓬一、沈永有、李長嘯、劉沖、胡宗式、王茂湘。

談到總部與校文革的關係，他認為現有校文革的那個班子要拆總部的台，特別是孫蓬一，要搞垮總部。我希望他不要這樣去設想，現在一定要團結好，對校文革要一分為二，對孫蓬一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立場、階級感情。他是很堅定的一個同志。當然，他在指導思想上和我們是有相當距離的。他對大方向是不夠敏感的。

總部一定要團結，允許不同觀點的正常交鋒，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一起工作。對大聯合，我們都認為必須有個「時間」觀念。

晚上，送聶、孫等同志去學習班。

孫在臨別時，熱情地抱着我，說：把家裏的事搞得好一些。我說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他說為甚麼？我回答，學得不夠。他要我留在學校，顯然認為我的看法與他基本一致。其實，我在指導思想上與他是有相當差距的。

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公社勤務組會議，決定今晚開全體戰士形勢串聯會，討論如何全面落實主席最新指示，如何實現我校革命大聯合。串聯會氣氛很活躍。不同觀點充分表達出來。我們公社群眾的活思想是不承認井岡山為革命群眾組織（極大多數）。閻志勝、李文的觀點遭大多數人反對。

大會是我主持的。

會後，我們一些同志碰了碰頭，覺得我們大聯合的阻力還很

大，一定要善於引導。同志們認為我的思想比較活，可惜耳朵不好，否則，可以把第一把手當得很好。

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戰鬥團團長會議：討論解放軍進校問題，如何慶祝新北大公社成立一周年問題，以及今晚全體戰士大會問題。下午3點，解放軍一百人左右進校，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兵團廣大戰士夾道歡迎，非常熱烈。

下午接聶信：「孫月才同志：我聽到你有些意見是正確的，我同意，有時間可以談談。工作要負責，積極，盡快解決大聯合問題。工作作風要高，要正派。要向群眾講最新最高指示，要講文化革命的形勢。」

聶元梓 68·2·13]

下午，總部勤務組會，研究晚上串聯會：傳達李鍾奇今天上午在學習班的講話以及群眾發言，圍剿派性。

晚上會議非常活躍，對派性進行了強烈圍攻。但在「井」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的問題上又激烈地爭論起來了。大聯合阻力不少，但是我相信主席最新指示一定會在我校全面落實。

王保康同志分配在四川成都，15日準備回上海，中午來我處，送日記本一本，臨別時失聲痛哭！我們共同戰鬥很長一段時間了，戰鬥的友誼比河、海還要深。

2月14日 星期三

早晨，送保康兩套紀念章、《座右銘》、《毛主席詩詞解釋》，臨別時他又哭了。

給聶元梓寫了一封信，彙報這兩天來的工作。並對如何引導群眾的問題提出我的看法。我以為當前群眾議論的中心專注在井岡山是「革」還是「保」的問題是錯誤的。這樣越爭論越糊塗，對大聯合極為不利，只能延緩大聯合，不能促進大聯合。「革」與「保」的問題不是大聯合的前提，大聯合的前提應該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兩個組

織中95%的革命群眾。當前應該引導群眾大講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大學主席最新指示，大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只有這樣，才能搞好真正的革命大聯合。

根據這個指導思想，上午，我召集了戰鬥團團長會議，大家一致表示同意這個指導思想。下午，駐校解放軍召集我新北大公社勤務員，講明解放軍來校目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和幫助我們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們向他們彙報了當前學校形勢和我們的看法。

晚上，去二院13號開串聯會。後去聶家（老聶今天回來一次），向她彙報情況。她同意我的指導思想，說要趕快大聯合，否則他們回不來，並說孫蓬一的思想太僵了。

晚，臨湖軒開各系文革、戰鬥團團長聯席會議，研究大聯合新方案，大家提了一個所謂在校系文革的號召下辦學習班的方案，比原來的讓了一步。我是不同意的。

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開戰鬥團團長會議，研究大聯合，否決了昨晚聯席會議提出的方案，不同意聶元梓同志在今晚提井岡山兵團是革命群眾組織。

下午，審稿。井岡山兵團「第一刺刀見紅戰隊」、「紅色風暴戰鬥隊」代表要求在我們大會上發言，我們表示歡迎。對他的發言稿我提了一些意見，他也表示同意。

晚上，開「新北大公社在大聯合中立新功誓師大會」，開得好極了。今天是新北大公社成立一周年，但我們不擺功，而是要立新功。井岡山兵團戰士的發言，博得了熱烈的歡迎，他們承認校文革是紅色政權。河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負責人也來參加大會，並在會上讀了賀信。我們熱烈歡迎他們的賀信。

聶去開會了，由姜同光代講。大會由我主持，我的普通話差勁。咱們總部的勤務員都很謙虛，誰都不肯來主持大會，結果這個「苦差使」只好落在我這個「第一把手」了。同志們反映這個大會開得很好。我心裏非常高興。

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和總部勤務員一起研究下一步工作問題。李文認為，總部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用，原因是沒有權威。這個看法是錯誤的，關鍵不是權威，關鍵在於如何引導。

下午，我召集了鋼一連、紅旗兵團、工人兵團負責人座談當前形勢，大家的意見是一方面必須更好地學習、思考，另一方面一定要堅持原則，堅決反對承認「井」為革命群眾組織。

下午，聶回校，向她彙報情況。我認為，為了辦好學習班，必須叫解放軍去做工作，叫「井」承認校文革是紅色政權。這不是支派，因校文革是中央文革、市革委歷來承認的。校文革可以根據自己研究的結果在最近承認「井」為革命群眾組織。這樣，雙方聯合辦學習班就有了共同的語言，目前的僵局就可以打開。聶表示同意。聽說晚上她去找解放軍了。

晚上，物理系戴未英等，哲學系、中文系、數力系等同志來寢室談學校形勢。

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戰鬥團團長會議，研究如何辦學習班的問題。現在學習班的阻力主要來自井岡山，他們不承認校文革的領導。團長的一致意見是原則問題寸步不讓。在解放軍公開表示支持校文革的條件下，可以和「井」對等。

中午李文、閻志勝、李士暉來宿舍談學校形勢。李文總是持消極的看法。我表示對兩種不同意見，要和點稀泥。

晚上去聶家。聶認為當前的形勢有些變化，如果不把派性蓋子揭開，大聯合無法搞成。因此不要急，要看、要思索，對「井」也不能一味退讓，有些地方須針鋒相對。目前承認「井」為革命群眾組織毫無用處，不解決問題，因為黑手尚未抓出來，無助於大聯合。我同意她的看法。我對聶說，一定要團結好孫蓬一，團結好不同意見的人一起去工作。深夜聶又召集總部同志一起研究形勢。

2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總部勤務員會議，決定提3-4名戰鬥團團長到總部工作，加強總部領導。李文對形勢消極，認為總部實際上起不了領導作用，寫了下面一張略圖：思想意見分歧→組織分崩離析→政治完蛋垮台。我把它改為：意見分歧→學習討論→漸趨一致→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最後勝利。這是對前途的兩種不同估計。

2月19日 星期一

下午團長會議，研究形勢與任務。一致認為：堅持原則，策略必須服從於原則。大聯合是一場鬥爭，我們在大聯合中的政治綱領是：全面落實主席最新指示，打倒派性，增強黨性，捍衛新北大紅色政權，揪出紅旗飄中的壞人，實現革命大聯合。一致同意，17團、6團、15團團長到總部工作。

18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統帥接見在京的全體「三軍二支」指戰員。這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大鼓舞，也是對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最大支持。我校解放軍也參加了這次接見。晚10點多，新北大公社全體戰士和「井」的戰士一起到校門內外熱烈迎接親人回校。

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勤務組學習討論，對當前形勢各抒己見，不完全統一。需要我們更好地學習、觀察、思考。勤務組建議到下面去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新北大人的意見，集思廣益，有利於問題的探索。

下午和17團、6團、15團長宮香政、丁建華、黃樹田三同志談總部情況，並漫談形勢。

周總理在接見工交口、財貿口、農林口軍代表、革命領導幹部、革命群眾組代表時的講話(1968·2·2)很重要。我校革命大聯合問題應按總理講話精神來解決。

總理提出「公」和「私」，「黨性」和「派性」的鬥爭在現階段就是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革」與「保」的問題，「一月革命」以後實際

上已經不存在了。按總理的精神，如何理解井岡山這個組織性質，以及我們與「井」鬥爭的性質呢？

「井」產生於一月革命以後，作為一個組織來講，它既無過失也無功勞可言。但是「井」的思潮在一月革命之前已存在，那就是原「井」「紅」的思潮。這種思潮與關、王、林集團相配合，起着破壞「一月革命」的作用。

「井」是原○、團、飄、井、紅五個組織的大雜燴。這五個組織儘管其政治綱領不完全統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利用左派犯錯誤，進行分裂活動，企圖推翻中央文革一再承認的新北大紅色政權，校文革。這是激烈的奪權鬥爭。如果要說派性的話，這是最強烈最反動的派性。當時66、聯戰兩個組織是在革命組織內部一方面幫助左派整風，另一方面為捍衛新北大紅色政權而戰。這是黨性的表現。因此新北大公社與原○、團、飄、井、紅五個組織的鬥爭完全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按總理講話精神，○等是執行了新條件下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與○等的鬥爭還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井」在五方聯合以後，它的綱領實際上是飄派、「井」派的觀點，甚至於變本加厲，提出「打倒聶元梓」、「一切權力歸井岡山」、「二次革命論」、「北大當前的矛盾是井岡山與校文革的矛盾」。「井」的政治綱領不是很清楚了嗎？我們和「井」鬥爭的性質，不是很清楚了嗎？這是「井」在校內的動向。它的社會聯繫是關、王、林反黨集團。有人說「井」是這個反黨集團顛覆北大紅色政權的別動隊，我以為是正確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這樣：我們和「井」的鬥爭完全是路線鬥爭。當然，要弄清楚，「井」中極大多數是革命群眾。我們和「井」的矛盾大量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應按主席教導辦事，正確處理好與「井」的矛盾。但這並不意味着「井」就是革命群眾組織。任何一個被壞人操縱的組織，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革命群眾。武漢的「百萬雄師」，上海的「聯司」都是如此。蘇聯共產黨之所以是修正主義共產黨，並不是由蘇聯共產黨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共產黨員來決定的，而是由蘇共的修正主義綱領來決定的。同樣，「井」之不是革命群眾組織也是取決於它的綱領。

有人說，關王林揪出以後「井」的綱領是不是變化了？我們說沒有變，現在高唱成立革命委員會以此來推翻校文革，從而實現二次革命論，就是其綱領沒有變化的鐵證。而保不保關王林也不是看口頭上的說法，主要看其行動、綱領有沒有變化。

北大的鬥爭決不能孤立起來看，如果校文革一旦推翻，那麼關王林的陰謀也就得逞。校文革的推翻，也意味着別的地方同樣可以成立一個權力機構來推翻另一個正確的、得到中央承認的權力機構。校文革的否定，也將影響中央文革、市革會的權威，因為中央文革和市革會歷來是承認我們的校文革是一個紅色政權。

正是從這意義上，我們保衛校文革出發點是一個「公」字，推翻校文革，出發點是一個「私」字。這就是「公」與「私」、「黨性」與「派性」的鬥爭，也就是在新條件下，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我們的政權不完美，還有許多錯誤缺點，但這是一個新生事物，應該扶助與愛護它。不能因為有缺點、錯誤就非打倒不可。按這邏輯「井」首先應該被吃掉，「井」犯的錯誤不僅比校文革多得多，而且有本質的不同。但我們對「井」不是採取打倒、壓垮，而是採取聯合的方式。

晚上，駐校解放軍政委老孟來總部說，他已和井岡山兵團總部談了，叫他們在兩個星期內承認校文革。這是解放軍同志對我校無革派的重大支持。

我已和老孟講了，以後去找他。

我幹革命的原則是這樣：

永遠跟着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各種各樣錯誤思想、錯誤行為作不屈不撓的鬥爭。不管這些思想、行為發生在誰身上，他的官有多大，都要鬥爭，不鬥爭中國的前途就危險。

如果我在革命道路上犯了錯誤，我就馬上改正，決不猶豫不決。為革命堅持真理，為革命改正錯誤，生為革命生，死為革命死！

1968·2·20晚

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19團主要負責人，彙報19團的歷史情況及當前存在問

題。19團我瞭解不多，但這個團的成員是原機關一總支的，幹部很多，因此要很好地瞭解它。

上午，與夏、董、宮、丁、黃等同志談當前形勢。為保衛我校紅色政權，我們一定要頂住。看目前形勢，除了大造大聯合的聲勢外，也有必要作一些戰鬥的準備。

李鍾奇同志在中午見到學習班中我公社學員時說，校文革是中央承認的，是權力機構，在政治上和革命委員會是平等的，不能算派。

這個指示很重要。

2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團長會議，研究明天全體戰士大會如何開？

下午，勤務組會議，總結團長意見，準備由我寫成書面的東西，明天作為總部對當前學校大聯合中若干問題的看法，公諸於全體戰士。

晚上，寫作報告。

據說，師大造反兵團已從市革委學習班中開除出去了，理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解放軍、反對本單位革委會。

2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繼續寫報告。

下午，勤務組會議。由於辦公樓禮堂修理，不能開戰士大會，準備在晚上開五百人的擴大會議，貫徹總部精神，介紹學習班情況和畢業分配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總部對若干問題的看法包括對形勢、對校文革、對井岡山提出成立革委會、對新北大公社與井岡山鬥爭性質，以及今後任務等多方面的看法。

學習班較亂，有武鬥，我們客觀地介紹了情況，群眾是有情緒的。我明確地說：

一、這是情況介紹，我們一定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吸取過去犯錯誤的教訓。

二、決不要到街上和市革會學習班去貼丁國鈺¹¹大字報。

三、現在是立新功的時候，但是也是犯大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多看、多想、多學習。

四、必須站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高度來觀察分析問題，一定要揭開派性的蓋子，這需要我們進行艱苦的鬥爭。

2月24日 星期六

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群眾，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¹²

——毛澤東

目前，市革會舉辦的學習班很亂，時有武鬥發生。

我們採取這種態度：靜待情況發展，思考問題實質，但決不介入，不貼你一張大字報（因為看來有人對大字報還是很害怕的）。你鬧得翻天覆地，我們還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新北大公社要用事實證明，我們既不是天派，也不是地派，我們就是要踢開兩大派，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如果能這樣來對待當前北京市高校的動向，就是站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高度看問題，新北大公社才是一個最有希望的組織。

過去要踢開兩大派，結果不但沒有踢開（這只能怪自己不行）兩大派，反而被兩大派踢開了。這一事實說明我們的確不屬於天派，當然更不屬於地派，儘管參與了兩派的鬥爭，這由自己負責。

對外界事務不表態，並不等於我們沒有是非觀，無產階級革命派從來是旗幟顯明的，自會判別是非好惡。不表態是為了更好地緊

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但是如果有人要搞到我們頭上來，打到家門口，我們也不是好欺的，將堅決還擊之。

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聶元梓、盧平傳達（在擴大會議上）昨晚謝副總理、楊代總長接見我校雙方代表時的講話。

謝副總理根據江青同志指示，嚴厲地批評了井岡山在《新北大報》上刊登葉群同志信的問題。認為它損害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是嚴重的政治事件，要作檢查。

其次講到，井岡山派老和權力機構（校文革）作對。

又問到周培源下山了沒有？為甚麼沒有下山，不下山也得發表個聲明。

這個批評是嚴厲的，但我們不要因此而壓他們，壓是壓不垮的。應該幫助他們，並從中吸取教訓。

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勤務組開會，談形勢，觀點不完全一致。

學習班來電話，說李鍾奇講：一、叫井岡山承認校文革為權力機構；二、校文革承認「井」為革命群眾組織；三、保留校文革還是成立革委會由群眾決定。

這幾天，情緒非常不好，對當前形勢感到氣憤。一定有兩面派在搞鬼。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是好欺侮的。我們堅決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為紅色政權奮戰到底！

我不應該急，應遵照伯達同志的指示：不要急，慢慢來，文化革命是在大風大浪中進行的。

我須要好好學習、思索一些問題，要冷靜、鎮定。現在是立新功的時候，也是犯錯誤的時候。

大哥來信，並寄1967年1月31日《文匯報》一篇報道，表揚了電二的工人和革命委員會。我看了很高興。我們在電二的鬥爭算是有些成績的。

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與董立武(俄語系文革主任)談當前形勢。下午，開各系文革主任、戰鬥團團長擴大會議，傳達李鍾奇、丁國鈺在學習班上對我校文革、公社代表的談話。李、丁表示堅決按中央、市革委精神辦事，支持校文革，認為校文革是紅色政權。同時叫我們承認井岡山是革命群眾組織，否則便沒有聯合對象。至於保留校文革還是成立革委會，由廣大群眾決定。

2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與董立武談校內領導班子的思想情況。談聶與孫、總部與文革常委等關係。我發現矛盾很多，我的原則還是這樣：不要兩面派，但要和點稀泥。革命派內部團結為重，用鬥私批修來解決內部矛盾。

董認為，聶之所以如此對我親近，是因為：一、我從5·25起一貫保聶，現在又處在公社負責人地位，如果發表甚麼不利於聶的言論，在群眾中是會有很大影響的。二、聶知道我不是豎山頭、拉隊伍的人。因此即使有些觀點於她不利，也還是要拉住我的。

董的意見不完全對。我相信聶對我的看法基本上還是突出政治的。

對我自己來說，不計較別人對我看法如何，只要求自己緊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3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勤務組會議，研究如何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3·7批示」¹³發表一周年的問題和整頓組織問題。

3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考慮大字報的問題，主題是找出大聯合的障礙，直追派性蓋子，並闡明我們對校文革、對新北大公社與井岡山兵團鬥爭性質

的看法。下午把此意圖與宮、丁、黃、董談了，他們表示同意。

李文、閻志勝中午來宿舍談。閻認為5·25以後的人要倒下一批。李認為丁國鈺是小丑。對派性蓋子我們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我在政治上信任謝富治副總理。對謝，我還是尊重的。我尊重穿軍服的人。他們有功勞，也希望他們在大聯合中立新功。

李、閻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央解決，我們不必過問，胃口不要太大。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晚上，寫作大字報。寫完找聶，聶表示同意這個意圖。

3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大字報初稿完成，三千多字。

晚，宮、丁、黃與我找聶討論大字報。聶同意並提了一些意見。聶認為必須這樣幹，不這樣幹我們的大聯合就不能解決問題。關王林的勢力在繼續起作用。聶說，「如果出問題，我和你們一起去勞動！」我說，只要符合毛澤東思想，即使失敗也是暫時的。

為了更詳盡更周密地部署下面的戰役，明天上午開校文革常委會，總部由我一人去參加。

3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參加由聶召開的常委會，研究當前的戰略方針。聶並讀給總理、伯達、江青、康生等中央首長的彙報信。大家表示同意。決不讓別人擺弄我們的命運，同意總部的大字報先出。

下午，勤務組會，向同志們傳達上午常委會議精神，並討論大字報。大家同意，按計劃打出去。李文飯後給我寫了信。有幾個問題沒考慮成熟，同意大字報意見，但發不發保留意見。找聶，聶對我說，這是大事情，應慎重，允許別人有個反覆的思考過程。我建議不以「3·7」為限（即在3月7日之前發出去）。今晚不送校刊，聶表示同意。

勤務組決定明天上午繼續討論形勢，下午召開團長會，研究戰略部署與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

3月5日 星期二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逝世15周年。

上午，「謊報軍情」，說學習班的大字報已出。咱們勤務組的同志急了，便決定我們的大字報也要趕快出，於是乎到校刊，要求這期刊登。這事關係重大，下午又派黃樹田到學習班找聶。回來後說：聶建議第一頁大好形勢部分修改一下，別的都OK，但目前不能發，要過一段時期，她認為可以發時再發。這是這一戰略的第一炮。

孫表示同意，建議把關王林反黨集團改為關王戚穆林反黨集團。

下午團長會議，大家同意大字報基本觀點。但說大家跟不上去，尚須好好學習，靜待觀察。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聶說，許廣平¹⁴同志已死。總理和江青同志今天去許家。江青同志哭了兩次。並說，我對好人照顧太少，對壞人照顧太多。她講到戚本禹，說此人壞極了。

許廣平生前曾給姚文元去信，說戚偷盜上海魯迅博物館魯迅的手稿，從事反革命的翻案活動。江青說僅憑這一點就該槍斃！

許是去看學部批戚大字報時病發，北京醫院搶救不周而死的。江青同志批評北京醫院說，這是政治陷害。

3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勤務組學習總參第四次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重要文章：《加強階級鬥爭教育，提高路線鬥爭覺悟，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李、閻繼續缺席。嘴巴好聽，行動糟糕，說甚麼革命派！

勤務組決定，那張大字報繼續刊用，但改名為《新北大革命大聯合的障礙在哪裏？》後面談派性蓋子部分分量減輕，作為第一炮的序幕。

下午至印刷廠，工人向我反映許多排擠他們的情況。大家反映印刷廠是老大難問題。我不相信，讓我來解決。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甚麼老大難的問題都能解決，只要突出政治，問題就好解決。

許多人問我謝富治的情況。我的回答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怎樣看他，我就怎樣看他。

3月7日 星期四

上午，校文革召開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大會，熱烈慶祝偉大領袖毛主席3·7指示一周年。解放軍也參加了大會。

聶元梓同志在主席台上問我：李文來嗎？我說沒有。聶說，李文思想應該辯證點，形勢變化快，我們要跟上去。

會後，召開系文革主任、戰鬥團團長會議。聶元梓、孫蓬一同志傳達了昨晚首長接見的具體情況。首長是來聽意見的，沒有講話。聶元梓同志彙報了我校大聯合和學習班的情況。井岡山六次舉手，高叫「我們是北大井岡山，聶元梓的對立面，我們要講話」，都遭首長拒絕。會議休息期間，蕭力¹⁵同志找到孫蓬一同志，親切地問到他的近況，並說，應該繼續放炮不要洩氣。孫感動得哭了。聶遇葉群同志，葉群同志又鼓勵她把所有的話講出來。

首長雖然沒有講話，但已無聲地表態了。

下午，勤務組會議，研究形勢，認為形勢大好，鬥爭艱苦，前途光明。要有冷靜的頭腦，但不要喪失戰機。

討論決定寫大字報，放一炮。

晚上，結合總參、空軍兩篇文章談形勢，舉行大型串聯會。我因身體不好，未開完會。

3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勤務組會議，討論大字報。李文保留，可以，應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這是正常現象，但李文的行動應該積極，只動嘴、不動手是不行的。為慎重起見，中午叫黃樹田同志去學習班，讓那裏的同志看看，提提不同意見。

下午黃回來，孫蓬一同志完全同意。學習班裏的勤務員也同意，但對「蓋子」尚在活動這一肯定看法提出異議，認為不能這樣提，應該是引導去探索這個問題。並建議用勤務組名義發表。

我按上述意見修改了。晚上並與勤務組別的同志一起修改此文，並吸取了紅一團同志的意見。

3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團長會議，研究形勢、指導思想和部署。大家基本上(除七團外)同意總部意見。

勤務組大字報《揭開派性蓋子，將路線鬥爭進行到底》，中午廣播了，下午貼出去了。

晚去聶家，聶說現在頭腦須要冷靜一點，說孫蓬一頭腦發熱了。這意見是對的。

聶說，「我沒法和孫蓬一一起工作，他不能當我的助手。將來讓孫蓬一來搞，我到機關去工作。」這是錯誤的。

3月11日 星期一

接大哥信(他是3月5日晚寫的)。說：「場內形勢突變。如去年『4·8』差不多了。」說他有重新被抓的可能。「我為保衛毛主席而犧牲，如真達到這個目的，則心願實現，瞑目。」

「可能別了，親愛的三弟，向軍妹及寄媽問好。向聶元梓同志、宋一秀同志、孫蓬一同志等新北大公社全體戰士問好並致意。」

親愛的哥哥：你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勇敢地戰鬥吧！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一定要勝利的。晚上給他回信，並寄毛主席紀念章兩個，一個送母親，一個送大哥。

3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盧平傳達昨晚中央首長接見學習班的各校群眾組織代表的情況。繼續上次會議彙報情況。北大井岡山兵團候X X 12次跳出來要發言都被阻止了，真是可悲。中央首長顯然把「井」否定了。當前要批「左」防右。晚上與李文等交換了意見。

3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勤務組會議，研究這星期的工作，準備批極「左」思潮。出重點大字報並開大型批判會。中央的部署須繼續研究，千錯萬錯決不能錯在干擾中央部署上。下午，高校學習班開大型串聯會，由我公社總部代表盧平主持，據說會議開得很好。

目前，校內氣氛又緊張起來了，我總感到北大的問題遠遠沒有完。

晚上，聶、孫回校參加系文革戰鬥團團長會議，發表對目前形勢的看法。

3月15日 星期五

昨晚12點正，井岡山兵團革命造反總部發表成立宣言，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上午，勤務組會，討論總部聲明。下午，高校學習班繼續開大型串聯會。這樣的會我以為不宜多開。

3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與「傲霜雪」戰鬥隊，以及編寫毛主席生平的部分同志，一起去三里河拜訪毛主席的老戰友柳直荀烈士的愛人李淑一¹⁶同志。李淑一同志身體不太好，但精神很好。我們和她一起拍了幾張照片。我代表新北大公社七千名戰士向她問好，並贈給她五本紅色塑膠封面的《毛主席詩詞解釋》（「傲霜雪」戰鬥隊註解）。

3月17日 星期日

學部總隊、人大三紅、抗大、師大造反兵團、清華414等單位貼出有關謝富治的大字報。我們的態度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對謝的態度就是我們對謝的態度。晚上開團長會統一思想，並研究鬥周景芳¹⁷的事。

上午，與孫蓬一談。談到我哥哥的事，孫說，好事，讓他再鍛煉鍛煉！

晚上開團長會，研究鬥周景芳事。對於社會上貼謝副總理大字報一事，我們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辦事！

3月18日 星期一

昨夜12點到今晨4點，雙方發生武鬥，「井」與公社戰士都有受傷的。應盡量避免武鬥，我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早晨，聶元梓對我說，鬥周的事要延遲，我們要搞老謝。後來，聶來電話（王剛告訴我的），說可以不點名的批謝。我認為還須看一看。姜同光說，師大造反兵團懷疑我們是二月逆流派！¹⁸我們將組織班子，對「二月逆流」問題，向社會澄清我們的看法。

大哥來信，說電二造反派已起來反擊，極大多數群眾都在他的一邊。「我理直氣壯，抓我的革命和生產，比平時更樂觀。」「昨天我下路線去勞動，同志看到我都哭、都訴」，「血已準備，我是不怕坐牢的，也許他們會暗算我，這倒更好，一個人能夠在一生中為革命犧牲是最大的獎賞」。

3月19日 星期二

下午，團長會議研究當前形勢。一致認為當前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反右傾翻案風。昨晚得到消息：江青同志在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時談到，北京有人為「二有逆流」翻案。天派黑手揪得少，有後台還在鬧。江青同志還說，當前最主要的危險是右傾翻案風！當晚即召開各系團長系主任會議，進行研究。井岡山廣播台當夜廣播，並貼出堅決支持謝副總理的大標語。

晚上勤務組會，決定寫總勤大字報。新北大公社要高高舉起反右傾翻案風的旗幟，井岡山決策人無權批判右傾，他們本身便應該放到被批判的地位。

晚10點半，開緊急團長會議，統一指導思想。據原體院駐紅代會代表講：今天謝副總理主持了一個有關越南的大會。他問康生，對於當前社會上貼謝的大字報，有何指示？康生在紙上批示：今天的大會由謝富治主持，這是最好的回答。

我們在謝富治同志的問題上，沒有表態。相信無產階級司令部會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團長會議後，繼續開勤務組會，研究形勢，直至3·20早晨3點。

3月20日 星期三

睡了兩個半鐘頭，一早起來因為8點有會。

看到《新北大公社歸然不動，戰士不可侮！》，我流淚了！

公社就是我的家，戰士就是我的親兄弟，親姐妹！

8點開團長會，佈置今天遊行事。今天12點準備路過學習班遊行到天安門。

會後，討論大字報，寫得很好，在11點鐘廣播了。

12點，新北大公社廣大戰士在主席塑像前集會。簡短的集合以後，我們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今天估計有4,000多人，並沒有作什麼動員，這個數目是可觀的，說明我們戰士的精神面貌。

在學習班門口，孫蓬一等同志迎接了我們，大家情緒高極了。一路上，廣播車高呼革命口號，勝利團的同志們演出了短小的節目，士氣非常高漲。我昨夜睡了二、三個小時，非常疲倦，但情緒很好。

到天安門廣場，我們面對天安門，在國旗前面集合，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致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唱東方紅、讀主席語錄。由盧平講話，呼口號，最後演節目。

這次遊行，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大滅了右傾翻案風的威風！顯示了新北大公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力量！

這次示威遊行是新北大公社戰士向反革命右傾翻案風的強大進軍。我們以後的工作是繁重的，要向井岡山的反動政治綱領、組織路線進攻。他們為「井」「紅」翻案，為孔楊翻案，把三反分子戈華、張俠捧到高參地位。真正的「二月逆流派」是他們！真正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也是他們！

3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一院101常委、總部會議，由聶主持。聶談最近市革委會學習班情況。聶說，對謝我有看法，他有缺點錯誤，但我反對貼點名的大字報、大標語。這種做法應該請示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認為可以，我們堅決照辦！聶認為，目前貼謝副總理大字報，有壞人在起作用。我同意這個看法，形「左」實右，擾亂陣線。目前，我們的主攻方向是反右，我們在學習班本來是反右的，結果有人把右的帽子扣到我們頭上來了。應該發表個聲明，闡明我們對謝副總理的看，我們是保他的。早在3月12日，我就在公社戰士全體大會上講過：「我們新北大公社是相信謝副總理的。」

晚上開勤務組會，研究形勢與任務。大家一致認為，上一階段我們的大方向是對的，但是對右傾翻案風不夠敏感。當前應該把反右的大旗高高舉起，向右傾翻案風大舉進攻。

3月22日 星期五

昨晚11點左右遇老姜，說下午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鄭維山同志、傅崇碧¹⁹同志、吳德²⁰同志談情況。說，有人通過搞學習班把矛頭針對市革委會謝富治同志。情況嚴重，馬上召開了團長會議。後來聶來了，詳細地介紹了市革會上各人的發言。大家一致認為：謝副總理是緊跟毛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吳德同志說，有人企圖通過搞學習班來搞市革委會，把矛頭針對謝副總理，並說有人為「二月逆流」翻案！

1點多，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向大家傳達了會議上的發言。「井」在此前已傳達並敲鑼打鼓地進行遊行。高呼「打倒現行反革命孫蓬一」。「井」大搞打、砸、搶，把我們十多個喇叭都搞掉了。我一夜未睡！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今天上午開常委總勤會議，研究對策。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場嚴酷的階級鬥爭，準備經受12級颱風。接着開團長、系文革主任會議。常委總勤都參加了。我講了話，大意如下：

一、這是嚴酷的階級鬥爭，決不是甚麼派性。

二、同志們要很好地思考昨天下午市革會上的所有發言。

三、我們無限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一句話，無限相信無產階級司令部，相信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定會明察秋毫，解決當前的問題。

四、我們在學習班的大方向完全正確，抵制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中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這正是對市革會的最大支持最大愛護。我們堅決反對有人利用抵制學習班的錯誤指導思想，把矛頭對準市革會謝副總理。我們也堅決反對有人因為抵制學習班的錯誤指導思想，而壓我們和別的革命群眾組織。這種做法是完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

五、要開全體戰士大會表明我們的觀點，同時要痛擊老保翻天，向右傾翻案風進攻！

下午得保康哥哥電報：「保康去電二被綁架失蹤三天，火速急救，保強。」即刻叫外聯組以校文革名義給上海市革委會政法組、上海虹口區公安分局、上海工總司王洪文、駐電二解放軍打電報，後由老聶建議又給華東師大革委打電報，望他們立即解決。王保康同志是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一月革命中為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一定要把他救出來！

晚上，團長會議，成立武衛指揮部，由宮香政、丁建華、黃樹田、黃元莊、高雲鵬同志負責。明天上午開全體戰士大會。

3月23日 星期六

臨時決定，大會延期召開。上午參加常委、總勤會議。我遲到，聶在談形勢，認為對謝副總理一定要表態，堅決支持以謝副總理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後來由我和沈永有起草聲明。

林同華、陳炳泉今天下午5點去上海，營救文革戰友王保康同志，帶有校文革組織組的證明信。臨別時我叫他們膽大心細。

下午聽曹廣芳講，空軍領導認為聶元梓是「二月逆流」的幹將，新北大公社是反動組織。

天哪！新北大公社是反動組織，我們七千顆保衛毛主席的心到哪裏去了？新北大公社是反動組織，甚麼樣的組織才是革命組織？但願他們是受蒙蔽的。

我是新北大公社的主要負責人。如果把新北大公社打成反動組織，我願意去坐牢！

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文革，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據傳中央開會，以譚震林²¹為首的一些人攻擊江青同志，企圖翻案。

晚，傳達下午市革委會擴大會議發言情況，對群眾組織代表上綱很高。聶對吳德同志說：「如果我與大家是敵我矛盾，馬上把我送到衛戍區。」吳德同志回答：「哪裏？哪裏？」。我沒有聽，是聽姜同光說的。我在洗衣服，沒有時間啊！反正，會議上發言都是亂上綱。

二、謝富治來北大，要求兩派聯合

3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總勤會議，準備下午擴大會議。

會議期間，聽說昨天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罷了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²²的官。他們為「二月逆流」翻案，他們是王關戚的黑後台。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定。

下午形勢緊張，井岡山聯合外校、農大東方紅、新人大公社，準備對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規模的打、砸、搶。新人大、農大東方紅都進校了，並打傷了我們不少人。新北大公社為了自衛，大運石頭，築工事，空氣緊張異常。

晚7點左右，謝副總理、吳德同志、丁國鈺同志親臨新北大，在新北大廣播台作重要廣播講話。謝副總理指出：

一、希望北大的兩派在校文革的領導下，在聶元梓同志領導下聯合起來。

二、「打倒聶元梓」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

三、外地、外校的學生到北大來搞武鬥是錯誤的。

四、新北大公社給我個人的批評好得很，我歡迎。

在謝副總理講話時，我公社戰士飽含熱淚高呼：「毛主席萬歲！」「堅決維護以謝副總理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革命權威！」「向謝副總理致敬！」「向謝副總理學習！」等口號。

講完以後，我握着謝副總理的手說：「謝副總理，我代表新北大公社七千名戰士，向你表示，一定按你的指示辦事！」

大飯廳馬上開會，「勝利團」演節目，歌頌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台上台下情緒都高極了。接着是傳達下午市革會上謝副總理的講話。基本內容是聯合起來團結對敵。講到北大，說：歡迎聶元梓同志新北大公社對他的批評，不歡迎井岡山的一系列行動。「打倒聶元梓」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聶是市革會副主任，是北大合法權力機構的負責人。

三、北大武鬥，聶元梓被刺

3月29日 星期五

晚，發生大規模武鬥。李鍾奇副司令員、聶元梓被井岡山暴徒行刺。謝副總理、溫玉成²³司令員來校制止武鬥。並責令井岡山交出行刺暴徒。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是井岡山對抗中央的充分暴露，是兩個司令部門爭的繼續。

3月30日 星期六

今晨2點左右，李副司令員來我總部，聽取對學校武鬥的意見。孫蓬一同志詳細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李表示「井」要交出謀刺的兇手，如果不交，那麼他要抓人。我們還對駐校解放軍提出意見，他們實際上是支派不支左，這樣下去將會犯極大的錯誤。

3、4點鐘，交換雙方俘虜。「井」被我俘虜者受到寬大待遇，不打一棍，均笑逐顏開，並寫了認罪書，自覺地要求發表聲明，造「井」的反。我被「井」俘的，都被打得不能走動。幾乎人人被打破頭腦，真是法西斯暴行。我們許多戰士見了自己的戰友都哭了。

3月31日 星期日

中央文革知道聶被刺以後，馬上召開緊急碰頭會：

- 一、北大武鬥是對抗中央的。
- 二、聶被刺是件大事。
- 三、駐校解放軍支派不支左，要撤換。

市革委會由謝副總理出面提出的四條是由中央文革制訂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對我們非常瞭解。

上午、晚上都去看了受傷的戰友。當我見到吳窮同志時，流淚了。他是聯戰勤務員，多好的同志！可是被暴徒打得動彈不得。大家精神都很好，一致認為這次武鬥不是簡單的武鬥而是嚴酷的階級鬥爭。被打了，也是一種鍛煉，也是一種戰爭的準備。許多女同志做義務護士，照顧得真周到，應該向她們學習。革命到底！決不後退一步，只有拼命向前、向前、再向前。

江青同志說：「說北京運動不如上海，這不對。」這說出了我的心裏話，上海有壓的現象。

4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與《文匯報》駐京記者艾玲²⁴、朱維錚²⁵談。我說上海對造反派是壓得厲害點了。目前應反右傾翻案，可上海尚在批極「左」思潮。沒有緊跟中央部署。上海不應怕北京學生。北京學生中壞的是少數。談後將他們領到聶元梓家。

小林、小陳已回京。說上海空氣太緊張，不能行動一步，電二老保翻天，孫月潮被打得厲害。但孫沒有問題，最後一定可以弄清楚。當然，孫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這是內在原因。

4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李鍾奇副司令員到校。對調查組及「井」談：「井」一定要交出兇手，不交出我們誓不罷休；新北大公社與井岡山不能半斤八兩。「井」不承認校文革是對抗中央，「井」說刺聶是革命行動，這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講話。要馬上拆除工事恢復正常秩序。

晚，物色校刊工作人員。

4月7日 星期日

上海復旦周谷聲(炮司頭頭、復旦革委會常委)給小殷信說，電車二場是上海階級鬥爭的晴雨表，街上到處是有關孫月潮的大標語。

4月8日 星期一

上午，鬥、批、改委員會開會，研究批判譚震林問題。

晚，總部會，聶、孫參加。

上海同濟大學革命小將陳敢峰說：

「閃耀着毛澤東思想的生命，再短也無上光榮；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生命，再長也無意義。」

「鬥私越深，對毛主席越親；鬥私越狠，跟毛主席越緊。」

4月9日 星期二

上午，系文革、團長聯席會議，討論形勢與下一步工作。

下午，傳達最近兩次由李副司令員主持的「井」與公社的談判實況。並傳達了中央文革3月29日因新北大武鬥碰頭會的精神。

4月10日 星期三

下午與崔雄昆同志交換意見，觀點大致相同，分歧也不少。

應該做一個有思想的人，切忌淺薄。

晚上，校文革與總部聯席會議。

4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與沈永有談，這是一個好同志，但問題也不少。他想回班鬧革命，這樣不好。下午，與老董談學校矛盾。

晚上，審閱批判譚震林的稿件。

10：30北京市革委會、北京市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北大校文革制止北大武鬥監督小組組長陳致平同志，在新北大廣播台向全校革命師生作廣播講話。講話中譴責了井岡山至今尚對抗中央拒不交出刺聶兇手和後台，說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並希望廣大受蒙蔽的井岡山戰士起來揭發，揪出兇手和後台！

4月14日 星期日

晚，校文革常委，總部會議，研究下一步工作。

4月15日 星期一

下午系級團級幹部開會。當前要把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與大批判、最新指示學習結合起來，成立一個領導小組。下午領導小組開會，由孫蓬一和我任正副組長。

上海反張春橋的大字報已貼到我校。

4月16日 星期二

24點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導師。他教導我們：「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的義務。」

上午，積代會服務處核心組開會。

4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我新北大公社廣大戰士去天安門遊行，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聲明的發表。

下午與大會服務處秘書組一起討論毛著學習基本經驗總結。

尉鳳英、李素文²⁶等同志專程來我校，就我校姚貴等同志被遼革站抓去一事道歉。

晚李世英來校，老聶等與其座談。

上海周谷聲來訪，座談上海形勢。

4月18日 星期四

我懷念母親。母親在解放前受的苦太深，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又吃了走資派、資反路線、老保的苦。

4月19日 星期五

晚，向孫蓬一彙報積代會籌備情況。

4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兩個總部頭頭座談形勢。下午，積代會服務處核心組成員研究工作。晚上召開系級團級幹部會議。聽取如何開好積代會的意見。

4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兩個總部頭頭繼續研究形勢，開會總是遲到，特別是掌握會議的聶元梓。我堅決反對這種作風，反對哇啦哇啦，要腳踏實地、要革命化。我對這種官僚作風，這種無精打采已經厭煩了！我的發言要點如下：

一、在第五個回合²⁷中，我們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在學習班中的鬥爭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老聶請示彙報工作做得比過去好得多，同時也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傳達各種會議實況。

二、在學習班中，第二個串聯會和第二張大字報可以不寫，因為它已遠遠超過學習班的問題，被壞人利用了。我們雖然沒有貼謝富治的大字報，但是我們思想上是反謝的，這是錯誤的，應向毛主席檢查。

三、反對校文革對井岡山這個組織表態，這樣有利於對「井」的群眾做工作。反對抓人，打人，反對逼、供、信，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作風。

四、領導班子必須革命化，要團結不同意見的人一起工作。

4月22日 星期一

昨天下午，我公社戰士打死一名地院附中來我校偷書的竊賊，據說這是一個反革命盜竊集團的成員。但是打死人是完全錯誤的，我反對，應按法律處理這個問題。

開會研究毛著「積代會」的文件，那個基本經驗總結太空洞了，毫無內容。晚和孫蓬一商量決定另組班子，重起爐灶。我把這個任務交給李文忠學習班了。

4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下午與李文忠學習班同志一起研究基本經驗總結，大綱構思甚好。校內武鬥趨勢加劇，大有一觸即發的樣子。清華、北工大、鋼院都有規模較大的武鬥。

4月24日 星期三

北京大學首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今天上午隆重開幕了。李鍾奇代表北京衛戍區，丁國鈺代表市革命委員會參加了大會，並致了賀詞。蒯大富、韓愛晶²⁸等等都參加了大會。

我是主席團成員之一。我感到自己活學活用主席著作非常不夠，應該向廣大戰士學習。

下午鬥陸平黑幫。

4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下午，均大會發言。

晚，主席團開會，決定不作基本經驗總結報告，由群眾自己總結。

4月26日 星期五

下午1點半井岡山一百多人全副武裝進攻36樓女生宿舍，挑起大規模武鬥，破壞我積代會。我公社戰士英勇奮戰，傷者四五十人。解放軍表態，井岡山佔領36樓挑起武鬥是錯誤的。

晚，平靜。

4月27日 星期六

我公社戰士進駐24、25、27等樓，對井岡山形成了一個大包圍。

上午，打死井岡山(原紅旗飄)一人。此人是「井」的鐵杆。昨天積極衝36樓，打傷我戰士多名。但我們把他打死是錯誤的，是違反政策的。目前，不管在政治上、軍事上我們都佔絕對優勢，因此更要注意黨的政策、策略。我們應該教育他們，不能打他們，更不能把他們打死！

當前，只要我們在政策策略上稍微不注意，就可能犯大錯誤，由主動變成被動。「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應該付諸行動，不能僅僅在口頭上說說。

4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召開大會主席團擴大會議。討論積代會日程。大家一致意見可以鬥戈華。但閉幕式延期，應該放到武鬥局面基本解決以後再舉行閉幕式。下午研究政治工作問題。

收到我親愛的媽媽4月23日來信。媽媽說：「你在外面要當心，警惕性要高點，我就是擔心這一點，其他我都放心的。我知道你們走的路是對的，是聽毛主席的話的，但在階級鬥爭中要千萬提高警惕，我再提醒你一句，切不可麻痺大意。」

「月潮早估計到這一次可能和『4·8』一樣，問我怕不怕。我說我不怕的，但這次你怎麼出來呢？他說：毛主席會把我救出來的！我不怕，還是要革命！我終相信月潮是不會做壞事的，造謠終是造謠。二場的宋大夫說：這個老太婆(指我)倒楣，一個兒子反革命，

一個兒子是右派。我聽了覺得好笑，我認為我兩個兒子都是革命者，不是右派，更不是反革命。」「娘從小扶養你們是應當的，吃點苦也沒有甚麼，你們不要老記掛，要好好工作，團結階級兄弟，好好幹革命，我就放心了。」「不多寫了，你外頭要保重。」親愛的媽媽：我一定要聽你的話！革命到底，永遠做一個革命者！一早即給母親寫了回信。

4月29日 星期一

收到張政信。說他們去文武部反映情況，康正勤出來接待，康說孫月潮的所謂十大罪狀是無根據，但希望他們不要保孫，因孫的問題很大，他炮打中央。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市革委會還有人在電二說，孫月潮在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會中有人，他的後台在北京。

4月30日 星期二

給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寫信，說明凡是有關北大，以及我和孫月潮的關係，你們可以派人到北大來調查，我們將協助你們做好這個工作。如果這樣對你們不方便，只要你們同意我可立即來上海，接受上海市革委會，專政機關對我的審查。

5月1日 星期三

上午，開慶祝大會。下午，我公社去300名戰士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晚會。聶上城樓觀煙火。偉大領袖毛主席出來了，林彪同志向聶慰問。聶說學校搞武鬥聯合不起來，葉群同志說，不要緊，北大問題會解決的。

5月2日 星期四

上午，系文革、戰鬥團團長會議，研究這個星期結束毛著學習積代會，以及抓反動小集團的問題。上午，我公社戰士貼大標語

時，被「井」兵打傷八人，他們也有十來人受傷。晚，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頭頭開會，研究當前校內形勢。

伯達同志在5·1晚上對聶說，學校搞武鬥不像話，外國記者報道了，你們正從主動轉到被動。因此我們應設法解決當前的僵局。

我以為，北大問題應該政治解決不是軍事解決，軍事是服從於政治的。

5月3日 星期五

晚，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頭頭、系文革主任戰鬥團團長聯席會議，研究明天積代會閉幕式問題以及當前校內形勢問題。

5月4日 星期六

上午8點，和積代會全體代表和廣大戰士一起在毛主席塑像前宣誓。

下午，積代會閉幕。

晚上，頭頭們分別到各線傳達最近首長有關北大武鬥的批示：一、「5·1」晚上，林副主席慰問老聶。葉群同志說：「北大問題會解決的。」伯達同志說：「你們武鬥，外國報紙都報道了，你們正從主動轉入被動。」伯達同志又對紅代會的同志說：「言行不一，表裏不一，不管說得多麼漂亮，終要垮台的。」二、昨晚伯達同志對北大附中的同志說：井岡山「不好，不好」，說新北大公社過去很好，現在驕傲了，翹尾巴，這樣下去要走向反面。三、今天下午聶去北京市革委會開常委會，由謝副總理主持，專門研究了地院小報攻擊北大問題。謝副總理嚴厲地批評了王大賓。²⁹並通過決議由紅代會出面來瞭解北大、清華的武鬥問題。

5月5日 星期日

上海的問題叫人心煩。

今天回家，好長時間不去了。

5月6日 星期一

上下午開會，談宣傳工作問題。對井岡山主要應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武鬥、軍事是解決不了北大問題的。

我們有些領導人在困難時候垂頭喪氣，在勝利時趾高氣揚。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表現，由於他(她)是領導，因此這種作風對革命帶來的危害就特別大。我自己也會有這種毛病，必須在革命鬥爭中克服這種毛病。

收到小雅來信，說電二形勢大好，對大哥很有利，大哥可能在一星期內能回家。我想在短期內回家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得這樣一個消息心裏是非常高興。即使不是真的，也是一種安慰。

5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全校革命師生集會慶祝偉大領袖毛主席「5·7批示」³⁰兩周年，井岡山人當然不會來參加。

與王傑、裘學耕研究政治工作如何展開，大家束手無策，覺得這個政治部是多此一舉。

5月8日 星期三

對當前學校形勢有這麼一些看法：

一、前一階段的武衛是完全正確的，不同意說我們上了「井」的當。如果是上當，那就欺騙了自己的戰士，我們戰士的血便是白流了。問題是策略上犯了一些錯誤，對每一個武衛的政治後果考慮不周。

二、要爭取主動，其中一個重要措施便是落實中央四點指示。反動小集團要打，但是必須把四點指示作為主要矛盾來抓。我們不能因為落實四點指示方面遭到困難便放鬆。不能單是讓監督小組來搞，應該廣泛地發動群眾。四點指示是中央在北大的部署，如果我們的工作圍繞這個主要矛盾來展開便會主動。

打反動小集團也要抓主要矛盾，有一些可以放一放。

下午文革常委、總勤務組聯席會議，研究當前任務。

5月9日 星期四

7日晚上在東線(留學生食堂)炮轟會上，老聶的態度是錯誤的。七團提了意見，聶插話說：新北大公社是革命的，我倒了可以換人嘛！這完全是帶有情緒的，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的表現。聶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中央文革和廣大戰士。

下午開系文革、團長會議，落實打「井」中反動小集團的計劃。我同意打「井」中反動小集團，但我以為當前學校的主要任務應該是落實謝副總理的四點指示。

晚聽羅勝講，她媽媽患的也是神經性耳聾，由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開刀治好的，叫我也去看一下。我當即給孫蓬一講，他同意，並以校文革名義開證明去治療。

5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去301醫院。門房的解放軍同志說需要有別的解放軍醫院介紹才能進去治療。回校以後，遇老聶。聶說，醫治耳朵是大事，一定想法得到介紹信。後來她對曹廣芳講，由309(海軍紅聯)醫院開介紹信去301。準備下星期一去301醫院。

生活不要刻板，應該是有創造性的。

生活便是鬥爭。

5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就當前學校戰鬥部署給老聶、老孫、公社總部的同志寫了一封信。我不同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打「井」中反動小集團。主要精力應該用來抓革命大批判與本單位的鬥批改。當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井」時，我們便被動；當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搞革命大批判時，我們就主動。我建議5·16以後立即把革命的大批判抓起來。

5月12日 星期日

羅勝來電話告殷愛娥，說她母親患的是神經性耳聾，也有耳鳴，的確是301醫院開刀治好的。我很高興，看來我的耳朵是大有

希望了。耳朵好了，我便是一隻自由的鳥兒了。

陳影說聶在我的信上批示，叫在校文革常委中傳閱。

5月13日 星期一

下午兩總部頭頭開會研究如何展開下一步工作。我沒有去，聽晚上老孫傳達，我以為沒有很好突出政治，大有單純軍事觀點。我保留原來的意見。

5月14日 星期二

下午5點多在路上偶然遇到周、殷及另一位姓周的同學。至一院，我對他們講對張春橋同志，應按無產階級司令部指示辦事，³¹要堅決擁護上海市革委會和上海工總司。送其《學習資料》(主席著作)³²一本。

晚與姜同光談領導核心的矛盾問題。姜認為聶、孫矛盾尚未解決，將來會有新爆發。

我想聶、孫大方向一致，現在應很好團結，求大同存小異。

毛主席紀念章是可貴的，誰都應該熱愛，但是如果到處索取毛主席像章，把主要的精力用在這個上面，那會走向反面。這句話是一個資料組的同志講的。我認為很對。此人工作認真，值得學習。

抽空讀了《傑克·倫敦傳》，³³此書初中已經讀過。

傑克·倫敦被譽為美國的馬克思，這是荒誕的。被說成是美國的無產階級作家，由於我沒有讀傑克·倫敦的著作，因此不好說。但從傳記來看，此人的世界觀，本質上還是個人主義的。如果要說他擁護社會主義的話，那麼他的社會主義信仰是自發的、不徹底的。他沒有真正通曉社會發展規律，他並沒有真正投入到美國勞工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去。他的鬥爭是以「我」為中心的。當他個人事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時，終於自殺了，這是個人主義的必然結局。

傑克·倫敦有他優越的地方，就是那充沛的精力、頑強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這種精神，這種精力，只有自覺地為共產主義奮鬥時，才算真用到家了。

有人問我，我的兒子將來希望他學甚麼？

我回答說：「社會科學、階級鬥爭！」因為世界上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去武裝他們，去解放他們。

目前領導核心中的不團結，矛盾，是對我們長期不突出政治的懲罰。

對當前領導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和領導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我大約有如下意見：

一、不要各拉隊伍，要開誠相見，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求大同存小異，特別是聶、孫。

二、決策會議中除校文革公社總部的負責同志外，另外參加的四個同志應通過正當的手續，如在常委中討論通過，讓他們參加會議，否則，那樣的做派是不正派的。當然那四個同志是好同志。

三、應該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不是少數人想出辦法再交給大家討論。我們有許多方案之所以常被否定，就是因為沒有很好走群眾路線。

四、要重視革命領導幹部的作用。崔雄昆同志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他是革命幹部的代表，聶、孫就是不去聽他的意見，這樣就會影響廣大革命幹部的積極性。

五、應該在戰鬥中整頓領導核心。如果再不重視，必有嚴重的懲罰。

5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開慶祝大會，紀念偉大的「5·16通知」發表兩周年，中央文革成立兩周年。

一定要堅持每天學毛著，否則便會迷失方向。

一定要堅持革命崗位，否則便會感到空虛。

一定要堅持集體主義，否則便會被淘汰。

在一切領域中，一定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

要通曉歷史發展規律，否則便會犯嚴重的錯誤。

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中，反過來精神的舒暢將促進身體的健康。

在知識的領域中，我還非常不完整，不管是政治、歷史、地理、哲學各個方面都是缺欠的，應找時間慢慢補起來。

5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對孫蓬一講，最近總部工作暫時告一段落，等治療有個結論以後，再考慮下面的工作。現在多到下面去看看。孫不同意。後對聶講，聶說以治療為主，可以適當地參加一些會議。

5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參加《文化批判》³⁴編輯部召開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6周年。

孫蓬一對我說，華師大來人對他說，他給華師大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劉浩德、陳文虎的信（詢問有關孫月潮的事），劉、陳給徐景賢了。

5月24日 星期五

昨下午5時左右接當夫、³⁵阿姐來信。當夫的信是大哥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這封信還是5月13日寫的，是用蠅頭小字寫成，秘密夾帶出來的。

阿姐的信中，附有大哥給我的信，是5月14日寫的，同樣用蠅頭小字寫成，秘密夾帶出來的。

我看了兩封信，又難過又感動，熱淚頓時洶湧而下。親愛的哥哥在禁閉室中遭到殘酷毆打，可堅強不屈，說為了保衛毛主席鬥爭到底，表現了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

看來他們準備進一步陷害我哥哥，把他轉到公安局去。

晚，小殷、羅勝來，也看了哥哥的信，他們拿去複寫了。

當晚，我給春橋、文武部負責人，給老張、老王、老劉、阿

姐、當夫和親愛的哥哥(不知他能否收到，我是按他的辦法寫的)寫了信。

晚上根本無法睡，熱淚不斷奪眶而出，我面對主席像，默默祝福我親愛的哥哥早點獲得自由。今晨2點半又起來寫信。上午把信全發了。

晚，成英、鍾宏在來訪，看了大哥的信，一致認為這是政治陷害，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建議給主席寫信，考慮得周到一點。

大哥給我的信中最後有一段：

七律《冬雲》：「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采桑子·重陽》：「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偉大領袖毛主席這二首詩詞正好是我們今天的寫照。送給三弟並請同志們抄錄下來送給全場造反派戰士。

月潮 1968·5·14 市文指部 監禁室

5月25日 星期六

偉大領袖教導我們：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の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教導我們：危險？危險令人緊張，緊張令人覺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險中漫遊，是很好的。要戰鬥下去嗎？當然，要戰鬥下去！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

悲傷的一天過去了。今後將是更堅強更堅決的鬥爭，革命者應從悲傷中吸取力量，決不是從此衰頹下去了。要在戰鬥中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掌握毛澤東思想。

今天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貼出二周年紀念，我被陸平

黑幫圍攻綁架也兩年了，我要發揚5·25的革命戰鬥精神，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戰鬥到底！

下午，接當夫信，說大哥在文武部又被毒打八小時。我氣憤極了！晚和小殷、成英、鍾宏在商量準備大搞。如果他們再不放，我要把大哥的所有材料，他給主席的信，我給主席的信和給春橋同志等人的信都公諸於世。並希望老保們也把孫的材料公佈出來，讓廣大革命派自己來鑒別，誰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誰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晚上寫完(12點正)給毛主席的信。滿腔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5月26日 星期日

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勇敢，堅定，沉着，向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不要做苟且偷安的企鵝，要做戰鬥的海燕、勇敢的雄鷹！我已經預感到戰鬥的歡樂！武裝起來去迎接即將到來的這次戰鬥吧！今天抄寫給毛主席的信。晚上小殷幫助覆寫。至12點完畢。

5月27日 星期一

早晨7點半：我即將出發給偉大領袖毛主席送信去了。

「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輝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10點半，我到了中南海門口，向守衛中南海的警衛團解放軍戰士說，我要給毛主席送信，解放軍戰士仔細地看了看信封上寫的字，告訴我拐彎向左走，那裏可以送信。我激動地離開了這個解放軍戰士，熱淚奪眶而出，啊！這是我們偉大祖國最神聖的地方——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就住在裏面，毛主席在，我們必勝。

我又問了好幾個解放軍戰士，他們都耐心地告訴我在什麼地方送信。

最後，我把信（一封是正件，一封是附件）恭恭敬敬地交給微笑着的解放軍戰士。他叫我在信封上簽上名字。我照辦了。最後我緊緊握了他的手離開了這個神聖的地方。

偉大的魯迅說：「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甚麼氣候。」「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我自己，是甚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峽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擋，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但我以為哭是無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盡一分力，不必一時特別憤激，事後卻又悠悠然。」「我是要戰鬥，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將來，先非撲死你不可。」

5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給阿二、張民寫信，不能來京，並去電報。

下午給王洪文同志去信，航空特掛，給張民寄下列材料：

- 一、孫給毛主席信，
- 二、孫給我的信，
- 三、我給張春橋同志的兩封信，
- 四、王保康給聶元梓同志的信。³⁶

阿當來信，小鬼很懂事。

昨天上午和老聶談我要在上海放把火的事，聶既不支持也不反對。這就行了，我不過是給她打一個招呼。

5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給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張寶林、康正勤同志寫信，內容大致與給王洪文的相同。

6月1日 星期六

上午，開大會，紀念毛主席親自批准發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兩周年。

6月2日 星期日

上午，陳紅(福玉)同志，拿着一塊手錶說：「這塊手錶送給你。」我說：「不，不，你快要到工作崗位去了，我決不接受你的手錶，謝謝你。」後來她說：「這是井岡山的，他們說，孫月才的手錶我們找不到了，就把這塊還給他。非常抱歉。」我不相信。問：「如果有人證明你的話符合事實，我就拿，否則不拿，按主席教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辦事！」在我的追問下，她說此手錶是廖沫沙的女兒的(此人是東方紅頭頭樊力勤的秘書)，現也抓起來，而且不交代。

我雖然被井岡山搶走了一塊手錶，但我決不拿井岡山人的手錶。

我反對拿井岡山人的手錶，即使搜查來了，也應該是「一切繳獲要歸公」。

晚上和王傑談，說她對上海運動有看法，上海壓得厲害，她爸爸(上海農大黨委書記)成為批鬥對象想不通。

6月4日 星期二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現象。」「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黨，就可能有分裂，一百年後還會有。」

校內領導班子思想不革命化，將來就有分裂的危險。

目前，一方面要防止有些別有用心的人進行挑撥離間，另一方面一定要正視矛盾，用「鬥私批修」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6月12日 星期三

接阿當信，附大哥從監禁室中給我的一條小紙，字很小很小。全文如下：

阿當：

此信寄給小伯，隔壁還有一張給林根伯伯。叫林根伯伯寫給我場內情況，別忘了。你乖，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二伯，小伯來信怎麼說，講一點給我聽聽，用藍褲送給我，每一個問題都要回答我。要敬重老師，別和同學吵架。上次你們的手勢我不明白，告訴我，場內情況詳細告訴我。

親愛的三弟：

到今天為止，我已被關了74天了。他們不給我革命，不給我戰鬥，也不問我甚麼，就是關着，氣死，悶死。難道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嗎？把有問題的放在外面，把我沒有問題的人關起來。保守派拼命送黑材料，當然，他們是不置我於死地不會痛快的。邢某某等怕我出去，因為他們的問題我全掌握，所以一大疊一大疊的送造謠黑材料。我真弄不懂，今後核實後沒有問題，他們如何交代呢？當然，要搞死我的人，不一定經過甚麼核實。不然，他們又如何把我搞到這裏來呢？三弟，看來，我準備為革命犧牲了，這是革命的需要，是革命成果的代價，那就讓我作代價罷！我於心無愧，故也坦然，只是離開全場這麼多好同志，這麼多忠心耿耿為保衛毛主席的好同志，心中過不去。這些好同志經常來看望我，他們都在掛念我。我感到親切和鼓舞。我準備迎接一切遭遇和戰鬥。看來他們，一、被動了，二、正在策劃新的陰謀。望你別衝動，要絕對冷靜，千切千切勿來上海。要是萬一我被進一步陷害，您也別衝動，也別來上海，不能再上當。毛主席說：「我們要盡量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要考慮大局，要為主席的戰略部署着想，我完全相信您是這樣一個弟弟。只是再三提一提罷了。我得不到您的情況，真想曉得一些，您現在忙得怎麼樣了？井岡山造反兵團起來後，一小撮壞傢伙怎樣了。你們的情況一定是好的，毛主席在身邊，毛主席親自支持您們，多麼幸福。向聶元梓同志、孫蓬一同志、宋一秀同志、杭丹同志、桑祥森同志、陳炳泉同志、林同華同志、王寶康等等同志問好。向新北大全體戰士問好，感謝他們始終對我支持和信任，我沒有做錯事，請大家放心。向寄媽、軍妹問好，向今、向晨都可長大了，我沒有看到過向晨，望寶貝他們。阿當天天給我送東西來，

而且往返都是跑路的，這個孩子乖了，聽毛主席的話，我真的掛念他、喜歡他了。您和二弟給母親帶來的是安慰，而我在運動中，因保守勢力、走資派、陰謀家、兩面派的陷害而給母親帶來了四次重大的痛苦，於心不忍。我們母親是革命的母親，她一定會諒解我的。她的兒子為革命犧牲為保衛毛主席犧牲，我相信母親一定感到莫大的安慰的。毛主席說：「如若敵人起勁的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我感到安慰鼓舞。我看到毛主席健在，精神煥發，神采奕奕，是我最大的幸福。親愛的三弟，切勿出面，切勿衝動，要冷靜，我們要為保衛毛主席奮鬥終身，別上壞人圈套。毛主席萬萬歲！

哥月潮 1968·6·8於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監禁室

此條反面用紅色原子筆寫着：「阿當：二伯是否3號去的？信來過沒有？他好嗎？此條寄給小伯。」

看了這封信，我異常悲憤，我無話可說，只有狠下決心，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階級敵人奮戰一輩子，我決不為孫月潮一個人，決不為電二一個單位，我奮鬥的是整個階級！為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而戰鬥。阿當在戰鬥中成長得很快，這是可喜的！

6月13日 星期四

接電二張民同志和阿當的信。張民說：王洪文在6月8日擴大會議上，就孫月潮問題說：我意見孫月潮今後不宜擔任造反隊頭頭，應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希望孫月潮同志回去後，努力工作，不能作為壞頭頭處理，更不能打擊孫月潮原來一派的群眾。電二造反派不服，說孫既不是壞頭頭，又沒有嚴重問題，為甚麼不能擔任電二頭頭，認為王洪文有右傾機會主義。我看，對王的講話，一分為二；首先，他劃清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線，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大有右傾投降主義的色彩。同意電二造反派的看法。孫出來以後，一定要平反！

阿當來信說，他在家裏辦學習班，奶奶會背《為人民服務》。

讀《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鬥

爭生活片斷》(清華井岡山兵團編)。

此書甚好，讀完以後，準備系統地通讀毛選四卷和黨史。

6月14日 星期五

讀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殘酷的中國革命戰爭中的英明的形象，看了此書有一較生動的感性認識。這對於我學毛選、學黨史有啟發。

6月15日 星期六

一早，接阿當電報：「爸今下午回家身體很好恢復工作」。(電報是昨天下午發出的)

大哥重獲新生了。

我立即給大哥寫信，表示祝賀。並希望他於感謝毛主席之餘，應該總結經驗教訓。

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壓，那就只有用毛澤東思想來頂，你壓得越厲害，我就頂得越硬，最終勝利的必然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6月16日 星期日

昨晚和今天上午都在李文忠學習班。內部矛盾很大，無法辦下去，主要不在觀點分歧，而是人事關係。要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去解決問題。

小殷接到上海市革會工交組一同志來信，說市革會批准釋放孫月潮是180°的轉彎。發信期是6月12日。

6月17日 星期一

接政明、正象、光會、小雅信。大哥出來時受到各方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熱烈歡迎，熱淚盈眶，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原抗大班張學明同志給我寫了一封長信，有許多觀點是錯誤的，也有一些是正確的。鋼一連的同志主張開除他，我不同意。反對簡單粗暴的態度，學會做細緻的思想工作。我對孫蓬一講了，孫同意不開除。

6月18日 星期二

6·18兩周年，各系各戰鬥團，大門叛徒、特務、走資派，但水準不高，變相的體罰。今年的6·18應不同於兩年前了。當然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不容否定的。

收到大哥信，這是他被禁閉80天出來以後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準備繼續鬥爭，革命到底。我當即回信。在臨出文攻武衛指揮部前，他給康正勤同志的信，寫得很好。

徐美英給羅軍信(6月13日發)，談到處理大哥問題一事：「電車二場老保勾結同濟的學生向工總司私寫材料，結果把造反隊的頭頭孫月潮抓到文攻武衛指揮部已好幾個月。現在我聽工總司委員告訴我(此事是他處理的)說『孫沒有政治問題，是一個老造反，戴上壞頭頭的帽子是不對的，原來不是我處理的』。而且王洪文收到同濟的材料後發表了三點意見：『不能做頭頭，撤銷一切職務』。這樣一來，造反派很不滿意，而現在我再處理困難就比較多了。孫最近就要被放出來了。」非常明顯，對孫完全是搞政治陷害，是右傾翻案，而這個翻案很有來頭，有的人在處理孫的問題上暴露了他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面目。要進行鬥爭，就鬥爭到底！

6月19日 星期三

下午，找張學明談，他的立足點錯了，因此，許多看法是錯誤的，希望他能好好想想，他表示同意。要學會做細緻的思想工作，不能粗暴對待之。那種在組織上開除、政治上亂扣帽子的做法是最簡單的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宜採取這樣的辦法，應該是治病救人的辦法。

6月20日 星期四

每天學毛著。兩年來沒有坐下來認真地學習主席著作，這次一坐感到特親切。要在階級鬥爭中學習主席如何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與方法去觀察問題，解決問題。

我有一個理論建設計劃，要徹底拋棄過去所學的一套，少而精地學習一些於革命有利的理論。首要的是毛著。對毛著，為了要更好地用，要求純熟，要甚麼可以隨意找到甚麼。對中共黨史要研究。對經濟學要研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特別是聯共黨史要瞭解。對世界通史，中國通史要瞭解。對一些最基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要精讀。例如：《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兩個策略》、《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叛徒考茨基》、《列寧主義問題與左派幼稚病》、《論反對派》、《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特別是有紅線劃的五本。

重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工農當中去改造思想。

6月24日 星期一

接大哥、鄭郁釗信。大哥說家裏成了司令部，來訪的人很多。這樣不好。大哥應多學習、多思考。小鄭於21日去訪大哥。

6月25日 星期二

晚7點1刻左右，校文革辦公室李忠信接電話，有人冒我的名字給聶打電話。恰恰我在旁邊，此人不是好東西，可能是井岡山上人。

6月28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讀完了第四卷紅寶書。這樣，從6月14日到今天28日整整兩個星期，我第二次通讀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次通讀是在人大讀書時，第四卷剛剛出，為了反修而通讀。這次通讀頗有收穫。讀毛著，首先應該是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但也要通讀，這

自有意義：首先，通讀告訴你毛主席是怎樣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全面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通讀告訴你，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怎樣和「左」的右的機會主義的路線，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毛選四卷是最好的中國共產黨黨史，是最好的中國現代革命史。從理論到實踐，使我對「四個偉大」³⁷有更深刻的認識。

四卷雄文共158篇，我選了60篇作為今後重點學習的文章。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至大北照相館，和兩個小孩一起照了相。向晨今天整整半周歲。我拍了一張照，31歲了，作為畢業照。

7月16日 星期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暢遊長江兩周年！

跟着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在階級鬥爭中永不轉向，誓為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為共產主義完全勝利流盡最後一滴血！

哲學系的一些教師，對陳炳泉和林同華是有看法的，這正反映了他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甚理解或者很不理解。

我留校，哲學系並不歡迎我回系。我自己對哲學系是深惡痛絕，更不想回系。當然哲學系的廣大同學是很好的。我不喜歡的是那些「修養」味十足的教師。我與他們合不來。不過我想了想，他們不歡迎我回系，其中一個原因是怕我「爭」權，其實哲學系的權落在那些人手中倒的確是不放心的。難道他們能辦出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哲學系來嗎！那才是怪事呢！我這裏說的不是老趙，老趙是老實人，但又是一個老好人。

我不說要當官，也不說不要當官，我的目標是按毛澤東思想去辦事，去奮鬥！是的，去奮鬥，與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鬥爭到底！奮鬥不怕失敗，不怕犧牲。

耳朵治好了要更好地戰鬥，耳朵治不好，要更頑強地戰鬥！歷史、階級鬥爭的現實賦予我的使命，便是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

大階級的最後搏鬥中去批判舊世界，創建新世界。我的一生應該是戰鬥的一生！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³⁸

四、毛主席接見聶元梓等，高校形勢的轉折

7月28日 星期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首長，於今天凌晨3點半至8點半接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聶元梓等同志。³⁹

毛主席對學校文化大革命，對紅衛兵小將作了最正確、最重要、最明確、最及時的指示。這是對我們最大的關懷，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搞革命大聯合。毛主席堅決支持我們新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說，我是支持聶元梓他們這一派的。並說，新北大公社是個大組織嘛，你那裏頭就沒有壞人嗎？並對聶元梓說，你們反王關戚是對的，反得好！學習班的問題，你是對的，你搞串聯，也是對的。應該打報告。

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傳到北大，我新北大公社戰士無不歡欣鼓舞，馬上集會遊行，並動手主動地拆除武鬥工事。主席的這次接見，是首都高校形勢的偉大轉折，我新北大公社廣大戰士一定堅決照辦。

7月29日 星期一

晚，校文革常委，公社總部，系文革主任戰鬥團團長聯席會議。討論今後如何辦。聶元梓又談了一些昨天主席接見時尚未傳達的情況。

7月30日 星期二

一、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甚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因此必須謙虛，和同志們很好地合作，堅守崗位，革命到底，否則會看不到真理，迷失方向。

二、「中國歷次革命依我親身經歷來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因此：1. 必須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來思考問題，改造世界。2. 必須踏實，寧肯少說些，但要多做些，不要綉花枕頭，華而不實。3. 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站得高看得遠，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上不跌大跤。

三、恩格斯說：「頑強奮戰後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付出少量的代價而獲得勝利，這於革命有利，於人民有益，當然是好的，但事情常常需要我們付出巨大的努力。頑強的奮戰可以導致勝利，而且往往會得到勝利，但頑強奮戰也可能導致失敗。這種失敗是有革命意義的，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於個人對他人也將是一種重大的經驗教訓。革命將在這種經驗教訓的啟發下，獲得最後的勝利。對我來說，寧可要頑強奮戰後的失敗，不要輕易獲得的勝利。

四、馬克思說：「讓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屍體吧。最先朝氣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們的命運是令人羨慕的。……的確，舊世界是屬於庸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最歡迎變革，最喜歡立新，我們厭惡舊世界，要永遠嚮往新生活，不要做九斤老太。⁴⁰世界的無產階級比資產者不知高明多少倍，因為無產階級懂得辯證法。

五、「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馬克思)破中有立，破就是立。要批判、要革命、要戰鬥，不要嚮往平靜的死水般的生活，新世界是在與舊世界奮鬥中產生的。

毛主席接見以後，我校下一步應怎麼辦？毛主席叫我們商量商量，討論討論。首先應該討論的是主席這次接見的意義。應把主

席的這次接見看成是高校形勢轉折，但這個轉折是需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字不扣地去執行主席的指示才能實現的。高校形勢的轉折勢必影響到整個社會，因此意義重大。1. 應該為這次接見而歡呼。主席的接見是對我們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最大的信任。但主席首先批評高校，批評北大。高校運動落後了，北大運動也落後了。因此領導同志的頭腦應該清醒點。特別是聶元梓同志，更應謙虛，更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志，千萬翹不得尾巴。2. 毛主席批評我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批評我們「搞武鬥」，批評我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林副主席批評我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階段須要幹甚麼，希望我們趕上去」。在講到我校運動時，毛主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我是支持聶元梓他們這一派的」，以及「新北大公社是個大組織嘛，你那裏沒有壞人嗎？要搞革命大聯合」。在講到天派地派時，主席說：「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一派算了，搞甚麼兩派。」3. 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這就是：立即停止武鬥，實現革命大聯合。校外天地兩派聯合，校內和「井」中廣大革命群眾聯合，以便集中全力搞本單位的鬥、批、改，趕上形勢。

要談幾個具體問題：1. 現在工事已拆，說明我們聞風而動。但武器尚未上繳，怎麼辦？是否要和「井」達成協議同時上繳？我認為，可以按部署來辦。「井」說要等軍管再上繳武器，其實北大是不會軍管的。因此要等他們上繳武器是不行的，這要經過鬥爭。校文革、總部可以發個通告，要求公社與「井」立即上繳武器，在「井」不理睬的情況下，公社發表通告先自行封存，不上繳。如果「井」要挑釁可以重新武裝，等「井」同意上繳時，才一起上繳。這樣做是符合文攻武衛原則的。同時我們也顯得主動。2. 革命大聯合的口號要喊得響一些。在校外天地兩派聯合，凡不利於聯合的話不說，不利於聯合的事不做。校內和「井」中廣大群眾聯合，但既定方針不變。徹底摧垮「井」中反動小集團，摧垮方式轉為更加強大的政治攻勢。大辦學習班，擺事實講道理——毛主席支持，我支持！3. 對內部壞人應着手清理，但目前不放到主要地位。4. 狠抓對敵鬥爭——黑幫、叛、特。5. 教育革命要上馬。

方針不變——徹底摧毀「井」中反動小集團，與「井」中廣大群眾實現革命大聯合（我們這一派的基本思想），要將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改名為革命委員會問題，——如果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見，堅決照辦，但我們大可不必自己提出。關於「井」代表參加革委會問題，——如果作為反面教員可以，作為組織代表不可。

7月30日 星期二

下午，丁建華、宮香政等召集了一個小型串連會研究形勢。

大家一致認為：目前應該反右傾，對主席的指示有人理解不正確。應狠打「井」中反動小集團，決不能停頓下來。

8月1日 星期四

目前公社內部對學校前景的問題思想有點混亂，許多人說如果和「井」進行組織聯合，那就不幹了。

逍遙派越來越多，許多人沒事幹便打撲克、下棋。

晚，李文忠學習班來訪。談7·28串聯會問題。

聽說頭頭留校市革委會不批，不批就不批，快退回來，我可以早點去工廠、農村。

8月8日 星期四

一、上星期五晚上核心組會議聶元梓談到地派。井岡山說，聶在傳達主席7·28指示時，只講你們反王關戚反對了，沒有講主席接下去說但反謝富治是錯誤的。聶說，我們沒有反謝，所以不傳達。聶在撒謊。謝副總理在學習班問題上作過自我批評，但聶在反謝的問題上絲毫沒有自我批評。聶如此對待毛主席的指示是錯誤的。

二、人們常說，聶用人是實用主義，是利用人，不是使用人。

三、上星期六上午李文來我處，談對學校一系列問題的看法。他認為，對「井」只能搞組織聯合，我表示同意。對孫蓬一，他取否

定態度，這是錯誤的。對聶有意見。說沈永有是當官迷，我看應多看到別人的優點。

四、今天李清昆對我說，他認為北大最好軍管。我認為軍管對北大本身有利，但對整個鬥爭不利，我傾向於組織聯合。

五、下午，215 部隊三軍姚寶恒、朱永臣同志通過趙正義來我處瞭解植才情況。

六、晚，臨湖軒核心組會議，討論聯合問題。我關於組織聯合的看法，至少有一半人同意。

會後，聶叫我留下來。她說，你哥哥的事我知道。要相信黨的政策，最終會弄清楚的。我勸你不要去管。我哥哥(聶真)也關着，我採取不管的態度。我說，你的意見是對的，但我現在欲罷不能，被上海抓住不放了。⁴¹

五、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紅衛兵運動結束

- 「新北大公社」應時倒旗
- 京西賓館對王洪文講上海問題
- 外文樓的審查，第一次體驗到自由的珍貴
- 我預感到，回上海「我將面臨著考驗，可能是一場風暴」

8月28日 星期三

為了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新北大公社總部於今天22時宣佈倒旗，總部和各戰鬥團一律解散。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表示支持。新北大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她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她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上午找聶，因聽說所有畢業生都於9月1日前走完，否則取消畢業生資格，因此我是準備走了。聶說，如果我回上海，北京的家怎麼辦？她給王海忱寫了個條。

王海忱同志：

昨晚你們談的怎樣？孫月才和張文是否還可以換過來，把他留校，張文再到別處去，不知道有困難否？化工學院的急件如還太慢，是否可以打急電，請他們覆示。換陸雲彬也是個辦法。

聶元梓 8·28

歷史系調幹，研究生蔡少卿⁴²也要和我換，已徵得聶元梓、趙正義及歷史系的同意。

我願意回上海，但最近尚不能回，因電二局勢尚不穩定。如回上海，我目前可以暫去校刊工作。聶說我可做的工作很多，不一定去校刊。不成可暫借用，但不知如何借用法。在畢業分配的態度上，我的出發點是按國家需要，如有可能適當照顧一下我的家庭。我應該去工廠、農村好好鍛煉，否則晚了。

8月29日 星期四

《紅旗》第二期，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⁴³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部署。高校有希望了，中國有希望了。

目前是大轉變的關頭。很多人對工人進校領導我們鬥批改，口頭上想通，實際上沒有想通。在轉折關頭，總有些人要掉隊，我們應該加強學習。

聶元梓同志今天上午傳達昨天市革委會常委會精神，謝副總理說北大校文革是合法的，是權力機構，是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聶元梓將來還是北大的主要負責人。謝副總理說出了我的心裏話，也說出了新北大公社廣大戰士的心裏話。

魏秀如⁴⁴同志今天上午畢業生大會上說北大是沒有革委會的地方。這種說法不對！是井岡山的觀點。井岡山的方向就是錯了，但井岡山的廣大群眾是好的。

9月3日 星期二

路遇孫蓬一，叫他相信群眾相信黨，他的問題是攤得開的，不

要有顧慮。孫說他沒顧慮，「老聶的態度……老聶的態度……」快要哭出來了。

孫蓬一在文化革命中嚴重地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決不是壞人。有人要把他打成壞人，我認為是錯誤的。孫應嚴格要求自己，作觸及靈魂的檢查。

駐校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同意我和蔡少卿對換。

9月4日 星期三

聶問我分配問題，希望快點和化工聯繫，解決問題。我說怎麼安排就怎麼辦。

9月5日 星期四

當前知識分子有一種空虛感，那是因為尚未找到出路。其實出路毛主席早就指出了，與工農相結合便是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現在是大轉變的關頭，需要的是學習與思考，不是吵嚷與牢騷。

這個大轉變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考驗，考驗他到底是否適應社會的需要。

五四運動教訓不應忘記。運動後期以胡適為首的右翼轉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營壘中去了。以毛主席、魯迅為首的左翼，堅定不移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將革命進行到底。現在有些知識分子還沒有和工農結合就害怕工農，於此下去，勢必成為歷史的垃圾。

今天原新北大公社戰士自發地起來慶祝北大校文革成立兩周年，放鞭炮，敲鑼打鼓，很是感動，與原井岡山的群眾起衝突，吵架了。

為了顧全大局，我們應該讓點步。

9月14日 星期六

晨，與蔡同去聶家。聶就我留校問題給趙寫了封信。後來夏劍豸說他們研究同意了。

我對聶說，對宋一秀等人的大字報應取其基本精神，但此大字報客觀上為敵人破壞我校大聯合開脫，是嚴重錯誤。聶問我是否須要公開表態，我認為沒有必要。下午，給她寫了封信，把群眾的意見綜合了一下告訴她。廣大群眾對此大字報是反感的，不同意她公開表態。

9月16日 星期一

早晨，把文化革命之前的大部分日記（中學、大學、工作期間）都付之一炬了。這是很可惜的，但燒了，少了點負擔。

中央首長昨天接見，駐北大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傳達說，北大校文革是紅色政權，是作為陸平皇朝的對立面存在的。在文化革命初期和中期建立了豐功偉績，在後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據說中央首長還講，新北大公社倒旗是錯誤的，新北大公社是全國少有的好組織，最早起來反王關戚，在文化革命中同樣建立了豐功偉績。

9月17日 星期二

宮香政說，我給聶的信，聶給李文看了，並給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10月4日 星期五

晚去找老聶，問王洪文住處，知其在京西賓館。聶反對我去上海作檢查，說沒有甚麼大不了的，讓他們搞到我們學校裏來吧。

10月5日 星期六

與萬峰、羅勝、鍾宏在一起去找王洪文。王洪文同志與我談了40分鐘左右。他認為孫月潮是有嚴重錯誤的，但念他造反比較早，又沒有經驗，我們沒有把他打成反革命。從他整個談話中，也沒有

意思準備把他打成反革命。他認為我沒有必要到電車二場去作檢查。因為我是小將，但可以向學校領導講一講。王洪文同志還說，他準備親自去處理孫月潮問題。

回來以後，我向聶作了彙報，聶比較滿意。我徵求聶的意見有沒有必要寫個書面的東西，聶表示沒有必要，她知道了就行。

10月11日 星期五

與成英、羅勝、萬烽、殷紅、潘省初同去天安門會徐美英，合照數張。後至西苑大旅社徐的住處，徐談孫月潮事，說搞的都是原來的工作組。徐說我可給王洪文寫封信，其實我已寫好。

10月12日 星期六

一早把給電二的信及給王洪文的一簡信送往京西賓館。王尚未走。

10月15日 星期日

接吾春一信，並附小湖孫生產大隊關於我家庭成分為貧農的證明信一件。信中說，月潮、月樵單位也各寄證明去了。證明信全文：

北京大學革委會：

茲由你校教授（這是一個錯誤——孫註）孫月才之家庭成分在土改時確劃為貧農，其楊梅山並不是母嫁資產，而是好幾家堂中共有的。情況確實。特此證明，此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敬禮

小湖孫大隊1968·10·10 蓋章

（蕭山縣桃北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小湖孫生產大隊革命領導小組）

關生信中否認他曾說過我家庭成分為官僚地主，並說根本就沒有碰到過電二的調查人員。他已去信電二，叫他們澄清事實。看來電二有壞人搗亂。

10月18日 星期三

下午，接子松伯來信，是11日發的，擱了一星期！來信談電二調查人來村調查經過。生產大隊為他們安排了一個全是知道我們底細的老年貧下中農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可是調查人把貧下中農提供的材料置之不理，卻把他們自己整理好的材料拿出來叫貧下中農簽了名算數。不加蓋公章，還收回了介紹信。顯然，他們利用貧下中農缺乏經驗，幹了一件極其卑鄙的勾當，於是一個貧農成分變成了官僚地主！

11月17日 星期日

10月28日，駐上海電車二場工宣隊葉相、金城兩同志會同駐北大工宣隊小劉同志找我談話，叫我在一天多的時間內寫一個有關我在上海電二所犯錯誤的材料。由於我沒有把燒敵特名單材料⁴⁵的事如實說出來，因此29日下午開始隔離審查。30日上午搬到外文樓。

我到外文樓來，起初並沒有意識到我是被隔離審查，因為誰也沒有這樣對我說。直到我發現同夥中有馮定、馮友蘭這類人物，我才猛然醒了過來，意識到這是一個甚麼地方。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像前不是如過去那樣「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而是請罪時，我淚如雨下；當看到吃飯排隊中竟有陸平、彭珮雲，我簡直不可思議。運動初期我是反陸平黑幫的，為甚麼運動後期竟在一起吃飯了……這是為甚麼？怎麼辦？我到底犯了甚麼罪？萬念俱來，弄得神魂顛倒。但我還是很快地寫材料，因為我想寫完即可出去，原先叫我寫一天一夜，現在大不了寫它個三天三夜。但是，時到今天，居然不是三天三夜，而是半個多月了。這半個多月來，我情緒波動，思潮起伏。我的精神狀態到底是怎樣的呢？

首先是對於寫材料的態度問題：

30日晚上之前（我29日下午開始寫的，當時在38樓）寫的有關上海電二的材料，有些是不老實的。我主要顧慮到對孫月潮有不好的影響。這份材料寫完以後，連自己也不滿意，因而我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家裏尚有五包材料，要不要交出去？聶元梓的問題

我要不要揭發？兩種思想較量的結果是交出去，要揭發！「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因為我的問題與材料有關，與聶元梓有關。如果聶元梓是革命的話，她是歡迎我對她的揭發的。於是，我毅然跑到駐北大和駐上海電二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面前，把我思想鬥爭的過程告訴了他們，並且表示願意揭發我所知道的北大問題。兩單位的宣傳隊同志對我的態度表示歡迎，並希望我用實際行動表明是忠於毛主席的。我把家裏的地址和如何走法，告訴了葉相同志。並把我28日晚如何回家，叫我岳母整理好材料的經過寫下來，並給岳母寫了一張紙條，叫她把材料從泥屋中拿出來。這樣葉相同志當晚即可去取材料。

我像放下了一個千斤重擔，輕鬆了許多。材料問題再也不會糾纏我了。我想我的問題一定可以很快地弄清和解決，於是重新開始寫交代。

寫到今天截止的材料(總共可能已達十多萬字，上海的佔二三萬字)，我認為都是忠實的。我的出發點是這樣：首先要忠於毛主席、忠於工人階級、忠於革命事業，同時我考慮任何不忠實的行為都是可以核對出來的，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甚麼問題都可以弄清楚。因此，即使我對某人印象很壞，我也是如實反映情況，決不添油加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是我寫的材料中也有問題，這就是本能地為自己辯護。方便時總要強調一下，我當時的指導思想如何與人不同。我沒有實權，儘管是第一把手，但沒有參與聶孫策劃，以及我有許多時間不在總部工作等等。我認為這些是實際情況，廣大群眾、聶孫、公社總部勤務員是瞭解的。但我所以這樣做是考慮到工宣隊的同志對我在學校中的地位不瞭解，以為我既是公社第一把手，便有實權，重大事情都是清楚的。因此，反覆強調以期引起重視，以為這樣一來，可以減輕我的錯誤。我特別怕哲學系的連長(工宣隊同志)，他對我很厲害，反覆說我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因此我真想把我在學校中的地位對他說一說。

第二，在寫材料的過程中，我的感情是不健康的，我常思念在舊社會受盡折磨的74歲的老母親，也想念我的愛人和兩個孩子。我感到，我犯錯誤，首先要向毛主席請罪，但也對不起我的媽媽、愛

人和孩子。特別是收到我愛人(11·9)的信以後，憶苦思甜，我常想：「我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母親在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和離別時的最後一句話總是叫我「吃苦記苦」，「好好聽毛主席的話，幹革命到底！」可我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

我也考慮到我的前途，覺得入黨已成泡影了。我在1961年就提出入黨，一直沒有如願。文化革命中自以為表現很好，是造反派，以後入黨不會太困難，可是現在一切勞苦付東流。不僅如此，還背了一個犯錯誤的包袱，入黨已無我之份了。我又想，萬一被打成反革命怎麼辦？但我否定了這種可能性。我覺得我的問題就那麼一些，總是可以弄清楚的。我也很想從監守人員中瞭解一下我的問題進展得如何？也很想專案組的同志常來找我，這樣我的問題解決就快。

第三，常為自己的錯誤辯護。清晨一醒，第一個閃念便是馬上意識到自己現在所處的境遇，於是便自言自語：「不可設想！不可設想！」這是我一天中最痛苦的時候。一連串的「如果」無窮盡的懊悔猛襲過來：如果我把燒敵特名單一事老實講了，就不會隔離了；如果敵特名單材料我不燒，這次拿出來，那多好，我的問題也解決了，又可減輕大哥的錯誤！如果我當初不考北大……想到這許多「如果」簡直會發瘋！但我也有清醒的時候。這時我覺得我所以會考慮到那麼多「如果」，實際是用一些偶然的因素來為自己犯錯誤的必然性辯護。毛主席教導我們：「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如果我頭腦中有毛澤東思想，我就不會弄成這個樣子。我的那些想法，說明我不懂唯物辯證法。我現在弄成這個樣子，正是歷史的辯證法對我的懲罰。我對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認識還是很不足的。我老想在電二開始時我們支持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支持的是工總司一面，問題是後期插手錯了。孫月潮問題直到10月5日王洪文同志還對我說不準備打成壞頭頭，我過去支持他還是對的。說我炮打張春橋，這個「炮打」上綱太高了。我對張政講叫他們不要炮打，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他們也確實沒炮打，而我自己倒成了「炮打」？！那份敵特材料

是複本，燒了有甚麼關係，又不是通敵！校內問題我是替罪羊，很多問題我不清楚，也沒有參與策劃壞事，……我即使在做這些錯事的時候，還以為在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想到這裏我就痛苦得很。

但我又考慮我在文化革命後期的所做所為效果怎樣呢？我不得不承認，效果是壞的。電車二場成為老大難的單位也有我的份。我曾經是新北大公社的主要負責人，那麼新北大公社在文化革命中的錯誤，我理應負很大的責任。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主席的教導是我認識自己錯誤的一把最好的鑰匙，同時也為我指出了前進的方向。這幾天我除繼續挖掘問題以外，也常用主席的教導，考慮我的錯誤的嚴重性。

第四，怎麼辦？

由於有那麼多問題沒有想通，因此把我和馮友蘭、馮定等人放在一起感到委屈。我曾向工宣隊提出換個地方（宣傳隊同志回答是暫時在這裏），我以為那樣對我考慮寫材料更有利些。現在我不去考慮這些了。我決心把現在這個場合當作清理自己問題的好機會，觸及自己靈魂的好機會，不要把犯錯誤變成包袱，如果犯了錯誤而不清理那才是包袱。因為錯誤的思想不消除，以後便要重複，它總要冒出來的，總要表現一番的。那時對革命對自己都要帶來更大的危害，因此不能諱疾忌醫，決心用毛澤東思想這一戰無不勝的武器來解剖自己的錯誤思想及其實質。

我之所以弄到這個地步，歸根到底是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在作祟，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我的毒害。我現在如果能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問題，那麼也是進一步肅清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餘毒的好機會。

11 · 17

下午5點35分

北大外文樓106

11月18日 星期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

「人們為着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瞭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

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與改造。每天清晨，聽到窗外的跑步聲，高呼「毛主席萬歲！」聲，以及革命的歌聲，他們是多麼自由啊！陽光下的北大，正是朝氣蓬勃，充滿生機。廣大革命師生正在工人階級和解放軍的領導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而戰鬥着。窗外的生活多麼令人羨慕啊！是多麼自由啊！可是我現在沒有權利去享受。因為我對「必然」不理解，因此遭到了懲罰。必然是客觀世界及其規律，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就是必然的體現，如果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就要碰壁，就要受到懲罰。

現在我在寫材料，思考我犯錯誤的根源，這是重新認識必然的一部分，如果我能認真對付我所犯的錯誤，那麼必將重新獲取自由！

自由在前面招手，我一定要重新獲取它！

批判我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論」

——學習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之一

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指出：「全黨全軍和各級革命委員會，必須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緊密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周圍，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認真執行毛主席每一項最新指示。進一步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多中心論』，使我們各項工作繼續不斷地取得新的勝利。」

全會的勝利閉幕表明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已徹底擊潰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對於反動

的資產階級「多中心論」的致命的打擊。資產階級司令部已徹底摧毀，但反動的「多中心論」並未銷聲匿跡，它還統治着一些人的頭腦，繼續在一些人頭腦中作祟。我就是受反動的資產階級「多中心論」影響很深的一個人。

「多中心論」的主要表現：（提綱）

- 一、唯我獨革，對於對立組織要分化瓦解。
- 二、指手劃腳，沒有調查研究，亂指揮。
- 三、用校文革去爭工宣隊的領導權。

莫悲切，別傷神，生活之樹開滿了歡樂的鮮花，如何容得了悲傷的氣氛！

我即使遭批鬥也要堅強地活下去。

我決不自殺！我還要加入到這偉大的、驚心動魄的世界鬥爭中去。參加到這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最後大搏鬥中去。

我的問題就那麼一些，一定會弄清楚的。戰鬥的生活萬歲！

面向生活要勇敢，要堅強地對待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

我的生活道路太順利了，現在跌一跤也有好處，跌倒爬起，痛定思痛以後可以走得更好。

摔跤也好，前進也好，方向是不變的。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方向，共產主義的方向。

我記念媽媽，但更重要的是要從媽媽的一生中獲得教育。解放前，媽媽經歷了千辛萬苦把我們撫養大。解放以後，我們在黨的培育下都開始幹革命了，媽媽歡笑了。媽媽知道自己的辛苦是值得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媽媽總是鼓舞我們好好幹革命，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媽媽擁護文化大革命。

今天晚飯後，我問另一個被隔離的井岡山兵團的人。⁴⁶「馮友蘭哪去了？」⁴⁷他回答說：「回家去了。」並說：「你的問題弄清楚了也不會出去，要等校文革問題解決了，才能出去。現在出去怕你串聯。」我說我絕對不會去串聯。他說：「我們井岡山群眾對你看法還是很好的。去年12·9打了你，我們說怎麼打了孫月才？」

我們的對話被工宣隊知道了。工宣隊的同志找我談話。我承認錯誤，保證以後不對任何人說一句話，堅決遵守這裏的紀律。我之所以問馮友蘭哪去了，實際上是關心我自己能甚麼時候出去。我多嚮往外面的戰鬥生活啊！

11月20日 星期三

只有一心為公，完全徹底為人民，那麼這個人才是最自由的人。一個人的不自由莫大於私心雜念包袱重。這個包袱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他便寸步難移，談何自由？

沒有私心雜念的人，他便能最好地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關係。他總是把國家、集體的利益看得高於個人的利益。

沒有私心雜念的人，他也最能處理好同志之間的關係。他是以革命的原則為準繩來衡量同志關係，決不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拉一批打一批。

沒有私心雜念的人，也最能處理好家庭關係。他在家庭裏決不稱霸稱王，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而是最講民主，勤儉持家。自己勞動並尊重別人勞動。他把愛人和子女都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平等待人，他也尊重長者，愛護長者。總之，他把家庭決不看成是私人生活的場合，而是社會的一部分。

在這外文樓106室裏面，有各種各樣的貨色：有道貌岸然，封建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馮友蘭；有裝得老天真的修正主義者馮定；有滿腦子士大夫思想的「美學家」宗白華；有像幽靈一樣的沈履、何兆清；有納粹哲學家熊偉，有崇洋哲學家洪謙；有走資派鄧艾民；還有諸如桑燦南、吳天敏、唐鉞這樣的心理學家。⁴⁸最後還有我，我算甚麼？黨和人民自會做出結論。

我處在這些人中也受教育，這些人大多在解放前是不可一世的人物。許多都是在國內享有「盛名」的。可是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只要你的一套是開倒車的，那就必然要遭到歷史的懲罰。現在看起來，他們好像服服貼貼，但我不相信他們是真心實意地服服貼

貼，他們在留戀過去。我與他們即使在一起還是不一樣，他們在政治上已有結論，我是審查。

記住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

「對於我們的國家抱着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後一條路線的人。這後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裏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

最近學習主席語錄，心情是沉痛的，主席的話好像是針對我講的。我就感到如果以前很好地學習主席思想，並付諸實踐，就不會犯錯誤了。

11月21日 星期四

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犯了錯誤，對革命事業帶來了危害。我對自己的錯誤認識是很不足的，總是用種種理由來為自己開脫，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我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由於有這種思想，因此對這次隔離審查便想不通。

我帶着這個問題學習了毛主席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觀點。

我現在承認，我所犯的錯誤的效果是壞的：電二成為老大難的單位與我的插手有很大關係（當然也不否定交通系統的複雜性，王洪文同志在10·5也強調了交通系統的複雜性）；給張民的一封信實際上是懷疑張春橋同志；在北大，總勤的大字報實際上參與了聶孫炮打謝副總理。工宣隊進校以後，我的一些言行實際上也是抵制工宣隊的領導……

既然效果是壞的，那麼動機到底是不是好的呢？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

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可見我的動機一定是有問題的。

檢查自己的動機就是觸及自己的靈魂。所謂我的動機是好的，實際上是迴避在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難道我插手上海電二運動的動機完全是好的嗎？這次，駐上海電二的工宣隊葉相同志對我說，在大串聯時，我們是做得對的。但我現在想來，即使在大串聯時，我也有私心雜念的。我急於要去上海串聯，是由於孫月潮曾來過許多信，說他反工作組遭迫害，而我唯恐他被打成反革命，想去幫他一手。

當然，主要的問題是出在後來：

去年5月，我支持在虹口區公安局前面的示威，對於事態的擴大起了很大的影響。如果我當時多考慮革命的全局利益，我就不會去支持。可是我當時主要考慮的是孫月潮和電二造反大隊的命運問題，而我當時把這看成是「反擊逆流」，「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動。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而我恰恰是違反了這個原則。

今年5月，孫月潮被搞進文攻武衛指揮部去了。當時我認為這是右傾翻案風在作怪，因此支持了電二造反大隊一方炮轟劉雲。孫月潮雖然出來了，但他繼續犯錯誤，但我卻又偏聽偏信了上海一些人的言論。根據這些錯誤的反映作出了錯誤的判斷，給春橋同志和電二工宣隊寫了信。這裏表面上是我沒有進行調查研究，不瞭解具體情況把事情搞壞了。實際上是為孫月潮鳴不平。我也承認孫月潮犯了嚴重的錯誤，但總以為他的動機是好的，總以為有人要對他搞政治陷害。卻沒有看到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的損失。

懷疑春橋同志的一封信，儘管我叫電二不要炮打，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但我寫這封信的行動本身正是沒有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而炮打了。我對春橋同志的懷疑是建立在道聽途說上面的。我對這些道聽途說不按主席教導問一個為甚麼，這是和我對於上海運動的一些錯誤看法有關係。我認為上海運動好是好，但對造反派壓得厲害了一些。由於這個錯誤看法也導致了我對江青同志所

說的「有人說上海運動比北京好，這個話不對」這句話的錯誤理解。我認為這大概是由於上海對造反派壓得厲害了的緣故吧。

北大問題，我原以為我負不了多大責任，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在高校學習班時，總勤大字報參與了聶孫倒謝運動。我作為總部負責人更應負主要責任。倒謝運動，實踐已證明，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說句心裏話，我在謝副總理問題上是有矛盾的，但我卻又有一個錯誤的動機。我想，如果形勢真像聶元梓所分析的那樣，那麼北京市高校兩大派，北大問題都可以解決了。毛主席教導我們：「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而我正是從個人和狹隘集團為出發點的。

工宣隊進校以後，儘管我承認學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我有事不找工宣隊，找聶元梓，仍舊把聶元梓和校文革當作領導。這實際上是用校文革來爭工宣隊的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是完全違反歷史潮流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預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將發生劇烈變化的一種表現……

從以上的解剖來看，可見我犯錯誤的動機是不好的，因此才有不好的效果。由於有不好的動機因此我犯錯誤是必然的，不能用一些偶然的因素來為自己開脫。凡是錯誤的思想總是要暴露出來的。這又證實了主席說動機和效果是統一的。

1968 · 11 · 21

11月23日 星期六

現在學校裏響徹「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我內心是多麼的激動！這支歌我在初中時就會唱了，那時唱着這支歌邁着豪邁的步伐，迎接每天的新生活是多麼好啊！我不自覺地也想唱起這支歌來，但一張嘴我便意識到目前的處境，便只好默默地聽着。

上午去校醫院進行理療。原公社的群眾有的看到我，朝我笑笑，有的用手觸觸我。我按預先的囑咐不予理睬。但我心裏是難過的。我犯了錯誤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培養，也對不起廣大革命群眾，

特別是原公社群眾。他們過去都以為我是一個老實人，可是我竟是這樣一個「老實人」！

下午專案組的同志對我說，聶元梓窩藏聶元素⁴⁹血衣，如果她不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作者便是地道的現行反革命。

11月25日 星期一

革命烈士殷夫譯了裴多斐的一首詩：⁵⁰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魯迅先生很欣賞此詩。不過這個自由還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因此我不能去死。我看現在應這樣寫：

生命誠可貴，
在於走正道；
此道是馬列，
毛澤東最高；
「完全」加「徹底」，⁵¹
為民服到老；
若是入邪路，
死比活着好！

每天打開報紙，看到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各國革命人民都在熱烈歡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全國人民都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指引下，抓革命、促生產，在工農業，文教、科學、衛生各條戰線上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校園內早晨的「東方紅，太陽昇……」，「五星紅迎風飄揚……」的嘹亮的歌聲，那激勵人心的戰鬥號聲，……世界在前進，中國在前進，北大在前進，我的心在渴望那戰鬥的沙場，怎容忍得了這寸方的世界。我是多麼心焦，又是多麼

煩悶！在這樣的情緒下，有時也想到生和死。但我是健康的，樂觀的。我現在只要求把問題弄清楚，別無他求。

我已無他念，
只求問題了。
下決心援越，
狠揍美國佬。⁵²
縱使當不了兵，
就去挖戰壕。
灑我滿腔血，
證我忠於毛。
援越不成功，
我去支邊疆。
西藏、新疆或內蒙，
哪兒都一樣。
艱苦奮鬥一輩子，
改變那荒涼。
支邊不批准，
那就回家鄉。
當個新農民，
也比知識分子強。
農村天地廣，
宣傳毛澤東思想。
安家落戶誓不返，
世界革命也要糧。

11月26日 星期二

邗順義⁵³說：「是毛主席的教導經常鞭策自己『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努力做到職位高了，狠鬥『官』氣，勞動人民的本色不變；榮譽多了，狠鬥『驕』氣，謙虛謹慎的作風不變；生活好了，

狠鬥『嬌』氣，艱苦樸素的傳統不變；年歲大了，狠鬥『暮』氣，旺盛的革命幹勁不變。」

11月28日 星期四

今天，《實踐論》讀了三遍。毛主席的有些指示，我感受特深：

一、「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瞭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多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

這就批判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反動思想。這種反動思想，對我的中毒也不淺，現在是清算的時候了。只有在生產鬥爭中，才能認識這個問題。

二、「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這是階級分析的理論根據。它是分析、解決人的思想問題、社會問題的鑰匙。我的缺乏階級分析，人性論等均在於沒有掌握這個思想。

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

這是批判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強大的思想武器。過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為理論而理論；結果弄得一無是處。

四、「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懶於思考，就要失敗！

五、「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必須使自己的思想緊跟形勢，否則定會碰壁。親身的經歷便是如此。

今天讀《矛盾論》：

1. 要正視矛盾，不要迴避矛盾；
2. 出問題要從事物內部去找根據；
3. 不要忘記研究新鮮事物，緊跟形勢不斷革命；
4.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5. 高高興興迎新，歡歡樂樂送舊；
6. 掌握條件，防止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

12月1日 星期日

到今天為止，我認為已經把我在兩年多文化革命、校內外的問題全交了。把問題交光了，好像是洗了一個爽快的熱水澡，輕鬆了許多。當然，大哥的命運如何，我是掛念的，媽媽身體好嗎？家裏如何了？均要考慮。我現在是在必然面前碰了壁，自顧不暇了。

我有錯誤，但我沒有罪！

12月2日 星期一

親愛的媽媽：

您現在怎樣了？您身體好嗎？您在想甚麼？您在幹甚麼？大哥的問題弄清楚了嗎？親愛的媽媽，別哭泣！別掛念，相信群眾相信黨，相信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是犯了錯誤，但我們是要革命的，問題是一定會弄清楚的。親愛的媽媽，您看着吧！祝您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當我苦悶的時候，我擡頭望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像，輕聲地唸：「毛主席！毛主席！」我便又有了勇氣。我還是要好好地活下去，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剛從一院19號回來（晚10點正）。晚上，專案組的三個同志代表工宣隊找我談話，從讀的語錄中，我感到今天情況不一樣。三個同志都講了話，綜合起來有這樣幾點：一、我的態度開始的時候不

好，後來是誠懇的，但有一些地方還掛不起勾來，希望再好好考慮考慮。二、要打消顧慮，說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和中期是立了功勞的，在北大在上海都做了很多工作，後期犯了嚴重的錯誤。有錯誤改正就好了。三、一定會寬大處理甚至不處理。四、我的錯誤有些是受蒙蔽的，這一點群眾清楚。五、我的家庭出身是好的，希望能看得遠一些。任重而道遠。六、對我的交代，他們負責保密。

希望我講講活思想，我談下面幾點：

一、我開始隔離時，思想上是有抵觸的，覺得我是受冤枉的，因此寫了一個思想彙報。但是經工宣隊專案組幫助以後，我較安心了，我想應把壞事變好事，好好反省，以後的路可以走得更好一些。

二、我犯錯誤首先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和人民對我的培養，但也怕連累我愛人和兩孩子，他們是無罪的。我也掛念媽媽。

三、我想我是打不成反革命的，但是我怕今後運動中老挨整。這個包袱要背一輩子，怕從此入不了黨。

四、我考研究生是有私心雜念的，名利思想是有的，經過文化革命有進步，我想將來好好到工農中去改造，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現在犯了錯誤，這個希望也落空了。

五、我想寫自我批判，但不敢上綱。

六、原來我在學校中很有點影響，群眾對我的看法很好。現在怕搞臭。

專案組同志聽後說，這些活思想都要打消，只有正視問題，改正錯誤便好，改正錯誤，群眾看法會更好，威信會更高。

我最後表示：這次談話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好的政治課，我一定要按主席思想辦事。好好地重新考慮問題，不辜負工宣隊對我的希望。

12月3日 星期二

駐北大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專案組

親愛的同志們：

我怎麼也睡不着，我興奮極了，得到監守人員的同意，我起來(3點半)給你們寫這封信，向你們彙報我的思想。

昨晚專案組的三個同志與我談心，充滿着對我的關心、愛護和希望，對我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現作了全面的評價(但我要說由於我在運動後期的嚴重錯誤，決不能說在運動初期、中期建立了甚麼功勞)。這一活生生的事實最有力地駁斥了我在被審查之前對工宣隊的一些錯誤看法，和被審查以後的種種顧慮。

我到現在才真正感覺到一個多月來的生活的的確確是一堂生動的毛澤東思想政治課。這次回顧了我的一生，觸及我的靈魂。同時狠下了決心，非改不可，不改不行。我在過去聽到的都是好話，甚麼「老實」，甚麼「正派」，聶元梓是從來不批評我的，結果我卻是這樣一個「老實」人，這樣一個「正派」人！

談心以後，生活對於我比以前更更好了，太陽更溫暖了，我離主席更近了，主席的著作更親了。校園內的號角對我又有意義了，戰鬥的生活又在召喚我了……

剛開始隔離的時候，我的情緒是抵觸的，感情是悲傷的。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甚至錯誤地認為是上海想從我這裏撈一點聶元梓、孫蓬一的情況。同時又想到兩個哥哥的遭遇。過去我們三人都是群眾組織的頭頭，媽媽是多麼自豪呵！說一定要永遠跟毛主席鬧革命，她解放之前受苦也是值得的。如今我們三人弄得不好全變壞人，我確實是後悔當頭頭了。

我擔心由於我的情況會連累我的愛人和兩個孩子將來的命運，因此心裏非常難過。

我還怕被搞臭，我想原來連井岡山兵團中的群眾對我看法也不錯，現在甚麼都完了。我到醫院去理療時，很注意群眾見到我時的反應，我發現好些人暗暗與我打招呼(但我按預先吩咐不說一句話)。我就想啊，還沒有搞臭！

我考慮更多的是我的政治前途。讀了二十來年書，中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但頭腦中多少還有一些毛澤東思想，多少還有想好好為人民服務的願望。可是現在這個案要措一輩子了。即使弄

清楚了，檔案裏給你四條綱：一、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二、燒敵特檔案；三、破壞上海文化大革命；四、抵制工人階級領導。這輩子有得挨整了，難道政治上還翻得了身嗎？毛著學得再好，也只有在這個限度之內。一個政治運動來了，待遇不會比現在更好吧，至於入黨，早就成了泡影，人家看了你的檔案中那四條綱一定會嚇一跳，絕了這個念吧！

我原想，我這套哲學是應該收起了，一定要到工農中去滾，好好學習毛著，學習黨史，在工農兵中生活，在工農兵中宣傳毛澤東思想。現在當然也落空了。

12月2日，我想寫自我批判，但一想那個綱，我就不敢寫。因為如果用這個綱，想不通，不用，人家說你輕描淡寫，說說輕鬆。終於一個字也沒有寫。

我甚至還想，專案組的三個同志太精明了，特別是那個常問我問題的瘦高個子，常問得我被動得要命，如果換另外三個胡塗一些的人來，也許不會弄得這樣狼狽。（實際上是想大事化小！）但我心中是佩服他們的，特別是那個瘦高個子，我猜測他大概是原「井岡山兵團」的戰士。即使是昨晚的談心，我是那麼高興，但也找到了一點可顧慮的地方（我的耳朵是遲鈍的，但思想看來是過敏了）。那就是一位同志說的：「允許把過去寫的某一個問題全部推翻，決不會對你有壞的看法。」我回來想了想，這是不是還懷疑我沒有把材料燒掉，是轉移了，要不別的問題有甚麼可推翻？這種種顧慮說明，主席的教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在我頭腦中尚未完全紮下根。

我現在要打消種種顧慮，把問題再逐一細細想一遍。把一些新發現的或過去尚有顧慮不敢交的統統交出來。只有這樣才能不辜負工宣隊和專案組對我的關懷和期望。林副主席說：「我們要把自己當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時又要不斷地把自己當作革命對象。」交問題本身便是革命的一部分，而交出的問題又將是革命的對象。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批判，然後才能改正進步。

下面我想提出三點希望和要求：

一、我衷心接受北大革命群眾對我的錯誤思想進行嚴厲的批判，這於我自己和革命事業都有好處。

二、我衷心要求去上海電二檢查，並接受電二革命群眾的批判，以肅清流毒。這個批判本身便是接受電二工人階級對我的教育。我在那裏欠了賬，欠賬是一定要還的。這是我衷心的要求，希望一定能滿足我這個要求。

三、政治結論如何下，如何處理我的問題，完全接受工宣隊的領導。我只希望不要把入黨的大門給我關死。多年來，我一直追求這個理想，經過文化大革命，我的願望是更迫切了。我不是想當官，而是深深感到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希望，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一定會按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所指出的方向而實現。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黨員就可以更好地接受黨的教育，更好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孫月才

1968·12·3 早晨

於外文樓106

12月5日 星期四

生活如萬里長江
它有時風平浪靜
如秋夜月白風清
更多是驚濤駭浪
如戰馬奔騰咆哮
它方向堅定明確
不管那明險暗礁
百折不回向目標
千苦萬難何足道
迎着燦爛的朝日
奔向東海萬頃浪

12月7日 星期六

這個星期，到昨天為止，專案組已經找我四次了。

專案組懷疑，孫月潮寄來的那份敵特名單沒有燒毀，給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昨天甚至說，我現在把這個問題交代清楚，我的問題現在就解決了。我真弄不懂這個問題會這樣嚴重。

那份敵特名單材料大概是孫月潮從文武部出來以後到蕭山去之前寄來的，即是7月初寄來的。寄來以後我也沒有加以特殊看待就把它鎖在抽屜裏，也沒有好好看，因為我當時的注意力根本不在這裏，沒有心思關心這種事，關心的是孫月潮的人身安全問題。從蕭山回來以後，他給過我一封信，說這份材料或藏好或燒掉，否則複寫這份材料的人要負很大的責任。我當時既沒藏也沒燒，後來把它從抽屜中放到包包中了。9月15日收到他的信，講到張民已被揪鬥，說張民交代，我給他的信談到張春橋同志可能有問題，但叫他們不要炮打，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我感到電二問題可能牽連到我，因此9月16日把這個包包整理了一下，那時這份材料尚在。但在幾天後，大概在整理孫給我的信件時，一起把它燒了。燒之前，我是翻看了一下的。把它燒掉了，這在我的意識中是非常清楚的。我沒有轉移它的思想，更沒有轉移它的行動，這在我的意識中就更清楚了。因此我在10月29日對葉相同志說這份材料我已燒了，就把這個問題如實交代了。但是，大概是11月1日下午，當葉相同志說「我們有證據你沒有燒」時，由於我對材料不重視，燒的具體時間又記不清，因此我說如果萬一沒燒就在家內的文件包中，決不會超出這個文件包，而文件包我在30日晚上就給葉相同志講了，叫他們去拿，根本就無窩藏的意思。

這個材料問題專案組大概有一個月沒提它，我也把它當作當然解決的事，不去想它了。想不到現在又重新提出來。我覺得階級鬥爭是複雜的，我怕電二有壞人對我搞政治陷害。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把它燒了，我沒有轉移它，在這點上，我對得起革命，對得起毛主席。我相信工宣隊能明察秋毫，我的這個問題一定會最後弄清楚的。

駐北大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總指揮部

劉政委、魏秀如同志：

我叫孫月才，在文化革命後期，犯了嚴重的錯誤。每天都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只是在我內心，在日記中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我是10月29日開始隔離的，我以為二、三天即可出來了，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10月30日寫出的關於上海的第一份交代（約兩萬字），有地方不老實。寫完以後，我作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到底是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呢？還是忠於另外某個人？我向駐上海電二和駐北大工宣隊的同志主動承認了錯誤，要求推翻這個交代，重新寫過，因此從10月30日晚開始寫的交代，除了有些事件的日子弄不清（我確實是記不清了，決不想抵賴）外，我認為都是符合事實的，是經得起核對的。這段時間我的指導思想是今後一定要一言一行按主席指示辦事，老老實實幹革命。如果說交代中一定有問題的話，那就是我在有意無意中表白自己在許多地方是受蒙蔽的，是不自覺的，好心犯錯誤。在指導思想上與聶元梓、孫蓬一不完全一樣，我想這樣可以減輕我的錯誤。但是實際上，我不能怪聶元梓同志，主要是我自己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而造成的。

在我隔離中，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寫北大的問題。但是北大的許多事情我確實不瞭解。我名義上是新北大公社第一把手，由於我耳朵重聽，實際上不過是一塊招牌而已。我不屬於聶孫的小圈子人物，也不想成為其中的人物。有人以為聶元梓的許多事，我都參與策劃，其實我除到聶家開會外，有甚麼事去聶家僅五六分鐘即出來，從來不策劃甚麼事。首都高校我一個也沒有去。因此許多情況確實是不瞭解，不是抗拒交代。

我的錯誤對革命造成了損失，憶苦思甜常使我失聲痛哭。媽媽是餓着肚子把我生下來的。我四歲就開始逃難。媽媽生了許多孩子，夭折了不少，剩下的是在十餐九餐無飯吃的苦境中拉扯大的。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毛主席使我們全家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徹底翻了身。媽媽老臉笑開了花，是多麼高興呀！她總是叫我們吃苦憶苦，

永遠跟毛主席幹革命。她滿含着希望的、幸福的淚花看着我在新社會成長，將來好好為人民做點事。但我卻在即將畢業之前，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我辜負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黨和人民對我的培養和期望。我內心的痛苦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

12月3日，專案組的同志找我談心，談後我激動興奮得一夜睡不着覺。自隔離以來，我第一次高興得笑了。這次隔離對我來說，在思想上、情感上的體驗是從來沒有過的，深深感覺到自己犯錯誤的總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沒有學好。我感到主席著作對我更親了，太陽更溫暖了，生活更美好了，早晨的號角對我又有意義了。戰鬥的生活又召喚我了……第二天3:30我即起床給工宣隊、專案組寫了封信彙報我的活思想。我想我的問題是快解決了。

專案組的同志對我說，我在燒敵特材料的問題上，交代不清楚，和他們掌握的情況有差距。我承認這個交代是有些矛盾的。10月29日上午我對上海工宣隊葉相同志說燒了，是完完全全真實的，但我叫他們到我家去取文件包後，葉相同志對我說(大概是11月1日)那份材料他們一定認為我沒有燒。我想可能我一疏忽，漏在文件包中，被他找到了。我便說，材料確是燒了，如果萬一沒有燒，那就在家裏的文件包中。我放材料就這麼幾個地方，反正沒轉移。那時，我剛被隔離，弄得神魂顛倒，我已三天三夜沒睡了，神經很緊張。一聽他懷疑，我就想萬一真的沒燒了，現在說燒了便變成不老實了。因此不想說絕，想留有餘地。其實這份材料燒了，在我意識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只是記不得是哪一天燒的。10月29日上午我對葉相同志說燒了。這句話老實不老實我自己心中最清楚最明白。

這份材料，我是始終沒有加以特殊看待，我不過翻了翻，孫月潮寄時也沒有講甚麼敵特材料，我以為是他們自己搞的(他們自己搞的材料往往把複本寄給我)。上海有人說，是孫月潮叫我轉中央文革的，我確實沒有轉，這是可以查的，他們叫我轉姚文元同志的材料我也沒有轉。我當時的思想根本不在這裏，直到10月5日王洪文同志對我說不會把孫月潮打成壞頭頭之前，我一直為孫的命運操心。孫月潮在文化革命中被規模相當大地搞了四次，對我的刺激是不小的。

12月6日專案組同志甚至說，他們已掌握了確切的東西了，只要我現在老實交代，現在就把我的案翻了。從這句話裏，我懷疑是否有壞人對我搞政治陷害。上海電二階級鬥爭是很複雜的，這份敵特材料他們複製了很多份（葉相同志告訴我的）。階級敵人要對我搞政治陷害是甚麼都使得出來的。我要求工人、解放軍宣傳隊一定要把我這個材料問題弄清楚。我儘管每天都在渴望出去，重獲自由，參加火熱的鬥爭，但為把材料問題弄清楚，要隔離多久，我都願意。任何政治陷害都會水落石出。甚至可以用核對總數的簡單方式來解決。那份材料用甚麼紙複寫，我是記得的，孫月潮把它折得可以放進長信封中去，那折痕也是消滅不了的。

我堅決相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會把我的案弄清楚的。要是現在這份材料尚在的話，交出來何樂而不為。奈何已不能把灰變成紙了。我認為自己是又不老實又老實。但總的說來是老實人。10·29寫的材料不老實，因為我不想使聶元梓、孫月潮處境更加困難。以後我的指導思想明確了，我就老實了，我在材料問題上一點也不想耍花招。實際上早在10·29就交代清楚，以後除了問我外，我是想也不去想它了。只是這幾天才當一個主要問題來考慮。

我儘管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沒有忘本。民族苦、階級苦永遠不會從我腦中消失。我是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毛澤東思想，熱愛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我是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我是懇切地要求一定要把我的問題弄清楚。我還年輕，還不是屢教不改的人。我是初次犯這樣的錯誤，除沒有把毛澤東思想學好外，沒有經驗也是一個方面。我的道路是太直了，聶元梓同志是從來不批評我的。我現在跌一跤，於我今後如何走革命之路是大有好處的，讓我把壞事變成好事，從親身經歷的痛苦經驗中學會如何少犯和不犯大錯誤。

對我的錯誤要嚴加批判，我並衷心要求讓我去上海向電二革命群眾作檢查。我在那裏欠了賬，欠賬是要還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後，缺點就不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

我希望在政治上不要把黨的大門給我關死。我入黨的要求多年了，我並不想當官（我也很清楚我是不適宜當官的），而是為了更好地受黨的教育。我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深深感覺到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希望。世界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按照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所規劃的圖景實現。我希望在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中，也有我的血和汗，不要讓我白白地活在這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大決戰的偉大時代。當然，我的這個願望只有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徹底改造世界觀以後才能實現。

孫月才

1968 · 12 · 7

於北大外文樓106室

12月9日 星期一

早晨，4點半即醒，看毛主席詩詞。主席的「獨立寒秋，湘江北去……」一詞是我最喜愛的詩詞之一。這首詞充分表現了主席青年時代的偉大抱負和革命理想，對照自己，有天壤之別。但我自認為還是一個有革命理想的青年，我不想庸庸碌碌地過一輩子。我希望對革命有所貢獻。在文化革命中，我是後悔當頭頭，我不當頭頭要比當頭頭幹得更好一些。我不當頭頭，也不會有那麼多人來找我，我對革命事業也不可能造成損失。當然，這是外在因素，主要還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但我決不能從此一蹶不振，我應該堅強地站起來，犯錯誤怕甚麼？改了就行。一切軟弱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偉大的列寧教導我們：「想要革命嗎？你們就應當是強者！」「在這樣艱難、偉大和嶄新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策是在所難免的。誰害怕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誰被這些困難嚇倒，誰見了這些困難就悲觀起來或者慌張起來，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我現在很想讀一讀德國無產階級革命者盧森堡的獄中日記和書信，讀一讀捷克的共產主義者、民族英雄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讀一讀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清貧》。我的情況和他們不一樣，但是那種革命的樂觀主義，對戰鬥生

活的熱愛，對未來充滿着信心，都是值得我現在很好地學習的。這些書我都讀過，但現在能讀一讀有多好啊！伏契克的書我有，方志敏的也有，可惜不能帶進來，可我總是念念不忘。

問題都交光了，這尺方的世界要等到何時？！

啊！有時我又想不通了，難道犯了錯誤要這樣對待嗎？我堅信工宣隊一定會把我的問題弄清楚的。下午抄主席詩詞34首，準備全背出來。

12月10日 星期二

在隔離期間共學毛著23篇。

老五篇、《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和時局》、《論聯合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蔣介石在挑動內戰》、《關於重慶談判》、《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報告》、《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重要的文章都讀三遍。另外，背誦詩詞34首。

我對自己的問題很樂觀，一定會清楚明白地解決，我現在考慮較多的是出去以後如何趕上形勢，如何改造思想，這對我是很艱巨的。那修正主義教育的因襲的包袱實在負擔太重，必須來一個大破大立，才有希望成為工農兵所歡迎的人，否則定會被歷史所淘汰。對自己要有一個恰如其分的估計。但我一定要跟上去，也一定跟得上。

我會和這些臭知識分子坐在一起，真是想不到！難道這種人過去算是教授嗎？他們到底是些甚麼學問啊？像沈履，一天寫不了一頁東西，真是活見鬼！我決不屬於他們這營壘，我是屬於革命隊伍的！

我的掛念太多，除我自己的家外，還有上海年老的母親，兩個哥的命運，40多天來，我甚麼也不瞭解。如果我沒有這些掛念，我

會安心在這裏學習，由於這些掛念，有時書也看不進。至於我自己的問題已經無所可想，也沒有甚麼好說了，我的話已全部說完了。

我希望能看一看《伏契克文集》。伏契克不愧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他有慈祥的老母，也有志同道合的愛妻，但是他是那樣樂觀地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幾天。他說悲哀與他是無關的，他需要的是觀樂。

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的最後一句話是：「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呀！」

12月11日 星期三

毛主席教導我們：「當前的運動特點是甚麼？它有甚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實際的問題。……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的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人類歷史上的空前創舉，現在已即將取得全面勝利，這是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廣大革命群眾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結果。要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不犯錯誤，只有時刻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按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行事，這是確定不移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

直到運動後期，我還插手上海電二運動，還認為這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痛擊右傾翻案風，其實我錯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大串聯，起到煽風點火、推動運動的作用，但一當廣大群眾已經起來，特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我們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的時候，還要插手外單位運動，是完完全全錯誤的。

（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有錯誤，但我沒有犯罪……為甚麼要這樣對待我，難道我是一個罪犯？這樣做是按您老人家的指示辦事嗎？我已經有40多天沒有自由了。我相信我的問題最後還是會按您老人家的指示辦事的，我相信工人階級會明察秋毫！）

下午1點全校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大會」，處理牛輝林反革命小集團。坦白較好的從寬處理，牛輝林等從嚴處理。

大會開完後，工宣隊找我談話，說明隔離原因，最後宣佈撤銷隔離叫我回系參加教師學習班。叫我放下包袱深入到鬥爭中去。

晚飯以後我即搬往38樓315室住。

12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找工宣隊老張同志談，要求參加到為人民服務學習班中去，願意在那裏揭發，同時進行自我批判，要求去上海進行檢查，直到革命群眾通過為止。他答應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碰到許多人，看到我出來了很高興。但我要注意，不要太高興，按工宣隊對我的吩咐辦事。

12月13日 星期五

早晨，馬師傅找我談話，叫我出來以後好好參加運動，把哲學系階級鬥爭的蓋子揭開來。對我昨天提出的幾個要求，他們研究以後再說。馬師傅看起來是一個快50歲的老工人，態度懇切，質樸。我要老老實實地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給勤務員謝澱波一份我在隔離期間交代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材料。

晚上，和尹師傅談。尹師傅說，我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希望我好好參加對敵鬥爭，改造世界觀。

晚上寫大字報《為孔楊翻案的一些線索及其它》。這兩天都學習毛主席的批示。

12月15日 星期日

昨天下午，寫完大字報後，馬師傅讓我回家。我已快50天沒有回家了，心裏是很激動的。代軍是7點半左右到家的。她很高興，說她意料中我會回家的，因為毛主席最近指示，對於犯錯誤的好人，當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要及時解放他們。睡覺時，代軍對我的缺點錯誤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我堅決接受。代軍難過得哭了。

今天中午回校。

晚飯後與馬師傅談。我告訴馬師傅，媽媽、姐姐的健康不佳，說心裏難過。他問我怎麼想，我說只有好好幹革命。馬師傅點點頭。他叫我好好幹，說工人宣傳隊不會對我有甚麼別的看法，犯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了，黨的大門是開着的。並問我的家庭出身、畢業分配問題，要回原單位呢還是再分配。我說服從宣傳隊領導，他要我說出自己的意見，並說留在北大也行。

我見到馬師傅心裏就感到溫暖。

馬師傅與我談話時，我哭了，我為自己的錯誤感到痛心，在馬師傅面前就像在自己的親人面前一樣。

1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連隊指導員解放軍同志給我一個證明，叫我去組織組開齊證明信可以去上海報到。

下午，魏秀如同志（宣傳隊副總指揮）對我談，不要背包袱，犯錯誤改了就行。上海不會搞我的。謝副總理公開散發傳單，炮打謝副總理不計較，不准入檔案，上海也會這樣搞的。我說我的錯誤是否要檢查，她說沒有甚麼好檢查的，但叫我重新寫一份聶元梓的材料。她說，不回上海也行，但先聯繫一下再說。

我聽了以後真高興。

關於燒材料問題，魏秀如同志說北京也燒掉許多，但這決不是革命行動，不過把問題說明白也就行了。

中午，見到小岳、小唐高興死了。她們說決不相信我是反革命，我說我犯錯誤也對不起同志們。

下午，指導員講，等我材料寫完以後，可以回上海去了。

1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寫揭發聶元梓的材料，這是魏秀如同志叫我寫的。

中飯後遇到聶元梓。聶問：「是不是反革命啊？」我說：「當然不是！」她便說：「我們心中都清楚，你不會是反革命！」

昨天見孫蓬一，他情緒很好。

昨晚一夜未睡好，心情是沉重的，非常難過。

離開戰鬥了兩年多的北京大學是難過的，離開了愛人、孩子是難過的，離開了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所在地——偉大的首都北京就更難過了。

下午往家送一點東西，在電車上遇梁恕信同學，談到我被隔離事，她哭了。我感到我犯錯誤也對不起原新北大公社的戰士。

晚，代軍回家。

12月18日 星期三

中午回校，交揭聶元梓的材料一份，是副總指揮魏秀如同志叫我寫的。專案組發還我材料，六大包。

晚，連部指導員解放軍同志對我談，要放下包袱。張師傅對我講，做了比較客觀的結論，叫我放心。

1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專案組尹師傅說，對我做了很好的結論，到上海不會搞我的，他們主要還得聽我們的意見。晚，給我派回化工證明。

專案組：李天順、黎祖謙、張發發（以上同學）。尹承祥、張德勝、羅士傑（以上師傅，羅為專案組組長）。汪大海（解放軍）。指導員姓成。

12月20日 星期五

中午在38樓229室，鍾宏在、成英、萬陵德、殷愛娥、羅勝、潘省初一起與我座談。大家認為我是革命派犯錯誤，不要背包袱，要振作精神，用積極的態度來對待自己。鍾給我寫了幾點。大家還給我寫了一封信。完全正確，會後一定要按同志們吩咐去行事。

晚，總指揮部組織組負責同志劉正義師傅談，去上海是不會批判我的，不要背包袱。但他們還可以考慮一下，明天上午告訴我。晚，鄭郁釗、小甘來告別。晚，向指導員、連長、師傅等告別，指

導員叫我去上海後與錯誤和壞人劃清界線。

1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成英幫我整行李。

劉正義師傅講，我的畢業分配下星期一告訴我。

下午，把行李運回家。

12月23日 星期一

下午去北大，總指揮部劉正義師傅說，我的事尚未與魏秀如同志研究。與成英、鍾宏在談。碰到陳炳泉，陳說我的事對他打擊很大。

12月24日 星期二

下午去北大。劉師傅說，我還是回上海。報到延期到1969年1月5日。劉師傅說上海不會搞我的，如果搞我，我可給北大總指揮部寫信。當我告別劉師傅時，他熱情地伸出雙手，我熱淚盈眶。

遇到鍾宏在、成英，我難受得哭了。鍾、成送我回家。鍾對宋代軍講，北大工宣隊與上海電二工宣隊為我的事吵了一架，主要是材料問題。電二工宣隊要把我的材料帶回上海，北大不同意。還有為抄家事。北大工宣隊對上海電二工宣隊做法是有意見的，我的隔離主要是電二工宣隊的意見。鍾說，我剛隔離時，王洪文同志在北京開會。王得到消息是我在上海被公安局抓了。王派了一個秘書來北大叫我們學校領導把我從上海要回來，否則事情會複雜化。

王洪文同志對我是愛護的。但是我辜負了工人階級對我的期望。

12月25日 星期三

與代軍一起整理行李。

要離開北京了，心裏是異常的難受。我與代軍講一定要好好學習主席著作，緊跟形勢，決不能落後，熱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代軍講我有時像一個英雄，有時像一個狗熊。這話不對，我不是英雄，但也從來不是狗熊。她所謂狗熊是指我太老實了。昨天，鍾宏在、成英也說我太老實了。其實並不老實，如果真的老實，就不犯錯誤了。

12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生日！是全國人民最歡樂的日子。我衷心敬祝毛主席長壽健康。

翻閱了文化革命以來的五本日記。我感到儘管我在運動後期犯了錯誤，但是我在運動中的主流是好的，是對得起毛主席，對得起黨和人民的。

文化革命的兩年多，我都是在戰鬥中度過的。

讀伏契克《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是我在隔離期間渴望着要讀的書。我為伏契克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所深深感動，只有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的人才會有這種精神。

伏契克的特點是對敵人的強烈的恨與對人民的執着的愛。

我在隔離期間對黨和人民是老實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對敵人不應講老實。對人民、對革命就應該老實。因此我讀此書無愧於心。當然我不能與伏契克相比，但是伏契克的精神是可以學到的。

記住伏契克的名言：

「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代軍講毛主席第三次解放了我。第一次是窮人翻身鬧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初期陸平黑幫的迫害；現在毛主席指出，對於好人犯錯誤當他們有了認識時要及時解放。這個話是對的。但這次解放，有它的特點，那就是我犯了錯誤，不看到這點是不對的。

12月28日 星期六

昨接母親信，說大哥情況不好，被打得厲害。並說23日有信給我，今天我去北大拿信，內容與昨同。

我不想去上海工作，⁵⁴與魏秀如同志談，說研究一下，但結果還得去上海。因為沒有方案了。

新北大，新北大，再見了。戰鬥了兩年多的新北大，再見吧！

在最後離開北大前，我到總指揮部前的廣場上，向毛主席的塑像告別。並祈禱毛主席解放我親愛的哥哥。我的哥哥有錯誤，但他無限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我流着熱淚，最後告別了毛主席塑像。

我找到了鍾宏在，像見到了親兄弟，熱淚洶湧。我向他說出了心裏話，我熱愛北大，我熱愛北大的戰友，因為我曾在這裏戰鬥過。鍾宏在叫我去找殷愛娥等人。我不想去，她們決定31日下午來我家。

鍾拿了玉米粥、菜給我，我就站在38樓後與他一塊吃完了。這是在北大的最後一餐！我在回家的路上，想到馬上要離開毛主席的身邊，難過得落淚。

12月29日 星期日

給王洪文同志一信，因為我要去上海了，應該告訴他。我相信在上海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我在政治上將會有長足的進步。

下雪，大概是我在北京最後見到的場景。不由使我想起主席的《詠雪》一詞，到南國以後，情況便大不相同了。

12月30日 星期一

今天買票，是元月2日，21次車，開車是7點59分，到上海是3日8點30分。

給母親一信。

即將離開北京去上海，心情是沉重的，同時也是複雜的。在上海我將面臨着考驗，可能是一場風暴。

12月31日 星期二

不要做一堆感情，要有鐵的意志。沒有意志的感情，相當於沒有骨頭的一堆肉，是站不起來的，是成不了事的。遇到最大的不幸，也不要悲哀，生活就是鬥爭，一切按辯證法在運行。悲哀無濟於事，重要的是要掌握轉機，把壞事變成好事，用歡樂來代替悲哀。

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伏契克是如何對待生活的：我愛生活，並且為它而戰鬥。我愛你們，人們，當你們也以同樣的愛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你們不瞭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我得罪了誰，那麼就請你們原諒吧；我使誰快樂過，那麼就請你們不要為我而悲哀吧。讓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裏都不要喚起悲哀。……我為歡樂的生活而生，為歡樂的生活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

讓安靜的、輕鬆的、舒適的生活滾它的蛋。我們需要的是緊張的、熱烈的勞動與鬥爭。我既然搞了階級鬥爭，那就讓我搞到底吧！如果我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我終會勝利。甚麼也不要怕，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一切，對待一切，批判一切。犯了錯誤糾正便成為正確，決不背包袱。

1968年過去了，1969年即將到來了。讓舊的死去吧，舉起雙手歡迎新的！馬克思說：「讓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屍體吧。最先朝氣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們的命運是令人羨慕的。……的確，舊世界是屬於庸人的。」

下午，送行李至車站，因錢不夠，一箱書就不準備寄了。放在家裏。

回來時劉慧芬，⁵⁵同學來訪，她找到這裏不容易了。談到審查時的體驗，她說兩派革命群眾對我都很好。我太老實了。送我一本《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書)和一本「紅衛兵」日記本，並一幀立體主席畫像。劉慧芬還送我主席、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晚代軍回來。

1968年逝去了！

註釋

- 1 「勃柯叛徒集團」，當時對勃列日涅夫（時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柯西金（時為蘇聯政府總理）叛徒集團之簡稱。
- 2 李鍾奇（1913–2003），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
- 3 徐景賢（1933–2007），上海市人。原為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1967年1月參與張春橋、姚文元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活動。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中追隨「四人幫」迫害幹部、鎮壓群眾。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時曾策劃暴動未逞。後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被判處十八年徒刑。1969年我回上海不久，徐景賢、王洪文親自批示將我隔離了一年半。
- 4 我是通過國家考試考取北大哲學系古希臘哲學專業研究生的，從戶口到編制都已經脫離了原單位，不是「代培生」，這是有案可查的。還可參見1975年10月10日日記教研室主任談及當時為什麼同意我考研究生的理由。
- 5 樊立勤，時為生物系學生。文革初期被江青點為反革命而遭到折磨。其實，他在政治問題上，極富獨立思考精神。
- 6 女兒叫「千金」，諧音「千斤」；「五百斤」不是「千金」，就是男孩了。姆媽即我的岳母大人。
- 7 劉沖，時為新北大公社總部委員。
- 8 胡志仁，時為《人民日報》理論部記者。
- 9 劉蓓蓓，時為中文系學生。《聶元梓回憶錄》〈自序〉中說，劉蓓蓓等在她的「回憶錄寫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 10 小陳（即陳炳泉）對西方文化有一種天生的敏感。他曾給我看一本西方原版書，指着其中精美的科技插圖說：我看到這種西方科技就會興奮，太有意思了！遺憾的是我們中國還沒有這樣先進的科技。文革結束後，他的數理邏輯如魚得水，尚在八十年代初，在電腦的軟件設計中，就有創新（電視中曾經報道過），不久，全家即定居美國。文革扼殺不了人心中的文化種子，當然更無法阻止事後的開花結果。
- 11 丁國鈺（1916– ），安徽金寨人。1932年加入中共。建國後曾任中國人民志願軍首席代表，中國駐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使等職。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回外交部出任中國駐挪威、埃及大使。
- 12 〈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1937年5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55。
- 13 1967年3月7日，毛澤東有一個關於《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紅衛兵的體會》的批示。批示要點是：「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

- 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這是後來「軍宣隊」開進學校的重要根據。
- 14 許廣平(1898–1968)，廣東番禺人。魯迅夫人。曾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和愛國民主運動。建國後，曾任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民進中央副主席。1960年加入中共。著有《欣慰的紀念》等回憶魯迅的著作。
 - 15 蕭力(1940–)即李訥，毛澤東和江青之女。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其時任《解放軍報》編輯。七十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市平谷縣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
 - 16 柳直荀是毛澤東的戰友。1898年生，1933年犧牲。李淑一是毛澤東早年夫人楊開慧的好友。楊開慧在1930年紅軍退出長沙後，被反動派何健殺害。毛澤東於1957年曾有《蝶戀花·答李淑一》詞。開首一句為「我失驕楊君失柳」。李淑一晚年住在北京兒子家，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終年92歲。
 - 17 周景芳，原學部哲學研究所支部書記兼文革主任。曾任北京市革委會秘書長。1983年，因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經中共北京市委決定開除黨籍。
 - 18 「二月逆流」：1967年2月16日，在周恩來總理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碰頭會上，葉劍英、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怒斥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借文革之機，企圖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尖銳地指出，文革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毛澤東為堅持文革的正當性，否定了黨內的正義之聲。此事件就被中央文革誣為「二月逆流」。
 - 19 傅崇碧，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 20 吳德(1913–1995)，曾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東北局書記處書記。時任北京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文革後，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
 - 21 譚震林(1902–1983)，湖南攸縣人。1926年加入中共。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均擔任軍政要職。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第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 22 這就是「楊余傅事件」。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佈了一個「命令」。決定撤銷楊成武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撤銷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等職；撤銷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理由是三人「犯有極嚴重的錯誤」。實際上所謂「錯誤」都是中央文革強加於他們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其目的在於剝奪這些不聽他們支使的人的軍權。
 - 23 溫玉成，接傅崇碧出任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 24 艾玲，女，中共黨員。時任《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後任《文匯報》革委會主任。因與「4·12」砲打張春橋事件以及和林彪集團有關聯，而隔離挨整。
 - 25 朱維錚，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走出中世紀》等。
 - 26 尉鳳英、李素文，均為遼寧省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全國勞動模範。
 - 27 「第五個回合」：1968年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陳伯達說，

- 文革以來有「五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打倒彭、羅、陸、楊；第二個回合，是打倒劉鄧陶；第三個回合，是擊退「二月逆流」；第四個回合，是擊退劉鄧陶的小爪牙關鋒、王力、戚本禹；第五個回合，就是揭露楊、余、傅的反革命陰謀。
- 28 韓愛晶(1946-)，時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北航「紅旗戰鬥隊」負責人，曾任「紅代會」核心小組副組長、北航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1979年被捕，1983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 29 王大賓(1946-)，時為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地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曾任「紅代會」核心小組副組長、地院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1978年被捕，1983年釋放。
- 30 「5·7批示」：1966年5月7日，毛澤東有一個《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實際是給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說：「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參見文革印刷物《學習資料》〈1962-1967〉，頁231-232)。
- 31 1968年上海發生大規模的「4·12」炮打張春橋事件。事發之前，上海有人給我寫信，說上海已在醞釀炮打張春橋，他們應取何態度？如有消息，望及時告知，免得被動。一天我在新北大公社總部(44樓)碰到聶元梓，問她，張春橋到底有沒有問題？她在一張香煙盒的反面寫道：「80%是叛。但現在不解決，將來解決，以縮小影響。」於是我給上海回信說：「張可能有問題，但你們不要炮打，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發信以後，惴惴不安，因為寫了「可能有問題」！正好林同華來一院看我，我把此事講給他聽了。他說：「你要犯錯誤了！」果然，「4·12」炮打失敗以後，張春橋、王洪文、徐景賢進行大規模的「秋後算帳」，報復行動持續二、三年，直到1971年，王洪文、徐景賢還乘我在上海之機，以清「5·16」之名，將我隔離了一年有半，炮打張春橋，是最重要的罪名。張春橋、徐景賢們垮台以後，人們說我是反潮流英雄，我說我從來沒炮打過張春橋，僅懷疑而已，談何「英雄」！粉碎「四人幫」以後，據統計，上海兩次炮打張春橋，被殘酷迫害(有的致死)達2,500人。這裏的周，指周谷聲，時為復旦學生，曾是復旦「紅革會」負責人之一，因炮打張春橋受迫害，後移居美國。殷，即殷愛娥。
- 32 《學習資料》，是文革中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以外最完整可靠的毛澤東著作。時間從1910年-1967年，共八本。
- 33 《傑克·倫敦傳》，原書名為《馬背上的水手》(*Sailor on Horseback*, 1938)，為美

國傳記作家伊爾文·斯通(Irving Stone)所著。

- 34 《文化批判》是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辦的雜誌，也是當時北大唯一的雜誌。中文系的胡經之、經濟系的蕭灼基是該刊的實際負責人。有一次蕭灼基在一院門口當着聶元梓的面，對我說：「你一個書生，當什麼頭頭，還是到我們編輯部來工作吧！」聶連忙說：「不行！不行！」胡、蕭兩人在改革開放以後，都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成績斐然，尤其是蕭灼基在市場經濟領域貢獻良多，並著有《馬克思傳》、《恩格斯傳》等。
- 35 當夫，我大哥的兒子，文革後期因病去世(1975年)，年僅20歲。
- 36 王保康給聶元梓信的同時，也給我、陳炳泉、林同華寫了一信。兩信詳盡述說了他被劫持到「文攻武衛」指揮部的經過，及其在內遭受迫害的詳情。兩信原件至今尚保留在我處。
- 37 「四個偉大」，即林彪說的「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31日)但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同愛德格·斯諾的交談中，表明他討厭「四個偉大」，只承認自己是教員，「Teacher」。(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86。)
- 38 毛澤東《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1961年9月9日)。
- 39 據《聶元梓回憶錄》，「7·28」召見，毛澤東有一些對新北大的說法，錄以備考：「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你那個團、零、飄、紅，四個組織就是壞人比較多，聶元梓一派好人比較多一些。」「你們反王力、關鋒、戚本禹好嘛，你們要串聯，學習班也是對的嘛！」毛澤東還說了一句重要的話：「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聶元梓寫道：「其實錯誤早已經犯過了，紅衛兵已經當了替罪羊，該趕到山上和農村去了。該懲辦紅衛兵頭頭和群眾組織的頭頭，所以這次召見實際是毛主席親自宣告：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紅衛兵運動結束。」(參見《聶元梓回憶錄》，頁282-315)。
- 40 九斤老太：魯迅小說《風波》中的一個79歲的老婆子。她的口頭禪是「一代不如一代」。(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468。)
- 41 我在上海被審查時，曾被懷疑我是聶元梓有意派到上海來的，太富想像力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聶曾想方設法讓我留在北大。她知道我回上海可能會挨整，而留北大是太平的，因為北大瞭解我。她講到的她的哥哥聶真(1908-2005)，是聶元梓的大哥。1930年加入中共。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他是我們的副校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後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文革中對他的審查到1975年才結束。1977年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受聶真影響，聶元梓的另外三個哥哥和二個姐姐，先後投身革命，成為共產黨人。這次談

- 話，聶還問，井岡山貼大字報說你出身官僚地主，是怎麼回事呀？我說，決不是官僚地主。我家原來生活是好的，主要靠父親的收入，後來父親為救朋友之「急」，被騙走大筆家產，就破落了，土改時劃為貧農。她問，生活貧困，在解放前超過三年嗎？我說起碼有七八年。她說，只要超過三年，就沒事，即使以前真是地主，也劃不上地主。
- 42 我因不久即遭隔離審查，蔡少卿沒能和我換成。他後來調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有《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等著。
- 43 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說：「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廣大青年學生，要熱烈歡迎工人階級佔領學校陣地，參加鬥、批、改，並且永遠領導學校。」
- 44 魏秀如，進駐北大的工人宣傳隊成立了總指揮部，63軍政治部主任劉信任總指揮，618廠工人魏秀如任副總指揮。
- 45 所謂敵特名單，是我哥哥寄給我看的一個材料。裏面把解放前參加過某個組織的一系列人，說成有歷史問題，目的是要我瞭解他們單位的複雜性。他把這個材料看得很重要，說看完後或燒掉，或保存好。其實這種材料都在文革初期的大字報中公佈過，我卻為此吃了不少苦頭。
- 46 井岡山兵團的人指李明友。時為哲學系學生。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我們在杭州和北京的學術會議上見到過。
- 47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對這次外文樓的隔離審查有詳細描述。講到他回家的事，他說，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提到他和翦伯贊：「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帝王將相還得去找他們。要尊重知識份子的人格。」馮說：「無論如何，我之所以能提前回家，顯然是由於毛主席的那個講話。」（參見《三松堂自序》，頁185。）
- 48 我這裏給這些哲學系的著名的學者專家扣的「帽子」，大致都是當時批判他們的語言，當時也的確是這樣看他們的。現在他們雖已先後故去，我在這裏還要深深地向他們道歉！
- 49 聶元素是聶元梓的二姐，其丈夫梁寒冰(1909-1989)，文革前曾任河北大學校長，中共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文革中挨過整。
- 50 裴多菲(1823-1849)，十九世紀的匈牙利詩人。此詩題目為《自由與愛情》，為我國革命烈士、青年詩人殷夫所譯。
- 51 毛澤東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為人民服務》）
- 52 文革後期，也的確有紅衛兵去越南參加抗美援朝的戰鬥，有的還犧牲在戰場上。
- 53 鄧順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英雄董存瑞的戰友。

- 54 我對魏秀如講，我願意去新疆。她說新疆沒有名額。
- 55 劉慧芬，北大生物系學生。父母均為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幹部。我在校時與她交往不多，她第一次在這天日記中出現。我受審查時，她還辛苦地找到我家，使我深為感動。我去上海後，她繼續關心我在北京的家。往後的歲月，我多災多難，但仍不斷地得到她的鼓勵。這種真誠的友誼保持至今，已經40多年了。

1969

一、北大，再見

1969年元旦 星期三

上午，萬陵德、殷愛娥、羅勝、鍾宏在、成英、潘省初、陳炳泉來訪，並共進午餐。明天早晨，陳、萬送我上車。

再見吧，偉大的首都北京！

再見吧，毛主席的新北大！

再見吧，我親愛的戰友！

再見吧，我的親人們！

勇敢地去迎接新生活！革命到底，死而後已！

1月2日 星期四

北京，偉大的首都，再見了！

親愛的戰友們再見了！

代軍、向今、向晨、姆媽，再見了。

一早我和代軍一起到北京站；7點1刻，萬陵德、陳炳泉來送行。我告訴他們回上海以後，一定好好幹！7點59分，列車開動了，……再見吧！再見吧！北京再見吧！

火車上讀《以林副主席為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劉慧芬送的書）和《伏契克文集》。林副主席對他的女兒林豆豆說，不要怕搞文科出問題，犯錯誤，只要努力學習，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處處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政治上對頭，就不會犯錯誤。在工作中小的錯誤總是難免的，不要太怕出錯，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要敢想敢幹嘛！這段話給了我無限的勇氣。同時指出了我今後的方向。

——濟南站寫

1月3日 星期五

紅日從地平線升起來了！你看她是那麼寧靜地、從容不迫地升起來了，但是她的光芒卻普照大地。一切偉大的事物，總是那樣，她從不喧嘩，從不吵嚷，卻把自己的全部光和熱貢獻於人間。

——鎮江站寫

火車誤點四個鐘頭。媽見到我很高興，媽老了許多。但很有信心。小雅來家，她有一個月探親假。

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給代軍信。

1月5日 星期日

聽說上海工宣隊管得緊，這很好，對於知識分子就是應該緊，我們這些人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太深了，應該用鐵的紀律來克服它。

我到上海了，應該老老實實地接受上海工人階級的領導，虛心地向上海工人階級學習。

明天去化工報到。錄幾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作為今後的方向：「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經瞭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甚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林副主席曾對林豆豆說：「生活過硬，就是要無條件和工農兵結合。毛主席說：『文科的實驗室在社會。』你就要把社會當實驗室，深入實際，聯繫群眾，確立勞動人民的感情，特別是要積極參加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根子牢牢紮在群眾之中，把生活的底子打

厚一些。只有這樣才能有所作為。對學校裏那種脫離實際的方面，再也不要留戀了。」我應按林副主席的指示辦：這也是我的方向，要勇敢！面向生活要勇敢！

母親對我說：我把你們幾個人交給毛主席，交給革命了，我是放心的，只要你們能聽毛主席的話就好！

1月6日 星期一

來化工報到，一切順利。

晚上參加連裏的批鬥大會。會後向駐馬列主義教研組的工宣隊負責人呂佛寶同志談我在北大的情況以及運動後期的錯誤。老呂向我介紹了化工以及馬列主義教組運動情況，並向我提出了兩個要求：其一是，不要管電二的事，相信群眾相信黨，在化工運動中立新功；其二是，從北京來更要注意維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威望，凡不利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話不說，有利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話應多說。

1月7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回家取物。晚上給代軍、炳泉、楊琦各一信。並和周憲武漫談，不要怕犯錯誤，關鍵是對錯誤要有認識，對許多問題要用階級分析，看透它，透了便明瞭。周問我是否將來還想搞政治工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決不走回頭路，幹到底了！

1月8日 星期三

早晨起來跑步，無奈腳痛，僅跑了一圈。我應保持戰鬥的作風。作風應該是謙虛、謹慎的，精神應該是昂揚的。

下午，施淵檢查交代大會。群眾意見說他不老實。我不瞭解情況，沒有發言權。晚上，許鑫檢查交代大會。

腦子裏應該只有革命兩個字。盡量多地瞭解化工運動的歷史和現狀，時刻不忘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看書、學習都要圍繞這個問題。要「多思」，不要去做一個思想淺薄的人！凡錯誤無一不是違背

辯證法，因此，為了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要很好地學習、研究辯證法。

我懷念北大的戰友！

1月10日 星期五

寄萬陵德、羅勝、殷愛娥、潘省初、成英、鍾宏在一信。

要有鐵的意志！一切憑感情是要失敗的。

我剛從北京回來，要嚴格要求自己，牢記主席的教導：「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一方面要謙虛謹慎，另一方面要勇敢大無畏。

對於正在成長的革命者來說，德熱拉斯的《新階級》¹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1月13日 星期一

在這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大搏鬥的時代，要有堅強的性格與毅力。要做一個有志氣的人，不要做一個庸人。

給唐文潔、岳雅琴信。晚上給劉慧芬寫信。

1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是阿晨一周年生日，我特別掛念他。接代軍信，晚上覆信。

晚，老任談：教研組政治氣氛不好，革命幹勁不足，大家對前途出路考慮較多。想當幹部的少，想當工人的多，去農村安家落戶有顧慮，怕變動工資。教研組現任兩個頭頭不行，好人不想出來當頭。

我認為這些情況和活思想值得重視，我雖然僅來了一個禮拜，也有這種感覺。我對王延林講要加強教研組的思想革命化，王說「你來當頭！」這個回答是錯誤的。

我要保持戰鬥的風格，白天開會，晚上決不早睡（有人6點半就睡了，真好笑！），決不與人扯淡，要堅持學習一些東西，要多思，深思，力戒膚淺！

1月16日 星期四

早晨4點半起身去泰山耐火材料廠勞動，可是我在12點就醒來了，一直未睡好。勞動很累，但很高興。

掛念向晨，非常想念，希望他將來是一個堅強的人，不要像我。

應該反對用閑扯、打撲克這種無聊的方式把晚上的時間浪費掉。要提倡好好學習主席著作，提倡獨立思考，提倡探索精神。

1月17日 星期五

毛主席教導我們：「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不斷地、認真地、刻苦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覺悟和水準，根據毛澤東思想隨時總結經驗，才能夠在新的形勢下不掉隊，並且在正確的軌道上繼續前進。而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自以為是另搞一套的人，必定要犯錯誤。

——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這句話非常重要。並不是通讀幾遍毛選，背幾篇重要著作就算學習或掌握毛澤東思想了，而是要學習主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主席是如何在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複雜環境中，運用馬列主義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不僅這樣，而且要學了就用，在用中繼續學。這種不斷的循環也就是不斷地提高毛澤東思想水準的過程。

文化革命中有許多急轉彎，常出現新的形勢，我之所以跟不上形勢，原因就在沒有學習毛澤東思想，就在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總結經驗。

凡是不利於革命的話不說，不利於革命的事不做。時時刻刻不忘毛主席的教導，時時刻刻不忘宣傳毛主席思想。永遠向前！向前！決不後退！活着一天就要鬥爭一天！生活就是鬥爭！對於一切烏煙瘴氣，就是要來一個橫衝直撞！紅衛兵精神萬歲！

這幾天教研組的工作是犯錯誤的幹部檢查，我們進行揭發批判。對犯錯誤的幹部我們的態度應該是熱情的幫助，嚴肅的批判，

堅決給以出路，讓他重新站出來工作。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要不斷地進行自我否定，每一個否定，其實都是肯定。新思想是在對舊思想的否定中獲得的。

工人胡載榮對紅衛兵小將說：「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貢獻，但沒有與工農結合在一起，缺乏實踐鬥爭經驗，腳底板不硬要摔跤，肩胛骨不結實重擔難挑，手掌不生繭，怎能舉紅旗？你們到農村去，要煉一雙過硬的鐵腳板，煉一顆忠於毛主席的紅心，煉一身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英雄虎膽。」老工人說得好極了！我也要有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的準備，當一輩子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貢獻自己的一切。

1月19日 星期日

要有意識地培養自己剛強的性格，幹革命無鐵的意志，一定要失敗。我這30年，最遺憾的事是沒有到解放軍部隊去受訓練。

方向要明確，思想要深刻，身體要強健，工作要認真，生活要刻苦，作風要正派。幹甚麼事要乾脆，不要拖泥帶水。林副主席講，生活就是鬥爭，那就鬥吧！在鬥爭中死要比平庸地活強千倍、萬倍！死要死得壯烈！活要活得英勇！

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像剪下來，裝在相框裏掛到牆上了。母親也很喜歡。奧斯特洛夫斯基是一個永遠值得我學習的英雄。我對媽說，耳朵聾了不怕，要學習保爾·柯察金。我永遠不會消極，要戰鬥到底！母親說應該這樣。

晚找當夫談話，決定以後每星期日晚上，開辦家庭學習班，全家參加。我對當夫提出三個要求：1. 聽毛主席的話服從工宣隊的領導，2. 做事說話都要老實，3. 堅持每天早晨與竹之一一起鍛煉身體。他答應一定做到。我希望他從此有個良好的開端。

1月20日 星期一

下午傳達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在一年以前，北京的運動是由積極分子控制的。毛主席指的

是知識分子中的積極分子。意思是說一年來，小將犯了不少錯誤，左右運動的主動權由知識分子轉到工人階級手裏了。

學生之所以能在運動前期起重大作用，是因為學生敏感，同時要革敵人的命容易。後期主要是搞大聯合，牽涉到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因此革命的不徹底性便表露出來了。

主席對知識分子很重視，這是對知識分子最大的愛護。我們要用積極的態度來對待自我改造，不要用虛無主義來對待自己。

二、北大眾多同學來信：鼓勵和關懷

1月21日 星期二

我讀了文科絕不後悔。關鍵在於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改變立足點，改造世界觀。誰最忠於毛主席誰就是一個最高尚的人。一切為革命，一心為革命。你對文化大革命理解不理解不是看你口頭上、理論上的說法，而是看你的行動。比如有人經過文化革命小心謹慎，少說為佳，明哲保身。有人不想當幹部，都是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表現。誰發空論就應該對他刮臉皮。

要多多地看到上海、化工運動的優點，多多地向同志們學習。時刻嚴格地要求自己，從主席著作，從革命的實踐中，從同志們的接觸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準。

當前清隊工作中，要批判寧「左」勿右的思想，當然要警惕右傾翻案風。對於寧「左」勿右的思想，只有更好地學習主席最新指示，掌握黨的政策才能解決，對於右傾翻案風，我們要用革命的大批判來加以痛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基本精神是要防止過「左」政策，以便「更準確地打擊敵人」。

教研組中有問題的幾個人，盡可能早地讓他們到群眾中來是有好處的。要用革命的辯證法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把清隊工作做好。

接劉慧芬信(1·17晚寫)並寄有珍貴禮物，中南海的柏樹枝一片。這片柏樹引起我無限的深情。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住地的柏樹，是世界上最神聖的地方的柏樹！看到它將使我更想念毛主席！更想念北京！我將珍藏一輩子。

劉慧芬介紹了北京、北大的清隊工作情況。北大，在二月分可望成立革委會，三月可下去了。說當前最激動人心的事是迎接「九大」。

她對我提的意見是：太好心了。對所有人從善良的願望去看。別人投我一恩，我報之以十德。其實向我提出這個意見的人很多。我以為不完全確切，我不是好心，而是缺乏階級鬥爭觀點。

劉慧芬是好同志，無限熱愛毛主席，求知欲旺盛。上進心強，作風正派，很值得我學習。反之，我倒並不像她設想中的那麼好，她設想中的那個孫月才尚是我努力的目標。

接代軍信，說情緒不好，常暗泣，主要是因為我們兩人分離了。我想應該堅強一些，毛澤東思想學得好，小資產階級情感便可以克服。

1月23日 星期四

去泰山耐火材料廠勞動，4點半起身，但我一夜未睡好，勞動很累，情緒卻很好。

接萬陵德、羅勝、殷愛娥、潘省初、成英、鍾宏在信，他們非常懷念我，字裏充滿着戰鬥的激情和同志的友誼。有這樣的戰友在，我是不會落後的。他們希望我繼續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永不變。我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決不停留在現有的水準上。

我懷念北京金色的太陽，那永遠不落的太陽。

1月24日 星期五

劉慧芬同學說我受舊教育的影響較深，這是很對的。這主要的並不表現在如她所說「對人太好心」，而是表現在理論脫離實際這個

根本問題上。我的學習態度、學習方法都貫穿着理論脫離實際這個大問題，文化革命以來，有所改變，但並未根本改變。

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是不夠端正的，如毛主席所說：「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裏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為學理論而去學理論。」這種傾向我尚未徹底改變。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我在這方面有所進展，但進步不大。

今後的目標是全心全意地、孜孜不倦地學習、研究毛澤東思想，去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我充滿着信心。誠如毛主席所說的，「我們走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一個革命者應常常探索一些新問題，用新的思想養料來豐富自己的頭腦。

我想全面地搜羅一下毛主席對唯物辯證法的論述，學習好、掌握好毛主席的辯證法思想，對於觀察、分析當前的世界和中國是極其必要的。

下午，教研組會。討論、檢查我們的清隊工作與主席最新指示的差距。我認為教研組的清隊工作是抓得不夠緊的，政策也不夠吃透。原因在於精神狀態不夠振作，頭頭抓得不夠緊。我聲明一點，我說頭頭抓得不夠緊，並不是我如何行，王延林叫我當頭是完全錯誤的，有人說我很有頭腦，適於當頭，也是完全錯誤的。我是決不會，決不可能去當頭的，我要好好地當小學生。兩年多文化大革命一直當頭有點當昏了，現在是應該反省、檢討、總結的時候了。

接殷愛娥、羅勝信。激動得很，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久久不能

平靜！對我有批評，有愛護，充滿着希望，那深厚的階級感情難以言傳。

羅勝抄了主席在七千人大會的一段話，並贈我語錄兩段：「多思」，「勇敢、堅定、沉着。向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我們要努力去做到。

七千人大會上講的話中，羅勝特別用紅鉛筆劃出：「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也。』」毛主席又說：「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當時領導對他們做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幹部。一般地說，這種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新知識。」牢記主席這段話。我決不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司馬遷說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我要更好地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孫月才遷滬一定要掌握毛澤東思想。一定的，一定的！我要比過去十倍百倍地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

她們還諄諄告誡：「階級鬥爭是到處存在的，不要以為你的教研組都是老同事，就十分『光明磊落』甚麼都告訴人家。該相信的人就該相信，不該相信的人就別『推心置腹』地統統都說。」（殷愛娥）

羅勝回顧了我們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保衛「新北大」的戰鬥經歷，說：「今後，你遇到甚麼問題時，我想，第一要好好學毛著，找答案，其次，你也可以想想這段戰鬥經歷吧！它能激發你對毛主席的無比濃厚的感情，鼓舞你為毛主席而頑強地戰鬥下去！」

同志們給我的信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都是充滿着戰鬥的激情的，這於我都是一堂極好的政治課。它鼓舞我勇往直前，勇敢地戰鬥下去。我要永遠保存這些信件，讓它們成為我前進的動力之一。

親愛的戰友們，讓我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下，挺起胸膛，向着偉大的目標，勇敢地前進吧！奮勇地戰鬥吧！

1月26日 星期日

幹革命心腸要硬，犯了錯誤不要緊，只要吸取教訓，更好地幹！我是一切憑感情，這是不好的，但我也是一團烈火，這團烈火是撲不滅的，因為這有毛澤東思想的火種。

在晚上的家庭學習班上，阿當談了一星期來的思想、學習工作情況，有所進步，我要努力用毛澤東思想來教育他，同時，我有甚麼錯誤缺點，都允許他批評。

1月27日 星期一

晚，開全院教職工大會，院革委會負責人就加強組織紀律講了話，這個講話很及時，也很有水準。我們的組織紀律實在鬆散。組織紀律不僅僅是行動問題，首先是一個思想問題。要好好學習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

工宣隊要我參加籌備連裏的政宣組，我無經驗，可以提些意見，但我不想組裏工作。我還是從頭做起，從頭學起。

下午4點，工宣隊召集教研組負責人研究下一步工作，也叫我參加了，我沒有講甚麼。

要用階級觀點來看社會現象，也要用階級觀點來分析自己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以及更好地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

一定要謙虛謹慎，全心全意地幹革命。要老老實實地服從工宣隊的領導。

1月28日 星期二

昨晚的大會主要意思是反對無政府主義，加強組織紀律。這個問題提得好，重要的是要從思想深處解決問題。列寧講：「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觀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的個人主義理

論，他們的個人主義理想是與社會主義直接對立的。……他們那種否認政治鬥爭的策略會分裂無產者，實際上把無產者變成消極參加某種資產階級政治的人。」

「個人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整個世界觀的基礎。」

「無政府主義是絕望的產物。它是失常的知識分子或流氓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無產者的心理狀態。」

我從北京來，在北京的高校中無政府主義本來是比較厲害的，再加上我的個人主義。因此到化工以後，整個思想精神狀態並不是如劉林所說很好，而是很糟糕。我很懷念北京，特別是當我一個人的時候，因此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當前的鬥批改的運動中去，的確想早點鬥、批、走。但這個鬥、批、走，並不是毛主席的鬥、批、走，而是反映了我不健康的精神狀態，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作怪。儘管我一點也不絕望。

無政府主義是「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對立物。因此無政府主義就是敵人。

下午，連部政工組開會，研究如何搞大批判。工宣隊同志叫我在政宣組工作，咱教研組的工人師傅叫我籌備完以後，回教研組。我是一定要回來的，但王延林（教研組頭頭）說，工宣隊叫我當頭，那是一定不幹的。我不合適，一千個不合適，我得從頭幹起，從頭學起。

收北大小易信，滿紙荒唐言，一套腐朽的資產階級戀愛觀，已經落後了一個世紀。

1月31日 星期五

市革會文教戰線工宣隊政工會議於28日閉幕，今天下午傳達了這個會議的精神。

上午，工宣隊連部召集班長開會，強調政工組的重要性，呂佛寶同志在會上宣佈我長期在政工組工作。我表示一切服從工宣隊的領導，但我耳有病，能力差。中午呂佛寶同志問我有何意見，我說我原先是希望在教研組參加運動，因為我對化工運動不瞭解，我

在文化革命中一直當頭，現在應從最基本的做起，補補課，另外我在北大有錯誤是否合適。呂佛寶同志說，因為我連政工工作最差，須要加強，我是否合適他們會考慮，並說在文化革命中誰不犯點錯誤。呂師傅還對我說，不知誰放的空氣，現在我回化工人家都知道了，說我在這裏「很有名氣」。我說這很不合適。呂師傅並說我來化工至今他有一點不滿意，即對教研組另一派革命群眾組織「新化工」沒有甚麼接觸，應該多多接觸，我表示接受他的意見。老呂還介紹了一些同志的情況。

《翠柏詠》

昨夜大雪，早起滿天皆白，唯有翠柏青蔥挺立於嚴寒之中，此景令我想起劉慧芬同志贈我的柏枝片。

索句一首：

鬱鬱翠柏枝，
 平凡而莊嚴。
 有朋寄自北，
 採自中南海。
 物輕情意重，
 令人多思念。
 深深思領袖，
 心潮已澎湃。
 耿耿於北京，
 追憶烽火天。
 懷我戰時友，
 何時再相見？

鬱鬱翠柏枝，
 平凡而莊嚴。
 翠柏能高下，
 平地與山巔。
 也不論地區，
 北方又南天。

翠柏喜嚴寒，
挺立暴風雪。
永保青翠色，
幹直復心堅。
誓學翠柏志，
歡笑迎風雷。

最近，我聽到不少說我的好話。有些是當着我面說的，有些是背後說的，有會上的也有會後的。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有些則是討人厭的奉承話。我根本不喜歡這一套，但是有一些話我把它看作是同志們對我的希望，因此我應更嚴格地要求自己。在下放之前，我要把全副精力都放到學習毛著和化工的運動中去，盡我的力量把我應做的工作做好。並且為教研組的思想革命化而努力。教研組的思想狀態相當複雜，但這正說明我有許多工作要做。

2月7日 星期五

接劉慧芬信，北大最近是在一片鑼鼓聲中度過的，全校除哲學系外都成立了基層革委會。

2月12日 星期三

接代軍信，姆媽、小孩身體不好，很掛念。鍾宏在去過我家，說我太老實，組織能力較差，當第一把手是不適合的。這個看法是對的，搞階級鬥爭不能太老實。我的耳朵不好大大影響了我的工作，談不上有甚麼組織能力。如果我的耳朵好的話，我會是另一個樣。

多觀察、多思考，不要看到一點就亂說。每天考慮的應該是為人民做了多少事，思想上有多少收穫，而不是吃、穿、享受。應該做一個高尚的人，不要做一個低級趣味的人。不要幻想將來，要正視現在，沒有現在便不可能有將來。美好的共產主義是我們奮鬥的目標，但沒有踏踏實實的現在，共產主義便是一句空話。

2月14日 星期五

收到炳泉、孫惠軍²信各一封。炳泉託鍾宏在捎來夜明毛主席塑像一個，作為紀念。孫惠軍在祖國的大西北，戰鬥得正歡。

下午，與駐教研組工宣隊負責人呂佛寶談教研組情況。老呂說運動結束時，我可以好好打一張入黨報告，我說我離黨員標準很遠，但我一定努力爭取，做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是我最大的志願。

晚，雷雄來訪，他在文化革命後期有錯誤，遭系裏批判，現在解放。我對他談這樣幾點：

一、有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好了，不要背包袱。在革命的道路上犯些錯誤是難免的，關鍵是對待錯誤的態度。

二、要學習好主席著作，學一點用一點。特別是主席的辯證法，對於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都是有力的武器。學習主席著作主要是學習主席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運用主席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現實問題，這樣便永遠感到新鮮。

三、有人把你看扁，那是別人不對，你自己首先不要喪失自信。所謂「看破紅塵」，這是知識分子動搖性，沒落感的表現。如果一定要看破紅塵，看破的是資產階級的紅塵，無產階級永遠是戰鬥的，朝氣勃勃的，無紅塵可破。

四、精神上有負擔等等，都是私字當頭，如果狠鬥私心，負擔便沒有了。

五、對別人的錯誤不能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應該採取幫助的態度，我們的一切言行都應該對革命有利。

六、毛主席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無產階級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林彪同志說：「生活就是鬥爭。」我們要用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那就甚麼也不怕了。

七、別人對你的批判是對的，如果抱抵觸的態度就危險了，看事物一定要看主流，把支流當主流便要迷失方向。你對自己要有嚴格的要求。

談到12點一刻。

雷說我對他的談話對他啓發很大，說這裏的老師並不是這樣看。我想這裏的老師大都是這樣看，他是抱偏見了。

2月16日 星期日

今天是1969年農曆除夕，可記兩事：

中飯時，阿當嘻皮笑臉學我奶奶臨死時拿着一碗飯叫我們去吃的悲慘情景，把我惹火了。我勸告他，他還不服氣，被我打了。我不應該打他，應多做思想工作。後來他問我：「你的共產主義是甚麼？」我說：我的共產主義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但我打了他於心不忍，在學習班裏是應該向他道歉的。這也暴露了我欺侮弱小，不會做思想工作的一面。

晚上，電二有人來說，叫給孫月潮送菜去！我和阿當兩人去送了，一碗肉，半瓶酒。祝親愛的哥新年健康快樂。

我對媽媽講：我在革命過程中犯有錯誤，決不後悔，要更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革命到底。

2月17日 星期一

今天是春節。媽與當夫又去給大哥送菜。我在大哥要的兩本毛著上面，寫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兩句話：「無產階級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生活就是鬥爭。」

媽回來後說，兩本毛著不讓送進去。因為我錄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話，一本《支部生活》也不讓送，因為是中央關於清華大學工宣隊的報告的批示和報告內容。

2月18日 星期二

老下雨，我的心是在北方了，嚮往那永遠不落的金色的太陽。幾年前，我還欣賞「杏花春雨江南」，現在再也無這種心情了，而且永遠不可能有這種心情，現在嚮往的是「駿馬秋風冀北」。是戰鬥的沙場！

昨天，樓下的老張說，徐景賢、王承龍在傳達清華那個報告時說，上海運動在這方面與北京相差很遠，上海有些形「左」實右。如果真是這樣講的話，我是完全同意的，對，形「左」而實右！

2月19日 星期三

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性，學問是次要的。沒有革命鬥爭性，一切學問都是空談，都是廢物，都將隨着個人的死亡而腐朽。

方向要明確堅定，為了達到目的，便要講究策略、方法。

在我們這個時代，看書是為了鬥爭，為了從歷史和現實中吸取教訓，更好地參加鬥爭，為了消遣而讀書已經不存在了。任何階級讀書都不是單純地消遣，都有一個政治目的。無產階級是為了推翻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為鞏固和強化資產階級專政。

春節假期間和母親下象棋，母親年紀大，但下棋還是不錯，從下棋中也可看出一個人的品質和思想。我的思路不細密，比較糙，這是我輸棋的一個原因。其次是沒有全局觀點，常有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下棋也要懂辯證法，也可以學習辯證法。

2月20日 星期四

早晨來校，接北大劉慧芬信（2·12發），說全校各系都已成立革委會。並寄來松枝和竹片，都是從中南海採來的。還提出一些問題和我討論，如知識分子再教育、人與人的關係問題等等。劉慧芬講「用自己的眼睛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帶着問題學毛選最現實」。這句話講得很對，當前要讀的書，就是讀毛選，再用毛澤東思想來讀世間這部活書，這樣才能解決問題——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改造客觀世界。

2月22日 星期六

下午為連部制定下周學習毛著計劃，主要是主席關於知識問題

的論述。教研組的精神狀態很糟，我要進一步摸情況，轟它一炮。我永遠是一個戰鬥的、革命的樂觀主義者。

下午回家，母親拿給我看代軍正月初一給我的信。信上說，當她要給我寫信時，今今問她：「媽媽，你是不是要給爸爸寫信啊！」代軍說是的，今今便說：「媽媽，你告訴爸爸，今今和弟弟想念爸爸。」並說過年了，今今吃東西時總沒有把我忘了，要留一份給我的。代軍說，是啊，過年了，在孩子的心目中，爸爸應該回家了。哪知爸爸遠在千里之外呢！看到這裏，我流下了熱淚……

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為二連戰報寫雜文一篇《大衝大殺與注意政策》，署名戰火紅。設了一個革命造反派論壇，專寫這種小文章。

天氣很不好，老是陰天和雨天。這更使我懷念北京。北京啊！不落的太陽！

早晨從25路至南京路外灘的路上看到一條大標語：「歷史將宣判革命造反派無罪！」我想一定是哪個老大難單位貼出來的。

晚上，我對呂師傅講，我懷念北京。呂師傅說，你在北京是幹革命，在上海也是幹革命，只要幹革命都好。呂師傅是對的。看到呂師傅總感到異常的親切。他說要向我學習很多東西。其實是應該反過來的，我應該向呂師傅學習許多東西。

2月25日 星期二，雪天

親愛的媽媽，是那麼節儉、勤勞，有許多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我應該好好向媽媽學習。但我有時把媽媽的節儉看成是缺點，如用水，用煤氣，總說不要太節約。我有時比較暴躁，今後要改過。

2月26日 星期三

為戰報寫評論一篇：《一堂生動的政策教育課》，是評昨天下午的寬嚴大會的。

2月28日 星期五

收到阿毅從臨浦來的信。說由於他的再三要求，領導上已批准他回原籍插隊勞動。這是一個好消息。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大有作為的。我相信他一定會在新的崗位上作出成績。

我一定要到工農中去滾，才能為人民做一些事情，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3月3日 星期一

接小劉信，並寄毛主席像章一枚，是贈給我母親的。還有她幼時照片一張。談了北京的形勢和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體會。

下午，遊行示威，抗議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武裝侵略中國領土。這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真面目的大暴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槍炮所阻擋不了的。

3月4日 星期二

接代軍信，她情緒不太好，要給她做思想工作。

晚上，大會聲討新沙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

為戰報寫《解放不解放是一個樣麼？》

一個革命者應該有寬大的胸懷，決不計較小事，但卻有不達目標不罷休的不屈不撓精神。

3月5日 星期三

「恩格斯對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這樣寫過：『這是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進步的革命，是一個需要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熱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藝上和學識廣博上的巨人的時代。』在中國，正在展開着一個比歐洲文藝復興更偉大的不可比擬的新時代。處在中國這樣大變革的時代，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熱情奔湧，才思橫溢。這正是廣大群眾源源不絕地湧出自己創造力的偉大時代。毛澤東旗幟給了我們以明確的堅定的方向，給了我們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力量。讓我們在這個偉大的旗幟下，充當前進的戰士，為人民的幸福，為偉大的共產主義的明天，而努力奮鬥！」

這是伯達同志在北京大學慶祝黨成立37周年大會上的講演中的最後一段話。這段話對於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來說，是更合適了。過去由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影響，走了許多彎路，因而非常羨慕現在十七八歲的青少年，他們比我幸運得多。

下午，示威遊行至徐家滙。

因為今天早晨4點半即要起來去工廠勞動，因此昨晚徹夜失眠，弄得感冒頭痛，睡不着就想蘇修侵略中國的事，對社會帝國主義的本質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三、初到上海受信任

3月7日 星期五

我們馬列主義教研組的同志普遍地想改行，不想搞政治了，認為政治理論危險。這種看法反映了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我是已經狠下死心，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到底，不管在甚麼崗位上都要搞，不管是耳朵聾了眼睛瞎了也要搞。毛主席教導我們：「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

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又說：「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我們的任務是艱巨而光榮，為甚麼不勇敢地投入戰鬥？

不要做庸人，要做戰士！

革命的烈火萬歲！

政宣組的老樓要學習辯證法，向我借學習辯證法的輔導讀物。他錯了。毛主席的著作是辯證法的最好的教科書，特別是《矛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學習辯證法的最好機會，但要善於思考問題。一切輔助讀物都是胡說八道，但陳伯達同志的例外。

讀伏契克的《戰鬥的包惹納·聶姆措娃》。聶是十九世紀中葉捷克的女作家，是現代捷克散文的奠基者。但她是從底層中來的一個叛逆的反抗者。她衝破了小市民的俗套，進行文學的革新運動，作者稱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富有創造力的婦女」。聶追求婦女的解放，她在致丈夫的信中這樣寫道：「誰要不和社會畜群一起只向食槽衝去，他就要被釘在十字架上。每一個這樣的人都要成為殉道者。但是作為一個殉道者，卻遠勝過作一個好吃懶做、不知究竟為甚麼而活着的廢物。」伏契克在文章最後熱情地讚揚：「包惹納·聶姆措娃，這不僅是一個有所嚮往的人，她有一顆永遠充滿願望的心靈，這不僅是一個值得後來惋惜——當然這種惋惜是沒有用的——的殉難者，而且這也是一個英勇的人——一個有着起義者底美好心靈和戰士命運的婦女。」

我敬佩一切反對舊事物、為新事物鳴鑼開道的人物，特別尊敬這樣的女性，因為她們在舊社會裏是最受壓迫的人。

江青同志³是一個傑出的女性，她不僅替中國婦女爭了一口氣，也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婦女爭了一口氣。

讓舊的進入墳墓吧，我們舉起雙手迎接朝陽初昇般的新事物。

當高爾基談到他與頹廢派安得烈夫的差別時這樣寫：「對人，對思想的源泉，以及對思想的熔爐，我們兩人的見解不能妥協地對立着……在我看來，人總是勝利者，甚至受到致命的創傷，甚至快要

死去。他渴望瞭解自己，瞭解自然，這一種抱負是光榮的，雖然他的生活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然而他逐漸擴張生活的境界，用他的思想創造聰明的科學和奇妙的藝術。我認為我愛人類是誠懇的，是事實上的表現，我愛現在和我在生活上工作上最親近的人，我也愛在不遠的將來出現的聰明的、仁慈的和堅強的人。在安得烈夫看來，人是精神上的乞丐，是本能和智力之間的不能妥協的矛盾造成的，他永遠沒有獲得任何內在和諧的希望。他的作品是『虛無之虛無』紛擾和自欺，最重要的是：他是死亡的奴隸，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帶着鐐銬走過的。」

對，人總是勝利者，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總是勝利者！革命的樂觀主義就是建立在這個基本點上，即使是受到致命的創傷，甚至快要死去，革命者也不喪失對未來的信心，革命者鄙視失敗，鄙視死亡，個人會死的，整個人類是不死的。革命事業是後繼有人的。

我永遠是積極向上的，即使臨到死亡。我的思想也永遠和前進中的革命群眾同呼吸的。

「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真正領導者，是在階級鬥爭的火焰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而鍛煉出來的。

只有革命的感情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懂得怎樣掌握革命理論的武器。

只懂得理論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具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性的堅強人物。

只懂得應該做甚麼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具有把應該做的事做出來的勇氣。我們必須始終甘願不惜作任何犧牲從事於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工作。

我們必須能夠把我們個人的整個生命從屬於無產階級的利益。」

——季米特洛夫

晚上，工宣隊召集部分同志座談整黨問題。會後，谷師傅找我談。谷師傅認為我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革命知識分子，並說，我入黨是有條件的。加入毛主席的黨，是我生平的志願，我願

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裏，更好地進行鬥爭，為解放全世界尚在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貢獻出我的一切。但我深知自己的條件離黨的要求很遠，因此目前應該加緊思想改造，爭取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3月12日 星期三

昨晚鍾宏在來校訪我。他是從江西返北京專門來上海看我的。晚上，我向他介紹了目前的情況。今晨鍾與我一起去榆林路家。他給我帶來了一個寶貴的禮物。由萬陵德、羅勝、殷愛娥三人綉了一張毛主席在年青時候的像，下面有一句主席詩詞：「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並綉上「六月天兵」印章一個。

親愛的同志們，你們那盛情的革命友誼我是領會的，我怎能忘記與你們一起在戰鬥中度過的那烽火連天的歲月。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我豈能在征途中從此罷休。

我又怎麼能滿足過去一點小小的成績。無產階級革命派珍惜過去的戰鬥歷程，立足於戰鬥的現實，矚目於光輝的未來。義無反顧，永往直前。同志的、革命的、戰鬥的友誼，永遠是我前進的動力之一。

此外尚有夜明主席塑像一座（炳泉送），主席紀念章數枚。我對鍾講，我要更好地學毛著更好地幹革命，戰鬥到底，死而後已。要使自己的思想深刻化，必須破私立公，必須掌握階級分析法，必須掌握對立統一規律。晚飯後鍾去交大，決定明天早晨6點乘車北返。

3月15日 星期五

晚上8點，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紅旗》雜誌社論〈關於總結經驗〉。社論傳達了毛主席的新指示：要認真總結經驗。到一個單位去瞭解情況，要瞭解運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後來怎樣，現在怎樣，群眾是怎麼搞的，領導是怎麼搞的。發生過一些甚麼矛盾和鬥爭，這些矛盾後來發生了甚麼變化，人們的認識有甚麼發展，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3月16日 星期日

下午，殷愛娥的兩個妹妹殷駿、殷驊帶着小殷給我的信（附在給她妹妹的信中的）來我家，原來兩個妹妹即將赴滇插隊落戶，叫我給她們做點思想工作，鼓勵鼓勵他們。但是當我與她們談話時，伯驊卻在旁邊大拆其台，唱反調。總的說來，她們的情緒是很好的。臨走時我送給他們毛主席彩色畫冊及詩詞手稿一冊，和一本毛著選讀。

年輕的雄鷹，展翅飛翔吧！

3月17日 星期一

為戰報寫《用總結經驗的辦法幫助幹部》。

3月19日 星期三

接殷驊、殷駿來信，她們叫我哥哥了，她們決心去雲南安家落戶幹革命！

3月20日 星期四

接代軍信，並有向今給我一信，這是小鬼第一次給我寫信。說她想奶奶，叫奶奶到北京去，並說她和弟弟想爸爸。

3月21日 星期五

認真學習，默默思索，嚴肅戰鬥，歡樂生活。戰鬥是嚴肅的，不嚴肅必歸於失敗！當別人在發空論時，你就應該去探索新思想。在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常閃現光輝燦爛的思想的火花，我應該去捕捉它！提煉它！讓它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然後你再把這滿腔鮮血貢獻給革命！

3月25日 星期二

在全世界，最偉大的革命家是毛主席、馬克思、列寧。有一些力主反抗的人卻看不到這點。反抗是有階級性的，我們應該反抗的

首先是舊社會，是剝削階級，以及一切走向死亡的舊事物。歷史上一切與腐朽事物抗爭的人物都值得讚美。馬克思、列寧、毛主席要消滅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個社會制度。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制度。他們最值得人們去讚美。因此，凡是對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實際上是要恢復舊制度、恢復舊事物。

反抗是有階級性的，有從左面來的反抗，也有從右面來的反抗，我們要善於識別和擊破以「左」的面貌出現的、從右面來的反抗。看一個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主要看他的行動、思想，而不是嘴巴，大話決不是革命者而是吹牛家。一個人的言論是否有道理，決不是看他是否激烈，而是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我們要坦率，但不要魯莽。流氓決不坦率！流氓更不是革命者！

3月27日 星期四

接劉慧芬信，告訴我兩個好消息。一、8341部隊於星期一開進北大。可見毛主席對於北大的希望。二、聶當選了九大代表。這是中央的意見。認為聶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是造反派，與二月逆流毫無聯繫，沒有後台，反王、關、戚，儘管也有錯誤，但功大於過。

我知道聶被當選九大代表，久久不能平靜，浮想聯翩，不能自己……

4月1日 星期二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天在北京隆重開幕了。這是全國人民的大喜事，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大喜事！

晚9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大會是在今天下午5點開幕的。毛主席主持了大會並作了極其重要的講話，林副主席作了政治報告。林彪同志的報告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黨的戰鬥任務。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主席團有176名，其中有聶元梓同志。

4月2日 星期三

昨晚，趕出戰報，一直到今晨2點半。今天下午，去市內遊行，歡呼黨的九大的召開。

晚上參加教研組座談會。

接劉慧芬同志寄來的《林副主席語錄》一本，很好。

4月3日 星期四

接同華，施雪華（一位已沒有印象的北大女同學）及代軍信。給施、代軍回信。

重讀郭沫若抗戰回憶錄《洪波曲》第十六章第五節「張曙父女之死」，其中有一段：「有一天中午，張曙回家吃中飯，據說和他的夫人周節女士有點意見上的齟齬。一家人正開始吃飯，警報來了。夫人跑到附近的城門洞口去逃避，張曙和他一位三歲的幼女卻沒有出去。警報解除後，父女兩人被炸死在花園裏。女兒抱在父親的手裏已經血肉模糊，父親的腦袋被炸成了一個空殼。周節回家，看見這樣的光景，立地暈倒了。蘇醒轉來，一時神經失常，見了任何人都喊『張曙』。而又不斷地唱着張曙所譜的《洪波曲》。」

讀到這裏，我熱淚縱橫，民族仇燃到胸口。張曙的《大刀進行曲》我在上小學前就會唱了（從大哥那時聽來的，但我不知是張曙作的，那壯烈的歌聲把我幼小的靈魂都震動了），直到現在那音響還沒有磨滅，原來那歌曲的作者死得如此悲慘。（孫按：《大刀進行曲》詞、曲均為麥新所作，當時「日記」有誤。）

4月6日 星期日

1937年華北事變不久，郭沫若自日本偷偷回國。他寫道：「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吃煙，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爭；但鍛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鬥者的體魄，受戒僧的清規。」

「我在心中高呼千萬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為鑒證：金石可鑿，此志難渝。」「自己是很清明的，並沒有發狂。」

郭老後來到底有否開戒，從其《洪波曲》中就知道，他是喝得來酩酊爛醉，真正地發狂。這卻不去管他。我覺得要革命必須有一副強健的體魄，這倒是事實。目前國際形勢是緊張的，我們準備大打、早打。為了革命，我一定要好好練身體。不吃酒，不吃煙，於我是容易的，我希望不要像郭老那樣吹牛，做到真正的清明不發狂！

郭老我還是很佩服他的，他愛國，他愛毛主席，愛共產黨。

4月7日 星期一

中午，政宣組的同志與即將回工廠抓革命促生產的工宣隊員合影數張。下午，送他們返廠（閔行）。寧師傅走了，他的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學習的。

有人說，外國哲學史還是要搞的，意思是我還可以搞搞的。我們幹嘛要去搞那些老古董呢？我們這個時代是人類最偉大的時代，千百年後，也是光輝燦爛的。在這樣光輝燦爛的時代去搞那些外國的老古董，真會變成行屍走肉。

4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聽總理在「九大」的報告（傳達）。總理講到國內外形勢問題，講了五個方面。總的是，一切為了備戰！這個世界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只有戰爭才能改造。造了那麼多武器，難道能自行毀滅嗎？不能，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徹底毀滅，那時才有世界大同。

我的根據是主席思想：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

「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革命戰爭改造社會，改造文化，改造人類。「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

下午，批判徐定中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他說他對群眾運動態度所以是錯誤的是由於中了劉少奇的「群眾落後論」的毒。這是對的，但遠遠不夠。本質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

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就是對待革命的態度。革命就是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革命如何進行？革命又如何成功？一切思想保守的人對群眾運動都不可能持正確的態度。對群眾運動採取甚麼態度是無產階級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根本分水嶺。

4月9日 星期三

「國際共產主義發展的歷史證明，每當出現一個偉大的天才領袖，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同時也必然會出現一個傑出的天才的偉大的政治家，作為他最親密的戰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幫助世界無產階級認識自己的偉大天才領袖，闡明和捍衛他的思想，繼承和發展他的事業。

「十九世紀無產階級天才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起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當時作為馬克思的親密戰友的恩格斯，自和馬克思認識的那天起，就非常敏銳地認識到馬克思的天才。恩格斯在談到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時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個天才，我們至多是些能者。』

「為了使馬克思的天才得以發揮，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恩格斯用盡了畢生的精力。在反動勢力的迫害下，恩格斯為了替無產階級保全自己的領袖，承擔了最大的自我犧牲，讓馬克思專心致志地寫《資本論》。他同馬克思並肩作戰，堅決粉碎了陰謀家巴枯寧以及拉薩爾、普魯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倡狂進攻。

「二十世紀初葉的偉大天才是列寧，列寧徹底粉碎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義，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問題，解決了在一個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列寧主義階段。同列寧一起並肩戰鬥的最親密戰友是斯大林。斯大林用很大精

力維護列寧和列寧主義的革命權威。斯大林稱列寧是『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力量，最有鍛煉的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粉碎了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對列寧主義的倡狂進攻，領導批判了反辯證唯物主義的德波林學派，捍衛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斯大林沒有接班人，結果蘇聯變修了。

「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一系列問題，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作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副主席，全面正確科學地評價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捍衛了毛主席的最高領袖地位，領導和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運動，開創了工農兵直接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新紀元，為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全中國，插遍全世界，作出了極為光輝的貢獻。」⁴

我們隊伍中的有些糊塗蟲對這樣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很不理解。甚至無形中上了壞人的當。這樣是不是「個人崇拜」啊？我們說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值得我們崇拜。因為老人家最正確。如果你不崇拜毛主席，那你必定要崇拜其他某一個人。如果你甚麼人也不崇拜，就是崇拜你自己。瞭解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關係、斯大林對列寧的關係，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林彪同志對毛主席的關係，我們也能理解為甚麼就要大力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了。只憑不宣傳毛澤東思想這麼一點，就該大批判。他的用意是叫毛澤東思想斷代。我們國家以後的領導人，如果誰不宣傳毛澤東思想，就罷他的官。要在戰鬥中學習，在戰鬥中捍衛毛澤東思想。要有信心，50歲以下還是年輕人呢。

4月10日 星期四

接羅勝信，並寄來總理的重要講話（在「九大」的報告）以及駐北大8341部隊楊政委的講話（關於聶元梓當選九大代表問題）。羅勝、殷愛娥等把我在北大的情況也向8341部隊反映了，並建議我給8341部隊寫一個材料。我正在考慮。

新北大，毛主席的新北大，我與您已血肉相連，如今分開了，怎叫人不想念！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總是勝利者，他將勝利在嚴肅的戰鬥中！

4月14日 星期一

接北大成英信，說駐校工宣隊犯了很多原則性的錯誤，指導思想有問題，主要是擴大了打擊面，否定了北大兩條路線鬥爭，否定了群眾運動。目前正在8341部隊領導下，發動群眾提意見。對！北大的工宣隊指導思想的確有問題，某些負責人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但應肯定，北大工宣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成英是揮淚寫成此信的。我是含淚讀畢的。

晚聽廣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公報》說，14日全體會議上，偉大領袖毛主席作了極其重要鼓舞人心的講話，林彪同志作了講話。大會通過了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新黨章。15日起，進入第三個議程：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

4月15日 星期二

《公報》在各報發表了！

《公報》說：「只有懂得黨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偉大，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

不懂得歷史也不能很好地懂得現在。對我們偉大的黨的歷史要加強研究。目前還沒有一本以毛澤東思想統帥的中共黨史，那也沒有關係，雄文「四卷」便是最好的黨史。

4月16日 星期三

教研組討論公報的會上，同志們普遍反映我們教研組毛著學習

很差勁。有人說，孫月才精神狀態好，因為他毛著學習抓得緊。我覺得談不上抓得緊，但確是有所進步。

下午，全連開會。連長說，今天上午，在保健科的廁所裏發現一張反動標語，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我們歡慶「九大」的時候，我們決不能放鬆警惕。階級敵人總是不會甘心死亡的，但他也終會落入人民的法網。⁵

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值得我很好地加以總結。目前事情較多，心緒較亂，似無法總結，但我是一定要總結的。文化革命使我的世界觀發生很大的變化，把個人的命運與革命的命運緊密結合起來了。可以這樣說，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樹立了革命觀點。是的，我樹立了革命觀點！

4月18日 星期五

下午，全連開會，幹部檢查。大部分同志都沒有聽，不感興趣。原因有二：其一是，我們的工作沒有趕上去，這些幹部沒有經過嚴格的批判，一直拖到現在，目前應該把工作抓起來了。其二是我們頭腦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在起作用。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權威」和「紀律」的觀點。革命是最有權威的東西，因此革命者也就是最有權威的人。但是革命者必須對革命忠誠，具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精神。他還必須與廣大革命群眾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政治領導的正確與策略的正確，只有這樣的革命者才是有權威的革命者。權威是在嚴肅的戰鬥中獲得的，因此它也要求一直保持嚴肅才能不失為權威。

「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沒有權威，革命就要失敗。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一個革命者在任何情況下總是在磨煉自己，好隨時殺將出去。

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對革命也決不動搖，決不考慮與革命無關的事。目前有些會是越開越空虛，特別是對我這個聾子來說是這樣。但即便如此，我也要認真對待，決不看閑書，看閑書是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北京，想想新北大！毛主席的新北大，我戰鬥過的新北大！有我親密戰友的新北大！

4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回校，接北大小劉、小岳來信，詳告了我北大情況。北大工宣隊錯誤很大很多，「對抗毛主席，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東語系的群眾也把我的問題提出來了。

還收到殷駿、殷驊來信，她們一塊去雲南了。

我在醞釀如何給 8341 部隊去一封信。

下午，給駐北大 8341 支左部隊一信，要求把我的問題徹底審理清楚，儘管北大工宣隊在我的問題上是有錯誤的，但我並不因此否定我在文化革命中的錯誤，更不因此否定北大工宣隊的大方向（某些人是根本否定了它的大方向）。這是新生事物在前進中的錯誤，是由於沒有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沒有經驗，否定北大是路線鬥爭所造成的。我們要愛護這一新生事物。工人階級的絕對領導權，決不能動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偉大創舉決不能被否定！我們一定要維護它的革命權威！

岳來信中說，北大許多同學在 8341 部隊進來之前異常消極。這種政治態度是不對的。來上海後，我常常感到革命者要很好地珍視自己的政治生命，珍視自己的革命經歷。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不是毛澤東時代革命青年應有的態度。

4月25日 星期五

昨晚 12 點，鑼鼓震天響，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了！

今晨看到公報。

大會是在 4 月 24 日下午勝利閉幕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出席了大會。林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會。24 日全體會議上選出了中央委員和 170 名候補委員。聶元梓是候補委員，我很高興。這是紅衛兵的光榮。這是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光榮。

公報說：

「大會認為，應當進一步在全國開展一個偉大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認真學習毛主席在大會期間所作的多次極其重要的講話。認真學習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認真學習中國共產黨章程。學習48年以來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經驗。通過學習，明確形勢、任務和政策，進一步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肅清其餘毒，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是實現大會提出各項任務，奪取更大勝利的根本保證。

「大會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繼續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把上層建築包括教育、文藝、新聞、衛生等各個文化領域中的革命進行到底。完成林副主席政治報告中提出的鬥、批、改的各項任務。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有步驟地、深入細緻地、踏踏實實地完成這些任務。要具體分析各地的情況，注意到運動發展的不平衡，訂出必要的規劃，在全國範圍內完成鬥、批、改各個階級的任務。

「大會號召全黨、全軍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要牢記毛主席關於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教導，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鞏固工農聯盟，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共同對敵。要注意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動向，同妄圖復辟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鬥爭，同違反毛主席政策的『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作鬥爭，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各種表現作鬥爭。

「大會要求全黨同志和各級革命委員會，認真執行群眾路線，堅持毛主席倡導的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用一分為二的唯物辯證法，去分析矛盾，解決矛盾。要善於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恰當地處理不同性質的矛盾。在解決問題的時候，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注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也要注意

到可能掩蓋着的另一種傾向；必須充分地看到和抓緊主流方面，同時逐一解決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各級領導同志要瞭解全局，抓好典型，總結經驗，掌握動向，把工作做深做細，克服一般化。在勝利的形勢下，同志們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警惕資產階級腐蝕、分裂我們黨和革命隊伍。」

4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黃發來訪，談電二造反派為貫徹、落實毛主席的政策正在進行鬥爭。去張棠家。張談：敵特名單材料根本不是檔案，是名單彙集，是根據其自己交代解放前所參加組織彙集起來的，文化革命中都已揪出，早已不是保密的事。搞這個東西目的是讓孫月潮提高階級鬥爭觀念（因為康正勤批評他階級鬥爭觀念不強），上報王洪文是想讓他瞭解電二為甚麼是老大難的原因、電二的複雜性。

4月28日 星期一

林彪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今天發表。晚上收聽新黨章。10點，廣播九屆一中全體會議新聞公報。4月28日下午舉行了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偉大領袖毛主席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副統帥當選為副主席。「九大」勝利閉幕了。鬥爭還是持久的，激烈的，要警惕「不見得」派的抬頭。「九大」把在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提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去。如王洪文、陳敢鋒、尉鳳英等都成為「九大」代表，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些新生力量的大膽使用，保證我們黨能永遠朝氣蓬勃向前發展。使用的標準是看他是否緊跟毛主席，凡是反對毛主席不緊跟毛主席的人，不管原來地位多高，官做得多大，統統打下去。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態度是鑒別好人壞人的唯一標準。

5月2日 星期五

整理舊書時，發現母親的農會會員證，上填成分貧農，這是一個寶貝，造謠總要得到可恥的下場。母親說，我從生出那天起便受苦，接着便逃難！那民族仇，階級苦啊！如何能忘記！

5月3日 星期六

學習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一定要學深學透。

5月4日 星期日

同志們常常說我，為甚麼一月革命時，不到化工來放把火。我的回答是主席6月1日就放了，為甚麼沒有看到。學習林副主席報告，叫我就文化革命所受的鍛煉、收穫作個典型發言。我不能作。事情很複雜，沒有頭緒，而且我出言不遜還會得罪一些人的。我不講，但我一定好好學習這個報告，堅決做到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抓緊落實。不要作空洞的議論，要把自己擺進去，才解決問題。學習第二部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我感慨萬千。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

報告提到北大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提到紅衛兵運動，提到一月革命，提到反逆流鬥爭，提到1967年夏季、1968年春季的兩次翻案風。這都是與我的政治生命休戚相關的啊！

難道事情就讓它這樣過去了麼？不！不！決不！我要鬥爭到底！有毛主席在事情總會弄清楚。鬥吧，為真理而犧牲也是光榮的！

不要苟且偷生！要在鬥爭中贏得光輝燦爛的生命！

不在戰鬥中滅亡，便在戰鬥中勝利！

5月7日 星期三

林副主席在政治報告中講到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階段，我都主動捲到旋渦中去了。我的體驗的確是較深刻的，要好好總結，才能有所提高。

5月8日 星期四

接小劉信，贈我主席紀念章一枚，要送我一塊錶，我當然不能接受。教研組的同志一直叫我好好談談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我實在是不敢講，但這被說成是貪污「革命經驗」。我想不談會說我架子大，談又怕談不清楚。今天小劉信中又講我過去如何認真學習主席著作等，說如果現在能一起學習林副主席報告多好，並說希望我能寫點心得。我想她那種說法實在有點誇大，當作是一種希望吧，我也就在這種希望下談了。

我簡單地談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經歷的過程，然後談了三個收穫：一、樹立了革命觀點；二、群眾觀點的重要性；三、文化大革命是學習辯證法的最好場所。並談了昨天發生的張副團長對教研組作了不符合事實的批評的看法，希望從維護工宣隊的權威，從大局考慮不要有議論有情緒了。

我的發言很粗淺，想不到大家還很滿意，說我算是經歷了大風大浪了，是見了世面了，發言對他們啓發很大。我很慚愧，我來化工以後沒有立新功，對自己的要求是放鬆了，無產階級革命派不能光回顧過去，要繼往開來。

下午「紅哨兵」把我今天的發言評比為學習林副主席政治報告的標兵。有四好：一、學習態度認真；二、把自己擺進去；三、謙虛；四、聯繫當前實際解決問題。這都是誇大的。

代軍來信，引了兩條語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代軍引得全對，是切中要害的。她被選為班長，希望她好好幹，做好這個班長工作。晚上給她回信，並給小劉信。

5月9日 星期五

接戈壁灘戰士孫惠軍來信，他現在是排長了，對那緊張的生活來了一番生動的描繪，我如置身其境。

送了一根戈壁灘的草和一根駱駝刺，很有意義。

同志們來信，總是講了我許多優點，甚麼剛直不阿、忠誠老實、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特別是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無限崇拜。我問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這樣一個好人。我認為我離這個距離還很遠。我把這看作是同志們對我的希望，作為努力的目標。當我聽到好話時，我應多多想想我的缺點與錯誤，努力改正。

5月12日 星期二

下午傳達主席在「九大」的幾次極其重要的講話。到今天為止，「九大」精神已傳達完畢。我歸納一下，有如下幾個重點：

一、主席講話中，大量地講到黨的歷史，說明在注意一種主要傾向的同時，必須要注意隱蔽着的另一種傾向，這樣才能不犯錯誤。從黨的一大到九大，我們黨發展壯大，但也在歷史上淘汰了不少人物，如陳獨秀、王明、李立三、劉少奇……

二、落實政策是需要一場鬥爭的，主席說尚需一年。目前是擴大化。主席說是可以理解的，中央講要清理階級隊伍，下面便擴大化了。

三、團結大多數問題。主席建議選徐海東為中央委員，主席對上海代表做工作，把陳毅選為中央委員，主席還建議把張聞天、王稼祥選為中央委員。主席說：「九大」沒有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是「九大」的不足之處。於是派8341部隊進北大解決聶元梓的「九大」代表問題。主席講聶是功大於過。主席講反張春橋反謝富治的人，不一定是壞人。張國華說過去四川有一派反他，現在關係很好。

四、要破除迷信。主席問孫玉國過去打過仗麼？孫說沒有。主席便說沒有打過仗，也能打仗，要破除迷信。我想打仗是這樣，別的事情也是這樣。一定要破除迷信，老一套要不得。

五、打破煩瑣哲學。主席建議新黨章要簡明扼要，反對煩瑣。整個「九大」也是突出主要問題，那就是主席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林副主席的政治報告，新黨章。主席講話，簡明扼要，不講程式，但卻是整個大會的靈魂。

六、主席不同意蕭力、毛遠新⁶當選「九大」代表，說，他們還年輕，還要鍛煉。這句話是對我們整個年輕一代講的。

七、不要以為文革以後甚麼問題都解決了。在當前落實政策過程中，仍然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主席講川、滇、貴等尚有一些問題，並說有些工廠的所有制問題尚未解決。這都是在告訴我們，鬥爭是艱巨的。千萬不能喪失警惕。

八、主席不點名地批評了北大工宣隊。說有9,000人的學校，把900多人關進了牛棚。批評得對！

5月13日 星期二

昨晚給駐北大8341部隊寫了一信。向駐北大工宣隊提出幾個問題。我的措詞是不太溫和的。不敬麼？對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就是要不敬。抵制麼？對不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的行為就是要抵制！林副統帥在《政治報告》中說：「階級鬥爭還是會有反覆的。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能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在當前落實政策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毛主席在「九大」說，落實政策尚需一年，毛主席對革命是多麼負責任啊！在這一年中，我要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鬥爭！革命到底，死而後已！新北大，毛主席的新北大！我離開您已經快五個月了，為甚麼還那樣地懷念您啊！新北大的戰友啊！我們相距迢迢千里，為甚麼我還感到朝夕相處一樣的親密啊！我人在上海，可是我的心卻在北京，這到底應該由誰負責？！

5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在傳達一個中央文件（毛主席在「九大」講話）的時候，當念到主席表揚謝副總理對炮打謝副總理不計較，認為炮打者沒事，不炮打的不一定好的時候，胡團長插話說，我們也收到謝副總理一封信，因為我們學校來了一個北京的同志。他是聶元梓下面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當然是指我了。會後，學校裏的許多人都以好奇的眼光來看我。其實，我根本談不上炮打謝副總理，我認為謝副總

理在北京就高校兩派的處理上有缺點、錯誤，但我在行動上是抵制了聶元梓的炮打計劃，這是北大的廣大群眾知道的。我對謝副總理是有感情的。這一點在北大親近我的同志都知道。

5月15日 星期四

寄 8341 部隊信，揭駐北大工宣隊的錯誤。

5月20日 星期二

工宣隊叫我去搞一個集團性專案，我已說明耳朵不行，怕搞不成，因此不想去。

5月21日 星期三

最近教研組連續挨批，這些批評都是缺乏調查研究，上綱不妥的，因此同志們情緒很大，發生頂牛現象。現在整個教研組氣氛不佳。如何辦！我以為應該坦率地把我們的看法向工宣隊、軍宣隊反映。但有人怕反映後，再來一個批評，因此不講為好。

呂師傅還是叫我去搞專案。我說不行，他便說你不去，還有誰能去。這句話與其說是對我的信任，不如說是對大多數同志的不信任。

5月22日 星期四

接小劉信，並主席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極其重要的講話。北大目前工宣隊的領導基本上與清華的統一，領導作風與前大不相同，主要表現在深入群眾。當前尚在鬥派性，對校文革這個政權性質問題尚有爭論。劉問我如何看。我以為校文革是一個紅色政權，如果一定要分早、中、後期，那麼，如中央文革所說，早期中期建立了豐功偉績，後期是犯了錯誤，沒有起到一個紅色政權的作用。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是紅色政權。它的錯誤要作具體分析，主要是受錯誤思潮的影響。

5月23日 星期五

教研組討論團結問題。團結問題，不外領導核心之間，領導與群眾之間，群眾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但我以為，要害是在領導的指導思想。

最近教研組受了三次批評，這三次批評都是缺乏根據的。但對被批評者來說，應該從積極的方面去考慮。目前造成教研組的散漫，主要原因不在於我們受了批評而在於以不正確的態度來對待批評。有人說以後講話注意點，還是老實點，這都是從消極方面看問題，積極的態度應該是敢想敢說敢幹。這才是真正相信工宣隊領導的表現。那些從此謹小慎微的人，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教育。

教研組是個爛攤子，是被教研組同化還是去改造教研組。這就是兩種世界觀問題。

馬列主義教研組好尚空談。如何辦？只好不聽算數。自己看書想問題。空談害死人！

5月26日 星期一

看了一份材料。造了我許多政治謠言，卑鄙透頂！比牲畜還不如！動筆給王洪文同志寫信。一轉念也不想寫了。我相信毛主席，無限相信偉大領袖毛主席！如媽媽所說：「別生氣，人家就是叫你生氣，他們謠言造得越多，越證明他們站不住腳！」

5月27日 星期二

代軍來信，6·26主席關於衛生工作批示三周年那天要下去工作，要我去北京幫助把家搬回上海。我已打報告給團部。

解放軍紀同志對我講，可先把運動中的情況理一理，我說可以的。晚上，孫政委⁷找我談話。我對他談了我在倒謝運動中的具體情況：一方面我跟着聶跑了一段，另一方面在實際上我抵制了她的炮打計劃。還有關於4·12上海炮打張春橋同志的事，聶對我講的話

以及我思想中的反映。孫政委說，他同意北大工宣隊的看法，我是受蒙蔽的。同時也有世界觀的問題。孫政委說，為甚麼受蒙蔽？就是由於世界觀的關係，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孫政委叫我不要把它作為問題來考慮，不要老在腦子中轉，吸取教訓就好了。孫政委的話是對的，我要吸取教訓。

5月28日 星期三

知識分子動搖性、軟弱性的典型：

我們紅衛兵「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鬥」。

「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隊；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

「舊教育制度的犧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試驗品，社會上的處理品。」

這些語言反映了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很不理解，反映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

5月29日 星期四

接小劉信，並林副主席於5月2日接見四川省革委會負責人時講話一份。小劉說8341部隊的楊政委（領導小組組長）說北大校文革是延安不是西安，是北京不是台灣，與我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劉說，目前北大尚在鬥私批修克服派性。這是很重要的。北大實在太複雜了，這個問題不解決，別的問題便難以進行下去。

5月30日 星期五

團部已批准我去北京探親。胡團長說我調回北大的事是可以研究的，當然也有困難。同志們都希望我離開化工。

下午，《文匯報》羅軍來訪，使我瞭解了不少情況。我們的觀點還如在北京一樣，完全一致的。

5月31日 星期六

下午回家，我猜想大哥出來了。果然出來了，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去了。

阿姐告訴我，當大哥對媽說：「我真惦念你呢。」媽回答：「你既要幹革命就不應該惦念我，不應該惦念家庭。」媽媽多好啊！媽媽對我說：「你們好好繼續幹革命，毛主席在，我是放心的！」

大哥回來了，情緒相當好，不過我從他談話中來看，沒多大進步，我真怕他依然故我，那就不好。

6月3日 星期三

接萬陵德(5·28寄)、小劉(5·31寄)及代軍(5·29)信。小萬詳細談了北大目前的政治形勢。小劉並寄有葉群同志講話一份。北大目前尚在鬥派性。我認為新北大公社這方面要嚴格要求自己。

6月5日 星期四

今天下午6點正，乘22次直快去京，大哥送我上車。

6月6日 星期五

晚10點半到京，誤點三個多小時。代軍在家，小孩生肺結核病，甚為痛心。

四、再回北大三個月

- 軍宣隊的「賠禮道歉」
- 8341支左部隊否定外文樓的審查

6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去北大。系裏的8341部隊同志很熱情地傾聽了我的要求，並不斷地點頭表示同意。

見到了鍾宏在、小萬、小劉、潘省初等同志。同志們就我的問題向工宣隊提了許多意見。解放軍同志(63軍)兩次在大會上表示我的問題搞錯了，並準備給我寫一封信，讓我結論見面，把我寫的材料全部銷毀。

下午去頤和園游泳，正好是大風大浪。

6月11日 星期三

哲學系成金元副指導員(63軍某連指導員)於下午2點半在38樓226室對我談話。

首先詢問我在化工的情況，然後叫我對前一階段運動提意見。最後他說：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按主席指示辦事，政策掌握得不好，對你的審查是錯誤的。「現在，我代表領導向孫月才同志賠禮道歉。」他說4·26他已在大會上承認錯誤了。

同志們說：「老孫，我們為你的名譽作了原則性的鬥爭。」

6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去北大，與小劉討論形勢等問題。送其《聯共黨史》、《自然辯證法》等書。應多從普通群眾身上學一點東西。購得首都紅代會出版的《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兩本。

6月15日 星期日

炳泉來訪，勸我與人少通信，少發表意見，此意見有可取之處，但不完全對。

6月17日 星期二

晨，成英來訪。他中午去上海外調，在中央專案組已工作一年半了。

中午去北大。成指導員對我說，他們已去信上海電二要回我的原始材料，所有他們散發、印出的材料由他們自己負責收回處理。代軍單位可出具證明。

路遇很多人。熱情異常，為我高興。晚訪小岳、小唐。去看她們晚了不高興。原井岡山總部頭頭貼出大字報《井岡山兵團的錯誤》，對1967·12·9我被打這件事也作了檢查，認為是北大3·29武鬥的前奏，態度是誠懇的。目前北大的鬥私批修搞得相當好，真正解決思想問題，我是很高興的。原公社方面應緊緊跟上，嚴格要求自己。

6月18日 星期三

學習林副主席政治報告的第二部分，我是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現在只存下甜的感覺了。文化革命進一層，我對毛主席的感情就深一層，關係太密切了。

開讀梅林的《馬克思傳》。

6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至頤和園與小唐、小岳談。不投機，有思想距離。我對小岳講：「你頭腦中已經有一套了。須要徹底變一變，現在要抓緊時機，積極投入運動，否則將來要後悔的。」她說，永遠不會後悔。並說，政治上無法上進，正像這個佛香閣無法爬上去一樣。很遺憾，小岳的這種想法正是她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

下午至俄文樓8341領導小組，要求把材料歸還我。回答是以後統一處理，該還的會還給我的。並說，當前學校的關鍵問題是：「井」「紅」問題，是校文革問題，是聶元梓問題。問我想通沒有？我說，在上海根據群眾來信有些想不通，來北京看看大字報，聽聽意見，許多是想通了。解放軍同志說：「與你通信的是哪一派群眾？」我說：「主要是公社派的，也有個別是井岡山的。」

晚7點，訪聶元梓。聶的第一句話是：「今天3點起床，勞動，12點半開會一直到現在，累死了，累死了！」怕我沒聽清又重複了一

遍。是的，她真的累死了，老了許多，添了不少白髮。但她見到我卻像小孩一樣高興，連忙問我上海的情況和目前的情況，很為我的問題鳴不平。說要在全校範圍內賠禮道歉。對於當前的檢查我望她姿態高些，多檢查指導思想。聶要到我家來再談一次，我想不妥，約定我再去訪她一次，因為她要再聽一些情況，向我提幾個建議。

6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劉慧芬同志來訪，送來主席相片十張，及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總理傳達主席13、14日的講話補充和毛遠新同志的講話。至陶然亭公園縱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共進午餐，喝啤酒一瓶。

下午，萬陵德來訪並帶來殷愛娥信一封。須要多向同志們學習，普通群眾身上有許多美好的品質。小劉是適合於搞政治的。⁸我希望她把政治作為自己主要的目標。

6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去北大。在38樓116室老聶對我說：當前首先要解放受壓的群眾，再考慮解放走資派，這是由國內外形勢決定的。

6月25日 星期三

晚，鍾宏在忽然趕來說有重要事，8341支左部隊決定為我開個全校性大會，由63軍代表、工宣隊、軍宣隊領導作檢查向我賠禮道歉，我自己表個態，作個鬥私批修。這於落實政策，促進兩派的團結和促使我自己的思想革命化都有好處。我很高興。毛主席親自抓北大，我的問題就清楚了。

6月26日 星期四

晨來北大，暫住38樓116室。8341魏教導員，薛指導員，63軍成指導員，對我談了話，鼓勵我鬥私批修，開一個全校性的大會，

給我賠禮道歉，我就作一個鬥私批修的講用。主要講通過具體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和反動多中心論的危害性，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

開始寫鬥私批修講稿，寫完學校部分，劉慧芬同志看了後說這樣寫不行，應按問題寫較好。我重新改寫了。

晚上全校大會，劉信、遲群⁹等同志講團結。

6月27日 星期五

回顧北大運動，對於後期的所作所為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但很有些灰心喪氣，當時認為正確的東西，卻全錯了，自己也受了蒙蔽，受資產階級派性的蒙蔽。我把這個活思想亮給8341魏教導員。魏教導員對我說：一個革命者總是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成長起來的。

下午，路上遇8341領導小組王連龍副政委。很熱情，見到我說：「呵呵，公社社長，第一次見面（握握手），你的信我看過了。給你回信沒有？」我說沒回信。我來人了。講到鬥私批修，我說這兩天來不及，「7·1」以後讓我好好考慮寫一個。他說完全可以。我說那個工宣隊軍宣隊的檢查會不一定開了，主要是讓我有一個好的總結。王政委說回去研究一下。王政委走後，我周圍的同志批我了，說「那個大會一定要開，因為你是我們的頭頭。」很明顯這句話是有派性的。

下午與鍾宏在一起去找8341魏教導員，說明匆匆準備有困難，並告訴他王副政委的意見。魏教導員說：「時間由你決定，你甚麼時候準備好，甚麼時候開。」

6月28日 星期六

寫總結。晚上哲學系部分同志，生物系小劉，物理系小萬，參與討論我的總結，一般都覺得滿意，還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覺得都非常中肯，按大家意見辦。

6月30日 星期一

根據同志們意見，在北大修改鬥私批修稿。北大部分已修改完。8341魏教導員對我說，寫完以後，再讓同志們討論一下，定稿以後再交給他們看。假期已過，8341叫哲學系革委會給化工團部寫個信，續假一段時間。信的全文如下：

駐上海華東化工學院工宣隊、軍宣隊團部：

你校孫月才同志（原我校哲學系研究生）現在我校。目前我校正在落實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搞大聯合、大團結。因他是新北大公社頭頭，需要他暫留一下。估計七月中即可返回上海。請求你們給予續假。妥否，請回信。

此致

革命敬禮

北京大學哲學系革命委員（蓋章）

1969·6·30

7月1日 星期二

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社論：

〈中國共產黨萬歲——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48周年〉

發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兩則：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鬥、批、改。」

「每一個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眾裏頭進行整頓。要經過群眾，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的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上午在校內看大字報，「井」「紅」問題基本有一個統一認識：即革命群眾組織。我以為是對的。

我這次來北大的收穫，勝過過去內戰一年，這次來北大也是必要的。北大極其複雜。我在北大參加兩年多文化大革命，對許多問題應獲得正確的認識，這對我今後的政治生活是有影響的。

7月2日 星期三

鬥私批修講用稿第三稿寫成，進一步傾聽同志們的意見，再作修改。成天考慮這個總結，連乘車都鬧出許多笑話。

用唯物辯證法這個武器來武裝頭腦非常重要。對當前的北大形勢想不通，便是缺少這個武器。不平衡是絕對的，兩個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並不等於說兩個組織的功過程度是相等的。重要的是主觀上我們不計較功勞，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應有品質。下午與小劉談我這次來北大的收穫。小劉送4·14林副主席講話。並把他父親的檢查給我看了。晚讀小劉爸爸(河北省建工廳廳長)檢查。

7月3日 星期四

上午，重讀小劉爸爸檢查。中午將意見轉告她。對錯誤是有認識的，有覺悟，還是革命的好同志。要善於從別人犯錯誤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他的檢查對我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小劉、小梁，看了我的稿子提了很好的意見。啓發很大。

老鍾說，他的同學說我：本質是老實的，思想是健康的。我希望真是這個樣子。但我怕回上海以後會有反覆，我這個人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相當嚴重的。

7月4日 星期五

邊抄邊修改稿子。找根源那部分得重新寫過，應該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出來。

早去北大，皮夾被竊，失去錢20多元，車票、收據等物多件。

7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與羅勝、小萬談當前校內形勢。我希望他們能想通。看來他們動了，比較同意我的看法，說以後再談一次。中午與劉慧芬談

學生運動犯錯誤的規律，解剖知識分子世界觀。我希望她能好好地到工農兵中去。這樣，便可以培養成為一個好的接班人。

下午與李天順（原井岡山兵團，我專案組成員）談。他說上海的兩個外調人員在北京搞小動作；在北大被關了三天；直到把我的材料送回北大才放了；說經過對我的審查證明我是一個正直的人；說井岡山兵團的群眾對我的看法是好的；說過去都是派性，現在應團結了；說孫月潮是一個過硬的造反派，對他印象很好；說上海確是太壓了。通過與他講話，密切了與井岡山的群眾的感情關係。

7月7日 星期日

鬥私批修稿完成，已寫四稿了。8,000字左右，同志們說，此稿水準比別的頭頭們的水準高，有思想，是下一番苦功的。我想都是同志們幫助的結果。小劉認為後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好。

7月8日 星期一

稿已交魏教導員。

7月11日 星期四

昨晚從北大回家，發現失竊24本西方哲學原著，價值40多元，有三個中學生來盜竊的。時間是9日下午，其時，北京開萬人公審大會槍斃一流氓殺人犯。7、8、9三月準備大規模鎮壓流氓。今天又發現鬍鬚刀全套失竊。

丟就丟了，也算是階級鬥爭教育課，可惜我這個人很不會接受教訓。不要把人看得太好啦，要作階級分析。算是讀了一部無字書。

7月12日 星期五

8341魏教導員希望我參加一些班組活動。

小劉送我寶書兩本：《毛主席萬歲——主席像76幅、詩詞及詩詞曲譜》、《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7月17日 星期四

小劉送《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內有主席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語錄，非常好，我實在不敢要。她應自己用，但她說：「給你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扉頁上錄主席語錄兩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晚與老鍾、小萬、羅勝談文化大革命。小萬送《列寧語錄》一本。

學習林副主席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我特別喜歡把中國文化大革命與古希臘文化、文藝復興，馬克思主義產生地德國作比較。那是小巫見大巫。也喜歡看西班牙、英國、美國對世界的影響，來看今天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這樣一比較，我深深感到我們是在自覺地創造偉大的歷史，我為自己能親身經歷這個偉大的時代而感到自豪。

7月18日 星期五

老黎¹⁰講，經過審查，可以看出我水準很高，因為我前後一貫。其實不然。那不是水準問題，那是態度問題。黎說我太老實了。

晚訪聶元梓，看九大代表集體照和主席在九大照片幾種。聶說廣州針灸醫療隊目前在301（解放軍總醫院），叫我去針一下，說針一次即可好。

7月19日 星期六

抄林副主席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話。晚，與小劉、老鍾談文化大革命。小劉說希望我還能健康地為祖國服務50年。這要靠鍛煉，我應向這個目標努力。當然這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矛盾。須要死，只要死得有價值，馬上可以死！

7月23日 星期三

8341魏教導員同意我去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治耳朵，開了證明，但那裏人很多，登記要到9月中旬才能治療。

7月26日 星期六

中午，小劉送《中南海之聲》。

談馬克思傳，要學習他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是老實的，包括我自己，那要不得的虛榮心，可憐的自尊心都是不老實。要真正學會謙虛，只有到工農兵中去鍛煉以後才能得到。

7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是中國工人階級進駐上層建築搞鬥批改一周年。

7·27是一個偉大的節日。康生同志講：「我認為7·27這個問題，不僅是工人階級進入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這是文化大革命進入到鬥、批、改中間的一個轉折的關鍵性的問題。不僅是對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對於整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7月27日，毛主席的這個偉大戰略行動，戰略措施，提出了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去領導一切的問題，開展鬥、批、改的新的階段的問題。這對於知識分子再教育這個問題，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下午去北大，代軍去清華大學參加7·27慶祝大會，謝副總理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

與老鍾交換意見。鍾根據同學的反映以及他本人的看法，對我提出如下意見：

- 一、政治作風，思想作風，生活作風正派。
- 二、比較善於抓主要矛盾。
- 三、對上不奉承拍馬，接近群眾，傾聽群眾意見。謙虛，平易近人，無架子。
- 四、精神狀態是健康的，本質是老實的。
- 五、艱苦樸素。
- 六、比較善於思考問題。
- 七、奉公廉潔，但正因此，被人利用。廉潔之愛不可受辱，不能當將軍。

- 八、自尊心過分強一些，有點清高。
- 九、有時看人不太準，把人看得太好了。
- 十、有人性論，人道主義的影響。
- 十一、把社會現象想得太簡單了。

這些意見僅作參考，有些意見顯然是誇大的、不正確的，但應是我的目標，或值得我警惕。

小劉倒的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如平易近人，如不恥下問，如言行很有分寸，如虛心向工人師傅學習，如認真的學習態度，如正派的作風，如認真的工作作風。最大的優點是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和無限忠誠。同志們反映，我遭審查以後，她還如此頻繁地來找我，說明有政治眼光，有政治遠見，對我瞭解得很透徹。是的，同志們有許多優點，都值得我很好地向他們學習。

7月28日 星期一

與代軍、向今一起來沙河流字5號。此地與北大差不多一樣大，但僅500人，北大的二十分之一。好在有山有水，山是燕山餘脈，水是來源於十三陵水庫的運河。

今天除安家、讀書外，便一個人高高興興地爬了山、游了水。

一個革命者的思想、生活、作風都應該政治化、科學化，我在這裏除治病外，好好利用這段時間學習一點東西，思考一些問題。主要是以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和「九大」政治報告為綱，來總結和回顧文化大革命。

7月29日 星期二

看兩條路線鬥爭史，抄康生同志在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7月30日 星期三

繼續讀兩條路線鬥爭史，抄完康生講話。

前天游泳的地方不是運河，今天才真正找到了運河，下水暢遊

了一通。急急回來，晚了代軍要責備。晚與老崔談。崔說，針灸首先要有信心，是可以治好的。同樣一根針，現在的與過去的不同了。現在的帶有毛澤東思想，帶有兩條路線鬥爭。這話很對。

7月31日 星期四

讀完北大編《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682頁)。總的來說，編得相當好。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戰勝各種各樣錯誤路線的歷史。主席的思想在每次鬥爭中，都得到了發展。「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主席的思想所以能戰勝各種各樣錯誤思想，因為主席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主席的思想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相結合的產物。

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兩條路線鬥爭比民主革命時期更為複雜更為尖銳，同時也更隱蔽。這是由社會主義革命性質以及它比民主革命更深刻更複雜這一點決定的。主席在我黨的地位，在全國、全世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決定了鬥爭更隱蔽。反動路線的提出者不敢像民主革命時期那樣公開主張反對毛主席，他的手段卻更為毒辣，他們竟敢組織地下司令部。

學習兩條路線鬥爭史，當你懂得歷史上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你就會懂得現在和將來應如何做才是正確的。

主席講得好：「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

8月1日 星期五

兩報一刊發表社論〈人民軍隊所向無敵〉，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過細地做工作。要過細，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

8月3日 星期日

下午去北大，見小劉及其同學李茵子（外語學院學生），提了許多政治問題。其實我一竅不通。小李對搞政治感興趣，問我現在如何辦？我想現在應該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把鬥、批、改搞好，不要錯過機會，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好好考慮一些政治問題，畢業以後到工農中去滾。我要好好學習同志們的認真刻苦，善於思考問題的精神，每次見面談話，對我都是鞭策。

8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去小湯山，購到主席像章兩個。充分利用時間學習毛著。我是連走路都在背主席語錄。我過去學習了許多不好的東西，現在應該加緊用毛澤東思想來加以批判、清洗、淘汰。

8月6日 星期三

讀完《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中的〈最高指示〉部分（298頁）。下面這段話很重要，應該背出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8月7日 星期四

讀《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中的〈林副主席指示〉（311頁）。這本小書總的編得還不錯，內容較豐富，只是有些語錄編排不妥。這裏面的重要語錄我一定要熟悉它，有的要背出來，讓它在腦子裏生根。

8月8日 星期五

戰爭瘟神尼克森環球旅行，訪問了「社會主義國家」羅馬尼亞，受到一百萬人的熱烈歡迎。這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是尼克森這次環球旅行所受到的最盛大、最熱情的歡迎。這說明甚麼？說明羅馬尼亞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國家。它與蘇修的矛盾不過是狗咬狗而已。羅馬尼亞的廣大人民受蒙蔽了。這也說明，我們與修正主義的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國際國內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將是極其複雜的。隨着尼克森的上台，美國的全球戰略出現了新動向——玩弄亞洲人打亞洲人。但萬變不離其宗，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最後滅亡的命運也是逃脫不了的。

8月9日 星期六

三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幾個重要文件是要反覆學習、思考的。一、《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在部隊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2·2-2·20)；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5·16)；三、《炮打司令部》(1966·8·5)；四、「十六條」(1966·8·8)；五、九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六、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報告。特別重要的是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指示。

8月13日 星期三

去北大，找劉信同志(領導小組負責人)談畢業分配問題。他說，關鍵在化工，如化工肯放可以考慮把我調回北大。他們再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三五天以後由組織組劉衛東同志答覆我。這是8341王副政委叫我去找他的。劉信同志很認真，把宋代軍的單位等都記下來了。

小劉送《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袖珍本)一部。

8月16日 星期日

至總指揮部組織組找劉衛東同志。劉衛東同志說只要華東化工學院同意即可把我調回北大，叫我與哲學系魏教導員談一談。從老鍾處得陸雲彬信一封。陸說13日與劉信同志談後，下午，組織組的楊幹事與劉衛東同志即找他談話。他們對陸說：「只要上海華東化工學院同意，你們哲學系同意，我們自然是沒有問題的。現在，你要向系裏打個報告，並且希望孫月才能找哲學系魏教導員談談。等你們系裏把你的報告批轉來後，我們就馬上與華東化工學院聯繫。」這就是說指揮部已同意把我調回北大了。

晚上與小劉談。

對我不要太相信了，要用毛澤東思想來衡量我的言行。

她對我的意見是：對人看得太好，往往還沒有充分瞭解便對他下結論，說是好人。說話不謹慎，不顧及後果。

她對我能調回北大一事感到很高興，說這樣對我政治上會有更大的幫助。並說我將來最好能去報社工作。這有好處，上可理解中央指示，下可廣泛接觸群眾。我說我做不了這個工作，因為筆桿子不行，我應當做實際工作。

8月17日 星期一

偉大領袖為「新北大」題字三周年紀念，與小殷、小潘等七人去頤和園划船、游泳、拍照。為小劉抄完林副主席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去北大，與王傑談「5·7」幹校、教育革命等。她希望我調回北大，說沒有理由回上海。

8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重新學習林副主席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下午去北大，與羅勝、小萬討論北大經驗等問題。今天算親睹了這個《經驗》。我認為這個經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有些同志之所以還有不通的地方，是因為還戴着派性的眼鏡來看問題。當然有個

別提法還是可以考慮的。這個經驗也是走群眾路線的。它反映了北大廣大革命群眾的情緒。不過我認為還可以寫得更生動些、更深刻些、更嚴密些。

8月23日 星期六

陸雲彬講，哲學系已批准我調回北大並已報指揮部。劉信同志說關鍵在化工，北大是不成問題，那就要看化工了。在這裏已住得厭煩，真想早點回滬，但無奈不能由我決定。

8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楨才、伊貞，及兩個小孩來訪。小劉來訪，對她提出幾點希望：一、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統帥一切，不要為當前某種輕政治的傾向所影響。二、不要去看那些不着邊際的書，有人強調馬、恩、列、斯，而不強調毛主席，就是不懂馬列主義，當前主要是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擴大知識面的傾向是錯誤的，¹¹要頂住。三、在班內工作，要多與原對立面組織的群眾接近，瞭解他們幫助他們。四、不要小看班長一職，這是基本功。要為群眾服務，一個人活着要對人民有利，群眾感覺到你的存在，而這個存在對人民有好處，那才不白活在這世界上。

送小劉《馬克思傳》(梅林著)一部。

8月29日 星期五

回顧了一下歷史，有這麼一些感想：

一、歷史上任何一個傑出的思想家，都是先破後立的。

二、在階級社會，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是強調突出政治的，但是剝削階級不敢公開聲明，只有無產階級才敢於公開地講要突出政治。

三、從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想征服全世界。奴隸社會的亞歷山大，封建社會的秦始皇、成吉思汗。資本主義社會，英國有克倫威爾，法國有拿破侖，德國有希特勒，美國

有歷屆總統，社會帝國主義有蘇聯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無產階級也要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類。

因此，統治階級大致需要一種行動的哲學，那種抽象的哲學遠遠滿足不了他們的需要。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孔子哲學要負很大責任。帝國主義來侵略你了，你還講甚麼「仁」不「仁」，豈不笑話！

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實踐的哲學，革命的哲學，解放全人類的武器。億萬勞動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就有改天換地的能力，就能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建設一個嶄新的新世界。

8月31日 星期日

小劉來家(中午12點半)。談及其兩個姨姨家的情況。北大即將整黨建黨，我鼓勵她打入黨報告。

結合學習林副主席十二中全會上的報告。給她談了世界上四次文化大革命，從古希臘一直談到這次文化大革命，說明這次文化大革命將在世界上發生深遠的影響。講歷史是為了現在，證明我們是歷史的主人，我們在自覺地改造世界。生長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是足以自豪的。「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小劉聽得很認真。還特地記下來，並時時發問。常問：為甚麼那時的哲學家要那樣想，不可理解？或者問，這個哲學家的學說和當時的階級鬥爭有甚麼聯繫？

她認為通過這次講歷史很有必要。我們站得更高來看問題，可以吸取歷史上很多教訓。足足地講了三個小時。在講時，我也穿插着批判一些流行中的錯誤看法。小劉喜歡希臘的一句話：「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中」。一般說來這句話是對的。

送我日記本一本，題「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相傳是主席對魯迅的描述。

6點半一起回北大。

回校後，與鍾談。我想應該從這樣幾個方面來總結這次來北大的收穫：

一、我的問題的徹底解決應該歸功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歸功於工人階級、解放軍。

二、北大運動對我的教育，生動地深刻地證明工人階級一定要領導一切，能夠領導一切的真理，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再教育。

三、我從北大的同志，北大的戰友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最主要的是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

9月1日 星期一

8341 魏教導員談，明天給我開會。我的講用應結合整黨建黨、戰備、大批判。化工已去公函。下午修改講稿，按魏教導的意見辦。

晚上，與小萬、羅勝、小劉談北大運動，萬、羅兩人有些問題還弄不清，對主流看得不夠。談到北大的經驗，小劉批評我不該那樣講，應作正面分析。還說，講唯心主義（指星期日講歷史）應講它是如何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

在回家的車上，我在想這兩個意見。我以為提得都很中肯。我總是說服不了小萬她們，把原因多半歸結於她們的派性和思想方法，小劉的意見說明我的思想方法不對頭，不會做思想工作。

講唯心主義應講它如何為當時的反動階級服務。這正是哲學的黨性問題，我在講的時候，忽略了它，不是偶然的，完全是由於過去在學習時對哲學體系注意多了，對與當時階級鬥爭的聯繫注意少了。這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研究方法，應該受到批判。

9月2日 星期二

上午8341楊德中政委作整黨建黨動員報告，號召大家要關心整黨，關心整黨就是關心革命。北大在國慶之前要成立革委會了。進展真快啊！北大的現狀，主席一定是滿意的。中午，在一教，小劉對我的講稿提意見。說前半部分尚可簡略，因為時間不一樣了，後半部分寫得很好，有感情有體驗。我對她講，要打入黨報告，這是一個對黨、對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她表示同意，但說條件不夠。她希望我刻苦地鍛煉身體。我贈她帶框主席像一幅。下午與小殷小萬共同修改講稿。5點多，小殷和我漫步燕園，談她最近在政治與業務、生活上的矛盾、¹²搖擺。後來詳細談了家庭情

況——三輩子工人。她是流了許多淚，我勸她要看得遠，老實人最終是不會吃虧的。

9月3日 星期三

今天代軍休息，上午，我修改講稿，並與她討論。中午回校，講稿交魏教導員，下午他交還我時說很好，準備晚上開會。晚飯後，與小劉討論入黨問題，她準備今晚開始寫報告，爭取明天給我看看。她說我的講稿對政治工作危險論的批判和繼續革命論，寫得太空洞，不感人。

晚上，8點到9點鐘，全系開會，叫：「孫月才同志鬥私批修大會」。

由張副指導員主持。

張副指導員說：「孫月才同志，這次回家探親，參加了學校一段時間運動，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進行鬥私批修。他自己曾擔任一派頭頭，趁此機會檢查一下自己的錯誤，有利於兩派團結，另外，以前事出有因，現在趁此機會澄清一下。」

下面是我發言。約40分鐘。

最後，8341魏銀秋教導員講話。

講話的要點如下：

「剛才孫月才作了一個比較好的鬥私批修講用。孫月才這次回家探親，親自看到北大形勢變化很大。根據本人要求，同意他參加了學校的一段時間運動。他對自己的錯誤認識較好。

「糾正孫月才一個錯誤的說法，說是8341部隊對他幫助很大，不對，是工人階級對他幫助大，是廣大群眾對他幫助大。

「審查事澄清一下，挽回一下影響，不是平反，因為沒有定反革命。隔離的理由就是因為材料一事，怕他轉移自殺，年青人嘛。當時上海來了兩個人，持有介紹信，說有一份機密材料。上海來的兩個人有點問題，把一些材料帶回上海去了。我們扣了一個人。當時缺乏調查研究，對孫月才進行審查是錯誤的。據他哥哥說，材料是複製的，也不是甚麼機密材料，是為了整黨和清隊的需要，孫月才確實燒毀了。」

「大家以為孫月才有甚麼問題，並沒有甚麼問題，沒有甚麼問題。現在給大家講清楚，挽回一下影響。孫月才對此態度和認識是比較好的。他自己寫的材料，以及外調的證明材料，沒有用。根據本人的意見，銷毀。一共三袋。還給他本人也可以。」

「孫月才主動參加了學校這一段時間運動，我們歡迎。他的覺悟提高了，我們感到很高興。」

張副指導員：孫月才的三袋材料帶來了。會後燒毀。

會後，由張副指導員、張副連長、鍾宏在、謝道文以及孫月才本人燒毀了所有材料。

群眾以及我本人對這個會議感到非常滿意。材料燒毀以後，我向工人師傅表示要緊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開會之前，魏教導員對我說，不是平反，沒有打反革命。也不是擴大化，因為我沒有政治問題，就是搞錯了，挽回影響，已給化工去公函了。

9月4日 星期四

早晨與鍾宏在、小劉討論時間安排，決定在告別時不叫解放軍工人師傅送行（他們昨天講要送行）。小劉與我交換了《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一書，題有：「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對革命無限忠誠，為人民鞠躬盡瘁。」

上午，聽取大家意見，同志們認為我是一個老實人，但有書生氣，敵我矛盾是看得清楚的，對人民內部矛盾，不善於作階級分析，總是把人想得太好。會後應儘快到工農中去接受再教育。

小劉來了，說入黨報告尚未寫好，以後寄給我看，並且希望把我的也寄給她看。我同意了。史新國說：「昨晚魏教導員表揚了鍾宏在，我要補充一下，還有劉慧芬對孫月才的幫助很大。」小劉謙虛地否定了。

中飯後，向魏教導員、張副教導員等同志告別。老魏講，你這次來北大，提高很大，我們很高興，回上海以後，還有甚麼問題請來信，我們要負責到底。張副指導員還擺了擺我文化革命前期的成績。

與小劉在一教談心。她說，三個月來，她的心情特別舒暢，群眾關係比以前好，工作有進步，我幫助她卸了一些包袱。她說，她現在正是世界觀、政治觀點形成的時期，以後希望在信中給她更多的幫助，要多講她的缺點。她回顧了我們兩年多來的戰鬥的友誼，說，革命的友誼是隨着革命事業的不斷發展而發展的。

我對她說，不要希望我幹甚麼大事，但是我一定要好好學習主席著作，好好為人民服務，應該鼓勵我到工農中去。她說希望我能發揮作用，耳朵不好是能彌補的，要多接觸群眾。

我對她說，我們的友誼是建立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是建立在革命的原則上的，離開這一點，便毫無意義，在以後的革命道路上，要是誰落後了，要互相幫助，要是誰走向反面，就要與之決裂。

她送我主席像章兩枚，主席在長征時的照片像頭和主席去安源的像頭。

2點35分告別了。

新北大再見了。

下午，羅勝、小殷、小潘、老鍾、小萬來家送行，直到晚9點離開。

9月5日 星期五

乘 20:30，45 次直快離京返滬。

9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列車上記。

對於我來說，這三個月的收穫才是這三年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收穫。當然，沒有三年便沒有這三個月，但是沒有這三個月，這三年的收穫便不能充分顯示出來，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鞏固。

——薛城

要用這三年來否定過去的三十年，「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單純的理論轉向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實踐。這是「從頭越」的第一步。

——塘湖

我們要用偉大的正義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作為人們前進的動力。要讓這個動力發生作用，不能離開人們的相互關係。革命的、戰鬥的友誼，所以能激發人的熱情，原因在於這種友誼是建立在共同的遠大目標上面的。

——徐州

每次乘火車，乘警同志差不多總要我當個學習小組長，我每每以耳疾為理由加以拒絕，其實是怕麻煩。這次我沒有拒絕，幹了，和大家一塊學習中共中央的命令¹³。

此外，我還幫助收拾飯盒，掃地，照顧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孩。

小劉講我「應該發揮作用」，我是這樣來理解的，要時時刻刻為人民服務。

——蚌埠

耳疾是可以彌補的，就是用毛澤東思想來彌補。

長江大橋確是雄偉壯麗，有人因此驚歎於技術的高明，而為巨大的工程所征服。但我看長江大橋，首先不是工程的偉大，而是思想的偉大，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革命者決不能被物質所征服，而是要用毛澤東思想去改造物質，征服世界。在物質前面膜拜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必然處於奴隸狀態。

偉大的思想轉化為偉大的工程，長江大橋不是最生動地證明了這一真理嗎？

車過南京，鍾山突現，主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自然來了。的確，客觀世界的辯證法是無情的，是茫茫宇宙的主宰，但是人們可以按它的規律掌握它，運用它，從而反過來改造世界，由必然王國逐漸進入自由王國。如果逆規律而行，必將遭到辯證法的懲罰。盤踞鍾山，稱雄一時的蔣家王朝的覆滅，便是一例。

是的，「人間正道是滄桑」，昨天尚在遼闊壯麗的北國與戰友促膝談心，今天已馳騁於山川秀麗的南方，觸景生情，懷念戰友不能自禁。但是，不能一堆感情，對於戰友的懷念應該化為精神力量，

更堅決地投入到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偉大鬥爭中去。

——寫於鎮江站

晚9點正到達上海，阿姐來接，大哥已住醫院。

到家媽媽把準備好的鴨子、蹄膀等一些南方菜來款待我。菜固然好吃，但我想念的是北方的豆腐。

當夫講大哥知道我要回來了，高興得心都要跳出來了，叫我在家休息幾天。他還是老樣子。我可不這樣想，星期一準時上班，工作要緊。革命者應該時時、事事公私分明。

9月7日 星期日

5點半醒來，起身跑步，冷水浴，要「刻苦鍛煉，準備打仗。」

有客人來，媽備了我愛吃的葡萄酒，但我一點也不想吃，因為我說過「今後不喝酒了」。

我革命堅定性增強了。不管遭到多大曲折，只要緊跟主席鬧革命，勝利終歸是我們的。決心一輩子跟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9月8日 星期一

下午回化工，準時參加教研組會議。目前正在搞四個面向，¹⁴落實8·28命令。我在幹部四個面向登記表報了名，到最艱苦、最需要的反修最前線的黑龍江去。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的命運與革命的命運已緊緊連在一起了。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個人的生命只有融化在偉大的潮流中才能發出燦爛的光華。我在北大的收獲很大，這個收獲應該化為行動。化工尚未開始整黨，因此，我還不能打入黨報告，但我覺得我要求到反修防修的最前線去是我最好的入黨報告。

下午散會後，找軍宣隊負責人孫政委，晚上找呂佛寶，向他們彙報了在北大的情況。我的工資還沒有發，據說尚需研究。看來我尚須向8341寫一封信。魏教導員在我離北大前對我說過：「回去以後如有問題可再來信，我們負責到底。」

晚上，延林、如美來寢室談四個面向。我是堅決志願去黑龍江。他們問我當小學老師如何？我的回答是：「只要人民需要的事我都幹，決不討價還價。我的一切都是毛主席的，都是革命的，我沒有甚麼個人考慮的，我也不想去計較個人得失。」現在到哪裏去都行，幹甚麼都不推辭，只要是為人民服務就行。

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人要具有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完全、徹底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對革命無限忠誠，為人民鞠躬盡瘁。」

9月9日 星期二

我老覺得自己是北大的一個學生，決不是化工的一個教師。

晚，給羅勝、小萬、小潘寫信。

我的問題在北大澄清了，但在化工卻糊塗了，人們以為我在北大犯了甚麼錯誤。現實生活就是如此複雜，我碰的壁真是不少了。

9月10日 星期三

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工礦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思想上，我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如果要為人民幹點事，只有走這條道路，如果我真正要懂得馬列主義也只有走這條道路。

四個面向真正可以學到毛澤東思想，有了毛澤東思想便甚麼也不怕，沒有毛澤東思想，耳聰眼明也無用。不是感情衝動，不是心血來潮，不是五分鐘熱度，而是堅定的理論信念。

9月12日 星期五

遇到錯綜複雜的情況一定要沉得住氣。

九月份的工資今天才發，被扣押一星期，這事不能怪化工，由事情的複雜性所決定的。

讀世界近代史，想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從法國大革命的幾次反覆中應得出甚麼教訓？

9月14日 星期日

昨晚今晨重新看了小劉過去給我的信(整整十封)。毛澤東思想是這些信的靈魂，文化大革命是這些信的課題。全信充滿着革命的戰鬥的友誼。誠如她5月5日來信所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喜歡阿爾巴尼亞朋友譜曲的主席語錄歌《我們是真正的朋友》：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戰鬥的友誼，經歷過疾風暴雨的考驗。

9月15日 星期一

北大的三個月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教育，是生動活潑的辯證唯物主義教育。

收到小劉信，談北大運動進展很快，已有一批黨員恢復組織生活了。20日以後成立革委會，「10·1」以後下去搞教改。

寄來入黨申請草稿一份。寫得不太好，思想有點亂，中心不突出。主要原因可能是她對入黨還不是那麼迫切，因此首先要找到那麼迫切的原因。這裏有甚麼私心雜念沒有？感情是要的，那是自然的流露，不是靠辭藻來幫忙的。

她對胡志明的遺囑的看法是正確的。風格、境界不那麼高。反帝不反修，越南將來的前途是可慮的。¹⁵但是不能說：他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我看只能說兩者都不徹底。從這個意義上講胡志明的辯證法只有半截。

9月16日 星期二

「居安思危」，和平環境要想到戰爭，平靜時要想到戰鬥。

下午，召開全市對現行反革命、刑事犯的公判大會，殺了一批，關了一批。這次大會證明，隨着革命的向前發展，會出現新的反革命分子，階級鬥爭熄滅論是適應敵人需要的理論，我們總要時刻提高警惕。

晚，給駐北大8341支左部隊王連龍副政委一信，謝謝他們在那三箇月中給我的幫助與教育，並表示一定緊跟毛主席幹革命，好好為人民服務。

國慶節口號頒發了共29條，這實際上是我們革命的戰鬥綱領。

9月17日 星期三

我迫切地希望到工農中去，在那裏可以受到更切實的教育，我的年紀還不大，還可以好好地為人民服務。我總感到坐在房間裏是不行的，關鍵要有行動，「沙龍社會主義」¹⁶是可怕的。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甚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

小劉來信說，她過去總願意與知道東西多的人討論問題。其實知道東西多的人未必值得討論，因為我們要問他知道的是些甚麼東西？他這個人的思想高度如何？如果不問這些，不對這些作階級分析，那就可能受毒，可能上大當。

上午，給駐北大8341部隊魏銀秋教導員寫一信，彙報我來以後的情況，並要求給我一個書面結論（由我自己保存）。寫到後來，邊寫邊流淚，寫完時，淚如泉湧。我的面前出現可親可敬慈祥的魏教導員，我尊敬他，我熱愛他，他不愧為毛主席派來的好幹部。

晚給小殷信。

9月18日 星期四

每當我翻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時，我就激動不已。書中的主人公永遠給我前進的力量。

保爾給他哥哥的信中說：「我既有不聽我擺佈的背叛的肉體，又有一顆布爾什維克的心，我的意志不住地拉着我趨向勞動，趨向你們全體，趨向眼下正在整個戰線上進攻的大軍，趨向那像排山倒海的鐵流似地展開了攻勢的地方。我一個人兼有這兩種東西，世上還有比這個更悲慘的悲劇嗎？」

「但是我仍然相信我能歸隊，而在勇猛前進的隊伍裏也會有我的刺刀。我不能不這樣相信，我沒有權利不信。十年來，團和黨教給了我反抗的藝術。我們領袖的話是對我說的：『世界上沒有布爾什維克不能攻克的堡壘。』」

保爾的肉體和他的意志構成了悲劇。對這個悲劇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結局：是用布爾什維克的雄心去戰勝那背叛的肉體呢，抑或是讓背叛的肉體去壓碎那顆革命的雄心。革命者必然採取前者，只有懦夫才採取後者。我的耳朵是越來越不中用了，擺在我面前的也有這樣兩種結局。我當然只能走第一條路。毛澤東思想教給了我反抗的藝術。

昨天下午與老邵談北大情況。

他說我很單純。我以為對單純要作階級分析，個人的事越單純越好，階級鬥爭就不能單純了，頭腦應該複雜些。

靠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戰勝癌症重上藍天的王明德同志的事蹟是感人的。對於一個革命戰士來說，只要有了毛澤東思想，那麼甚麼困難都可以去克服，甚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看了這篇文章，想起小劉的媽媽，給小劉寫了一信，只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她媽媽是一定能歸隊的。

9月19日 星期五

接北大梁恕信同學信。20日以後北大成立革命委員會，對人選有看法，認為井岡山多了，公社方面頭頭少了，想不通。我認為計較人選、席位都無必要。8341支左部隊會全面考慮的，只要權是在無產階級手裏我們就放心了。一個革命者應有廣闊的胸懷，應有「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高尚的情操。

當別人在爭奪席位時，我應更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9月21日 星期日

下午去醫院看大哥，討論國內外形勢，以及自己在文化大革

命中的經驗教訓。我們這些人是太容易受騙了，關鍵是毛澤東思想太少。

我覺得大哥對自己的教訓並沒有作非常認真的考慮，因此他的新思想不多。一個人的新思想的獲得正像一種新思潮的產生一樣，是通過鬥爭，通過否定得來的。如果對於舊思想舊觀念，不加以鬥爭，不加以否定，新思想永遠不屬於他的。

時不待人，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在逐漸衰老，但是人們的精神、思想應該隨着時間，隨着季節的發展越來越年輕。當人們的臉上每增添一條皺紋的時候，我們要問，這條皺紋是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而增添的呢，還是為個人家庭的安樂增添的？

一個人的思想在逆境中要比在順境中更快地成長起來，逆境促使人去鬥爭，因而也促使人去思考。在順境中思想容易枯竭。

9月22日 星期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培養革命後代，一定要讓他們到實際鬥爭中去鍛煉。養成敢想，敢說，敢闖，敢做，敢革命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主席把敢想放在首位，是告訴我們，如果連想都不敢想，那就甚麼都談不上。因此，我們要敢於思考問題，同時也要善於思考問題。沒有這個前提，就是瞎說、亂闖、胡做，永遠也搞不好革命。要有這五敢精神，不要畏縮不前，要敢於承擔責任，要勇往直前。

接羅勝、小萬信，對校革委會候選人名單又提出異議。我以為她們的看法還是有派性的。她們說我太老實，是因為受人性論、人道主義的毒，這意見是有部分道理的，我應認真聽取。

接代軍信。兩人離開了，她情緒不好。

我院首屆活學活用毛著積代會於今天開幕。黃建平副政委的報告很好。這個大會，這個報告使我回想起去年四月間的所謂「新北大首屆活學活用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那個大會是由我建議和負責籌備的。那是派性大會，完全歪曲了積代會的光輝形象。和今天的大會對比就非常明白，知識分子一統天下是如何對待毛著學習的，工人階級領導下又是如何對待毛著學習的？

黃政委的報告中，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了我院開展群眾性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過程。指出，在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在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在對待廣大革命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上，始終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第二部分講了四個問題：1. 要狠抓對毛主席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2. 要抓學風，3. 要狠抓在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風口上的活學活用，4. 要狠抓世界觀的改造。

姚文元同志對宣傳工作八個字「宣傳典型，鼓舞鬥志」。

聽老雷講，毛主席親自批准8203部隊（河南）李金洲同志為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黨員，被譽為新形勢下雷鋒式的人物。我們為新出現的英雄人物而歡呼。我考慮這又是對入黨做官論的很好的批判。此事尚未登報，英雄事蹟還不知道，登報以後要好好學習。

我常常感到自己還很不善於思考問題，很膚淺，對許多重要問題淺嘗輒止，不深入思考便亂發議論。要以毛澤東思想來統帥自己的言行多麼不容易啊！

近來收到許多信，僅上星期一星期便是九封。來信就要回，這也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好機會。我決不能把自己的一些錯誤看法，一些不健康的情緒帶給他們。寫信也應該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鬥私批修為綱才能對同志有益。

9月23日 星期二

對一個領導幹部的要求也不要十全十美，看他的主流，主流好就行。這個主流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

9月24日 星期三

記得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過：「我們不能放鬆自己的拳頭。」這很對，放鬆了，就會出問題。鬥爭是不斷的，其間不存在着甚麼無差別境界，¹⁷只有不斷地鬥，才能鬥出一個無產階級世界觀來。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在鬥爭中學才學得進，否則是學不好的，是裝樣子的。對理論的迫切性是由實踐的

迫切性決定的。當理智與感情發生矛盾時如何辦？服從理智，因為理智是由社會性決定的，感情是個人的一時的情緒流露。

晚，與某頭頭散步，聯繫當前世界上民族民主運動，向他請教毛主席著作中的一個問題。他問我：「你現在對這種政治理論還那麼感興趣？」這句問話令我驚訝。我反問他：「難道你不感興趣了？」他說：「我現在考慮的是何去何從的問題。」

他這一問一答反映了當前的一種傾向性，甚麼主席著作，甚麼世界革命，首先要解決我走的問題，走到哪裏，幹甚麼事的問題。這是一種脫離政治的危險傾向，這條路走不得。我告訴他，我願意奮鬥到底，戰死在這個政治思想的戰場上，否則活着有何意義？他說這是一個極端。如果這是極端，我就愛這個極端。

9月25日 星期四

當你選定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為你奮鬥目標時，你決不應該為一時的情緒影響，而放棄自己應該做的正確的事情。

我的行動有時常為情緒所左右，這只能證明我的目標還不是那麼堅定，也說明知識分子的搖擺性。在這種情緒中往往反映了我的「傲慢」、「清高」等不健康的思想。應該老老實實向工人階級學習，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要堅持毛著學習，也要堅持關心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決不受環境的影響。

9月26日 星期五

有人喊沒有書讀，可就是沒有認真地去讀雄文四卷。我現在那部四卷合訂本，總是帶在身邊，有空就學起來。

中國革命已經取得偉大的勝利，但是還遠遠沒有完結，世界在動盪，我們不能忘記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民。我不能放鬆自己，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連放鬆的想法也不能有。

9月27日 星期六

接小劉信。並寄來入黨申請書底稿。談到校革委時，她說：

「討論革委會名單時，我自然想到了你。但是，你平常從不想拋頭露面，從不計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聲望、自己的待遇的言行，使我感到這樣想，你是不同意的。況且職位高並不能給人以智慧，職位低絲毫不影響為人民服務。真正有希望的不是大吵大鬧要出頭露面的人，而是切切實實與工農兵結合的人。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知識分子要真正有所作為，沒有一個與工農兵結合的長過程不行，當然出頭露面也要受到工人隊級更多的教育。我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講，不知對否？」

面對這一段話，我能說些甚麼呢？

地位、聲望、待遇，真的那麼不計較麼？不，也是計較的，只不過和不擇手段的人不一樣。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我頭腦中的毒害不可能使我不考慮這些東西。

小劉是受我的蒙蔽了。

北大校革會的成立與我是不相干的。我已經離開了北大，有人還那麼考慮顯然是不妥當的。主席教導我們，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對於我來講，重要的是在鬥爭熱火朝天的時期，我沒有袖手旁觀，在爭奪政權的可歌可泣的日子裏我沒有睡覺。

一個新思想，一個正確的認識是對於自己的舊思想、不正確的認識的否定中得來的。哪裏有天生的正確的？！小劉把我是看到太純了，其實我的私心雜念是在時時冒出來。

真正有希望的不是大吵大鬧、愛出頭露面的人，而是老老實實與工農兵結合的人。這是一個真理。

我覺得她的入黨申請書寫得不那麼好，泛泛而談，要害不突出。

9月29日 星期一

接代軍信，她對我的責備是正確的，我頭腦裏缺乏毛澤東思想，許多事情沒有處理好。代軍是個好同志，她有許多值得我學習的優點。當然，她有她的問題，她對政治並不那麼熱心。我覺得我在政治上對她並沒有甚麼幫助，是今後須要注意的。

9月30日 星期二

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是青年的一門主課，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主席在這裏告訴我們，青年應該到大風大浪中去，到激烈的階級搏鬥中去經受鍛煉，從中學會辨別方向，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作為我們的頭等大事。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那就一錯再錯，甚麼事也幹不成，就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可憐蟲。

林副主席說：「物質的東西愈少，精神的東西愈要多。」對於個人來說，物質的東西要有意識地少一些，精神的東西要有意識地多一些。物質的東西多了，就會把人打垮。宋先生在關鍵時刻所以經不起考驗就是因為物質的東西多了。有三萬元存款，¹⁸還想甚麼呢？「甚麼政治，甚麼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家就是一切，因此使得她在參加革命時尚能與家庭作鬥爭，現在就步舊家庭的老路了。

物質的東西愈少愈好，要少到最低限度；精神的東西愈多愈好，那是沒有限度的。

下午，民主生活會，半天無人講話。其實大家都有話要講，就是不想講。後來我發言。我認為教研組之所以弄得這個樣子，主要是我們自己不好。但是對領導來說，工作要做細，要瞭解大家的活思想，要調查研究，不是靠大會上捅幾下解決問題的，要讓大家講話，把話匣子打開來。這裏有一個條件，就是言者無罪。

我們只有一個標準，即毛澤東思想，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要敢於提意見，不為個人安危所阻。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

10月1日 星期三

昨晚與大哥談了一個通宵，總的主題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經驗教訓。「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無產階級作家高爾

基說過：「一個人追求的目標愈高，他的才力就發展得愈快，對社會就愈有益。」

兩報一刊發表重要社論：〈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當前不僅要從理論上懂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實質，更重要的是實踐問題，鬥批改就是一個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問題。

我們知識分子好尚空談，好思想，但不好實踐，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便是一句空話。

下午與大哥、媽媽一起憶苦思甜，講到抗日戰爭時父親的慘死，我們都流淚了。

10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和大哥一起去拜訪小殷的媽媽。

10月3日 星期五

收到小劉、小殷、小梁來信。小劉並寄照片一張。北大已於9月27日成立革委會，謝副總理出席了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毛主席的新北大奮勇前進吧！小劉、小殷、小梁來信中，都談到了派性問題，談到8341最近還批了派性，而且指出主要來自新北大公社方面。為甚麼會來自新北大公社方面？小劉認為新北大公社在文革中功勞大，又有社教運動的老本。我想這僅僅是一個方面，而且對這個功勞也作了不正確的理解。主要是我們沒有站到毛主席教導的高度來看問題，就是：「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由於沒有這個高度，便會斤斤計較於人選問題、席位問題。

國慶兩報一刊社論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以沉重打擊，但是，應當看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

條道路的鬥爭，貫穿於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時時刻刻都在利用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變換各種手法，繼續散播毒素，腐蝕幹部，同無產階級爭奪群眾。」我們的任務是艱鉅的，我們這些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在這個鬥爭中被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便在這個鬥爭中被淘汰。

10月6日 星期一

收到代軍信、小潘信。

代軍信中附有向今給我的信，只上了一個學，就寫得那麼好。信中寫道：

爸爸：

國慶好！我是一個小學生了，我一定聽毛主席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向奶奶、大伯、姑母、哥哥、姐姐等問（此字缺）好！

女兒，向今上

1969·10·2下午

毛主席萬歲！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高唱東方紅。

學習毛主席語錄。

中國共產黨萬歲！

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

槍桿子裏出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三面紅旗萬歲！

打倒劉少奇！

今今寫

還有一張阿拉伯數字，老師的批語是「很好」。

10月7日 星期二

我喜歡兩種顏色，紅與黑，紅意味着血與火，黑是武器、舊世界只能用劍與火才能改造。我崇拜劍與火，因為我崇拜革命。不要模仿，要有獨創。為革命而犧牲是最美的。魯迅先生說：「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

今天又受騙了，受騙了也不懊惱，要是懊惱，正中了騙者的計了，但我總要吸取教訓。「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出驚人的代價。」

有人說我太善良，其實不然，我對敵人是極其憎恨的，我的胸中時刻奔騰着革命的暖流。國際無產階級的戰歌：「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時刻在激勵着我去進行戰鬥。

我的感情更多地傾注於革命，我不喜歡對我太多的愛情與照顧。代軍的林黛玉式的感情也是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她不能那樣專一地愛我，而應該去愛人民。

10月8日 星期三

接老鍾信，說北大領導又給化工團部來了一信。現在應該清楚了吧。

勞動真有勁，可惜見不到工人、農民。但要善於在勞動中體會，勞動除能改造思想以外，還能出智慧，在勞動中一些辯證法思想用活了。我希望每天都能為人民做點好事，這樣的生活才是充實的生活。

10月10日 星期五

接小劉信，並照片一張。小劉來信中談到在正確路線領導下是否存在走「上層路線」的問題。在正確路線領導下，應該是「上層」「下層」領導與群眾融為一體的，幹部不怕群眾，群眾不怕幹部，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因此應該不存在甚麼「上層路線」的問題。「上層路線」

本來是一個杜撰出來的名字，是「走」出來的，是那些專門找領導討好而又輕視群眾不接近群眾的人「走」出來的。如果現在還有這樣的人，那麼這個名詞也不妨對他們使用一下，但是對那些堅決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積極向領導反映意見而又熱愛群眾、接近群眾的人說成是「走」上層路線，顯然是不公平的。

10月13日 星期一

市革委會領導人批評「一辦」¹⁹清隊不抓緊，說，你們文教戰線還抓不抓階級鬥爭。化工的運動四個月來進展極慢，群眾意見不少，但是沒有解決。我以為對領導的意見要接受，對群眾的意見同樣要尊重。某種角度講，群眾的意見比領導的意見還要重要，群眾最敏感最早發現問題。一個好的領導者總是時時刻刻與群眾共呼吸同命運，最善於傾聽群眾意見，等上級來批評時革命已受損失啦！北大前一階段的運動的曲折是最好的證明。

文化革命的一條重要教訓就是領導者必須走群眾路線，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完，我們有些領導人就把這一條教訓忘記了。

10月16日 星期四

劉慧芬的入黨申請書已看了好幾遍，今天又過細地看了一下，提出如下意見：你要講的意思都有了，也有感情，但是不具體（並不是要寫許多具體的事件），沒有把自己的深切體驗、思想轉變具體地表達出來。比如8341進校以後，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許多人不那麼理解這個變化。而你的看法是正確的，政治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你應該把北大運動的這個轉折對你的影響、教育寫得具體些。

在寫作上思想不嚴密，給人感覺是拼湊起來的，表現在段與段、句與句之間的聯繫上。如第三頁「革命沒有完……」接着引主席的話，便沒有引得恰到好處。第五頁「要準備打仗」，後引主席的話，如不按茵子改的那樣也不連貫。其實你的思想是清楚的，只是考慮不周密，表達不精確而已。寫東西（表達思想）應在思想正確的前提下，要求嚴密。

寫得具體這是一種寫法，也可以寫得很簡單，僅僅提出自己的要求，入黨動機即可。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觸及了人們的靈魂，使我們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應把這個轉折具體地向黨組織彙報，並乘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因此還是寫得具體些好。

我沒有甚麼修改。具體的體驗要由你自己表達的。上述意見也不一定對，你可與茵子再研究一下。

文化革命之前，抱着追求真理的樸素感情來學習哲學，由於受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愈學離真理愈遠。自己又不甘於這樣下去，因此常常感到苦悶和空虛，這種苦悶與空虛是由於遠離革命實踐所產生的。直到這次文化大革命，才從實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從抽象的口號變成了具體的行動。

10月17日 星期五

我懷念北京。今天的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人類未來全部歷史的最輝煌的篇章，都是在我們偉大的首都產生的。

小劉在政治上的長足進步，有如一個日益強壯有力的小孩在掙破衣服成長起來。

羅勝來信中說，她近來有點「看破紅塵」的勁兒。「看破紅塵」是佛家語言，革命者是可以借用的，但只能是這樣的意義：看破階級鬥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階級關係；看破私有觀點，一切私有思想總是卑微的，是落後階級的意識形態。如果把它理解為一切都是無所謂那就錯了。「無所謂」、「有所謂」都是有階級性的。離開階級分析的「無所謂」是不存在的。

不能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主席在「九大」講，「我看就不那麼公平」，的確是這樣，一個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線覺悟就比「二月逆流」幹將們高得多，可是「二月逆流」幹將仍當上了中央委員，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公平嗎？不公平。但我們不能忽略各種各樣的因素。周培源當上了校革委會副主任，但是他的政治品質及不上一個普通的紅衛兵，公平麼？也不公平，但周就應該擔任這個副主任，道理是一樣的。要把事物放到各種社會聯繫中來考慮，具體地分析具體事物。否則就會陷於一種抽象，永遠弄不清事

物的本來的面目，對許多事情便無法理解。極「左」傾向的一個思想根源便是抽象地看問題。

要強調具體地分析問題，具體地解決問題，不要對空洞的哲學問題感興趣。否則，無異於給自己套上了鐵箍。

10月18日 星期六

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懂得，除了毛主席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道路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為了更好地為共產主義偉大事業而鬥爭，必須加入中國共產黨。

10月19日 星期日

讀《伏契克文集》。《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已經不止讀二三遍了。這本書好像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一樣，對我永遠是新鮮的，百讀不厭的。《報告》是作者懷着一顆堅如鋼鐵的心，站在共產主義思想的高峰，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寫成的，它永遠是革命者的教科書。我喜好伏契克的文章。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充滿着戰鬥的、樂觀的精神，完全是作者共產主義精神的寫照。

伏契克的《報告》和瞿秋白〈多餘的話〉一起讀，是一個強烈的對比。伏契克在獄中想的是甚麼？瞿秋白想的又是甚麼？這兩個是極端的典型。他們是我們青年人成長過程中的正反面教員。

10月20日 星期一

小劉寄大批判材料一份。有北大中文系文勁軍文章三篇：《「政治危險論」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兩種世界觀的大博鬥》、《為甚麼「政治危險論」在青年學生中也有市場》。文章寫得很不錯，比較深刻，擊中了「政治危險論」的要害。

10月21日 星期二

接小劉信(16日)並寄來在整團過程中同志們對她的意見。她被

選為團支委，擔任宣傳委員。我每每為她在政治上新的收穫和進步而感到高興。

小劉問：「咱校兩個代表兩次見到了毛主席。江西代表8號就回去了，沒能參加11日接見。他們講了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非常受教育。你甚麼時候能來向毛主席彙報呢？」

我能說甚麼呢？

10月25日 星期六

「共產主義就是講的一個公字，反對一個私字。要破私立公，不然就是在那裏扯皮。要解決問題，就要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林副主席的教導要牢記心間，要常常檢查自己，到底是不是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馬列主義少，扯皮主義多。

從北大回化工，一方面我認為在政治上是一個損失，我熱愛北大，因為北大在毛主席身邊，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另一方面這是對我的革命意志的一種考驗。現在我應該在如何鍛煉革命意志，繼續革命這方面多加考慮。

10月26日 星期日

我對政治——階級鬥爭是那麼感興趣，我的整個心靈都沉浸在政治的激流裏，政治工作危險論對我是無緣的。我堅信毛澤東思想，我在大節上是忠於毛澤東思想的。

總要努力，總要拼命向前。

10月27日 星期一

吳師傅與我談清隊工作，並談教研組領導問題，問我：教研組叫你來領導，你幹不幹？我告訴他我的具體困難，耳朵損壞得很厲害。他說：「耳朵壞沒有關係，你有頭腦。」並說：「回北京之前，還是要把教研組搞好，從你個人來看回北京好，但從革命需要來看還是在這裏好。」

在這個問題上，我應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我覺得我不那麼適合這個工作。

不管怎樣，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

有些同志把精力浪費在鬧情緒上，浪費在背包袱上，這實在是太蠢了。一個革命者總是向前的，哪能這樣患得患失地對待生活與鬥爭。我不幹這種蠢事。

10月28日 星期二

毛主席最近視察上海時，就備戰問題對春橋同志講，不要鬆動。

我們馬上要出發去農村三秋。我不僅把它看成「三秋」，首先把它看成是戰備，是練兵。我決心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打好這一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是威力無窮的精神原子彈。因此，這次下去必須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

10月29日 星期三

一個革命者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崗位，他決不會被情緒所左右，他總是充滿着戰鬥的歡樂。那種認為只能在這裏幹革命不能在別地幹革命的人，他的革命性實在是大可懷疑的，這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而已。

要紀律，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毛澤東思想，革命是最高的權威，毛澤東思想是最高的權威，凡是有損於這個最高權威的都要和它鬥爭。

在新形勢下要解決幾個問題。批判「政治危險論」，樹立繼續革命觀點。批判無政府主義，加強革命紀律。批判入黨做官論，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

五、戰備下鄉在佘山

- 刻苦勞動，努力學習
- 當「群眾代表」參加整黨

11月1日 星期六

出征了。

上午8點正，我們的隊伍向佘山公社進發了，一路上鬥志昂揚，意氣風發。雖然很累，但是想到備戰備荒為人民，想到鬥、批、改，想到紅軍的長征，甚麼都不在話下。

下午2點半到達駐地。一到便開了一個座談會，座談紀律的重要性。我引了林彪同志的兩條語錄：「紀律是甚麼東西？它是我們黨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共產黨要成功，不能缺乏這個武器。」「黨不講紀律一定沒有戰鬥力。結果把軍隊搞成爛隊伍，一碰到敵人就垮。」我決心在農村一言一行都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做到勞動、思想、戰備全面豐收。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毛澤東《長征》

臨走時接小殷一信：北大已撤至農村。

晚飯後學習毛主席的《青年運動的方向》。重溫主席的偉大教導：「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甚麼做標準呢？拿甚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主席又講：「拿這個觀點來看過去的青年運動，就應該指出一種錯誤的傾向，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青年運動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他們反對工農運動，這是青年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

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卅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青年運動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有了很大的發展，目前知識分子正日益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能不能講這股逆流已無影無蹤了呢？我以為尚不能這樣講。

1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割稻，儘管很累，但是很高興。吃了卅多年飯，還是第一次割稻。要珍惜糧食，糧食真是來之不易啊！

下午叫我室內揀棉。

在揀棉時，與吳師傅及幾個女同志談，他們認為我在教研組應該好好發揮作用，學毛選很用功，但用得不夠，繼續革命的問題在行動上沒很好解決。北大的收穫在化工沒充分顯示出來。

11月3日 星期一

由於「智育第一」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過去下鄉不是全心全意的，而是半心半意，往往身在鄉下，心在學校。計較在這段時間內多少書不能讀了，而不是考慮在鄉下可以學到多少毛澤東思想。經過文化大革命再來看過去這種心理簡直可笑得很，可笑是可笑，但卻是事實。這就是下鄉鍍金論。

現在是全心全意地下鄉了。但要多多考慮如何更多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向貧下中農學習優秀的品質。

從過去下鄉到現在下鄉心理的變化，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對我的教育，這的的確確是一個收穫。

與貧下中農一起勞動時，談到生活的改善。現在的生活比1958年公社化以前好得多了。現在是一年比一年好。這裏的畝產量是700-800斤，年底一個勞力可以分紅400-500元。副業也不錯，150斤的豬只要五個月即成。如果按錢算，一個勞力平均每月40多元錢。因此，實際上工農之間的差別正在消失。農民生活的提高，是我們國家日益強大的重要標誌。

要善於體察情況，在各種比較、各種變化中去受教育。我真想就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做一番調查，可是現在還沒有這個安排。

讀《關於重慶談判》。主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器把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解剖無遺。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的方針是早就定好的。「就是要消滅人民的力量，消滅我們。」因此規定了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消滅他們。和國民黨的談判一定是談判不好的，仗是一定要打的。這是由國民黨反動派的本性所決定的。目前我們和蘇修正在談判。談判的結果實質上是戰爭的開始。談判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充其量是邊界的短暫緩和。但是，我們與蘇修的根本分歧決不能靠談判來解決，只有槍桿子才能解決。儘管我們反對用武力來解決，但事情不能單由我們來決定的。

11月4日 星期二

今天挑稻，脫粒。我挑得不多，可是已經夠噲，真沒有用。只會吃飯，不會挑稻，說不過去。但我一定要堅持下去，並且要逐漸增多。

晚上寫大批判稿《要在「三秋」戰場上狠鬥恐戰病》。

11月5日 星期三

與同志們談我的勞動觀點還不夠健全。儘管我的體力有限，但我較喜歡幹重活，這本來是好事，但是我對一些輕活不那麼願意幹是不對的，比如拾稻穗。這是輕活，卻是有關「顆粒還家」的事，是輕視不得的。重活可以鍛煉思想，輕活同樣可以鍛煉思想，只要明確這個活兒的意義。

今天還是挑稻與脫粒。我挑得比昨天多了一點。我要好好鍛煉，要煉出一副鐵腳板與鐵肩膀。

《三秋戰報》裏表揚我每天堅持學毛選。其實單學沒有甚麼，要很好地用，在學與用之間，我還存在着相當大的距離。

接李崇澤²⁰來信。看來他們在農場鍛煉面臨着嚴峻的考驗，知

識分子的動搖性在這一群青年學生中表現出來了。何止他們，我自己呢？

一年以前的生活，還歷歷如在目前，我不能忘記，永遠也不能忘記。應從中接受甚麼教訓？接受甚麼教育？

11月6日 星期四

下午翻地，大致和北方的翻地差不多，因此，還不至於出洋相。三秋也是戰備，要提高到戰備的角度來看待三秋。三秋、戰備、鬥、批、改是完全一致的。

接小劉、小潘來信。小劉撤到大三線，小潘撤到653（漢中）。小劉來信中附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些講話，是關於打仗問題的。主席講：軍隊不能鬆勁。林副主席講：準備早打還是晚打，要準備早打。準備大打還是小打，要準備大打。準備打核大戰還是「常規」戰，準備核戰爭。要充分認識蘇修政治上的反動性，軍事上的冒險性，戰爭上的突然性。「要用戰爭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打仗是最大的政治，軍事本身就是政治。政治這個名詞非常廣泛。它是個統領全局的東西。各個具體方面，農民種田，工廠生產，軍隊打仗，這一切在有了全局觀念的前提下，完成自己工作崗位上的工作，兩樣配合起來就是政治。政治包括一切，但不是一樣，有了全局觀念又把本職工作做好，兩者結合，政治才具體化。不然是抽象的政治，或者是單純業務。又有全局觀點又把本身工作做好，才是真正的政治，不是空頭政治。老百姓為國家把地種好，就是政治，軍隊為國家打仗就是政治。政治內容不斷變化，但也有不變的，從全局看，階級鬥爭，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才是政治的總內容。底下把各行各業工作做好符合總任務的需要才行。不然是單純業務，單純技術。政治業務結合起來，才是有內容的政治，不然是空頭的政治，但是有時互相交替的、穿插的。」

「行動的意義超過單純宣傳幾十倍。1848到1917馬克思主義誕生了69年，只是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使中國人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精神變物質，宣傳的東西變成了行動，才更豐富了宣傳的內

容。思想轉化為實踐所產生的影響更深遠。如果現在世界大戰爆發，那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將更快更深入更廣泛了。」此話很深刻。

小劉問我：「你要去農村，當然應該，但回北大就不能去農村了嗎？哲學系在房山，要走六天，你難道不能在主席身邊幹更多的事嗎？」

11月5日《人民日報》重要社論〈注意工作方法〉摘要：形勢的發展，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各級革命委員會更加注意工作方法。

一、抓好帶頭人的思想工作。

二、抓點。領導要抓點取得第一手材料，指導運動。把面上的問題帶到點上去研究，把點上的經驗拿到面上去推廣。

三、抓三分之一。

四、要考慮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戰略思想出發，用這個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這就是全局觀念。各行各業都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注意研究形勢，注意思想動向，把全局觀念和本單位的工作結合起來。沒有全局觀念的工作，就是單純的業務觀點。

五、要考慮到群眾。

六、領導和群眾直接見面。

七、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八、開講用會。

九、少而精。會議文件表報要大大精簡。不要整天泡在會裏，埋在文件堆裏，提倡開短會、寫短文章，新聞報道也要精明扼要。

十、留有餘地，不留一點餘地，容易使自己被動。

十一、勞逸結合。既要緊張，又要從容地工作。

十二、要講究實效，忙要忙到點子上，要解決實際問題。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搞繁瑣哲學。

工作方法問題，也是思想方法問題，世界觀的問題。只要你做工作，總要採用某種方法，不是正確的方法，就是錯誤的方法。毛主席倡導的工作方法，是群眾路線的方法、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唯物辯證的方法。這種工作方法是同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工作方法相對立的。

11月7日 星期五

市革委會「一辦」決定，這次三秋時期要延長。春橋同志講，還是長一點好。要研究形勢，現在在談判，誰知道要談判到甚麼時候。如果在戰時能領導工作，在和平環境下就更能領導，這對於領導是一個考驗。在農村搞鬥批改，也包含着撤退的意義。我們的撤退不是逃避主義，是保存有生力量。現在戰爭的特點是突然襲擊，因此有生力量的大量消耗於我們是不利的。

春橋同志還表揚了化工、復旦。69屆畢業生將從戰備需要考慮。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紅衛兵。我們將在佘山搞鬥批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收到老陸來信，說他下去教改之前，宣傳隊領導小組答應馬上研究與化工聯繫我們對調的問題，哲學系宣傳隊已同意，他還把魏教導員意見抄來給我看了。目前這個問題，須要從戰備來考慮。我本人是非常願意回去的，但要有全局觀。

11月8日 星期六

中午與吳師傅談心，他談到調回北大的問題，我表示願意回去，但是顧全大局。

下午4點一連一排與生產隊的貧下中農共開批判鬥爭會，鬥爭龔XX與生產隊的一個富農分子，大會開得很成功。我也發了言，控訴日本鬼子漢奸賣國賊的罪惡。

晚上開憶苦思甜大會。

11月7日《文匯報》發表東海艦隊左盾文章〈對「合二而一」論的再批判〉，最後一部分說：

「一切有志於從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工作的同志，要站在革命鬥爭的前線，『經風雨，見世面』。掌握真理，所向披靡，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前進。切不可脫離實際鬥爭，言不離黑格爾，搞從概念到概念說明不了甚麼問題的哲學。不要搞書堆哲學、課堂哲學，要搞鬥爭哲學、實踐哲學，一切領域，尤其是文科

大學，都要批判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如果不搞革命大批判，試問：文科大學辦了幹甚麼？」

這段文章寫得很好，對教育革命的啓發很大。最後文章指出：「掌握『一分为二』，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迷航向。不懂『一分为二』的辯證法，沒有不摔跤的。『明知征途有艱險，愈是艱險愈向前。』我們要善於察覺和對待思潮和傾向問題，反右防『左』，反『左』防右，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對新生事物，要善於為之鳴鑼開道，對壞事冒頭，要及時給以批判鬥爭。」

11月9日 星期日

我忽然感到，從必然到自由的飛躍是一個多麼艱巨的過程，不僅須要有很艱苦的自我改造，還有和客觀世界的鬥爭。這個艱苦的鬥爭過程本身便含必然性。一方面要承認鬥爭的艱苦性，另一方面要有革命的樂觀主義，為達到目標，不為任何情緒所左右。這其實是一個常理，但是經過實踐的體驗便是另一個樣了。大概我碰壁碰得太多了吧。

讀完了《智取威虎山》十月演出本。這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結晶。它的成就充分地體現了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楊子榮是新型的共產主義的英雄。

十月演出本的特點在於體現了繼續革命的思想。

做人應該做楊子榮那樣的人。要身在農村，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穿林海跨雪原氣衝霄漢，
揮豪情寄壯志面對群山。
願紅旗五洲四海各招展，
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撲上前。
我恨不得令飛雪化春水，
迎來春色換人間！
黨給我智慧給我膽，
艱難險阻只等閑。
任憑那座山雕兇焰萬丈，

為人民戰惡魔我志壯力強。
今日痛飲慶功酒，
壯志未酬誓不休。
來日方長顯身手，
甘灑熱血寫春秋。
高山不能把路擋，
抗嚴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陽。」

——《智取威虎山》

11月10日 星期一

下午，聽孫政委形勢報告，主要講中蘇談判。中蘇談判無進展，每天四小時，無法達成協議。代表團一到，我們請他們好好吃了一頓，他們吃得杯盤狼藉。第二次談判開始了，他們勢態很高，說甚麼我們從來是不想付諸武力的。我們問，你們不想付諸武力，在邊境部署了那麼多兵力、坦克、導彈幹甚麼？他們說我們並不想打你們，要是打的話，四個小時就可以把北京摧毀。我們說，你這話算數不？我們把它公佈出去。他們說不算數，不算數。我方便說，如果你四個小時可以摧毀北京，我們兩個小時即可摧毀莫斯科。他們點點頭說：「事情是這個樣子。」

談判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堅持沙皇時代簽訂的協定是不平等條約，但我們不想收回那些土地。他們說那是沙皇的事，你們去問沙皇好了。我們說：你們是不是列寧的後代，他們說當然是，不是的話就是猶大。那麼承認不承認舊有條約的不平等性，他們攤開兩手聳聳肩，呼呼入睡了。

第二個是維持現狀問題，他們盡扯皮談不出甚麼。目前現狀並不安靜，喇叭戰，鬧出許多笑話。其一是他們的華語廣播說：「珍寶島是中國的，不對，是蘇修的，又不對，不對，是蘇聯的。」也打炮，但我們不比鋼鐵，而是擊中要害，消耗他的人員，打死他們幾個人。

另外，他在國內的宣傳也並不高明，把被我們打死的上將的死屍公佈了，結果蘇聯人民看了怕了，給徵兵造成了困難。

他們的坦克被我們繳獲了，這次談判中提出來要要回去。這種坦克是美蘇合制的，防彈能力強，繳獲以後，我們已找到對付它的辦法了。只要彈頭上設一裝置(?)即可消滅它(這種裝置是錢偉長²¹設計的)。

還談到貿易問題。要皮褂、蘋果、布匹、豬肉、食油。主席已批准給他們一部分，但是要等他們的木材運來再說。他們要訂三年合同，我們說不行，合同訂了你們要撕毀，最多只訂一年。

在談判期間，他們溜到香港去搶購東西。甚麼皮大衣之類用飛機運回蘇聯。

派大使問題，沒有結論。

朝鮮問題。崔雄健來中國之前，鴨綠江邊有接觸。後來日本在伯力修了一個港口，朝怕蘇日合作出賣朝鮮，才又來求饒。說甚麼你們明反修，我們暗反修，要中國的物資援助。朝在恢復期間的物資都是中國的，反華以後，中斷援助，現在不行了。我回答，反修不反修是你們的事，但蘇要搞你們，我們早就告訴你們了。同意給予一部分物資援助。

在同中國打仗問題上，蘇有兩派。主戰派以柯列奇科為代表，主和的將軍都被暗殺。主戰者又有不同戰法：打核設施、推進陸軍常規戰。如打常規戰，主要從華北、東北進入；西北不行，有山與平原，不利於坦克前進。我們要充分認識蘇修在政治上的反動性，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戰爭的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有毛主席，有毛澤東思想，我們有人民戰爭，我們的戰爭是正義的，我們是以逸待勞。

主席最近召開了作戰會議，解放軍都部署好了。主席說，打常規戰，我們有經驗；打核戰爭，可能會亂一些，因為沒經驗。

11月11日 星期二

今天送公糧。一路上，輕風習習，航船穩駛，兩岸風光無限美好，真是「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

到糧站，兩岸紅旗招展，熙熙攘攘歡歡樂樂。人們心中都在想：公糧好，公糧好，公糧為人民，備戰又備荒。

我背了50筐左右，這是對我的體力的一個較大的考驗。我想：我們過去不勞動讀死書，現在讀活書，每流一滴汗，每背一筐糧，都是在讀書——讀世間的活書。十天來，在勞動方面也學會了許多東西，會割稻、挑稻、背稻、脫粒，做田埂，基本上學會了搖櫓，是學校裏的十天遠遠不能比擬的。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

學校最單調了，農村生活要豐富得多，農村便是一個大學校。「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主席的教導給我們指出了方向。甚麼書堆哲學、課堂哲學，請靠邊站，鬥爭哲學萬歲！實踐哲學萬歲！

11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挑稻，我從36個增加到60個一擔，挑了整整一天。很累，但很高興，真像同志們所說這是一個飛躍，我爭取能挑到80個。這次下鄉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下鄉，比文化革命之前任何一次下鄉的收穫都大，我學得了許多東西。同時對自己的要求也比以往嚴格。我有這樣一些進步：一、能帶着問題學主席著作。二、不掛念家庭，不嚮往學校，全心全意在這裏。三、在勞動上比過去刻苦肯幹。但是由於耳朵不好，不能很好地瞭解貧下中農的情況。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而它對我來說是特別要緊的，最重要的是深入群眾。

我的耳朵實在遺憾，如果耳朵好，我能做許多事情，我的思想也會豐富起來。

晚上申了三家貧下中農（其中有貧下中農代表，和生產隊隊長家）。徵求他們對我們來這裏以後的意見。他們都表示滿意，並歡迎我們再繼續留下去。

11月13日 星期四

接小劉信。她收穫很大，在勞動與社會調查中深有體驗，真正認識到農村是一個大課堂，在那裏是大有幹頭的。今冬明春，他們就在農村搞教改。

她提出一個問題：如何理解接受貧下再教育與「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之間的關係。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是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在談到如何把分散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社會化的集體經濟時提出來的。主席還說：「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要害便是教育、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人民公社解決了農業社會化的問題，農民的覺悟在這前後有了一個飛躍，這個進步首先應該看到。因此，就教育對象來說，當前已由農民轉到知識分子身上。這並不等於說，主席在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時，不存在知識分子的再教育問題。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接受再教育這是歷史必然，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特別突出罷了。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首先把貧下中農作為一個階級來看，看它的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階級本質，而不是看某一個人。任何一個先進階級都有落後分子，這並不奇怪。階級的劃分、階級的標準與世界觀的分野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先進分子才是這個階級的代表，這是理論上的認識。在實踐上，貧下中農中比較落後的人也要比知識分子中的落後分子可愛，容易教育過來。因為知識分子的落後是由一套舊世界觀作為基礎的，貧下中農中的一些比較落後的人，是由舊勢力的影響所造成的。

小劉提到「訪貧問苦」不合理，現在還有何「苦」可問？大概是問解放之前的苦吧？

晚上，一排、五排，合開民主生活會。會上有人提出早上用熱水洗臉，多吃大米稀飯，菜要多樣化，油水要足等生活上的要求。我以為作為辦伙食的同志應該考慮這些方面，但是我們不應有這些要求，要從戰備出發，每天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生活上卻提出種種要求，那是不對的。

想革命，想打仗，愈想愈有勁；想個人，想家庭，愈想愈沒勁。

感謝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這個大革命，我研究生畢業以後，充其量幹些所謂「著書立說」的腐儒之事。文化大革命把我從這個低級趣味中解放出來了，使我能做一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事。

11月14日 星期五

晚上訪貧下中農。陸家浜生產隊的階級鬥爭還未徹底弄清，今天據姓顧的一個共產黨員講，有人在白天鬥了地富，晚上請地富喝酒。此事發生在今年，並說兩派問題並未解決。這裏的領導班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靠邊了，因此新老之間也有矛盾。而新的領導班子，七個隊委八條心，從不開會研究問題。這些矛盾都被豐收、好日子掩蓋了，如果是一個窮隊，矛盾早就爆發了。

11月15日 星期六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內容，主要地是指貧農和中農。」「在兩個革命時期，中農在開始階段都是動搖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最聽從黨的領導。可見，農民是具有兩面性的。其一，是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性，這是主流、基本面，特別表現為貧下中農的積極面；其二，是分散的、落後的、自發的、保守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以中農中的富裕農民為代表，但這不是農民的主導方面。所謂嚴重性，就是指它的動搖性、落後性（參考《論人民民主專政》）。知識分子再教育是接受農民的基本面，主導方面的優秀品質。

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之所以發生這個問題，還在於我們對貧下中農缺乏感情，往往覺得格格不入，要真正瞭解貧下中農，就得把自己的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個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甚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而要獲得這個變化需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只有這樣才能具體地把握貧下中農的本質方面，而不再是那麼抽象。

11月17日 星期一

向頭頭建議學習《注意工作方法》這一重要社論。社論是在5日發表的，可是一直不學。我就領導班子革命化問題，就抓三分之一

的問題，就突出政治問題，就少而精的問題，聯繫教研組的領導發表了意見。敢於就工作中的問題發表意見是對革命負責的表現，我不怕打擊報復。「抗嚴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陽。」晚上學習毛主席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1月18日 星期二

晚去指揮部看電影《列寧在1918》。通知說是開會，結果是看電影，理由是怕貧下中農和我們一起看，容納不下。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好，反映了群眾觀點薄弱。事情本來應該反過來，利用放電影的機會和貧下中農接觸。貫徹主席的工作方法多重要啊！

晚收到羅勝信，談許多戰備情況。說到畢業生的思想動向很不健康，工宣隊講話起哄，沒威信。這種動向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動搖性與短視性。

11月19日 星期三

「高姿態」²²這個提法本身沒甚麼錯，但是由於這掩蓋了一些矛盾，因此這個姿態變成做出來的了。還是提實事求是，按黨性辦事好。

我們勞動應該和戰備聯繫起來，幹甚麼事應該和全局聯繫起來。就是說應該突出政治。有人說我太天真，是書呆子。

同志們說，我去北大四五年回來以後的最大變化是頭腦，腦子裏有毛澤東思想了。我承認這一點，雖然不能誇大，但我從文化大革命中的確學到了毛澤東思想比任何時候都多。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那麼，研究生畢業以後，我充其量幹些所謂「著書立說」的腐儒工作，於黨於人民有何好處呢？

晚上討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問題。我以為關鍵是個態度問題，是個自覺性問題。

11月20日 星期四

本來挑半天肥料要輪換，但我堅持挑了一天。主席教導我們：「愈是困難的地方愈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雖然累得精疲力盡，

但心裏是甜滋滋的，這種勞動也是對我體力的考驗。

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戴着手套幹輕活，幹清潔的活，貧下中農的女孩用手在撒豬糞。貧下中農喜歡哪一號人不是極明白麼？

11月21日 星期五

《三秋戰報》又表揚了我，說我抓時間學毛著，農活雖生疏，但能虛心學習，主動幹，關心鬥批改，思想積極等等。表揚不過是向我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是對我的一種鞭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還沒有好好向貧下中農學習。

11月23日 星期日

昨天回家休息，順便去化工，退了房子，拿了東西。真是舒服，最好從此再也不去這個地方。

小殷回來了，下午來看我，直談到晚8點，講了許多北大的情況。

對宣傳隊意見不少，學生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重新抬頭。聶元梓與王(連龍)副政委作了辯論，保留了一些意見(武鬥與分裂問題)，提出了一些新問題，其中之一是為甚麼不在北大抓「516」²³分子。

我認為對工宣隊，不能忽略其主流，當然他們也有工作方法的問題，而學生中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重新抬頭卻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大問題。

對於聶的辯論問題，某些地方可能帶有一點主觀性。但她不因當了官而背包袱，能繼續革命，在原則問題上有鬥爭精神，這是值得佩服的。年歲大了不可怕，怕就怕思想衰退了，精神衰老了。

殷不同意我去當甚麼頭頭，說目前形勢發展很快，應該多做些準備工作(思想、理論準備)，鍛煉好身體。

11月25日 星期二

乘8點校車回生產隊。大哥送到徐家匯。收到代軍、小劉信。小劉告訴我，北京在圍殲「516」匪徒。譚厚蘭被逮捕，她是「516」的

核心成員。一切耍陰謀詭計的人終無好下場，讓她與林傑去「風雨同舟」吧！

寄來《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一本，是送給我哥的，非常精美，大哥見了她的禮物一定會非常高興的。

11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參加大隊揭發批判會。會上對一個貪污腐化分子進行了幫助，批判。這個大會深深地教育了我：一、貧下中農是如此苦口婆心地去挽回一個犯了罪而尚可挽救的出身貧農的青年。貧下中農的發言是很耐心的，具有說服力的，充分體現了黨的政策。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青年毒害多深啊！真正是懶、饞、貪、變。和平演變是多麼危險啊！生活上的腐化必然要導致政治上的墮落。農村的階級鬥爭是複雜的，農村的天地是廣闊的，農村有多少事情需要我們去做啊！

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參加大隊批鬥兩個貪污腐化墮落分子。有一個壞分子（即26日揭發批判過的那個傢伙，我連他的姓名都不想寫，以免有污於我的筆）惡毒攻擊貧下中農學習毛主席著作，說甚麼：「你們天天學毛著，也是挑擔，我不學，同樣挑。」真是豈有此理。這個傢伙就是懶字當頭，即使挑了幾擔，其意義也與貧賤上中農不一樣。貧下中農讀毛著，挑擔是為了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壞分子挑擔是為了一己之活命，兩者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第二批休假的同志今天回來了，帶來了不少思想問題。學生說：「甚麼長期不長期，勞動完就走了！」這樣一個班就不告而別。有一個幹部說：誰讓我回家，我就向誰磕三個頭。不少教師藉口家裏有小孩等等去了就不來。這樣一些小小的困難都克服不了，那麼真正打仗怎麼辦？

要常常聽取群眾的意見，群眾的意見是思想的鏡子。群眾對我一般的反映都是好的，但是認為我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應該擔當的

責任推辭了。認為我在這裏的地位有點微妙，不是幹部的幹部。這個意見我要好好考慮。

11月29日 星期六

高樓大廈裏固然要學主席的著作，但我特別喜歡在艱苦的環境中學習主席的著作。這是因為艱苦環境中有更多的問題，需要我去向主席請教。另一方面還因為主席的著作都是在戰爭艱苦的環境中寫成的。現在我們為了戰爭的需要，在艱苦環境中學習主席著作，感到特別的親切。

12月1日 星期一

下鄉已整整一個月了。11月1日，當我們行軍到鳳凰山時，我在軍營的牆壁上看到解放軍同志創作的一幅畫：在紅太陽毛主席的光輝下，延安寶塔山腳，有一個戰士背着一捆木柴，帶着勝利歡樂的微笑，跨着堅定豪邁的步伐向前進。這就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戰士張思德同志。²⁴

這幅畫深深地吸引着我，它形象地告訴我們：一個革命者應該怎樣活着，活着的目的是甚麼？

每當早晨跑步至鳳凰山，看到張思德同志的光輝形象，就像一面鏡子照着了我靈魂深處的東西，我就感到自己離這個「完全」「徹底」的目標尚遠。但我看到照耀着張思德同志前進的紅太陽，我又充滿了信心。我有信心向這個「完全」、「徹底」的目標進軍。

12月2日 星期二

晚上談三秋勞動收穫體會，最後同志們推我去大會講用，我不同意。因為我不如別的同志，但同志們還是堅持。老師傅說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拒絕。我也矛盾。林副主席教導我們，要把宣傳和貫徹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終身的事業。我很喜歡這句話，也有志於這個事業，可是一旦要我宣傳時又縮手縮腳，我還有私心雜念，不想出頭露面。

1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在討論院黨領導小組成員時，我提出希望學校的領導幹部多到群眾中來走走，好好貫徹毛主席的群眾路線。

下午休息與阿關交換意見，希望他能嚴格要求自己，不要發牢騷，在教研組幹點事。而他希望我放棄去北大，安心在教研組做點工作。他說群眾對我抓緊時間學毛選不可理解，而我對他們學不進毛選不可理解。我希望他們平時少扯皮學毛選，這是思想革命化的根本。

「三秋」勞動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

一排的同志們叫我談談如何在勞動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習毛主席著作我是談不上活學活用，只是有那麼一點兒體會。

我是南方人，可是對南方的農活是完全生疏的，從來沒有幹過。因為我家在解放前沒田沒地，無機會參加勞動。1958年毛主席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以後，我主要是在北方參加了一些勞動。南方的農活甚麼都是第一次：第一次割稻，第一次挑稻，第一次背稻，第一次挑肥，第一次拉絳……這些農活對我來說都是很新鮮的。我認為幹這些活並不難，不學就會的，只要跟着幹就是了。但是，哪裏有不學就會的事。抱着這種態度去幹活，結果碰了許多釘子。第一次挑稻時，我見大家都挑得很多，我也就捆了那麼大，結果站也站不起來。這一個釘子就叫我老老實實。於是從一頭18個稻挑起，慢慢地增加到30個，30個稻據說有90斤，但今天挑磚時，挑了120斤。這個進步是逐漸獲得的。我看貧下中農挑肥，一根扁擔軟溜溜的，嘰咕嘰咕，很輕鬆那個樣子。我想這也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當我挑到下午時，肩膀與腿實在不輕鬆了，只好中間停下來休息。可是貧下中農的擔子還是快步如飛。再說拉絳，我想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了。而且看起來很有意思。繩子往身上一揩，船就跟着我走了。事情並不那麼容易，當我背上繩子時，首先感到很重，走不了一百米，人也掉到河裏去了。這使我認識到拉絳也有一個小小的規律，如果不懂這個規律，就不是你拉船，而是船拉你啦。

在勞動中的這些失敗，說明我對這些農活，沒有實踐經驗，而又錯誤地估量自己。其實是體力勞動簡單論在思想中作怪。主席教

導我們：「大家明白，不論做甚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勞動當然也是這樣。我初步學會了一些農活，全靠貧下中農和同志們的教與幫。

體力勞動簡單論的另一方面就是腦力勞動複雜論。實質上就是我比貧下中農高明的思想在作怪。11月28日我參加大隊召開的批判揭發一個壞分子的小型會議。貧下中農、隊幹部的政策水準，給我印象很深。他們是那樣擺事實講道理，在嚴肅批判之後，又按黨的政策給他指明出路。我原以為大隊幹部在掌握政策方面一定比較粗糙的，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這說明我原先對貧下中農幹部的水準估計得太低了。回來以後，五排的孫師傅對我說，貧下中農很懂政策，共產黨是搞階級鬥爭的，不是搞階級報復的。對，貧下中農很懂得這一點，這正是貧下中農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表現，與知識分子的派性恰成鮮明的對照。我們高明些甚麼？在工宣隊進校前，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

在勞動態度上，我也找到了與工人師傅和貧下中農的差距。脫粒的機器一壞，我們這些人就乘機休息一會，可是我發現傅師傅總是有事情可幹的，不是修機器，就是背稻草。我們累了，難道傅師傅就不累麼？他年紀比我們大，身體比我們差，我們無非是多了一個「怕」字。早上出工做壟頭或挑稻，剛剛讀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是頭頭一喊向右轉，我們就快步去找那把最輕巧的釘耙，和最輕便的扁擔。為甚麼？為了今天的勞動能夠輕鬆一些。這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早就忘了。腳長的人佔便宜。至於在後面的女同志拿到笨重的釘耙，那是不管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教導，也早就置諸腦後了。可是工人師傅就不是這樣，他們總是最笨重的工具。這反映了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不同的思想境界。有一天給田裏送豬糞，看到貧下中農的女兒用手在撒豬糞，而離她們不遠的地方，插隊落戶的女青年卻戴着手套在幹輕活。我就問這些貧下中農的女兒，為甚麼她們不和你們一起幹呀？回答說：「她們幹活揀乾淨的，又要輕鬆

的！」貧下中農喜歡哪號人不是挺明白麼？我們心自問，用手撒豬糞我幹麼？也幹，但覺得很髒。不是嗎？挑肥時，豬糞掉在褲子上，也覺得挺不自在。怕髒，其實正反映了我靈魂深處的髒東西。

這決不僅僅是一個勞動態度問題，而是反映了不同階級的苦樂觀、生死觀。要做一個工農兵所歡迎的知識分子，如毛主席所教導我們的，還須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甚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三秋」勞動是戰備，這首先體現在思想改造方面。我們不能為勞動而勞動。只有把勞動和戰備全局聯繫起來和改造思想聯繫起來，我們的勞動才有政治意義，我們在勞動中所發生的思想問題，鬥爭過程，微小的進步，便都是政治，否則是單純勞動觀點。要在勞動中突出政治，必須學習主席著作，在比較艱苦的環境中尤其須要學習毛著。在比較艱苦的環境中會產生更多的實際問題、思想問題，更需要我們用毛澤東思想去對照，去解決。另一方面，艱苦的環境更能增強對主席著作的理解。主席的著作都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在艱苦環境中寫成的。而我們在比較艱苦的環境中為了解決實際問題時才去向主席著作請教，因此感到特別的親切，也給我們無窮的力量。有一次賣糧，不間斷地一氣背了50多筐，脊背疼得夠嗆。但是我想，過去不勞動讀死書，不能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思想，運用毛澤東思想。勞動就是讀活書，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在讀世間這部活書。每流一滴汗，每背一筐糧都有助於我更好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我背的是戰備糧，我是在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背糧。因此糧再重，背脊再疼，我也要把它背上去。

我們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從事生產實踐，勞動實踐，在實踐中得來的體會又加深了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而在對毛澤東思想的更高一層的理解下，又來指導我們的生產實踐，我們在實踐中的體會就更深，從而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也就更深。這也是一個循環反覆的過程，我們的思想也就在這個循環反覆的過程中逐步實現革命化，精神境界也就在每一個循環反覆中得到提高。

這次下鄉，確有一些小小的收穫。這些收穫是應該感謝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前也下過鄉，但是，那時下鄉是去鍍金的，因此必然是身在農村，心在學校。那可憐的鍍金也在回校時洗一個澡，換一身衣，給洗掉了。

我們下鄉已一個多月了。11月1日當我們行軍到鳳凰山時，我在軍營的牆上看到一幅解放軍同志創作的壁畫：在毛主席的光輝下，延安寶塔山腳，有一個戰士背着一捆木柴，帶着勝利歡樂的微笑，跨着堅定豪邁的步伐向前進，這就是共產主義戰士張思德同志。這幅畫形象地告訴我們：一個革命者應該怎樣活着，活着是為了甚麼？每當早晨跑步去鳳凰山，我總要看看張思德同志的光輝形象，它象一面鏡子照出了我靈魂深處的東西，同時也照出了我與「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這個偉大的目標的距離。但我看到了照耀着張思德前進的光華萬丈的紅太陽，我又充滿了前進的信心。

這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第一次下鄉，希望這是我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12月4日 星期四

昨夜沒有睡好。今晨4點，與生產隊民兵一起急行軍，那情景可壯麗了：

一勾彎月，滿天繁星，佘山頂上的天文台把整個宇宙的秘密揭示在我們面前。鳳凰山與佘山橫臥在曠野上，增加了宇宙的肅穆氣氛。一支隊伍急急地直插佘山。我懷着孩子般的心情激動地在隊伍中走着。設想着為了中國革命、世界革命，我們將如何去參加埋葬帝、修、反的偉大戰鬥。

等我快回村時，東方已是一片彩霞，預報着光芒萬丈的紅日即將從地平線升起。「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着祖國的大地……」我心中響起了這激越雄壯的歌聲，去迎接戰鬥的今天。

下午連部叫我去試講如何活用活學毛著。我再三思考後，決定不參加這次講用會，儘管我已準備好了。我覺得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極其嚴肅認真的事，應讓收穫更大的人去講。呂師傅不高興，向連部彙報去了。

晚與呂師傅交換意見。他認為群眾叫我去講，我不去是不對的。說我背了一個包袱。「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建立了功勳的，因此你現在不想出頭露面了。」呂師傅錯了，我決不是這個意思，而且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本談不上建立甚麼功勳，我是要繼續革命的。他希望我下次能去講。他對我提出兩個希望：

一、希望我帶動教研組全體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教研組的氣氛搞得濃濃的。一枝紅花不是春，萬紫千紅才是春。

二、協助工宣隊頭頭做些工作，搞好教研組工作。並轉達了五排同志的意見：「孫月才是好的，但是有些發言是居高臨下。」我接受這個意見。呂師傅並把調北大的事說了一下，說北大曾來信提到調回北大事，組織組會同各方面擺了一下情況，結論是現在不動，將來再調。

他徵求我的意見，聽說「你對我有看法？」我說：「對，主要是一點，你沒有做群眾工作，工作不過細。」呂師傅接受我的意見。他自己說：「我在學校裏講話響，這裏講話不響，誰都不聽，因為我在這裏表現不好。」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是值得我學習。

還談了教研組的許多情況。

呂師傅明天去四川652分校。

接小劉、小殷信。小殷的信很有思想，結合自己的思想發表了對主要矛盾的看法。並附清華老團²⁵的一封討論小資產階級的信。此信討論問題的方法不對，許多論點是錯誤的，把毛主席與列寧對立起來，混淆了一些矛盾的界線。此外我很反對這種文風。青年人應多多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可以少引甚至不引馬恩列斯的話。

小殷說她給我的那封信是花了好大的精力與心血完成的。是的，一切好的東西都不是輕易得來的。

12月5日 星期五

下午討論如何在明天的講用會上教研組集體講用。集體講用好，突出個人是不好的。會上，大家對我提了許多優點。其實都是誇大了，我要求明天在講用時，不要提名字，我們要學習的是一種思想，大家同意了。

與阿關談，希望他能嚴格要求自己，不要發牢騷，用毛澤東思想來約束自己，把教研組搞好。關是一個好同志，工人調幹、黨員，性格豪爽，有頭腦，但是放任自流，具有破壞性。呂師傅叫我多做他的工作，把他的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

下鄉以後，頭腦充實了許多。真像有人說，我有說不完的思想。的確是這樣，我總感到頭腦是滿滿的，常常想整理一下，但是時間老覺得不夠。我真不明白，為甚麼別人有那麼多時間來扯皮？為甚麼不抓零碎時間來學毛著，來思考一些問題。主席講過，學問是抓來的，毛澤東思想這門大學問更是抓來的。

如何帶動全教研組的同志學好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需要我好好思考一下。我想，主席的書是要讀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毛澤東思想滲透到自己的靈魂中去，化為自己的血肉。這就首先須要從嚴格要求自己開始。這裏有的同志說：「老孫是我們的好榜樣。」這句話顯然是錯誤的，我離這個好榜樣，尚有十萬八千里，但是我應該把同志們的期望與鼓勵化為力量，向這個目標前進。

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在這裏是大有作為的。我在農村已嘗到了學習毛著、改造思想的甜頭，在這裏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1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工宣隊對我作了口頭表揚。至於叫我自己講，我是永遠不會充當這個角色。對於表揚，我只把它看作努力的目標，別的就沒有甚麼了。

下午回家，正遇大哥去小殷家。後來把他們兩人都叫來了。

1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小殷來家，到晚9點回去。昨天今天討論的主要問題有：

一、批判了清華團派那個同志的關於小資產階級問題的信。此信的理論傾向是錯誤的，邏輯是混亂矛盾的，論點是不符合實際的，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學的。

二、要發揮主動性，首先要站得高看得遠。主席已為我們指明道路，剩下的是我們要拼命去幹。至於具體幹甚麼，一方面要看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有能動性。

三、對於權欲的分析。文革中，青年學生中（特別是大學生中）對於「權」很感興趣。這個問題應看到：通過文化大革命，大家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懂得權的重要性，因此有其積極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以為有些人跳得那麼快，看來當官不是那麼難，而搞學術，搞科學是要經過長期準備的，因此與其搞學術、科學，不如去「當官」，這顯然是錯誤的。這裏有一個引導的問題。

四、批評了北京學生中對工宣隊的錯誤傾向。我們的主要矛頭始終應該指向帝修反、階級敵人。工宣隊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那是新生事物的缺點錯誤。應本着愛護的精神積極的態度去提意見，不能發牢騷，更不能對抗，而且對一些非原則問題，也不要苛求。

五、面臨一個大革命，知識分子總要發生動盪。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的動盪開始於1968年7月27日工宣隊進校。這個動盪目前尚未完結。實踐將證明，能堅定地按主席路線走到底的，就有希望，否則將被時代所淘汰。

六、用毛澤東思想來觀察一切問題，歷史的、現實的、將來的，但以現實為主。要學會用毛澤東思想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要搞社會調查，這是基本功。幹甚麼都要自覺。

12月9日 星期三

王延林（教研組頭頭）說，我這個人在北大的情況與現狀是不相稱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由我的性格所造成，我不那麼附和，直來直去，我的情況對比是無先例的。我以為，主要不在於地位如何，而是頭腦中要有毛澤東思想，要有張思德精神。考慮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不是一己、一家之私利。王說我的精神境界是高的，正是這一點不同於某些人。

不要慕虛名，要實幹。

12·9紀念堅持走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只有與工農相結合，埋頭苦幹，富有思想的人才是有希望的人。

不要怕年紀大，主要是精神不老，當然也要乘年輕時大幹苦幹。「活着就要拼命幹，一生獻給毛主席。」

12月12日 星期五

前天回家去拿《江青文選》。到小殷家，看到羅勝來信，談到總結文化大革命經驗問題。我總覺得她們看支流多了，方法不對。

昨晚今天與大哥討論了不少問題，集中在一年來的總結。對上海與北京的運動應作一個對比，着重肯定上海運動的成績。要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當工人階級的小學生，一言一行都要努力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要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正確處理領導與群眾的關係，正確理解「有所作為」的問題。

主席最近教導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有了這種精神，甚麼人間奇跡都可幹出來。

下午回村，接代軍、小劉信，並接小劉三本大批判材料和一本教育革命資料。並把叔叔給她的信轉給我看了，很受啓發。

1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指揮部召開會議，由李副政委傳達了市革委會「一辦」關於華東化工學院非法印刷所謂《江青文選》的嚴重錯誤的講話。這個錯誤嚴重地損害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損害了江青同志的威望。嚴重損害了無產階級專政。化工領導陽奉陰違，置中央的三令五申於不顧，要作嚴肅的檢查。我們辦甚麼事都要突出政治，都要按黨性來辦，都要為革命負責。如果我們有這個思想，就善於發現問題，敢於鬥爭，壞事可以變為好事。這件事有利於改變學校領導的工作方法。下午討論此事，同志們提出了大量的意見。

12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連部召開整黨建黨動員大會。學習班即將開始（我也參加學習班，作為群眾代表）。要以一、繼續革命精神，二、在關鍵時刻的兩條路線鬥爭覺悟，三、模範作用，四、對待群眾的態度，來衡量黨員的思想。

我來這個整黨學習班是來學習的。在批判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及其在教研組流毒的過程中，學習毛主席的建黨路線，從而加速思想轉化，爭取早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希望教研組的黨員能按毛主席的教導鬥私批修。鬥私不怕醜，鬥私不怕痛，要老實。學習班的開始，就是黨員思想建設的新階段的開始。教研組的黨員有些甚麼問題，群眾心中都清楚，不要以為不議論就不知道。問題在於要自覺革命，不要有挨整的思想。

整黨就是黨內通過鬥爭達到團結與統一，建立新的黨組織。這個過程肯定會有鬥爭。例如建立新的領導班子問題，這裏就有黨性與派性的鬥爭，決不能把黨組織搞成一個群眾組織，不能搞「派黨」，而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

提倡積極的思想鬥爭，不要一團和氣，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

我一定嚴肅認真地參加這次整黨運動，攀登毛主席的五十字高峰，爭取做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有人對我開玩笑說：「化工這個池子容不了你這條大魚。」我想化工是個池子是對的，但我決不是一條大魚，蝦米而已，即使是蝦米也要脫離化工這個池子游到大海洋去。這個想法也不對，因為化工是階級鬥爭大海洋的一部分。但我的思想問題並沒有解決，我對舊化工的成見太深了。

12月16日 星期二

早晨步行了一個半小時去挖戰備沙，晨光可吸引人呢！

輕紗般的薄霧籠罩着佘山四周，山巔的大教堂和銀灰色的弧形天文台，那莊嚴肅穆與天宇的蔚藍寧靜是異常的和諧。

你看東方，那一片絢麗的朝霞，正預報着紅日即將從地平線升起。好一個噴薄欲出！火球般的旭日冉冉而起，染紅了整個大地，哪裏有隆冬的氣氛？河水在歡耀，青苗在成長，大自然充滿着生機！到達工地，紅旗飄揚，歌聲嘹亮，歡快的場面可與當年修十三陵水庫相比。這不是挖沙，這是埋葬帝修反的戰鬥。回來時，沉沉西下的夕陽顯得特別大，特別圓，看得分外的清楚。我忽然對「純潔」一詞的意義獲得了最具體最形象的瞭解。金盆白璧都夠不上純潔。真正純潔無瑕的是萬丈光芒的太陽。人們習慣地說太陽西沉了，太陽哪裏會西沉呢？太陽沒有忘記西半球的人民。你可曾想像到，這時他們正以戰鬥的姿態迎接着朝陽。太陽永遠不落的，它要為「環球同此涼熱」的偉大戰鬥提供光和熱。

12月17日 星期三

昨天勞累過度，一夜沒睡好，索性考慮問題了。我回顧了1969年的生活，展望1970年的戰鬥。

1969年於我有決定意義。發生重大影響的是讀了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和九大的政治報告。還有就是三個月的北大生活。最後便是當前的下鄉，是需要我繼續走的唯一的正確的道路。

12月18日 星期四

回家休假。學校領導作印發所謂《江青文選》的檢查。

重擔可以輕挑，輕擔可以重挑，在於自己的能動性罷了。昨天與老王、老馬談。希望他們能放下包袱，端正整黨態度，通過整黨在思想上重新入黨。

施、馬認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造反派，對舊的一切有着強烈的痛恨，但是，還未找到適當的途徑去改造它。對學校的問題也是看準了，但目前的方法並不能促使它改變。認為我的闖勁很大，但有它的危險性，注意人家以後進行報復。整個領導班子的傾向是有問題的，如果我要向上反映意見，必然會受到壓制。老陳講，如果我在這裏當頭頭，準會把我氣死。

我直覺地認為這些意見是不可取的，但是方法問題的確要很好考慮。要相信領導，難道我們的領導真是那樣的領導麼？！那不與以往的走資派一路貨麼？我堅決相信我們的領導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決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搞政治的確是慢了一些，不懂搞政治的辯證法，應該記取這些名言：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為一躍而後退。

引而不發躍如也。

不要心血來潮，忘乎所以。

還要記取同志們的這一意見，不要把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要把事物看得複雜一些。

一個人到老都需要稜角，磨圓了的人便無所作為。當然稜角是有階級性的，我們需要的是無產階級的稜角。

我似乎又面臨着一場考驗：是向政治危險論屈服還是突破障礙去占領一個新的高峰。我堅定地要走後面一條路。我應該從愛護工宣隊出發，向工宣隊提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12月23日 星期二

休假了四天，今天重回佘山。

收鍾宏在從北京房山來信。他們在搞教育革命，環境、生活比我們這裏艱苦多了，氣候也極其寒冷。但是，我懷念北京的窩窩頭，北京的窩窩頭更革命，艱苦的環境促使人革命化。我也愛嚴寒，嚴寒可以激勵革命意志，嚴寒可以增強人的革命熱情。

12月25日 星期四

一個革命者不應有私房話。

與一切自由主義的表現作鬥爭。

牢記主席教導：「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

上午繼續辦整黨學習班，同志們對馬、宋，特別何的態度與思想提出了批評。何對整黨的態度是錯誤的，甚麼「把群眾的意見，真的當假的，假的當真的」。因此引起了同志們的反擊，但是李師傅卻在最後說甚麼對她的批評是錯誤的，革命靠自覺。何聽了他的發言就哭了，感到委曲了。我對李師傅的發言提出異議。我以為自覺革命與思想批判並不矛盾。自覺革命是說，你要繼續革命，最終是靠自己，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思想批判是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只有經過批判才能更好地自覺革命。哪裏有閉門思過的自覺革命。

我今天比較激烈地頂了李師傅，反響較大。李師傅的態度是：他的意見不對是可以批評的。教研組的同志是支持我的意見的，認為李師傅的意見不對。我重溫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12月26日 星期五

這兩天心裏比較激動，教研組的整黨有了生氣。今天小湯的發言很好，態度誠懇，觸及要害，充滿着信心，想到自己所犯的錯誤而對不起毛主席，流下了痛心的熱淚（於是我想到有兩種眼淚，一種是委曲的眼淚，一種是痛苦的眼淚）。

從最近的討論中，看到了教研組的希望。整黨就是黨內鬥爭。過去教研組之所以無生氣，就是因為對錯誤思想，不進行鬥爭。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對於主席的這一教導有了更多一層的感性認識。

上午會後吳師傅找我談孔的問題，並給我提出幾個意見：說我對張副團長看法很壞，說「要知道他也像你一樣殺出來的」，說是受了別人的影響；對程的看法也很壞，要對他一分為二，而對王延林、阿關則批評得不夠，意見不尖銳，有私人感情。並說有人企圖利用我的影響，我應該按黨性辦事，我的有些發言給人以居高臨下的感覺。

對吳師傅的意見，我作了一些解釋，如對張副團長，僅僅是一個意見，他不到群眾中來，批評別人不符合事實等。但吳師傅的意見對我是有啓發的，特別是幹甚麼都應按黨性辦事這一點，我應深深記取。

下午，全連黨員學習班交流會，開得很好，有些黨員儘管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他們是熱愛毛主席，熱愛黨的，經過教育是可以改正，重新做一個毛主席的好黨員。

我應該開始考慮寫入黨申請書了。我希望把這個申請書寫好，能反映我當前的政治思想。

12月27日 星期六

整天上雪山砍柴。晚與何師傅、老陳一起與小湯談。昨晚開了一個核心組會，研究下步整黨安排，指定我做小湯的工作。她是整黨的重點對象之一。

鬥私要鬥在要害處。我的要害在哪裏？我想是在「化工倒楣論」上，實際上是革命條件論，這裏的私心雜念還得進一步深挖。

至於「政治危險論」，「文化工作倒楣論」與我是不相干的，這一點同志們都是這樣看。

也不是天生的不相干，是在北大鍛煉出來的。

文化工作怎麼會倒楣？資產階級無時無刻在與我們爭奪政治思想領域中的領導權，你倒楣他便高興，我還要與資產階級鬥上個幾十年才肯罷休，倒楣從何而來。不僅不倒楣，我還認為，生長在這麼一個偉大的時代，簡直是太幸運了。

自由、主動從哪裏來？從鬥爭中來，從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鬥爭中來。我現在所以感到比較自由，是因為我現在正按主席的教導一步一步地走。

12月28日 星期日

晚與吳永興談。他談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情況，認為自己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表現在「勤勤懇懇做事，

老老實實為人」，小康思想，鬥爭性不強，認為不適合當教研組的頭頭。我希望他能回教研組，可以得到更多的鍛煉。他說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後判若兩人，文革前是只知讀書的人，現在是突出政治，看問題尖銳，但希望我全面地聽取意見，接觸面廣一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12月29日 星期一

下午休息，與徐慧君談，她向我真實地反映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活思想。認為自己的要害問題還是立場問題，並希望我在教研組發揮更大的作用。說我對頭頭以及一些骨幹分子要求不高，希望我能比較嚴格地要求他們。

徐說，我只在談思想、談政治時才像個大人，其餘便是一個小孩子，不懂生活。

希望我去改造環境，不讓環境來影響我。

與王延林談，希望他思想盡量勤一點。王延林是一個好同志，但是思想較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他認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更有思想，好學，好思想，希望我保持這個優點，但是我的不足之處是沒有充分用毛澤東思想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以推動整個革命運動。這個意見是對的。

世故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處世為人的哲學。無產階級對待社會的態度，永遠是好鬥的，我決不學那套圓滑的處世哲學。

上午，一連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我由此想到剝削階級的「天堂」是建築在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血淚之上的。資產階級道貌岸然，但是他們戴的、穿的、吃的、住的，無一不是搶來的、偷來的，無一不是勞動人民的心血。因此對剝削階級家庭尚戀戀不捨的共產黨員應該捫心想一想，你們對剝削家庭至今尚溫情脈脈，究竟說明了甚麼？

對我來說毛主席解放了我兩次，從國民黨反動派壓迫下得到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解放，但是不徹底；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我從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解放出來。因此應該

更好地搞政治鬥爭，更好地搞文化工作。「化工倒楣論」是錯誤的，它是我繼續革命道路上的障礙物。

資產階級的每一個毛孔都滲透着勞動人民的血汗，出身剝削階級的黨員不是一個家庭問題而是階級對階級的問題，是一個戰鬥的共產黨員如何對待革命對象問題。

12月30日 星期二

要加強思想準備，準備明天就打仗。下鄉是為了戰備，可是我們這裏消息閉塞，如入桃花源，真是豈有此理！

何幹松老師傅對李正亞說：有些非黨同志就比黨員好，比如老孫。我覺得我不應和糟糕的共產黨員相比，而是應該用毛主席的金光閃閃的50個大字²⁶來衡量自己，不要降低對自己的要求。

12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出席教研組整黨碰頭會，黨員骨幹分子作了鬥私批修，並聽取了別的同志的意見，研究了別的黨員的要害問題。

至今天為止，與教研組黨員交換意見者已近半（十多個）。一些思想問題已基本瞭解，從黨員的思想問題中，我從反面多瞭解了一些，有助於端正入黨態度，如何做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先鋒戰士。

產生一種錯誤思想是有一定的條件的。有人現在有文化工作倒楣論的思想，那是因為他在過去境遇比較好，或者有讀書做官論的思想，經過文化大革命，個人主義再也不能得逞了，便有那種倒楣的想法。對於思想問題宜慎重，要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任何粗糙的做法只能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過去了。這十年是中國和世界發生巨大變化的十年。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世界上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與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激烈的論戰，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偉大領袖毛主席又親自領

導和發動了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鞏固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指出了世界革命的希望。這十年是我在政治思想上成長的時代背景。這十年是我大學畢業進入社會的十年。這十年是我經歷政治風浪的十年。這十年是我政治觀點基本形成的十年。這十年也是我世界觀發生轉折的十年。偉大的十年，英雄的十年，使我懂得了活着為甚麼和怎樣活着這個道理。

註釋

- 1 密洛凡·德熱拉斯是南斯拉夫政治家。《新階級》是他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的著作。該書批判蘇聯極權主義，同時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中譯本為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供內部參考）。
- 2 孫惠軍，井岡山成員。係北大地質地理系學生，但文筆頗佳。他是作家孫福熙（孫伏園的弟弟）的兒子。
- 3 我當時認為，江青是一個「叛逆的反抗者」；很欣賞她那篇《為人民立新功》的文章。我那時相信，她平時在大會上的講話的基本精神是屬於毛澤東的，她傳達了毛澤東的聲音。我對別人說過，江青說的「文攻武衛」只適合外地，不適合北京，因為北京的兩派屬人民內部矛盾。當時有人對我說，你這樣評價江青的話，在北京可以，在上海恐怕會被扣上反對江青的帽子。不久，北京兩大派也搞武鬥了，我並沒有受到追究。1969年的江青，要認識她的本質對我來說是困難的。
- 4 這一大段話，不知是從甚麼地方抄來的，已弄不清出處。引號是我重新加上去的。
- 5 此案後來告破，是一個大數學家的兒子所為。他親自告訴我，談不上反動，是一種發洩。因為他的父親被批鬥了。他所以這樣做，還要看看工宣隊有沒有能力破案。他曾有一個申訴材料託我帶往市「革委會」，沒帶成，因為收材料時需要申訴者本人簽名。他現為復旦大學教授。
- 6 毛遠新，毛澤民烈士的兒子，毛澤東侄子，是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的聯絡員。後作為「四人幫」的骨幹分子遭到審查。
- 7 孫政委，東海艦隊某部師政委。以口無遮攔著稱。某次開全校師生大會，他說，1957年的右派吃虧在口無遮攔，嘴巴旁缺少個「站崗放哨」的。此語一出，全場嘩然。有人說，這一番話就說明，他的嘴巴旁就須要「站崗放哨」。

- 8 小劉其人沉穩、正派，故我有適宜搞政治之想。但後來文革中她去大學任教時，曾徵詢我是搞專業，還是搞黨史？我毫不猶豫地建議她搞好自己的專業。文革結束後，也不贊成她兼任黨政工作。
- 9 遲群(1932-1999)，8341部隊宣傳科科長。1968年隨軍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先後擔任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等職。1983年被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8年徒刑。
- 10 老黎即黎祖謙。68年外文樓審查時，為專案組成員，屬於「井岡山」一派。
- 11 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系慶50周年之際，我的同學對我夫人談及對我以前的印象時說，孫在「讀書時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知識面廣」。文革期間，我堅決反其道而行之，就是為了把自己煉成一個「戰士」，還要向別人宣傳，真是誤人不淺啊。
- 12 小殷(殷愛娥)說的「生活上的矛盾」是指戀愛問題。北大追求她的男生有好幾個，有的還希望我能牽個線，但均被小殷拒絕。她說，現在滿腦子都是文革問題，哪有心思去談情說愛。但也有一個例外。小潘(潘省初)多年來一直暗戀着小殷，小殷竟無知覺。在臨將畢業離校前夕，潘怕失去機會，大膽向她挑明了。這弄得殷不知所措，本來相處甚為自由，現在反而陌生拘謹了。有意思的是，當小潘帶着自己的好朋友李國本去訪小殷時，殷李居然一見鍾情。儘管潘很快察覺這一點，三人仍然由衷地友好。離校不久，殷、李結婚，共視潘為知己朋友。文革結束後，潘考取清華大學研究生。殷、李執教於中國科技大學。後定居美國，其時潘留學英國。雖遠隔大洋，殷、李還邀請潘去美度假。不幸的是，殷、李分別於2005、2006年均以癌症先後離世，終年不過60而已(殷生於1944年，李生於1946年)。早逝與他們難以適應美國社會很有關係。故每次回國來我家時，我都希望他們回國安居。2004年那次見面時，已表示準備回歸了，說父親(李儲文先生，係1980年代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副主任，退休後任上海社聯主席)已年近九十，也希望他們回來，不久傳來已在浦東購房的消息。我正為他們高興，不料死神搶先一步。殷、李都是在上海告別人世的。在李的追悼會當日，潘與羅勝飛來，見李最後一面，揮淚惜別後，即飛返北京。

殷為物理系學生，出身工人；潘是數學力學系學生，父母都是教師；李是無線電系學生，幹部家庭。「三人行」令人動容。

1996年潘來上海財經大學講學時，曾來家訪，談及三人關係。我說，你很高尚。他說，過譽了，其實是經過劇烈的感情與思想衝突的，不過最後理智佔了上風。還說，北大文革期間，他與殷晚上經常來我宿舍玩，臨走時，我總是對他說，把小殷送到宿舍。他總是十分樂意做這件事，還以為我在有意地撮合他倆的感情，「誰知你竟毫無知覺，真是書呆子一個！」說完哈哈大笑。一晃事情已過去近30年！

- 13 中共中央命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1969年8月28日)有毛澤東批示「照辦」。「命令」共九條。主要精神是「為了保衛祖國，保衛邊疆，保衛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隨時準備「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堅決響應毛主席「要準備打仗」的號召。「命令」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止派性武鬥」，「上交一切武器」，實行「革命大聯合」；「絕對不准許任何人衝擊人民解放軍」；「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等等。
- 14 四個面向，即面向邊疆，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基層，是當時中共中央對幹部、知識分子提出的要求。
- 15 胡志明當時對中蘇的分歧持調和態度，故稱其反帝不反修，歷史表明他的態度是對的。而他那種清廉的形象，至今仍很有感召力。
- 16 「沙龍社會主義」，意即坐在房間裏空談社會主義。
- 17 「無差別境界」：1962年第12期《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谷城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一文。認為生活上的「問題或矛盾解決了，生活上必有無差別的境界出現」。此說一提出，即遭學術界的批判。改革開放後，周谷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18 「三萬元」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們196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是60元。（「改革開放」後稱我們這一代人為「雙60」，生活最苦，但工作負擔最重。）稍早於我們這一代的教師月工資也不過70多元。宋先生那一代參加過革命的人，月工資在180元左右。
- 19 「一辦」：上海革委會第一辦公室的簡稱，主管文化教育系統。
- 20 李崇澤，北大理科（已忘其所屬系和專業）學生，其時在安徽軍墾農場。
- 21 錢偉長，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當時軍宣隊領導在大會上有一種傳達，說錢懂五種外語，在科學技術上有貢獻。他好比臭豆腐，聞聞是臭的，吃吃是香的。改革開放後，錢偉長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創辦上海大學，至今（2009年）仍為上海大學校長。
- 22 「高姿態」是當時相當流行的語彙，意思是黨員、幹部、先進分子在名譽、利益之前，退讓一步較好；對自己的錯誤估計得嚴重一點較妥。
- 23 「516」：1967年，北京出現了一個名為「首都516紅衛兵團」的小組織。他們以《5·16通知》為旗號，進行神秘活動，矛頭直指周恩來。這個組織的為首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組織基本瓦解。但1968年中共中央都成立了「516」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把許多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林彪、江青一夥的幹部、群眾都打成「516」分子。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5·16」陰謀集團的通知》，要求糾正擴大化傾向。通知把一些解放軍高級將領如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同原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放在一起，都說成是「516」陰謀集團的操縱者。具

有諷刺意味的是，聶元梓問「為甚麼不在北大抓『516』分子？」不久，她就作為「516」分子被抓了。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516」專案組組長的陳伯達，被列為「516」陰謀集團的操縱者。

- 24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1003）這是「文革」中經常引用的語錄。
- 25 清華老團，即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屬蒯大富一派。
- 26 「五十個大字」是指1968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元旦社論中引用的毛澤東的一句話：「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970

一、批判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

1970年元旦

憶往昔崢嶸歲月，望未來豪情滿懷！

昨晚聽元旦社論的廣播：《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傳來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

元旦社論以極其簡練的語言，總結了六十年代的偉大成就。六十年代是中國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反帝反修勝利的十年，是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給世界帶來了希望。

社論以滿懷革命豪情，充滿勝利的信心展望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國人民將取得更偉大的成就，帝、修、反的最後滅亡就在前頭。

今天上午跟何師傅一起去貧下中農家宣傳元旦社論。我們跑了兩家，我發現了自己的問題。

在第一家，我們共同念了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後，我就以知識分子的腔調一本正經地「宣傳」起主席的最新指示來了。那個調調連我自己也反感，連忙匆匆結束。出來後，我向何師傅說，我又作了一番知識分子的表現。我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教導。主席說：

「既然文藝工作的對像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瞭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

「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甚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甚麼是不熟？人不熟。」「甚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裏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瞭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在第二家，當那個生產隊會計老宋談到鄰近一個富農時，我問他：「那個富農老實不老實？」老宋回答說：「在四類分子中，表現還可以。」何師傅接着說：「即使老實，也是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被迫老實的。」老宋和何師傅的兩句話，說明我這個知識分子一碰到具體問題，立場就有問題了，哪有老實的四類分子？我平時常強調思想的精確、語言的精確，這一事例說明，如果世界觀沒有徹底改造，這個精確就只是空中樓閣。

這是我在七十年代第一課，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給我以再教育的第一課。

七十年代的第一天，遙望北方。我懷念戰友，祝願他們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取得新的成績。

晚上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開始寫入黨申請書，我的題目暫擬「為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而戰鬥」。

1月2日 星期五

六十年代，最偉大的成就是讓世界人民認識了毛澤東思想，最偉大的事件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蘇修的大論戰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準備。正是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這場大論戰使世界人民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我在六十年代的最大收穫也是認識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中國的革命群眾，直到六十年代才認識毛澤東思想豈不好笑麼？也可以理解，因為受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破壞與干擾。正是因為認識了毛澤東思想，才使我建立起正確的政治觀點和發生了世界觀的基本轉變。

世界革命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中國革命的關鍵在我們的黨，只要我們的黨不變顏色，中國革命就能進行到底，世界革命就有希望。這樣看來，我們應以甚麼態度來參加整黨不是很明白麼？

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那麼時到今日，可以這樣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關鍵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希望。

我是一個要求入黨的人，當前對我來說，要在鬥爭中端正入黨動機。這就須要跳出個人小圈子，用世界革命來武裝自己的頭腦。不僅要看到自己的進步，還要看到自己在進步過程中的曲折和錯誤。群眾的意見是思想的鏡子，要永遠和群眾在一起，聽取群眾的意見，不斷地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對待群眾的態度就是對待革命的態度。

我迫切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如果我一時不能被批准，決不患得患失，還是高高興興，繼續努力。

要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不怕死，首先要在鬥私批修的戰場上不怕痛。

1月4日 星期日

今天開始黨員鬥私批修。老程檢查了自己的「入黨做官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

程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阿諛奉承、唯唯諾諾、吹吹拍拍、力爭向上爬。這是一套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市儈哲學和處世哲學。

1月5日 星期一

下午，老王、老呂也都檢查了「馴服工具論」，這是與程XX同類型的。對聽話要作階級分析，凡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話就是要聽，否則就是要抵制。

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接小殷信，她已於3日回京。信中說：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望未來，豪情滿胸懷！甚麼年紀、能力、家庭……我們必將衝破這種種『私』字，種種『形式主義』的束縛，繼續前進。世界是屬於我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我們的。」

「六十年代，這個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歷史不平凡的十年，也是我的一生中重要的十年，青春黃金時代也在這十年中過去了……許多人在學生時期也是那麼有朝氣，有抱負，但是不久這一切都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消失，而把當年的志向斥之為『幼稚』、『天真』，於是庸庸碌碌的生活將伴隨他一生。我能不能經得住社會的考驗呢？我想應該能！」¹兩段話寫得多好啊！這就是當代中國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的寫照。

晚為大批判專欄寫〈打倒實用主義——斥劉修『馴服工具論』〉。

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老劉鬥私批修，批「讀書倒楣論」、「入黨做官論」。

接代軍信，她被北京藥廠評為五好戰士。希望她再接再厲，爭做一個毛主席的好黨員，她是有條件的，關鍵在於努力。她要知道除愛情世界外尚有一個鬥爭世界。

寫完了入黨申請書初稿，5,000字左右。

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黨員同志繼續鬥私批修。下午，與傅師傅等三人和小湯談。給王延林看入黨申請書草稿。評論一句：「很有思想，很有感情，很有文采。」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鍛煉，提高了思想境界。

我看關鍵還是行動，行動不好，申請書寫得再漂亮也是無用的。

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黨員繼續鬥私批修。

收到小劉信，因為長期收不到我們的信急死了，到北京我家去看了一下，才放心了。他們生物系可能去江西搞教改。

我參加整黨一方面要幫助黨員鬥私批修，但主要的還是要從黨員的鬥私批修中提高階級鬥爭覺悟，路線鬥爭覺悟，從黨員同志的思想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

給小劉的回信中我希望她對自己要求嚴格一些。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沒有嚴格的訓練便不可能經受大的風浪。對自己要求嚴格也不那麼容易，我自己深有這樣的感覺，但我願與她共勉。

1月9日 星期五

咱教研組部分同志有兩個「老」，兩個「好」。老氣橫秋，老成持重；好訓人，好解剖別人。

我的入黨申請書是學習元旦社論的一篇感想，也是文化大革命個人總結的繼續。

1月10日 星期六

要很好學習中國革命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中國革命史不外是毛澤東思想反對一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鬥爭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左」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史。

也要研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從中吸取教訓。

1月11日 星期日

在北大時，有人說我不宜搞政治，因為太老實了，不會耍政治手腕，所謂廉潔者不可為將。這話不對，我應聽毛主席的話：「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地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

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大哥來了，帶了大衣、棉褲等，還有肉蛋之類。我很不高興，這完全是幫倒忙。生活上的過分關心真叫人厭煩，我從心底裏感到討厭，革命者的生活應該是簡單樸素的。

浪費時間就是浪費生命，時間用得不得法同樣是浪費生命。

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就是要有的放矢，要解決問題，否則同樣是浪費時間，勞而無功。

學習毛主席的《整頓黨的作風》。主席教導我們：「我們如果僅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進一步地根據他們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沒有企圖在理論上來思考中國革命實踐，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甚麼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

我還不善於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去解決一二個實際問題。現在應該是徹底改變學風的時候了。當前的一個大課題便是搞革命大批判。這是學習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的好辦法。

《紅旗》雜誌思想評論：〈文科大學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好得很！它用毛澤東思想批判了反對文科搞革命大批判的種種謬論。

有幾點批得很好。

「『我們要探索』，這至少是一種糊塗觀點。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方法，毛主席已經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方面不需要你再去『探索』甚麼。如果是講如何認真執行和在實踐中總結具體經驗，那其中一條不可缺少的就是搞革命大批判。文科大學是幹甚麼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懂得理論必須聯繫實際。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的是去解決實際問題，去搞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去批判資產階級。學和用是統一的。文科大學決無例外地必須貫徹執行林副主席

指出的基本原則：『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課堂上講書本上念，只是文科大學教學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是在使用中學，在鬥爭中學，在革命大批判中學。」

「你要講現代文學史，不批判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生等等，就根本講不清甚麼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甚麼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不管你講哲學、歷史和經濟，你不能批倒這一學科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就講不好這一門課，編不好這一門課程的教材。」

「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隊伍是在階級鬥爭中形成的，也只能在階級鬥爭中形成。離開階級鬥爭，離開革命大批判，也就形成不了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隊伍，我們需要一支隊伍，是為了批判資產階級，為了戰鬥。」

1月15日 星期四

接小劉及羅勝信，談了北大教育革命動向。看到教育革命一片大好形勢，我想幹點事，我應該幹點事，我也能夠幹點事。我決定積極投入當前這個大批判運動。

1月16日 星期五

與老阮一起去《文匯報》，找到了榮申華同志，約我們寫批判周揚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²

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完稿，下午與在校幾個同志討論了一下，晚上與李振亞同志送《文匯報》。榮說再突出一下兩面派手法問題即可印清樣。

1月23日 星期五

到《文匯報》取清樣，下午與周一一起校改了一下。晚覆送報社，榮申華提了一些具體意見，要求明天修改完畢。

1月27日 星期二

下午與胡國連師傅、老周去佘山。

黨組織生活即將恢復，我被推薦為群眾代表參加過組織生活。

1月29日 星期四

下午與胡師傅、周憲武同去文匯報。大樣已出，出於某種原因，副標題「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拿來示眾」刪掉了。略作修改，整整一版。

由榮申華同志介紹，與文藝組諸鈺泉同志談了批周揚吹捧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政治意圖的計劃，諸表示同意，說他們也正準備組織此文。並從文匯報借1957年版《生活與美學》一本。

身體不好，胡師傅叫我回家休息三天。

2月1日 星期日

懷着激動的心情讀完1月31日《文匯報》第一版報道〈兩種思想的大會戰——記製造單晶爐的一場鬥爭〉，如評論員文章指出，這是一曲「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凱歌。

於我啓發最大的是，儘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但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尚在毒害人，因此必須抓各個領域中的革命大批判。

搞大批判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肅清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為了發展生產力，為了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就會走入邪路。

單晶爐的製造成功，也告訴我們，任何一樣於人民有利的東西的產生都是集體的力量，個人只有在集體中才能發揮作用，要時時處處強調集體的作用，決不能突出個人的作用。

2月3日 星期二

周揚《任務》一書的第一部分主席看過，為慎重起見，我重讀了

第一部分，發現那篇文章有寫得不合適的地方，叫周給榮申華打電話，準備取回大樣修改。恰好文匯報也有這個看法，他們下午還要開會研究，叫我明天下午去報社，說要作較大的修改，並說還要請示領導。

2月4日 星期三

中午去文匯報，已印成第二次大樣，缺了一角，一些重要的地方和涉及第一部分者都已刪去。榮申華同志說，第一部分都不要。我考慮以後說這是此文的關鍵部分，如果把此段砍去，那麼文章便沒有用處了。榮說這是市革會的意見，我說我保留意見。最後榮同意我的方案作一些補充修改，修改以後再由市革會審查定稿。

接小殷來信，北京抓「5·16」很緊。

2月5日 除夕 星期四

上午，同志們回鄉，我把入黨申請書交給老邵了。關於那篇文章的事已向團部大批判組講了講情況。與老周討論了一些問題，並對他談最近一段時期寫文章的經驗教訓：

一、即使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也得極其講究科學性，用毛澤東思想來批判錯誤思想才能叫人心服。

二、寫文章必須把正反面的論點全都吃透，特別是執筆者要深入細緻的思考。

三、大批判並非沒有阻力，革命者必須克服種種阻力勇往直前，決不能半途而廢。

今天是除夕，媽身體還不好，但我們的年還是過得高興的。

2月6日 正月初一 星期五

全家圍坐，談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以及西藏農奴的痛苦生活，我流下了熱淚。世界上無單純的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階級問題，被剝削階級是一條心。現在我們生長在這樣幸福的時代，決不能忘記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剝削啊！

2月7日 星期六

晨學習5月16日「通知」，這是我們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武器，要常常學常常用。

接小劉信，談教育革命和抓「5·16」。

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底稿上又作一些修改。下午去文匯報，清樣已出。對第二、三部分作了一些修改。榮申華同志說通得過，看市革會的意見如何了。

2月13日 星期五

哨兵

騎着紅色的戰馬，
馳騁在烽火的疆場。
揮動金光閃閃的利劍，
革命者的天職是把敵人殺。

狂濤巨浪摧毀了閻王殿，
殘渣餘孽還吞吐着毒焰。
階級鬥爭處處是，
革命哪能學陶潛？

高舉紅色的經典，
直奔陽光燦爛的山巔。
哪裏有火光就向那裏衝，
批判舊世界中創造新世界。

2月14日 星期六

今天下午準備返校。我急於回鄉，心焦得很。脫離集體的滋味可不好過呀！

在改造客觀世界中要不斷地改造主觀世界。通過批判周揚，一定要與舊的文科大學的流毒徹底決裂，決不做資產階級的「院士」，要做無產階級的戰士。

2月15日 星期日

接小劉信，說北大全體員工都已回校。當前正在批判以孫蓬一為首的極「左」思潮，他們的那張大字報矛頭是針對宣傳隊，針對8341的。我堅決支持對孫蓬一的批判。改造反改造的鬥爭是多麼激烈啊！

「革命淘汰了不少權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現在它不對『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們為它服務，如果他們不願意向它學習，那就會把他們拋到九霄雲外。」「革命既不會憐憫也不會安葬那些離開革命的死人。」小劉的話引得好。

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回鄉。下午連裏召開「落實毛主席最新戰鬥號令大會」。要掀起一個「一鎮三反」的高潮。

與王、陳等同志談，瞭解最近同志們的情況。

晚上討論，與何、傅兩師傅談，要求澄清王政委在傳達主席在「九大」講話時的那段插話。接鍾宏在、潘省初信。

2月17日 星期二

對何師傅談，要求與王政委或李副政委聊一聊。我無限相信毛主席，相信毛主席派的英雄的8341部隊。

聽王延林講，張國斌（工宣隊副團長）國慶節去北京觀禮時聽到，北大炮打謝副總理的有兩個，一是聶元梓，一個是在化工，即孫月才也。這真正是可笑之極。我老孫心中無鬼，各種各樣的流言蜚語都來吧。真理只有一個，而誰掌握真理，不是靠主觀的意願，而是靠客觀的檢驗。

2月18日 星期三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者要經過種種艱難曲折的，種種痛苦的磨煉，但只有百折不回、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到底的人，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

上午有人提出來，因為聽到有些流言蜚語，要對我在北大的歷史作全面審查。好吧，審查吧，他們那樣不相信毛主席派來的英雄的8341部隊，也是他們的自由。

中午，孫師傅對我說，組織上是瞭解我的，是信任我的，讓我過組織生活，讓我去文匯報寫文章都是證明。叫我不要去理會那種事，積極投入戰鬥。晚上過黨組織生活，我的心是激動的，儘管沒有發言。下決心要沿着毛主席指出的50個字努力前進。

那篇文章《文匯報》於昨日(17日)發了，題目是〈剝開周揚反修戰士的畫皮〉。³有的同志對我說，有人因為我寫這篇文章很是嫉嫉。唉，真正是不可理解！

2月20日 星期五

重讀《紅旗》雜誌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烈魯迅〉。

抄錄一段：

「在革命鬥爭中，不論道路多麼漫長曲折，不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魯迅始終堅韌不拔，頑強戰鬥。他反對那種把革命看得簡單、容易、一帆風順，一遇到困難就『失望、頹廢』的人。這就是魯迅所堅持的『韌』性戰鬥精神。這也就是踏實苦幹、百折不回、排除萬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革命堅定性。敵人對他的圍攻和迫害，使他更加堅強。魯迅的戰鬥精神，就是在敵人的圍攻和迫害中鍛煉出來的。魯迅在烏雲遮天的時候，在受到孤立的時候，他並不感到孤獨。因為他是和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的，他是站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邊的。」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魯迅愈到晚年，革命意志愈堅強，愈顯出戰鬥的青春活力。這是甚麼力量在鼓舞着他呢？這就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

學習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跟着毛主席戰鬥一輩子。一個人要經得起大風大浪的考驗，同樣要經得住種種冤屈的考驗。不應有情緒，但看法還是要的，一個人沒有看法，那就甚麼都完了。

2月21日 星期六

給小殷寫信。

復旦幾個「猴子」被抓去了。

2月22日 星期日

重讀《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社論說：「對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蒙蔽的群眾，應該在大批判大鬥爭中，去爭取他們，教育他們。團結他們。」「誰如果只能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下求得自身的解放，並且滿足於這種『解放』，而不去滿腔熱情地爭取、教育和團結犯錯誤的幹部和受蒙蔽的群眾，使他們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毒害下，從『私』字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那就表明他沒有『解放全人類』的偉大胸懷，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這種人，要想求得自身的徹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這兩段話精闢、準確地印證了工宣隊進校前北大的複雜局面。

看一個中央學習班一位同志揭發批判王效禹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真是觸目驚心。應從別人犯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

2月23日 星期一

大哥轉來羅勝、小殷來信。她們對北大問題的看法，能看到主流，看到全局，但往往對支流和局部計較過多。這是由於知識分子的敏感和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狹隘性所決定的。工人階級可不那樣看問題。幹革命不僅要有闖勁而且要沉得住氣。如果只有在順利時，慷慨激昂一通，那我們這些人未免太迂腐了。我們需要的是嚴肅的戰鬥，革命的樂觀主義決不等於低級的玩笑。階級鬥爭是嚴肅的，在階級社會裏，你要幹點事除了嚴肅的戰鬥，別無他法。

2月25日 星期三

下午黨組織生活，我總結了這一階段(2·16-2·25)的思想。這次回來心情不舒暢，暴露了一些思想問題。一個是寫文章的事，個別同志的一些看法，我總覺得搞七搞八不痛快。再就是所謂我的炮打謝副總理的傳說，情緒很大。反映了我對領導不夠信任，產生了一些消極想法，總想離開化工，覺得在這裏無所事事。其實事情是有的，但由情緒影響，沒主動幹。如《文匯報》交給我的大批判任務一個字也沒寫。

因為情緒不好，有時開點玩笑，其實這是知識分子的反常心理。我下定決心以後再不開這種毫無意義的玩笑了。我需要的是嚴肅的戰鬥！這十來天情緒的不健康，說明我這個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的動搖性。這個暴露好得很，可以得到大家的幫助，也可以常常警惕。能在黨組織生活中暴露我的思想，我感到異常舒暢。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

2月15日小劉來信，談到北大批判孫蓬一的錯誤思想，我和大哥均得到教益。覺得一定要夾緊尾巴做人，不要心血來潮，忘乎所以，但是一下來便翹尾巴了。這說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一定會表現出來的，下個決心是不行的，要踏踏實實地改造思想。

我在會上向傅師傅道歉，認為那天頂了他，實際上是反映了我對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態度問題。傅師傅在會上卻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的工作態度粗糙，還歷數了我許多優點。我感到很難受，決心今後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3月5日 星期四

接老鍾信，說他把我的情況如實地向8341老魏談了談。「老魏說，你的組織結論早已寄去上海了。老魏認為你目前的處境有點自作自受，因為並非組織要搞你，不過是一些人的一種『認為』而已。老魏說，你何必如此苦惱呢？沒有必要。老魏說，你如能寄來揭發

批判孫蓬一的材料並在華東化工學院也進行揭發，那你更好了。」

3月6日 星期五

我考慮問題總是那麼不成熟，喜歡感情用事，這樣下去是成不了事的。

要牢記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中國共產黨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幹部，必須鍛煉自己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

應有嚴肅的戰鬥作風，思想和生活都應該科學化政治化。「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要時時事事用毛澤東思想來檢查自己的言行。我應該拼命地和階級敵人、資產階級思想戰鬥。戰鬥是最大的幸福，在鬥爭中尋求歡樂。難忘的「外文樓」生活啊，⁴我總得時時警惕！

3月7日 星期六

記取魯迅教導幾則：

「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釐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泉源啊！」「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晚飯後，何師傅找我談。我較詳細地介紹了北京、上海的兩次炮打情況，以及我自己的態度。何師傅講，我最近的情緒完全是自作自受，是輕信人家的話造成的，叫我不要再考慮自己了，要積極投入戰鬥，他們對我沒有甚麼看法。

是啊！完全是自作自受，8341魏銀秋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我應該從這件事中吸取甚麼教訓呢？

這段時間的情緒說明我沒有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沒有革命者的寬廣的胸懷。

暴露了也好，以後可以對症下藥，更好地改造自己。

3月8日 星期日

上午給駐北大8341支左部隊魏銀秋同志寫了一信，信由何師傅帶往化工。下午去連部過黨組織生活，工宣隊進一步動員要狠批極「左」思潮。

3月9日 星期一

搞政治鬥爭一定要從大處着眼，不要去管小是小非，咱教研組有些糾葛真是毫無意思，我決不去管它，我走我的路。

要記魯迅先生的話：

「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噉噉嚙嚙，惹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要多考慮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讓那些身邊瑣事永遠不要佔據我的頭腦吧。

向今被評為三好學生。她問她媽：「媽媽是三好職工，我是三好學生，爸爸是不是三好啊？」

3月11日 星期三

好多人說我的思想比較純，可有的領導一定是認為我比較複雜，因為是北大的一個頭頭。我想我都可以不管它，只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下去就得了。說老實話，我是連夢裏都在幹革命。

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為功名而奮鬥，現在有些人在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幌子下也幹出一些事來，但基本也是為名利。因此，實質上與封建社會的追求功名毫無二致。

3月12日 星期四

思路的廣闊主要靠實踐和學習主席著作。小道要不得。

小劉給我的信常介紹一些英雄人物，別的同志給我寫信常介紹一些壞蛋幹壞事，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想境界。劉歌頌光明，有人老是暴露黑暗。

批極「左」思潮中，我以為應抓主要問題，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等，但有人對於「掛牌」等等感興趣。這沒有抓住要害，只是形式表現。有人認為運動初期對幹部的衝擊是極「左」的表現，他這樣講自然是正確的，可現在不是1966年了。

還有的同志對於分派一概採取否定態度。在向黨內走資派鬥爭中，分派有其必然性。「一月革命」以後再分派，那是階級敵人挑動的。撇開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是得不出正確的結論來的。

3月13日 星期五

昨晚大雪並響雷，今晨大自然一片銀白，使我想起了「北國風光，千里冰封」的壯麗景象，高興極了。大家出去清掃道路，我滾了幾個大雪球。雪球開始一定要結實，這樣便愈滾愈大，否則就容易垮。我想幹革命也是這樣，第一步總得踏實。這就是目前我們與工農兵相結合的艱苦過程。

3月14日 星期六

要充分利用時間，今後決定每晚熄燈以後，點支蠟燭，繼續學毛選。

重學兩報一刊社論〈狠抓革命大批判〉。社論說：「在哲學、歷史、教育、新聞、衛生、文藝理論、經濟理論、自然科學等等方

面，過去黨內外的修正主義者曾經散佈過大量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去批判這些修正主義的理論，用毛主席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為這些領域的鬥、批、改掃清革命道路。」

我是一個有志於做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哨兵的人。大批判對我來說就是革命的責任。應該多從哲學、歷史、文藝理論三個領域去關心它。

3月15日 星期日

我這個人並不像有人所說那樣思想那麼純，境界那麼高。我是太倔了一點，自尊心太強了一點。這給自己帶來了許多麻煩。宋代軍批評我叫「清高」，鍾宏在批我是「廉潔者不可為將」，大概是這樣吧！

上海是魯迅戰鬥過的地方，魯迅最成熟的十年，戰績最大的十年是在上海度過的。這一點大大地鼓勵了我。上海這個地方資產階級勢力根深蒂固，須要發揮魯迅先生「打落水狗」的精神，與資產階級鬥爭到底。

早上，4點半鐘，點燭躺在床上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我們改造世界觀的指路明燈。

3月13日《人民日報》有一篇〈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照亮了山村——河南省登封縣三官廟大隊農民學哲學的調查〉。看了很感動。貧下中農出於對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出於改造世界的強烈意願，儘管文化低，還是堅持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我學習20多年哲學到底為貧下中農做了甚麼事？我應該聽毛主席的話：「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裏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裏的尖銳武器。」密切聯繫實踐，為貧下中農宣傳一輩子毛澤東思想。調查報告中說，1958年無產階級司令部對這裏農民學哲學非常關懷。讚揚他們說：「你們搞得很好。你們這樣幹，看起來很亂。這只能是亂了資產階級的學制，換上社會主義的學制。」並且告訴他們：「甚麼是哲學？哲學就是明白學。學了哲學就明明白白，⁵不學哲學就糊里糊塗。」

到農村去，在勞動中宣傳毛主席的哲學思想。這要比目前的處境和作用大得多了，應該為貧下中農幹點事了。老在房間裏議論幹甚麼，貧下中農可不是那樣幹革命的。

下午放假，爬佘山。1953年與代軍等一起來過，現在算是舊地重遊了。

晚與小湯談。她說，她們女同志說我這個人很好。後來王延林說孫月才是很好，但孫月才有孫月才的缺點，她們就只好理解了，說孫月才有甚麼缺點？小湯說，通過這次流言蜚語對我的影響，發現我這個人也有缺點，作為一個革命者心胸不夠廣闊。我首先接受這個意見，其次我指出她們過去對我的看法是極其片面的，對任何一個革命者要一分为二，哪裏有十全十美的。

近一個月來我的思想是值得總結的。

- 一、心胸不夠廣闊。
- 二、由於流言蜚語而影響革命幹勁。
- 三、對老師傅不夠尊重。

這一切都是我的動搖性的表現。一定要克服。湯說同志們都認為我從北京回來以後，思想較純，精神境界比較高，其實對照我的實際情況可遠遠不是這樣，但是我是應該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的。

老師傅看我床頭無燈，以為我失蹤了，對我蠻警惕的。其實是，恰恰今晨沒早讀。

偶然與何師傅（排長）談。何問我認識復旦胡守鈞麼？⁶我說知道此人，但不認識。何說此人到過北京、北大，而且北大有人接待他，並說他認識我，怪就怪在這裏。我問是否是周谷聲之誤，他說不是。其實也不奇怪，認識我的遠遠不止胡守鈞一個。

在北大時看到《紅衛戰報》對胡的批判，我是同意的。胡的「孔明燈」一詩是有問題的，此事殷愛娥知道。看來就是有人在搞鬼。

3月20日 星期五

接大哥信，說13日，有一個公檢法軍管會的同志與他作了長談，大大地鼓勵了他。

轉來梁恕信和小劉來信。小劉分配在張家口。接小殷寄來北大工宣隊、軍宣隊編印的內部材料，是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語錄。殷等都已分配。親愛的同志們，願你們在新的崗位上，按主席指引的道路奮勇前進。

下午，去辰山出席全院大會，批判新化工井岡山極「左」思潮大會。當前的批極「左」思潮運動是主席的一個戰略部署：「清除隱患，教育後代。」如果隱藏在群眾中的一小撮帝修反的別動隊不清除出來，那是無產階級鐵打江山的最大禍害。極「左」思潮是由一小撮階級敵人搞起的。但是它之所以成為思潮有它的市場，那就是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派性適應了極「左」思潮的需要。可見改造世界觀的重要性。「小資產階級掌權，大資產階級上台。」

主席講：「我們現在有些文章，神氣十足，但是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謂的矛盾不真正瞭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

主席這段重要指示告訴我們寫文章的方法。寫文章就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而要提出問題，首先得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即發現要害。然後加以分析研究，再加以解決，揭示本質，做出結論。但客觀事物是複雜的，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因此為了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我們必須進行反覆修改。

寫調查報告，寫論說文，都應遵循這個原則。

文章有各種寫法，但是這個原則必須遵守。

3月23日 星期一

與阿四談，搞個哲學學習小組。他要是掌握了主席的哲學思想就可以更好地抓革命促生產。他表示很感興趣，準備先與別的青年幹部、貧下中農商量一下。

接老鍾信，他在北郊木材廠。

批評我書生氣十足，容易相信別人的「宣言」而上當。

我在原則上應接受這個批評。但是，在對敵鬥爭中我倒不那麼書生氣，不那麼容易上當。我的「書生氣」和「上當」主要是表現在同志間的關係，主要在容易相信同志們，我看這也未嘗不可。作為一個革命同志為甚麼要用心口不一的「宣言」來讓我上當呢？鍾自己就發了不少「宣言」，我至少上了他三個當。

對於一個革命者，我總是相信的。為甚麼要懷疑呢？我的錯誤在於輕信品質壞的人，上了他們的當。北大和化工的同志對我的缺點和看法是一致的。這就說明我的確存在着這個問題。

一方面容易上當，一方面又有政治上的潔癖，我不想與那些亂七八糟的人為伍。

下午傳達了六廠二校⁷對敵鬥爭經驗，上了一堂生動的毛澤東思想教育課。無產階級有解放全人類的胸懷，才能徹底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經驗體現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的革命性、科學性、靈活性、生動性。

不要有情緒，不要任性，不要清高。「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在階級社會中，一個人的一生應該充滿鬥爭和磨難，否則必然是安安穩穩、庸庸碌碌的一輩子。

柬埔寨的反動政變必將導致人民革命，但是，西哈努克的聲明是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告訴我們一個所謂中立的民族主義國家的政治上的腐朽性。

3月25日 星期三

晚黨組織生活，副連長金鐘也來參加。我講了三條：

一、我們的組織生活死氣沉沉，老氣橫秋，不是戰鬥的、朝氣蓬勃的，應該有爭論，有批評自我批評，講錯了也不要顧慮，不要把大家弄成謹小慎微的君子。

二、當前運動深入不下去關鍵在於領導，團部領導不力。六廠二校經驗要和我們學校運動結合起來，咱校在貫徹黨的政策方面總

的來說是不錯的，但尚有差距。最近抄了單身漢的家是不符合黨的政策，是領導束手無策的表現，群眾有議論但不敢講，我相信工宣隊，因此講了。印《江青文選》是不符合政策的，我們應該吸取教訓，但我們的教訓不是一事一時，主要是要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指示印到頭腦深處。在抄家中甚至把《聯共（布）黨史》也當大毒草抄走了，真是豈有此理？！

三、我個人對一些流言蜚語有情緒是不對的。革命要求我們一面奮勇前進，一面不斷地接受群眾的審查。要相信群眾相信黨，相信工宣隊，即使碰得頭破血流，我要繼續革命。

3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接小殷信。她在安徽阜陽軍隊農場，她的動搖又表現出來了，我去信對她有所批評。

下午接大哥信，轉小劉自張家口來信。她講了她媽的革命故事，以及到張以後的思想活動。班上63人，當工人13人，當農民50人。有人不願當農民，她願意和別人換。這種共產主義風格是多麼值得學習啊！

小劉的文風很好，文如其人，文風反映了一個人的思想境界。

3月27日 星期五

下午，與王、湯談到革命、工作。王說，老啦無所作為了。我說，應該與時間競爭，時間使我們年齡增長，但我們可以更好地利用時間，向時間要毛澤東思想。王說：「我沒有你那麼高的思想境界。」我對小湯講，這其實不是作為不作為的問題，而是反映了一個人的情緒。

3月28日 星期六

要防兩種人：一種是生活瑣事談得多的人，再一種便是甚麼問題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人。我喜歡那種善於思索、又腳踏實地

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同志。這才是有希望的人。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由於彭德懷在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中的地位，也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對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前途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對於爽直、樸素必須作階級分析，看他是哪一個階級的爽直，哪一個階級的樸素，只要看看他言行對哪一個階級有利便明白了。所以我們不能一看到爽直、樸素便盲目地讚揚。我們不提抽象的爽直、樸素。

我深深感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我們雖然住在農村，但實際上並沒有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還在房子裏高談闊論，無事當有事幹。這對思想改造只能起一種壞作用。

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他的思想、生活、語言都應該嚴格地政治化、科學化。他唯一念念不忘的應該是現實的階級鬥爭。

有「左」的情緒的人總有一天要大暴露，要徹底完蛋！在任何偉大的運動中，總有那麼一部分人從「左」的方面來議論革命運動。我們必須批判這種假革命。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⁸這句詩有理。

3月30日 星期一

3月29日《解放日報》〈周揚和「野百合花」——評1942年延安的一個反黨事件〉一文寫得很好，具有現實鬥爭意義，對於戰勝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具有很大的啓發作用。我們應從歷史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衝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如果周揚不是把王實味之流作為自己的『親骨肉』，為甚麼要這樣急急忙忙地斷定延安沒有紀德和布寧，為甚麼要把話講得這樣絕呢？真是不打自招！」

「他們所固有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橋梁，是生產百合花的土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他們身上表現為對個人和小集團、小派別的權力的狂熱渴望，表現為貪得無厭的反動政治野心。這種野心在延安一次又一次遭到破滅。於是由消沉到不滿，由不滿到仇恨。他們悲哀地狂飲，覺得自己在延安是『被俘虜的囚徒』。1942年的反黨，不過是他們個人野心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仇恨的一次大暴露而已。」

「有些人很喜歡甚麼『狂妄』，他們的『狂妄』，就是拿破侖、希特勒那種蠢驢式的反革命野心，就是像周揚這樣，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狂妄』，向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狂妄』，向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狂妄』，向無產階級政權『狂妄』，向偉大的人民群眾『狂妄』。」「在進攻時同反黨『親骨肉』們打得火熱，在退卻時又要把自己說得同他們毫不相干，這是陰謀分子從事反革命階級鬥爭的一個策略。」

「一切反革命陰謀分子從事反黨活動的一個基本手法就是『暴露』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黑暗』，而把自己裝扮成向『黑暗』宣戰的英雄好漢。姿態是極『左』的，本質是極右的。其實『黑暗面』就是周揚這樣的特務、內奸、反革命分子自己。他們所代表的腐朽黑暗的反動階級的本質、思想、要求、行為，是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光明前途根本敵對的。他們極端陰暗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同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和對抗，他們要反對無產階級政權這樣一個光明面。」

「周揚之流是鑽入革命陣營內部的反革命派。這些陰謀分子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特點之一是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打着『紅旗』反紅旗，把革命的口號引向極端，然後加以否定。他們是『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諸如：打着批評缺點的旗號來暴露『黑暗』，打着糾正偏差的旗號來反攻倒算；打着『發展』理論，『指導』方向的旗號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打着幫助黨整風的旗號來取消黨的領導，打着『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就是他們的伎倆。」

「這些陰謀分子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特徵之二是搞秘密的陰謀活

動，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口蜜腹劍，笑裏藏刀。」「白天就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他們慣於吹捧一部分人，攻擊另一部分人。或者裝作批那幾個人和個別現象，借題發揮，打開缺口，以便否定整個黨的領導，否定整個解放區。這種策略，也就是胡風以及其他一切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所慣於使用的『清君側』的反革命策略。」

「這些陰謀分子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特徵之三，是利用一些青年人的無知、幼稚，利用他們身上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利用『群眾腦子裏的敵人』以售其奸。(王實味)他號召青年要『大膽地說』『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的『硬骨頭』。王實味的陰謀，正是借鼓吹一種超階級的『敢說』精神或者說『造反』精神，來唆使青年人去充當反黨反人民的『硬骨頭』。一切存有資產階級意識和情緒的青年人都要當心這種王實味式的鬼招術。為了識破敵人的這個陰謀，我們必須自始至終堅持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

看《胡守鈞小集團的有關材料》(小集團成員間的密信)。這完全是一套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革命思想。他們把矛頭直接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反革命分子往往把自己扮成向「黑暗」宣戰的英雄，其實他們自身便是「黑暗面」。有些糊塗人也在暴露「黑暗」，這也正好反映了他們自己頭腦中的黑暗面。

胡守鈞小集團決不僅僅是復旦的事，一切革命人民特別是上海的革命群眾都應該投入批判。我建議出一期大批判。

胡守鈞小集團告訴了我們甚麼？

一、新生反革命的特點，他們向無產階級進攻的策略。

二、我們從中接受甚麼教訓？個人主義是過渡到反革命的政治橋樑，個人主義產生野心、權欲，達不到目的就消沉、不滿到仇恨，到反革命。

三、批極「左」思潮，必須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結合起來。這個材料還告訴我們，敵人是怎樣利用極「左」思潮來從事反革命活動的。要在大批判中鑄造新的革命的靈魂。

政治上的潔癖——

- 一、不願與亂七八糟的人為伍。
- 二、自尊心。

其實並不「潔」，恰恰反映了我思想中的髒東西。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員對於落後的人們的態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

3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討論胡守鈞小集團的有關材料。我聯繫自己思想駁了所謂「右翼取勝」、「溫和派當權」等謬論。也對自己回化工以後的思想作了檢查，覺得造反造了幾年還是造到化工來不甘心，反映了我在造反過程中還夾雜着私心雜念，如果不克服這些私心雜念也是相當危險的。李師傅說我觸及靈魂很好，但要看行動，要發揮作用。

晚，李師傅找我談。主要內容如下：

一、不要有情緒，外面的小道、流言蜚語不要去計較。張副團長就講過，如真有這回事，他早就告訴我們了。我們有些人就是喜歡搬弄口舌。

二、你能力很強，看問題也很敏銳，要發揮作用，憑你的能力，憑你在北京的造反精神，憑你對毛主席的熱愛來發揮作用。

三、多給同志們做思想工作。你在底下的談心工作，做得比我們好。

李師傅誇獎了，我的能力是很差的。但我應按主席教導辦事，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寫《從胡守鈞小集團中可以吸取甚麼教訓？》

4月1日 星期三

晚黨組織生活，講用反極「左」思潮以來的思想收穫。李師傅在會上批評了把社會上的小道、胡說通報給我的黨員，說給孫月才帶來許多煩惱，挑撥孫與工宣隊領導的關係。說如果孫月才同志真有炮打，我們早就要幫助他，或讓他鬥私批修，事實是反極「左」思潮

一個多月來，我們不但不叫他鬥私批修也沒有幫助他，而且還是一個極積分子。

總要相信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明察秋毫的！

4月2日 星期四

批胡守鈞小集團。小集團的一個成員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除了溫和派撿起菓實外，打天下的得到甚麼呢？」

「溫和派」者是指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的同志。「打天下」者就是胡守鈞一夥。其實真正「打天下」者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得到了甚麼呢？我們最大的收穫是清除了劉少奇這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隱患。我們保衛了毛主席，保衛了無產階級專政，加強和鞏固了黨的領導。廣大革命群眾在運動中大大地增強了對修正主義的抵抗力，我們頭腦中有了更多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胡守鈞小集團的一個策略，是把論敵的「論點引向極端」使之犯錯誤，以便「把他否定」。

4月4日 星期六

任何文藝批判首先是政治批判，從來沒有純粹的文藝批判，即使是技巧分析，也是服從於政治分析的。

小湯要去石油化工專業搞教改了。她不願意去，我希望她大膽去。

昨天她與李師傅談。她對李師傅講，「過去對老孫不是一分為二，一切都好，通過這一階段，覺得應該一分為二。他易受人影響，產生情緒。作為一個革命者，至少心胸不夠廣闊。」她並對我提出，不應受外界影響，情緒的波動反映了我在政治上還不夠成熟。我接受這個意見。何止不夠成熟，簡直是非常不成熟。但我充滿信心，一切都是那麼樂觀。迎擊困難，戰而勝之。

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之前，革命者沒有任何權利講究個人的享受。物質生活上是如此，精神生活同樣如此。那些「藝術享受」、「美的享受」都是資產階級貨色。藝術首先是為了戰鬥。「一切

為了戰鬥」，我應該牢牢地樹立這一思想，這樣我才能把精力用到刀刃上。

我再說一遍：

迎擊困難，戰而勝之，永遠做一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哨兵。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為無產階級專政站一輩子崗。這是黨和毛主席，也是勞動人民交給我的光榮任務！爭取能健康地再為祖國工作50年。在接受再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要轉變立足點，立足點轉變了，那就甚麼事情都好辦了。

4月6日 星期一

敢於講話也好，不敢講話也好，都要作階級分析，關鍵不在於敢不敢，而在於立足點在哪裏。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那麼對於危害革命事業的言行，就是要敢於鬥爭，敢於講話。不利於革命的話就是不講。要害是立足點！

4月10日 星期五

又看了一些胡守鈞小集團的材料。真正是觸目驚心。

這個小集團也談馬恩列斯，但他們把馬思列斯與毛主席對立起來。實際講馬思列斯是假，在理論上政治上他們崇拜的是拿破侖、希特勒、赫魯曉夫、劉少奇，他們信仰的完全是一套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理論。

搞革命大批判是為了打擊敵人，教育自己。我寫大批判文章要掌握這個原則：批判敵對思想，而這種思想對自己又有影響的，或者這種思想對自己沒有影響，但通過批判，可以鞏固加深自己的正確思想。我絕對不寫那些無關痛癢的為批判而批判的文章。

4月11日 星期六

求知欲強是好的，但不能甚麼都學，要抓住要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這是革命的教科書。」

學習毛著也要重點學，不能搞平均主義，搞平均主義不合辯證法。「甚麼都學，結果甚麼都學不到。」「重要的東西，不在多，而在反覆地學，學會運用，多講不如多練。少而精的精，就是要求抓住精華，學得精通。」今後學甚麼都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辦。

全世界革命人民把毛主席的光輝著作看作是革命的教科書。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就可以徹底砸爛舊世界的鎖鍊，奪取政權。已經獲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就可以鞏固政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一句話，毛澤東思想同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實踐相結合，就可以把整個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就可以建設起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世界。世界上難道還有甚麼東西可以和毛澤東思想的威力相比？

我這個人政治上的潔癖，自尊心的過強，是由於好話聽多了。這些好話中，最多的是說我這個人「很純」、「老實」。我認為對這種好話，必須加以分析。其實我的「潔癖」就是不純的表現。

4月13日 星期一

去鳳凰山，看解放軍同志在施工，有標語「革命加拼命，拿下鳳凰山」。這句口號很好。幹甚麼事都要革命加拼命，才能獲得勝利。

4月14日 星期二

偉大的思想產生偉大的力量。

毛選第796頁應該好好學習。應該「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我們的思想才能深化，我們的事情才能做好。

文化問題是一個複雜問題，要吸取五四運動的歷史教訓，不能形式主義地看待文化問題，好的就是絕對的好，壞的就是絕對的壞。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採取歷史的、辯證的、階級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當前對於文藝復興文化、啓蒙文化、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都應該採取這種態度。我深感到用辯證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文化的必要。

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對黨八股》是我們研究文化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文化問題上的一些武斷，會造成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氾濫。

革命大批判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百年大計。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同樣靠這兩桿子。

搞意識形態的人，不用鋼槍鐵筆去戰鬥，又用甚麼呢？

有的同志說還是做個老百姓吧，順從一點好。做老百姓就不須要鬥了？對階級敵人，對敵對思想，決不能順從，順從了便是犯罪。戰鬥的一生必然是悲壯的一生，順從的一生便是平庸的一生。

二、半夜突遭「保密檢查」

4月24日 星期五

早晨給小劉信（昨天接到她來信）述說了最近的遭遇。上午，何師傅把日記從連部拿來還我了，因此我有機會來補述這段意外的遭遇。

補記如下（4月17日—4月22日）：

4月17日 星期五

今夜，我在上海的家（其實是我哥哥的家）以及化工的宿舍，突然遭到駐化工工宣隊的「保密檢查」。事情經過如下：

晚，工宣隊一連連部材料組負責同志孫師傅找我談話。陪坐的還有另外兩個新來的師傅（連部，其一姓王）和排裏的李師傅。孫師傅問了我對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三個文件的看法，以及對當前運動的打算。我簡單地談了我的看法，徵得他的同意，我又簡單地談了北京和上海的兩次炮打的經過以及我的態度。

孫師傅說我在各方面表現都不錯（我插一句「都很糟！」），打了入黨報告，作為群眾代表參加黨組織生活。接着念了《毛主席語錄》第231頁第一段：「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

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의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說他是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我的。問我有甚麼思想準備。我說，只要是革命工作，能幹的，堅決去幹，不能幹的，努力去幹。但我不明白這個「思想準備」具體指的是甚麼，叫他講明白一點。他就說，外界不是對你有些謠傳麼，為了對你個人負責，也是革命的需要，我們要求你陪同我們到你家裏去作一次「保密檢查」。我感到異常突然，是那樣的意外！但我想起主席的教導：「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就馬上回答：「好的！」並站起來，準備去。孫師傅說慢一點，冷靜一下，問我還有甚麼想說。我講了兩點：一，這件事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二，為了革命，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了不致使壞人混入我們偉大的黨，我堅決照辦！孫師傅說我的態度很好。

小汽車已在200米外的馬路上等着了。我同三個師傅（孫師傅不去），一起上了車。在車上我反覆思索的也是這兩點。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但為了革命利益，我應堅決照辦。我很坦然，「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夜，是那樣安靜，上海馬路上行人稀少。不一會，在我的指點下，汽車已停在我家門口了，這時大概還不到10點鐘。我叫醒了媽媽、大哥。門是大哥來開的，我說明來意。大哥回答說：「可以，可以」，態度很好。我打開自己的箱子，以及裏面鎖着的包包。三個師傅來了一個「兜底翻」，對我的書信特別感興趣，特別是小劉給我的信。我又對老師傅講，如不放心，還可以檢查我哥的箱子等物。師傅也照辦了。師傅寫了一張「借條」：「現借閱孫月才同志，文件二包，書信卅六封，及孫月才同志給北大工宣隊軍宣隊，給北大8341支左部隊信（留底）各壹份，閱後歸還。」

此致

駐化工學院工宣隊一連

又問我，學校還有東西麼？我說還有一個箱子，也有些材料，於是汽車直驅化工。箱子裏的兩包材料也沒詳細翻閱，說拿去看看好不好，我說「好好，全拿去吧」。於是在「借條」上又附加「材料2包」字樣。

回鄉的路上，我問王師傅，甚麼叫「保密檢查」。回答說：「對你個人負責不讓群眾知道。」並說，檢查一下有好處，革命派也就明白了（此話是李師傅講的）。對我非常客氣，並要我停下來吃點心，我不要吃。兩個師傅便給我賣了油條油餅。師傅問我，有筆記本沒有，我說，筆記本沒有，日記本是有的，在鄉下的床上。師傅說回去拿來看看。我答應了。我告訴師傅與我通信的人比較多。有些信無多大價值便燒掉了。我的同學中，最接近的是小劉，我與她的觀點是一致的，她的信僅缺一封。

到了鄉下，已是12點多，我拿了日記本給王師傅，他大致翻了一下，說明晨還給我。還問還有不？我說家裏還有兩本，你們翻看了，但沒有拿。我又簡單地述說了上海北京參加運動的過程。一個我不認識的師傅講，我們工宣隊對你沒看法。談到電二，我說我有保留看法，他們對我造了許多謠言。

上床時已1點多鐘，我很安靜，但並沒睡好。2點多我起身了。學毛著，主席教導我們：「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在這件事情上，我照辦了。但主席又教導我們：「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甚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根據主席教導，我想了想，覺得這件事是否符合黨的政策，是否尊重主席親自抓的北大典型經驗值得懷疑。在腦子中轉了三個「？」：一、市革會有關於「保密檢查」的規定麼？二、對我進行「保密檢查」真的是為了澄清謠傳麼？三、對我進行「保密檢查」是哪一級組織批准的？自己不得而解，出門散步去了。無星星，佘山頂上的教堂和天文台顯得格外的肅穆，河水在緩慢地逝去。但這時的我，心潮如黃河長江滔滔不絕。我親自經歷過的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像一個一個風暴在我心底翻滾而過。」啊！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沒有你老人家，還有今天的孫月才麼？不早就

完蛋啦！北大8341魏銀秋同志說孫月才沒有問題，為甚麼今天還有這個遭遇？我缺點、錯誤還是有的，但是剖開胸膛，掏出來的是一顆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我想起了小劉——閃耀着毛澤東思想光輝的話：「現在革命的特點是，一面奮勇前進，一面不斷接受群眾檢查。」「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黨中央，毛主席，廣大革命群眾會給我作出定評。「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審查吧，革命者經得起審查，反革命遲早要暴露，讓我在階級鬥爭的不斷跌打中，鍛煉得更純一些吧！

4月18日 星期六

早晨對何師傅講，我應從昨晚事件中接受教育。何師傅說：你是真心話？我說當然是真心的。李師傅說，那件事不僅出於你的意外，也是出於我們的意外。

今天一天過得很安靜，腦子裏老轉着主席的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4月19日 星期日

醒來很早，我的劣根性——不可辱的自尊心和政治潔癖感又發作了。我總感到8341把我的問題弄清楚了，為甚麼還要搞？他們到底是用甚麼態度來對待主席親自抓的典型經驗的？這樣一想便非常氣憤。起來以後便把這件事對王延林講了。王也以為這樣做是違反政策的，是跟中央精神唱反調的，他支持我去找徐景賢。

於是我到連部找孫師傅。

我向他提出了那三個「？」。他說，我們國家有「保密檢查」的規定；對我進行「保密檢查」是為了澄清謠傳；是組織批准的。這三個回答我都不滿意，當我提到我的問題8341已給我弄清楚了，孫師傅辯稱，任何經驗都有例外，我說主席抓的經驗沒有例外（在傳達六廠二校經驗時，說凡是8341支左的地方都不需要複查。六廠二校經驗不是參考而是照辦！）。我說我不要「保密」，不要名譽，我要真理，問題講清楚了，便想通了。他說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抄家，如果那樣

想便不通了。你想不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那樣做是背離政策的，上次抄單身漢家就是不符合政策，表示你們束手無策。孫師傅講你知道其中有些人是有問題的。我說不排斥有些人有問題，但你們的政治工作到哪裏去了？我說今天要去找徐景賢，孫師傅不同意，明天也不准，說以後去找。離去時，我說我要爭取做一個有頭腦的共產黨員，決不做一個唯唯諾諾的共產黨員。我要是僅僅考慮自己，不和你爭辯了。

我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動，但我沒講錯話。當然我相信他們那樣做是為了革命事業，他們的心是好的，但那樣做是不符合黨的政策。

4月20日 星期一

對何師傅講，去找徐景賢，何師傅說要去連部問一問。回來說，王國華師傅不同意，理由是快放假了，如果一定要去由我自己負責。為了尊重工宣隊的領導，我遵命不去。

4月21日 星期二

下午，在辰山開全校大會，碰到孫師傅。孫說你現在想不通也是可以理解的。後來王師傅又對我說：「沒甚麼，沒甚麼，我們也是完成任務。」我問他是否是市革會的意見，他說「不是」。

接大哥信，媽想不通，要到佘山來看我。何師傅說放假時來我家做工作。

4月22日 星期三

小徐講，同意我的做法，但為我以後的命運擔心。我告訴她大可不必，立志幹革命，早就豁出去了。一部毛選走天下，走到哪裏都不怕。革命者心胸坦坦蕩蕩，何足懼矣！

6月19日 星期五

「文革」中兩次來上海的經過

6月17日下午，有兩個外調人員在駐化工宣隊傅師傅的陪同下，找我談話。在問話中沒有明確的中心和目的，最後卻叫我把兩次來上海的經過寫一寫。我考慮到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兩次來上海的具體情況早在1968年就向駐北大軍宣隊、工宣隊如實反映了。8341支左部隊進駐北大以後，對我在上海經歷的全部情況重新作了調查研究，才於1969年9月4日把我寫的書面材料當眾銷毀了，因此我不願意寫甚麼書面的東西。但我相信駐化工學院的工宣隊，又考慮到兩個外調人員說他們是市裏來的（我所理解「市裏來的」就是「市革會」來的），既然是市裏來的，那就有必要了。如果不是市裏來的，而是一個與我毫無關係的單位叫我寫文化革命兩次來上海的經過，我以為是很不合適的，我要求收回這份材料，因為他們完全沒有必要瞭解這個情況。

這是我寫這份材料前的一個必要的說明。

1966年10月，在北大師生大多數外出串連的情況下，聶元梓才同意我也出去串連。於是我與林同華、陳炳泉（均為哲學系研究生）一起途經西安、成都、重慶，最後到達上海。這時已是11月初。

來上海三四天後，接聶元梓信，叫我速去華東師大找她參加「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設在巨鹿路）工作。

「捍衛團」共60多人，是由聶從北京帶來的，目的是要和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一起打倒陳曹黑市委。大家推我當負責人，聶當顧問。我因耳朵不方便，不願意當頭，於是聶親自當頭，叫我給中央寫上報材料。但我以為上海群眾運動勢如破竹，發展極快，陳曹黑市委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中央當然明白，寫這種趕不上形勢的上報材料已屬多餘，因此不同意寫，願多瞭解一些實際情況。聶當時注意工人運動，除了與當時工總司（就在我們隔壁）的主要骨幹經常往來外，還派了不少小分隊去工廠，其中也有電二場。我當時未去工廠，除對整個運動關心外，也注意電二運動的發展，參加過電二的一些會議，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做過一些輿論工作。由於北大運動需要，聶在上海大概逗留了一個多月左右就回北京去了。

我接着也回去了，本來打算不再來上海。由於當時在上海的「捍衛團」有些事沒做好，聶又叫我來了。回來時，正好是「解放日報」事件前夕，此時至「捍衛團」撤滬，我是該團負責人。這段時間的主要工作是與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一起，參加了偉大的一月革命運動。

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我們團分了三個組：工運組，由羅軍（此人現在《文匯報》文教組當記者）、林同華（此人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技術研究室）等負責，農運組由王保康（此人在四川一個保密研究所）等負責，我則參加市革委會的籌備工作。

我們在這三個組都做了一定工作，發起或參與了批判劉、鄧和上海舊市委的一些大會和文件、聲明，深入工廠農村，做了一些宣傳工作，堅決反對炮打春橋同志的反革命逆流（我們團及時發表了書面聲明）。但也有一些問題需要說明一下，這裏包含了我們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要由我個人負責）。

工運組的同志對當時工總司內部的矛盾有一些看法，我們與文元同志談了，文元同志說可以把看法密封送康平路。我們在討論情況時，意見是分歧的，我和一些同志認為這完全是革命造反派的正常現象，可以反映，但不宜作結論性的看法，但也有的同志要下結論。爭執不下，我叫林同華回北京，聽取聶的意見，聶的答覆是以不下結論為好。後來我們依照文元同志告訴我們的方式，按聶的意見辦了。在我們團的一份總結中保留了這些看法。現在事實證明，我們的這些看法是錯誤的。

工運組也去上柴廠調查過，但組內意見不統一。有人認為「東方紅」是革命派，有人認為「聯司」是革命派。當我聽取彙報時，我認為兩派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支一派打一派。由於意見分歧，在上柴問題上沒有發表甚麼公開聲明。

在深入農運過程中，我們發現陳曹黑市委在農村大刮反革命經濟主義歪風，挑動農民進城破壞工農聯盟，於是發起了一個文件。在上報前夜，我們團的一些同志與徐景賢、王承龍同志有過一些爭執。春橋同志看了，《解放日報》、《文匯報》才連夜改版，第二天在頭版登出來了。後來在南京路體委吃飯時，徐景賢同志對我說起這件事，說他認為「接管風」的提法是不適當的，並不是不同意發表，林

同華也在場。我當時沒說甚麼，對徐景賢同志也說不上有甚麼意見。

回北京不久，上海革命造反派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大概是4月9日，我收到電二一個工人的電報，說孫月潮於4月8日遭虹口區公安局拘捕。不幾天，又收到一電報，說有三個人上京反映情況。他們住在北大，我曾陪同他們去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的解放軍同志在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後，曾向上海虹口區武裝部打了長途電話（解放軍同志說電話是一個姓夏的同志接的，這個姓夏的後來才知道是武裝部的夏參謀）。

在京期間，我曾替他們寫了一份《我們對於虹口區公安局拘捕孫月潮同志的看法》（由北大機關一總支給打印成本，後來又在上海翻印了。）因為根據公安局的那張傳單來看，孫月潮無罪可言。

五月初，我經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同意，帶了介紹信來上海了，先後到了虹口區武裝部（找了都金甫副部長等）、虹口區公安分局（找了王濤局長）、市政法指揮部，均未解決問題。與政法指揮部的一個接待員談到文元同志整風報告的精神，他竟說：這個報告「我們既沒有聽，也沒有看，也沒有學」。使我大為驚奇。

5月10日晚發現三八挫刀廠的同志拉起橫幅，用廣播喇叭在與公安局進行說理。在他們的影響下，電二25路、19路也在公安局牆上貼出支持孫月潮同志的大字報，並架起喇叭準備與公安局辯論。我當時想，羅瑞卿、黃赤波（拘捕孫月潮時拘票上蓋的居然是黃赤波的印，這事發生在一月革命奪權之後！）在公安局部門的流毒是很深的，江青同志曾講過公檢法問題很大。儘管上海已成立市革會，但上海的某一個具體部門在某一具體問題上同樣可以出錯。後來江青同志在談到天津市的公檢法（那時天津市已成立市委會）的問題，證實了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再考慮到4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中說的：「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以及4月10日《解放軍報》社論〈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中說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別有用心地抓住革命群眾組織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極力誇大，肆意歪曲，甚至無中生有，製造謠言，拼命往他們臉上抹黑，企圖把他們一棍子打死。他們並且暗中操縱，竭力扶植已經垮了台

的『保字號』組織，使它死灰復燃，重新抬頭，壓制無產階級革命派，把一些革命闖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他們這樣子，就是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復。」我認為上海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最激烈的場合之一，社會上的動向決不可能沒有反應。因此，我便支持了他們的行動。各區造反隊也乘車舉旗前來支持。

5月14日下午，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周學文（此人是支持我們的）來電二告訴我們，市革委會決定於今晚12時前釋放孫月潮。於是同公檢法的代表開了個會，搞了個協議書。我記得有兩條：一、承認在公安局面前的說理鬥爭是革命行動。二、要為孫月潮公開平反。

第二天一早，人家敲鑼打鼓地來找孫月潮，說要他出去感謝支持他的革命造反派。我堅決反對他出去，說要犯錯誤的，與他吵起來了。結果，我們兩個都被拉上了汽車，他還戴了大紅花。

這件事被春橋同志批評了（他的大意是革命者坐幾天牢怕甚麼，戴甚麼大紅花）。1968年王洪文同志在北京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時，我曾向王洪文同志談起這件事（因為有人大做文章）。洪文同志說這件事我們也不計較了。附帶說一下，公安局事件洪文同志當時是表態支持的。1968年6月12日工總司蔣善根同志也親自對孫月潮說過這件事。

5月19日公安局發了為孫月潮平反的「平反公告」，承認拘捕孫月潮「犯了路線性、方向性錯誤」，並開了平反大會。同天，武裝部俞部長、林政委到孫月潮家道歉，市革委謝同志去慰問，20日武裝部夏參謀等四人去道歉。期間，武裝部在集中學習，總結教訓，曾通過公安局周學文同志叫我去作一個甚麼「報告」。聯司有一個人來叫我去參加一次常委會。上絲三廠有人叫我去瞭解情況。我均拒絕了。因為北大沒有授權我參與別的單位的事情，而我自己也特別警惕，不能隨便支持外單位，當心被利用。我儘管同情聯司，但毫無行動。那兩個外調人員問我，我第二次來上海的目的是甚麼，說我說過不僅僅為孫月潮一個人，還是為與孫月潮相同的一批人。這真叫人驚奇，我不知道他們從哪裏聽來這些胡說八道。如果我是為了一批人，那就必然會超過電二的範圍。但我除了與公安局的另一個群眾組織的一些人有過幾次接觸外，與外界毫無關係，更沒有串聯

與出點子。那兩個人還問我與煤氣公司有甚麼關係，開過甚麼會？我要說，煤氣公司在哪裏，我也不知道，我不認識煤氣公司的任何人。不瞭解煤氣公司的運動一絲一毫！我說過這樣的話，孫月潮的問題，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因為他牽涉到電二的整個造反派。由於他的拘捕，電二造反派基本上處於瓦解狀態，正如「平反公告」所說：「對黨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使二場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受到了嚴重打擊，使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受到了壓抑。」那兩個外調人員還問我給哪些單位向中央代送材料？我除了為電二代送（有的是由北大機要員送的，有的是我親自交給謝副總理、康老的），沒有為任何別的單位送過，不過我覺得誰也無權過問向中央反映情況這件事。

孫月潮問題解決以後，我接連收到聶元梓三個電報，叫我代表北大全體革命師生、校文革和她本人參加「工總司」成立半周年大會，參加上海的6·1主席批發大字報一周年紀念大會，參加華師大革委會成立大會。因華師大革委會延期成立，未能參加外，另外兩個大會都參加了。此外，還參加了化工紅旗的一個6·1的大會（教研組同志硬拉去的）。

6月10日左右，接北大電報，新北大公社內部發生分裂，出了幾個小組織（即後來聯合成的「井岡山兵團」），叫我趕快回去，我便離滬回京了。

第二次來上海的大致經過就是這樣。

孫月才 1970·6·19 上海

11月22日 星期日

姚文元同志在《紀念魯迅，革命到底》一文中，要我們發揚魯迅堅韌、持久的革命精神。他說，「魯迅的一生，經歷過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勝利和失敗，曲折和反覆，聚合和分化。革命隊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為二，『有的高昇，有的退隱』，『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但他像一棵在風霜中巍然屹立的勁松，不畏黑暗，不怕強暴，始終堅持着前進，毫不動搖地堅持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持久的戰鬥，不斷吸取階級鬥爭的經驗，

終於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練出了一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

目前，在我思想中出現了許多矛盾，這些矛盾都得用主席的哲學思想來解決，在前進道路上，不管困難多大，都不能動搖我革命到底的決心。在革命的實踐中好好學習魯迅先生的堅韌、持久的革命精神。

中午游泳。

11月23日 星期一

在白日裏，
在那寂靜的黑夜，
在生活的激流裏和迷夢中，
金色的太陽無時不在我心裏。

——於東海之濱

11月24日 星期二

接代軍單位(流字5號)革委會來信，很負責地向我介紹了代軍出差的問題，說「這次出差，是敬愛的周總理直接下達的任務，比較急」。「敬愛的周總理，最近還表揚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光榮而艱巨的。」

他們工作很好，受到總理的表揚，我很高興，我應向他們學習。
我很懷念代軍，望她好好幹，在前線為人民立新功！

11月26日 星期四

繼續總結，同志們決定我去講用如何活學活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我不同意。因為學得不好，不想自欺欺人。還提議表揚我，我表示以後一定好好學，現在不要表揚我，對於表揚之類是很不感興趣的。

不要被一些表揚迷了心竅，不要務虛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小馬說，我是一個「很有革命朝氣，有深刻思想的人」。這是過

獎了，同志們的看法都是我的目標，也算是一種相對的動力。

三、在幹校當哲學組長：信任與懷疑並存

11月27日 星期五

晚，哲學小組活動，大家一致推我為組長，我說明理由，耳朵不方便，不易掌握會議，希望不要當選，推了好久，未決。此事叫我苦惱，我怕別人誤解。

11月28日 星期六

嚴平與老駱批評我不當哲學小組長是不對的。我說這是小事，不要造成誤解。嚴說應提高到忠不忠於毛主席的高度來看，駱說要提高到群眾路線高度來看。我說晚上帶着這個問題學習主席著作，看如何解決。

主席講：「甚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着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艱苦的。艱苦的工作就像擔子，擺在我們的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擔。擔子有輕有重，有的人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撿輕的挑。這就不是好的態度。有的同志不是這樣，享受讓給人家，撿擔子重的挑，吃苦在別人前頭，享受在別人後頭。這樣的同志就是好同志。」

我承認耳朵不好的確會帶來許多困難，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精神狀態。我曾下過決心，甚麼頭頭也不當，「無官一身輕」，擺脫那種煩瑣的雜務。顯然，這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想法，是與毛主席的教導背道而行的。

我應該克服重重困難，革命需要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我不是要求入黨麼？對於一個要求入黨的人來說，革命的需要就是他的志願。

無視群眾的要求就是目無群眾。同志們對我寄予希望，希望我能發揮作用，我沒有理由加以拒絕。我學到的東西如果還有一點用處的話，都是勞動人民用血汗培養出來的，我應該在實踐中改造舊的一套，重新加以學習，邊學邊幹為人民服務。

11月29日 星期四

深刻的思想寓於對問題的辯證分析之中，決不是空談理論。

努力做一個毛主席的好黨員，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做一個哨兵與資產階級勢力鬥爭到底。我千萬不要忘掉這個目標啊！

革命的堅強意志是在鬥爭中磨煉出來的，有了這樣的意志他便能忍受一切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痛苦！

北京啊！新北大啊！我多麼地嚮往你喲！

11月30日 星期一

重新編組，我在二排三班。晚開班會，選哲學小組組長，大家一致推我，我幹了。不幹就是不革命，我盡自己的力量為宣傳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盡一分力量。

要把整個班的學哲學運動搞起來，首先一定要自己學好。

這兒有些人太世故了，我決不附和，對一些問題要持獨立見解。

接小劉信，好久不給她信了，該好好地向她談談自己的思想。

晚，嚴平對我說，我這個人太單純了。我說，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她還說，我有時相當有見解，有時鑽牛角尖。我想她的話可能有道理。最糟糕的是無聊。我周圍不乏這樣的人，我自己也要警惕啊！

12月1日 星期二

接老鍾信，談及夏兵因貼大字報把矛頭針對宣傳隊遭批判的事，於我震動很大。夏原定為四屆人大代表，表現是不錯的，這次為甚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無非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過夏兵的大字報，我沒有看到，無法加以論斷，但我相信8341部隊會作出正確的結論。大字報的內容是關於學哲學的。我想我們這些知識分子

最好還是夾起尾巴做人，老老實實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

下午去參觀「五七」連隊。一位小將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狠抓階級鬥爭，那麼任何人間困難都可以被克服。這句話很深刻。他講到人的因素第一，我想所謂人的因素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我們常常講這句話，它到底意味着甚麼？這次有所體會：一、一抓階級鬥爭，就可以把壞人揪出來，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二、階級鬥爭，無非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鬥爭結局是興無滅資，也就指明了方向。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的集中反映，因此在講路線鬥爭時如果不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便是抽象的，空的。

要善於從別人犯錯誤中吸取教訓的人才是不會失敗的人。「你應從你的同學的受批判中吸取教訓」，小馬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晚給小劉回信，談我目前的思想情況。當前我的思想鬥爭是比較激烈的，繼續在思索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帶着這些問題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進一步明白兩條路線鬥爭的複雜性，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何在與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中發展與取勝的，而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思想有些甚麼矛盾和發展。

鍾宏在來信向我「請教」如何寫文章，據說「文章是經國大業，千古不朽之盛事」。⁹用這種陳腐的觀點來看寫文章是永遠寫不好的。文章是戰鬥的武器。「文如其人」，如果沒有無產階級世界觀，那就不可能寫出具有無產階級戰鬥風格的文章。

12月2日 星期三

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是太陽(SUN)。太陽意味着溫暖，太陽意味着光明，太陽意味着生命和力量。

12月3日 星期四

階級鬥爭是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總要謹慎，不要「心血來潮，忘乎所以」。遇事要冷靜，要「多思」，要多考慮影響和後果。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化工一年來收穫之一，便是更

進一步懂得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嚴平批評我太單純了一些是有道理的，許多是非都是自己招來的。

給小殷信，告訴她不要把我看得太好了，那要失望的。企圖從我這裏得到較大的思想幫助是不現實的，應該踏踏實實地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12月9日 星期三

高爾基說過：「一個人追求的目標越高，他的才力就發展得越快，對社會就越有益。」這是一個真理。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高標準嚴要求。

12月10日 星期四

「有希望就有力量，就能堅持。」

應該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來看魯迅的著作，特別要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指引來讀魯迅的書。否則的話便不可能真正理解魯迅，甚至歪曲魯迅，破壞魯迅的光輝形象。

我深深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幼稚的，很不成熟，尚須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經過反覆的跌打，才能比較地懂事起來。

有人說我：「懷才不遇」，或者說「領導沒有調動我的積極性」。我對這種話不感興趣。對我來說，首先是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好好改造世界觀。時間和事實會證明我的革命堅定性、革命徹底性到甚麼程度。

12月11日 星期五

回化工已將近兩年了，兩年來，我對於知識分子，對於我自己已有較多較深的瞭解。也進一步地懂得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在哪裏，它真正是深入人的骨髓，氣候一到它總是要頑強地表現自

己。這種對自身的認識很有必要。對這個知識階層認識了，對自己認清了，那麼，對於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也就能更好地領會了。對於那些所謂「懷才不遇」，所謂沒有發揮我的積極性的高論也能明白它錯在哪裏了。「懷才不遇」的說法，和人們講的「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說法實質上是一樣的。可是主席是如何講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人呢？主席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須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瞭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甚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甚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們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瞭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要記取主席的教導，不要自視甚高。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老老實實地接受再教育。當你的思想感情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方向轉到無產階級方向來的時候，你自然有用武之地了。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要解決「一打三反」這個主要矛盾，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須把矛盾的各個方面一一展開加以具體的分析。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領導的指導思想，要害問題便是政策。我院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是如何執行黨的政策，值得好好總結經驗。毛主席說，「所謂經驗，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主席講，「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我們是否充分做到「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了，我們是不是真正地做到了群眾性的大揭大議了，還是靠少數人來一個突然的搜查（這實際是一種束手無策的表現）。對於自殺，是不是僅僅講一句，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尖銳性就夠了。就我們方面來說，是不是還有一個政策問題，對於辦封閉式學習班問題是否應作具體分析。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應該認真總結的。不認真總結不提到執行政策的高度，要解決這個主要矛盾顯然是不可能的。

12月12日 星期六

收到代軍從甘肅寄來的信，她工作得很好，我很高興。
革命的友誼可以推動人們更好地幹革命。這是一種相對的動力。
晚，開深入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動員大會。

12月13日 星期日

接岳雅琴來信並寄來總結一份。

談到北大問題，她說，一切違抗改造的知識分子都將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很對的。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12月14日 星期一

下午，陳政委、李副政委來幹校，宣讀了中央69號文件（關於軍事野營的通知）。陳政委結合當前階級鬥爭、世界觀的改造講學習主席哲學思想的重要性。

中午，李副政委找我談話。我談了一些活思想。李副政委說佘山的那件事是由兩件事引起的。其一是，謝副總理的一封信與北京的炮打事件聯繫起來了。其二是復旦的事。經過調查我與復旦的人毫無組織上思想上的聯繫，只是偶然認識而已。另外北大又來了證明，因此事情便清楚了。我沒有問題，希望我好好發揮作用。他還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在運動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並說我學的專業（指實用主義哲學批判）還是很有用的。我表示經過談話，心情很舒暢了，今後應該更好地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講到敢提意見，李副政委講這是應大大提倡的。過去工宣隊在發揚民主方面是有錯誤的。我說一方面應從革命利益出發，應繼續對工作中的問題善意地提意見，而更重要的是老老實實地接受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鬥爭中重新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

中午嚴平告訴我，經過黨組織的討論決定叫我負責大批判組，我盡量幹好。

現在我思想上毫無包袱了，心情舒暢了。

12月15日 星期二

「真實的、十分理智的友誼是人生最美好的無價之寶。你能不能對自己的朋友信守不渝，永遠作個無愧於她的人，那將是對你的性格、靈魂、心地以至道德的最好的考驗。」¹⁰——馬克思父親對青年馬克思如是說。

多思、多幹、廢話少說。「橫空出世，莽崑崙，閱盡人間春色。」崑崙山是靜靜的，內涵多豐富啊。

12月16日 星期三

浩瀚的東海啊，你給我送來了人生最美好的東西，我將以百倍的努力來報答你。

經歷種種磨難而不失信念，像牛虻一樣，做一個最勇敢的人。這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東西。

12月18日 星期五

接代軍信（發自蘭州，20支局6號），說她們班已被兩次評為四好。她得到同志們的好評：「一、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自覺改造世界觀；二、工作埋頭苦幹，踏踏實實。能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三、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戰鬥號令，能鬥私批修，帶病工作，發揚了『兩不怕』¹¹的精神；四、望今後發揚敢想敢幹的革命精神。」

我看了很高興，她的進步真快，相對之下，我是落後了，我應急起直追，老老實實地向她學習。

12月19日 星期六

實踐高於一切，禁止一切空話、廢話，為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我們需要的是正確理論指導下的實幹家。

對一個地方有感情，主要是因為你對這個地方的人有感情。我愛祖國，這是因為我愛祖國的人民。人是一切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12月20日 星期日

昨晚徹夜未眠，想了不少問題。其一是必須戰鬥，要身在幹校，胸懷世界，不僅要搞好幹校的鬥批改，也要參加整個社會的鬥批改。工農兵學習毛主席哲學思想的步伐如此之快，我們已望塵莫及了，應迎頭趕上。我應該虛心地向他們學習，歌頌哲學的大解放。其二，明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誕生100周年。公社失敗了，但是它的精神是永存的。無產階級專政100年來從實踐到理論都有了發展。我應該作一個歷史的回顧，以便更好地理解偉大領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歷史的回顧是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

要善於在鬥爭中成長，防止在掌聲中垮台。

我們的生活是鬥爭的生活，我們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鬥爭鍛煉出英雄，英雄創造着燦爛的生活。

12月23日 星期三

重讀《文匯報》67·6·21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此文寫得很好，至今尚有現實意義。文章說：「鑒別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標準是甚麼？就是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是為公還是為私。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和行動，都離不了一個『私』字。」這個判斷很對。檢查自己來化工以後時冷時熱，無非離不開一個「私」字，不想幹一些負責的工作。「普通一兵，無責任也」，也是一個「私」字。這些都是動搖性。文章指出克服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途徑。「我們要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在向工農群眾學習，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過程中，逐步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大力提倡唯物辯證法，堅決反對形而上學，不斷清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污泥濁水。這樣，就能大大增強革命的堅定性，就能永保革命的青春。」

「翻開五四運動的歷史來看，真正能夠百折不撓地堅持革命終而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總是那些老老實實朝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永

遠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不愛出風頭，踏踏實實地為人民服務的同志。而另一些不學習，不改造，終日像浮萍一樣浮在上頭的人，結果都成為歷史上來去匆匆的過客，成為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的人物，自己毀了自己。」

「有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人，儘管也能幹一點革命工作，但每當革命深入發展，特別是轉折關頭的時候，他就停頓了，動搖了，甚至倒退了，最終被革命的車輪遠遠地拋到後面去。」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開展的今天，是做革命的同路人，還是做徹底的革命派？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嚴肅的問題。」

是的，這是一個值得我深思的問題。

12月28日 星期一

牛虻在南美洲受了13年的苦，當他回到意大利向瓊瑪講述種種折磨時，瓊瑪問他：「你為甚麼沒有自殺呢？」牛虻回答她：「你想，我的工作怎麼辦呢？誰能代替我去做呢？」「你的工作——啊，我明白了！你剛才說起喪失自制力的話；唔，如果你經歷了這樣的處境而仍舊能保持你的決心，那你就是我生平所遇見的最最勇敢的一個人了。」¹²

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可以百折不撓，受苦而無怨，那麼對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應該怎樣呢？

12月29日 星期二

收到小劉信，說，「政治危險論」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背叛，講得很對。

昨天在學校裏看大批判專欄，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資產階級思想能向無產階級思想轉化嗎？》。作者斷言資產階級思想不能向無產階級思想轉化，認為可以轉化就是攻擊毛澤東思想，並引用了主席的一段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我認為作者的觀點是錯誤的，文章在公開宣傳形而上學。資產階級思想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無產階級思想，「滅資興無」這個口號就是講兩種思想的轉化，幹革命就是做轉化工作。主席講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實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轉化史。

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可以向無產階級思想轉化，是反動學術權威劉馥英提出來的。劉馥英可以在這個正確的命題中灌輸反動思想，我們要批的是這種反動思想，但不能推翻這個正確的命題。不能用形而上學去批判錯誤思想。主席講，「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

我們有些文章是以勢壓人，亂扣帽子，就是缺少用毛澤東思想作科學的、具體的分析，這樣的文章對於革命事業只能起到開倒車的作用。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漫無目的地看書，不算認真，認真地學習應該是去研究、解決問題。

註釋

- 1 上世紀九十年代，小殷從美國給我們夫婦寄來賀卡，其中說到：「青年時，曾熱心於『指點江山』，現在回想起來，像我這種芸芸眾生是沒有必要那麼瞎起勁的。對我們來說，青年時可以做許多我們能做的事，能起作用的事。但是我們沒有做，沒能做。如今只好在時間的長河上說『逝者如斯夫』。」
- 2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是周揚於1963年10月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作的報告。據龔育之說，毛澤東看過這篇文章，「認為講得好，表示同意和讚賞」。「近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收有毛對周揚這篇文章所作的修改，共二十處。其中整段加寫的文字，共有八段，最長的一段達四百幾十字！可見這篇文章怎樣引起毛的重視和引發毛的文思。」（龔育之〈幾番風雨憶周揚〉，見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226-227。）值得一提的是周揚在這個報告中，談到了異化的普遍性問題，他認為「異化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這已為1983年紀念馬克思誕生100周年、他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談論異化問題挨批埋下了種

子。周揚因肯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異化現象，遭胡喬木批評而成植物人。

- 3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文匯報編輯部定的；筆名「紅勝火」取自白居易詩「日出江花紅勝火」。其內容卻毫無詩意，而是一篇典型的「大批判」，是聲討周揚的「檄文」。文革後，周揚獲平反，多次含淚向被他錯整過的人道歉。我深為他的真誠所感動，也為自己曾寫這篇「大批判」內疚不已，成為我難以化解的「文革情結」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掀起一次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論戰。1983年，周揚其時任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借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發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新的探索（這一部分是由王若水執筆的）。其觀點很快遭到胡喬木（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批評，並由此拉開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帷幕。這場大論戰也就從此偃旗息鼓，只有一邊倒的觀點。沉寂多年後，我在《上海理論》（內刊）1988年第3期發表了一篇〈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與百家爭鳴——重讀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不同意胡喬木的基本觀點，反對把學術問題政治化，認為這是有違憲法的。我寫了那篇文章，並有公正的反應（參見本書序言），可以說是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了我對周揚的深深的歉意，也可告慰周揚的英靈了！

- 4 「外文樓」生活，即1968年因上海問題隔離在北大外文樓40多天的生活。
- 5 哲學就是明白學，是康生提出來的。1958年康生曾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看我們，也是這樣講的。
- 6 胡守鈞，時為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1967年「1·28」炮打張春橋的主要人員之一。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復旦後，曾遭隔離。1970年初清「5·16」時又被抓。我尚保存一個本子，封面已脫落，根據開本、版式，屬《造反文選》無疑。1970年4月22日，在復旦大學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胡守鈞小集團反革命罪行大會」。這個本子就是大會發言專集。發言前有當時上海市革委會的領導成員，後以「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受到嚴懲的徐景賢、王秀珍、王維國三人講話，稱胡守鈞為「反革命陰謀分子」。

1987年5月25日，遼寧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在上海綠楊飯店設宴，招待復旦大學、上海社科院的作者。我對面的一個人目光炯炯，不時注視着我。我問傍坐復旦的余源培先生，他是誰？余說：胡守鈞麼！這就是我和胡守鈞的第一次見面，沒有講話。不久，我們又在復旦見了面。我把「文革」中工人師傅的疑問說給他聽了，他笑了。他告訴我，他在公安局裏一直關到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問他誓言一直等到你從公安局出來的女朋友，是否堅持下來了，他說早吹了。

胡守鈞現為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我在下面的日記中，有不少記討論「胡

守鈞小集團」的情況。為了忠實於歷史，胡守鈞只好再挨一挨「批」了。真要請他多多原諒了。

- 7 「六廠二校先進經驗」：1968年，8341部隊支左人員進駐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他們總結了在鬥、批、改各階段如何貫徹、落實各項政策，包括對知識份子政策、幹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等。「六廠二校先進經驗」被認為是落實各項政策的「最好樣板」，在全國各系統、各行業加以推廣。
- 8 這是郭沫若詞《滿江紅》的第一句。毛澤東1963年1月9日有《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第一句是「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 9 出自曹丕《典論》：「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 10 伽·謝列布里雅可娃著《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頁173。
- 11 毛澤東曾說：「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轉摘自1969年8月1日《人民日報》）
- 12 艾·麗·伏尼契著，《牛虻》，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頁160。

1971-1972

1971年

元旦 星期五

中國歷次革命依我親身經歷來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

——毛澤東

1971年到來了，在勝利的凱歌聲中到來了。敬錄主席語錄一則，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有希望的人」，成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人。跟上工農兵學習主席哲學思想的前進步伐，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也是我自己在1971年要努力做到的。

有一個詩人曾經說過：「思想，這是一個偉大的字眼！如若不是靠思想，人的莊嚴何在呢？」¹

思想是嚴肅的，只有嚴肅的人才有深刻的思想，只有具有深刻思想的人，才談得上莊嚴。

「輪船要煤燒，我的腦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的新思潮。」²

1月3日 星期日

「在困難時應看到光明，不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我想能夠做到這一點就能遇事沉着不煩躁。

「甚麼事都要經過鬥爭的，要有信心，決心，勇氣。」是的，事情確是這樣。我是學哲學的，每天鬥爭哲學鬥爭哲學講個不停，但行動上就是沒有實現，一遇困難就表現出煩躁。

群眾中有多少聰明才智的人啊：他們在遇到困難時都會表現出極大的勇氣，我應該老老實實地向他們學習。

1月6日 星期三

首先要抓住現在，然後才能繼承過去，籌劃將來。不抓住現在，過去是一團混亂，將來也難免會落空。

哲學教人聰明，同時也教人謙虛、老實。學哲學的人並不一定是聰明人，但是不謙虛不老實的人一定不能成為聰明人。

1月8日 星期五

重讀《牛虻》（這是第三次了）。這部書至今還是有教育意義的，雖然作者的世界觀使她不可能把牛虻塑造得更完美。「但就『牛虻』的本質，就他的堅毅，他那種忍受考驗的無限力量，以及那種能受苦而毫不訴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贊成的。我贊成那種認為個人的事情絲毫不能與全體的事業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奧斯特洛夫斯基

1月9日 星期六

情緒蒙蔽眼睛，對一個問題往往思想上已獲得正確的看法，由於一帶情緒，正確的便可以變成錯誤的。

「偉大的毅力為偉大的目標而產生。」³不要書讀了不少，文章寫不出一篇。應該為革命造輿論。

生活是可愛的，在我們的國家裏陽光普照大地。我應該努力、努力，再努力。

1月12日 星期二

具有革命的徹底性與革命的堅定性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沉着。李玉和就是這樣一種無產階級革命英雄的典型。「煩躁」是失去信心和信心不足的一種表現。

專談自己的人令人討厭的，專談別人的人是令人惱火的。只有多考慮革命事業的人才是叫人肅然起敬的。

認識自己的唯一方法便是對自己一分为二。

1月14日 星期四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會新聞公報指出：「一定要認真學習，一定要堅持學習。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必須做到的第一條。要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在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提高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這是堅定地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提高黨的戰鬥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關鍵問題。」

姚文元同志在講到黨內學習問題時說，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做到看、想、用、寫、講。

姚文元同志說，主席在1970年通讀30本馬列主義原著，還讀了魯迅選集和英文。我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向主席學習，不僅要認真地學習主席的著作，也要學習一些馬、恩、列、斯、魯迅的著作。還要學習英文。

晚上討論上海第四屆黨代會的決議。大家表示一定要認真學習，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志們對我提了一個意見，說我對己是做到了「學而不厭」，但是對人還沒有很好做到「誨人不倦」。我以為我還沒有做到「學而不厭」的地步。看、想、用、寫、講，我大致僅做到看。甚至看也沒很好地看，下面四個字更沒有很好地做到。對人「誨人不倦」對我來說是不相稱的。我目前應該好好地向工農兵學習，向同志們學習。要謙虛、謹慎，別以為自己比人高明，那將是沒有好結果的。

1月15日 星期五

小蕭說在那些你並不瞭解的人面前，不要任意發表看法，他們會搞小動作。他們並不像你在北大那種風雨同舟的戰友。我想了一下，以為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政宣組傳達了陳政委在政策學習班上的講話，其中講到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他說我們國家知識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們要革命的知識分子，我們辦大學就是培養革命知識分子。從舊大學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都是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

1月16日 星期六

為了更好地掌握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要適當地讀一些馬、恩、列、斯的原著。不能光看，應該在看與想的基礎上多寫。要重新學習英文。近來頭腦中有「讀書無用論」的影響。我想這也是個人主義碰壁以後的產物。想到毛主席為了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將近80高齡還是手不釋卷，認真讀書，堅持讀書，就感到異常慚愧。

收代軍來信，可能他們要到二、三月分回來。媽也來信，說代軍單位給家裏送了獎狀和五好證書，她在西北被評為五好戰士，我感到欣慰。

甚麼叫「專制」？——「只能屬於我的」。其實現在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單純的屬於個人的，一切都帶有社會性，一切都是為社會所有。

1月19日 星期二

在新的一年中，我要深入學習主席五篇哲學著作。通讀《馬恩文選》四卷。精讀一本英文書。積極展開革命大批判。一定努力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要有火般的革命熱情，也要有冷靜的科學頭腦。

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落實政策大會，對三個對象處理是符合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的。這說明我們幹校的領導班子和廣大革命群眾在自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方面前進了一步。

宋鳳金同志對我說現在鐵醫和一醫在討論如何政治建校，咱校在春節以後也要討論，希望我有所準備，有所作為。說我思想活

躍，但不要做書呆子。意思就是要有行動。小宋的意見是對的，促使我好好考慮。

我是學哲學的，但平時講話很少有辯證法的味道，愛作絕對的肯定和絕對的否定。說明我的形而上學還相當嚴重。今後要特別注意，客觀世界是複雜的，人的頭腦也應相應複雜一點。

思想、作風、語言的科學化、政治化正是建立在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上面的。

「你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文化革命。然而你講的一些問題，往往不起作用，有何意義？」有人這樣批評我。

1月22日 星期五

江青同志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談到毛主席的時候說：「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甚麼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個幹部，主席總是說甚麼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麼好啦！不怎麼說人家的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甚麼好處，浪費精力。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和電報，哪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

要多思。廢話多了，思想就不深刻，作風也不嚴肅；不要去聽小廣播，要關心國家大事，世界革命；要對人寬，對己嚴。

早醒，考慮如何與工農兵相結合，在鬥爭中搞哲學。當兵是不可能的了，但我還能當一個工人或農民，如果工人也當不成，就回老家去當農民。我們這些人如果不長期地與工農結合，不僅會一事無成，而且可能對革命造成損失。我很有這個決心，去當一輩子工人、一輩子農民。在生產鬥爭，階級鬥爭中，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宣傳毛主席的哲學思想。鐵錘、鐮刀與筆桿子都是我革命的武器。

「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來，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此話可謂金言，不愧為出於姓金者之口。

你提出一個建議，一個看法，是不是革命的，用不着你自己表明，應該由群眾來判別。

林隊長（軍宣隊）來幹校傳達毛主席的「1·8批示」。學校春節以後準備掀起一個開門整風的高潮，反對驕傲自滿。⁴

毛主席的「1·8批示」：

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了問題。請你們看一下，是否可以轉發全軍。如同意，請總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讀、討論、通過，並加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總政治部的幾句指示，即可發出。除軍外，中央機關和地方黨、政機關也要發出。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

三破三立（濟南軍區）：

破一貫正確論，立一分為二的世界觀。

破領導高明論，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觀念。

破驕傲有「資本」論，立為人民立新功的思想。

購得《馬恩選集》（四卷本），下決心，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1月25日 星期一

今天回家過春節。

讀完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

1月26日 星期二

收到信四封。代軍已於25日晚到達北京。她的收穫是很大的，那樣的生活才有意義。

小劉信中談到披着「理論家」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者⁵是「516」的總後台。我們應該從這件事中受到教育。

小殷希望我到工農兵中去。

晚上過年，大家很高興。

1月31日 星期日

馬克思說：「任何的科學批評性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於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任憑人們去說！』」⁶

恩格斯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說：「在政治爭論上，一切都必須冷靜考慮，決不要匆忙或草率，我自己在這方面也常碰釘子。」⁷

2月3日 星期三

晚上回校，回校後除勞動外，要做好幾件事：

一、認真參加整風，在整風中受教育逐步做到「謙虛謹慎，不驕不躁」。

二、學習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在3·18前寫出《讀〈法蘭西內戰〉》讀書筆記一篇，以紀念巴黎公社誕生100周年。

三、刻苦鍛煉身體，加強戰備觀念。

2月7日 星期日

在偉大領袖的批示指引下，我校反驕破滿的整風運動開始了。

為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我應本着愛護領導的態度，對那種驕傲自滿的資產階級歪風邪氣進行大膽的揭發。在整風中，群眾的活思想是很多的。大致有：一、怕「穿小鞋」，怕老賬新賬一起算；二、領導沒誠意，因此講了也白費唇舌；三、「與己無關」。今天寫了一篇思想評論叫《掃除思想障礙，搞好開門整風》。主要是對準這些活思想寫的。

2月8日 星期一

意見要大膽提，但總得平心靜氣，不要帶有任何情緒，情緒蒙蔽真理，在群眾運動中應該始終有冷靜的頭腦。我要再一次記起恩格斯的話：「在政治爭論上，一切都必須冷靜考慮，決不要匆忙或草率。」

廢話太多，不聽！還不如讀書、學習。

馬克思說：「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只是必須肯定，是你領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着你走。」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應學會這種策略。

2月10日 星期三

接大哥信，批評我急躁，不謹慎，並說，我如果在一、二年內不出頭露面說明我有了提高。是的，我目前相當煩躁，被種種矛盾所困擾，有些人（包括大哥）往往從消極方面總結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並希望我聽從他們的意見。謹慎、謹慎、再謹慎，最好100年不講話。我以為這與革命利益背道而馳，是唯恐燒傷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的想法。

我應取的態度應該是為了革命的利益敢想、敢說、敢幹！在鬥爭中提高，而不是在沉默中提高，不要做庸人，要做戰士。

2月12日 星期五

陳政委對領導班子的評價是：「私字當頭，官字至上，驕字領先。」我以為很對，擊中了化工團部領導班子問題的要害。

這次整風的確是非常及時的，要在整風中學習更多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驕破滿不僅領導班子應該做到，每一個革命同志都應該做到。謙虛謹慎，不驕不躁，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目標。

在整風中要記住列寧的教導：「在這樣艱難、偉大和嶄新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策是在所難免的。誰害怕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誰被這些困難嚇倒，誰見了這些困難就悲觀起來或者慌張起來，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⁸

看到領導班子中的缺點錯誤，決不要動搖我們搞鬥批改的信心。要知道在我們當權時，缺點錯誤要多得多大得多呢！

2月13日 星期六

《法蘭西內戰》已經開始看第三遍了，基本原理是比較懂的，但為了弄懂這些基本原理是怎樣得出來的，就要弄清楚一些歷史事實。由於時代久遠，許多歷史背景我是不明白的，只好再複習近代史。在這基礎上看第三遍。體會就深刻一些。馬克思主義原著必須有耐性地去讀，細細地去體會。裏面蘊藏着多麼豐富的內容啊！

《內戰》一書是馬克思懷着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懷着對資產階級的強烈憎恨寫成的。5月28日公社最後一批戰士殉難，隔兩天的5月30日，馬克思即向國際工人協會總委會提出自己的報告——《內戰》，馬克思總結經驗是何等地及時，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指導工人運動的責任感是多麼強烈。

一個時間的及時性，一個感情的強烈性，告訴我們做理論工作的必要條件。如果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沒有強烈的階級感情是不會寫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的，而沒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就決不會有強烈的革命責任感，也就不會那麼快地從理論上去總結革命經驗。

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已經嘗到了甜頭，要排除種種干擾，堅持幾年、十幾年、堅持一輩子。

光靠「語錄」來學習革命理論是不夠的，如果不通過前後文，不通過整篇文章，就不可能理解這段「語錄」所包含的豐富思想。這正如光靠學習書本、而不進行實踐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革命理論一樣。

2月15日 星期一

「經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進步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事故之後，才獲得的。」⁹

——魯迅

2月16日 星期二

「許多歷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¹⁰

——魯迅

2月17日 星期三

15、16兩天引用的魯迅語錄都是小金送給我的。很對，我應該很好地思考，社會主義社會雖然與舊社會有本質的不同，但還是一個階級社會，因此魯迅的教導還是正確和適用的。

2月24日 星期三

要把那些偽君子，那些正人君子，善男信女的假面具統統剝下來。把那醜惡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讓他們再在人群中間作惡。

寧可死也不作那可鄙的兩面派！

寫文章不要為寫而寫，一定要有一個目的，寫文章不要全面鋪開，一定要有一個中心，寫文章不要盡是訓人，一定要有分析。

昨晚想寫一篇讀《法蘭西內戰》的筆記，但是信手寫來茫無頭緒，毛病就是目的、中心都不明確。今天早上想了一下，應該寫巴黎公社對敵人的寬容帶來的損失，同時讚它的英勇的戰鬥精神，從而說明一條正確路線和一個革命政黨的重要。這樣心中就有底了。

2月28日 星期日

我的脾氣近來很躁，甚至反覆無常，今天實際上是對小蕭發了脾氣，這是不應該的，我以後總得克制。

「事出於沉思。」

3月2日 星期二

今年要讀幾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通讀《毛澤東選集》四卷。要少而精，總要讀一本基本弄懂一本。此外要堅持外語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今已快整整五年了，應該對這五年有一個科學的、認真的總結，這裏面有多少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教訓啊！

毛主席在1967年5月和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談話中教導我們：「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關鍵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並且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的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總結就應該以毛主席的指示為綱。

3月4日 星期四

北京啊，我是懷念你的，甚麼時候，才能重回你的懷抱，去見偉大領袖毛主席。我永遠要從北京、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裏吸取力量。

謙虛不謙虛，老實不老實，革命不革命，都要別人講，不要自己講。

自己有甚麼不好，不要強調客觀原因（即使這是主要的），要檢查主觀原因。對人寬，責己嚴。

3月6日 星期六

看內部影片《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充分暴露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真面目。越看越氣憤，人們啊，要警惕！

3月8日 星期一

代軍及兩個孩子回上海了，很高興。向晨很可愛。

3月18日 星期四

中央兩報一刊發表重要文章：《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3月20日 星期六

小殷來家，她已分配在阜陽，當教師，其情緒不佳，也反映了

知識分子的一種動搖性。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不僅應該經得起暴風雨的鍛煉，也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後者甚至於更難一些。

3月25日 星期四

上海開始抓「5·16」了，我想早就應該抓了，必須把這一小撮隱患徹底清除出來，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上海的一些「怪現象」也該是水落石出的時候了。¹¹

3月31日 星期三

一個革命者總是從正反兩方面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不僅應該從正面吸取營養，也應該從別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否則便不是一個完全的、徹底的革命者。

要多觀察、多思考、多實幹，抽象空洞的調調少唱。

一、審查一年半

- 清查「5·16」，再遭突然襲擊
- 維護「政治權利」，堅持8341的處理
- 審查與被審查的反覆較量

4月1日 星期四¹²

晚24點，阮順雄、邵耀宗領我到學生一舍，一人一個房間，地鋪一席、桌子一張，我突然感到這是隔離。

4月2日 星期五

工宣隊師傅問我，為甚麼到這裏來，知道不？我說不知道。他說，不要我交代問題，叫我好好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

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三篇著作，轉變立足點。轉變甚麼立足點？莫名其妙！

4月5日 星期一

老師傅轉團部

陳政委、李副政委：

4月1日(這光輝「九大」的兩周年紀念日)深夜，我被突然從家裏搞到化工關了起來。2日老師傅找我談了一下。問我幾個有關北大以及通信的問題，要我聯繫思想讀毛主席的三篇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後就沒有找我談過話。今天已經五日了。幾天來，我回顧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整個歷程，弄不懂為甚麼要把我關在這裏。我是1969年1月來化工的。69年之前在北大，毛主席派來的英雄的8341部隊已經給我弄清，沒有甚麼問題。我想團部已從北大收到我的檔案了。如果對我在北大參加運動那段時間尚有懷疑，可與北大聯繫，把我送回去審查。1969年以來，我在化工，去年作了保密檢查，李副政委也親自對我說過，沒有問題，弄清了。去年以來，我也沒有犯甚麼錯誤需要把我關起來。而且是那麼突然的，預先連一次談話也沒有。按六廠二校經驗，即使對於有嚴重問題的人，也要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如果還是執迷不悟，再加以隔離。希望能按毛主席的教導，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我這幾天思想是苦悶的，我受不了這種生活。我應該享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應有的民主權利。但我也毫不後悔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黨內走資派的反，聽毛主席的話是決不會錯的。「政治危險論」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背叛，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從缺點錯誤中吸取教訓，更好地緊跟毛主席幹革命。儘管我是一個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但我是革命的，不該遭到這種待遇。請李副政委見我一次，再關下去實在受不了啦。我要回幹校去！

「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

4月8日 星期四

老師傅問我，在「文革」中幹了哪些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哪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說到這裏來，不是他們叫我來，是領導上叫我來的。我想是市「革委會」領導叫我來吧？我說，我在「文革」中的事，北大8341支左部隊已經澄清了，有結論。師傅說，情況在變化，要重新認識問題。

4月12日 星期一

石榴花·紅領巾—童年的故事

1949年夏天，解放前夕，我還在鄰村許家小學上學。一天中午，我和校長的兒子吵開了。因為校長規定每人還得補交五升米的學費。我們窮人家連飯都吃不上，哪裏補交得起五升米的學費啊！

校長姓劉，是個又高又大的歷史教員，我們都叫他「李老牛」。自然，這個綽號也在吵架時用上了。不料這小子竟哭了，這使我有點惴惴不安，因為下午第一課正好是上歷史。

果然，校長一進教室，他的兒子便馬上哭着站起來「告狀」，說我如何不願意補交學費，還罵他「李老牛」。我想這下我該挨打了。

但校長若無其事地坐在一條板櫬上開始講課了。他講的是項羽、劉邦分爭天下的故事。我因為吵了架，沒午休，再加上他講課時那種抑揚頓挫的聲調，已促使我昏昏欲睡。

「篤！篤！」我頭上突然挨了兩拳，警醒了。在我身旁站着又高又大的校長。「吵吵架倒是小事，上課睡覺！」還用他可怕的大眼睛掃了一下我穿着的短褲子，又加了一句：「學費交不起，還穿新褲子！」校長的聲音像雷吼一樣。

熱淚頓時充滿了兩眼，倒不是因為挨打而流，而是想起了那條新褲子的來由。

我家沒田沒地，屋後倒有一顆石榴樹，石榴樹的花是白白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吃過一個石榴，因為它從來不給我們結果。每當石榴花盛開的時候，那一樹白白的花，迎風招展，分外好看。滿臉愁雲的媽媽也只有在這時，才有一點笑容，因為白石榴花是可以做

中藥的。媽媽總是用一把叉把盛開的石榴花一朵一朵地小心翼翼地摘下來。摘下以後便放到竈台上去烘乾。這樣積累得多了，便用一張紙細心地包好帶到臨鋪鎮的中藥店裏去賣掉。賣一次大約可以換來幾升米錢。

那年夏天，我的褲子實在破得不能穿了，媽媽看在眼裏，疼在心裏，便把石榴花賣掉得來的錢給我剪了一塊布做短褲。我又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那條不像樣的破褲可以不穿了，難過的是這是用買米的錢拿來買布，飯要少吃了。

短褲很快做好了，有條子的挺好看。我穿着新褲去上學，很不習慣，破褲穿慣了，新褲多別扭啊。想不到這條新褲子在穿着的當天就受了委曲。

當我聽到「學費交不起，還穿新褲子」那句話時，我的眼前便浮現出媽媽摘石榴花的情景。我還想，當我到七歲還穿開襠褲被人取笑的情景，衣冠楚楚的校長怎能設想我們窮人的生活？

江邊的槍聲已經傳進了教室，天快要亮了！

一天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從教室的後窗跳了出來，朝着江邊飛跑。五升米的學費就是不補交，劉邦、項羽的故事也不要聽了。我們要去迎接解放了。

※ ※ ※

是初秋的一個傍晚。從山頂上射下來的陽光特別和煦，白牆照得分外明亮。

我放學回來了。進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白牆上的紅色大標語：「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打到廣州去，活捉蔣介石！」……解放了！解放了！一股熱流馬上傳遍我全身。媽媽，媽媽，親愛的媽媽，撥開烏雲見太陽，窮人出頭的日子到啦！我飛快地跑回家。媽媽不在家，鄰居說開會去了，聽解放軍講話去了。啊！媽媽第一次去開會。哥哥上山砍柴還沒回來。等再回頭去找媽媽時，媽媽正好迎面回來了。「毛主席的隊伍來啦，要鬥地主分田地，窮人當家作主了！」媽媽滿臉笑容地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媽媽無憂無慮的歡笑呵！階級苦，民族仇，把媽媽的雙眉緊鎖多少年了，今天第一次解開了。

吃過晚飯，我和哥哥便直奔後山。解放軍同志都在那裏，很快便被小朋友們圍住了。我們都是一些衣衫襤褸的窮孩子。解放軍同志和我們說說笑笑，很快把我們的拘束打掉了，還教我們唱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到廣州去」的嘹亮歌聲，從山上傳到山下，很快傳遍全村。有一個解放軍同志指着山腳下的一幢房子問我：這是不是學校？我說是的。他問交得起學費嗎？我說交不起，書也是用哥哥砍的柴換來的。他說以後讀書可以不要錢。真的嗎？真的可以不要錢麼？天下真的有讀書不要錢的事麼？我想起了那「李老牛」的兩拳和譏諷，兩行熱淚流下來了。痛苦與幸福交融的熱淚，痛快地流吧，在親人面前，痛快地流吧！解放軍同志把我摟住了，親切地說：「好好學習，大起來，好好為人民服務！」

解放軍同志就在那山上露宿了一夜。

家裏的板壁上，從此掛起了中國人民的救星毛主席的像。媽媽每天總要含笑地端詳好久好久。

學校的大廳裏也掛起了毛主席的畫像。「李老牛」不知去向了。我戴上了紅領巾，還被推為全校的少年兒童隊¹³隊長。老師告訴我們這紅領巾是毛主席領導的革命先輩用鮮血換來的，少年兒童隊就是要繼承先烈們的革命遺志。

我們上學再也不交學費了。每天上學前，媽媽總把我的飯罐壓得實實的，還放上一個蛋。這樣美滿的飯菜過去怎能去想啊！每天，媽媽總要送我出門去上學。我走遠了，媽媽還用滿含着希望的眼光，望着在習習晨風中飄拂着的紅領巾。

4月12日又記：

「國際悲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革命不是北京的長安街，革命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革命是要吃苦頭的。口頭革命派十個有十個要完蛋，一切風雷對於真正的革命者來說，都是最好的試煉。你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那就投入到大風大浪中去接受一切嚴峻的考驗吧！你是口頭革命派，那就去保護你的一身臭皮囊吧！

革命者的一生是悲壯的，他要比那些小心翼翼，生怕烈火燒傷自己的手指的庸人們美麗得多，幸福得多！

哪裏跌倒了就在那裏爬起來，總結教訓，看清方向，前進！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

要時刻記住自己是一個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忘記了這個身分便要犯錯誤。

學習主席著作，不僅要把自己當作革命動力來學，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當作革命的對象來學。自身思想革命化沒搞好，要去改造客觀世界便要犯錯誤。

革命者的一言一行都要謙虛、謹慎，這樣，才算對革命負責。要有遠見卓識，不要「先知先覺」。前者符合唯物論的反映論，後者是唯心論的先驗論。

頭腦既要簡單又要複雜，個人的事少想點，不要有甚麼私心雜念，這就須要簡單。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曲折性、尖銳性、長期性要有充分的認識，這就須要複雜。如果把這種簡單與複雜的位置顛倒了，那就很危險了。

老實是有階級性的，常常把一些頭腦簡單的人叫老實人。這不對。只有聽毛主席的話，理論聯繫實際，踏踏實實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人，才算是老實人。我的碰壁、挫折，北大的同學以為我太老實的緣故，這就沒有抓住實質。

4月13日 星期三

老師傅請轉工宣隊、軍宣隊團部

陳政委、李副政委：

我來這裏已經兩個星期了，老師傅找我談過兩次。在第二次談話中，老師傅問我在文化革命中有哪些錯誤？這幾天我結合學習主席著作和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報告，回憶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動主要是在北大，但我的主要錯誤卻在上海。具體說來便是參與了電二運動，特別是支持了1967年5月10日的虹口區公安局事件。

我參與電二運動整個兒都錯了。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我在北京向王洪文同志作了口頭檢查，並向春橋同志作了書面檢查。我曾向洪文同志要求向電二革命群眾作檢查，當時王洪文同志出於對我的愛護，說我是小將(其實也不小了)，不要檢查，向學校工宣隊講一講好了。後來北大工宣隊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動作了審查。8341支左部隊進駐後，又作了複查和澄清，於1969年9月3日把我寫的材料當眾燒毀了。在我被審查期間，電二工宣隊，曾向北大工宣隊聯繫，希望我去電二作檢查，當時北大工宣隊沒有同意。現在我結合形勢，聯繫思想學習主席著作，我以為電二工宣隊的要求是合理的。形勢在發展，鬥爭在深入，對許多問題應該重新認識。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甚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甚麼錯誤不能拋棄嗎？」因此，我願意去電二公開檢查，檢查期間可以在電二參加勞動，直到取得電二革命群眾諒解再回學校。另外，我支持了公安局事件，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因此我也願意到虹口區公安局作檢查。

孫月才 1971·4·13 晚 化工

4月14日 星期三

懷念媽媽

已是深夜了，我和哥哥都已進入夢鄉。白天沒有飯吃，夢裏是可以吃一頓豐盛的飯菜的。突然，鄰居沛金嫂把我們叫醒了，說媽媽坐在西橫塘喚我們呢。

哥哥連忙跳起來去找媽媽。媽媽在遠村做針線活回來了，背着一口袋，已走了十幾里地了，再也走不動了，便在這漆黑的深夜，孤單一個人，坐在塘上喚我們。

媽媽完全可以第二天一早來的，但是想到嗷嗷待哺的孩子們，夜再深，山路再難走，也是要闖回來的。

在舊社會，如果我們有一點薄粥可喝，就是靠媽媽這樣掙來的。

傍晚，媽媽做活回來了，看到我立在門角拿着一個鐵碗，等待着她，便慈祥地問：「小囡，甚麼東西當飯吃了？」「豆豆！」媽媽看看我手裏拿着的碗，裏面還有幾顆煮蠶豆。這是同情我們的人家給我們吃的。

媽媽去遠村幹活總是早出晚歸。下午，我總是早早地站在門角，默默地等候着她。在那人吃人的舊社會，除了等候媽媽，我能等誰呢？

板壁上掛着爸爸的遺像。媽媽如果在桌子上做活，我總是在另一頭默默地陪着她。有時我抬頭望望爸爸的像，爸爸總是在看着我。於是我紅着眼睛對媽媽講：「媽媽，爹爹在看我呢。」

媽媽抬起頭，看看爸爸的遺像又看看我，淚珠兒也流下來了。到這時，我才知道，家裏少一個爸爸意味着甚麼。

我們解放前過的是甚麼生活啊？懷念媽媽，就是要記住過去的苦。就要記得世界上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民還在受苦受難。

甚麼是自由？

——斥「政治危險論」

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跌了一下跤，喝了幾口水，就大叫其「政治危險」，決心以後再不過問政治，做個「自由人」。這裏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甚麼叫自由？「不過問」政治，真的有自由嗎？

政治就是階級鬥爭。在當代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大搏鬥。「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因此，要「脫離」政治「不過問」政治就像魯迅先生所說，那不過是一種拔着自己的頭髮，想離開地球一樣的無稽之談。問題是從事甚麼樣的政治，是從事無產階級政治還是從事資產階級政治？「政治危險論」者恰恰是背叛無產階級政治投入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他要做的這種「自由人」正好適合了資產階級的需要。

這種資產階級的自由，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最大的不自由。你別以為他不學習、不看書、不看報，既無主見也無爭論，無所用心，自得其樂。其實，他內心是恐慌的。社會主義革命，社

會主義建設熱火朝天的生活，億萬人民前進的腳步聲嚇得他喘不過氣來。他時刻在憂慮末日的來臨。這種心理狀態，難道真的是自由麼？否！這是最大的不自由。生活就是矛盾，就是鬥爭，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甚麼自得其樂的「無差別境界」的，不是前進就是倒退。逆歷史而動，必然成為歷史的渣滓而被淘汰。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體的自由，階級的自由。在無產階級看來，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和改造。就是說，只有對社會發展規律有清楚的認識，並掌握了這種規律性的認識，能動地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你才能獲得自由。在當前，就是要認識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要清楚認識和自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鋒戰士。這樣的人，才能合乎我們時代的自由。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也就有了規範言行的標準了。這就是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光輝著作中提出的六條標準：「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

如果我們能結合鬥爭實踐，認真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著作，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刻苦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用「完全」、「徹底」兩把尺子來衡量自己。我們是能夠很好地做到這六條標準的。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讓「不過問」政治的「自由人」見鬼去吧，無產階級革命者就是要在埋葬資產階級的戰鬥中，在「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中獲得最大的自由。

4·14 又記：

不吃過苦的人，便不知道甚麼叫幸福，因此也就不會珍視幸福。從這個角度講，吃一點苦是大有好處的。但重要的是吃苦記苦，決不能忘本。「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

不能事事親身去體驗，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因此善於從別人的經驗教訓中去吸取思想營養是很有必要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歷史的回憶是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

毛主席的書是寫給工農兵讀的。因此像我這樣一個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只有刻苦學習主席著作，才能把立足點轉到工農兵方面去；反過來，也只有老老實實地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把立足點轉到工農兵方面來，才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這是改造世界觀的過程中，兩個不可缺少的方面。

要有信心，活一輩子，學一輩子毛澤東思想，改造一輩子世界觀，沒有信心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的表現。無產階級革命者應該永遠是信心十足的，跌倒了，爬起來再幹。為革命勇於認錯，改錯。先烈們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我們難道還有甚麼錯誤的東西不能拋棄嗎？

信心來自於對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必勝信念！

4月16日 星期五

老師傅轉團部

陳政委、李副政委：

13日我給你們寫過一封信，收到沒有？

4月1日深夜，我被突然關在這裏，原來以為第二天可以回去的，現在已經整整半個月了。半個月中，老師傅只找過我兩次，每次談話不到一小時。我每天都在等待老師傅，但每每落空。

老師傅對我說，北大8341有結論，但形勢在發展，有些問題要重新認識。我以為是對的。並說，我態度好，就可以離開這裏。我想我過去的認識並非我個人下的結論。在來這裏之前又沒有找我談一次話，而我又是願意重新認識問題的。但為甚麼不找我談呢？

我以為要重新認識也不是很難的，似乎不須要用那麼多時間關在這裏，即使要關，在關之前也應當找我談一下，看看我的態度如何？

我希望能去電二檢查，在檢查期間，在那裏幹最重、最髒、最累的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

孫月才 1971·4·16 早上

4月21日 星期三

我向老師傅談了「5·10」虹口公安局事件經過。師傅說，關鍵還在於學習。叫我帶着態度、問題學毛著。甚麼「5·10」不「5·10」我們根本不管。

4月27日 星期二

一件事情過去是這樣認識的，現在要那樣認識，那麼這件事情的本質到底是甚麼呢？在不可知論者看來，那是不可認識。「這樣，那樣，到底怎麼樣？」如果這種思想進一步發展，會以為客觀世界是沒有規律的。於是可以達到兩個極端：其一，因為沒有規律的，於是處處小心翼翼，不敢有所看法，有所主張，唯恐陷入深淵；其二，因為是沒有規律的，於是便為所欲為，覺得反正今天可以這樣看，明天就可以那樣看，沒一點準則。

在辯證唯物論看來，世界是在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定的運動、變化、發展規律，因此，都是可以認識的。過去這樣認識，現在那樣認識，因為事情在不斷變化發展，人們的認識當然應該跟上去。事物總是作為一個過程而展開，隨着過程的不斷深入，人們對事物的本質也就認識得越來越清楚。因此不可知論是完全錯誤的，按規律行事就決不會錯！

4月27日又記：

牛虻離開意大利後，在南美洲浪遊了整整13年。在這13年中，他當過農場主馬夫，當過雜耍班裏的小丑，被人用火棒打傷了神經，遭受了許許多多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13年後他回到了意大

利，投入了為解放意大利的民族民主革命。後來他向瓊瑪述訴那13年的可怕經歷時，瓊瑪問他：「你為甚麼不自殺？」牛虻回答：「如果我自殺了，由誰來代替我幹呢？」瓊瑪聽了以後非常感慨，說，世界上有那樣一種人，他受盡了折磨、苦難，還完全不忘自己要完成的使命，那麼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了不起的人。

牛虻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如果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為了解放祖國，有那樣堅毅不拔的精神，那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為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又應該是怎樣的呢？

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台爾曼在獄中度過11年，最後被法西斯殺害了。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在獄中度過了一年多，最後也被德國法西斯殺害了。土耳其愛國詩人希克梅特在獄中度過了13年，最後在全世界人民的聲援下出來了，繼續從事革命鬥爭。我們的社會制度和他們那個時代是完全不同了，他們流血犧牲，為此奮鬥的就是我們這樣的社會制度。因此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了使祖國永不變色，我應該接受組織的審查。同時，我也從這些先輩的革命精神中吸取力量。

我的一個同學說得好，一個革命者應該一面接受審查，一面奮勇前進！

4月28日 星期三

讀了馬、恩的一些書。(今年二、三、四月共讀《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和《反杜林論》)再讀毛主席的書，感到分外親切，對林副主席的教導也有了更深的體會。林副主席教導我們：「毛澤東思想，是吸取了外國的先進思想，即馬恩列斯的學說及其他先進思想，也吸取了中國古代的先進思想，是批判地吸取的。所以是很典型地集中了人類的優秀思想，並且是在新的條件下大大發展了這些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的優秀思想。軍隊有今天，國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澤東思想。」並說，「學習馬列主義最好的方法，是學習毛主席的東西，它是在更高的實踐和更豐富的基礎上的概括。」

5月7日 星期五

這一段時間，是對我的革命堅定性的一次很好的考驗與鍛煉。我在這裏比較認真地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書。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我的教育更大。列寧的書使我加深了對毛主席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這一偉大理論的理解。一個革命者，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到實現共產主義，有多大的歷史使命啊！政治危險論是多麼渺小啊！是的，政治危險論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背叛！

主席的書，解剖了我的世界觀，使我更瞭解了自己，看到自己離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尚有多少距離。但是主席的書又給了我信心和力量，只要到工農兵中去，進行長期的、痛苦的磨煉，我是能為人民做一些事情的。

窗外是一個生氣勃勃的世界，讓我早日投入到這沸騰的生活中去吧！

我常常懷念8341，懷念在北大的日日夜夜，懷念親密的戰友，懷念在北大時的美好心情。我想這種懷念是應該的，它使人奮發向上。今後，我要更好地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書，到工農兵中去找朋友，使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斷地提高。

5月8日 星期六

老師傅叫我寫材料，說他們記不上。

5月9日 星期日

決不能心血來潮，忘乎所以，永遠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

5月10日 星期一

一切煩躁苦惱，都是出於沒有摸透階級鬥爭的規律，說明在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中還有很大的盲目性。

要掌握階級鬥爭的規律，就必須自覺地投入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去，在驚濤駭浪中，在艱難險阻中，去鍛煉革命的意志，去豐富革命的經驗，這樣才能做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5月11日 星期二

多研究建國以來，意識形態領域裏兩條路線的鬥爭，從中得到教育，吸取教訓。一個革命者總是在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成長起來的。研究歷史的經驗非常重要。主席講「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含有多少豐富的內容！

關於真理問題，列寧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有沒有客觀真理？二、如果有客觀真理，那麼人們能否立即地、完全地認識它？

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反映在政治上，必然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有客觀真理，但不能立即地完全地認識它，而是通過無數相對真理去逐漸地接近絕對真理。這便告訴我們，世界是可以認識的。階級鬥爭的規律是可以掌握的，但不能一下子認識，不能一下子掌握，只有在大風大浪中，在不斷的實踐中掌握。在這過程中，喝口水，跌個跤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必灰心喪氣，相反地在這種挫折中積累了經驗，而這種經驗是有助於掌握客觀規律的。反之，唯心主義認為真理是不存在的。對他們來說，也就無所謂相對絕對了。反映在政治上，便是階級鬥爭是沒有規律的，是不可認識的，於是在鬥爭中碰了一下壁，便大叫其政治危險。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以碰壁，並不是階級鬥爭規律不可認識，恰恰是違背了階級鬥爭的規律。而拿規律開玩笑的人，必然要跌進死胡同。

毛主席教導我們：「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這就是說要革命，要達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須在階級鬥爭中去掌握階級鬥爭的規

律。如果我們能做到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那麼，我們便能少犯或不犯錯誤。

政治危險論在哲學上的根源是不可知論。可見，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對於階級鬥爭，對於奪取革命勝利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啊！

5月12日 星期三

老師傅問我，材料是你自己要寫的，還是我們叫你寫的？說我是第一把手，北大弄成這個樣子，好像沒有責任。叫我重新寫過，自己的問題老實交代，別人的問題徹底揭發。對我的審查是組織上的需要，也是群眾的要求。

5月14日 星期五

歷史的回憶是為了現實的需要。

5月15日 星期六

在這裏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書，也自有其「甜頭」，甜就甜在比平時更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

5月18日 星期二

主席寫了許多書，但是引用馬恩列斯的話並不多，像《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就沒有引用一句馬恩列斯的話。主席是把馬列主義用活了，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了，同時在這個「化」中發展了馬列主義。如果讓某些人來寫《論人民民主專政》，那麼不引經據典才是怪事。「經」是要引的，「典」也是要據的，但關鍵在於解決問題。馬恩列斯關於國家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有多少言論啊，可是毛主席一句也未引。他是把馬恩列斯關於國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融會貫通了，滲透在每一句話中。

把馬列的書和毛主席的書結合起來讀的確是可以加深對主席思想的理解。

在房間裏散一會兒步我都感到是浪費時間，總想好好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著作。但當我讀書的時候，我又是多麼嚮往外面三大革命鬥爭的生活啊！我有時非常煩燥，忍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但想到這是革命的需要，要相信老師傅，就只好忍耐下來了。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光輝的共產主義，這樣做是必要的，有偏差也是難免的。但願我能耐心點，再耐心點。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做一個共產主義者就意味着一切都為公，不要有任何私有觀念。共產主義者只要有國家財產，個人除必要的生活用品外，也應儘量儉樸。

不要有物質的包袱，也不要有精神的包袱，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

懷念8341魏銀秋同志

英雄的8341！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抓的「六廠二校經驗」就是和8341緊緊聯在一起的。當我想到8341的時候，首先浮現在我眼前的就是魏銀秋同志。

高高的身材，微黑純樸的臉，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莊嚴、沉着、親切。這就是魏銀秋同志，駐北大8341支左部隊負責人之一。人們親切地叫他老魏。

1969年夏天，老魏啊，是你同意我在北大參加運動，在8341領導下，接受再教育。你鼓勵我總結經驗，鬥私批修。當我花了兩個星期寫好稿子，你就叫我到群眾中去討論，聽取群眾意見，使我從群眾中吸取了豐富的政治營養。當我聽說由我建議籌備的那個毛著積代會要被否定而感灰心喪氣時，你告訴我，不應灰心喪氣，一個革命者總是在經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成長起來的，使我又充滿了前進的信心。

那時，即使吃過中飯以後，別人睡了，你還是盤腿坐在床上閱文件、看材料。你就是在這百忙中看了我的稿子，並為我開了一個講用會。你還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你為我能親眼看到北

大的巨大變化而感到高興，你為我過去的審查作了澄清，你希望我緊跟毛主席好好幹革命！

在那段時間，你還批准我去解放軍總醫院治療耳疾，你還親自為我調回北大一事打了報告……

我像離開自己的親娘一樣離開了8341，離開了老魏。回上海以後，我有多少次滿含熱淚地懷念着你，8341的老魏！去年夏天，我去北京，和鍾宏在同學一起去看了老魏，老魏又親切地對我說，緊跟毛主席，好好幹革命，一貫正確是沒有的。

鍾宏在還告訴我，1969年戰備撤退時，老魏帶領哲學系的全體師生向房山進軍。走了六天，翻了幾架大山，老魏的兩腿走腫了，還是堅持走在最前面。同志們勸他休息一下，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是一個指揮員，即使犧牲了也應該是在最前面。」

莊嚴、純樸、親切，對同志誨人不倦，對革命負責到底，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教導出來的好戰士魏銀秋同志。

在北大，在8341領導下接受再教育的三個月，是我文化大革命以來，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的三個月。這和老魏的教育幫助是分不開的。那時每天想的，和同志們討論的，晚上夢見的，全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三個月啊，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也是我一生中美好的感情。

5月24日 星期六

老師傅說我「形而上學」。北大的問題，群眾的反映與我說的有矛盾。問我怎麼辦？我說去北大調查。師傅說我無非兩點：一、8341已給你弄清楚了，有結論；二、在北大沒甚麼大錯誤。師傅說，情況在變化，叫我好好學習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

6月24日 星期四

李副政委找我談。問我對審查為甚麼想不通。說北大不只有三個問題——炮打謝富治副總理、武鬥、大聯合。叫我配合，積極投入運動，對革命負責，對家庭負責，不要形而上學看問題。

6月29日 星期二

李副政委對我說，世界觀的鬥爭是公與私的鬥爭，叫我打好這一仗。自己問題弄清楚，還要揭發別人。說我不相信他們，他們可以把寫好的材料由我自己密封交「市革會」。

7月6日 星期二

老師傅問我三個月來有甚麼進步？說北大同學分配了，但那裏也在搞運動。問我毛主席培養了我幾年？問我對得起領導麼？說我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說我三個月來表演得夠充分了，唱《國際歌》，向老師傅示威；說我馬列主義的書讀了很多，是用來對付別人的。問我到底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說李副政委「文革」初期掛牌、跪地，現在給你那麼好的條件，你還不交代，如果再不講，讓群眾揭發。我說，我同意讓群眾揭發。

7月14日 星期三

教研組揭發批判。說我看過北大「鋼一連」炮打謝富治副總理的大字報。我說沒看過。說我對謝副總理有感情是假的。我說是真的，謝副總理當過放牛娃、打過仗。

7月15日 星期四

老師傅叫我端正態度，哪裏跌倒了，哪裏站起來，繼續幹革命。說我昨天的態度不好。陳炳泉、林同華都揭發了。我交代的都是雞毛蒜皮。「難道對你的審查錯了？」

7月19日 星期二

軍宣隊陳政委在全校大會上點了我的名。李副政委講了話。說我是北大哲學系研究生，新北大公社第一把手，炮打謝富治副總理。

7月20日 星期二

團部領導同志找我談。叫我狠批「先驗論」，總結一下哪些事是在毛主席的紅線上幹的，哪些事是在劉少奇黑線下幹的。

7月23日 星期五

辦公大樓召開全校師生代表會，對我進行揭發批判。李副政委揭我炮打謝副總理問題上的「四部曲」。

7月24日 星期六

團部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說我是一個會看問題的人。叫我把1968年3月北京市高校學習班的前前後後寫下來。我根本沒有參加學習班，去都沒去，所知甚少。

7月30日 星期五

辦公大樓會議，揭批新北大公社「總部勤務員」《揭開派性蓋子》的大字報。

8月2日 星期一

老師傅找我談話，叫我談炮打謝副總理的計劃，以及「總勤」大字報寫作前前後後。

8月4日 星期三

還是要我講「炮打」計劃。我不知道如何講？說壞人一定炮打，炮打的不一定是壞人。根據我的日記，說我不完全是受蒙蔽的。

8月9日 星期一

教研組開會幫助我。又是「炮打」計劃問題。說我是不是屬聶元梓小集團，是，逃不了；不是，也不會冤枉我。

8月11日 星期三

全校大會揭發批判，三人發言。李副政委講了話，叫我揭發聶元梓，不要再抱住她不放。

8月12日 星期四

老師傅找我談話。說我對大會批判態度不好，與群眾對立。叫我下大決心。

8月19日 星期四

團部領導談話，叫我把與聶元梓的關係從頭到尾寫下來。說我對聶元梓瞭解得很多。

8月21日 星期六

「三連」批判我的「炮打」問題，都是無的放矢，亂說一頓。

9月2日 星期四

團部領導同志談話，還是問「炮打」計劃。並說我對春橋同志有看法。說我寫的東西都是廢紙，統統可以還給我。

9月4日 星期六

辦公大樓開會，揭發我與聶元梓的關係。甚麼貨色也沒有。叫我交代「炮打」謝副總理計劃。根本不知道，如何交代。

9月24日 星期五

老師傅說我緊跟聶。天知道！還是叫我揭發「炮打」計劃。

9月30日 星期四

老師傅給我講形勢，問我的問題的性質是甚麼？我說，北大8341的結論仍然是正確的。

10月1日 星期五

對問題性質的考慮

一、老師傅叫我對自己問題的性質考慮一下，我想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我還是按老師傅的意見想了。我聯繫自己的問題學習了主席的《學習和時局》，「九大」的《政治報告》，回憶了「六廠二校」經驗，特別是去年夏天毛主席批發的關於北大、清華畢業生的檔案處理問題的一個中央文件（大概是中發40多號）。

毛主席指出：「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一次炮打，也有這種情況，犯思想錯誤的與敵我矛盾混在一起。因此關鍵在於「清」，「清」了也就「行」了。我以為我的問題已經清了（我對聶元梓的揭發是負責的，自己的交代是老實的，經得起核實的）。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以及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文件的基本精神，我的問題應是屬於「犯思想錯誤的」。

我在上海的錯誤我相信能得到市革委會領導同志的諒解，我在北大的錯誤與聶元梓有聯繫，但有本質的不同。1968年我在北大審查起因於上海問題，後來發展到全面審查，審查與聶的關係。因為當時學校裏正在搞聶元梓、孫蓬一的炮打問題，因此，凡是我所知道的有關炮打問題也都交代揭發了。審查後（審查了42天），工宣隊老師傅（姓尹的）曾對我講，我的錯誤一方面受聶的蒙蔽，但也有世界觀的問題。我回化工以後，也曾對孫政委講過（大概是1969年5月），孫政委講他同意北大工宣隊的看法。我的全部日記宣傳隊也審查過。8341進校以後作了複查，最後解決了（推翻了1968年的審查）。我以為8341對我們的結論到現在還是正確的，這樣的結論對革命是負責的。當然情況在變化，鬥爭在深入，可是在一定時期內黨的政策是不變的。

二、老師傅說我交代的都是表面的東西。我覺得我交代的是實事求是的，如果一定要說我交代的東西都是表面的，或者說是廢紙，沒有用，我想也對。因為我知道的就是這些表面的東西，我幹的也是這些表面的工作。我不屬於聶元梓的小集團、不屬於「炮打核心」是事實，在北大是公認的，北大組織上也是很明白的。如果真還有甚麼實質性的要害問題沒有交代，那麼我說的8341對我下的結論仍是有效的應該否定。我想，我即使還有甚麼補充，也是雞毛一根蒜皮一條。我怕弄不清，這個想法有，因此再三要求轉往北大去搞。這不是不相信組織，從某種角度講，事情出在那裏，理應到那裏去搞。這不同於歷史問題，歷史環境是無法恢復的，而現在，那裏的環境基本上還是現成的。到那裏搞，問題可以了結得更清楚，更確切、更快，對我的問題下結論也要容易些。因為對於犯錯誤的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思想根源，那裏的領導與群眾更清楚、更熟悉，這是很自然的。據老師傅講，新北大公社頭頭差不多都在那裏審查，這也有助於把問題弄清楚。而且人多了，有個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我覺得現在有些講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諸如，「68·3」炮打北大是大本營，我就是大本營的主將了。其實「68·3」炮打發生在高校學習班，我連一次也沒有去過。又如，把我留在學校是重用，把我看作是謀士，說我在北大是以策略派著稱的，說甚麼「聶元梓、孫月才一伙」。這與實際情況實在是相差太遠了。這些講法牽涉到我的問題的大小、程度，因此有加以澄清的必要。這次炮打的罪魁是聶元梓，新北大公社的頭頭參與了。但我相信他們也不外是受蒙蔽與世界觀的問題，他們的本質是好的。

我還希望組織上把我轉過去，這次要把問題弄個清楚（在我看來早已清楚了），否則以後再來一傢伙，真夠噲。如果組織上一定不同意，我的問題也該揭幕了。老師傅說要拋材料，也行，如果揭得出甚麼要害問題，我自認晦氣！

10月2日 星期六

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世界上闊步前進。但是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卻在這時跳出來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對待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態度，是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最根本的標誌。誰要是反對毛主席，誰就必然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誰要是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對中國革命、世界革命最無恥的背叛。誰反對毛主席，不管他「地位多高」、「聲譽多大」，我們就是要打倒他。¹⁴

10月9日 星期六

團部領導找我談。問我還有甚麼問題沒談過。我說統統談過了。他們問我對「聯司」的看法。我說思想「支聯」，但沒行動。也反對人家「支聯」。問我1967年6月8日幹了甚麼？我說羅軍來看我。

10月14日 星期四

團部領導找我談。問我縱容別人「支聯」算不算「支聯」？我說當然算，但我反對他們「支聯」。問我1967年4月11日、4月21日幹甚麼？

10月26日 星期二

老師傅問我1967年5月初來上海前的活思想，在「中央文革」遇到甚麼人？去了幾次？談些甚麼？

1967年4月8日至來上海（5月初）這段時間的活思想

如果我把4·8至來上海這段時間的活思想概括一下，可以這樣說：4·8接到電二電報時，我不知道孫為甚麼被抓，出了甚麼大問題，心裏焦急，也記念媽媽，她是太相信我們了，以為我們都是聽毛主席的話的，不會出問題的。這時還說不上路線不路線。看了公安局傳單以後，有了一個轉折。我開始感到這是路線鬥爭，特別是收到電二工人同志許多來信以及來京工人的介紹，我把電二的反覆與《解放軍報》反逆流的社論結合起來了。電二的情況確是這樣：扶植保守勢力（這是主席定的保守勢力），將革命造反派（這是主席支

持的造反派)在革命過程中的缺點、錯誤無限上綱，顛倒是非，倒打一把，妄圖將他們重新打成反革命。因而激起了我的鬥爭熱情，決心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因此也就不怕暗殺，死了也是為革命。

我的這種革命熱情並非一時衝動而是建立在對基本情況的瞭解上面的：一、電二原領導班子的確被一小撮叛、特、走資派篡奪了，造反隊在一月革命中奪權的大方向完全正確。二、主席的整風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春橋、文元同志也是根據這個精神作整風報告(我在一月革命時替《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寫的兩篇文章，也可看出我對這類矛盾的看法)。從電二的許多來信以及公安局的傳單看，我以為都金甫同志搞的整風不符合主席精神。三、最重要的是孫被抓以後，造反隊每天有人退隊，結果一千多名的造反隊員整得只剩下二、三百名了，零頭都不到。如果把一個造反隊整垮了，這還叫甚麼整風？另一方面也說明孫不是壞人。如果是壞人，人家就不會退隊，因為不是壞人也可以抓，那麼今天抓孫，明天就可以抓別人，這樣弄得人人自危，還是退隊太平。四、公安局的傳單的確沒有貨色，只不過用來嚇人而已，殊不知革命者連死都不怕，還怕嚇麼？

這樣把孫搞出來，不是他個人命運問題了，而是路線問題了。可惜他出來以後，我逐步發現他不宜當頭。他只讀了五年書，可是滿身是知識分子氣，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我反對他當頭頭，不僅媽媽，他的孩子都知道，而且北大的陳炳泉、林同華等都知道。對於甚麼樣的人不能掌權我還知道一點兒。後來他被推上革委會主任，已是既成事實，我只好說這是革命的需要。當時給他寫了信，希望他做到幾條：一、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二、克服私心雜念。三、正確對待對立面群眾。

是否要推翻公安局那個案。請老師傅明白告訴我。形勢在發展，甚麼事情都可以重新認識。重新認識就是還事物以本來面目。但如果事情明明是「甲」，而現在硬說它是「乙」，用今天政策去翻過去的案，那也不算守信用。

10月28日 星期四

想不通！

我老實告訴老師傅，我想不通！我看毛主席著作也不通。因為毛主席不是那樣講的。對於一個在革命過程中有錯誤的人，這樣關，關這樣長時間，非常不通！！我有時唱歌、吵鬧並不是對值班室的同志有意見，而是煩躁，對你們有意見。越想越不通，想到最後就想毛主席。我昨天看到報上範文同總理與毛主席緊緊握手，範文同總理雙手捧住毛主席的手是多麼激動啊！好像我自己握住毛主席的手一樣，看着看着，淚如泉湧了。是的，我懷疑你們是不是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但要比文化大革命之前，活得有意義。我第一次真正跳出個人圈子來考慮問題（儘管還有私心雜念），第一次從書本世界看到現實世界，懂得了階級鬥爭是怎麼回事，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我愛文化大革命，你們關我一輩子，我也熱愛她，我的心地是光明的！

你們說甚麼「5·10」不「5·10」根本不管，「支聯」也沒有問題（我還說不上「支聯」），「聯司」頭頭還是革委會常委。我寫的一大堆都沒有用，統統可以還給我。難道這都是真話麼？你們調查研究了八個月，問得那麼細，可是我還是懷疑你們在北大到底做了多少科學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否則為甚麼有那麼多無根據的論斷。諸如：第二次炮打北大是大本營，把我留在北大是重用，孫蓬一上車前叫我好好幹是指炮打，我在北大是以策略派著稱，是聶元梓的謀士等。還說，派性不那麼強就有陰謀詭計。如果我派性很強、拉隊伍、搞山頭、糾集小集團，那又算甚麼呢？說了一大堆，你們看火了吧！反正有的是時間，一個月下面還有一個月。可惜時間是無限的，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11月13日 星期六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讓思想衝破牢籠」。「政治危險」見鬼去吧，不屈不撓緊跟毛澤東！

「聲名」原是一抔土，來如流水去如風。不怕苦來不怕死，唯有

革命樂無窮。

身在籠中心向党，世界革命裝胸膛。「完全」「徹底」不能忘，一生奮戰求解放。

馬列毛著字字學，兩個「決裂」要貫徹。迎着東昇的紅日，國際悲歌聲聲血。

11月17日 星期三

五星紅旗在紐約東河之濱迎風飄揚

——籠中讀喬冠華團長在二十六屆聯大發言

五星紅旗在紐約東河之濱迎風飄揚，
「終於勝利了！」全世界人民歡欣鼓舞，喜氣洋洋。
有一位名叫埃莉克斯的老大娘，
閃着淚花，指着心窩說：「我從這裏熱愛中國。」
這位美國公民表達了革命人民的共同思想。

五星紅旗在紐約東河之濱迎風飄揚，
愛國華僑驕傲地高舉着毛主席畫像。
社會主義祖國呵，你才是我們的親娘，
一千四百萬台灣人民是我們的血肉同胞，
政治殭屍蔣介石早該葬送太平洋。

五星紅旗在紐約東河之濱迎風飄揚，
聯合國大會歡呼雷動，掌聲震天響，
喬冠華團長說出了億萬人民的心裏話。
一兩個超級大國今後休想逞豪強，
我們在帝國主義心臟開闢了一個新戰場。

五星紅旗在紐約東河之濱迎風飄揚，
我身在籠中紅心在藍天飛翔：

啊！沐浴陽光中的地球，轉得急速而歡暢，
政治騙子妄想停止你旋轉真是可笑不自量。
在這世界上我最大的心願是甚麼？
敬祝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

11月29日 星期一

老師傅說，來看我的「聯司」成員不止一人一次，我說這是造謠。問我回北京前有哪些人送我，北大在上海有哪些組織？

12月10日 星期五

晚大吵大鬧，把窗玻璃打破了。一、如果我是反革命就關到公安局去！二、你們對革命群眾實行專政，把自己置於甚麼地位？三、你們口頭上說「六廠二校經驗」好，實際上有沒有按「六廠二校經驗」辦？四、還說「我們不是吃乾飯的」，我看就是吃乾飯的，太不講道理了。五、唱了「國際歌」，「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吵完，李副政委找我去談話了：「希望你不要犯新的錯誤！」另一個領導同志說：「你讀了很多馬列的書，是對付別人的，沒有用來對待自己，不要以為自己有一套，會看問題，對自己要有一個正確的估計。」其實，「會看問題」、「有頭腦」、「會分析問題」，統統是老師傅自己講的，我從來沒有自我吹噓過。但領導同志說那幾句話，我還是要記取的。李副政委還說：「我們過去互不認識，你在北大，我也不在化工……」這是甚麼意思？

12月27日 星期一

「七一」前後給老師傅寫了不少活思想，決不是甚麼「花招」、「想溜」、「想掩」。老師傅要想一想，我的情況有一定的特殊性：一、1968年我在北大審查過（是的，這次審查問得更細，但與1968年審查無實質性不同）。二、1969年8341支左部隊把那次審查推翻了。三、69年來化工以後我沒犯政治錯誤，與聶元梓毫無聯繫。

因此，4月1日晚上，邵、阮來我家，我是想不到會審查的。我想又是甚麼外調這種倒楣的事吧，或是又有甚麼不成問題的問題吧，或是北大來人叫我去參加運動。宋代軍問我在北大填過甚麼表格，填了可能是「516」，我說沒有，除非是把我報向中央文革去那次出了問題。宋代軍講讓他們搞吧，搞到最後還是沒問題。我哥哥說可能是調動工作，或者是去北大參加運動，那就好了，可以和宋代

軍一起去。還高高興興地說，他可以保證，一定是好事！又高高興興地上床看書去了。這本書叫《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¹⁵我車過淮海中路，看到大批判專欄中在批判此書，回來看了一下，也叫我哥哥看一看，應如何批判書中的主人公，準備與他討論。看了一會，他拿着書過來了，對我們講：「我們和這個人一樣，就是『死死地相信別人』（這是書中原話）。」不久老師傅們浩浩蕩蕩地來了，他的「保證」也就實現了！¹⁶

12月28日 星期二

如果老師傅同意，能否把日記還給我，乘這個機會好好看一下。從1966年5月25日到現在，我在運動中的言行，所作所為，遭遇經歷等等反映了一種思潮，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側面，統統有它的必然性。如果能用正確的觀點加以總結，是大有好處的，革命的路程尚長，還有許多戰鬥在後頭。

這五年半來，我的思想（只要是醒着）一刻也沒有平靜過。這與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那種死氣沉沉的生活不會產生經驗也不會產生思想，溫室裏的花草並不令人羨慕。經驗與思想都是鬥出來的，在順利的環境中是難以得到的。只有一連串的碰壁、波折中才能取得，也只有在這種風浪中才能擺脫傳統的殘餘。

阿Q精神是一種消極的精神勝利法，壞事變好事則是一種革命的辦證法。

1972年

1月4日 星期二

「8341」給我的結論正確否？還有效麼？

1969年6月到9月初，我在北大參加了一個時期的運動。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關懷下，在英雄的8341支左部隊的直接領導下，

我親眼見到北大這個老大難單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有在這時，北大才真正成為毛主席的「新北大」。我在8341領導和北大群眾的熱情幫助下，總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重新認識了一些問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最大的收穫，也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時刻。

我去北大之前，1969年4月，北大宣傳隊對我在1968年的審查已經作了否定，並向群眾作了檢查（63軍解放軍同志檢查的）。我到北大後，哲學系的解放軍指導員「代表北大領導」向我「陪禮道歉」（這是他的原話，參看我的日記）。在我離開北京之前（我是9月6日回上海的），9月4日開了大會。8341領導魏銀秋同志講話，說我在1968年審查期間（共審查42天）寫的材料和外調材料「都沒有用」。三大包材料統統可以還給我，根據我自己的要求（我則根據群眾的要求）「當眾燒毀」以「挽回影響」（這個講話有紀錄，人家記的我把它抄在日記本上了）。在開會之前，我曾要求有書面結論，魏銀秋同志說可以給，但還是不要好，因為沒有問題要甚麼結論，有書面結論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並說給化工領導寫一封信說明一下（這是在38樓他宿舍中談的，在坐的尚有一個姓薛的8341指導員）。因此8341給我的結論就是9月4日那個會：雖然沒有書面結論，但這個「結論」比書面結論還有力，我當然非常相信。當時北大領導還給上海電二寫了信，索回他們要去的材料，但他們沒有寄回去（這是魏銀秋同志講的）。

北大是毛主席親自抓的點，它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它的經驗體現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因此8341下結論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的，是不會錯的。這本來是無疑的。我還記得上海市革委會「六廠二校」取經組回來傳達時曾說，「六廠二校」處理的問題，下的結論是「不必複查」的（當前在北大審查的人並不是「複查」，他們在過去或者沒有審查過，或者是「九大」以後犯了大錯誤，類似我的情況重新審查的，就我所知還沒有）。但我不把話講絕，假定它可能有個別的例外，並且由於形勢的發展，它的結論也不是不可以推翻的（不這樣想也就無法理解我目前的處境）。這樣講留有餘地，較少形而上學。

但是，要否定一個結論的正確性，要推翻原有結論重作結論，是須要有充分的根據的，這也是常識。

要推翻8341給我下的結論，或者要否定這個結論的正確性，是否應具備下面兩個條件，才說得上有理由：

一、1968年我寫的材料與我的實際問題不相符，或者是我沒有把問題交代清楚；或者是我隱瞞了甚麼重大問題。

二、8341給我下結論以後，又出現了甚麼實質性的問題。

具備一，說明8341的結論本來就是錯誤的，他們沒有作周密的、科學的調查研究，複查不可靠，以致竟讓我混過去了。具備二，說明8341結論雖然當時是正確的，但由於事情的變化已經過時了。如果一、二都具備，就更不用說了，原有結論可以推翻，現在重作結論完全是正確的。

為了便於把問題說清楚，還可以這樣講：要問8341給我的結論是否正確，是否有效，要看下面三者在本質上是否一致：

一、1968年寫的材料與我的實際問題是否一致；

二、這次寫的材料與1968年寫的材料是否一致；

三、這次寫的材料與化工組織上的調查是否一致。

我這次寫的材料，一張不少統統交了，白紙黑字寫了是算數的；我的實際問題，化工組織上作了調查研究是客觀存在的，剩下的是缺少1968年寫的材料，因為已經燒掉了。但是，1968年寫的材料在主要問題上有辦法讓它復活。那束材料不外兩部分：上海的，北京的。上海的材料後來專案組的同志告訴我，凡是上海需要的都抄下來，寄給他們了，組織上能看到。北大問題，組織上主要懷疑我如何參與聶元梓的「炮打」。別的是可有可無的（我也沒犯別的錯誤，如果組織上有根據認為還有別的問題，即使是小問題，那當然另當別論）。因此只要弄清楚我在這個「炮打」問題上寫了些甚麼就可以了。這裏有兩件死材料和實地的活材料可以幫助解決。

一、我在1968年3月寫的日記。我在運動中的日記，1968年審查時在北大組織上。當時北大正在揭批聶元梓、孫蓬一的炮打問題。專案組以為我的日記也許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事實上，他們也

的確問了我一些問題，遺憾的是我統統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人家也早就揭了，1968年9月到10月的「炮打學習班」也就少不了我（新北大公社頭頭和校文革的頭頭幾乎都參加了）。我的活動全反映在日記中，就是參與了「總勤」大字報《揭開派性蓋子，將路線鬥爭進行到底》這一件事。我主要是把這個過程和自己的想法交代清楚。儘管這張大字報在當時根本沒有甚麼影響，但我並沒有迴避問題。別的就是對聶元梓的一些揭發。因此，組織上至少（最低限度）可以相信這一點，這張大字報的過程和想法在當時是經過審查的。這是翻開日記就知道，是現成的東西。不過北大對炮打的全過程是清楚的，有些問題沒有像這裏這樣問就是了（如他們知道我沒有參加高校學習班，就沒有問學習班的事）。現在這份日記我已交給化工組織了。這次審查範圍並沒有超過日記，主要是依據我的日記來審查的，這是可靠的一面，因為我的全部活動全反映在日記中（我一開始便說日記是我在北大的言論行動的見證之一，就是這個意思）。但也有危險的一面，因為是背靠背審查，專案組同志沒有經歷過北大運動，這樣就有可能從我的日記中作出一種不符合事實的推理（這在提問中我是感覺到的，我想這種推理已為實踐所否定了）。不管怎樣，我的日記總可核實了吧，就是說沒有超過日記記載以外的活動，而這份日記北大化工都審查了。這就為1968年審查時有關大字報的經過、思想寫了甚麼提供了一個最真實的根據。

二、1968年12月初，我審查完後，魏秀如（當時駐北大工宣隊第一把手）又叫我把有關揭聶元梓炮打問題的材料歸納成一份材料（因為在外文樓寫的比較不連貫，有斷續），於是我又重新寫了十多頁（在38樓二樓寫的），用的是純白紙（無格子），與我現在寫的報告紙一樣大小，每頁500字左右（大概不超過500字，我的字寫得大大的）。這份東西不放入我的材料中（因為我的材料中已有這方面的內容），而是放入對聶元梓的揭發材料中（與別人的揭發材料放在一起），因此沒有燒掉，化工組織上尚能查閱到。這份材料我以為很重要，它可以回答組織上很關心的一些問題：我對那次炮打到底知道點甚麼東西？我是不是聶元梓炮打的核心人物？知道不知道聶的炮打計劃（即使如老師傅所說的「大概計劃」）？是否參與了秘密策劃？

因為這份材料是在審查完後寫的，因此是經過核實以後寫的，否則魏秀如就不會叫我再歸納一下。組織上可以去作這樣一個比較：我這次寫的與那份材料有甚麼實質性的差別？這兩種材料與組織上的實地調查有甚麼實質性的差別？這件事是我在前天玩一隻蜘蛛時偶然想起來的，要是在去年7、8月間想起來就好多了，可以減少老師傅的許多疑慮，可惜那時頭腦被搞昏了，想不起來。

三、組織上去北大調查過，周密的科學的調查研究比甚麼都更具有說服力。而北大的群眾和組織對我在北大的錯誤最有發言權。材料雖然燒了，那是死的，重要的是群眾在，與材料有關的人物在。更重要的是看過我全部材料的魏銀秋同志（我的問題是由他負責處理的）還在北大，他們可以向化工組織提供我1968年審查時的具體情況。

這樣，1968年我寫的材料，在主要問題上大致都可以得到復活，我這次寫的與1968年寫的與組織上的調查三者是否在實質上是否一致的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如果三者有實質性的差距，那麼原來結論是錯誤的，或應當推翻的，如果三者無實質性的差距，答案當然也清楚了。到底怎樣？讓實踐去回答吧。

附帶說一說：1968年審查完以後也算是沒問題的。專案組老師傅對我講，對我不存在處理的問題，不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主要是弄清楚。我出來以後也不要檢查，更無批判，投入當時運動了，不久便回上海了，材料並沒有隨人寄來。北大當時有問題的人分配在甚麼單位，材料是隨人寄往那個單位的（這從北大「經驗」中可以得知）。

上面的看法我想是一個起碼的道理。說它是一個起碼的道理，是因為要看三者是否一致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一種極其不得已的機械的做法，但它卻是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種最低限度的衡量政策的標準。這種比較是切實的、具體的，大概不會發生甚麼分歧的。靈活一些，即使我在北大根本沒有審查過，這些錯誤都是第一次審查出來，我想也應該作出與「六廠二校」同樣的結論。因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在全國是統一的，不變的。又有「六廠二校」的具體樣板，毛主席在「九大」也講過話，還有主席批示的北大、清華畢業生

鑒定問題的文件。這一切把應如何處理這類問題具體化了，有榜樣了。化工宣傳隊團部有一位領導同志曾對我講：「你寫的材料是一堆廢紙，沒有用，統統可以還給你。」這句話至少對我講了三次，並且說是「真的」。我想這應該是「真的」，因為它把黨的政策與我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這句話與北大8341魏銀秋同志的說法是一個意思）。不過，當時在攻我的「防線」（用老師傅的話說），希望在「防線」後面發現洪水，以便寫出真正有用的材料來。攻「防線」是甚麼意思呢？就是叫我揭聶元梓的「炮打計劃」，據說「大概計劃」我應該是知道的。但是，正如馬克思說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現在，我想實踐已為我作了辯護：「防線」不存在！這並不具有客觀真理性。既然聶元梓的「洪水」並沒有淹着我，這個實質性的問題不存在，那麼這個領導同志還會不會對我講一遍：「你寫的材料是一堆廢紙，沒有用，統統可以還給你」呢？我就知道了。據我理解，如果那句話是「真的」，就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的具體的、靈活的運用，這比我機械地求助於三者是否一致重要得多。因為它是用主席的政策對材料作出直接的判斷。我講三者一致的問題，一方面是為了求得最低限度的衡量政策的標準，另一方面，我目前所處的地位，使我對有關自己問題的政策方面的看法失去了充分的發言權。「籠子」裏談政策不得不有所限制。

但是，儘管我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卻一刻也沒有忘記，我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有維護8341既成結論的權利。這個結論體現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我怎麼能不捍衛它？這個結論反映了一個紅衛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戰鬥歷程，儘管他有錯誤，但他的心是朝着毛主席的，是要忠於毛主席的；這個結論體現了毛主席對紅衛兵和青年一代的愛護與關懷，讓我們在大風大浪中得到鍛煉，吸取教訓，增長才幹。它是對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散佈的「政治危險論」、「一貫正確論」的實踐上的批判，是對於脫離階級鬥爭的舊教育制度的有力批判。這個結論是毛主席給我的，這是我的政治生命。我甚麼都可以不要，但毛主席給我的政治生命我決不輕易丟掉它。維護這個結論的權利也是毛主

席給我的，因為北大是毛主席親自抓的點，北大關於大聯合大團結的經驗是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發全國的，毛主席在這個文件上寫了兩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照辦」。我是要永遠記得的。這些看法誇張了嗎？不！這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這個歷史的真實體現着一條路線。是的，我一直這樣想，我在北大是不會再受審查的，因為我的問題已經審查清楚了，做結論了。不錯，形勢在變化，正是由於形勢的變化，如果對有些問題須要加深認識，北大組織上一定會通過談心的方式，學習的方式來幫助我的，要知道，形勢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可沒有變啊！也不正是形勢的變化，更加證明了「六廠二校」經驗的正確性與生命力嗎？「六廠二校」的經驗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時間的考驗的。正如馬克思所說：「最好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發射的光輝就越燦爛。」這是因為這個經驗處處閃耀着毛澤東思想的光芒，這是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結合的典範，它充分體現了「九大」團結勝利的路線。

上面這些看法，無非都是「我以為」。我的態度是：正確的，堅持到底；錯了，當然放棄，無意強加於組織。你們是群策群力，還可以調動千軍萬馬；我是孤家寡人，「單槍匹馬」。咱們就按事實講話，按毛澤東思想講話，主席講「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我想談談也是可以的。實際上，題目是組織上給我出的，審查本身就自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老師傅又在去年9月30日具體地叫我「對自己問題的性質考慮考慮」。我在國慶節寫了一個簡單的看法，認為8341給我的結論是正確的，至今還是有效的，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們拿得出甚麼實質性的東西可以推翻這個結論，我自認晦氣。那個看法很粗糙，因為我當時的思想主要怕這裏搞不清楚，要求調回北大去審查。現在我把組織上出的「試題」大致做完了，主要思想與實質寫的是一致的，不過把它深化一點兒，這是因為我已長長地被「封閉」了九個多月，讀了一堆馬列的書和毛主席的書，頭腦較清醒了。組織上又長期不找我，因此我有時間來想這種問題。還因為「批修整風」運動的偉大勝利，毛主席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大大鼓舞了我。中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為了今後能更好地跟毛主席幹革命，我必須有一個真實的起點。毛主席解放了我三

次，我深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將還事物的本來面目，再一次把我解放出來。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一幕壯麗的日出，照耀着全世界。它又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大風暴。值得慶幸的是，我曾經作為一個紅衛兵在毛主席的統帥下戰鬥過，雖然由於一時烏雲蔽日，迷過路。但即使我在迷路的過程中，我心中嚮往的仍是那燦爛陽光下的無限風光。這個充滿着鬥爭的世界，對我來說永遠是新鮮的，而我在政治上還顯得多麼幼稚無能。要使自己懂得多一點，幹得好一點，就要繼續積極投入鬥爭，在鬥爭中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決不後退，說甚麼「我從此不幹了」，那是假革命的論調。我愛的是偉大列寧的教導：「要革命嗎？你們就應該是強者！」

致

華東化工學院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團部

孫月才 1972·1·4 化工

1月14日 星期五

老師傅：

我不想「高姿態」，「高姿態」是裝出來的，是政治騙子搞兩面派的一種手法。但也無所謂低姿態，我愛毛主席的話，要「實事求是」。批判應該是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通了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為甚麼不通要裝通！我十萬分厭惡這個地方，但我絕不用高姿態的辦法混出去。我寫過的東西，一個字也不推翻，是算數的。

1968年底我回上海前，北大工宣隊組織組負責人劉正義對我說，你回上海以後，不會再搞你了，這裏已審查清楚了。我相信了。1969年毛主席親自抓北大，給我解決了問題，有人說我回上海以後，更太平了，我當然更相信了。可是回來以後，就是不太平，就是搞我了。今天老師傅說，這次弄清楚以後，就不會再審查了。這回我不相信了。我可以保證，以後遇到甚麼運動，總有我的份。我也不怕，早作準備了。

1月15日 星期六

不錯，組織上也按主席批示的抓「5·16」文件辦事的。但是，如果你們1971年4月1日半夜裏抓到手的人不是「5·16」，他的問題已由毛主席親自抓的點解決了，如果這次審查與68年的審查無實質性的不同，是不是應該重新按照毛主席批示的北大那大聯合大團結的經驗辦？

老師傅說我就是講「8341」。對！「8341」是很重要的，強調她是非常有必要的。「8341」是毛主席親自派往北大的支左部隊。毛主席抓北大並不像有些人所想那樣僅僅是形式上抓抓，關心一下。不是這樣的，主席對北大問題的細節都知道，因為主席在那段時間要看北大的大量材料，並且每隔二、三天要聽一次彙報。北大運動如何搞，都是按主席具體指示辦的，主席對北大是抓得很緊的。因此，在北大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和落實，這樣講一點也不過分。

2月10日 星期四

所謂「4·12」問題

1971年12月10日，李副政委說我在1968年4月12日炮打之前寫信給電二擴散了一個謠言，懷疑我在這裏有甚麼陰謀詭計。

這件事，我當時就感覺錯了（林同華可作證）。因此我曾向春橋同志作了書面檢查，1968年10月我又向王洪文同志作當面檢查，1969年9月，我在北大又作了鬥私批修。但這件事絲毫不包含有甚麼陰謀詭計。

事物是可以認識的，一個思想，一種想法，無非是現實階級鬥爭的反映。因此，應該把寫這封信的歷史環境，我的思想動機，以及這封信的客觀效果說清楚，就可以判斷，到底是否有陰謀詭計。其實信中那句話本身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一、我是在甚麼樣的歷史環境下寫這封信的？

1968年3月24日，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把楊余傅公開揪出來了(楊余傅不是群眾炮轟出來的，而是端出來的)。在這前後，北京就有小道說春橋同志有問題。當時堅持楊余傅有後台，準備第六個回合，有人把這後台和春橋同志聯繫起來了。北航、清華首先貼出大字報《這是為甚麼？》，把矛頭指向春橋同志(這個小道是動態組兩個女同學告訴我的，我當時對她們講別傳出去)。同時，上海「二軍大」醞釀炮打的消息也傳入北京。在北大大飯廳東牆對面的蘆棚上出現了一張上海紅三司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我叫同學用別的大字報及時覆蓋了)。說上海面臨着一場新的戰鬥，煽動炮打春橋同志。在這種情況下，我問聶元梓：「現在社會上對春橋同志有許多小道，應如何看？」聶寫了一行字：「80%是叛。現在不解決，將來解決，以縮小影響。」並說了一句話：「這是我的看法。」

3月31日或4月1日，我收到電二宋德來信。信中說，上海形勢有變化。「二軍大」已經動起來了，有甚麼消息，望及時告知。「以便採取主動」，於是我在4月1日給了回信。

這就是說，我是在3·24楊余傅揪出以後，在上海「二軍大」輿論以後，在宋主動寫信以後寫回信的。

二、我寫這封信的動機是甚麼？

4月1日我給張(他當時是電二革委會副主任，人比較穩重，因此我才給他回信的)寫了信，回答了宋的問題。原話是這樣：「張可能有問題，但你們不要炮打，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這句話的錯誤要害在前半句，它反映了當時的小道和聶元梓的話對我的影響，但就內容來說並沒有告訴他們新東西，聶元梓的話我沒有對他們講。我當時寫這句話的用意在後半句：「你們不要炮打。」因為從宋主動來信的措詞看(如「以便採取主動」)有躍躍欲試之感，我是怕他們炮打的。他們過去支過「聯司」，出了不少亂子(我也是反對他們「支聯」的)，我當然不希望他們錯上加錯。並且北大剛剛炮打謝副總理有教訓。一句話，我不希望電二造反隊再出亂子，這一點是重要的。這是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是極其明白的。我那樣寫也反映了我當時聽了聶元梓話以後自己的想法：如果有問題，毛主席一定知道；如果有問題，解決不解決，何時解決，也有

毛主席決定。3·24以後許多人都是這樣想的。我那樣寫，主觀上是叫他們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北大炮打謝副總理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三、看這封信的效果。

收到我的信以後，宋又來了一信(4·12之前)，告訴我他們已經看了。按我的意見辦(即不炮打……)，我也就放心了。

4·12以後，張很得意地來了一信，說這次他們造反隊站穩了，沒有炮打，只有少數人(雙方都有)炮打了。造反隊發表了聲明，這與組織無關，由他們自己負責。

因此，我向電二擴散的謠言，上半句是錯誤的，有罪的。正因為如此，我才主動地作了三次檢查。但陰謀何在？連暗示都說不上。因為是他主動來信問的，沒有暗示的必要。告訴他們甚麼具體的東西沒有？沒有！他們早知道「二軍大」在搞了。下半句難道叫他們看風使舵麼？我明明叫他們不要炮打，怎能說看風使舵？把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說成是看風使舵顯然是不對的。我們就應事事處處看着毛主席，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現在我們唱「一切行動聽指揮」，聽誰指揮啊？聽毛主席的指揮！聽毛澤東思想的指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但「看風使舵」「奉迎拍馬」之類自問還沒有學會。有人一定要說它是「看風使舵」也可以，反正世界上總是有風的，不是東風，就是西風，而我叫他們按「東風」把「舵」這有甚麼陰謀可言？！要知道，當時「二軍大」「文匯報」吹的是「西風」，許多單位看「西風」「使舵」，結果都捲入炮打的逆流中去了。

我想，實踐已經作出了確切的回答：那不是陰謀，它反映了3·24以後的兩種思潮。

偉大列寧教導我們：「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又說：「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式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

繫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麼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

事物是可以認識的，列寧的這兩段話指出了認識事物的具體方法。因為對我的那句話產生了懷疑，我便把這個矛盾放到事物發展的過程中加以展開。只有努力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才能達到「證據確鑿的東西」。

1972·2·10 給老師傅信

送老師傅的一句恩格斯的話：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難免會做出許多蠢事，人們最後平靜下來，以致能學習重新進行批評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做了許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沒有做許多應該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蠢事，但是，這些錯誤，就我當時所處的地位（請不要誤會這兩個字的意思）、環境（北大），和關係中（如與聶的關係與電二的關係），就我所受的教育和思想水準來說，已是最低限度了，我差不多無法避免這些錯誤。但是，不管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如果我要把這些錯誤犯得更大一些，那是完全可以辦到的。現在對我，你們一不揭二不批這樣關着算甚麼呢？別搞成變相的懲辦主義了！一個革命者總是要反覆地經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成長起來的。8341為甚麼要給我那樣解決問題，毛主席為甚麼要批發那個文件，道理很多，中心就是這一條。

老師傅的先驗論也是很多的。從我來化工以後到這次審查，處處地方表露出來（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但我都把它看作是一種革命的警惕性，我想事實也一定如此。我只希望最後能還事物以本身面目就行了。

看來春節你們是不會讓我回家去的。我本來滿懷希望能在春節見到我媽媽和孩子。不能回去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幹革命死都不

怕，何在乎放棄一個春節！

給老師傅信 2·10 又及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較接近的同學都是一些不想當官的人，更說不上野心。我對他們都是比較瞭解的。陳炳泉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後還是搞他的數理邏輯，在國防上起點作用。林同華希望當工人(他臨畢業時，除了毛選外，把全部藏書都當廢紙賣掉了)，羅勝說幹甚麼都行，鍾宏在要幹實際工作，殷愛娥希望去擺弄無線電。思想最好的是劉慧芬，思潮上也最正派。我則希望能搞文化工作。誰也不願意當幹部。我當頭頭，他們統統反對，只有林同華最後支持了。現在我們的具體志願都沒有實現。陳在搞晶體管，林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羅勝與殷愛娥大概都在教書，我則在籠子裏。

我們是一群沒有組織經驗、沒有政治經驗的學生，但有一股子革命幹勁，都關心國家的命運。我想現在有些人可能會從消極方面吸取教訓，如殷愛娥與周谷聲通過信，可能會相當消沉。其實是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事，這種事情是難免的，劃清界限弄清楚就好了。她出身於三代工人家庭，革命熱情很高，幹勁很足，正在成長過程中，需要的是幫助、教育、而不是打擊。

在那種極「左」思潮成災的環境中，我們談了一些小道(並不多也不經常)，我也以為是難免的。我們無惡意，沒別的用心，但我並不想以此來原諒自己的錯誤。我過去交代了，檢查了，現在批修整風可以繼續檢查。這筆賬應算到政治騙子身上去，胡亂地扣帽子是不行的。帽子應扣到那些恰如其分的頭上去！

如果被關了一下，從此消沉了，不革命了，那是太對不起黨和毛主席了，也太便宜了某些居心不良的人了，同時也十足暴露了自己是一個假革命。一切都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戰鬥，就是滅亡」。要對得起黨、對得起毛主席！

給老師傅信，2·10 又及

你們說我態度不好，我以為我的態度夠好的了。我還向老師傅寫了那麼多活思想。你們以為是在耍花招，算我白費唇舌。你們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活動規律到現在還沒有摸到家。你們搞專案經驗很

豐富，可是每個人都有他的特點，以老框框來套是不會入調的，經驗是需要不斷豐富的。

同上 2 · 10

2月12日 星期六

老師傅：

給家裏寫一封信，要幾樣東西。兩個月前我就要襪子了，還沒帶來。我穿着的已經破得不成樣子。

我在書架上看到有一個「葉X X」的藥瓶，這就是說此人已經至少關了兩年多。你們也想把我這樣關下去嗎？我可以告訴老師傅，我是不會讓你們這樣關下去的。我甚麼都可以不要，但我要捍衛毛主席給我的政治生命，保衛毛主席給我的最基本的政治權利。我不是葉X X，我也不是落實政策大會上處理的那號人！誰願意和他們去比，讓他去比吧，那是他的事。

用不着再等待我了，可以揭了，揭得出實質性問題，從嚴處理就是了，揭不出來，你們這樣搞我是錯誤的，是違背毛主席的政策。我不是第一次審查。春節不回家也很好，你們可以不必疑神疑鬼，歌還是要唱，你們不能把我的嘴巴封住。

孫月才 1972 · 2 · 12 早上

2月19日 星期六

2月18日下午大吵以後，老師傅(共五人)找我談。問我為甚麼吵？我講了下列的話：煩躁，想不通！控制不住。把我關起來是違背毛主席政策的。我的問題早清楚了，我考慮到革命的需要，接受這次審查。可你們不能老拖，我要推翻這次審查，不接受重新做的結論。老師傅說我在這裏越住越蠢，說事實上是不相信組織，說8341並沒有給我結論，說是當着我的好朋友的面解決的，說過去的結論是過去的事，現在形勢變了，說不接受結論會強使我接受。我說我要上訴，一直上訴到中央。我說我有錯誤但絕不羨慕逍遙派，都當逍遙派文化革命搞不起來了。

專案組的老師傅：

一、你們否認8341曾給我下過結論是從調查得來的，還是從「想當然」得來的？我說我的問題是北大組織上當兩派群眾的面解決的（材料也是這樣燒的），而你們說是當着我的好朋友的面解決的，這是甚麼意思？

8341到底如何解決我的問題的，我已經不止寫過一次，也不止講過一次，到底有哪一點不符合事實？你們詳細地研究了我1968年3月的日記，但69年6至9月的日記也應該研究一下才好。因為如何解決的全過程我在日記中是有反映的。最主要的是你們對我的問題已經調查研究了將近11個月，8341已為我解決問題了，這一點應該已經調查清楚。你們到北大去到底有沒有找過魏銀秋同志，如果找過他，有沒有問他我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1969年9月4日他的講話是有記錄的，老師傅是可以查到的，我在日記中也有的。為甚麼不要書面結論，魏銀秋同志也對我講過的（他說沒有問題就不用書面結論，放在檔案裏反而不好，人家看了以後，又要有甚麼懷疑搞調查）。

這一切都是按照毛主席批發的那個關於大聯合大團結的文件辦的，老師傅最好再拿出來看一看。8341進校之前，北大工宣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主席批評了幾次沒改好，才下決心親自去抓的。老師傅否認8341給我有結論，否認我的問題是當着兩派群眾的面解決的，這到底應如何理解呢？

二、又說過去的結論是過去的事，現在情況變了。可是現在的情況是過去情況的繼續，情況的變化沒有把「六廠二校」的經驗否定掉。情況變了，但路線不變，政策不變。你現在不能翻過來。我的整個錯誤，並沒有如你們所想像的那麼嚴重，這不是應該使你們高興麼？

我並不要求糊里糊塗地混出去。既然關進來了，出去應該是有原則的。從「狗洞裏」爬出去的人是不能幹革命的，是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的。我只要求你們按主席教導辦：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到底抓緊不抓緊，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從與北大、復旦的比較中得知，從老師傅講話中問的問題中得知。我對於這種「專政」，

我堅決抵制！如果你們弄不清楚，請把我轉往北大吧。我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我希望陳政委、李副政委能看到我1.4寫的《8341給我的結論正確否？還有效麼？》以及今天寫的這一篇。

孫月才 1972·2·19 上午

老師傅看了此篇以後找我談，叫我相信組織，這兒不是專政，對我的問題是抓緊的。這次審查是否推翻要到審查完畢以後才能確定。要吃飯，不吃飯，身體搞壞了，將來如何搞革命。說我政治經驗豐富得很。我說圖書館裏哪裏來的經驗。老師傅說是文化大革命中來的。我說文化革命中剛剛獲得一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你們就是一棍子，老師傅說誰打你一棍子，那是你的看法。我對老師傅講，你們的先驗論已屢遭破產，矛盾也很多，我不想講。

說文化革命是你一個人搞起來的？！最後叫我頭腦冷靜點不要發熱。

對這次審查我可以保留，是否推翻，等結束以後再說。

2·19 晚

3月12日 星期日

給老師傅信：

我所受的教育決定了我要真正懂得一點馬列主義，就要經過這番挫折、碰壁、跌跤，否則大概是不會懂得多少的。這裏關了將近一年，兩輩子也不會想到。我有時克制不住自己的惱火。老師傅不必對我講替媽媽想想，替孩子想想，替自己前途想想，這都不對。我是反革命，你按反革命辦，用不到轉化。我不是反革命，你也打不成我反革命。我自己的前途，根本用不着去考慮，到哪裏幹甚麼都要搞馬列主義。我對這種審查方式很不理解，但以為關一關，可以摧毀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那也太簡單了。我犯了錯誤，馬列主義懂得很少，但還要學一輩子搞一輩子。如果實踐最後證明這次審查是錯誤的，應被推翻的，老師傅是否應該感到高興？

說新北大公社頭頭幾乎都在審查，我說的幾個只是零頭，其實公社頭頭除我在化工審查外，一個也沒有審查。不是講形勢，從正面宣傳毛澤東思想，而是騙、嚇、關，這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我全取保留態度。

3 · 12

新北大公社有許多組，像「除隱患」、「動態組」、「外聯組」、「八一兵團」，原先還有「作戰組」，等七八個。這些組特別是我列舉的那四個，肯定犯了不少錯誤。我之所以沒有陷到這些錯誤中去是有原因的：

我想把北大搞好，我不像有些人那樣悲觀，以為北大是是非之地沒有辦法。我以為北大大有希望，原因是毛主席關心北大。但我看到那麼多組就害怕。我不想當頭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怕犯錯誤。有一個晚上，我對聶元梓講不想當頭頭因為耳朵不好(這是主要原因)。她說群眾叫你當，擁護你，你應該當。說我有影響，並說耳朵不好沒關係，叫我多出主意(老師傅以為這正證明我是她的「謀士」)。但是我出的第一個主意就遭她的反對。我的第一個主意是甚麼呢？就是砍組，第一個該砍的那是那個龐大的「外聯組」，往後把「八一兵團」、「動態組」統統砍光。「除隱患」是一個戰鬥隊，因此我沒有講砍。因為這些組只能把事情搞壞。我們第一件事是要把北大本身搞好，而這幾個組的存在是與把北大本身搞好相矛盾的。聶元梓怎麼回答呢？「噯，這些組不能砍，你不懂。」後來，我想，這些組是聶元梓耳目和手腳的延伸，當然不會同意我砍。但我也有辦法，那就是一律不管。如果我要幹事，我就一桿子到底自己幹。因此我在群眾中混的時間是較多的。這些組我基本上是不去(不等於一次也不去。但從來不參加他們的會議)。當然他們對我有意見，說我不關心。如果我要關心的話也就不會主張砍了。如果關心的話，「除隱患」正值我住26樓時在那裏活動的，而且恰恰在我房間面對面的隔壁，我會多多聯繫的。事實是一次也沒有聯繫。

老師傅會說聶元梓叫你多多出主意，你還出了甚麼壞主意呢？我的回答很乾脆，沒有出壞主意。總勤大字報的主意不是我出的，

我已講過，好主意倒不只出了一個，但她不聽，你有甚麼辦法？因此聶的錯誤我一點也不能負責。外單位的人總以為我與聶的關係如何密切，但是你如果要真正瞭解我與聶的關係，必須實地深入到這個關係裏面，不能聽片言只語，否則要大失所望的。

說我「影響很大」那是一種假像。我也不喜歡「風頭主義」，風頭主義是不出成果的，我更願意的是踏踏實實幹點事。

3月24日 星期五

尼赫魯說：「人類的終極目的可以說是在於獲得知識，在於認識真理，在於體會善和美。」¹⁷這是一種資產階級世界觀與人生觀。在我們看來，認識社會，認識自然是為了改造社會改造自然。宇宙是無限的，因而我們的認識也是無限的，因此獲得知識，認識真理沒有「終極」的界限。脫離了當前世界的現實去設想「人類的終極目的」乃是資產階級形而上學哲學的特點。如果一定要問「人類的終極目的」是甚麼？我們的回答是很明確的，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

尼赫魯認為在達到這個「人類的終極目的」的過程中，還必須不斷地「爭取我們本身以及我們與環境之間的寧靜」。這種「寧靜」就是「無差別境界」。看來世界上的資產階級都在追求這種「絕對境界」。但是這種絕對「寧靜」的境界是不存在的，是心造的幻影。對「絕對境界」的追求，反映資產階級的落後性與反動性。無產階級的口號是鬥爭！「不是戰鬥就是滅亡！」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

與地奮鬥，其樂無窮！

與人奮鬥，其樂無窮！¹⁸

3月25日 星期六

專案組的老師傅：

昨天我提出了幾個要求，今晨早醒，想了想，回憶了去年12月10日李副政委對我講的話。我感到這幾條實際上就是李副政委講的「強加於人」，是錯誤的。我全部收回，承認錯誤。

原來我並不要求星期天回家，只希望能在老師傅陪同下探望一下母親和孩子，也沒有第四點。回來看到窗外的楊柳又抽芽了，那蓬勃的生活把我引得心焦。覺得再不能這樣呆下去了，於是心血來潮，寫成那個樣子。

我渴望能早日解放，投入當前運動，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排除敵人的毒焰」、「清洗自己的污濁」。在這裏快一年，我已大大落伍了，確是煩躁和心焦的。但現在已不由我主，因為主觀與客觀之間有距離。而我又無法解決這個距離，這不是不老實，我還不是那樣不可理喻的人。「除隱患」、「蘇州問題」確實是不着邊際的。但煩躁與吵鬧也實在不好，吵過之後，自己也感到不對。我知道老師傅的心是好的。一切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吃二遍苦。

對這次審查，我確有種種保留。在整整一年中，你們講了許多話，但真正聽得進的不多，最聽得進的只有一句話，就是李副政委講的：「你要聽毛主席的話！」（去年2月30日，和12月10日都講過。）這是因為處於我目前這種地位，我聽到這句話，感到特別親切，身上有一股暖流。

我過去沒有做到這句話，在今後的幾十年生活中，我希望自己能努力做到聽毛主席的話。儘管有保留，但我努力在保留中尋收穫。一年中，我解剖了自己的世界觀，認識了自己，對於今後改造自己，繼續革命，有了一個較過去更為切實的起點。我也更明確了如何教育我的孩子，讓他大起來吸取我的種種教訓，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健康地成長。同時對聶元梓和我哥哥也把他們提到路線鬥爭上來認識了。我哥哥（王洪文同志1968年講我哥哥的幾點錯誤都是事實，我後來轉述給他，他自己也承認），不同於聶元梓，但他掌權，同樣要復辟資本主義，這是不以他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我們這些人掌權，文化大革命就白搞。但我決不停步，更不後退。「抬起頭，挺胸膛，高瞻遠矚向前方。莫教『巴掌』把眼擋，四海風雲胸中裝。」還「要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

要求統統收回，但希望能繼續帶書來。我要的那本《簡明中國思想史》，是因為主席最近講要讀幾本哲學史。我的中國哲學史，幾乎等於零。想看一看，兩天就可以看完，這是一本簡單的中國哲

學史。我要的那本英文的主席語錄和詞典如果不能帶就替我劃掉好了。我學了15年英語，那些基本的政治詞彙不想丟掉，至少還可以看看外國馬列主義政黨的報紙(上海有買)，和教教我的孩子。

相信組織上一切都會按主席政策辦的。

孫月才 1972年3月25日

3月26日 星期日

報載道：「1971年1月，在洛陽東關發掘的一座東漢墓，長33米，寬9.9米。在墓道內發現殉葬人骨架十具，有些骨架，作掙扎狀，顯然強迫致死。殉葬者在四至六歲的四具，十至十五歲的兩具，三十至四十歲的四具。」

這一血淋淋的事實，暴露了統治階級殘暴無比。這三種年齡界限正好與我的兩個孩子和我與宋代軍的年齡相符。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有一段文章：「許多人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發生的河北灤縣『千人坑』大慘案，有1,280名愛國同胞在這個慘案中遭到活埋。當時河北灤縣日僞員警所警務股書記張占鰲，就是這次慘案的兇手。在埋人坑前面，曾經有一位婦女挽着一個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饒。毫無人性的張占鰲竟一木棒把這位婦女打到坑裏，然後提起孩子的兩只小腿扔了下去。解放以後，改名換姓，混進了黑龍江省龍江縣的教育界，當了小學教員。」

我看完這段文章，再也不能往下看了，熱淚盈眶。這個婦女就是我的親娘，這個孩子就是我的兄弟，世界上還有多少父老兄弟在遭受這樣悲慘的命運，我們決不能忘記世界革命！

楊柳又抽芽了，我嚮往着那蓬勃的戰鬥的生活！大地又返青了，我要到甚麼時候再回北京？

甚麼事都不要強加於人，也不能強加於人，要取商量的態度。毛主席從來是這樣的，即使題一個詞也是這樣謙虛，如題「新北大」三個字時，主席寫：「聶元梓同志：如不好，可再寫。」應該在事事、處處、時時想到這一點。

一年了，這一年，我讀了不少有價值的書。除《毛澤東選集》通讀了兩遍外，還讀馬列的書：《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路易·波拿巴政變記》、《法蘭西內戰》、《論住宅問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法德農民問題》、《僱傭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和利潤》、《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等等。這幾本書每本至少讀兩篇，多的讀了五篇，因此印象比較深，收穫比較大。還略讀了別的幾十篇馬、恩的著作，但領會不深。

此外讀了《聯共(布)黨史》、《三個國際的歷史》、¹⁹《印度的發現》。這三本書都是值得一讀的書。

我學習馬列主義已有十五六年，在讀書方面，哪一年的收穫都沒有這一年大。或者說這15年來讀的馬列的書的總量也沒有這一年多，也沒有這一年讀得認真。²⁰

3月29日 星期三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不少所謂革命者，甚至一些號稱懂得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退到「學術」的領域中去了，去鑽故紙堆了。他們搞出了甚麼有成果的東西呢？凡是對革命失卻信心的人，在哪一個領域也不會有甚麼成績的，因為他已失去了靈魂。

郭老²¹是例外。郭老雖然逃到日本，那是被迫的。他在日本懷念祖國，對革命充滿着信心。因此他十年的歷史研究是有成績的。37年回國以後，郭老一直與革命鬥爭同呼吸共命運。因此，繼續在各個領域作出很大的貢獻。

3月30日 星期四

鐵人王進喜²²如是說：

「幹工作光有一股子幹勁，猛打猛衝是不行的，張飛還粗中有細嘛！打井一定要注意質量，要對油田負責一輩子，就要對質量負責一輩子。」

「我們要打直井，首先腦瓜子裏要有個直井，就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責任心，照毛主席的《實踐論》去辦。」

「按黨的指示，應該說的我們就要說，應該幹的我們就要幹！為了黨，為了革命，我們要鬥爭一輩子，鬥到底，有甚麼可怕的？」

「我是鐵人還是泥人，關係不大。大慶這面紅旗是誰也動搖不了的。大慶，是毛主席的大慶，是全國七億人民的大慶。大慶紅旗，是大慶工人階級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闖出來的。大慶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誰敢誣衊大慶紅旗，我們就一拳頭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沒啥，病也是紙老虎，頂它一下就過去了，還是趕回大慶要緊。」

「這筆錢，請組織上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難。」當人們打開紙包一看，裏面是黨組織為他母親、愛人、孩子長期生病，補助給他的錢。小本子上記着哪年哪月補助多少。這些錢一分也沒有動。

「井沒有壓力噴不出油來，人要沒有壓力就幹不出好的工作來。」

鐵人的詩

一、

北京見到毛主席，渾身是勁精神抖。
滿懷豪情幹革命，永生永世不回頭！

二、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幹勁大，天大困難也不怕。

三、

石油工人學毛選，字字句句記心間。
牢記昔日苦和難，永保今日幸福年。

四、

石油工人覺悟高，迎着困難往前跑。
多快好省建油田，甩掉石油落後帽。

五、

北風當電扇，大雪是炒麵。

天南地北來會戰，誓奪頭號大油田。

幹！幹！幹！

人們懷念鐵人，不僅由於他對發展我國石油工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革命實踐，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鋒戰士的光輝形象。王進喜在三大革命鬥爭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捍衛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把他從一個舊社會的放牛娃，培養成為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為我們留下的「鐵人精神」，永遠激勵我國人民勇往直前。

謝富治副總理於3月26日13時37分逝世了。當我看到報上謝副總理的遺像時，我流下了熱淚。我感到內疚而悲痛！周總理在追悼謝富治副總理的大會上致悼詞。悼詞說：「謝富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而奮鬥不息。幾十年來，他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英勇戰鬥，忘我工作，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光明正大，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謝富治同志不幸逝世，是我黨我軍的一個重大損失。全國人民都感到深切悲痛。我們悼念富治同志，要學習他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品質，化悲痛為力量，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3月31日 星期五

1935年3月瞿秋白在福建為國民黨軍所捕，在獄中，他拋出一份名為〈多餘的話〉，²³把參加革命活動說成是「歷史的誤會」，「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並且聲言「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

束了」。為了活命，他還對革命表示「萬分的厭倦」，胡說甚麼「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要「永久休息」。保證今後「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

一個革命的共產黨人怎麼能把參加革命說成是「歷史的誤會」，怎能對革命表示「萬分的厭倦」，怎能不分辨革命還是反革命而要求「休息」呢？

一個革命者應該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他決不向反動派投降，而只向真理投降。

革命者應在暴風雨中經受種種考驗，決不休息。生命不止，戰鬥不息！

4月1日 星期六

要從每一個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讓它轉化為精神財富。

我受的教育決定了我在真正懂得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前，還先得經歷許多困苦艱難。玄奘到西天取經，經過了漫長、艱苦、充滿危險的旅程，他受過種種蒙騙、犯了種種錯誤。但他取經的意志堅不可摧，他終於在「千鈞棒」的幫助下取得了「真經」。我相信只要我的革命意志堅定不移，在工人階級再教育下，努力實踐、刻苦改造，認真看書學習，我也必定可以取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經」。

革命不容易，然而革命可以幹好，關鍵在於有一種「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4月5日 星期三

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是一本典型的資產階級政治著作。它裏面論述了尼赫魯的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等觀點。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資產階級人性論等等雜湊在一起。因為是在英國統治印度的歷史條件下寫的，尼赫魯拼命在歷史中為統一找理論根據。「協調」、「調和」、「一致」成為尼赫魯政治觀點、哲學觀點的核心。印度的所謂「獨立」並不是武裝鬥爭鬥出來的，而是向英帝國主義乞求得來的。

尼赫魯在書中已經流露了擴張主義野心，明確地宣稱印度在「獨立」以後，不做第二、第三的國家，而是第一流的國家。認為印度「不可避免地將在」太平洋地區「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在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²⁴擴張主義野心昭然若揭。

看一些資產階級的政治著作有好處。它可以從反面證明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性與科學性。馬克思說過「（德國的）資產階級及其哲學家 and 科學家哪裏有一部論述資產階級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媲美呢？只要把德國的政治論著中的那種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氣拿來和德國工人的這種史無前例光輝燦爛的處女作比較一下，只要把無產階級巨大的童鞋拿來和德國資產階級矮小的政治爛鞋比較一下，我們就能夠預言德國灰姑娘將來必然長成一個大力士。」²⁵這個大力士已經早就長成了。那就是馬克思主義！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歷史、哲學、藝術等在這位光輝燦爛的大力士面前，就是黯然失色的侏儒。

資產階級的哲學總是故弄玄虛，以其「精巧圓滑」的形態來欺騙群眾。但是「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唯物主義，而把教授的經院哲學的無數臆說一腳踢開」。（列寧）²⁶魯迅說得好：「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許多以前認為很糾纏不清的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看，就明白了。」²⁷可以這樣說，馬克思主義是簡潔而明白。因為真理總是樸素的，但是要掌握它卻非下一番苦功不可。讀馬列的書決不可草草了事，必須精益求精，淺嘗輒止是不可能把握真理的。

4月7日 星期五

整風運動正在進行，我卻「幽居」在這個地方，被迫不能活動。我常常急躁，想到那過去的充滿鬥爭的一年對我來說已成了歷史，我還能容忍這種生活繼續下去嗎？

審查是對我革命堅定性的考驗。我應該不吵不鬧（但要唱歌），安安靜靜地看書學習。

4月8日 星期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成為我今後理解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歷史背景。它使我對過去看得更清楚，對未來充滿着希望。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對我來說已從過去的抽象變成具體了。因為我除了理論的瞭解之外，還有一種切身的感性的體驗。

不懂得歷史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現實，因為現實是歷史的繼續。不懂得世界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國，因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一切為了現實，為了社會主義祖國，只有立足於這一點，也才能真正懂得歷史，才能真正懂得世界。甚麼事情都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

4月9日 星期日

我極其厭惡這個地方。²⁸這不是我應在的住所。

我對這次審查的保留，不僅僅是為我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是為了一個原則，為了黨的政策。假如我僅僅是為着自己說話，那麼這是微不足道的，就沒有多少意義了。

一次戰役失敗了不等於一個國家滅亡，一時犯了錯誤不等於一輩子完蛋。錯誤可以批判，但政治生命不會死亡。因為它根源於對黨和毛主席的熱愛。經歷種種波折、艱難、困苦，而仍能堅持革命，從事創造性的勞動，這樣的人是打不倒的！

4月10日 星期一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但是心中無鬼，光明磊落。如果有人可以揪出一個「鬼」出來，8341給我的結論可以推翻，可以重做結論。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要說得通，要有群眾相信，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否則便是武斷，便是強加於人。我決不會在這種結論上簽一個字。原則、毛主席的路線和政策高於一切！背離黨的政策結論你斬了我的頭，我也不簽字！

一個具有明確目標、創造精神的時期必將在克服精神上的痛

苦，在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條件下重新出現，那是一個否定之否定，在世界觀的改造上一定會發生質變。

4月16日 星期日

當楊柳又綠的時候，我懷念北方，想念我可愛的北京：
居住着勤勞、純樸的貧下中農的廣闊的華北大平原，
火光衝天的首都鋼鐵廠，
可敬可親的英雄的8341支左部隊。
在晨光中巔峰積雪的太行山群峰，
蜿蜒在山巒上的萬里長城，
坦坦蕩蕩，正正堂堂的長安街大道。
行進中的軍樂隊，高奏着「我們走在大路上」，
金碧輝煌的天安門，雄偉壯麗的大會堂，
還有中南海永遠不滅的燈光。

這就是保持在我心目中的，時時浮現在我眼前的我們偉大祖國的最可愛的形象。

據報道，以莊則棟為團長的我乒乓球代表團受美國總統尼克森接見，並應邀參觀了白宮。尼克森是帝國主義的總頭子、殺人兇手，最近在越南北方狂轟濫炸，殺死許多和平居民，遭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強烈反對，這種時候為他接見和參觀白宮是不合適的。

淮劇團的筱文豔說：「要革命，就會有鬥爭。在鬥爭中，只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問題，才能立場穩、方向明。私心重了，精神負擔自然加重。光考慮個人得失，就會越考慮越糊塗，就會迷失方向；從路線、世界觀上看問題，就越看越清楚，是非分得明，思想感情也起了變化。」

鐵窗下的申辯

——給化工領導陳政委等

窗外的楊柳又綠了，它告訴我，讓我與世隔絕已整整一年有餘。
在這長長的一年中，我每天最急切等待的是從門底下突然出現

的一張報紙。這時，我會從煩躁中興奮得跳起來，因為它給我吹來了新鮮空氣。透過這張報紙，我感受到了時代前進的脈搏，看到了億萬人民奮勇向前的雄勢，聽到了五湖四海的革命風雷。那生氣勃勃的生活與我四壁之內死一般的寂靜的比對使我無法安靜。我不得不想，對我的審查，剝奪了一年多的政治權利與人身自由（不管怎麼說這就是實質）到底有沒有充分的理由？到底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

我通過反覆的學習、思考、對照，我想黨的政策是這樣：凡是過去審查清楚的，特別是又把這個審查作了否定而加以澄清的，就不應再審查。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這都是確定不移的。因為形勢可以變化，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不會變。如果離開這點來看問題，就會在實際工作中偏離毛主席的路線和政策。況且現在的形勢實際上是「九大」以來形勢的繼續，這就是繼續執行和捍衛「九大」的團結、勝利的路線。北大對我1968年審查的否定正是這條路線的體現。

如果後來發現了新問題，或者沒有把原來問題的實質性的東西審查清楚，那當然應該重新審查，這也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政策所必須的。

譬如說，1968年審查時，在謝副總理問題上，我寫的材料只限於總勤大字報的產生過程，現在組織上掌握了比我寫的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證明我知道或參與聶元梓炮打的秘密計劃，或我參加了學習班的策劃炮打，那麼，顯然過去沒有把實質性的問題審查清楚。

再如，68年審查時，在所謂「4·12」問題上，現在組織上掌握證據可以證明聶對我講的並不限於那句話，還講了別的或在另外的場合還講了別的，而我拒不揭發，或者我本人參與了炮打，拒不交代，那麼，過去在這個問題上，又沒有把實質性的東西審查清楚。

再如，1968年審查時，我壓根兒就沒有寫與「除隱患」、「八一兵團」等的關係，如果現在有證據認為我參與了這些活動，那麼，1968年審查又是筆糊塗賬。

現在怎樣呢？老師傅說過去審查「不清楚」。這個「不清楚」是甚麼意思呢？是指細節性的不清楚，還是指實質性的不清楚？我在

1969年寫的材料就是細節也是清楚的。但是北大組織上對北大運動全過程是清楚的，因此1968年寫的材料，當然沒有那些與我毫不相干的廢話，那是乾脆利索的東西。譬如那時當然不寫甚麼學習班的前前後後，因為我沒有參加學習班，甚至一次也沒有到場，現在寫的均是硬拼起來的。退一步講，即使真有細節不清楚的地方，那也無關大局，細節畢竟是細節，它不能充當實質。如果指的是我上面所說的實質性的不清楚，那麼老師傅連一個真正不清楚的問題也列不出來。譬如老師傅說聶在1968年講到80%時還講了別的（又說1969年一次談話還講了別的。或懷疑我與「除隱患」有甚麼關係），我敢於斷定：這決不是從實地調查得來的，而是專案組的老師傅在房間裏拍腦袋拍出來的。老師傅很講究邏輯，但思維的邏輯是事物「邏輯」的反映，不在科學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基礎上作的「邏輯分析」必然要被事物的「邏輯」擊得粉碎。我對任何人的揭發都是負責的、忠實的（你們舉不出一個我捏造或歪曲的例子）。我對聶的揭發幾乎一句不少，連口吻也是真切的，添油加醋的事我幹不來。對於人家筆寫的我一般不會忘記，可以做到正確無誤。即使像1968年學習班期間，我因弄不好北大這個局面，有許多看法，聶給了我一個條條，我對這個條條的交代也是正確無誤的（不多不少，正好如此）。當然，像這樣的條子她大概不一定記得，但那兩次談話她不會忘記，此人記憶力相當好。特別是一種思想，因為一個人的思想往往比用來表達它的語言或文字容易記得更清楚一些。聶元梓決然交代不出比我的揭發更多一點的東西。如果在與我有關的任何問題上，聶的交代比我寫得更多一點兒，或者要是我歪曲了她，那末，均可按包庇聶元梓論罪，儘管我與聶的關係在聶問題中是佔不上地位的，算不了甚麼的，因為我與她並沒有幹見不得人的事。但聶已走向反面，因此，不管是甚麼問題，只要我不徹底交代，就證明我到目前為止，與她還劃不清界限。否則，我已做到了李副政委講的「反戈一擊」了、「積極投入運動」了，因而也就「聽毛主席的話」了，儘管所有這些都已經是第二次了。

這種「邏輯分析」的產物大致是對與聶的關係還沒有一個客觀的、如實的估計所造成的。甚麼「謀士」、「心腹」均為無稽之談。我

與聶的關係中有錯誤，但在我的方面是光明正大的，都可以端到陽光下來，經得起審查的，我過去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

1968年只審查了42天，這次審查到今天為止已381天，是42天的九倍。我幾乎把腦袋裏的每一個細胞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竭力去搜索問題。我要對革命負責，我也生怕在甚麼地方陷入被動，被動了是要「挨打」的。正因為這樣，老師傅「發掘」了一年多，還「掘」不出一個真正不清楚的問題出來。所謂「不清楚」完全是人為的，是用頭腦裏拍出來的東西代替了客觀現實，因而把原來清楚的東西弄成「不清楚」了。

老師傅講，說過去「清楚了」僅是我「認為」。為甚麼不說這是北大工宣隊「認為」，是8341「認為」。可見，這種策略性的語言，在我的問題上是完全不合適的（老師傅還用了不少策略性的語言。我儘管沒有搞過專案，但我一聽就明白，道理在於與我實際情況不符。你們那種千篇一律的語言已成了「專案公式」了，退化了，因而也就不起作用了）。要知道這種「認為」並非主觀上的瞎說一氣，而是以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為依據的判斷，因而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8341決不草率從事，他要做到一言一行都使毛主席放心，否則是「錘」不出樣板來的。

現在對我的審查，實際上是一種「追查」，因為它要把已經否定的68年審查倒翻過來。8341認為我在1968年審查時寫的材料和外調的材料「統統沒有用」，根據主席指示，給我當眾澄清，材料銷毀，審查推翻。為甚麼要這樣？因為沒有問題（不等於沒有錯誤）。現在是反8341行之，處處表現出對8341處理問題的不放心。這種不放心也不是甚麼「形勢變了」才有的，早在1969年9月，8341給我解決問題我回化工時就有了，（這真是地道的「先驗論」）。我卻堅決相信你們不會搞我的，第一，我心中無鬼；第二，我相信你們是尊重毛主席親自抓的政策樣板的。可是畢竟搞了，1970年有保密檢查。（那時我就問材料組的孫師傅，你們在傳達「六廠二校」經驗時說，「六廠二校」處理問題不必複查，可行動上為甚麼並不那樣理解？）1971年是半夜被抓，一直到1972年還在鐵窗下。

這種「追查」顯然是在沒有新的證據的情況下做的。如果人家有

揭發也不是就可以抓人審查的。特別是對已經審查過的人，是否更應該謹慎一些，能不能事先有個調查研究，看看這些揭發是不是已經審查清楚了。種種跡象表明，化工在抓我之前，並沒有做這種必要的工作，這與我從報上看到的上海許多單位的領導對待群眾揭發的那種認真過細的作風相去甚遠。北大盧平（盧是第二把手）肯定有人揭發，但盧平並沒有被審查。8341顯然是嚴格掌握政策界限的。不錯，聶審查了，但我們怎能與聶相比，聶是一個有問題的人，她至少是兩次炮打的主謀，這是公開的秘密。她過去寫的材料很有分量，當然不能銷毀，而且聶在「九大」以後又一犯再犯政治錯誤。不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就抓人審查，難免要背離黨的政策。

我常常進行一種對照。文化大革命初期，廣大幹部受到群眾的衝擊，我就不相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自覺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我相信他們熱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但劉少奇當時是「國家主席」，他的反革命本質尚未充分暴露，誰也不知道他是反對毛主席的大壞蛋，因此廣大幹部都跟着幹了，無非上當受騙。

為甚麼有些是身經百戰的老幹部都可上當受騙，而我這個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群眾就不可以上當受騙？說我是讀馬列的，但是修正主義教育制度並沒有引導我去研究歷史的、現實的階級鬥爭經驗，而是叫我去搞甚麼哲學史的發展規律。我讀柏拉圖、康德要比讀馬克思、列寧多幾倍（只有在這幾年，我所讀的馬列的書、毛主席的著作要比我學哲學以來，所讀的總和還多）。圖書館裏是不出經驗的，經驗是鬥出來的。我過去甚至連陰謀詭計包含着甚麼東西都不知道，也沒有好好去想過。我不喜歡聶元梓他們的地下常委，但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在搞甚麼陰謀詭計，我只不喜歡那種非組織狀態的行動詭秘的活動，以為不正派，無非如此。直到這一年，我學習了報上不少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文章，才把甚麼叫陰謀詭計，弄得較為明白。我對社會問題的自覺是很晚的，差不多就與文化革命俱始。文化大革命之前，可以說除了一些書本知識甚麼也不懂。這些可憐的死的書本知識，又如何應付得了這個史無前例、波瀾壯闊的偉大的群眾運動啊？特別是1968年，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特別激烈，政治騙子們大肆活動，形勢異常複雜，我的世界觀與我這個

「頭頭」不相適應了。這是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決定了他不能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使命這一矛盾的反映。我只是愛文化大革命，不希望再回到解放前去，主觀上希望能跟毛主席幹好革命。我錯了，我希望能得到熱情的幫助和教育，而不是這種冷冰冰的禁閉。廣大幹部早就解放了，他們能在批修整風中，進一步「排除敵人的毒焰」「清洗自己的污濁」。毛主席早就解放我了，我為甚麼還要關一年多！我常常用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來安慰自己，可是8341進駐北大之前，工宣隊的擴大化錯誤，他們對我的審查，主觀上也同樣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卻適得其反，需要毛主席親自去抓北大。我從對照中得出這樣一個看法：我相信我們學校的領導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在工作中的某一環節上，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出現一些問題是並不奇怪的。「一貫正確」是沒有的。

據說一年不算多。不管關我多長時間，我對這個審查決不信服，它終要被再次否定的，因為它背離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我不想像有的人那樣「高姿態」地出去，搞點小輿論，再搞甚麼翻案。我決不搞甚麼輿論，我也無案可翻。我要在尚被關着的時候明白地講：我要推翻這個審查！不管關我多長時間，我也決不向「政治危險論」低一下頭，決不屈服於這種謬論。我還要從這次審查中吸取政治營養，促進世界觀的改造。挨摔不怪烈馬，越是烈馬越要騎！

我想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為甚麼要親自去抓北大，想到英雄的8341支左部隊如何一絲不苟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真正做到一言一行讓毛主席放心。想到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結合的光輝的「六廠二校」樣板，想到毛主席在它上面批的金光閃閃的兩個大字：「照辦」，我感到如何對待這個審查就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了。

當楊柳又綠的時候，我還想些甚麼呢？我懷念我可愛的北京：

坦坦蕩蕩、正正堂堂的長安街大道；行進中的軍樂隊，高奏着「我們走在大路上」；金碧輝煌的天安門，雄偉壯麗的大會堂。還有，還有8341守衛的中南海，閃耀着不滅的燈光，永遠不滅的燈光。

1972年4月16日

4月27日 星期四

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讀的每一本書都要想一想，這對人民有甚麼好處。如果對人民沒有好處，那就不講、不做、不讀。對人民有好處的，那就要多講、多做、認真地讀。

到工人、貧下中農中去，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爭取在今後的數十年中「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我想起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全部蘇聯文學，大概只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值得肯定的。因為這是一個戰士用鋼鐵般的革命意志寫成的。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徹底」地貢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

4月28日 星期五

昨晚夢見北大的同志，在我的心靈深處永遠存留着北大革命同志的一些美好的形象，優秀品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即使這樣的夢也是美好的。犯了錯誤，吸取教訓，改造思想，繼續再攀「公」字的高峰。甚麼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可以轉化的。

今天報上有一篇小說叫《延安的種子》，寫得真好。作者是一個解放軍。小說講一個革命老前輩的女兒在北方山村落戶，在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下，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關鍵時刻，捨己救人，不愧為是延安的種子。這篇小說，從思想性到藝術性都很強。很吸引人，讀了兩遍還想讀。我真羨慕這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在毛主席的陽光下，在貧下中農的哺育下健康地成長起來了。這與我受的舊教育相比，真有天壤之別。這種對照叫我痛苦。但我還年輕，還有信心，要急起直追，迎頭趕上，與舊教育徹底決裂，爭取做一個為貧下中農所歡迎的知識分子。

共產主義真，黨是領路人。

小說講到延安的老幹部，我就想，在文化革命初期，我們對這些老幹部的衝擊是太過分了。我從心底裏是相信老幹部的，特別是從炮火中來的老幹部。他們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用那樣過分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是不應該的。

延安時的張思德，「穿着一身警衛戰士的灰色平紋粗布軍裝，腳上穿着一雙用破布條編織的草鞋」。

5月1日 星期一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共產黨宣言》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到底，死而後已。紅軍穿草鞋，把革命的道路開；八路軍穿草鞋，把日本鬼子趕下海；解放軍穿草鞋，把蔣家王朝踢下台；八連穿草鞋，把「香風」臭氣腳下踩。

——好八連²⁹

5月16日 星期二

跌入陷阱

——我與「電二」關係的緣起

我與電二的關係早在一月革命之前就開始了。

1966年11月，我串聯到上海。電二常常有許多工人到我哥哥家來，我總是躲到陽台上去迴避他們，人家以為我架子大，其實我是怕見生人。那時我見到生人講起話來，有時還要心跳臉紅，可不像現在那樣臉皮厚得甚麼也不怕了。我哥哥幾次叫我去電二看看，我不願去，後來終於去看大字報了。我哥哥還把我領到他們那個「紅旗戰鬥隊」活動室。他們正在開會，我要走，他們一定叫我坐下來參加會議。我看看一個個都很老實的樣子，對他們很有好感。從此我經常參加一些活動，由躲避他們到慢慢地主動地接近他們。他們提出要北大的「捍衛團」派幾個人去，他們力量單薄，聶元梓同意了，派了五六人的一個小分隊。我因為有別的工作，但主要考慮到與我

哥哥的關係，不想參加。但我很關心，有空便要到電二去轉一轉，我就這樣插進去了。我們當然是反對電二赤衛隊的，因為赤衛隊是被陳曹操縱的，搞三停，衝擊春橋同志的家，是毛主席定的保守組織。但是赤衛隊瓦解以後，電二造反隊開始迫害參加過赤衛隊的群眾，這就錯了。我想北大「捍衛團」的小分隊可能參與了鬥赤衛隊的事，因為造反隊的每一個活動他們統統參加了。我並不贊成鬥赤衛隊。當我哥哥對我談到鬥了一個叫陳蘭芬的原赤衛隊員時，我曾問他，她是幹甚麼的，家庭出身是甚麼？他講是食堂工人，家庭成分也是工人。我火了，說你們這樣下去要垮台！他就講了幾句，意思是老袁他們搞的（袁也在場）。這時我對袁就有一些看法（我還不知道他是一個被鎮壓的反革命家屬）。雖然我反對鬥赤衛隊，但是對參加過赤衛隊的群眾重新組織起來的戰鬥隊是繼續加以反對的，以為是赤衛隊的變種。我與林同華、陳炳泉去參加過一次座談會，他們對我們是熱情的（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起他們），但我們並不支援他們。事後我才知道，他們多數是共青團員和過去表現比較好的青年工人（我在造反隊中接觸的人其平均年齡均在40歲左右。我那時有一種看法，所謂工人都是年紀大的，那些小青年嚴格說來還不是工人。1968年工宣隊進校時，還有這種看法，覺得年紀大的才是真正的工宣隊員，那些小青年我不以為然。）電二的階級陣線很複雜，我所接觸的年紀相當大的工人許多都是原來英電公司遺留下來的職員，思想是比較複雜的。有一些是解放以後新來的，但也複雜得很。譬如張平，是一個復員軍人，我哥哥開始時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原來是東海艦隊的團長，行得很。我的五體雖然還沒有投地，但也相信他，因為在我看來復員軍人總是好的，誰知道他是一個十足的騙子！（最早發現此人不好是北大同學，後來春橋同志講到紅衛軍問題，我們叫他解散紅衛軍他不同意，才引起我警惕）。

一月革命時我還參加過電二造反隊的不少會議，大多印象不深了，反正我很少在會上發言，主要聽他們的，能聽多少就聽多少。

我在電二的錯誤應從赤衛隊瓦解以後算起。那時我就不應該對造反隊的對立面組織取反對態度，不過我沒有出甚麼主意叫造反隊如何去反對對立面組織。

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1967年3月「捍衛團」撤離上海時，原以為我與電二的關係也從此結束了。後來卻出現了一個所謂「5·10」事件，我在電二的錯誤隨着這件事的出現有了大的發展。

67年5月中旬，電二造反隊在國光大戲院開了一個大會，主持會議的人說群眾一定要陳炳泉和我講幾句話，有的人還不認識我們。我們推不掉只得講了，陳大約講了五六分鐘，講了甚麼我已無一印象。我只講了三四分鐘。經老師傅的提示和我自己的回憶，大致講了三點：一、「5·10」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勝利；二、「紅旗戰鬥隊」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批了資反路線，奪了走資派的權，反擊了炮打春橋同志的逆流等等。「硬骨頭」的大方向從來就錯了，這次又充當了逆流的急先鋒。三、參加「硬骨頭」的群眾是好的，他們是受蒙蔽的，我們要團結他們，不要打擊他們。這雖然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講的幾句話，但是把我對待電二兩派群眾組織的態度暴露無遺了，完全是支一派打一派。對這次簡短講話的錯誤，我一直沒有甚麼認識，還以為我當時強調的是團結，要不是老師傅這次提醒我，我還是記不完全。我當然相信老師傅的調查，儘管「急先鋒」這種說法我現在聽起來感到十分驚奇，但在當時是完全可能講的，也有這個思想基礎，因為我從來是把「硬骨頭」看作是改名換姓的赤衛隊。「硬骨頭」既不是革命組織也不是反革命組織，而是「不革命組織」這個話是否講過也記不清。「硬骨頭不是革命群眾組織，而是保守組織」，這樣的話我可能講過，有這個思想我當時是清楚的。回北京以後，儘管在大聯合問題上，我思想有反覆（正像我在北大的大聯合問題上思想有反覆一樣），這種反覆我在給張民或宋德的信中都有表現的。張、宋等人是從來反對聯合的，因為兩家在許多問題上不能統一。6月中旬我回北大以後，我大概是主張瓦解他們。（這和當時北大、電二形勢都有關，北大正在搞分裂，說明思想沒統一沒法聯合，當時出現的許多小組組織，我們一概不承認他們是革命群眾組織，到7、8月份，63軍的支左解放軍還不承認井岡山是革命群眾組織，因此也談不上聯合。）但在以後的時期中，我也常叫他們搞「聯合」，但這種「聯合」是以造反隊為核

心的「聯合」，正像在北大，我也幾次主張大聯合，那當然是以新北大公社為核心。這種「以我為核心」的聯合當然實現不了。

我對電二造反隊的「核心」很重視。6月上旬，我離滬返京前，曾與張民談過一次。內容大致是：一、希望他能把頭頭當好，幹下去，我哥哥不行。張當時也是頭。我覺得他是復員軍人（他對我講過，抗日戰爭時，他還打過遊擊，他愛人是共產黨員），人很穩重、老練。我哥哥這方面與他相去甚遠，常常是心血來潮，忘乎所以。我對張是很相信的。二、要大膽地把政治上可靠的比較年輕的工人弄到核心組來，他們沒經驗是一回事，但積極肯幹、政治上可靠是主要的。我特別提到錢樑（此人大概也30多歲了）。三、沈這個人政治上靠不住，思想右，滑得很，盡想抓權，要適當注意。是否講「聯司」記不得了。如果講到「聯司」一定是叫他們別去支聯，而決不會叫他們去支聯，因為我幾次對張民講過，不要亂去支持人家，人家的情況我們不瞭解，要警惕被逆流利用。

我反對電二支聯，但我自己思想上是同情「聯司」的。當電二某些工人同志說到「聯司」時，我流露過這種同情。大概只有三四人知道，其一是朱根。在造反隊辦公室的走廊上，說到外面有許多單位講電二造反隊忘恩負義（「聯司」支持電二，可電二不去支持聯司），我就對朱講，我心裏也同情「聯司」，但不能去支持他們，這不能說忘恩負義，因為我瞭解的畢竟不全面（大意）。另外兩個便是金民與錢樑，他們有時到我家來，金還帶給我一些「聯司」傳單（內容均忘了）。我也對他們講過，我心裏是同情聯司的。我可能還講，「聯司」的文藝小分隊演的「不忘階級苦」多感動人。如果他們的頭頭是壞人，為甚麼還有那麼多群眾支持他們（如果不講，那麼這也是我想的，是我同情「聯司」的一個原因）。但我也對他們講，不要去支聯。我如果去支聯了，屁股一拍回北京了，那就可能是一把火，要出問題的（大意）。我當時已經感到「聯司」有可能要出問題，因為我感到他們的矛頭開始對錯了，而且我預感如果出了事就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當時反對電二支聯是很堅決的。我哥哥很清楚，因為我反覆對他講過。誰知道代表電二造反隊去人民廣場支聯的正是我哥哥。我哥哥後來對我說，如果我當時不講不要去支聯，他們支聯還要早。

事情總要兩方面來看，我固然沒有叫他們去支聯，但我對「聯司」的同情，也必然影響了他們的支聯傾向。我害怕電二「造反隊」出問題，卻偏偏出了問題。

大概是1967年10月間，電二醞釀成立革委會。成立之前，我哥哥就來信說，絕大多數群眾要推他當第一把手。我知道以後去信叫他堅決推掉，說你當不得頭。他又來信說看來難以推掉，後來當了甚麼「主任」。並說他們去市革委報喜時，市革委會的同志表示支持他們電二成立革委會，還講了一些好話。因此我壓根兒就不知道如此隆重成立的原來是個「派革會」，還以為是市革會批准的呢。

1968年10月，電二辦抗大學習班，我哥哥參加了。老師傅提示我曾給抗大學習班寫過信，我回憶了一下，有這回事，是關於家庭成分的事。因為據我侄子來信說，電二大字報說我家是地主，並說我媽媽出嫁時，還有一座山作為陪嫁，大字報居然還寫得出「山」的名字。我當時感到極為驚奇也很憤怒，因為我們家過去被地主老財壓迫剝削，欺侮得夠噲，恰恰是地主的對立面。看到這封信我火冒三丈，於是給抗大學習班寫了信。（這事正好是找王洪文同志的當天或第二天，我也告訴王洪文同志的。他來電話，大概叫我別寫，我沒有接到。）說明家庭情況，是希望他們給我哥哥多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讓他繼續革命。同時，我給家鄉生產大隊去了一信，叫他們寄個家庭證明來，證明來了，後來被葉相拿走了。

此外，我給陸珍寫過一封信，是一個簡單的條子，問了她幾個問題，我能記起來的有：一、我哥哥這次為甚麼審查的？二、現在造反隊還有多少群眾？三、小分隊進場以後反應如何？我當時想瞭解我哥哥會落得個甚麼樣的政治命運。我完全弄不懂他為甚麼這樣多災多難。

不久葉相前來北大了，我很快步了我哥哥的後塵，與電二的聯繫也就真正結束了。我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章也就從此開始了，這一章一直寫到今天（5·16）也不知何時才能寫完！

※ ※ ※

從我主觀願望來說，並不想與外單位的運動發生甚麼關係，只想努力把北大搞得更好一點，可是偏偏把手伸出去了。我希望電二是

革命生產雙豐收，結果是「老大難」一個！想起電二就像吞食一顆「酸果」。但是實踐已經證明我錯了，我就得正視它，並找出錯誤的原因，以便吸取教訓。

我對電二的歷史與現狀，並沒有完全的、如實的瞭解，所得到的一點知識也是片面的，零碎的。即使對這些片面的、零碎的東西也沒有做一番歷史的、階級的分析，因此沒有獲得一個真切的瞭解。至於1967年6月中旬我回北大以後，則全靠電二某些人的來信來瞭解電二運動。這些信中提供的情況已為事實所證明，多數是片面的、歪曲的，甚至是完完全全錯誤的，可是我卻全盤接受，統統相信，並據此出主意下判斷，結果就到處碰壁。

思想路線就是認識路線，其實質是堅持唯物論還是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與此相聯的便是相信不相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這一觀點。我搞了唯心論的先驗論這是明白易見的事。早在1968年底，我走進北大外文樓與馮友蘭這位「先驗論」的「大師」坐在一起時已深深感悟到了。但是我可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甚麼「英雄史觀」之類的東西，我並沒有那麼自信。幹甚麼事之前，盡量要問問別人，生怕犯錯誤。我也不是「當官迷」。通過學習，我認識到這還是現象。有否「英雄史觀」要害在於是否真正相信群眾，是否相信群眾是歷史活動的主體，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因而在實踐中能作眼睛向下的小學生，不做昂首望天的「諸葛亮」。不錯，我很相信張民等這些人（老師傅說電二的人對我很相信，這也是事實。但說相信到「迷信」的地步就誇大了，我們相互的相信大致是對等的）。以為張民這些人都很好，講的情況都是可信的，正像我過去對我哥哥的相信一樣。文革前，我以為我哥哥甚麼都好，因而甚麼都聽從（他甚麼都管，管得我很無能，從「5·10」到現在，我對他才有一個比較全面、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是這種相信不能說明我相信群眾，恰恰相反，它只能說明我還沒有真正認識群眾。因為第一，實踐已證明，我所接觸到的那些人並不能代表電二廣大群眾的革命利益，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而是阻止了革命事業的前進；第二，群眾是分階級的，因此相信群眾決不排斥對群眾的活動作階級分析。只有通過階級分析，才能發現群眾的主流，群眾的

力量，才能真正認識群眾，做群眾的小學生。而我不過是對某些人的盲目信任，在實踐中必然迷失方向。如果我真正相信群眾，我就不會把手從北京伸到上海。我在北大，幹嗎要去管電二的事？

我希望電二革命生產都是好好的，為甚麼我花了那麼多心血的電二成了「老大難」？我希望為毛主席的「新北大」爭氣，為甚麼在文化革命初期影響那麼大，我日夜為之操勞的北大最後也成了「老大難」？還有，為甚麼毛主席曾寄予殷切期望後來還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的聶元梓竟出了問題？我一直是關心這幾個「為甚麼」的。因為它與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活動有這樣那樣的聯繫，與我的政治命運有或多或少的關係。但我過去只能就事論事地回答這幾個「為甚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偉大領袖的教導給了我理解這些問題的一把鑰匙，我的思想開竅了。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它決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事與願違，究其原因，蓋出於路線錯了。

由於長期的修正主義教育，我的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也並沒有真正學懂馬列主義。連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對我來說也不過是些抽象的概念，路線鬥爭更不清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我從概念中解放出來了。兩個司令部在北大的鬥爭，偉大的一月革命，使我學到了過去十幾年都沒學到的東西。但是，政治鬥爭這個東西對我來說，畢竟是剛剛開始。僅僅幾個月的經驗，無法跟上飛速發展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形勢。例如，「劉少奇一類騙子如何從右到極『左』一個轉折」，我就沒有發現也沒有把握住。後來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引下我們起來反極「左」思潮，可是只反別人的「左」，卻沒有發現自己的「左」。還以為自己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實際上已掉入劉少奇一類騙子的陷阱裏去了。美好的回憶，現在覺得空了，有的是痛苦的折磨。但我決不消沉，要聽毛主席的話，吸取教訓，把立足點轉過來，還要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

北大的學生運動有光榮的鬥爭傳統。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它都起了一種先鋒作用。由於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及其世界觀的限制，他不可能洞察運動的未來，因而這種先鋒作用為時是短暫

的。歷史已經證明，任何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的主體，從來都是工農群眾。

現在工農兵進大學了，我是羨慕的。原來意義上的學生運動從此一去不復返了。但是從各個方面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則是有普遍意義的。它將更具體地說明「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5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蘇師傅³⁰找我談，叫我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群眾批判，正確對待組織審查。講話要點如下：

你對這次審查情緒很大，有時清楚，有時又糊塗了，挖苦、諷刺、謾罵。你昨天給公檢法寫的材料，前面講「5·10」³¹經過，後面一篇把人家罵了一頓。你寫了一篇《鐵窗下的報告》，這個題目本身就是錯誤的，反映了你的情緒。你實際上把自己看作是先生，自以為高明。你說我們「反8341而行之」，那我們不是有罪了麼？你說把你頭腦中每一個細胞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這沒有留有餘地，不符合辯證法。你說電二的人很「絕」很「左」，其實你自己也是很「絕」很「左」的（我說我在北京不是「左」派）。你不能拿北京來比，你現在在上海。你參加運動較早，認識了許多人，做了許多事，群眾有懷疑，對你審查是為了革命，為了你自己（我說我1968年已審查清楚了）。從你材料看，你還是有敵情觀念的。你對毛主席很有感情，可是你在審查中有的表現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導的。

我們不找你，你就把門踢壞，把窗打破。

你把日記本交出來是好的，你能揭發聶元梓，把自己的錯誤談清楚是好的。

你說自己講話、寫文章都很簡短扼要，但這不能說明一個人影響的大小（我說我在北大影響並不很大）。上海呢？你說與聶元梓的關係是光明正大的，也不一定（我說你舉一個例子）。

組織並沒有和你過不去，我們要對你負責。我們問得詳細，你說是雞毛蒜皮。毛主席講工作要過細（我說你們在審查我之前就不過細，沒作調查研究）。你說我們先驗論，那你就是唯物論了。

你說你不想去管外單位的運動，可偏偏管了電二，你希望電二搞得好好的，可電二偏偏是老大難。你希望北大搞得好好的，可北大就是搞不好。可見路線不由己，並不是你要那樣就那樣了。毛主席很關心北大，親自題：「新北大」。可北大有壞人，不高興，要破壞它。要看到這裏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你在北大是清楚的。

你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不同於你哥哥。你哥哥支聯，你就火了。可你又同情「聯司」，因為你是要少出頭露面（我說該出頭露面還得出頭露面）。

你關心材料是可以理解的。（我說我1968年寫的材料，1969年8341是當眾燒掉的。現在寫的與68年的無實質性不同怎麼辦？）那到結束時再說，按政策辦事。（我說我的情緒主要是這是第二次審查，而第一次審查又是被推翻的。因此再審查就想不通。老師傅解決我的思想問題，要抓住我這個要害。也許我還要反覆。）主要是靠你自己讀馬列來解決，理論聯繫實際是不容易的，也允許你反覆。

你記憶力很好。你會研究問題，有些還可以作深一步的考慮。老師傅說你不過的。

對政治騙子要揭發。

我說你們是因為有懷疑才搞我的。蘇師傅說我們工作不夠細緻。

5月25日 星期四

六年了，真快，像眼睛一眨。這六年，我跟着毛主席戰鬥過，我懂得了許多事情。但我也迷過路，犯過錯誤，又從反面懂得了許多事情，這是很好的六年。

要戰鬥下去麼？要戰鬥下去！

6月22日 星期四

幹部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促進了幹部世界觀的改造。去年冬天，公社黨委撥給73歲的縣革委會副主任、大隊老支部書記三百斤煤炭烤火。她激動地說：「感

謝黨的關心，同志們的照顧。現在生產這樣忙，我不能坐在家裏烤火。」把煤炭全部送到集體的磚窯上去了。支部副書記的住所壞了，群眾每次要把房屋修一修，他總是說：「先讓貧下中農來，我不急。」貧下中農趁他外出，主動幫助他把房子修了起來。群眾讚揚大隊幹部：「真是我們的好帶頭。」

—— 1972年6月《紅旗》〈幹部必須參加堅持集體生產勞動——
江蘇漣水縣前進大隊的調查報告〉

6月28日 星期三

老師傅找我談，說我媽媽架子很大，不來，要我寫封信去請。「你媽媽不是一般的媽媽，解放前吃過很多苦，文化大革命中經歷了很多考驗，是革命的媽媽。」

老師傅說電二情況很複雜，我哥哥也在審查。

叫我相信組織。「8341是對的，8341是毛主席抓的。」我說你們也有私心，搞了一年多結果沒問題，不好向群眾交賬。老師傅說：「你這個看法不對，目的在『清』，我們是光明正大的。」又說：「你說審查完以後要離開化工，我說還是在化工好。」我問為甚麼？老師傅說：「不就更響噹噹了！」「你的腦子很聰明，報紙一看，許多事都知道了。」「你學習抓得很緊，會分析問題，你有時對老師傅進行挖苦，我們也在學習，不過沒有你多。」

老師傅最後叫我寫封信給媽媽。

7月1日 星期六

媽、向晨、阿當來校。那是在五舍的材料組辦公室（三樓）。首先進來的是向晨：長高了，玫瑰色的臉兒變白了，一雙清澈的眼睛上面飛揚着兩道長眉，跳跳蹦蹦地跑了進來。一進門便立定，認真地瞧着我。我問他認識我麼，他搖搖頭，等我把他抱上膝頭上，他才輕輕地叫了一聲：「爸爸！」還拉着我的手說：「爸爸，回家去！」我問他，恩奶、媽媽、姐姐還記得麼？他點點頭說「記得」。向晨

問我：「爸爸你會寫字麼？」我說：「會的，不會寫字，就不好上班了。」他說「你教我寫」。孩子多可愛啊！老師傅說，我的孩子對我講了許多話，可惜我沒聽清楚。

7月16日 星期日

專案組老師傅值班，與他談心。

老師傅說，我在歷史上多次運動中表現都很好，一月革命中是英雄，但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有點書生氣。我說你們這次審查是錯誤的。他說出發點是好的，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希望我以後加倍努力，做出貢獻，黨的大門總是開放的。說市革會領導很重視這次審查，因為我在運動中是有影響的。並說宋代軍這個人很好。他們組織上對她也重視，比我還要有頭腦。叫我安心學習。

7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大會上，李副政委談到黨的政策時說：「黨的政策是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是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辦的」。

對我的審查是錯誤的，組織上也很清楚。我相信領導上會照毛主席親自批發的文件辦的。要光明正大，要敢於亮出自己的觀點。

對這次審查想不想得通，與這次審查是否正確，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前者是我對待這次審查的態度問題，後者是組織上如何執行主席的路線政策問題。

「無風不起浪。」這句話，對航海的人，是經驗之談，它反映了一種自然規律，但是，階級鬥爭畢竟不同於自然現象，在階級鬥爭中不僅有「無風不起浪」，也可以有「無風三尺浪」。造謠誣衊顛倒黑白，倒打一耙，不正是無風起浪麼？

7月26日 星期三

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書，首先要學習這些革命導師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看任何別的種類

書，首先也應該注意作者是站在甚麼立場上，用甚麼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要學會批判地看別的種類書，首先要學好馬列的書、毛主席的書。

讀書要「多思」。「思」甚麼？就是思這些立場、觀點與方法，否則就是囫圇吞棗，讀了等於不讀，或者充其量把腦瓜子變成書箱子。

8月1日 星期二

慶祝八一建軍節，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社論《發揚光榮傳統》，傳來了毛主席的教導：

「我們要提倡艱苦奮鬥，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裏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裏頭出來的。」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有這種高尚的精神。

8月6日 星期日

下午4時左右，向晨來一舍看我。他說是大伯陪他來的，大伯在外面等他。大伯帶來大餅、書。我們只會見了一分鐘，我呆呆地看他逐漸離去的小小的背影。他還只有五歲。

Worlds on worlds are rolling ever.

From creation to decay,

Like the bubbles on a river

Sparkling, bursting, borne away.

世界永遠不斷地在流動，自它們的開闢以至毀滅，像是河流裏面的水泡閃灼着、爆破着，終於消逝。³²

8月11日 星期五

中午老師傅叫我把錯誤簡單扼要地寫一寫，說給領導看。我拒絕。我說，我的問題毛主席已經給我解決了，你們對我的審查、整材料統統是非法的。我不管甚麼有關領導不有關領導要看。

8月29日 星期二

據說材料是不會還給我的，問題是沒有的。不還材料的理由是形勢在變化。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次對我的審查不僅政策錯了，路線也是錯的。在思想路線上他們搞的先驗論，因此在政治上必然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我的問題是毛主席給我解決的，材料燒掉了，沒有問題。毛主席還親自批了文件，你有甚麼理由不照辦。形勢變了，可毛主席的路線政策不變，我的錯誤不變。借口形勢變而不按指示辦事，就是詭辯。

據說這次又把材料燒了，那麼以後到別地去又要審查。要不要審查不在於有沒有材料，而是要看你執行甚麼路線。如果以先驗論為指導，那麼，材料最多也是要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這次對我的審查是「大膽懷疑，小心求證」。³³十足的實用主義！

我不是為燒而燒，這種材料你給我保存一萬年，我也不怕。我要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政策，捍衛8341的威信，捍衛毛主席親自抓的點。

記住，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要經得起各種各樣的考驗。但這並不妨礙我與那種背離毛主席革命路線與政策的行為作鬥爭。

8月31日 星期四

讀《簡明中國思想史》。

中國先秦的哲學家與古希臘不一樣，差不多都是唯心主義者，是不是因為那時正是奴隸制沒落時代？墨子的思想是可貴的。

縱觀「五四」以前中國古代、近代思想，最偉大的要首推孫中山，其次是洪秀全，他們都是偉大的革命家。

二、對我的審查，市「革委會」領導「很重視」

9月2日 星期六

下午與老師傅談心。我問老師傅，你們不準備把40萬字材料還給我的原因是甚麼？他說不還給我對我有好處，以後要是人家對我懷疑一看就清楚了。我對老師傅講，這種說法不符合黨的政策，我要求按主席批示的北大的文件辦。否則的話，我要上訴，我將把這次審查看成是逼供信。因為我的事8341已為我解決了，我是沒有問題的人。老師傅說，你沒有問題，錯誤總有吧。我說我從來沒有否認過有錯誤，8341為我解決問題時也沒有否認我有錯誤。難道有錯誤的人都需要審查嗎，那將有多少人需要審查，那時將是甚麼路線？老師傅說，你要相信領導，不要把化工領導的水準看得太低。我說你也不要將化工領導水準看得太高。化工領導我已領教了，犯了錯誤是從來不向群眾檢查的。

老師傅說，我的事，王洪文、徐景賢同志以及一辦的徐政委³⁴都很重視。我的八本日記本領導已經看了，對我自己交出日記來評價很好。並說他們現在正在看我40萬字材料，叫我是否寫一個簡單扼要的材料。我說，他們應瞭解審查的全過程。他們現在遭受的「災難」應由化工負責。材料是化工叫我寫的。

叫我相信組織，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說我文化革命中有錯誤，但腦子裏很有馬列主義，在教研組裏是數一數二了。又對我提了意見，說我太相信自己了，並說對我不好講話，一觸即跳，這是多疑的表現。

說我這個人越搞影響越大，名氣越大。謝天謝地，讓這種影響、名氣統統見鬼去吧！

老師傅說領導對我還是很關心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他們費了一番周折才給我買到的，要是我自己去買根本買不到。教研組的同志說，我這一年的收穫最大，看一年馬列的書。

不能籠統地說有錯誤，而要問這個審查是否正確。要劃清政策界限，審查得對還是不對。這裏不能有絲毫含糊。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

第一，我過去沒有審查過，你這次審查也是錯誤的。從政策的角度講，我的錯誤哪一點也上不了綱。

第二，我過去審查過，又推翻了，這次審查與上次審查無實質性不同，更證明你這次審查的錯誤。

說材料保存着我以後便不會審查，這也是荒唐的。如果遵循唯物論的反映論，嚴格按黨的政策辦事，我這次也不會審查，更不要說以後了。

9月10日 星期日

媽與向晨來看我，僅兩個多月，媽衰老了許多，其間發了兩次高燒。帶來向今7·20寫給我的一封信。向晨很天真，說我回去的話他也回去，我不去，他也不去了。

9月13日 星期三

接向今來信，我給她寫了回信。對她的進步我很高興。但是光會寫信、考100分還不行，要學會做工種田。

9月15日 星期五

總後³⁵解放軍向我調查林同華在運動中的情況。林是一個好同志，他不會有問題的。

9月16日 星期六

不能放棄原則，要是放棄原則，在國民黨的監獄裏就可以成為叛徒。

9月20日 星期三

下午，北京來的解放軍向我瞭解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7-8月對外的活動情況，以及聶元梓的有關活動。解放軍同志問我的許多情況，我差不多是一問三不知。他說照他看來，我這個社長該撤職。但他又說我的頭腦裏有馬列主義。我說我從來沒有自命為馬列主義者，我只能說我是要革命的。

解放軍同志的態度極好。我說這次對我的審查是錯誤的，他說，不要只看到一個「我」字，要看到整個革命利益。

從談話中，我發現他對北大的情況瞭解得很清楚。我說我並不想當官，他說「這是符合邏輯的」。

9月21日 星期四

如果認為這次審查是正確的，那麼「六廠二校經驗」就可以被隨意篡改了，黨的政策就可以破壞了。

9月25日 星期一

革命不怕苦，怕苦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國慶節快來了，想念北京，想念毛主席！

毛主席的政策是一貫的，這一時期與那一時間是不矛盾的，用形勢的變化來解釋對我的審查是不通的。

只要是人民內部矛盾，甚麼事情都可以用說服教育的辦法來解決，不必用強制的壓服的辦法來解決。

壓的結果是壓而不服。壓服，充其量是「高姿態」，那是做給別人看的。

9月26日 星期二

晚6點半（因感冒我已睡覺，並已吃了安眠藥），姜副政委（東海艦隊）和清辦負責人找我談話，同去的有專案組一老師傅，地點在辦公大樓二樓軍宣隊辦公室。

姜副政委問我最近想些甚麼？我說老想法，對這次審查有保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我的事8341的處理是正確的。群眾的批判是對的，因為群眾不瞭解我的情況。「綱」是從領導那裏來的，去年李副政委在大會上講的話不符合事實，但心是好的。姜副政委說，現在是第十次路線鬥爭了，林彪、陳伯達是幾次炮打的總後台，以後你瞭解情況了，就會感到這次審查是必要的，因為形勢在發展。我說形勢在變化，但主席的政策是一貫的，這一時期與那一時期不會有矛盾。六廠二校的經驗有效期不會只有兩三年。另一方面，我在審查以後並沒有再犯錯誤，不同於聶元梓。姜副政委講，8341的處理是正確的，可你當時是學生。我以為這與是不是學生是不相干的（其實教師也與我一樣處理）。姜副政委叫我簡單扼要地把自己的錯誤寫成一份材料，說我寫的空話太多。清辦負責人說我過去寫的化整為零的材料可以還給我，也允許我對這個審查取保留態度。我問甚麼叫化整為零。我要還的是全部材料，不是甚麼化整為零的材料。過去我寫的材料空話很多，那是因為叫我回答的全是空問題。我表示要重新寫一份材料，只有在出去以後再寫，現在不能寫，只有在把現有的材料全還給我的前提下再寫，否則也不寫。

我還說，我接受這次審查，但有保留看法，我一天也不想住在這裏，但住到你們滿意為止。

姜副政委說我的態度還不端正，要到甚麼時候解決問題。我說我已如實地端出了錯誤，就是態度端正。我的問題8341早給我解決了，不需要再解決一次。

因為已吃了安眠藥，我已不能聽，姜副政委是在紙上寫給我看的。

9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在辦公大樓開了會，下午回家。³⁶

10月7日 星期六

代軍來滬，有一個月假期。

10月14日 星期六

中午回家，在28路遇李副政委。他很熱情，說已於8月份調往化工局。

10月29日 星期日

中午，代軍來化工。下午與姜副政委談。宋談如下四個問題：

- 一、孫對這次審查想不通，情緒不太好，希望早日補課。
- 二、孫目前耳朵很差，希望能在適當時給他時間治療一下耳朵。
- 三、關於調工作問題。
- 四、回老家請假問題。

姜副政委回答：

一、對孫的審查是因為與十次路線鬥爭有聯繫，陳的問題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已出現，後進行批陳整風，聶在1970年2月開始審查。

二、他錯誤是有的。在北京，在謝副總理問題上；在上海，5·10的問題。經過調查電二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三八」銼刀廠搞的。孫參與此事，對後來上海出現的圍攻公檢法是有影響的。捍衛團在工總司特別是對王洪文同志有看法，對張春橋同志問題起到擴散作用。復旦周谷聲去北大散佈對上海運動的看法，這些他都承認有錯誤的。當然我們會歷史地看問題的，是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這筆賬要算在林賊頭上。

三、他所以想不通主要認為他的問題，都在1968年搞清，對洪文同志、春橋同志都道了歉，對電二問題也向洪文同志作過檢討。8341已作結論。的確，8341同志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他的處理是對的，因他當時還是學生，中央是有指示的，不論北大、清華、上海復旦，我們化工也有過這種處理。但正由於當時把材料燒掉了，所以現在就較麻煩些，否則要減少許多麻煩。他自己說寫的材料有廢話，我認為關鍵在是否把問題搞清，最後結論是否正確。我認為這次審查有結論好，以後可以減少麻煩。檔案內材料多不怕，沒關係，問題只要清楚。否則以後老因不清楚而由於其他人的問題而引起對你再一次審查，這豈不成為運動員了！

四、要看大局，要想到為革命，許多革命先烈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群眾運動不要計較。並舉了一個化工黨委副書記的例子。他的問題時間長了些，主要我們領導抓得不緊，也有一些外因，如去北京外調，就不那麼容易，要市革委會批准才能去。聶是中央專案組搞的，不能接見，所以有的問題還不能最後落實，如聶對他說的關於謝、張的問題。

我們對他的隔離不同於人家，是保護性的。在內他態度不好，罵人、拍桌子、打東西等，我們對他沒有搞逼供信，沒有扣他工資。課要補的，我們共同做他的工作。

由於他較長時間沒有參加勞動，所以目前讓他先參加一段時間勞動。

對張、謝問題的根子在聶，他是受蒙蔽的。北大有地上地下常委。調查清楚了，他是地上常委。

五、上海條件較好，又是公費，治耳朵沒甚麼問題。

六、調工作你可以到化工來，在製葯教研組教學也行，搞科研也行。不過聽說，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戶口不好解決。放孫，孫能進北京嗎？還是找人對調好。只要我們這兒的教研組好安排，可請有關單位來聯繫。

七、陪你去老家，可請一星期的假。

10月31日 星期二

與代軍一起去杭州。

11月1日 星期三

遊西湖。

11月2日 星期四

去小湖孫，阿二、阿四也到。

11月3日 星期五

遊西湖。

11月4日 星期六

遊西湖。

11月5日 星期日

中午回上海。

1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去學校，向「清辦」請假陪阿當。假准。

徐定生、何邦仁、吳蕊芳找談。徐師傅講對我審查已經弄清楚，沒有搞陰謀詭計，是好人犯錯誤，要在全校大會上宣佈一下，並說我在運動中錯誤缺點不少，但這麼大的運動犯些錯誤也不奇怪，叫我吸取教訓繼續好好幹革命。叫我寫一個對錯誤的認識，市革會領導要看。我的工作，組織會好好安排的。問我有甚麼要求，我說沒有。

徐講可以去北京探親。

12月29日 星期五

老師傅（徐定生）、何邦仁來家。慰問阿當。叫我正確對待審查，「因有懷疑才審查，經審查沒問題，我們對你也沒看法，還是同志」。

註釋

- 1 俄國詩人普希金語。
- 2 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詩句。

- 3 斯大林語。
- 4 濟南軍區政治部的《關於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批示的情況報告》，毛澤東於1月8日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軍委總政治部於1月11日發出《關於貫徹執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要求軍隊、地方和中央機關「開展一場反對驕傲自滿、提倡謙虛謹慎的自我教育運動」。
- 5 披着「理論家」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者，指的是陳伯達。1970年8月31日，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評陳伯達的「天才論」是英雄史觀，唯心論的先驗論，叫人們「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由於陳伯達的「天才論」是配合林彪妄想當國家主席的陰謀活動，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指出陳伯達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陰謀家、野心家」。
-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頁313。以下所引此書均為同一版本。
-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頁498。
- 8 《列寧全集》第30卷，頁475－476。
- 9 《魯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頁300。
- 10 《魯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頁627。
- 11 上海的一些「怪現象」，主要是指違反政策的做法，如抄單身漢的家、「保密檢查」等，其實這種侵犯人權的做法正是他們在抓「5·16」的表現，我卻蒙在鼓裏。
- 12 自1971年4月1日半夜隔離審查起到1972年9月29日撤銷隔離審查，我無法正常寫日記。72年3月30日之前，我把一些要記的事，用極小的字，極簡單的語言，記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書的頁邊上。為彌補這段時間日記的空缺，我把這些小字型大小記事及期間給工宣隊、軍宣隊領導和專案組工人師父的信，以及當時寫下的種種感想，錄在下面，以見出這一年半孤寂中的「活思想」。
- 13 「少年兒童隊」為「少年先鋒隊」的前稱。
- 14 專案組每天給我送報。我從這一天報紙報導的方式中，分析出林彪出問題了。其時離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機毀人亡的「913」事件已半個多月，中央還秘不宣人。專案組看了我上面那段文字以後，第二天不送報紙了。後來對我說，他們在外面還不知道林彪出事了，我在裏面都分析出來了，我是一個危險人物。
- 15 這是一個蘇聯女作家寫的長篇小說。
- 16 這次突然襲擊對我家人的心理影響，我侄女孫竹之有一段如實的描述。她說：「文革中，嬸嬸高興地帶着兒女從京來滬探親。可沒幾天小伯突然被『四人幫』的爪牙關押了。探親的日子快結束了，嬸嬸見不到小伯只能帶着女兒回京去，僅三歲的弟弟被我們留了下來。」（「新華人」檔案NO.030，見《新華印刷》1998年7月第7期）

- 17 尼赫魯著，《印度的發現》，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頁680。
我在「隔離審查」時期讀《印度的發現》，內心是矛盾的。尼赫魯的世界觀、政治觀、人生觀我取批評態度。但他關於印度的文化、藝術、哲學、宗教的論述着實迷人。我後來看有關印度的書，都沒有尼赫魯論述得精彩。作為一個政治家，尼赫魯有這樣深厚的文化修養，實在難得。這本書讓我瞭解到一個真實的印度，偉大的印度。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做《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的課題中，我還設了一節「印度古代文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不僅多處稱引《印度的發現》，也不否定尼赫魯所欣賞的寧靜的境界，而是說，「可以見出與西方不同的文化精神——即使在鬥爭中也不忘靜穆和諧。」（《東西方哲學比較研究》（合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頁728）。
- 18 這三個「其樂無窮」原本是1917年青年毛澤東的一則日記。其時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青年人的浪漫主義豪言壯語，未嘗不可。但是，「文革」剛開始的1966年7月27日，《人民日報》引用了這三個「其樂無窮」，這就無異於把它馬克思主義化了。青年毛澤東的一則日記成了「最高指示」。「文革」中盛行的「鬥爭哲學」就是這樣來的，其破壞性的影響不言而喻。當然「鬥爭哲學」也有理論來源，那就是《矛盾論》中關於「鬥爭是絕對的」論斷。我曾在〈對一個辯證法觀點的反思——論矛盾雙方未「必有主次之分」〉（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年，第8期）一文中，對「鬥爭是絕對的」觀點作了辨析，從而駁斥了「鬥爭哲學」。這也算是對自己的「文革」思想的反思。
- 19 《三個國際的歷史》（三聯書店，1961），美國已故共產黨主席威廉·福斯特著，論述1848年至1955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程。
- 20 從1956年上大學到「文革」，我們這代人幾乎是在運動加勞動中度過的，讀書，尤其是讀原典的時間不多。大學生活培養了我至今未滅的理想主義情結。「隔離審查」一年多的讀書生活，使這種理想主義有了更堅實的理論支持。徹底否定文革後，理想主義才有了現實的基礎。
- 21 郭老，即郭沫若。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前夕，他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痛斥蔣介石背叛革命，遭蔣通緝。1928年起旅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部著作。
- 22 王進喜（1923—1970），甘肅玉門人。1956年加入中共。1960年春率1205鑽井隊到大慶參加石油大會戰。為發展我國石油工業作了貢獻，被群眾譽為「鐵人」，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曾任大慶革委會副主任，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王進喜曾於1967年來北大作報告，他當時戴一頂鴨舌帽，穿着打補丁的褐色棉衣，受到群眾夾道歡迎。
- 23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參加過五四

運動。1920年以《晨報》記者身分訪問蘇俄，向國內報導十月革命後蘇俄的真實情況。1922年加入中共。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並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1931年在黨內受到排斥和打擊。1933年到上海與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1934年初到江西中央蘇區任蘇維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員。1935年在撤離途中被捕，就義於福建長汀。遺著有《瞿秋白文集》。

〈多餘的話〉最早全文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史半月刊《逸經》(民國二十六年，25-27期)。「文革」初期(1967年)，上海市有一個所謂「討瞿小組」，他們把此文收集在《討瞿》第二集。「文革」中，根據〈多餘的話〉，把瞿秋白定為「叛徒」，「文革」後洗清冤案，認為〈多餘的話〉是一篇誠實的自我解剖。

我當時的看法自然是十分錯誤的。瞿秋白最後是唱着「國際歌」走向刑場的，不愧為烈士。〈多餘的話〉雖然誠實，但與瞿同年被捕的方志敏，在獄中寫有《清貧》、《可愛的中國》，正氣凜然，相形之下，〈多餘的話〉就顯得相當異樣。我青年時代就愛讀瞿秋白的《餓鄉紀事》、《赤都心史》。它們既是清新優美的散文，又是思想史上的文獻。他寫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則是一篇思想深刻、嚴正雄辯的魯迅研究的典範之作，時至今日，都難以超越。這樣一個我心目中的英雄，最後寫出〈多餘的話〉，至今感到十分痛惜。作為中共早期領導人，作為五四以後新文藝的創作者、批評家，作為既受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又沒有完全擺脫「紳士意識」的「脆弱二元人物」(瞿秋白言)，他的思想、心理的發展、人格的矛盾、悲壯的結局，是很有研究價值的。

- 24 《印度的發現》，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頁712。
-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第1卷，頁483。
- 26 《列寧選集》第二卷，頁142。
- 27 這是魯迅給友人書信中的話。周建人在紀念魯迅誕生90周年寫的《學習魯迅，認真讀書》一文中也說：「魯迅在多方面的學習和比較中，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馬列主義是『明快的哲學』，有巨大的說服力，解決了他以前思想上許多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使他的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1971年9月25日《光明日報》)。
- 28 這是華東化工學院第一學生宿舍底層朝南的一個15平方米的房間及前面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院子(約500平方米)，此外就不是我的世界了。
- 29 好八連，1949年5月，解放軍某部八連進駐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多年來，這個連隊身居鬧市，一塵不染。1963年，國防部授予這個連隊「南京路上好八連」的稱號。同年「8·1」建軍節，毛澤東作了《八連頌》，其中有「好八連，天下傳。為甚麼？意志堅。」「拒腐蝕，永不沾」「奇兒女，如松柏」句。
- 30 蘇師傅是學校「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簡稱「清辦」)主任。
- 31 「5·10」指1967年5月10日，工人群眾要求放人，在虹口區公安局門前示威這件事。

- 32 這是英國詩人雪萊(1792–1822)的詩句。英語原文引自羅素《西方哲學史》1946年英國版頁91；中文引自何兆武、李約瑟譯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63，頁105。
- 33 胡適語，這是他研究學問的方法。
- 34 徐政委：徐海濤，時任上海警備區政委，「一辦」負責人，主管文教衛生。屬「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1976年自殺。
- 35 總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
- 36 自1971年4月1日「隔離審查」，至1972年9月29日回家，失去自由整整一年有半。

1973-1974

1973年

1月16日 星期二

下午，問清辦負責同志老蘇，春節前還開大會麼？他說不開，說我的問題已審查清楚。組織上對我沒看法，是信任我的。說這麼大的運動，犯錯誤是難免的，對我來說要吸取教訓。審查對我繼續革命有好處。說我寫的東西其中一句話要改一下，跑到他們前面去了（指「事實上這次審查的結論與8341給我的結論是一樣的」）。並說可以去北京探親，也給我補課。

1月17日 星期三

下午，徐定生找我談補課事。說凡是革命群眾均看過的文件都讓我看。並說這麼大的運動，我是喝了口水。後天開始給我補課。徐師傅、老何講，我寫的總結是市革會的大頭頭要看的。

1月18日 星期四

關鍵是結論，結論對，就是路線對，政策對。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不應過分追究，追究了要走向反面。

晚與何邦仁談（約二個半小時）。

他說去年11月他們又去北大調查了。他寫出了許多人名，問我對他們的看法。說林同華、陳炳泉、鍾宏在，我的這些好朋友現在都是幹部。入黨問題要看我自己的決心大不大。希望我以後靠近組織，主動接受組織的幫助。經過審查對我瞭解了，說我頭腦裏有馬列主義。並指着大拇指和食指，說，在教研組我的馬列水準不是這個（大拇指）也是這個（食指）了（意即徐師傅講的「數一數二」）。但我的耳朵不好，當老師確有困難，我可以搞寫作，說用腦子來為

人民服務。調工作的事，只要北京需要，是可以考慮的，可以與組織組的郭正聯繫。對宋代軍看法很好，說這個人有政治頭腦，會分析。書比我看得少，但有些問題比我看得準。問我她的業務水準也很高吧。我說她自己說不行，我說還不錯，她領導的看法大概是相當好。

何說，好人犯錯誤是一種處理意見。開完大會以後，會給我結論見面。告訴我材料如何處理，還要把結論寄往所有他們調查過的單位。他們會按政策辦事的。何說，他們對我的審查有錯誤，但我不要誇大。

一、補看有關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中央文件

1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下午，在辦公大樓224看中央文件。1972第3、4號共四份：《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之二）。其中論述了九屆二中全會前後林陳反黨集團的活動。反革命〈571工程紀要〉¹是文件的附錄。

〈571〉是集帝、修、反、地、富、反、壞、右、反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言論、活動之大全，惡毒至尤。

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重讀文件，深感近兩年來，沒有實地參加批修整風，在政治思想上損失很大。我要及時跟上。

徐師傅講，我出身貧農，應該努力，黨的大門是開着的，並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較親密的朋友，絕大多數都是很好的。

1月26日 星期五

晚看電影，與郭正談調工作事。他說只要我在北京找到對象，他們盡力協助。

1月27日 星期六

徐定生講，調到北京去還不是很容易的。說宋代軍這個人很好，他們組織上很重視她。問我她為甚麼不入黨，叫我給她寫封信，鼓勵她入黨。

3月1日 星期四

季桂南(清辦，複查組)對我說，市革會對我的審查的意見是維持8341結論，受了一些極「左」思潮的影響。

又說，對我的審查開始前，黃建平(政委)、李漢康(副政委)、吳南華(團長)都反對，只有姓徐的、姓冷的(原黨委副書記)²和蘇世成同志支持(他們均為清辦)。他們的意見兩次被否決。市革委會的領導並沒有要把我隔離起來。隔離是少數人的意見。

4月1日 星期日

昨天、今天，看完弗·阿·柯切托夫的小說《你到底要甚麼？》。小說通過描寫幾個披着藝術專家外衣的外國間諜在蘇聯的活動，敘述了作者自己對蘇修社會中許多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青年一代的教育，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蘇修社會的黑暗和墮落。但此書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及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這與作者的社會地位是有關係的。作者(生於1912年)現任全蘇作協理事、俄羅斯聯邦作協書記及其機關刊物《十月》雜誌主編。蘇修「二十四大」代表。

「伊婭是東方學系畢業的」，「能翻譯法文、英文、印地文、烏爾都文、阿拉伯文、朝鮮文……」，26歲。當費利克斯問她「您怎來得及學這許多文字呢？」伊婭回答說：

「有些時間本來應該用在換糊壁紙、重鋪地板、把房間收拾得所謂舒舒服服的……我卻把這些時間用在別的方面了。」

「為甚麼我剛才問您小汽車的事呢？因為一個人要是竭力追求一輛汽車，他就會使自己在精神上、智慧上毀滅。這輛汽車會把他連五臟六腑統統吃光。一個人有了汽車，就得經常給自己的汽車找點備用零件，找幾個輪胎，還要跟那幫子從國家汽車庫裏偷盜這些東西的小偷打交道。他不但白天沒有空，夜晚也睡不好覺。一直在動腦筋……冬天想的是散熱器別凍壞才好，夏天想的是他那輛四個輪子的寶貝別叫人偷了。因為你不可能有汽車間。」

伊婭有一次與薩布羅夫談到古代藝術問題：「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有趣的東西已經夠多的了。我覺得愛好古代的東西不是沒有原因的。一個人總是由於某種原因，想逃避現代生活，才會產生這種愛好的。」

「那麼，您認為這種愛好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生的呢？」

「在甚麼情況下嗎？嗯，譬如說，當代生活不穩定，人心惶惶，這時人們為了排除折磨他們心靈的煩惱，就到古物堆裏去找消遣。或者當代局勢很曖昧，人們就去追求古典形式所表現的過去時代的明朗景象。但我認為，人們所以迴避當代的問題而去追求古代的東西，還有一個原因，或者更正確些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有人不讓人們研究當代的問題，不讓人們思考這些問題。你們為了讓西方人見識見識我國的古代藝術而上我們這兒來，這很好，可是，他們幹嘛要見識這些古代藝術呢？蘇維埃社會所以使人感興趣，不是因為500年或700年前俄國有過甚麼東西，而是因為我們今天所發生的變化。我們今天是怎樣探索走向新時代的道路的，有時候我們摔了跤，但又是怎樣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並且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

「用俏皮話偽裝着，仿佛在這類俏皮話後邊還有甚麼更深刻的內容，而其實是空洞無聊的廢話，使伊婭感到厭倦了。她在艱苦的歲月裏總算讀了許多書，其中有不少是有價值的好書，那些書發生了作用。她已經確立了一種不變的信念，就是生活應當有意義。一

定要有意義，而且應當有崇高的意義。人類是優異完美的生物，大自然花了千百萬年創造了人類，使人類逐漸進步。這決不單是為了這個有高度理性的生物，活在世上，僅僅是喝一杯伏特加，彈彈吉他，歌唱小貓或者小狗，講講笑話。在機關辦公桌旁邊從早上9點坐到晚上5、6點，在文件上打那麼幾個洞而已。」

「世界上有這麼多事情。可是，在這些事情裏面還有主要的東西，別浪費你的精神去思考一些無聊的瑣事，……你要思考主要的東西。要思考我們生活的目標，以及達到目標所要走的道路。」

——布拉托夫³

5月14日 星期一

花了兩天時間看了〔蘇〕謝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間》。

作者生於1909年，現任全蘇作協和俄羅斯聯邦作協理事。《人世間》寫於1962–1967年。小說通過一個州委書記霍爾莫夫晚年的遭遇，反映了蘇修叛徒集團統治下，較為正直的老一輩幹部的苦悶心情，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蘇聯社會、特別是農村中存在着的尖銳的階級矛盾。霍爾莫夫年輕時打過遊擊，參加過衛國戰爭，為蘇聯人民立過戰功。戰前、戰後還長期擔任州委書記，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但到了1961年，「莫斯科一個電話」，他就莫名其妙地被迫「提前退休」了。這意外的打擊，在他心靈深處蒙上了一層陰影。特別是在他回老家途中，徒步沿着庫班河一帶旅行。走訪了「人世間」之後，醜惡的現實更加深了他內心的痛苦和不滿。但霍爾莫夫卻把這一切僅僅歸咎於某些領導的「個人品質」和「工作作風」，沒有觸及現存的蘇修腐朽制度，更沒有看到蘊藏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間的革命力量。他一面抨擊某些領導人，一面又對整個禍害的根源——現蘇修領導集團抱有幻想，甚至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這也就註定了霍爾莫夫的「希望和等待」最終必然只是幻夢一場。

這本書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主題還是比較深刻的，書名有哲學意味。

5月30日 星期三

讀〔蘇〕伊凡·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

小說通過主人公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安東紐克的經歷，反映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兩個時期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內部的鬥爭。

安東紐克是衛國戰爭時期白俄羅斯的一個遊擊隊長。戰後在農業部門任領導工作。六十年代初，由於他堅持反對犁掉牧草種玉米，被當時的當權者加上「機會主義錯誤」、「不同意黨的政策」、「進行蠱惑人心的煽動」等罪名，強迫退休。過了兩年，「高貴的『草原的敵人』(指赫魯曉夫)下台了，安東紐克滿以為恢復名譽，官復原職的機會來到了。但是由於官場內部狗咬狗的鬥爭，他的希望終於成為泡影，只得到一個國營農場裏去當總農藝師，即使這樣，還是不斷受到排擠和迫害。

小說在反映上述鬥爭過程中，還比較廣泛地觸及了當前蘇修特權階層中一夥人的醜惡面目。他們是一切陰謀禍害的策劃者，但現在都還在受到任用、重用。

6月11日 星期一

晚，黨委潘書記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會議由周總理主持。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說開十大時機已經成熟。主席講要能上能下，葉劍英同志就是這樣的人，沒有工作做可以看書。政治局委員應該讀中國史、世界史、哲學史、經濟史、軍事史，還要看小說。從甲骨文到現代、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總結。主席說，有人講這次文化革命搞糟了，把劉少奇、林彪揪出來了，不是很好麼？文化革命中傷了一些人，但這是洪水爆發中夾帶的泥沙。青年人受到一些衝擊沒有關係。

解放了一些幹部，包括譚震林。譚震林不是大叛徒。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他也參加了。曾希聖⁴平反，中央認為他功大於過。

6月12日 星期二

遇老何，問他會甚麼時候可以開？7月分能開麼？何答7月分可

能不能開。我問他為甚麼？他說關於你的事，我們給市革會的報告要換過。我說你們不要老拖，已兩年多了。他講，這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我說有一種基本因素，那就是你們搞了先驗論，你們也應用主席教導的「三要三不要」⁵來對照自己的工作。要言之成理，不要搞詭辯。何說市革會很重視我的事。

6月15日 星期五

黨委副書記張師傅找我談（12日我約他的）。我提了三個問題：一、對我的審查希望把理由講清楚，有助於我正確對待；二、要求盡量早點開會解決；三、要求調離化工，當專業教師。張師傅說，我的事是市革會審查的。等市革會批下來，就可以解釋清楚；大會在7月可以開了。調離化工的事與組織組研究一下。他順便問了一下聶元梓、孫蓬一的事。

老何來找我。何說，對你的事很重視，你這個人「很大」，事「很小」。

8月11日 星期六

7月14日偕同母親、向晨來北京，至今已快一月，遊覽了故宮（二次），天壇（二次），中山公園（二次），勞動人民文化宮和頤和園，還陪母親去北海大橋看了中南海。

與老鍾、小陳見了面。並見了張世英先生（頤和園）。

8月18日 星期六

昨天與鍾宏在一起去北大並頤和園游泳。在北大找了馮友蘭先生，向他要《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下），他給了我該書（上）。此書我有，將其轉送老鍾。見到了一些老同學。說北大哲學系已組織起來了，準備批判馮友蘭關於孔子的觀點，還將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書》⁶（報上不點名批判）。我為這場新的批判運動所吸引，要重視上層建築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對孔子的批判是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措施之一。在頤和園與鍾討論了一些問題。

暢遊昆明湖，一面游泳一面高聲朗誦主席詩篇：「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

8月19日 星期日

與母親、向晨去天壇(第三次)。從祈年門看天壇，靜穆，壯麗，使人聯想到宇宙的無限，思想的莊嚴。

9月13日 星期四

智利總統阿連德在一次反革命的軍事政變中以身殉職，我感到很痛心。我對阿連德有好感，因為他反對帝國主義，維護民族獨立，發展中智友誼，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反帝戰士。

但阿連德並非像世界上人們所說那樣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總統。他的事業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因為他相信議會民主、議會出政權，而不是「槍桿子裏出政權」。

阿連德的悲劇，只能再一次證明毛主席關於「槍桿子裏出政權」是一個真理，對現代修正主義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9月23日 星期日

給王洪文同志發信，⁷分別寄往上海、北京。因為他可能最近在上海。天橋郵局，掛號收：第890號，第891號。

9月24日 星期一

在政治鬥爭中，和在自然科學中一樣，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論據，是無法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堅持鬥爭的。

在失敗面前應進行頑強的鬥爭，改正錯誤，吸取教訓，馬列主義的理論信念毫不動搖，碰了壁而動搖者便是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只看事物的現象，不看事物的本質。

10月4日 星期四

9月30日晚與代軍、母親、兩個孩子一起去天安門廣場看燈火。其時總理正在人民大會堂招待各國外賓。

10月1日中午，劉慧芬從張家口來。老鍾正在我家談分別以後幾年來的情況，以及兩條路線鬥爭。

小劉講話很少，甚為謙虛。我們則講了一大堆廢話。她帶了許多東西來，晚上她住在姨姨家。

10月3日小劉中午來，話仍講得很少。她希望我寫點大批判文章，我想現在比較困難。

1日離開時，她給了叔叔寫給她的許多信，讓我看看，從中受教育。我於當晚看完了，很受教育。思想境界是高的，雖然受到衝擊，但是還不斷鼓勵小劉要敢於鬥爭，敢於批判資產階級，一切要服從黨的分配。信中有辯證法思想，這不僅是由於認真學習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他有長期革命鬥爭的實踐。信中洋溢着對黨和毛主席的真摯而熱烈的感情。小劉於下午6點正離京去沙城看望她媽媽。

10月13日 星期六

看《和平的保證》，伐基姆·梭白柯著，一部好書。

「比如說你吧，就渴望着扮演那個女政委。」

梭柯洛夫疑疑惑惑地望着女演員。這是艾蒂絲說老實話的緊要關頭了。憑她一股衝動，她恨不得否認達爾告剛才所說的那句話，不過她知道否認就等於自絕後路。她可不是那種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人。人生總有那麼些重要關頭，你不得不充分大膽地正視自己的心願。艾蒂絲現在下定了決心這樣做。「那個女政委深深地感動了我。」她直瞪着梭柯洛夫的眼睛說。「瑪克思對你說的是實話。我喜歡扮演那個角色。」

「多少年來，我第一次體味到扮演一個偉大的角色的意義，它的愉快比恐懼來得強烈，比死亡來得強烈。我絕對不可能放棄它。我一旦接觸到了真正的藝術，甚麼祈求也動不了我的心。」

——艾蒂絲

唐僧經歷了八十一難，才到達西天取經，人生的試煉，也要經過八十一難，只有到最後，才顯出誰是最精銳的鬥士，最勇猛的戰將。

極端革命論者的下場，不是在空叫革命的時候，活得如何威風，而是他們經不起試煉而活不下去的時候，死得怎樣可憐。

10月22日 星期一

我之努力鍛煉身體，與其說是為了延長壽命，不如說是為了在活着的時候，好好幹革命。

10月26日 星期五

下午與老鍾一起騎車去北大瞻仰愛德加·斯諾墓，⁸墓座落在未名湖南畔。

林彪是當代中國的孔子，孔子是「吾從周」，林彪是「吾從蘇」、「吾從修」。兩個都搞「先驗論」、「天才論」。兩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是禮表法內。在階級社會，儒家思想實質上是行不通的，國家機器本身就是與儒家對立的。

正確地評價秦始皇，說明他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所起的作用，很有現實意義。我們祖國的歷史是在不斷出現的複雜的革命與反革命，變革與保守，新與舊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在歷史前進過程中，阻力非常巨大，各式各樣的阻礙革命、阻礙革新的保守勢力，在意識形態方面幾乎無例外地表現為儒家思想。儒家先是奴隸主階級的代言人，經過改造以後，又長期地為逐漸腐朽的地主階級、反動資產階級及現代修正主義所擁護。因此，要推動社會前進，就必須在思想上打破儒家的障礙。當前，在意識形態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傳統的儒家思想，正在受到批判。秦始皇站在當時的進步階級方面，在政治上、思想上堅持革新，反對保守，正好提供了很有意義的歷史借鑒。

10月29日 星期一

代軍來家，持化工來電(26日發，27日到沙河)叫我回校，已有結論。

10月31日 星期三

偕同母親、姆媽、代軍、向晨最後一次去故宮參觀，這是這次來京的第七次去故宮了。

11月3日 星期六

昨乘45次車與媽一起回滬，於今天下午2時正到上海。

二、不能接受「處理意見」

1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9點半在辦公大樓與蘇師傅談。內容如下：

蘇師傅講：文化革命中你有教訓，也有錯誤(我說是的，我從來沒有否認有錯誤、教訓)。對你的審查已經清楚，我們對你的審查有錯誤，如錯誤的決定、錯誤的做法，我們也要吸取教訓。但對你是負責的，我們認為從當時形勢看還是必要的。一個群眾運動剛開始時要防止右傾，末了要防止左傾。文化大革命是複雜的，你說8341是對的，我們也沒有說8341是錯的。我們對你的問題的解決也是以8341對你的解決為根據的。8341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你的解決當然是對的(我講當時的情況是「九大」以後，「十大」路線是「九大」路線的繼續，形勢沒有變)。

接着他給我看了一個處理意見。我要求抄下來，他不肯。我看了三遍，把它記在心裏了。內容如下：

處理意見：

孫月才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捲入「炮打」中央首長的一些活動，插手干預上海電車二場運動，犯有錯誤，經群眾批判、教育，有了認識，作了檢查，根據毛主席關於「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教導，我們認為孫月才的上述問題，是屬於文化革命運動中犯有錯誤，不予處理。

上海化工學院(蓋章)

1973年2月

(黨委副書記)張進勇(簽字)

看了以後蘇師傅問我意見，我的意見如下：

第一，不能接受這個處理意見，因為我的事在北大已由8341解決了，那種處理是由毛主席親自指示，事後又親自批發的北大經驗所肯定的。重新解決只能是恢復8341的做法，即當眾宣佈沒有問題，銷毀材料，挽回影響，否則的話就是與黨的政策背道而馳的。我在北大參加文化大革命，理應由北大做結論。我接受北大的處理，任何時候都不接受化工的處理意見。我不強加於你們，你們也不能強加於我。

第二，就「處理意見」的措辭來說是極其不確切的。甚麼捲入「炮打」，是受蒙蔽還是搞陰謀？(蘇：是受蒙蔽的)那張大字報在北大根本不計較，也沒影響，而且由別人出的主意和定的基調。參加寫作的人很多，他們是否都應審查，都該入檔。在上海炮打春橋同志的群眾很多，是否都該審查入檔？上海根本不是這樣，工作做得很細，不計較。為甚麼對我這個從北京來的人非這樣不可？我的審查是市革會領導批准的，我要求他們回答這問題。干預電二運動是有歷史原因的(蘇：是的)，不能這樣籠統的提。這個意見本身是極其不確切的，無非是記了一筆賬(蘇：不是記賬，這是一種意見，我們沒有說你是政治錯誤)，這只能導致以後把問題複雜化。姜副政委對宋代軍講有結論比沒有結論好，材料保存比燒掉好，8341如果不把材料燒掉，這次就可以避免審查，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文化革命中有的人早就有材料有結論，可是還是挨審查，問題在於指導思想，

是搞先驗論還是搞唯物論。蘇師傅講，你對文化革命還是有看法，當時說某某人是叛徒，結果不是，還是弄清楚，按你講這都錯了。我說是錯了，這種錯誤是應該在今後避免的。我說，你們是搞政策的，政策學得很好，這種含糊其辭是極不確切的，並不是政策性的語言。你一面講，你們解決問題是根據8341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又有這樣的處理意見，這是矛盾的。

問到材料，蘇說，按中央關於處理檔案材料來處理。有的還給我，有的由組織銷毀。你自己對錯誤的認識就不要還了。我說，我的材料也應按8341處理過的辦。不應另作處理，8341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處理的。

關於大會，他講不專門為你開大會，在大會上當眾要宣佈一下。我說我不重形式，關鍵在於實質。

蘇說，你想不通，我可以講，別的被審查的人也想不通，與你要好的人也想不通。我說，對想不通也要作具體分析（蘇：對的）。人家的事我不知道，我想凡是符合政策的他們應該想通，我的事已解決過了，這次再解決不符合政策我當然想不通。

我講，王洪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對於人民內部問題，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錯誤做法是黨紀所絕對不能允許的。對我是連半句說服也沒有就抓的。你們應該對照對照。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是以現實的東西，而不是以可能的東西為依據的。蘇說我們當時不瞭解你。我講不瞭解怎麼就可以抓呢？況且我回化工以後，把北大對我的處理是告訴學校領導的。北大也來過信，以後又作了保密檢查。你們講沒有問題，後來怎麼就可以搞突然襲擊！蘇師傅又講，當時的形勢，運動來勢猛。開始時要防止右傾。我說那也不等於可以在政策沒吃透之前亂搞，最重要的是在事情弄清楚之後，要按政策解決。

我最後講，關鍵在於最後如何解決，如果最後的解決不按政策辦，那麼這整個審查是錯誤的，我都取保留態度。

蘇師傅接着講我的工作問題。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回北京。他問理由，我說家在北京。他講那是組織組的事。目前是要安排工作，按他們的意見，我還是回理論教研組，可以發揮專長。問

我，我的耳朵講課有困難麼？我講，講是沒困難，學生提問就有困難。如果當專業教師(哲學史)就較好一些。他說搞寫寫的就好一些。

他約我本星期六上午再去找他，就這兩個問題作答覆。他即去反映情況。

11月9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理論教研組開黨支部大會。談到我的事，只傳出來一句話：「提早解決。」

11月10日 星期六

中午12點，蘇師傅與我談。內容如下：

你提出的兩個問題，我已向上面反映了。回答如下：一、領導的意見還是做結論為好，對文革中的問題應該弄弄清楚(我說在北大就弄清楚了)，這樣對你更負責。二、你對處理意見有意見，說不確切，這是可以修改的。我們不提「炮打」也不算謝副總理的事，與聶元梓的關係也不算。只提兩條：一條是你給張政的信有錯誤，你叫他別傳開去，可他傳開去了。(我說這有錯誤，但我沒有炮打，也沒策劃。)我們也沒有講你炮打也沒有講你策劃。另一條是你哥哥審查時，你想不通有錯誤，就是五封信。(我說我當時不知道運動如何搞，不懂)蘇講這是屬於沒有經驗。你哥哥錯誤總有吧，教訓總有吧(我說有的，這兩條錯誤是事實，但我在北大審查之前即向王洪文同志當面作檢查了。又向春橋同志寫信檢查。審查時又如實講了，又檢查了，這次審查也講了，檢查了，不應再作書面結論入檔。)我們不講你政治錯誤，你要相信我們是不搞陰謀詭計的。我們還是依8341對你的處理為依據的。(我說我還要消化消化。關鍵在於我的事已經處理過了。黨的政策是明確的，凡是已按毛主席路線政策正確處理了的，不應再重作處理。你們現在復活了已被燒毀的材料。)蘇講那是1969年燒的，你這次去北京有沒有看到燒材料？！你要相信領導同志，領導同志對你是一分為二的。有錯誤的一面，也有進步的一面。王洪文同志到中央以後執行政策很穩。

關於工作的問題還是回理論教研組，已給徐定中⁹講過，下星期一去上班，並叫我聯繫自己的思想批林整風。蘇講我對自己的估計太高，總以為自己有分析能力，會看問題。要從路線上來聯繫思想。

蘇師傅最後叫我消化消化。

11月13日 星期二

昨天下午，全校大會，會上黨委向群眾講了講對我審查的情況。因為事先沒有通知我，我沒有參加。

今天找蘇師傅，要求看結論並談了我的感想。我說我知道有書面的東西，有包袱，擔心以後入不了黨，成為老運動員。蘇師傅對我做了許多思想工作：

一、擔心入不了黨、老運動員都是錯誤的。組織對你是負責的，對你也是寄予希望的。

二、不要背包袱，對吹陰風的人要批評他。你就說，我孫月才有錯誤，但我決心認真改正，繼續革命。

三、你說對自己的錯誤已向春橋、洪文同志檢查了，這是好的，但是一次認識並不是那麼深刻。這麼大運動，犯點錯誤是難免的，但要吸取教訓，牢牢記在腦子裏。

四、要從階級利益來考慮，不要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幹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

蘇師傅還講鄧小平犯了那麼大的錯誤，還當中央委員、副總理，以此來鼓勵我繼續前進。

最後蘇師傅說，不要死讀書，要聯繫自己的思想來用，希望我早點回理論教研組好好幹革命。

11月15日 星期四

早飯時遇徐定生師傅（原來我專案組的），談我思想上的苦悶。徐師傅說只要我好好學馬列、好好改造世界觀，以後照樣入黨，黨的大門會向我開着的。還說，那麼大的運動犯了一點錯誤，你沒有

搞陰謀詭計，沒有野心，總要比不參加運動好吧。並希望我哥哥也正確對待，經得起這種考驗。

晚上草寫《關於組織對我審查的「處理意見」的意見》，共四條：一、對處理意見本身的看法；二、有否必要作結論；三、關於這次審查的必要性的認識；四、我寫這份意見書的目的。

寫完以後鬆了一口氣，又可以有所期望。我突然意識到人們生活着總是要有所期望的，一個沒有期望的人，思想必然枯萎，精神必然不振。這種期望實際上是一種戰鬥的渴望。

11月18日 星期日

「處理意見」中的矛盾、混亂正是由於不該做結論而非要做結論才造成的。

1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給劉世平一份《對我的審查「處理意見的」意見》和給蘇師傅並「清辦」的一封信。

遇何邦仁，說你還可以寫五封信。我想，給上級領導同志寫信那是我的權利。誰也無權干涉。我要抄一份書面結論，他不給。

何邦仁承認8341的處理是正確的。但又說他們現在這樣做也是對的，我說8341的處理與你們的處理有原則的區別，他無以對答。

有人說我如果就我的審查問題貼一張大字報，影響可不得了。我說要顧全大局，不能這樣幹，他表示同意。

如果需要，我每年可以告一、二次狀，告它五年。以前我的一個錯誤每年檢查了一、二次，檢查了五年還不能得到諒解。

1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找何邦仁談我對處理意見的保留問題。我說你們辦甚麼事不要搞突然的行動，甚麼事都是可以商量的，在我沒有想通之前，你們就宣佈結論是不對的。

何對我談下列幾個問題：

一、這個不是結論，你的事不做結論。那是一個說明，向群眾的說明。結論有幾等：1.敵我矛盾，2.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嚴重政治錯誤，3.政治錯誤，4.一般錯誤。我們說你犯有錯誤，不做處分就是不做結論，如果說一般錯誤即是做結論。

我說實際上是結論，你們向群眾宣讀了，還要入檔。何說不入檔再說，我現在沒法告訴你。

二、對你的審查我們向領導同志作報告是很詳細的。那將是這樣：

孫月才：1956年至196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1961年9月至1964年9月在化工馬列主義教研組任助教。1964年9月至196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在北大期間參加文化大革命，經過審查有四個方面：

1. 孫月才與聶元梓無政治上的關係，只有工作上的關係。
2. 孫月才在炮打謝副總理問題上有一些錯誤，但是受蒙蔽的。
3. 孫月才給上海電二張政的信上擴散了一個有關張春橋同志的謠言，主要是受聶元梓的蒙蔽的。
4. 孫月才在其哥哥審查其間在群眾中散佈了一些極「左」言論。（指我對「硬骨頭的看法」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而是不革命，唯一的出路是自動解散。）

三、8341對你的處理是正確的，如果他們不把你的材料燒掉，你這次便不會受審查。如果這次再把你的材料燒掉，那麼下次運動中如果有人懷疑你與聶元梓的關係，那怎麼辦？有材料，他們一看就明白了。

四、你這次審查態度是好的，能主動配合組織上的審查。

我最後表示如果像上述四點那樣說明是能接受的。真理是全面的，那四點是全面的，因而是正確的。「處理意見」上的兩點是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11月27日 星期二

何邦仁講，我的事他沒法解決，等蘇師傅回來再說，或者我自己給市革會一辦寫信。

我對吳永興講，對我的審查的處理與我的理論信念發生矛盾，甚為苦惱。他點頭表示同意，並說，我們學的理论沒法解釋現實生活中的事。我說現實生活是複雜的。

晚飯後黨委副書記張進勇師傅對我說，過幾天找我談。

11月30日 星期五

老金告訴我，賴長國同志在我審查期間因值夜班突然休克去世了。我大為驚異，又極其悲痛，我還以為他在四川分校呢！經醫生解剖是胰腺癌，一種不治之症。老賴的孩子早晨醒來時第一聲是「爸爸呢？」人們無以對答。老金說老賴即使在我受審查時還講，他對我是很好的。是的，他與我一直是很好的。他去世了，一部分原因也因為我而過分疲勞。他的小孩是極其可愛的，每當看到他的小孩，我就會想起向晨。

老賴是共產黨員。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

12月7日 星期五

我希望回北大去搞哲學史。這是不得已，由耳朵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真正吸引我的是當代那種豐富多采而又複雜異常的火熱沸騰的生活。沒有經歷過革命的人無法想像革命是多麼雄偉，革命是多麼壯麗！

12月18日 星期二

昨晚，教研組羅思忠師傅來舍討論哲學問題。我們從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直談到文化大革命。羅師傅只讀了四年書，但經驗很豐富。從13歲開始當學徒，當過多種工人，並當過解放軍。因此對哲學的理解力很強，看問題能自覺地運用辯證法。我建議他

拿起筆桿來參加批林批孔的戰鬥，並希望他在教研組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很謙虛。他認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鍛煉，很可貴，審查算不了甚麼。一個革命者不摔跤反而不好。十八世界法國唯物主義者還進巴士的監獄呢，怕甚麼啊！搞哲學，就是幹革命。有人說我們成天看書，可「愜意」啊！不，我們在學習馬列的書，毛主席的書，在批修正主義。我們看書實際上是在進行兩個階級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搞哲學就是提着腦袋幹革命。這句話很深刻。看書決不是消遣，而是戰鬥。

羅思忠師傅說，他在教研組感到很悶，像今天晚上這樣的講話，他還是來化工的第一次。他是1968年來化工的。

12月22日 星期六

接小劉信。為我的苦悶而憂慮，鼓勵我「不倦地戰鬥」。「在鬥爭中整理思緒，拿起筆作刀槍，殺向批修的戰場！」信寫得很好，在苦悶中又增添了一點鬥爭的勇氣。

1974年

1月14日 星期一

《草原女民兵舞》(原作在1973年全國攝影展覽展出，北京民族文化宮)照片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目光炯炯，英姿勃勃。把「颯爽英姿」形象化了，看了令人精神振奮。照片色彩以白為主調，間以紅黃藍黑強烈對比而又極為和諧，與思想性相一致。

關山月的中國畫《俏不爭春》(原作在1973中國畫展覽會展出，北京中國美術館)，畫的梅花具有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精神。它一反歷來的疏枝橫陳、孤高自賞的梅花形象，而是枝密花盛，枝枝倔強挺拔，體現了革命者頑強奮戰，不屈不撓的精神。

兩個展覽會是在三個多月之前看的，但這兩幅作品卻久久難忘。一者為照片，一者為國畫，其思想性似乎有其共同點，把時代精神體現出來了。

下午，老徐來宿舍，給我15元錢，讓我過春節，我問是誰決定的，他說是支部決定的。我接受了，說了一句話：我沒有好好工作。這是黨組織對我政治上的關懷。

2月1日 星期五

1月21日至1月31日是在蕭山阿二家度過的，他已出院，¹⁰在家睡硬板床，但精神狀態很好。他比較嚴肅認真地總結了文化大革命中正反兩方面的教訓。這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中也是勤懇懇地為黨為人民努力工作。他充分地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與及時性，認為不搞文化大革命，中國將復辟資本主義。並表示將為黨的正確路線戰鬥到底。他是搞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因此有滿腦子生動的農業經濟學。

2月8日 星期五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內的大革命。這場革命的深刻性、徹底性，決定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圍繞着肯定還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十分尖銳、十分激烈的。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不難，在革命高潮中，各種各樣的人都被潮流卷進來了。但是要真正認識這場大革命卻很不容易。要在革命中正確地認識自己和改造自己就更不容易。列寧曾經說過，在一場大革命之後，人們總要做種種工作，「好『消化』那些極其豐富的教訓，使無比廣大的群眾能夠更堅決、更自覺、更自信、更堅定地再向前進。」¹¹文化大革命的極其豐富，極其深刻的經驗教訓，是人們繼續革命必須經常溫習、反覆消化的一部百科全書。當前正是消化、理解這些經驗教訓，鞏固、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有利時機。

3月20日 星期三

聽傳達：

一、毛主席對卡翁達¹²說，我希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第三世界人口多啊！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蘇原子彈多，也比較富，日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原子彈沒那麼多，也沒那麼富，但比我們第三世界富。對布邁丁¹³談話中，毛主席也談到中國是第三世界。政治、經濟都不同於第一世界，因此和窮國在一起。

二、布邁丁問毛主席美蘇可能達成某種協定，以及進一步問到戰爭問題時，毛主席說，達成協定是可能的，但是，是暫時的，而且是騙人的，骨子裏以爭奪為主。戰爭總是要打的，暫時還不會打，爭奪到最後就用戰爭解決。現在世界上各國都在談和平，對世界上的輿論值得研究一下。美帝國主義、俄國社會帝國主義不改變其社會制度就要打仗。不是相互之間打仗就是人民起來革命。不是你們要打仗，我們要打仗，第三世界要打仗，也不是蘇美兩國人民要打仗，這些東西是不以人民意志為轉移的。誰也沒想到希特勒幾乎統一了歐洲而又失敗了。一次大戰出了十月革命，二次世界大戰結尾，中國趕走日本、美國，後來又趕走了蔣介石。原子彈用不用？可能用，可能不用。二次大戰時美國在日本用原子彈了，朝鮮戰爭沒有用，越南戰爭也沒有用。中東戰爭，不管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蘇都沒有援助原子彈。布邁丁講我們國家很小，無法對付大國。毛主席說你們國家不小，你們趕走了法國。越南解決了美國問題。朝鮮把美國趕到南部去了。蘇聯要對付的地方太多，歐洲、阿拉伯、中東、中國、日本、美國。美國國內情況也不妙。布邁丁問，面對這種形勢，中國準備怎麼辦？毛主席說準備打仗，準備他們（美蘇）在世界上鬧事。決不相信「持久和平」或「一代人的和平」之類。

三、毛主席對卡翁達講，我們是共產黨，應該幫助人民，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我勸你也要幫助人民，沒有人民就要垮台。卡翁達講贊比亞支持世界上反帝反殖事業和國內反對剝削階

級。毛主席說你現在不要當共產黨，你當共產黨人家就要反對你，但你可以看一點馬克思的書。

四、在對布邁丁講到我國的成就和大國沙文主義時，毛主席說我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不大。在工作中犯了許多錯誤，但是我們錯了就改。我們的工作作風有時好，有時不好。說我們的工作好得不得了，這不妥，說一切都黑暗也不對。光明面是主要的，但還有黑暗的一面。我們下面的幹部就是愛吹，只願意講好的，不願意講不好的。你們要注意。這種情況別的國家也有。當卡翁達稱讚我援贊工程人員時，毛主席說我們一些人也有缺點。共產黨中也有大國沙文主義，看不起別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要教育。我委託你教育在你們國家的中國工程人員，也委託你的第二總統教育中國工程人員，也委託你的總理教育中國工程人員。在你們國家的人不管哪個國家的幹壞事，你們要處分，也可以趕回去。否則他就把尾巴翹到天上去，以為在幫助你們造鐵路了不起。

五、毛主席對布邁丁講，地中海問題很重要，歐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歐洲有30多個國家，只聽美蘇兩國主宰怎麼行呢？

六、毛主席希望非洲統一起來。南部非洲難啊！中間北方慢慢統一起來。非洲應該發展人口。中國人口太多。

江青同志在1973年8月10日左右對李希凡講：「《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我們黨的領導人說：「我們黨還沒有人寫出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評價《紅樓夢》的書。」

4月8日 星期一

昨天中共上海市召開全市性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會上馬老¹⁴講了話。圍繞着一月革命有四個問題：一、一月革命應肯定還是否定；二、有沒有走資派；三、造反派是好的還是壞的；四、文化革命搞糟了還是搞好了。對於清隊，清「5·16」運動應看大方向是對的，是文革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應分幾種情況：1.有搞復辟的，打擊報復，2.打擊面過寬，3.搞錯的。

上海是從來存在着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的，就複雜性來說決不下於別的省。國棉二廠、機修總廠鬥爭很劇烈，是一個典型。批林批孔運動的不斷深入，一切事情都會水落石出。

三、對濫用權力深惡痛絕：為堅持原則而鬥爭

4月10日 星期三

我對濫用權力¹⁵深惡痛絕。

4月13日 星期六

下午，教研組討論批林批孔交流會精神。討論前讀了市總工會發的「情況交流」上機修總廠等材料。

我談到這次對我的審查的事，表示保留。特別是那個經過市革會有關部門批准的所謂「說明」，是不符合政策的。這個「說明」在大會宣讀之前沒有給我看過。我對市革會有關部門處理我的問題的那個同志¹⁶有意見。我希望他能放下架子，作個踏實的調查研究，也不妨找我本人談談。

要企圖對我施行高壓手段是辦不到的。

4月15日 星期一

下午，全校宣讀中央第12號文件，¹⁷是中央答覆各地提出的三個問題。

第二點談到，「部隊各級黨委和被批評的同志對人民群眾的批評應該表示歡迎，認真地妥善地處理。」

第三點談到，「應當強調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層建築領域裏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

「要把各級領導機關的批林批孔運動作為重點，認真搞好。要歡迎群眾聯繫本地區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實際所提出的批評。」

四、批林批孔，黨支部書記叫我 「爭當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

6月10日 星期一

前幾天，老徐希望我搞點法家的東西。我說摸摸韓非，看有否心得，有心得的話，寫篇文章，不敢保證一定寫得出來。今天教研組會上，老徐對大家講，我搞韓非的事。其實這是對我將了一軍，我並沒有肯定一定拿得出東西來。這就把我逼住了。

會後，姚玲娣師傅（黨支部副書記）對我說：「你應爭取當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我回答說：「我還能當積極分子嗎？！」說完就跑了，但我內心是痛苦的。黨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怎能白白地過去啊！

6月12日 星期三

昨天、今天，就我的審查問題給徐景賢同志寫了一封信，¹⁸並於今天上午寄出（掛號第00926號）。

從所謂「保密檢查」到這次審查，徐景賢同志要負很大責任。這是我從工宣隊的各種談話中分析出來的。

堅持要求徹底推翻這次審查，恢復北大8341意見。如何處理我的審查問題，也是對徐是否出於「公心」的考驗。

6月13日 星期四

置於死地而後生，有辯證法思想。要在鬥爭中改造自己，在鬥爭中求得重生，苦難是可以轉化為精神力量的。

路遇徐定生師傅。他說耳朵不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頭腦要好。你隔離時根據一張報紙就分析出林彪出問題了，¹⁹把我們嚇了一跳，我們在外面的人還莫名其妙呢。

6月14日 星期五

據說(徐光祖師傅講)工宣隊領導說，孫月才有一個可取的地方，雖然受了衝擊，但不泄氣，有上進性，現在還要搞韓非。

其實泄氣的時候也有。像我這樣受了17年修正主義教育的人，不是不會消沉。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消沉，黨和毛主席的教育，樸素的階級意識，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是難以磨滅的。我們的時代也不允許我消沉。消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背叛馬列主義。

7月1日 星期一

下午，老吳說，上星期六晚上(前天晚上)，胡經錢(原我專案組，現在組織組工作)對他講，我的案要翻過來，不可能。因為對我的審查既不是學校要搞的，也不是「一辦」要搞的，而是「一辦」上頭的人要搞的。我以為判斷一個審查之是否正確不是誰要搞的，而是這個審查是否經得起客觀實踐的檢驗。北大是毛主席親自抓的典型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胡經錢認為我到報社去寫文章最合適，其實這是最不合適，因為我的耳朵完全適應不了這個工作。

7月13日 星期六

乘13次特快，於今天上午到達北京。代軍、向晨來車站接我。向晨長高了，很高興。

7月25日 星期四

與老鍾一起去北大。中午到朱德生²⁰家。他說歐洲哲學史組大量缺編制，我如能調北大，他們非常歡迎，關鍵在於戶口和領導。

下午瞻仰了斯諾墓，並在五四游泳池遊了泳。晚去陳炳泉家。

7月28日 星期日

林同華與老鍾一起來家。林正出差來京。據說他的《紅樓夢》研究進入唐曉文寫作組了。他仍在部隊教馬列。

8月20日 星期二

讀了《人民的好醫生李月華》的內部報導很為感動，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這幾天住沙河「流研所」，代軍單位。

8月23日 星期五

步行至十三陵水庫、²¹地下宮殿，來回有80多里地。在十三陵水庫游泳真是痛快。真正是「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十三陵風景極為壯美，千峯競秀，萬壑爭流。壯美遠勝於秀麗！

8月24日 星期六

離代軍單位回天壇家內。

8月28日 星期三

偕向晨一起回上海，29日到。

9月6日 星期五

開始寫儒法鬥爭史講稿，準備給幹部讀書班講。

9月14日 星期六

孫政委來校作23號文件報告，有許多話講得很不合適。過去也是這個樣子，沒有多大變化。

五、給幹部講「儒法鬥爭」史

9月20日 星期五

昨天下午今天下午，給幹部讀書班講儒法鬥爭史，共四個小時。據讀書班負責人老邵講反應很好。其實我是倉促上陣，自己很不滿意。聽的同志比我講的還認真，他們記筆記都是很用心的。

姚師傅叫我寫一個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發言稿，要聯繫自己思想。我接受這個任務。她說在國慶前要在全校大會發言的。

林彪的軍事路線如何聯繫我自己的思想？林彪畢竟是將才，否則為何當元帥啊！

11月21日 星期四

昨晚與李定生²²（翟青寫作組）談，有點啓發。我們這些受過審查的人，總是不服氣，這種不服氣往往使人消沉。如果我們從另一方面想一想，我受的衝擊比人家大，我的教訓比人家多，那麼我的進步更應比人家快。這是有道理的，是辯證法的。要好好學習主席七千人大會上講話²³的有關內容。

審查，衝擊是對革命意志的鍛煉，要做一個壓不倒、衝不垮的革命者。

註釋

- 1 《「571工程紀要」》，是從林彪兒子林立果在北京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查獲的。它是針對毛澤東的反革命政變計劃。「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
- 2 姓冷的那位先生原是學校黨委副書記（參加過解放戰爭）。1957年反右時整過人，「文革」先挨整，後解放，到「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再去整人。這種「整人一被整一再整人」的現象，我稱之為「循環整人」。邏輯學上的「循環論證」是不能成立，現實中的「循環整人」在改革開放前幹部隊伍中相當普遍。這是值得研究的。（注意：「整」字在漢字中是一個好字眼，但「整人」可不是甚麼好東西，它成了一段時期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專有名詞。）
- 3 布拉托夫是《你到底要甚麼？》一書主要人物之一。此書我很欣賞，因為它有反對以物役人，即反異化的批判思維。
- 4 曾希聖，「文革」前任中央安徽省委書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5 「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轉引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1972年元旦社論）
- 6 1973年，批林轉向批孔。馮友蘭原來是尊孔的，故北大哲學系準備批馮友蘭的尊孔。馮自己也跟着批孔。他後來反省說：「在領導和群眾的鼓勵之下，我也走上了批孔批尊孔的道路。」「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參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頁188-189）

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是對先秦諸子的分析評論，寫於1943至1945年間。他是肯定孔子的。認為「孔子在大體上是一位注重實際的主張人文主義的人」。「大體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積極地利用文化的力量來增進人民的幸福。」（參見《郭沫若文集》（十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頁104、90）。對秦始皇，郭沫若除肯定他由七國而統一是「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外，批判他的「焚書坑儒」是扼殺了「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他是極端專制，不讓人民有說話的餘地的。」（參見同上書，頁454、452、446）這樣的觀點，在「批林批孔」中當然不能為「四人幫」接受的。江青在「批林批孔」大會上當着周恩來總理、郭沫若的面，指責郭沫若「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郭沫若的回應是：「我當時是針對蔣介石的」，「歷史自有公論。」（參見龔濟民、方仁念編《郭沫若年譜》（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598、599）

- 7 向王洪文表示，這次對我的審查是違反政策的，要求恢復北大8341的處理意見。

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同志：您好。

早在去年12月，上海化工學院組織上通知我，對我的審查已經結束，只等市革委的批文。我滿懷希望在「十大」之前解決，現在「十大」已經勝利閉幕，可是，我還被「掛着」。審查至今兩年半了，時間不算短，年紀也在逐漸增大，我還要好好幹革命呢。

在革命道路上遭到曲折也是正常的，但化工搞的這次審查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政策，是應該向您反映的。

68年，我在北大已審查清楚。組織上告訴我，不必檢查，也無批判、處理，當然不作結論。69年8341支左部隊，根據毛主席對北大問題的指示，又把那次審查作為擴大化錯誤否定了，並當眾澄清，銷毀材料。這件事北大組織上給化工組織上寫過信，我去化工以後也向組織彙報過。因而這次審查與毛主席批示的北大經驗背道而馳。

審查開始於1971年4月1日半夜。化工不通過居委會便打進門來，搞突然襲擊。接着我就失去了政治權利與人身自由，被禁閉了整整一年半。這期間發生了種種違反黨的政策的行為(如逼、誘、嚇、搜身，學校領導同志在大會上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就不多講了。林彪反黨集團暴露以後，他們告訴我8341的處理是對的，但仍不讓我自由。洪文同志：毛主席教導我們：「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您在「十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也指出：「對人民內部問題，採取『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的錯誤做法是黨的紀律絕對不能允許的。」化工在抓我之前，連半句「說服」都沒有啊！

撤銷隔離以後，組織上叫我正確對待這次審查。我想，凡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政策的，我就誠心誠意地擁護、接受，並經常想想自己的缺點、錯誤，吸取教訓，繼續革命。可是對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與政策的原則問題，「正確對待」的辦法只好是硬着頭皮頂了。如果要把錯誤的東西也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接受，才算「正確對待」，這與林彪鼓吹的「高姿態」有甚麼不同呢。與劉修販賣的「委曲求全」有何兩樣啊？那不過是培養「兩面派」的溫床而已。

說對我的審查是「因為形勢變了」，說「不審查怎麼知道你沒有問題」，說「你在北大還是學生」。按這種說法，毛主席批示的北大經驗不對了，過時了。因為當時審查錯了的不僅有學生，還有教職工，而這些學生也像我一樣，一離開北大就不再成為學生了。「不審查怎麼知道你沒有問題。」不是可以用同樣的話去回敬他嗎？他不就也有權享受這一年半的禁閉麼。「形勢變了」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革命的發展，不僅僅證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的無比正確，還證明了毛主席為各項具體工作規定的具體路線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說「聶元梓也審查了」。是的，我與聶元梓有過一段聯繫。對這段聯繫，早在1968年，我已向組織上作了揭發交代。屬於我自己的錯誤，也在行動上認真改了。此

外，我與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都是有分歧的，行動上是有抵制的。我更沒有參加她的任何「陰謀」活動，這在北大的群眾與組織是知道的。

經過批林整風運動，化工組織上某些同志還端得出這樣的歪理來搪塞，算不上光明正大。如果這種理由也站得住腳，勢必要造成擴大化，造成政策上的嚴重混亂。結果是「只搏得敵人的喝彩」。

在區別和處理兩類矛盾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化工對我的審查，只能是再一次證明毛主席親自抓的「六廠二校」典型經驗是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它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與時間的攷驗的，決不是用詭辯所能代替的。8341對我的處理，體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紅衛兵、青年一代的愛護與關懷，讓我們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它在實踐上，批判了「政治危險論」、「一貫正確論」，批判了林彪一夥對紅衛兵運動的誣蔑，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化工組織上怎能視而不見呢？

化工這種粗暴的做法與8341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作風相比，真要相差十萬八千里啊！

化工組織上某些同志講，對我的審查，王洪文、徐景賢同志都知道。但那些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與政策的事是不可能讓你們知道的。

洪文同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一幕壯麗的日出照耀着世界。她給我政治上、思想上的滋養，決不是過去讀的十幾年書所能比擬的。就是這次審查，我也要努力從中吸取政治營養，讓它轉化為一份寶貴的思想財富，促進世界觀的改造。黨的「十大」號召我們繼續把批林、整風放在首位，我渴望着戰鬥！我是一個貧農的兒子，我身上的缺點、錯誤、觀點不是我所屬的階級固有的，而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造成的。只有在「排除敵人的毒焰」的戰鬥中，才能「清洗自己的污濁」。我也要牢牢記住您對我的教育與愛護，並以此自勉，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繼續經受鍛煉。「自信人生兩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
敬禮

孫月才

1973·9·23 北京

- 8 斯諾(1905-1972)，美國記者、作家。1928年來中國，在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1933年在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校址)新聞系任教。1936年訪問陝北根據地，次年寫成《西行漫記》一書，報導中國革命鬥爭和紅軍長征。1960年、1964年和1970年曾三次來華訪問。病逝於日內瓦。按照他的遺囑，他的一部分骨灰於1973年運來北京，安葬於北大。
- 9 徐定中，時為華東化工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主任。
- 10 阿二，孫月樵，我二哥。夜裏在開完會回家的路上，因橋無欄杆，不慎滑入河裏，脊椎重傷。醫生斷言，他再也站不起來了。他經過頑強鍛煉，重又站起

來，且能正常工作。

- 11 《列寧選集》第二卷，頁401。
- 12 卡翁達，時為贊比亞總統。
- 13 布邁丁，時為阿爾及利亞總統。
- 14 馬天水(1912-1988)，河北唐縣人。1931年參加中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死於精神病醫院。
- 15 「濫用權力」的極致是用各種方式各種藉口剝奪人的自由。這是政治的異化，不是用官僚主義可以解釋的。
- 16 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
- 17 文件名稱是《中共中央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共三點。第一點是「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聯。」
- 18 徐景賢同志：你好。

從1971年4月1日起，我被審查了兩年半，其中一年半是關在房子裏的。去年11月初，學校「清辦」負責人才告訴我：審查已有結論。並說：「8341對你的處理是正確的。我們對你的問題的解決也是以8341的解決為根據的。」我回答他：我不能接受結論之類的東西，因為我的事8341已根據毛主席對北大問題的指示解決了。黨的政策明確規定：對於已經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政策正確解決了的問題，不應當再翻老賬。因此，我只能接受北大的處理(當眾銷毀材料，挽回影響，不作結論)，不能接受上海的處理。過了沒有幾天(11月12日)，院黨委某一成員，在全校一個講用大會上，突然宣讀了對我的「處理意見」。這個「意見」事先並沒有讓我看一看，也沒有通知我參加大會(當時還沒有讓我上班)。這種突然襲擊無非是要造成既成事實，以強加於人。因為這個「處理意見」是得到「一辦」批准的，我便於11月20日寫了一個保留意見，請化工黨委轉交「一辦」。

其間，「清辦」負責同志對我講，他們是徵求過8341的意見的。我以為，既然承認8341對我的問題的解決是正確的，8341當然不會有異議。但是，這個「處理意見」卻是決不會讓8341知道的，一目了然，它只能騙騙不明真相的人。稍微瞭解情況的同志就可看出，化工的「處理」與8341的處理，有原則的不同。如果化工對我的處理是正確的，那麼，8341進駐北大前的清隊擴大化就有道理了。院軍宣隊副政委和「清辦」一工作人員(屬我專案組的)，就分別對我家裏人和我本人說過：如果8341當時不把我的材料當眾銷毀，就不會有這次審查了。可見，有的同志，對毛主席親自抓的典型是有保留的，至少是不夠理解的。黨的政策發生中間梗塞，這也算得上是這次錯誤審查的一個原因。

如果說那個「處理意見」不算結論，是一種「說明」，也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

「清5·16」是一件複雜的工作，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化工在我的問題上出了點錯，原本是難免的，但應光明正大，錯了就應糾正，不要那種遮遮蓋蓋，扭扭捏捏。他們至少應該像被審查者對待審查那樣，實是求是，正視錯誤，否則也說不上對黨對革命是負責的。有的幹部以為群眾是不懂政策的，可以隨心所欲地擺布，有這種「上智下愚」思想的同志，他們自己對「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偉大教導究竟是甚麼意思就沒有弄懂。

景賢同志：對化工的「處理」有保留，不等於我不承認錯誤了。還在隔離的時候，我便先後寫了《「8341」給我的結論正確否？還有效麼？》(1972·1·4，這裏的所謂結論，是指大會澄清，銷毀材料)，《鐵窗下的報告》(1972·4·16)兩篇申辯。對自己的錯誤，我過去不否認，現在不否認，將來也不否認。我在隔離期間寫的材料一個字也不用推翻。特別是在上海的錯誤，我是要常常引以為鑒的。對化工的「處理」有保留，更不等於否定「清隊」、「一打三反」、「清5.16」。它們是文化大革命的組成部分，與當前進行的偉大的批林批孔運動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這場運動不僅為清除階級敵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而且對我們這些造反派敲敲警鐘也是及時的。如果沒有這些運動，我們這些人可能會犯更多更大的錯誤，對革命帶來更多更大的損失。

我現在也背着包袱。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程，目睹祖國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勢，上海朝氣蓬勃的戰鬥景象，看到我的許多同學都濶步前進了，再對照一下我自己，心情是無法平靜的，也是痛心的。目前的處境，歸根到底是由自己的錯誤造成的。過去對自己的革命堅定性的估計得太高了，現在才發現，像我這樣受過17年修正主義教育的人，不是不會消沉的。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消沉的，黨和毛主席的教育、樸素的階級意識、文化大革命中的鍛煉，都是難以磨滅的。我們的時代也不允許消沉，消沉就是後退，就是適應林彪孔丘的復辟勢力。但是，一個人失去了組織的關心和幫助是夠不幸的了。何況近年來，我的耳朵已聾得不能講課，要調北京(我家在北京)還碰了不少壁。

給「一辦」的保留意見交上去已半年多了，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因此我不得不給你寫封信，並把這份意見再附上給你，讓你瞭解一下。順便向「一辦」的有關同志提個意見，他們不要官僚主義。你事情很多，我寫得已經夠嚕嗦了。
敬禮

上海化工學院政治理論教研組 孫月才 1974·6·11

- 19 《哥達綱領批判》頁44的空白，我的日記是「1971·10·2，我發現林彪是個政治騙子！」這是從報紙的版式變化中看出來的。當時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還是蜜月時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唯有阿國公開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所以，凡重大節日，阿國領導人的致電總放在第一版頭條新聞。但這一年國慶日，阿國國防部長巴盧庫致林彪賀電不在第一版，而在別版和別國領導人致電格式一樣。這

是非同小可的變動。可以推測林彪出了問題。這件事到1978年還有議論。這年10月哲學組考核，對我的評議一條是，「思想單純，也表現為一種片面」。哲學組組長老王補充道：「單純是單純，但是也表現了敏銳。在隔離室時，人家對林彪事件還莫明奇妙，他已從字裏行間看出林彪出了問題，在批林彪了。當時工宣隊很害怕，說：這個人可怕！」(摘自1978年10月31日《日記》)。其實這個事很簡單，不能說明「頭腦好」；這個事也不能說我「可怕」。可怕的是，「9·13」林彪已經機毀人亡於蒙古溫都爾汗後，還讓國人在一段時間內開會舉着「紅小書」，高呼「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

- 20 朱德生(1931—)，時任北大哲學系歐洲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改革開放後曾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哲學系系主任。文革初期，哲學系的同學問，為甚麼讓朱德生逍遙？他是黨支部書記。我說，黨支部書記不構成問題，他還有肝病，別去動他。後與聶元梓談到此事，聶說，朱在國際飯店會議中哪一派都不是，他基本取沉默態度，不搞他是對的。
- 21 十三陵水庫在北京市昌平縣境內，建在明十三陵南部。1958年動工，同年建成。庫容6,600萬立方米。是京郊著名風景區之一。
- 22 李定生，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文子集箋注》。
- 23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有從中央到地方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這是中共成立以來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對人的錯誤處理時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他還引用司馬遷的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文革」出版物《學習資料1962—1967》頁7)

1975-1976

1975年

1月13日 星期一

元旦社論指出：「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學習和批判上來。對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線問題，抓住他們搞復辟、搞倒退的反動實質，從政治上、理論上批深批透，進一步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批判他們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反動世界觀。」「研究儒法鬥爭和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做到古為今用，還須要繼續努力。」「批孔應當同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理論更好地結合起來。」

這是我在新的一年中參加意識形態領域裏階級鬥爭的戰鬥綱領。

列寧：「這就是我的命運，連續不斷的戰鬥。」

1月26日 星期日

晚老徐來，和他談思想。老徐講對我的估計是好的，文革中能起來造反，也得到群眾的擁護。後來有錯誤，但是還有獨立思考的精神，沒陷得深，也沒搞陰謀詭計，這都是肯定的。有正面經驗，也有反面教訓。我的保留意見，「清辦」也認為有道理的，但這是上面搞的。我說，問題在於，報告是「清辦」寫的，老徐表示同意。

1月28日 星期二

收到《文匯報》信。

說榮申華同志因患乳腺癌，在家休息。

榮申華患病，準備在春節時給她寫封信，作為一個讀者對她的慰問。

2月1日 星期六

中午吳永興同志代表組織補助我15元錢過春節，我沒接受。因為我沒有好好工作，受之有愧。我的生活水準也在一般的工人、貧下中農之上。

讀《紅樓夢》，算是第三遍了。上一次是在1973年讀的。第一次是1957年讀的。1964年讀過半遍。這次是把它作為政治小說來讀的。

2月6日 星期四

中午，劉世平同志告訴我，寒假準備為我的事親自跑一次市革會「一辦」，開學後告訴我消息。他說是不是令我滿意就不知道了。

晚飯後，蘇士誠師傅（原清辦負責人，現任教革辦副組長）與我談（在二舍他寢室）。他說，組織上對我這個同志是信任的，但我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沒有變，希望我不要背包袱，對我不會產生甚麼影響的，要從黨性、從革命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處理意見」是說明，不是結論。我寫的材料，部分銷毀，部分保留運動中檔案，不保留人事檔案。說一個革命者不怕審查的，我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努力。我對蘇師傅講，一、對我的審查，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是革命的需要。二、審查的一年半中，一些政策上的偏差，我不應計較，也是難免的。三、對於「處理意見」我繼續保留，因為它不符合事實，也與政策有距離。是的，一個革命者，不怕審查，但一個革命者也要把事情搞清楚。蘇師傅還說，「我相信你的事一定有許多人為你打抱不平」。不，許多人要求組織上按黨的政策來解決我的問題。我儘管有保留，但蘇師傅態度是誠實的，對我也是有幫助的。

2月7日 星期五

半夜1點3刻。

蘇師傅講了許多道理，但是我的保留意見卻避而不談。

給「一辦」組織組負責同志寫了一信，請劉世平同志轉交。並給黨委一信，內容相同，由教研組支部轉交。

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向晨去小學報到。
我去「清辦」取回八本日記本。

2月19日 星期三

向晨上學，梅隴小學一年級二班。送他一本《馬克思刻苦讀書的故事》作為入學紀念。

2月20日 星期四

向晨回來告訴我，今天他撿到一枝蠟筆交給老師，老師表揚他了。我說你做得對，蠟筆是小事，但拾物上交是一種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不僅拾到小東西，就是拾到金錢、手錶等貴重物品都應交還。要做一個有志氣、有理想的人。

向晨說，老師給他們講雷鋒叔叔、邱少雲的故事。他們從小就受到共產主義的教育真是幸福啊！

3月9日 星期日

2月26日上午9點左右，李承琦同志來找我說我哥哥來電，叫我速回家，言阿當生病。我當時心裏就預感情況不好，立即與向晨一起回家。到家得知阿當於26日晨一時在新華醫院去世。阿當在臨危時反覆叫他爸爸把我叫回來，可大哥考慮到我要悲痛影響工作，終沒有滿足他的願望，我因此不得和他告別。我是極為悲痛的，也是一生的憾事。

阿當去世前，儘管肉體、精神極為痛苦，但是，還念念不忘廠裏的領導、老師傅，以及美好的社會主義江山。最後呼：「我的心是紅的。」「毛主席萬歲！」28日下午，在西寶興路火葬場舉行追悼會，廠革會、工會送了花園和來了領導人，宣讀悼詞。鄰居、親戚朋友均到了，和阿當的遺體最後告別。遺容是安祥的，和睡了一樣。1日下午，大哥、阿二和我去領了骨灰。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化為灰燼了。

阿當去世，母親、阿姐最為悲痛，大哥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和阿當是很有感情的。阿當生前我對他的關心和照顧都極為不夠，這是很內疚的。

阿當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黨和毛主席，這鞭策我好好工作來彌補他的損失。阿當在春節前後身體已支持不了了，但他用頑強的毅力來戰勝病痛，從不叫一聲苦，這是值得我學習的。

阿當，你安息吧，你未竟的事業，讓我們活着的人為你分擔。你還只有20歲啊！

今天為止，看完了文革中的八本日記。回顧歷史，百感交集，展望未來，還有信心。

我這一頁是珍貴的，珍貴在我赤膽忠心熱愛毛主席，無保留地擁護和參加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3月14日 星期五

就審查問題給徐景賢一信。¹（掛號：第501號。）

3月10日晚老徐問我孩子的學費是多少，並說我侄子死了，組織上主動補助我生活費。我告訴他孩子的學雜費是4.50元，侄子的全部喪葬費用，都是他工廠裏出的。我不能接受組織補助。我沒有看清，約有三、五十元。

一、市「革委會」領導派人找我談話

4月4日 星期五

「清辦」老程通知我，叫我今天上午去市革會一辦找劉極章同志。這是「一辦」前天通知他們的。

今天上午我和向晨來市革會，劉極章同志自己下來，一起到四樓他的辦公室。談話從上午9點40分到10點50分，一個多小時。

劉極章同志是一個解放軍，約40來歲。他說領導同志收到了你

的信，叫我們找你談一下。你有甚麼想法可以談談。

我談了對審查處理意見持保留態度的基本理由。他說那個處理意見和我的保留意見他都沒有看過。

他說材料按政策辦，不放到你的人事檔案中去，文書檔案中要放一些，那是綜合材料。原始材料（我自己寫的和人家揭發的）在我本人在場的情況下，當眾銷毀。《處理意見》他回頭去看一下。如像我所說那樣，則可重新搞過。這些他都會向化工的同志瞭解，也會和他們商量的。

他說落實政策是有一個過程的，一定會按政策辦的，叫我放心。並說我的態度是好的，一方面可以保留，另一方面不妨礙工作。並肯定我在審查過程中是實事求是、積極配合的，對革命、對同志是負責的。

關於我調工作的問題，他答應給我反映。

他說那個意見中講到我是北大學生。其實壓根兒沒講，要是講的話，我就不會提出保留意見了。他還說「處理意見」第一點說你和聶元梓沒有政治關係，是工作關係，也符合事實。我說第一點不是關於聶元梓的，我作了解釋。

我要求化工重作說明，這並不會使化工被動，只會在群眾中提高威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說是實事求是。他說是的，「落實政策是有一個過程的」。我要求落實政策以後，給被調查單位各寄一個說明。他均記下了。

老劉同志還講，我們正在複查，看有沒有混淆兩類不同矛盾，像你這樣根本說不上有問題，是運動中的一般錯誤，看來是不符合政策的。要做到對革命負責，對同志負責，對子女負責。

老劉同志態度極好。我向他表示：如果按他那樣講的精神辦，我就很滿意了。

4月14日 星期一

4月5日，我突然患急性闌尾炎，給同志們帶來許多許多麻煩。在第八醫院住了兩天兩夜才好了。病是我生的，送醫院、治好病的

是同志們、醫生，而我自己一錢不花。從這件小事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自己沒有好好工作是慚愧的。

今天陳師傅對我講，耳朵不好，是缺陷，但是要發揮其他器官的特長，還是可以幹許多事的。這方面損失了，那方面發展了，這是辯證法。精神狀態決定於路線，路線對了，精神狀態也就好了。這是對的。

5月23日 星期四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3週年。要記住和實踐文藝為工農兵的教導，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都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

上午與王延林一起去看姚師傅（政宣支部書記）。談到調工作的事，她說，我不調走，把我愛人調來。我對她講，這沒有辦法，因為他們單位不放。姚說「一辦」給化工清辦來電說，「孫月才的事要重新考慮」。她說是老徐告訴她的。姚說我這個人如果耳朵好就是「大姆指頭」。但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太相信組織。我說要分析，對有些組織是不太相信，因為它背離黨的政策，胡說八道，但對有的組織是相信的。

譚惠蓉醫生說，患闌尾炎，最好割掉，這樣才徹底解決，否則以後容易復發。是的，像對待一個人的缺點、錯誤一樣，只有把資產階級世界觀「割掉」，才徹底解決，否則復發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一方面要注意鍛煉，另一方面要拼命工作。毛主席說：「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股勁，那麼一股幹勁，那麼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5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老徐說，國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進修班的課由我去講。談到調工作，他問我「把你愛人調來好不好」？我說「沒有對調對象，你解決」。他說可以由他解決。我問他：「你講話算數不算數？」老徐講：「當然算數的。」我是喜歡北京的，也願意去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6月5日 星期四

接劉慧芬信，失去聯繫已將近一年。問及入黨問題和寫文章問題，回答當然是慚愧的。

有的同志對我搞儒法鬥爭，認為「和風車作戰」，²我是一個堂·吉訶德的角色，認為是不會有甚麼成就的。我對這種挖苦的回答是，為革命而加倍努力，即使最終失敗也是好的。「頑強奮戰後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我很喜歡恩格斯的這句名言。

6月30日 星期一

花了將近十天時間，看完了《豔陽天》³（共三卷1,788頁），心情很激動。這部書反映了一個時代，蕭長春、馬老四、焦淑紅等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這是青少年的教科書，向今、向晨都應該讀它。作者以這樣一段話作結：蕭長春把三本書接過來，緊緊地貼在自己那激動的胸膛上，大聲說：「毛主席，打從我入黨那天起，您就教導我：生活就是鬥爭，為了革命的最終勝利，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黨。我一定要鬥爭一輩子！我們東山塢的人，一定永遠聽您的話，跟着全中國人民一道，為咱們的社會主義戰鬥到底！」

二·學軍一月：講評《水滸》

9月19日 星期五 中秋節 金山張埏駐軍85分隊

下午去張埏公社講評論和批判《水滸》⁴的問題。聽眾是大隊和公社的理論隊伍。領導很熱情。這是這個月來的第七次講課。

回來後，指導員徐新民同志對我作了一次很受教育的談話。

他告訴我，今天學校裏有人來慰問，問及我的情況，指導員告訴他們我去講課了，說許多單位都要我去講。並把我在這裏的情況告訴了學校的同志。

指導員接着對我講了以下兩個問題。

一、對於文革中的情況，不要背包袱，要有信心，要嚴格，「組織上很信任你」，「要在組織上加入黨」。

二、當班主任的問題，「要服從組織，聽力不好是次要的，群眾對你的印象很好，幹得來幹不來由組織去考慮」。「幹革命本身就是向困難作鬥爭，不然就不叫革命。」「做一個教師就是要和群眾打成一片，要依靠組織和群眾，你就能戰勝困難。」

指導員的話很對，我要好好聽取。

我們是8月29日來金山縣張埕駐軍85分隊學軍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有多少事可以記載，有多少思想可以交流啊！後天叫我去團部開交流會，我乘機回顧一下，把思想整理一下是有必要的。

我當了將近一個月的兵。生活在解放軍同志和工農兵學員中，心情極為愉快。為甚麼？因為我思想上有收穫，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思想上發生了轉變。思路暢通了，人也更精神了，工作起來也就更有勁了。

上學期末，我向組織提出了學軍的要求，因為我對自己的精神狀態不滿意，想通過與工農兵一起戰鬥來改變現狀。但對這次學軍思想上到底能有多大收穫，心中還是無數的。我下面寫的是在受教育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思想，現在把它彙集起來。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要體現到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中去

——解放軍同志對我的教育

一到軍營，一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景象首先吸引了我。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解放軍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我們這裏是炮兵連。解放軍響應毛主席關於加強戰備、保衛祖國的號召，連日操砲。這在體力上是相當繁重、緊張的訓練，有時有夜訓，可白天還是精神飽滿地幹一天。給我們軍訓的指導員頭頂烈日，汗如雨下。炊事班的工作量，由於我們的到來，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此外，解放軍同志還要參加生產，參加工廠的義務勞動，還要利用休息時間刻苦學習和搞革命大批判。這樣緊張的生活，他

們從不叫一聲苦，從不叫一聲累。我常常問他們累不累，他們的回答總是「不累，不累，我們習慣了」。「革命需要的，我們都應該幹。」這兩句話，很樸素，但卻說明了一個道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發揚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把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反覆學習主席的教導，感到解放軍同志把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艱苦奮鬥兩者的關係很好地體現出來了。同時認識到要改變自己的現狀，主要應該從認識和實踐這兩方面來解決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前，認為政治方向是一個早就解決了的問題，沒有甚麼可以多考慮的了。我把自己和解放軍同志作一個對照，重新學習主席的教導，向自己提出了一些問題：

一、如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已經解決了，那麼我對文革中的衝擊，為甚麼還老是耿耿於懷，想起來不痛快？

二、如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已經解決了，那麼我在學校裏沒幹多少事，為甚麼精神卻疲憊不堪？

三、如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已經解決了，那麼許多我可以做、應該做的事為甚麼沒有去做？

主席的教導實際上已一針見血地向我指出：我實際上並沒有時時處處都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來考慮問題，自己還沒有跳出舊思想的牢籠。如果沒有解放軍同志那種二不怕精神，沒有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的精神，堅定的正確的政治方向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思想開竅了，心情也特別愉快，總想多做點事。《人民日報》發表了主席關於評《水滸》的指示以後，我向連隊建議，把政治經濟學的課改為批判《水滸》。獲得了領導的支持。於是我利用星期天和午休時間準備宣講稿。從9月10日至今(20日)分別給部隊、工廠、公社共講過七次。如果在學校裏，我是不會主動請戰的，也不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把講稿寫出來，更不可能在短短的十天內給工農兵講七次課。在學校裏我講一次儒法鬥爭史(最多也不過兩個小時)，起碼需準備半個月。連隊領導總是以「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鼓勵我，因此，近來睡得較少，連續講課，有點疲勞，但都被革命的需要、精神上的愉快戰勝了。

我常想，以後要把從解放軍這裏學到的東西堅持下去。首先要革命加拼命，努力改造世界觀，不堅持這一點，也就失去了學軍的根本意義。組織上叫我在這學期擔任化機742班班主任，我考慮到聽力差，來學軍前曾給教研組負責人講，我當班主任不合適。下連隊以後，我也常常考慮這個問題，從主觀上講，我願意當，認為和工農兵學員在一起也是我改造世界觀的好機會，也想為革命多做點事，但我被耳朵難住了。後來我請教指導員，咱指導員熱情地對我說：「幹革命本身就是向困難作鬥爭，要依靠組織和群眾，你就能戰勝困難。」指導員的話講得對，要從革命利益來考慮，要服從組織。班主任還是讓組織去考慮，不管怎樣，我盡努力把工作做好。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要體現到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中去。我要把從解放軍這裏學到的思想帶回學校去。我聽力很差，但我還有頭腦，有眼睛，有嘴巴，有手。我以後如果用頭腦多想革命的事，用眼睛多看馬列、毛主席的書，用嘴巴多宣傳革命道理，用手多做好人好事，我可以把聽力上的損失挽回過來。

兵兵互教，兵兵互學

——工農兵學員對我的教育

這次學軍對我來說不但向解放軍同志學到了東西，而且也向工農兵學員學到了東西。

我對工農兵學員沒多少接觸，卻受到社會上一些偏見的影響，主要是說他們動不動對教員轟一下。所以覺得工農兵學員不好教，要搞好關係可能也困難，弄不好把你從講台上轟下來。因此對教學工作是有點畏懼的，更不要說做思想工作了。這次與工農兵學員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同訓練、同學習，使我對他們有了新的認識。

下來以後我在不到一星期中就能把全班28個學員的姓名叫出來了。這在過去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共同的生活中心，我發現他們能認真刻苦地訓練。有的學員還放棄午休時間認真學馬列，並且很愛動腦筋，對一些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願意坦率地和我交換意見，如戰備問題、《水滸》評論等等問題。這次批判《水滸》，遵照主席關於

讓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教導，我建議每個學員都寫一篇批判。建議說出口了，但我心中無底，到底能否完成。我先抓了一些班幹部，叫他們把這次批判落實下去，他們毫不推讓，說「好」。結果批判文章都出來了，28個學員一個不少，而且都關心自己的批判文章寫得怎麼樣。大家都很認真抓住《水滸》宣揚投降主義的要害，進行批判。有的學員，在批判中提出了較為深刻的看法。如一個學員在批判所謂宋江受招安是「農民的局限性」造成時，一方面指出，這是一種反馬列主義的看法，另一方面又說，李逵、三阮、吳用的可悲結局才可以用歷史局限性來說明。有的學員過去讀過《水滸》，就在批判中聯繫自己的思想，用主席指示來肅清流毒。他們不僅忙於批判，而且認真閱讀報刊上的文章，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說明工農兵學員中蘊藏着極大的政治積極性，要讓他們發揮出來，教員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我還在軍訓上特別是思想上得到工農兵學員的許多幫助。我因聽力差，許多操課的要領沒聽清沒領會，特別是步槍射擊和操砲。但是在解放軍同志的指導下，在同學們的耐心的幫助下，我終於基本上掌握了。雖然我的實彈成績不理想（九發65分，有兩發十環，有一發零環），但是要是打起仗來，我畢竟能使用槍桿子了。學員們那種不厭其煩的助人為樂的精神，最使我感動。他們對我聽力差很諒解，打靶成績不好，也不譏笑，而是說許多鼓勵的話。我在這個集體裏活動感到很溫暖，搞熟了我們就能彼此談心、交流思想。我把自己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受的毒害以及文革中的教訓，告訴他們以便讓他們更好地瞭解我、幫助我。工農兵學員聽了以後，說，他們喜歡教員這種推心置腹的態度，他們認為師生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這樣平等的。

和同學相處中也使我瞭解到，對學員的一些偏見，往往是由教師的不正確的世界觀造成的。有的同學對我講他們是尊敬教員的，問題是教員對他們有看法，特別是輕視學習較差的同學。這種業務第一的思想便造成師生之間的一些矛盾。

時間長起來了，我也發現學員中存在一些問題（如紀律開始有些鬆散，學習也抓得不夠緊）。對這些問題，我應不應提出來，開始是

有顧慮的。首先覺得自己是一個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要做學員的思想工作比較難，他們中還有不少共產黨員。和工農兵學員相處得相當融合，怕問題一提，把這種良好的關係破壞了。經過思想鬥爭，我還是提出來了。因為我那種想法不是革命第一、他人第一，沒有跳出個人得失的圈子。我首先向趙雪華同志講了，往後在全班同學面前提出了這些問題。和我的想法相反，同學們很歡迎我指出問題，說應該大膽一點，應該管的事你還是要管。我提出了認真學習主席關於《水滸》的指示，積極參加《水滸》批判，結果我們和解放軍合作出了一期大型的《水滸》批判專欄。但我在這方面也存在簡單化的毛病。如一次上紀律課，課後討論，在梁喬華發言時，大家都在看書看報。我不高興，就說，這種現象不好，說明剛上的紀律課沒有聽進去。大家不看書報了，但都不發言。我又說，不發言索性就不要開會了，大家看書學習。會議是梁主持的，我這樣說起到干擾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心裏不安，會後找老趙講了。老趙說，要做細緻的思想工作。我就向梁作了自我批評，可梁根本就不計較，但我還是要吸取教訓。

從實踐中我認識到教員可以向工農兵學員學習到許多優秀的品質，同時自己也應該也可以在學員中做一些思想工作。在工作過程中不僅有利於轉變學員的思想，也有利於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新型的師生關係應該兵兵互教，兵兵互學，是一種平等關係。

既是批評又是鼓勵

——宣講《水滸》批判的教育

上面講到從9月10日到20日的十天，我在部隊、公社、工廠中分別作了七次《水滸》批判宣講（10日砲一連，11日魯埝民兵，14日張埝公社幹部，17日四連，18日砲二連，19日金山電器廠，20日張埝公社理論組），每次二小時，聽眾正好是工農兵。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工農兵群眾的熱烈歡迎和認真聽講對我來說既是批評又是鼓勵。

我讀了二十多年書，光是大學就差不多讀了十年。嚴格來說直接為工農兵服務這還是第一次。工農兵好像在講，我們花了這麼多

心血培養你，你為我們幹了些甚麼呀！我心裏感到非常慚愧。工農兵又在鼓勵我，只要你肯為工農兵服務，我們總是歡迎的，我們歡迎你到工農兵中來，只有在工農兵中，你才真正找到了服務的對象。工農兵群眾對我的鼓勵的確是大的。9月9日講課前一天，李政委鼓勵我把《水滸》批判講好。當他知道我和宋代軍都是知識分子時說：知識分子好，國家需要知識分子。連首長總是說，宣講《水滸》批判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廣大工農兵聽眾用實際行動支持了我，有的同志從很遠的地方趕到張埕來聽課。這段時間我重讀《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感到特別親切。主席教導我們：「為甚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

萬里長征第一步

上學期在學習主席關於無產階級理論問題的高潮中，我重新讀了《雷鋒的故事》、《雷鋒日記》以及許多模範共產黨員的事蹟，還有《豔陽天》這部小說。找了找自己和這些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包括我校杜慶琪同志在內的差距。

認識到改造世界觀的迫切性。我希望自己早點走出「彼得堡」⁵到三大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去，到工農兵群眾中去。這是改造世界觀的唯一途徑。我的學軍要求就是在這種想法下提出來的。通過這一月的軍營生活，證明深入到三大革命鬥爭第一線，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我希望自己能留在農村、工廠一個時期，繼續生活在工農兵中，使自己能得到進一步的鍛煉，世界觀得到進一步的改造。解放軍指戰員、工農兵學員鼓勵我積極加入黨組織，我自己也有這個信心，決心刻苦改造世界觀，進一步端正入黨動機，爭取入黨，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實踐告訴我，真正愛我的是黨組織和工農兵。

「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

過程。這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學軍一月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我有決心按主席的教導，在革命的征途中繼續前進。

9月22日 星期一

幹一些平凡的勞動，如掃地、抹桌、幫廚、清廁，其實是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批判。過去，總把這種工作看成是分外事，或不屬於我幹的，現在利用休息時間幹了，就包含着共產主義的因素。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是雷鋒的態度。

來學軍之前，有人認為我來學軍是「書呆子」，說甚麼到現在還沒看透，叫我不要下來。其實我一點也不「書呆子」，在這裏我學到了學校裏許多年都沒有學到的東西。真正的「書呆子」，是那些不想走出「彼得堡」的人。

上午，去團部參加座談會，向部隊首長和學校領導彙報學軍的思想收獲。我不想講，因為到會的同志很多，讓他們先彙報。後來一定叫我講，我講得很緊張、很亂。但學校領導很滿意，說我的精神狀態發生了變化，我的發言有普遍意義。

團部決定，27日我向全校師生員工彙報思想。凡是對革命有利的，我就幹，再不推讓了。我一定把小結做好。

張志聰同志（黨委常委）在我發言時，插了一句話，「正因為書呆子，所以要來學軍」。

9月23日 星期二

今年夏天去北京的火車上，我想學雷鋒同志那樣做點好事，幫助列車員拖地板。爭了半天，總算把拖把爭到了，但幹起來，總覺得不像雷鋒，心裏老擔心，人家會以為我是幹給他們看的。這次有點習慣了，以後一定要堅持下去，才能習以為常。

我這一個月生活，如果發生在19年前（即上大學那一年）就好了。晚了，但還不算很晚，我還有信心。

我總得要像雷鋒、王國福、楊水才等英雄那樣生活，活着才有意義。就是要樹立一個無產階級世界觀，活着才有意義。

我在文革中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正面經驗固然可貴，反面經驗如果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以總結同樣可貴。正因為有教訓，我的繼續革命的覺悟就應該更高一些。

晚上與張副指導員談，他說我在這裏表現很突出，他們是第一次看到。他希望我回校以後還要大幹苦幹，並多做宣傳工作，爭取早日加入共產黨。他送我《雷鋒的故事》、《共產黨員的模範事蹟》等書，還要送我一顆閃閃的紅星。⁶

9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給砲三連和營部講課，這是第八次，也是這次學軍中的最後一次講課。下午寫小結。

9月25日 星期四

項伯龍等來拿我的小結，今天到校讓領導審閱，準備27日向全校講。老項說，學校已經公佈我擔任機742班班主任。上午開學軍思想交流會，最後同志們叫我講，我只告訴他們擔任班主任的事，希望同學們多加幫助，共同把班級搞好。同學們歡迎我下他們的班。

明天要離開了，心情不是很好。這裏的指戰員常對我說：「孫老師（他們總是這樣叫我，我總叫他們別這樣稱呼），走了以後別把我們忘了。」怎麼能忘啊！親愛的同志，這一個月的軍營生活，將是我這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當我回憶起這段生活時，首先是頭上戴着閃閃的紅星的你們這些親人！

下午繼續開會。連長在會上又表揚了我。

9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要離開了，和部隊同志一一告別，團陳副政委專門來看我們。連長，在昨天和今天都對我談了話，還說「你給我們做出了一

個很好的榜樣」。其實是恰恰相反，解放軍才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做得多麼不夠！副指導員送我紅星一顆，就是那閃閃的紅星：「紅星閃閃放光彩，紅星燦燦暖胸懷……鬥爭中紅星閃閃指方向，征途上紅星閃閃把路開。」⁷

中午，解放軍敲鑼打鼓地把我們送上了車。再見吧，親人們，我決不辜負你們對我的教育。到學校，院黨委等各級領導均在大門口歡迎我們。

9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9點30分，開全校學軍彙報大會。這次學軍共有800多名（其中教員70多名），思想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參加大會的有師政治部副主任等首長和院黨委領導同志。三個工農兵學員和我在大會上發了言。

黨委潘書記、張副書記看到我很高興。張副書記還說了不少鼓勵的話。會後，化機專業黨支部書記說，要把班主任當下去，同學們歡迎我。我說我努力去幹，希望組織上多加幫助。

現在同志們都說我怎麼行，說受到團部啊、公社啊、連部啊的表揚等等。我決不被表揚聲弄昏了頭腦。我知道這種表揚是一種鼓勵。

9月28日 星期日

好多人講他們昨天去參加會議，主要是聽我發言，別人的發言並不感興趣。這反映他們對我是很關心的，也算是一種壓力。他們謙虛地對我說，要向我學習。我想關鍵在今後。

我考慮要做好轉變學生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堅持讓他們接受再教育。我想每隔一個星期天，組織留校同學到附近生產隊去勞動半天。我自己除參加勞動外，還想擔任農村理論輔導員，多為工農兵做些事。

9月29日 星期一

教研組每人可買《水滸》一部，我送給徐新民指導員了。因為他更需要，也算我對解放軍的一份敬意。

今天並寄給張副指導員有關哲學、軍事方面的書籍資料。

我們放五天假，比人家多了幾天。昨天、今天我都找了同學談心，情況瞭解得更多了一些。今天下午回家，向晨已病了整整20天。

三、當班主任

10月2日 星期四

中午回校，得張副指導員來信。

下午開黨小組長、班主任會議（化機系，機740），研究下步工作。晚上擴大為班長、團支書會議。

老徐找我談，說關於審查的意見已擬就，對我講一下，我完全滿意。這是根據市革會的意見辦的。

10月5日 星期日

晚，徐軍、祈丁方來談班級的情況。他們認為班級工作沒搞好，主要不在於個別人之間的矛盾，而在於班級領導，具體說來是黨小組的三個頭頭，這三個人中問題出在班長（黨小組副組長）身上。這種看法我以為符合實際情況，群眾大致也是這樣看的。

下午去隴興大隊，初步聯繫一下勞動和理論輔導的事。

10月10日 星期五

同學聽課是認真的，課堂秩序是好的，這使得講課的效果較好。同學們說我講的他們能懂，這對我是一種最好的讚賞。

我因聽力差，怕班級工作搞不好，壓力較重，當班主任一事尚可研究。但同學們希望我當下去，說：「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好老師，又要跑了。」

晚與丁寶榮同學談。這個同志本質很好，只是思想方法絕對了一點。

10月11日 星期六

老徐找我。談三件事：一、班主任事，說我聽力確有困難，準備再和系裏研究。二、審查的說明問題，說已按我的意見改了，但綜合說明還是保留好，這主要是為我着想，以備後考。三、我談了對入黨的想法。我有一段時間沒有信心寫申請書，但我的心是一直向着黨的，今後要努力，希望得到組織上的多多幫助。老徐談了自己的看法：

你在文化革命前，工作、教學是努力的，但是，你在把哲學課當作知識課來講這個問題上，流毒比我們深。⁸你耳朵不好，教學工作較困難，因此我們同意你考研究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你雖然有一些錯誤，但是你受了鍛煉，特別是你這樣複雜的環境和形勢下，沒有犯大的錯誤，沒有搞陰謀詭計，這是很可貴的。你在講儒法鬥爭史時也是努力的，但還不夠穩。你這個人很正直（並強調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看法，也是別的同志的看法）。這次學軍你在思想上收穫很大，這都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你這個同志有一個缺點，就是容易搖擺，在過去主要是受了老王的影響（我說主要責任在自己）。我們希望你這次要堅定。

當我說到有些同志認為我在化工組織問題不好解決，調走以後好好幹，再解決。徐搖搖頭表示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說有人反映我這次在彙報大會上的發言，在群眾中有震動，表示也要好好幹。老徐聽了很高興。

老徐最後叫我對他提個意見，我說對某些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做得細一些。如對老劉，這個同志本質是很好的，備課也努力，但是有情緒，須要做細緻的工作。老徐表示同意。

對老徐的意見，我要很好重視，因為這符合我的實際情況。

10月13日 星期一

收到徐新民指導員來信，對我大大過獎了，並說我是工農兵所歡迎的好老師。這和我的實際情況相距太遠。

10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給工農兵新學員講評《水滸》。這段時間為講課、下班等忙得不可開交。晚上睡覺時間很少，但我心情是愉快的。我目前的工作量要比文革之前大得多，方向也明確得多。

下午，領向晨回家，他低燒了一個多月，剛好。

10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趕回校，下午與機742班同學一起去隴興大隊五小隊參加義務勞動——採棉花。除四個同學回家外都來了，有的還從上海家趕來的，說明工農兵學員對待轉變思想的自覺性。即使是一個較為後進的班級，也是有積極性的，問題是要善於去發現和調動它。

10月20日 星期一

晚上，機741-743班評教評學。對政治課反應是比去年大有起色，說我是認真負責的，聽力差是次要的。但講話速度太快，記不上。

能否講好還需一個過程，目前還難以斷定。因為前一年根本就不講，因此同學對老李意見很大，這也是自然的。

10月21日 星期二

現在會太多，影響教學質量，兩天開了四個會。

10月22日 星期三

毛主席的理論指示，⁹說明我們國家儘管也還存在着一些落後的甚至反動的東西，但我們黨是採取批判它、反對它的態度，因而我們國家的方向、路線是正確的。而蘇修是鼓勵發展這種落後反動的東西，它最終復辟了資本主義。我們國家與蘇修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10月23日 星期四

晚李定生(上海翟青寫作組)來訪。問我是否願意去上海寫作組，我表示願意去，他說他可推薦。雖說是願意去，但要聽命於某些人，似乎興趣也不那麼大。

11月2日 星期日

與同學一起去生產隊參加義務勞動，這是我們響應普及大寨縣號召的實際行動。

11月3日 星期一

這星期，我們班同學參加人防勞動，我每天抽半天時間參加勞動，還有半天工作。有的同志說我勞動太多，其實不多，不勞動要變修，而且在勞動中，有利於師生間的瞭解，有助於搞好班級工作。

四、關於審查的「說明」，材料銷毀

11月5日 星期三

「清辦」劉世平、老程讓我看了一有關我的問題的「說明」。我表示同意，並簽了字：「同意。孫月才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化工學院」。這個說明將寄往代軍、大哥、阿二單位，但他們不同意寄往北大。從審查開始，我就相信毛主席的政策最後終會重新落實。儘

管幾經曲折，在原則問題上，我始終持保留態度。現在黨的政策終於落實了。同時，這也是我堅持原則的結果。

這個「說明」不久將在全院大會宣佈。「說明」全文抄錄如下：

關於孫月才同志問題的說明

孫月才同志是我院理論教研組教師，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孫月才同志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在上海任「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負責人。同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任「新北大公社」負責人。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大學曾因運動中有些事件與他有關，受過審查，審查結果，未作書面結論，材料當眾銷毀。

一九六九年回化工後，在清查「5·16」運動中，我院對他再次進行審查，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因此仍不作書面結論。在審查中所形成的材料，由學校統一銷毀。

中共上海化工學院委員會（蓋章）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九日

11月17日 星期一

「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牢牢記住主席的教導，革命加拼命，一往直前，永不回頭，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事業。

下午，開全院大會，由上海市農業局黨委李副書記作關於普及大寨縣的報告。李參加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在這個會上，院黨委書記潘文錚同志宣讀了兩個東西，一個是任命原我院院長張江樹為院革委會副主任，另一個就是《關於孫月才同志問題的說明》。

我很滿意。政策落實了，要奮勇前進。

11月20日 星期四

在全院大會宣讀有關我的審查問題的說明以後，群眾很有反應。一種認為很好，落實了政策，但多數認為「不怎麼樣」，應該賠禮道歉。

11月29日 星期六

下午開全系（化機系）師生員工大會，交流政治思想工作經驗。總支書記孫師傅在總結時表揚了我。今後要更努力，把教學和班級工作搞好。一個人的進步是不能脫離黨組織的教育與幫助的。

12月2日 星期二

當前教育戰線鬥爭激烈，有一股右的勢力¹⁰來干擾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必須加以迎頭痛擊。

第10期《教育革命通訊》上有三篇文章至少是很成問題的。

12月3日 星期三

寫大批判文章《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勢不容否定》。

寫完《折衷主義·詭辯術·相對主義——批判「右傾翻案」者立論的手法及其哲學基礎》。

12月25日 星期四

高燒數天，我掛念校內工作，今天掙扎回校。

昨天王經緒來訪，帶來《歷史研究》編輯部來信一封。

12月28日 星期日

去醫院，順便訪林同華。他在部隊生活太好，¹¹影響思想，影響工作。我人民大學畢業已15年，仍是破箱子一隻，一些書，別無長物。

記住魯迅教導：「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我不玩，我把我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

1976年

1月1日 元旦 星期四

今天各報發表偉大領袖詞兩首：《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這是繼續革命的號角，反修反投降的檄文。

社論題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批判了把經濟和政治並列為綱的折衷主義，強調「階級鬥爭是綱」。這有重大的現實戰鬥意義。

1月3日 星期六

下午給化機專業教員和機74四個班講解主席詞兩首。自己沒好好學習，邊學邊講。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崗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嬌·鳥兒問答 一九六五年秋

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廓。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五、周總理去世，反擊右傾翻案風

1月9日 星期五

我們敬愛的總理去世了！甚麼語言也形容不了我國人民的悲痛。我有幸見過敬愛的總理，他那諄諄的教導，還在我耳邊回響！敬愛的總理，你安息吧，我們會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你的遺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從今天起，每天起碼工作十個小時，來紀念總理的去世。

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永垂不朽！

1月10日 星期六

下午回家，市裏排長龍買日報，群眾臉上都是悲痛的表情。

我問竹之，為甚麼全國人民這樣熱愛總理，這樣尊敬總理？竹之回答說：因為總理熱愛全國人民，尊重全國人民。這個回答很樸素，卻是真理。

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紮花圈，準備15日送給總理靈堂。

報道說，周總理遺體已於11日下午火化了，這是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的。

晚上看黨和國家領導人及以首都群眾與總理遺體告別的電視。我一面看一面熱淚盈眶。總理和我們永別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1月13日 星期二

下午全校師生在大禮堂默哀，悼念總理有多少人泣不成聲啊！

1月15日 星期四

下午，去大禮堂總理靈堂致哀。今天我們總理安葬了。在北京開隆重的追悼會。

1月16日 星期五

紀念總理，最主要的是要像總理那樣熱愛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總理光輝的一生，他在革命和建設中所建立的不朽功績都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所取得的。

今天報道：「遵照周恩來同志生前的遺言，周恩來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裏和土地上。」

總理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知道總理的骨灰這樣處理，心裏是高興的，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所以總理永遠活在祖國人民的心中，總理與祖國的江河大地永在！

今天在首都隆重舉行周恩來同志的追悼大會。

鄧小平副主席致悼詞。悼詞追述了總理光輝的一生。接着指出：「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在悼念周恩來同志的時候，我們要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誠。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終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我們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周恩來同志擔負着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的繁重任務。他總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謀利益。」

「我們要學習他對敵鬥爭的堅定性。不論白色恐怖多麼殘酷，武裝鬥爭多麼激烈，同敵人面對面的談判多麼尖銳，他總是奮不顧身，機智勇敢，堅定沉着充滿着必勝的信心。」

「我們要學習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他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解剖自己，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廣泛地密切聯繫群眾，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他堅決貫徹執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滿腔熱情地支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們要學習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堅持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我們要學習他同疾病作鬥爭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斷地研究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政策，繼續堅持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病情十分嚴重的時候，他還一再聆聽今年元旦發表的毛主席的兩首光輝詩篇。這充分表現了他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

1月19日 星期一

讀完《三國演義》，離第一次閱讀已有15年了。

此書在我看來，有軍事上的意義，它的一套戰略戰術，頗教人思索。思想性不強，尊儒色彩較濃。藝術自有特色，但與《紅樓夢》相比則遜色多了。

這學期看《水滸》、《三國》兩書，耗費時間。下學期不看了，一心搞批判、教學。

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給有機系學習班講「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的哲學基礎」，兩小時。

2月25日 立春 星期三

「春天是人生一世唯一不會厭倦的東西，非但如此，隨着歲月的增長，人們就會更懂得珍重它，愛惜它。」

「人們在社會演進中也要像在個人生活中一樣，必須泰然自若，磊落大方，面露微笑地去接受一切。」

——羅莎·盧森堡¹²

上午全校大會，老潘宣讀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任命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代總理。我們堅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定。

文件讀完後，由我講「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的哲學基礎」一個半小時。

下午去嘉定化肥廠講上述內容，兩個小時。

要積極參加戰鬥。

2月26日 星期四

晚上去姚師傅（政宣支部支部書記）宿舍。關於組織問題，姚師傅說，你這個同志的思想比一般知識分子來說不複雜，但比工農兵複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又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因此入黨問題，要考察得長一些，這對個人和組織都有好處，但你自己不要以為長一些就可以慢慢來，要力爭縮短時間。我以為姚師傅的看法是對的，我一定要刻苦改造世界觀。對我來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比得上共產主義戰士這個光輝稱號的。但我要做一個實實在在的共產主義戰士，不是半截子革命派，因此，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刻苦改造世界觀。有一個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才是活也活得有意義，死也死得其所。

姚師傅說，希望把我愛人調上海，她去問問看。

2月27日 星期五

每天5:30起身，鍛煉半個小時。7:30—11:30工作。午休一小時，下午1:00—4:30工作。4:30—5:00鍛煉。晚上6:30—10:00工作。10:30睡覺。這樣每天可以工作10至11小時。

一定要抓緊。假如我放鬆了抓住自己的拳頭，那是會發生不幸的（奧斯林洛夫斯基）。我必須像青年時代一樣，強調意志的力量，「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

2月28日 星期六

北京啊，我神聖的北京，
你象徵着文化大革命，
你象徵着祖國的文明，
你是我精神上的老師，
我夢裏都懷念着你，
你將一直指引着我，
要作為共產主義者度完自己的一生。

2月28日 1:30

2月29日 星期日

讀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¹³這本書在20多年前讀過第一遍，現在重讀仍是那樣新鮮，我好像重新回到了那純潔的青少年時代，特別是，回憶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戰鬥歲月。

但青年時代的逝去也不遺憾，還有壯麗的戰鬥在等待着我們。

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時代的優秀作家，《青年近衛軍》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它以斯大林的名言作結：「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組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的軍隊，列寧同志的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個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創始人和領導者的這個黨的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這個黨的黨員。並不是任何人都能經得住這個黨的黨員所必須經歷的種種苦難和風暴。」

讓我深深記住這句話，並向這個目標努力吧。

徐定生師傅（圖書館黨支書）來訪，交換了對運動的認識。他鼓勵我努力，爭取入黨。並說我這個人的一個最大特點，是能正確認識和對待運動，這是考驗我的一個重大因素。

3月2日 星期二

收到左大來信，他一到部隊就當上了班長，現在寧波市37510

部隊，25分隊，新兵連，第三排。

3月4日 星期四

晚，老徐來坐。

談當前運動。老徐說只要宋代軍單位肯放，而又好解決戶口問題，就把宋代軍調來。他去組織組瞭解瞭解。

老徐講到，我在運動中那麼複雜的形勢下，沒有捲進去，這是可貴的，有獨立思考精神。那些錯誤算不了甚麼，主要是在上海的兄弟關係上。說我大的問題上有獨立思考，但在事情涉及到個人時，就會動搖。這個意見是對的，我要記取。

3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與母親、竹之、向晨、拓藍同去看電影《春苗》。

這是一個優秀的故事片。主題深刻，不僅是講赤腳醫生，而是通過春苗的成長及其鬥爭經歷，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時性。

鄧小平看一半就離開了，連聲說極「左」。《春苗》、《第二個春天》、《青松嶺》、《豔陽天》、《決裂》都是優秀的故事片。

3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傳達徐景賢在文藝界反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的講話。徐景賢用了不少事實來批判鄧小平這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徐景賢還講毛主席看了《春苗》很高興，鄧對《春苗》的態度說明他完全是站在毛主席的對立面。

中國哲學史講座第一個專題《春秋戰國時期哲學戰線的鬥爭》已寫好，分兩次講。第二題我考慮選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民主派與保皇派的思想大論戰》，覺得此題較有現實意義和借鑒作用。老王和老蕭¹⁴商量以後，蕭的意見是要選地主階級內部的兩派之爭。這也很有道理。蕭這個人很有政治頭腦，也很冷靜，他未必那麼懂中國哲學史，我也不是內行，但還是可以說明外行能很好地領導內行這個道理。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正是連半點馬列也沒有。一個領導

人，最重要的是要善於抓本質的東西，抓要害的東西，就是事關路線的問題。我們工作中出的許多毛病，都可以從偏離路線，背離正確的路線上找出根源。

根據蕭的意見，第二題擬選《北宋王安石的變法革新與司馬光的反攻倒算》。

在批右傾翻案風的哲學根源時，應在兩條戰線作戰：首先應該批判孔孟之道；其次還應批判實用主義。現在迴避對實用主義的批判是錯誤的。有些人把黨的策略思想說成是實用主義，這不是故意的敵對，就是糊塗思想。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是根本不同的東西。

3月11日 星期四

最近，在群眾中關於周總理與這次路線鬥爭的關係傳說不少，有的學校刷標語，畫漫畫，意謂總理是鄧小平的後台。我就是不信！前天辦公大樓各組室，把總理生平的卅張照片全拿下了，說是市委通知的，於是乎懷疑的人更多了。我還是不信，我親自問了黨委常委冷作述，回答是，是市委通知拿下的，他也不知是甚麼道理。我還是不信。周總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者，永遠活在全國人民心中，把照片拿下一定是由於其中有鄧小平夾在裏面的緣故。

3月12日 星期五

下午給全校理論組講《春秋戰國時期哲學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專題。

晚上看中央文件四號抄本，全是主席講話，¹⁵很是興奮，主席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裏話。

3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去工廠講哲學史。

收到劉慧芬信，她任黨委委員、團委書記。真不錯，要向她學習。

下午看朝鮮片《中國人民的使者》，是周總理1970年訪朝的記錄片。總理去世了，但仍活在人們的心裏，真像他活動在影片上一樣。看到他的親切的形象，我熱淚橫流，不能自己。要搞總理的人，不過是小人而已！

3月15日 星期一

晚上傳達中央四號文件，全是主席的重要指示，極為重要，要認真學習。主席的指示全是批判鄧小平的，意為還應該把批判鄧更深入一步。主席講文化大革命三七開，鄧小平是人民內部問題。我們要認真去領會，否則不可能正確對待當前這場運動。

社會上政治謠言太多，下決心不聽，只有吃飽了飯不幹事的人才對謠言感興趣。

3月27日 星期六

近年來常患病，抵抗力減弱，給工作學習帶來不少損害。但我還是不服，除平時注意外，要多鍛煉身體，務使能勝任愉快幹革命工作。

3月29日 星期一

因為自己受過審查，因此接觸類似的人多了一些，發現他們對文革多有不滿，對批鄧小平多有所保留。在我的接觸中，也對他們的世界觀有了更多的瞭解，大致都是組織入了黨，思想沒有入黨，或者因循守舊的一些「民主派」。這從另一方面說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是不可缺少的，只要看一看是哪些人對運動不滿意，就可以知道這個運動是對還是錯。

4月8日 星期四

昨晚重要廣播，中央決定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¹⁶我堅決地衷心地擁護中央的兩個英明

而及時的決定，它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

廣播說，4月5日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矛頭針對毛主席，針對黨中央。

4月9日 星期五

參加市召開的「堅決支持中央兩個決議，批判鄧小平罪行大會」。會後遊行，教研組去10人。

4月15日 星期四

讀完《歐洲哲學史簡編》。¹⁷在讀完中國哲學史後馬上讀歐洲哲學史使我有可能作一個比較。歐洲哲學史中，自然科學基礎比較深厚，這與歐洲有一個資本主義階段分不開的，它的抽象的思辨比中國發展強。中國哲學史中，倫理、社會問題比較多。這決不是中國哲學的缺點，如過去有人認為那樣。恰恰相反，它說明中國歷史上，哲學與政治的關係更為直接，更為緊密。

生活在中國的革命者，應該更好地研究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哲學史，更好地為現實的階級鬥爭服務。

首先應該研究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哲學史，辛亥革命前民主派與保皇派的論戰就極有現實意義。往後再去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抓住社會大變動時期的哲學思想，也就抓住了中國哲學史發展的主要環節了。

6月18日

下午給教研組同志講西歐哲學史第一講。共講五次。

看了馮天瑜寫《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書的經過的報道，很受啓發。一個理論戰士只有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樹立作戰到底的遠大理想，才能為黨做一些工作。

6月25日 星期五

晚與徐定生師傅談心。老師傅肯定了我許多優點，群眾與組織上看法都是好的，但要再接再勵，解決組織問題。老師傅說我的思想單純了點，不僅要敢於鬥爭，還要善於鬥爭。說我在鬥爭中立場是堅定的，觀點是明確的，但要注意鬥爭藝術，否則多吃虧。

6月27日 星期日

昨天與老崔一起去無錫，同學們在那裏參加設計工作。

今天一早與另外二人一起遊了太湖，正是台風來時。太湖氣勢磅礴，瑰麗壯觀。就風景本身而言，太湖實比北京、蘇州、杭州更美。這大概與我個人的愛好有關，我並不喜歡小巧玲瓏。

7月1日 星期四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55週年，兩報一刊發表重要社論《在鬥爭中建設黨》。

社論第一次公開引用了毛主席在1964年關於社教運動的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還指出：「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7月6日 星期二

今天給教研組講完了最後一次西方哲學史，疲憊不堪，發燒至

38℃。雖然生病了，心裏還是高興的，因為有助於同志們《費爾巴哈論》的教學。

7月7日 星期三

早晨廣播，朱德委員長已於昨天逝世，正是出人意外，約半月前，他還筆挺地站着接待外賓。朱委員長90歲了，革命者總是戰鬥到最後一刻。

7月17日 星期六

乘122直快，與向晨一起來京，離開上海是晚上9點10分。

7月18日 星期日

8：08準時到達北京；代軍、向今來車站迎接。

7月23日 星期五

老鍾來訪，這個同志在政治上不糊塗，總能跟上形勢，因此我們有共同的語言。我不喜歡政治上的糊塗蟲。

7月26日 星期一

讀完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這部文學史對三十年代文藝不能從路線上加以分析批判。但它的基本觀點還是可取的，特別是考慮到這是建國初期的產物，是相當可貴的。

7月27日 星期二

與代軍一起去北京市人事局，走訪工作調動問題。
北京市人事局是認真負責的。

六、唐山大地震

7月28日 星期三

早晨3點40分左右，被地震震醒，人們都從房子裏走到外面，頗為鎮靜。傍晚時，又震一次，據說這次地震震中在唐山一帶，在7級以上。

7月29日 星期四

這次地震震中在唐山、豐南一帶，波及北京、天津。特別是對唐山，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失。中共中央發出了慰問電。北京市民都在公園、街邊搭起了棚戶，因為地震警報尚未解除。我照樣讀書、寫字，晚上也睡在家裏。代軍說我大意，要到防震指揮部去「告狀」。其實沒甚麼可怕，天塌不下來，地陷不下去，甚麼事都可泰然處之。不過這兩天身體也實在搞得夠疲憊了，大概又要生病了。

8月2日 星期一

北京，目前是非常時期，可是人們鎮靜、從容、沉着、勇敢，表現了我國人民面對困難必勝的信心。我受到了很深刻、很生動的教育。這樣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8月4日 星期三

傍晚與代軍、向晨一起去天壇環丘壇遊玩，正是晚霞照映時間。祈年殿在美麗的晚霞中顯得很莊嚴、沉着，象徵着首都人民戰勝災害的必勝信心。偉大的、可愛的首都啊！您在戰勝困難的過程中，顯得更加雄偉與美麗！

8月8日 星期日

收到老徐信，說如轉移，我們家可去化工暫住。

8月10日 星期二

據說唐山有100萬人口，損失了24萬。這是極其悲痛的，我們活着的人要更好地幹革命，來彌補這重大損失。值得慶幸的是礦下一萬二千工人脫險了。這也是一個奇跡，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奇跡。

據黃作珍¹⁸講話，北京損失較大的是通縣，那裏房屋倒塌較多，死亡43人。在7月28日-8月1日，北京地區五級以上地震有15次，五級以下的近二百來次。黃說，對於趁火打劫的人，不問是誰，當場槍斃。這是大快人心！可見，在如何對待地震這種自然災害問題上，也是充滿階級鬥爭的。

8月11日 星期三

昨天大哥來電，今天又來信，催我們回上海。在當前這種形勢下，我不能回上海，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應該臨危不懼、沉着、勇敢。對於孩子來講，從小經歷一些危險，有助於他們的成長，也是一種很好的鍛煉。

8月12日 星期四

據情報，這幾天可能有大震（北京有八架地震儀在測）。沒有關係，對待地震，像對待一切亂子一樣，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

讀完李贄¹⁹的《初譚集》，更清楚地證明了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

8月18日 星期三

據吳德²⁰同志講話，7.28-8.14唐山地區地震達3,760次，其中，7級以上一次，6-6.5級12次，5-5.9級144次，4-4.9級623次，3-3.9級3,011次。唐山最大一次地震實為7.8級，我們對外報道是7.5級。烈度為10度。情況嚴重，損失大。毛主席很關心，每天都看震情報告。災區去了大量部隊。醫療隊為二萬人。在最緊張時

刻，每分鐘有一架飛機着陸。現在救災已顯出成效，鐵路通車，生產恢復了。有一個56歲的老太太埋了12天救活了。

災區有階級鬥爭。有一個人搶了17塊錢，還有一個人搶了壓在下面的人的錢不算，還弄死了那個人，被民兵發現，當場打死。

北京死者為一百多人，傷者為一千多人，塌掉房子17萬間。震情算是輕的。

8月19日 星期四 晚

老鍾來坐。說到形勢，我們認為一定要抓住本質，要看到主要方面是光明面。我們國家落後的一面，並不是我們國家制度的本質。恰恰相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正在為解決克服這種落後面而努力。蘇聯的陰暗面則是它的修正主義路線、社會帝國主義本質的表現。我反對發牢騷，愛發牢騷的人，說得坦率點是用陰暗的心理來看待現實。

我們也批判了名利思想。認為有這種思想的人，當實現不了時就會消沉，接着就會對現實不滿。因此我們這些受過舊教育的人要加強思想改造。

8月20日 星期五

衛生部傳達，這次唐山地震傷病員人數比抗美援朝、淮海戰役幾年加起來還多。在抗美援朝時，江蘇負擔一萬多人，這次三萬多人，骨折佔80%，敗血症、腦外傷都較重。

重傷員每天伙食1元，輕傷8角。每月零花錢3元。

8月29日 星期日

乘121次直快與向晨一起回上海。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奚師傅叫我在下午批鄧交流會上發言。我臨時準備，作了

《抗震救災的偉大勝利，是對〈論總綱〉²¹鼓吹的唯生產力論的有力批判》的發言。

七、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

9月9日 星期四

不幸的消息，沉痛的消息，我們敬愛的領袖、偉大的導師毛主席已於今天0點10分與我們永別了！我們熱淚橫流，不知所措。這是不可設想的。主席與世長辭了，但主席的思想，主席的路線永世長存。敬愛的領袖，偉大的導師毛主席永垂不朽！

9月18日 星期六

下午，全校革命師生員工，集合於大草坪，聽天安門廣場悼念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實況廣播。

3點鐘正，全國人民，就地肅立，向毛主席默哀三分鐘。

在默哀時間我暗暗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繼續革命不回頭。

華國鋒同志致悼詞，致完悼詞，向毛主席遺像三鞠躬。我熱淚滾滾不能自己。

9月30日 星期四

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我精神上有寂寞之感。但我看毛主席的革命實踐的事蹟，看《馬克思傳》、《恩格斯傳》和《列寧回憶錄》，我又精神振奮，充滿着戰鬥的渴望和革命到底的決心。可見我這種寂寞感是不健康的。

10月1日 星期五

《人民日報》國慶社論〈學習毛澤東思想繼承毛主席遺志〉。

社論號召我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把對毛主席無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的無產階級感情，傾注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實踐毛澤東思想中去。」「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正在全國興起。這是繼承毛主席遺志的最好的實際行動。」號召我們「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思想建設和群眾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任務，長期堅持下去。」

〈社論〉給我們政治課的教育革命帶來了春風。我建議改變政治課的教學內容。領導雖然叫群眾討論了，也研究了，但還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否定了。這下子，不變也得變。並不是說我的意見有多麼正確，而是說，領導應該較為認真地對待不同意見。

政治課的教育革命，支部書記給我談過幾次，我的看法是領導思想保守，一部分群眾有惰性，阻力是不少的。現在要看領導決心大不大！

10月5日 星期二

教研組會議，決定改變政治課教學內容，改講毛主席著作。這是值得大加歡呼的事！一部《毛選》就是我們黨的一部光輝的歷史。

10月8日 星期五

堅決擁護中央《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以及《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

永遠保有毛主席的遺體是億萬人民的心願。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

10月9日 星期六

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論述了中央兩個決定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

社論提到：「歷史的經驗證明，要搞垮我們的黨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從這段話看來，中央有人在搞鬼是無疑的，相信一定不會有好

下場的。²²我堅決擁護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是全國人民信得過的人，如果有人要篡權，我們堅決不答應。

10月11日 星期一

老蕭傳達市委擴大會議精神，最後講到，要做老紅衛兵的工作。這個話在上海從來沒有提過，目前，大概也只有上海在提。²³像北京這樣的地方，不存在這個問題，因此也用不着提的。可惜提得晚了一點。我是一個老紅衛兵，深有這樣的感覺，越壓迫，越反抗。

10月15日 星期五

老潘傳達馬老講話，介紹「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罪行。罪行極重極大，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陰謀、搞分裂，篡改主席指示，妄圖奪權。中央已將四人隔離審查，真及時，真英明。主席生前已對「四人幫」批判過多次，他們就是不聽不改，才有今天的下場。

10月16日 星期六

中午全院開聲討「四人幫」大會，會後出發去市內遊行。遊行完全是自發的，市委反對遊行，反對大字報上街。沿路到處是聲討「四人幫」大標語和敦促市委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投降書。

有16路縱隊包圍了「康辦」（市委辦公室）。

大標語有：「打倒四人幫，人民得解放！」「大快人心！」「中央的決定說出了億萬人民的心願！」「強烈要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打倒江青！打倒王洪文！打倒張春橋！打倒姚文元！」「打倒徐景賢！打倒王秀珍！炮轟馬天水！」「今天才是盛大的節日！」

遊行完後回家。家裏人都很高興！說，上海人民是跟毛主席的，不會跟「四人幫」的，這自發的聲勢浩大的遊行充分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10月17日 星期日

下午去外灘，去《文匯報》、《解放日報》看大字報。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比一月革命還熱烈。爆竹震天，敲鑼打鼓，人人無不為「四人幫」的被揪感到歡快！人民在創造歷史！

10月18日 星期一

停課一星期，因為全院師生太興奮了，須要學習開會，出去看大字報。

10月19日 星期二

文化廣場開十六所高校工農兵學員批判「四人幫」大會，徐景賢到會，叫他揭發交代，態度極不老實。但他已清楚看到上海人民是反對他們的，是仇視他們與「四人幫」的關係的。

10月21日 星期四

中央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來上海調查，主持工作，因為上海市委已沒法領導工作了。

傳達中央16號文件，是關於審查「四人幫」的一個通知，²⁴非常重要，要好好學習，特別是毛主席歷來對「四人幫」的批評。

10月22日 星期五

報紙已點「四人幫」名字了，真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

下午去市內遊行。外灘極為壯觀，紅旗招展，敲鑼打鼓，炮竹震天，氣球升空。人們的情緒熱烈已極。

10月24日 星期日

全市大會，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打倒「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與大哥、母親喝酒。第一杯，祝華主席領導我們繼續革命，祝華主席身體健康、長壽；第二杯，祝賀打垮「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寫大批判文章《「四人幫」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學中央16號文件。

遊行中見到的街頭詩：

紅燈高掛，舉國上下慶勝利，

紅燈閃閃，黨的光輝暖心間。

敲鑼只恨鑼面小，擊鼓又嫌鼓音輕，

特大喜訊傳上海，百萬工人齊沸騰。

千盤葵花向陽放，萬支頌歌在歡唱，

「紅心向着華主席！」，祖國未來有希望。

氣球氣球快飛去，快快飛向北京去，

向黨捎上心裏話：「熱烈擁護華主席！」

燈的山，燈的海，上海沉浸歡慶中，

千盞燈，萬盞燈，光源來自北京城。

萬里浦江捲驚雷，吼聲激起一江浪，

怒濤淹沒「四人幫」，洪流滾滾不可擋！

上海廣大軍民繼續舉行盛大慶祝遊行，熱烈歡慶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歡呼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

10月25日 星期一

學習中央16號文件。「『四人幫』人心喪盡，一朝滅亡，傾刻瓦解。」「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²⁵「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²⁶

10月26日 星期二

昨天的報紙今天到。

第一版登了我們黨的領袖，敬愛的華主席的大幅畫像。

報紙報道了，首都在24日開的百萬軍民隆重集會慶祝偉大勝利。

吳德同志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講到「毛主席的事業後繼有人。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講話批判了「四人幫」：「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他們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及待地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崇洋媚外，裏通外國，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他們路線的實質，就是根本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國內，篡改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在國際，拋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投降帝國主義。」

中央兩報一刊發表題為〈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社論，說「四人幫」，「搞的是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一條極右的路線」。

報載，北京遊行時，群眾除高舉毛主席、華主席的像外，還高舉周總理像，我感到特別欣慰。

10月28日 星期四

下午去市內遊行，熱烈慶祝中央任命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同志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書記。我情緒很高，極為興奮。

10月31日 星期日

人的一生應該是在運動和鬥爭中度過的。王船山都看到了這一點，你看他的詩：

真靜應知動不消，冰霜雷雨總清霄，
吹燈滅影形還在，炯炯三更伴寂寥。

11月1日 星期一

讀一點法家的作品也頗有啓發，如果歷史上的法家人物，還要求革新，要求前進，那麼在無產階級專政歷史條件下的革命者應該如何呢？回答只有繼續革命！

龔自珍生活在社會大變動時期，他的詩文便值得讀一讀。他那打破陳規、積極進取的戰鬥精神給我印象極深，甚至於一直深入到我的夢裏去了。

在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這一段時間，我要全力以赴投入戰鬥。首先要學好中央文件，學好毛主席有關「四人幫」的許多批示，還要讀點魯迅，結合當前戰鬥選讀他的後期雜文，積極大膽地投到大批判的戰場上去。

在批判「四人幫」的當前，重溫毛主席在去年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可以更深刻地看出這夥投降主義賣國主義的本質。

「假使你跟着你的星，你不會不達到那光榮的歸宿處，……」

——但丁《神曲·地獄》

11月2日 星期二

吳德同志在傳達中央16號文件時，談毛主席生前講到華主席時，說「他忠厚，為人無私，不露，就是說不笨。讓他當總理，他自己說，水準低幹不了。主席說，就是讓那個自己認為水準低的人去幹。……國鋒同志原則問題不讓步，一般問題就算了。」

報載郭沫若詞：

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1976·10·21

大快人心事，
粉碎「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詩歌有強烈的愛憎，無限熱愛毛主席，信任華主席，萬分痛恨「四人幫」。語言明白如話，工農兵一看就懂。郭老的心情我們是理解的。

11月3日 星期三

龔自珍的詩有極高思想性，差不多都是政治詩，我很喜歡。他那變法革新的頑強精神也是值得稱讚的。有人說我喜歡龔自珍的詩是因為我受「四人幫」的壓，和龔發生了共鳴，算被他們猜對了。

比如：

廉鍔非關上帝才，
 百年淬厲電光開。
 先生宦後雄談減，
 悄向龍泉祝一回。

又如：

西牆枯樹態縱橫，
 奇古全憑一臂撐。
 烈士暮年宜學道，
 江關詞賦笑蘭成。

再如：

九流觸手意縱橫，
 極動當筵炳燭情。
 若使魯戈真在手，

斜陽只乞照書城。

寫得多好啊！好就好在富有戰鬥精神。

11月19日 星期五

昨天批判徐、馬、王。在歷數十大惡棍（市委十口的負責人）的罪行時，徐講了一句話：「都是流氓無產階級、社會渣滓，包括我在內。」這倒是說出了一句實在話。但徐景賢此人是大滑頭，絕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語、鱷魚的眼淚所迷住。我對此人略有瞭解，決不上當。

我與「四人幫」，徐、王之流「實為公仇，決非私怨」。

11月20日 星期六

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二）中，對邊塞詩人與田園詩人講得很好。我當然是喜歡邊塞詩，因為它富有戰鬥氣息，看了令人精神振奮。劉對田園詩的本質揭露得較深刻。認為「田園隱逸詩人，表面雖說裝扮得很清高，很恬淡，實際都是愛官如命、貪生怕死的名利之徒。不管他們披着佛道或是老莊的外衣，而儒學是其思想基礎。可以說，他們의思想和作品，是『學而優則仕』和『隱居以求其志』的孔學在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中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

「四人幫」揪出以後，皆大喜歡，但有一部分人有安樂思想，有虛無主義、相對主義的消極的思想。對田園詩人的思想本質的批判有助於我們瞭解這種虛無主義相對主義的反動性。

記住魯迅的話：「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

11月23日 星期二

陳慎仁告訴我，他已看到《情況反映》，學校已將「四人幫」對我的迫害，上報市委。

12月1日 星期三

我喜歡陳毅的詩。陳老總的一生是為革命正直無私、光明磊落的一生。「四人幫」在他面前是多麼渺小可鄙啊！陳老總的「手莫伸」就可看作是對「四人幫」及一切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的批判：

《手莫伸》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汝言懼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覺，其實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縮。

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嶽。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飢渴。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第二想到黨培養，無黨豈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無人民豈能活？第四想到雖有功，豈無過失應慚怍。籲嗟乎，九牛一毫莫自誇，驕傲自滿必翻車。歷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在困難的時候要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請教，要熟悉這些無產階級偉大導師的生平及其思想。

12月2日 星期四

老徐晚上來訪，問及大哥情況及榆林路家裏情況。

12月4日 星期六

中午，支部書記張琪宏同志找我談話。說我的入黨要求已多年了，叫我談談現在的想法和要求。我從對當前運動的看法、態度談起。我告訴他「四人幫」的垮台，我高興得無法形容，黨和國家有希望了。對我審查，應作「四人幫」的政治迫害案處理，我詳細申述了理由，準備寫一個報告。我希望自己在鬥爭中入黨，在鬥爭中進一步提高路線鬥爭覺悟，識別能力。小張說，我的入黨問題最近支委已經開會研究過了，叫他向我說明三點：第一，對待審查的態度是正確的；第二，審查對我入黨沒有影響；第三，叫我努力爭取盡快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並問及我的同志關係，我作了說明。小張

說，我應更好地在團結同志方面做點工作，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盡可能多地團結同志一起革命。我同意他的看法。

12月7日 星期二

中午徐定生老師傅（原我專案組人員）告訴我，1971年對我的審查是這樣發生的：當時開始清「5·16」，由於聶受審查，上海對我開始懷疑，想去北大調查。去北京不容易，需市委批准。王洪文、徐景賢在報告上用鉛筆作了批示。大意是對孫月才搞搞清楚是必要的。審查就是這樣引起的。

甚麼搞清楚是必要的，我在北大早就搞清楚了。這不是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鎮壓革命群眾是甚麼？對我的審查老師傅們沒有責任。「四人幫」揪出前後，我對他們的態度完全一樣。一點也不怪他們。徐師傅說，你對我一直那樣好，一點也沒「怨仇」，「你的思想是正直的」，「你是顧全大局的」。我想我不僅僅是顧全大局的，我主要是相信這些工人師傅是真正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出發對我進行審查的。

12月9日 星期四

昨天、今天兩天寫完了給黨支部的思想彙報，「四人幫」在我的審查問題上破壞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²⁷「四人幫」反對百家爭鳴三個材料，準備明天交支部。

12月14日 星期二

這段時間搞「四人幫」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資料，今天上午交付印。政宣組批鉛印二千本，黨委書記老潘批鉛印七千本，每人一本。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黨委辦公室向我索取兩份揭發材料的原稿。說，黨委已報市委（12月13日報），市委已批下來要一式複印五份上報。

兩份揭發材料分別題為：《揭發「四人幫」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和《「四人幫」反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例》。

頭腦要冷靜，鬥爭要堅決。在鬥爭中還要不忘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人應有自知之明」。

12月20日 星期一

收到黃心川、劉慧芬、羅君信（及材料）。我調科學院事，老黃講「當盡力協助」。小劉信中說，「從這場鬥爭中您總結了些甚麼經驗，盼望看到您新的鬥爭成果。」

老徐在參加市委宣傳工作會議（共十天時間，有老潘等四人參加）。要批鬥徐景賢，他們就我的迫害問題要發言。

12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有同志告訴我，在我的問題上，說明我院黨委跟「四人幫」是不緊的。有鬥爭的，即使在「四人幫」沒暴露前，黨委也是偏袒我的。如果「四人幫」上台，你孫月才就會人頭落地，這是真話。晚上我看中央24號文件中「四人幫」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張春橋曾親筆寫下反動提綱，叫嚷：「怎樣鞏固政權，殺人。」這不是清楚地說明：「他們一旦上台，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這是何等地令人驚心動魄啊。」

我對老徐說：「四人幫」對我的迫害，至少應從破壞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角度來批判。老徐搖了搖頭，憤怒地說：是法西斯專政！我才悟到自己對這幫法西斯過去的所作所為認識還很不夠啊！

12月25日 星期六

老徐告訴我，對於我的問題，支部和黨委態度是明朗的，認為是「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但有一條界限要分清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組織上去北大外調是正確的。但外調回來，認為已經清楚，「四人幫」還要對我審查就是法西斯專政了。這個看法是對的。

下午去體育館參加上海市文教戰線批「四人幫」大會。馬、徐、王、朱永嘉、王知常被押上了審判席。

12月26日 星期日

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83週年。永遠懷念毛主席，不忘毛主席的恩情，要繼續革命。

中央發表了毛主席的《論十大關係》。

這是掀起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新浪潮的指導思想和思想武器，當前發表這一光輝文獻，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註釋

1 中共上海市委

景賢同志：你好。

去年6月11日，我曾就審查問題給你寄過一封信，並附上對「處理意見」的保留看法一份。至今一點反應也沒有，不知道你看到那個東西沒有？

我要求維持北大組織上的處理，理由已在上次給你的信中和保留意見中詳加申述了。簡單說來，因為黨的政策明確規定，對於已經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政策正確解決了的問題，不應當再翻老賬。而那個「處理意見」恰恰是翻了老賬，還把老賬誇大了。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活動（包括「處理意見」中提到了兩點）已在北大審查清楚，並按毛主席對北大問題的指示正確解決了，無須再另搞一套「處理意見」。也希望能考慮到，在北大審查後，即從68年到72年從北京到上海五年中，每年我都自覺地向組織或有關領導同志要作一到兩次的檢查，並在行動中改正了錯誤。

化工組織上有的同志反覆對我說，8341支左部隊對我的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正確的，但又強調這次對我的審查是「上頭（指市革會）搞的」，「處理意見」是「上頭」批准的，他們沒有辦法，難以改變。而我以為，關鍵在於「處理意見」的起草單位應嚴格掌握黨的政策。舉個小例，「處理意見」中說我是化工馬列主義教研組助教。不對！1968年我是北大哲學系學生。這一迴避就把活動的具體環境和歷史背景以及我當時的身分統統踢開了。這與如何落實政策不是沒有關係

的。又如，「處理意見」在宣佈前既沒有與我見過面，也沒有通知我參加落實政策大會（當時還沒讓我上班）。這當然也不是政策上的疏忽，說它有點「強加於人」是不會過分的。

化工組織上既然感到為難，我只好請求上海市革會對我的審查加以甄別。

現在我一面對為市革會「一辦」批准的「處理意見」持保留態度，以求得符合黨的政策的解決，另一方面努力做到不因此影響工作，盡我所能，為革命做一些事。

望你的辦公室收到信後，給我一個回執，就算是對信訪的一種回答吧。

敬禮

上海化工學院政治教研組 孫月才

1975·3·14

- 2 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往往是外儒內法，作為統治術，儒法是相輔相成的東西。認為「儒法鬥爭」貫徹於封建社會始終，是以虛構的歷史為當時的政治服務。不明就裏的我搞甚麼「儒法鬥爭」，的確是和「風車作戰」。這位同志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
- 3 《豔陽天》為作家浩然的代表作。「文革」結束後，浩然的作品是有爭議的，有人批評《金光大道》中英雄人物是「高、大、全」。浩然仍堅持己見。他於2008年2月20日去世，享年76歲。據報導，2月28日，在寒風中為浩然送行的有近千名群眾。（2008年2月29日《新華每日電訊》）。
- 4 1975年8月，毛澤東在一次同北大一位女教師蘆荻的談話中，講到對《水滸》的看法。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修正主義」是一個現代政治辭彙，有其特定內涵的。毛澤東說宋江「搞修正主義」，是一種隨口的比喻，卻很快被「四人幫」利用了。先是借毛澤東評《水滸》，來批判劉少奇、林彪的投降主義、修正主義。再後來，江青強調宋江「架空晁蓋」，影射、誣陷鄧小平要「架空毛主席」。
- 5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高爾基曾有一段意志消沉的時期。列寧寫信給他，指出他的「病態心理」是由於受到彼得堡那些「驚慌失措、悲觀失望」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影響造成的。列寧勸高爾基「徹底地改變環境、交往的人、住處和工作，不然生活就會永遠令人厭倦了」。（參見《列寧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頁109-112。）
- 6 「閃閃的紅星」即解放軍軍帽上的帽徽。「文革」中還有一部電影叫《閃閃的紅星》。
- 7 電影《閃閃的紅星》的主題歌。
- 8 古代希臘，哲學是愛智慧，是一種思辨活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大智慧。

我顯然比較強調這一方面，聽起來像知識課，其實這是我對哲學的認識和愛好，而同學們也是歡迎我這樣講的，覺得聽起來有味道。在「文革」中深感我的這種哲學愛好是包含着「個人主義」的，所以痛下決心要改造世界觀，強調「理論聯繫實際」。但在那個年代，我國政治運動多，反覆也多，（例如對彭德懷的反覆評價，都是由錯誤的政治運動造成的）。政治教師緊跟形勢會鬧出許多笑話。教師自嘲為「政治舞台上的芭蕾舞演員」。粉碎「四人幫」後，紛紛表示不想再當「演員」了。以至教育部的政治理論教育司司長李正文來上海召開全市政治理論教師大會，一方面對上述自嘲表示理解和諒解，另一方面，要我們相信，以後的政治局勢會相當穩定的，不會再當團團轉的「芭蕾舞演員」了。

- 9 毛澤東在聽取四屆人大籌備會工作的彙報後，談了一個理論問題：「列寧為甚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中共中央為此發出《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隨後，姚文元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3月1日），張春橋發表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975年4月1日）。
- 10 這一年的8月和10月，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劉冰先後兩次上書毛澤東，反映當時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專橫跋扈、爭權奪利等不良作風，要求中央調查。毛澤東指出：「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指毛澤東本人）的。」由於信是鄧小平轉交的，被認為鄧小平是支持劉冰的。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意見，於11月下旬召開了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毛澤東審閱批准的包含上述毛澤東指示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點》強調，「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接着便在全國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並把進行整頓工作的鐵道部部長萬里、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科學院負責人胡耀邦，統統上掛到鄧小平。（參見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頁275-276）。這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直到粉碎「四人幫」尚餘波未平。
- 11 其實是，不過添置了兩張小沙發。我說要沙發幹甚麼？夏建華笑着說，你真是一個書呆子，沙發用來坐呀，坐得舒適一點。其時林同華還在搞《紅樓夢》研究，向我展示了不少《紅樓夢》版本。
- 12 盧森堡（1871—1919），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著名女革命家和理論家。波蘭人，後遷居柏林並取得德國國籍，參加、領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一戰爆發後，組建斯巴達克同盟和德國共產黨，在鬥爭中被捕犧牲。著有《資本積累論》、《社會民主黨的危機》等。列寧認為，盧森堡儘管有錯誤，但仍然是一隻雄鷹。

- 13 法捷耶夫(1901–1956)，蘇聯作家。1918年加入俄共，1939年起當選為黨中央委員。三十年代起擔任蘇聯作家協會領導工作。二十年代發表小說《毀滅》。1945年發表小說《青年近衛軍》，描寫衛國戰爭時期一群共青團員抵抗德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1956年蘇共二十大暴露斯大林問題後，法捷耶夫開槍自殺。
- 14 老王時為教研室副主任，老蕭時為學校政宣組組長。
- 15 這是1976年3月3日由中共中央印發的《毛主席指示》，一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性文件。文件內容是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間聽取毛遠新彙報時的多次談話。《指示》的主要目的是為「文革」做一個定論，即「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文革」「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重申「階級鬥爭是綱」，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說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但「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769—1771）。有兩句話，值得任何時候的當權者警惕。一句是：「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還有一句是：「總是有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 16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同時作出兩個決議。一個是《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另一個是《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後一《決議》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時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議。
- 17 汪子嵩、張世英、任華編著，《歐洲哲學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是時至當時僅有的一本由我國專家自己編著的歐洲哲學史。
- 18 黃作珍，時任北京市副市長。
- 19 李贄(1527–1602)，明朝「異端」思想家。認為《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主張保持「童心」，反對復古模擬。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見解。著作有《焚書》、《藏書》、《李溫陵集》等。
- 20 吳德，時任北京市市長。
- 21 1975年6月，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起草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它論證了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促進安定團結的指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是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很明顯地和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唱反調。這篇文章是在為整頓「文革」中的亂象提出理論根據，是值得肯定的。但此文還在批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宣揚的唯生產力論」和「劉少奇在我國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可見達到理論徹底性之困難，它總要受歷史的、認識的局限。

- 22 不日得知，此「社論」前三天，即10月6日，中共中央已粉碎了「四人幫」。
- 23 「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得知其主子覆滅後，立即緊急動員。徐景賢調集民兵，組織武裝叛亂指揮班子，準備對抗中央。所謂「要做老紅衛兵工作」，就是想讓「老紅衛兵」們重新站出來，和他們一起對抗中央。為甚麼在「紅衛兵」前面加個「老」字呢？因為自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後，紅衛兵組織已瓦解了。老紅衛兵只「風光」了兩年。踏着紅衛兵的造反之路走向權力寶座的「四人幫」的上海餘黨徐景賢們這次失算了。
- 24 名稱為《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文件第一次公開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江青有野心」、「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甚麼照樣搞呀？」等。
- 25 [唐]杜甫詩《戲為六絕句》之二。
- 26 [唐]劉禹錫《西州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 27 揭發材料：

《揭發「四人幫」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

上海化工學院黨委 並轉 上海市委「四人幫」專案組：

我是上海化工學院政治理論教研組教員，曾遭「四人幫」的政治迫害。這是「四人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破壞無產階級政策的表現。現在向你們揭發如下：

我從1971年4月1日到72年9月29日，被隔離了整整一年半。這種審查是由「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及其親信徐景賢親自下令搞的。審查結果已在1975年11月20日宣佈，是我院黨委作的一個《說明》。我先把這個《說明》全文照抄，這可以為這個揭發材料省掉一些筆墨。

關於孫月才同志問題的說明

孫月才同志是我院理論教研組教師，1964年9月至1969年1月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孫月才同志於1967年1月至3月在上海任「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負責人，同年8月至1968年7月任「新北大公社」負責人。1968年在北京大學曾因運動中有些事件與他有關受過審查，審查結果未作書面結論，材料當眾銷毀。

1969年回化工後，在清查「516」運動中，我院對他再次進行審查，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因此，仍不作書面結論，在審查中形成的材料，由學校統一銷毀。

中共上海化工學院委員會(蓋章)

1975年10月29日

「四人幫」直接下令對我再次進行審查(據我原專案組的老師傅們揭發，王洪文、徐景賢在一份報告上分別用鉛筆批示的)，審查結果作出的這個《說明》，以

及「四人幫」反革命真正面目的徹底暴露。這三件事聯繫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幫」對我的審查是一種政治迫害，是對抗和破壞毛主席無產階級政策的表現。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還須補充一些事實。

上面《說明》中講到的1968年北大對我的審查，本來是上海有人去北大調查我在上海運動中的情況引起的，因此審查完後，有關上海的材料全由他們帶來上海了。

那次審查，沒叫我檢查，也沒受到批判，可見我的錯誤是一般性的。8341進駐北大後，又作了複查，進一步認為對我的審查是錯誤的。1969年我回北大參加了一個時期的運動。4587部隊(63軍)的成金元同志於6月11日對我說，他已在4月26日的大會上就對我的審查承認錯誤了。「現在，我代表領導向孫月才同志賠禮道歉。」接着9月3日8341領導為我召開了講用大會，會後將我的全部材料當眾銷毀了。事先8341領導(我的事均由魏銀秋同志負責的，魏現為北大黨委副書記)曾通知上海方面叫他們寄回我寫的材料，準備一並銷毀。但上海方面拒不交出材料。既然這樣，王洪文、徐景賢本來可以再翻一次這種材料，以避免審查，但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們一夥說的8341審查過的不需要再複查是多麼虛偽啊！兩條路線，兩種政策，真是涇渭分明，截然不同。這段時間，北大形成了一個「團結起來，落實政策」的經驗，不久，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這個經驗作了批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發下去了。中共中央在文件中號召各級領導學習北大的經驗，「更好地進一步全面落實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可見，「四人幫」對我的所謂審查，與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完全背道而馳，破壞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從一斑窺全豹，「四人幫」對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們就是要把上海搞成獨立王國，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

這件事還可以說明，他們是一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分子。一月革命時，我們「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在上海整過王洪文的材料。我們認為他分裂上海工人運動，拉一派打一派(他拉的主要是王秀珍、陳阿大、王立清，馬振彪，因此我們順便也點了他們一下)，不正派，有野心，因此，不適於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糟的是，我們把材料交給張春橋、姚文元了。向貪官告狀，結果就可想而知。我們與王洪文在一月革命中的對立，「四人幫」當然是懷恨在心，要伺機報復的。68年在北京京西賓館，王洪文對我講「你不要管上海的事，人家準備搞你一下」。他對我講了以後，上海的事，我再不插手了。但搞我的恰恰是他自己，用心何其毒也！

對那次所謂審查，我在隔離時就先後提出了兩個申辯報告，詳細說明這種審查背離毛主席革命路線與政策的理由。但上面引述的《說明》我當時是同意的，因為那時「四人幫」的真面目還沒有暴露。我想正像我自己在運動中有錯誤

一樣，他們在革命過程中也難免出點差錯。只要政策落實了，一年半就不應去計較了，幹革命總要付出代價的。現在「四人幫」的真面目徹底暴露了，剝奪我一年半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這件事就應提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高度來看，應作政治迫害案處理，應看作是對抗和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這樣，以我院黨委名義作的《說明》也就應該撤銷。對敵人決不留半點情面。

市委「四人幫」專案組：「四人幫」對我的迫害，與我原專案組的同志毫無關係。我對專案組的老師傅及別的同志過去是熱情友好的，現在和過去完全一樣。我真正相信他們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對我進行審查的。其次，按政治迫害案處理，並不是說我在運動中就沒有錯誤了。我對自己的錯誤一點也不賴賬。我寫的材料，除與「四人幫」有關的應重新認識外，其餘一概不否認。但我只承認自己有錯誤，卻不能承認「四人幫」對我的所謂審查的合法性，因為已經成為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子事了。

我的揭發請你們調查核實，並予以處理。

我寫的材料尚保存在本院組織組，我原專案組的人員大致均在化工。一月革命中參加整王洪文材料的同志，尚有兩個在上海，他們是：羅軍——《文匯報》文教組（目前在《文匯報》「四人幫」調研組）、林同華——在上海解放軍部隊（烏魯木齊南路1號）。還有一個在北京計算中心研究所，他叫陳炳泉。

敬禮！

上海化工學院政教組

孫月才

1976·12·9

1977

1月4日 星期二

下午，支部書記以上幹部學習班開學，黨委書記老潘作了動員。接着由我介紹《論十大關係》約兩小時。講完後，老潘說我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來準備這個東西。領導是瞭解群眾的，我想我要是一直這樣緊張地工作、學習，是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

1月5日 星期三

收代軍信，說趁現在我們還健康、不老的情況下，為祖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建設共產主義事業多做一點貢獻。說得很對，現在就是要大幹社會主義，用實際行動來批判「四人幫」，以表示對華主席的擁護。

1月6日 星期四

今天，陳老總逝世五周年。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冬夜雜詠·青松》

這是陳老總自己的寫照。

百年誰不死，從來無老彭。

寫詩以自勵，聊以剖心情。

馬列最偉大，世界正歸心。

——《六十三歲生日述懷》

學習陳老總嚴以解剖自己，真誠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可貴精神。

今天去挖澱浦河。紅旗招展，萬眾同幹，要把「四人幫」破壞的生產爭回來。

1月8日 星期六

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離開我們已整整一年了。要是總理看到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他有多高興啊！

報紙上紀念周總理的文章很多，這在一年前是不可設想的。

張瑞芳的《敬愛的周總理，文藝工作者懷念您！》很感動人。

1946年，張瑞芳即將離開重慶前，周總理對她講：「可能有一個階段黨的機關離開你們遠了，你們要慎重，無論在甚麼情況下，對黨要做老實人。自以為聰明的人往往是沒有好下場的。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因為只有老實人才能經得起事實和歷史的考驗。共產黨是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的。」作者說：「周總理這番語重心長的教導，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卻的。」讓這句話也深深地印上我的心田吧！

敬愛的總理襟懷坦白，勇於自我批評，時常用自己的歷史經驗教育幹部和群眾。他說：「有錯誤要逢人便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幫助，又可以給同志們以借鑒。」

早在十幾年前，周總理就和鄧穎超同志約定，身後都不保留骨灰。他們認為，從土葬到火葬是一個革命，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個革命。周總理在逝世前留下遺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裏和土地上，逝世後，得到了毛主席、黨中央的批准。周總理對骨灰處理的革命主張，充分表現了他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共產主義精神。

我將來死了，也決不保留骨灰，向周總理學習！

一位老年醫生激動地談到：總理過去講過，我們要像蠶一樣，將最後的一根絲都吐出來貢獻給人民。周總理為革命戰鬥到最後一息，他自己真正做到了「春蠶到死絲方盡」啊！

1975年7月，敬愛的周總理最後一次從醫院來到人民大會堂。同志們見了周總理又高興又難過，都勸他病中要注意休息。周總理

說：「革命黨人能休息嗎？」他走到人大會堂南門接見廳「迎客松」畫前，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豪情對大家說：我在這裏接待過許多外國元首，就是沒有接待過蘇修頭子。

周總理的病情越來越重了，但他更關心的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健康。他躺在病床上捧起毛主席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端詳；他讓同志們把電視機放在床前，給他放映毛主席接見外賓的新聞紀錄片。就在逝世的前幾天，他把載有毛主席兩首詞的《詩刊》放在枕頭旁邊，讓身邊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朗讀。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在病危的時刻，又讓人取來《國際歌》的歌片，低聲吟唱着。並對同他一起戰鬥、生活幾十年的老戰友鄧穎超同志說：我堅信全世界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1月13日 星期四

晚看紀錄片《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我是在熱淚盈眶中看完這部紀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的生平事業紀錄片的。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總理的遺志，為共產主義奮戰終身。

1月15日 星期六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¹大雪，一個銀白的世界，還有甚麼比這更美的風景啊！偉大的首都一定更為壯麗！寒冷是好的，寒冷可以激發人的革命熱情。

1月17日 星期一

晚上，傳達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決定：馬天水停職審查，徐景賢、王秀珍離職審查，王少庸不參加黨委，批判。這是一個及時的決定，是深入批判「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措施。

中央派林乎佳、嚴佑民、趙行知、毛連珏、車文儀、陳錦華來加強市委領導。周純麟、楊富珍仍參加市委領導。

下決心要把被「四人幫」破壞干擾而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年齡尚不算大，還要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

2月2日 星期三

晚支書張琪宏同志來訪。告訴我，我對「四人幫」的揭發，黨委已開會研究，認為是「四人幫」對我的政治迫害，市委也在口頭表了態，是政治迫害，要平反。黨委要搞一個書面報告給市委，由市委正式批。

小張還說我們學校要召開一個控訴「四人幫」大會，由文化局兩同志和我發言，叫我考慮考慮。

一、審查真相

· 王洪文、徐景賢親自批示審查

2月3日 星期四

晚老徐來訪。學校定於2月12日左右開控訴大會，要我準備發言。老徐說，1971年3月18日，徐景賢在文教組送的文件上批(大意)：孫月才在北京和上海幹了許多壞事，應接受專案審查。王洪文批同意徐景賢意見，並說對孫月潮也要審查。王少庸批(大意)是否與電車二場有關。後來，我們學校不同意做結論，因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徐景賢批孫月才炮打謝副總理、春橋同志，不做結論不妥，做結論以示嚴肅，並說王洪文對孫月才比較瞭解，徵求王洪文意見。王批請文教組再議一議。

準備考慮發言，應以搞獨立王國篡黨奪權、實行法西斯專政為綱。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劉世平(原「清辦」負責人)同志找我。告訴我，徐景賢、

王洪文的批示是1971年3月8日以後，是批在文教組的一個文件上的。大意是，孫月才在上海也幹了許多壞事，應設專案組。第二個批示是在1973年，大概是上半年，意即要做結論，「以示嚴肅」。王洪文叫文教組議一議。

老劉說，我的「案子」是「蠻大」的，從頭到尾都是市裏抓的，化工只是「照辦」而已。

2月7日 星期一

老劉講，由於同學放假，教員回家，控訴大會延期至下學期，一開學就開。

劉說，徐的第二個批示是在化工黨委認為沒有必要作結論時批的，認為要做結論，「以示嚴肅」，這才有那個「處理意見」。但「處理意見」遭到我的批駁，化工再反映至文教組，文教組又「請示」了他，才不得不同意做個「說明」算了。這裏當然還應考慮到我給他和王洪文的信，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已批了「四人幫」。他們不得以退為進，以守為攻。

二、以「四人幫」的「政治迫害」作結

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全院大會，憤怒控訴「四人幫」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行，會上由朱錦多同志和我發言。朱錦多同志是反潮流的英雄，很值得我學習。他的事跡已見諸報紙、電台。我控訴了「四人幫」王洪文和徐景賢對我的法西斯專政。我發言後，黨委副書記張進勇同志講了話。他說：孫月才同志是我院馬列主義教研組教師，於1964年9月去北大哲學系當研究生。1969年1月回到我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孫月才同志於1967年1月到3月任「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負責人，1967年8月到1968年7月任新北大公社負責人。1968年在北大

曾受審查，審查結果不作結論，材料當眾銷毀。因為1968年曾給一個上海的同志寫過一封信揭發了四人幫，徐景賢曾說化工的孫月才在上海幹了不少壞事要審查。徐海濤曾多次來催化工要對孫月才設立專案組進行審查。現在根據中央1976年23號文件，上海9號文件通知，我們對孫月才的問題重新作了複查，認為1971年11月到1972年9月的隔離審查是「四人幫」及其餘黨對孫月才同志的迫害，現決定撤銷1975年10月「關於孫月才同志問題的說明」。

「人貴有自知之明」。在形勢越好的時候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人家說我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說「大事不糊塗」。這都是言過其實，我只知道我還有錯誤。²

註釋

- 1 [唐]岑參詩《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 2 我讓這一天的日記作為《悲歌一曲》的尾聲。不僅因為這一天「四人幫」及其餘黨對我反覆審查的真相昭然於眾，也因為我看重日記的最後一句「我只知道我還有錯誤」。究竟是甚麼錯誤呢？對事物的認識包含着時空的因素，彼時彼地人家稱我是「一個真正的造反派」，此時此地看來，恰是我最大的錯誤。「造反」原來是為了除舊布新，推動歷史，而「造反派」卻在「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召喚來了專制主義的幽靈。我深切地感到，政治的異化是自由的大敵。悲劇已逝，黎明的豎琴已奏響時代新曲，但我仍然不免會仰望着那高遠的星空，想起這一代人的悲劇。

附錄：文革書信一束

編者按：

「文革」中我曾收到許多書信，作者多數是相識或不相識的大學生。這些書信同樣是「文革」的見證。

這裏選錄的是我離開北大後，北大同學部分來信的摘編。它們本是信手拈來，直抒胸臆之作。我抹去了有抒情色彩的文字，留下對北大後續運動的記敘。也選了一些他們在即將或已走出校門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和心態的描述。這些學生物、物理、中文、波斯語以至數理邏輯、原子物理和地球物理的同學，他們擱置自己喜愛的專業，真誠、勇敢地面對新挑戰的同時，也不掩飾彷徨、迷茫和無奈。

書信摘要是為了彌補《日記》的不足，以期對北大運動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敘述。

劉慧芬來信（十一封）

月才同志：你好！

終於收到了你的來信！按行程計算，早就在等着你的信了，可不知為甚麼每每落空，心中有些不安了，又有甚麼事纏身呢，從幾方面想，越想越覺得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甚麼事都好辦。尤其在當前奪取全面勝利的大好形勢下，更加強調了一元化領導，集中統一，問題會好解決的。但這僅僅是推理，也是希望吧！

……

元旦後學校掀起落實政策、區別對待、分化瓦解敵人的高潮。1月8日全校開了落實政策大會，樹立了八個樣板，有我系國民黨

少校教官、訓導主任、一級教授趙XX，地球物理系中統特務嚴XX，他們是因交代尚好，給出路，從監改組回到群眾中監督。郭XX、張XX、徐XX、朱XX這些犯過走資派錯誤的，經教育給予工作。尚XX也給了出路，放到群眾中批判。0363雷XX（《新北大報》編輯）也不戴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放到群眾中批判教育。會後，全校引起強烈反響，廣大革命師生對正確掌握政策更心中有數了。有問題的人很多坐臥不安，交代揭發了問題，到上星期已有100多起。當然也有些頑固不化的階級敵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利令智昏，跳出來翻案。也有些有問題的人認為那麼大的問題都從寬了，我這點事算不了甚麼，不在乎。我們反覆討論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帶着落實政策中的問題學習了毛選中的《論政策》及四卷中一些文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一貫的對敵鬥爭策略思想，提高了認識。尤其聯繫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奪取全國勝利的新形勢，對毛主席許多新提法從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及向共產主義邁進來理解，我覺得還是懂了些事。尤其工人師傅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最忠、貫徹執行主席指示最堅決給我很大教育。我們系開始放趙XX，大部分人想不通，提了許多問題，宣傳隊讓大家充分發揚民主，討論了兩天，最後集中了正確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基礎上統一了認識。隨着革命的深入，「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意義越來越清楚了，我自己覺得對工人師傅包括我們班那位老師傅感情也越來越深了。我開始從師傅身上聞到芬芳，看到優點，最根本的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態度，他們對毛主席的指示堅信不移，行動起來堅定不移。而我說起來有時還湊合，行動就動搖，對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我覺得有了比較迫切的要求。

在前一段落實政策，批判了寧「左」勿右錯誤傾向後，目前又有一小股右傾翻案風，所以特別強調開展革命大批判。用大批判發展大好形勢。我覺得宣傳隊掌握政策最穩，我們的運動在排除「左」右干擾中沿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比起校文革那個知識份子一統天下就是大不一樣。

清華比咱校還快，他們已全部成立了基層革委會，最近幾天就要成立全校革委會，學生已有些系到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特鋼

勞動。對舊知識分子處理已有好的經驗。清華全校197個教授，大部分都有歷史問題(或家庭問題、現行問題)，對他們要批、用、養。並樹立了三個樣板：劉仙洲、梁思成、錢偉長。前兩個經過批判，不同程度地認識了自己的問題，因為他們有病，也就不讓他們幹甚麼事，養他們這麼一批人；錢偉長經批判，他自己說：我教書不行了，我會六國外語，可以搞一些翻譯。現在宣傳隊讓他到特鋼邊勞動邊搞教改。他們的工資經群眾討論，讓他們自己報，暫定劉仙洲因看病保留原工資，梁思成150元，錢偉長100元。他們學校監改人員全校只留了11人，縮小了打擊面，咱們學校也在學習他們的經驗，目前全校300多監改人員，大概定了案的或沒定案但他不自殺、不逃跑、不行兇、不串供的就要放到群眾中來。事實證明把他們放到群眾中更便於大家批判、提高警惕性，他們也感到壓力。我們班就有一個漢奸剛放到班上來，我們就用批鬥會迎接了他。他開始想翻案，以為放他出來，他就是革命群眾了，經批鬥他老實了，承認自己態度不好。

「九大」很快就要召開了，師傅讓我們搞好清理階級隊伍向「九大」獻禮！

……

月才同志，我覺得你有許多優點，但也有受舊學校舊教育毒害帶來的弱點，直言不諱地說，我覺得你太好心，對誰都從善良的願望出發去考慮問題，人家投你一怨，你報之十德。有時就不免「書生氣十足」，幾千年來留在人們頭腦中的舊思想還沒完全掃除，舊人物也會在階級社會中存在，你的好心就要看對誰、對甚麼事，不然就要被利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

送一最珍貴的禮物：中南海的松枝，這是人家送我的，因你離開北京，更加想念中南海，就給你寄去，望珍存。

此致

文化革命戰鬥敬禮！

劉慧芬

1969·1·7

元月9號下午2點到10號下午6點，北京市好幾個區同時發現投寄的反革命傳單，內容十分反動。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反革命集團為否定九大、否定毛澤東思想搞的非常嚴重的反革命案件。還寄給中央機關、軍隊、全國除廣東之外的28個省市自治區，署名中央馬列派。這兩天我們正在查，咱校收到三封，其中有些用語都是反動小集團的語言。

※ ※ ※ ※ ※ ※ ※ ※ ※ ※

月才同志：

……

上次寫信時你們哲學系革委會還未成立，剛發走信，過了兩天哲學系革委會就成立了。11名委員，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四人，副主任趙正義，委員有老聶、老孫，還有于本原，學生一個「頂風船」戰鬥隊長，一個兩年級「井岡山」的。你們系200多人，11個委員顯然是為了往校裏推薦而多選的。學校革委會也在同學中醞釀、爭論了。我們提到老聶、老孫、王茂湘、馮迎璽等人，就是兩派頭頭中原公社頭頭有點不過硬。可能家裏、社會關係都有些問題，不過重在政治表現，可能還會有一個代表。「井岡山」的提到王桂琴、解萬英等人。說要有個教授代表，有人提周培源，我們不同意，若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揮手，我們就支持照辦。後來團裏座談會提出兩名：張龍翔（自然科學處長）、周培源，供領導參考。原計劃14號就要成立，現在看來人選還未定下來，上級批准要到春節後了。

……

一天師傅問我：知識份子為甚麼要接受再教育？我覺得這是個當然的問題，資產階級思想融化在我們血液中，不接受再教育就改變不了舊思想。可是師傅說：工人農民要不要接受再教育呢？我感到不好答，我們接受再教育的內容是毛澤東思想，工人、農民也要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但這兩者又有根本的不同，我們原來受的是封資修的教育，而工農兵受的是無產階級教育，到底怎麼理解「再教育」這一「最新指示」，從而更自覺

地執行呢？……

祝好！

劉慧芬 69·2·12

※ ※ ※ ※ ※ ※ ※ ※ ※ ※

月才同志：你好！

上次看到你的信我非常鼓舞，很快就回信了。但過了這麼久還未見你來信，我想大概是由於忙吧！可是你平常對同志那種滿腔熱忱的勁兒，怎麼會因為忙一些就擱下來不問呢？所以我懷疑是那封裝着照片、像章的信或許丟了！你那麼長時間得不到覆信，該着急了吧？

先告訴你兩件大喜事吧！一是今天剛剛聽到的8341部隊星期一將進駐我校！一是老聶當選了九大代表！在全國大學8341的熱潮中，主席派8341來北大，可以看出主席對北大的無限希望！老聶當代表是中央要北大出一名代表，宣傳隊推薦的。在介紹時說她是第一張大字報作者，是造反派，是跟毛主席的，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有感情的。文化革命中是反王關戚的，她沒有後台，跟二月逆流沒關係。雖然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但本人歷史清楚。她的錯誤是運動後期沒促進大聯合，7·28主席接見後沒原原本本傳達「最高指示」，有歪曲，為我所用，她的功大於過，從大局考慮應該選她！儘管我已經知道了要選老聶當代表，但當指導員傳達這個消息時，我還是禁不住熱淚盈眶，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多麼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時時記着群眾的每一點成績！本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發的，是主席發動文化革命的一個戰略措施，是主席的天才發現！大字報本身就是主席「5·16通知」貫徹到群眾中去的產物。紅衛兵運動更是主席親手培育的新生事物，從8·1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到8·18主席接見紅衛兵。當我們犯錯誤時又是主席7·28連夜召見，語重心長寄予期望。今天文化革命取得全面勝利時，主席卻首先想到群眾的功勳，把勝利歸功於人民歸功於群眾！想到這些，對我們過去一不鬥、二不批，派性發

作的錯誤悔恨萬端，我那時更是狂熱轉而灰心，看到學校問題解決不了就彷徨，消極起來，豐富起所謂「知識」來，是多麼不應該！

……

18號早上我們行軍70多里到達了太平莊，這裏就是我系教育革命的基地了。現在主要是抓革命，促生產，進一步搞落實定案、複查，還有抓緊農時，春耕、春種，種菜、種糧，修果樹。因為剛來，長遠打算是甚麼還沒怎麼講，不過附近就是村莊，出門便是果樹、土地，為開展三大革命運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我想好好學習主席對毛遠新的三次講話，老老實實拜貧下中農為師，在這個綠林大學中多學些東西！

數力系、無線電系最近要搬到200號，物理系到昌平一個村裏。學校裏落實定案，大批判都抓得很緊。上星期日北京市革委會召開了緊急會議，指出北京市現在有80%單位搞落實定案，普遍出現偏嚴，要跟上形勢的發展，抓緊抓深抓扎實，「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幹，抓好定案。最近又大學新華印刷廠《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定案》的新經驗，落實政策很堅決！

……

蘇修侵犯我珍寶島，偷雞不成蝕了把米，聽說3·2一仗就被我英勇的邊防軍打死31，俘虜38（辦學習班），逃回去只7至8個！但是新沙皇不甘心失敗，還要繼續搗亂，最近還在以卵擊石。因報紙沒轉來，《參考消息》也沒有，不知有甚麼新消息，你怎麼看待這一邊境事件？國際形勢有甚麼新動向？

最近看毛主席講話，談到中蘇關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說這是社會現象。怎麼理解這個辯證法？它的條件是甚麼？……

祝

永遠緊跟毛主席！

劉慧芬 69·3·22

※ ※ ※ ※ ※ ※ ※ ※ ※ ※

月才同志：你好！

……

自從太平莊回校就投入了總結經驗的群眾性運動。宣傳隊放手讓大家提意見，有的系採用了串聯會大字報的形式，提意見、找差距，我們系前一段比較強調學習，昨天也開了講用會，把前一段提的意見梳辮子。各班排還有師傅及同學個人講用。主要提了宣傳隊對待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執行主席十二中全會講話的態度，對待江青同志講話（9·7及9·14）的態度，還有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態度，不堅決，對九大慶祝不重視，包括九大代表的產生。再就是對待群眾、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不是革命的堅信程度。在知識分子中沒有走群眾路線，具體就是對待紅衛兵簡單化，特別指出促頭頭內容方式的錯誤，兩派聯合沒有弄清是非，靠「壓」。對教師幹部隊伍的估計更嚴重些。關鍵還在對待自己，總認為工作做得不錯，因此不注意抓宣傳隊自身思想革命化，不虛心向清華學習，受了學校中資產階級傳統勢力影響。大家提得很尖銳，可是師傅們不僅不覺得委屈，而且非常注意跟群眾一塊談認識過程，開始怎樣，後來怎樣，現在怎樣，他們對於沒完成毛主席交給的重託非常痛心。在總結中我覺得受到了更實際的一次「再教育」。因為對很多問題我分析不透，所以前一段思想中問題很多，就未及時寫信。就是現在我自己心中也無定見，到底怎麼看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偉大事件，怎麼主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甚麼叫工人階級領導，我很希望談談你的意見。

「九大」隆重開幕，我們看了開幕式及14號的電視，主席精力特別好，神采奕奕，連連做着手勢，非常親切地講了話，林副主席身體很健康，作了長時間的政治報告（講話很長），發言的人也朝氣蓬勃。14號電視還有老佛爺（指聶元梓——孫按）一個特寫鏡頭。不知你們看到了沒有？……

革命敬禮！

劉慧芬 69·4·17

※ ※ ※ ※ ※ ※ ※ ※ ※ ※

月才同志：你好！

……

「五一」我回去看望媽媽瞭解到農村一些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主要是四不清幹部翻案，文化革命初一些下台的幹部又打起造反的旗號，蒙蔽群眾、篡奪了領導權，借「清隊」之名打擊積極分子。還有就是行兇殺人，擾亂社會治安。張家口地區已破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他們偷、搶、騙，還殺死三個沒社會經驗的婦女。他們交代說，成天說張家口地區形勢大好，我讓你30里地死一個人，看你好不好？囂張一時，最終還是逃不出群眾專政的法網。

……

寄紀念章一個，永遠緊跟毛主席！

劉慧芬

69·5·5晚

※ ※ ※ ※ ※ ※ ※ ※ ※ ※

月才同志：

前幾天寄出林副主席講話不知收到否，最近又看到4·30林副主席對濟南、南京軍區負責人的談話，內容與上次差不多，主要是講團結（上次是對雲、貴、川的談話，誤認為對四川一個省的談話），不知你看到沒有？

學校仍在講大團結，最近大字報很多，主要是分析批判各自的錯誤，總的看公社出的大字報較多，從歷史的經驗談到工人階級必須改造北大，有哲學系李士坤等人寫的全心全意維護工人階級領導，還有宋一秀、黃元莊寫的歷史的經驗，其中談到孫蓬一最近還想不通，總結經驗時，要找一些人寫大字報造反。夏兵的《這場鬥爭的實質是甚麼》調子最高，強調校文革領導一部分人中糊塗認識，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向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點了聶、孫、王、姜。原來說月底開個全校講用會，後因時機不成熟推遲了。校文革頭頭大概有些轉過來了，老聶準備了一萬字的檢查，還找孔繁、周培源、張俠談心，徵求意見。下邊在進一步擺問題、挖根源，批修

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有些活思想是談了半天，基本觀點沒變，覺得沒甚麼好談了，也沒解決團結的問題，不過從知識分子革命動搖性找原因還是比過去更進一步認清了自己的面貌。

武漢的傳單，我感性東西太少，看不出是甚麼潮流，不過一點感覺是造反派這樣搞不利團結，不符合運動大方向。有問題應在內部先解決。另一個傾向就是領導幹部對造反派看支流多，問題多，現在解放幹部，有不批判就解放走過場的現象。你說到底是甚麼動向呢？

「九大」期間，主席講話你們聽了幾次？我們只傳達了兩次（4·1和4·28）。念的是文件。

這次我國政府聲明，哈爾濱集會喊的口號「團結起來，準備打仗」，有些學校宣傳隊講要準備打游擊。請你再給我談談戰備形勢。

此致
戰鬥敬禮！

劉慧芬

69·5·31

※ ※ ※ ※ ※ ※ ※ ※ ※ ※

月才同志：

……

「十一」前，咱們運動內容非常豐富。整黨大部分系都恢復了組織生活，正在準備成立支部。一個是黨員在新形勢下怎麼辦？一個是群眾在新形勢下怎麼辦？群眾中反正「納新」（吸收新黨員之意——孫按）沒有「我」的思想很多。師傅昨天來跟大家談活思想，批了做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說在今天這樣談是反動的。還有就是成立革委會。名單正在小範圍徵求意見，幹部有聶元梓、張俠、孔繁、周培源、趙正義、張學書。教職員：孫蓬一、楊克明、焦錦堂、華秀珠、王桂芹、張龍翔、黃昆等。學生：向華明、候漢清、姚樹德、謝友長、宮香政等。宣傳隊13人。名單一傳出反應很強烈。對候漢清大家議論很多。在這之前剛宣佈了一個平反決定，說他文革中犯了議論損傷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政治錯誤，但不是反革

命。這樣一個人進革委會怎麼看？有人說反正井崗山裏，只能他代表。實際上這是派性，沒認真去考慮這樣做是否合乎主席思想。後來我看主席對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還有葉群同志講話，我覺8341是瞭解他的情況的，這樣做一是代表性，二是對犯了錯誤的造反派，只要承認錯誤，還應該在工作中考驗，敢於鬧事的人可能會有所作為，這樣才用他。這實際上是對「政治危險論」的批判。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照顧山頭，讓他們到桌面上講比背後講好。

……

在偉大祖國二十年大慶前，四大獻禮，有衛星、核潛艇、東方紅煉油廠出油、地鐵通車。上海呢？有甚麼新工程？

29個口號裏有國際國內鬥爭任務。22條你怎麼理解？柯西金這位不速之客的不速之行怎麼看？

茵子昨天跟我談了件事。她有一個中學同學，高中時在突出業務的高壓下堅持學毛著，畢業時堅決下了鄉，下鄉八個月入了伍。現在部隊當放映員，他參軍時正好分紅，他把自己勞動所得400元分文未領給了隊裏，說自己參軍不應要這些錢。並把家中送他的新東西全送了同學。剛下鄉勞動，有時需回哈爾濱挖糞，別人都怕見老同學不願回來，可他一個人趕上車就來了。總之茵子講他思想很純，不過性格有些孤僻，不愛言語。茵子說他認識的人中她覺得這是最無私的一個。但茵子媽媽說他們以後沒機會一起工作，勸茵子慎重。茵子覺得她媽媽看法不對，可也是實際問題。她說不想考慮這些，因為雖彼此有好感，並沒有談明，那麼多事都要做，先不想吧，可是媽媽提出來了，怎麼辦？你談談好嗎？

……

慧芬

69·9·17晚

※ ※ ※ ※ ※ ※ ※ ※ ※ ※

月才同志：

那麼長時間沒收到你的信，我還以為你生病或有甚麼事了呢？

我是2號晚上返京的，回來即參加了歡迎國慶觀禮代表來校參觀的活動。這次來校代表5,000多，主要是來聽咱們清隊、整黨的經驗，也有大團結的經驗。有遲群講大團結清隊，王政委講整黨，劉信講宣傳隊犯錯誤怎麼辦，楊處長講擴大化，聶元梓講一派掌權的歷史教訓，候漢清講兵團錯誤，還有趙聯講如何走坦白從寬的道路。杜XX及九歲女孩子講如何辦家庭學習班促使其丈夫走坦白從寬的道路，具體內容我們沒聽，只是聽接待的同志講了大概。以後再詳細問問，有甚麼新經驗再寫給你吧！歡迎直到4號。昨天（6號）我們又聽了觀禮代表郭鳳蓮（大寨）、牛翠蓮（河南）、杜永春（珍寶島）的報告。他們的報告充滿朝氣蓬勃的戰鬥精神，非常鼓舞人。所以雖然一直進行了六個多小時，大家沒吃飯，但到最後還是要求他們詳細介紹。郭鳳蓮同志是1961年回鄉的高中畢業生，鐵姑娘隊隊長，現在大寨黨支部副書記。她主要講大寨人怎樣在一個堅強的戰鬥堡壘黨支部領導下，與天鬥、與地鬥、與階級敵人鬥。有幾點給我印象很深。她講大寨黨支部根子扎得正、扎得穩、扎得深，扎到了貧下中農中。陳永貴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孫按），苦大仇深。他們老家是大寨30里的一個村子，可是鬧災荒，逼得他父親把他媽和三個姐姐都賣了，只剩下六歲的陳永貴和老父親也離鄉背井，最後逃荒來到大寨，把陳永貴賣給一個富裕中農。老父親自己到離大寨二里的村子扛長活，最後遇大旱被地主趕出，吊死在祖墳上。陳永貴同志對黨對人民有無限深厚的階級感情。從1955年互助組一直到現在堅定不移地帶領大寨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有其他幹部像老英雄賈進才。新的接班人是回鄉知識青年，原來是會計，紅管家趙樹海（現在是支部書記）。他回村後積極參加三大鬥爭，後來社員選他當會計。他想以後跟算盤打交道了，可以不再經風雨，該坐辦公室了，社員看他有事沒事坐辦公室，三天就讓他再回到勞動中去，說他勞動還沒畢業。勞動了二、三個月，趙樹海真的不願脫離勞動了，又讓他當會計。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不脫離勞動，不脫離群眾，被大家稱為紅管家。現在他們的幹部都堅持參加勞動。陳永貴同志帶頭。文革三年中，陳有60%時間回大寨，他沒脫離勞動，穿戴和大家一樣。他的心、他的思想也沒離開貧下

中農，從來沒坐過辦公室。每次回來下了車就先問村裏的運動、生產。有時飯也吃不上就勞動、解決問題。他們那裏群眾不害怕幹部，幹部也不害怕群眾。有了意見及時提出來。幹幫群、群幫幹，群監督幹，幹為群眾服務，魚水關係。她講的很生動，我這是從她講的好幾處摘出來的，表達不了她豐富思想之萬一。還有她講的鐵姑娘隊，1963年大災時她們組織起來。當時最大17歲最小13歲，堅決要求黨支部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她們，在攝氏零下20多度，她們和男青年一樣在狼窩掌（山名），吃的是冰茬飯，睡的是冷山洞，但她們聽陳永貴同志憶苦就覺得冰飯甜，冰飯香，冰飯吃下去化成了熱的力量。他們老一輩堅持戰鬥，學到老一輩艱苦奮鬥的傳統。

……

珍寶島英雄杜永春，是3·2、3·15自衛反擊戰一個陣地的指揮。他本來是團的幹事，沒打過仗，更沒指揮過，但靠毛澤東思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對蘇修的刻骨仇恨，槍聲就是命令。只要有機會就打，打沒命令的勝仗，使他所帶領的班在兩次戰鬥中都全殲敵人，而我們11人只有一人輕傷。他講了邊境上與蘇修的鬥爭，從說理到棍棒發展到武戰。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我們英雄的邊防戰士充滿革命英雄主義，每戰必勝，打得他們一敗塗地，真是大快人心。他的講話總不時地被熱烈掌聲所打斷。我們的戰士、人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就是無敵於天下！杜永春同志原是幹事，他在戰鬥最艱苦的時刻總是首先想到毛主席的教導，把毛澤東思想傳送給每個戰士，精神變物質，就使戰鬥越打越有勁，革命化打垮了機械化。做人的思想工作真是最重要的啊！他講的對戰爭充滿必勝信心，是對那些歪曲人民戰爭的大毒草《逆風千里》、《紅日》，還有《萬水千山》所宣揚的失敗主義、戰爭恐怖主義最好的批判。

是否寫得太亂了，我想的那麼多，不知怎麼講清楚，你想知道哪些告訴我，再給你寫吧！

下一段用七天時間整團。主要是大批判，批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派性、三黨六論。我還沒好好準備。明天做動員。

最近去了一次沙城，看望久病的媽媽。戰備比北京緊，這是我回去最明顯的一個感覺。軍人已從各野戰軍調來大批，27軍、38軍還有很多已改了番號，到壩上(張家口北)、內蒙。前不久，公路上每晚過坦克，過了一個月，機關、學校也騰了一些房子給部隊住，繼林副主席視察張家口後，最近黃永勝、邱會作同志又來。部隊做好了最充分的準備。機關也具體安排了轉移地點。仗打起來，支前的、搞後方工作的，馬上就可以開展工作。糧、油、鹽、檔案等已在兩山儲備。公檢法在清理監獄，該送的送，該判的判。居民動員挖防空洞，每家一個。支持投親靠友疏散，全縣6,000戰備民兵開赴壩上修工事。差不多人人都有打仗的觀念，遲打、早打都要打。當然也有恐戰的，也有麻痺的。現在工作是內緊外鬆，宣傳上是做好準備。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外邊風吹得樹嘩嘩響，北京最近氣溫大降，我的鍛煉就只剩下跑步(每天2,000米)、做六段操，看到你那麼刻苦鍛煉，我還得努力，以後扔手榴彈吧。

太晚了，下次再講吧！

此致

戰鬥敬禮！

慧芬 69·10·7晚

……

舊北大造成許多封資修的殉葬品及新社會的罪犯，10·4又有歷史系一個男生像化工楊XX那樣砸死同班女生。其狀比那個女生更慘。現罪犯已在押，過幾天開鬥爭會。後來我又聽說一些陰暗角落的丑類和醜事，真是給「六廠二校」丟死了人！原來茵子給我講她們學校那些事，我還認為我們學校正氣壓倒了邪氣，沒那麼嚴重。現在看來，舊北大餘毒還遠未肅清，輕視不得。……

10·8晨

※※※※※※※※※※

月才同志：你好！

無論怎樣忙都想及時將活思想新問題告訴你，可是想到跟你談的不要影響工作，就先將全力貫注到目前的工作，其實得到你的幫助正是我做好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希望你能更多地指出我思想上的毛病，分析我缺點錯誤的根源。待會兒我把同學這次整團中給我提的意見抄給你，你可得好好幫我認識認識。

從10·9開始整團，這之前全校追悼了在江西農場為教育革命英勇獻身的兩烈士，鄒容新、林鴻範，他們的事蹟非常動人。在學校四清中鄒容新同志多次為救火、救同志奮不顧身。林鴻範同志常對人講：不要把個人的生命看得那麼寶貴，美帝蘇修發動戰爭，我一定要上戰場。他患嚴重胃病，但他們教研室(化學系)一女同志身體不太好，他便爭着換下女同志到了江西。在江西他們為管後勤東奔西跑。在9月的一天，他們為買菜划船到南昌，回來途中突起了大風，風急浪高，小船顛簸，船倉進水，在危急時刻，鄒容新讓大家(同去7人)跳下去，自己將船頭小豬解下來，才跳入水中。在大風大浪中他們搏鬥了一夜，互相照顧，把生命的希望讓給別人。最後因鄒容新一天只吃了一個饅頭，又搖了半天槳。林鴻範本來就身體瘦弱有病，支持不住，被惡浪捲走。他們明知驚濤駭浪危險，偏向風波江上行，雖然惡浪奪去了他們的生命，但他們無畏的鬥爭精神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北大引起極大反響。鄒、林兩烈士都被追認為中共黨員。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鋒戰士。學了他們的事蹟，加上國慶觀禮代表的報告，為我們整團做了最好的動員，所以這次整團比整黨更有勁。我平時假日回家多，跟同學談心少，這次比較多的徵求了意見，從群眾中吸取了政治營養。我感到自己思想改造必須放在群眾監督下的必要，對「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實踐經驗的戰士」有了切實體會。同學意見最多的是「上層路線」，說我是「群眾落後論」。我挖了思想深處阻礙我繼續革命的東西，我覺得「群眾落後論」是表現形式，解剖我的世界觀，最危險的還是「公私溶化論」。雖然有些東西同學沒看出來或是認為不嚴重。因為我的革命中有鍛煉自己的醜惡雜念，常常考慮個人政治得失，比較計較領導、群眾對自己的看法，缺少埋頭學習的精神等，大概你看出來

了。有了這個東西，對群眾就認為談不出甚麼，愛跟所謂「有水準」的人談。對工作到關鍵時刻不敢負責，缺乏鬥爭性。檢查根源，民主革命時，爸爸參加革命並不是出於階級覺悟，而是激於民族義憤從學校參加了革命。媽媽雖然家裏極貧對革命有深厚感情，但都不是「完全」「徹底」。所以爸爸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時「私」字發展，必然犯錯誤。在今天，自己還帶着甚麼「鍛煉自己」、「發展自己」的目的參加革命，必然與革命格格不入，我覺得自己批判的還很不夠，可同學說我還比較觸及靈魂，在會上沒指出甚麼更尖銳的意見。我又個別跟一些同學談，他們又提了一些，我整理了一下給你，請你多考慮我的缺點，我耳邊批判的話太少了。

出乎意料團支部選舉（全系一個支部208名團員）選了我，我知道憑自己的思想水準，很難做好工作，感到壓力很大。勝利者最危險，高貴者最愚蠢，我又那麼自信，怎麼能擔起這個擔子呢？

……

今天全市開公審大會，審判了263名罪犯，我校歷史系那個鄢成林判死刑，當即執行。那個傢伙過去還是歷史系文革副主任！慣於耍手腕，向上爬，他想擠進革委會，入黨。從中學起就看了許多壞書，學希特勒、曾國藩、袁世凱等人的處世哲學、政治手腕，在同學中總是挑撥離間。8341進校後，鬥派性他借機跑回家，對班內活動一點不感興趣。個人主義是無政府主義基礎，無政府主義是通向反革命橋樑，最後終於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會後劉信同志又做了戰備動員，傳達了北京市戰備指示，全民防空是當前中心的中心，明天就開始挖防空洞、戰壕。宣傳隊、黨支部不放假，各單位組織基幹民兵訓練。今晚63軍戰士又全撤出，可能到新疆備戰。同志親，手足情，含淚送親人，我說不出是甚麼滋味。把那樣的落後的北大變成今天，「六廠二校」解放軍同志付出了多少代價啊！

啊！還有一個特大喜訊，該先告訴你。毛主席「十一」前視察了江西，談到了北大、清華農場，對程世清同志講，三個單位（還有江西生產建設兵團）一定要把鯉魚洲建設好，要修公路。不光種糧食還可發展林、牧、副、漁。提到那裏水吃了肚子不好，主席說水不好

可以分析嘛！毛主席多麼關心我們啊！我們教改更有了勁頭。下星期動員教改，11日下去。

……

戰鬥敬禮！

慧芬

69 · 10 · 17

※ ※ ※ ※ ※ ※ ※ ※ ※ ※

月才同志：

終於收到了你的信，我還以為你出了甚麼事呢！那些天總也收不到你的信，我想你可能低血壓病重了，也許調回北京了，甚至想到又被甚麼鬼事麻煩了……種種設想，後來我想寫信給大哥問問吧，那天剛發出一信，便收到了你的信，我太扎手了，不過當時還是很急。那之前剛好收到姨姨的信。叔叔他們幹校從吉林遷往河南，路過北京，姨到機關整理檔案。我請假回去兩天，120里公路，我問了一下，路上還安全，便騎車回去，先就到了你家。還好代軍那天中午12點多才去上班，我跟她聊了北京的整黨補課，她跟我談到製藥廠整黨補課的情況，又談了北京戰備的情況。她講你那裏情況很好，宣傳隊讓你講用，你不講，……她很擔心你的身體，說在給你找藥。她可真是關心你！向今放學了，我看她又長高了，瘦，但很有精神，我看了她的習字本，寫得很工整，很有筆體，她說要加入紅小兵了。向晨比過去胖多了，很能模仿姐姐去玩去看書。代軍說他喜歡吃肉，身體健壯了。姥姥要參加街道學習，又要照顧小弟，她可夠累的。她非常好客。非讓我吃飯不可，我只好囫圇了一大碗麵條，又吃了豆包。一開始還有些拘束，在你這一家人熱情款待下，我感到和你在時一樣。我走時代軍也要上班了，她一再囑咐我再來。從你家出來我好像放下一塊石頭，輕鬆多了，因為知道你近況很好，家中也安然無恙。可到叔叔家，姨說叔叔他們那天夜裏到豐台，因為要趕快到河南籌備插隊，沒能下車回家。跑了多日，也沒有看到叔叔。叔叔思想經過多大變化啊！他一定有很多話要對

我們講，可是因為忙，現在還不行，以後總得讓叔叔把他的教訓全講給我們聽，更堅定我們走與工農兵結合的路。

……

回來就趕總評。我聽到了更尖銳的批評，同學說我是「思維—概念—政治」，好像自己最革命，拿政治詞藻壓人，並問我工作的動力是甚麼。也有說我堅信突出政治，在行軍最累時，做鼓動工作，但平時談話，從理論到實際比較機械，用得不靈活，分析問題少，思想方法是演繹法，不是分析法。還有同志說我接觸領導多，後來注意改正，但有些怕同學知道跟領導接觸，而沒從根本上看到群眾的極積性。認為別的班工作做得好，對咱們班重視不夠。工作浮，靠開會多，深入細緻少，沒有抓典型。師傅也給我提了，事事以身作則，帶頭遵守紀律。會上同學們熱情嚴肅的態度，及互相開誠佈公的氣氛給了我很大教育。過去你想徵求意見，還不一定願跟你談。

……

當然有個別的我還沒想通，比如說我拿政治詞藻壓人的那個同學是原來另一派的，我們整過的。他常談的一個問題是工農差別。現在來到農村更是大談城鄉差別。認為知識分子過去所以走那麼一條路是因為制度上的特殊待遇造成的。甚麼公費醫療、勞保待遇、福利待遇等等。他認為工農差別有些是新社會增加的，工人生活水準越來越高。他說分配應是按勞動強度分配。我也不懂政治經濟學，但我覺得他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對頭，好像他要為貧下中農說甚麼話、解決甚麼問題，因此對他的話我很戒備。這樣的人怎麼跟他談思想呢？他出身是不錯，怎麼對問題的看法那麼怪呢？是不是我看消極因素多了？還有其他一些同學，我願意跟他們談，他們卻把我看成接近領導的人，不願跟我談。怎麼跟大家談到一塊去呢？過去我談的政治太理論了，以事實遷就真理，就容易變成教條主義。

……

聽到一個消息，我們系的教改的問題。植物專業學生到江西去，15號就回校做準備，生物物理搞針麻腫瘤，生化專業的辦製藥廠。現在還是小道消息，黨支部討論了，同學還不知道，如果是真

的，離開毛主席帶領我們戰鬥的文化革命發源地，離開我政治生活的搖籃北京，我有說不出的依戀。還有我從來沒有離媽媽遠過，現在媽媽身體又很不好，肝痛有腹水，常腫。還要疏散，千頭萬緒纏在心頭。你過去就跟我談過要鬥這個私心，現在可是時候了。去，我當然會堅決聽從黨的召喚，但從感情上還有些放不下。我是生得太嬌了，從沙城到北京，媽媽還要找叔叔、姨姨照顧我，現在我一個人去千里之外，跟媽媽講，她可能會很牽心。我還沒告訴她，怎麼跟她講好呢？從生下我18天，媽媽一個人帶着我，跑情況爬山、過河、找組織，三個月後才見到縣委，後來媽媽支前時每天晚上去幾個村，也是背着我，敵人追趕，被子衣服全扔了，也不肯扔掉我。媽媽是把我當小革命戰士背着的，後來生活的不幸又使媽媽格外為我費心。所以雖然媽媽明白道理，但我怕她愛子心切，思念過多，你幫我想想辦法，講講道理。

……

衷心祝願

毛主席萬壽無疆

慧芬

1970·元·2

※ ※ ※ ※ ※ ※ ※ ※ ※ ※

老孫：

我們已於年三十全部回校的消息想你已經知道了，你又往紅星寄材料和信了嗎？

因為原來計劃春節過後還在下邊搞一段，春節那幾天又放假，所以我於年三十早上回沙城看媽媽了。沒想到形勢急劇變化，同學們緊急行動於當天全都趕回學校。回來即投入了批判極「左」思潮的階級鬥爭，初五那天我回來，一看校園裏貼滿了批孫蓬一的大字報，聽同學們講了遲群講話及孫蓬一的言行，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昨天哲學系開會批判他，他態度極壞，狂妄到誰的話也不聽，已經很危險了！……

沒想到畢業來得那麼快，「二校」提前畢業要招生，我們系可能招200，已在準備，我們這批人將分配到全國各地軍墾農場的不少。我希望到軍墾農場或插隊。

……

永遠緊跟毛主席

慧芬

70·2·11

羅勝來信（三封）

老孫：你好。

你的信已經收到好些天了，一直沒給你回信，你也許等急了。我們想懲罰一下你。我們上次那麼多人給你寫信，你老先生兩個月後才回信。要不是劉慧芬春節後收到你的信後馬上來告訴我們你的情況，大家真以為你那裏又出甚麼事了。

……

老聶當了九大代表，而且進了主席團，這是值得我們大家慶賀一番的事。3·20楊政委有一個講話，我想鍾宏在可能已經給你講了，現把講稿（我們的回憶稿，但相當全了）給你寄去。這個講話絕不是總指揮部的意思，而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這個講話給北大文化大革命做了極正確的結論，而且也對紅衛兵運動做了正確的估計，所以大家聽到這個講話都很激動。很長時間沒有聽到無產階級司令部對北大的直接指示了，大家都在盼啊盼啊，終於在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不可理解，心緒萬千之時，無產階級司令部又向我們發出了英明的指示。

……

3月22日又傳來好消息，8341部隊要進校參加領導鬥批改運動。3月21日，我校宣傳隊總指揮部負責同志到人大會堂，謝副總理和溫副總理傳達了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派8341到北大。市革委會負責同志講：8341部隊到北大參與領導。北大和清華

是姐妹學校，在某種意義上，北大比清華影響還要大，……文化大革命作為主力軍是工人階級，先鋒是紅衛兵，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初、中期是好的，中期和後期之間有些人犯了錯誤。現在清華的紅衛兵也像當時那樣（意思是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軌道，認真搞鬥、批、改），把北大和清華搞好了影響大，清華搞得相當好，北大要搞好了，全國的大學都可以搞好了……

3月24日（星期一）一大早8341的同志就來了，我們都沒來得及歡迎。一到校就分組到各樓去轉一轉和大家見面，還到各食堂慰問炊事員，到醫院慰問病員，作風很好。現在已下到各系，你們系5人，我們這個大系才3個，看來重點是文科。8341現在正遵照毛主席「要瞭解運動的全過程」的指示在做調查研究工作，他們共來了80人，住在俄文樓。

目前，我們在進行總結經驗的工作。聽說上星期五8341的楊政委和總指揮部一起討論工作時，還講讓物理系和法律系先行一步搞整黨，後來他回去了（我們想可能是中南海吧）。回來後，部署就變了，全都停下來搞總結經驗，整黨暫不搞了。生物系到200號去種地也調回來了。所以我們大家都在想，這是中央、毛主席為北大運動安排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是毛主席關於北大運動的戰略部署。目前總結在深入中，大家對前段清隊工作中的錯誤提了好多意見。我們想，經過總結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北大很快就會步入全國先進行列……

前些天總理做了一個報告，我們傳達得很少，科學院傳達得比較多，但我們傳達的這部分他們正好講得少，所以把兩份稿子都給你寄去。

……

此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

戰友 羅勝

69·4·4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任何人都不要說。3月18日晚上，江青同志（可能還有總理）接見了老聶一個人，事先沒有通知指揮部。講話內容是：一、告訴老聶她當九大代表；二、派8341部隊到北大來，徵求老聶的意見；三、談了主席對北大運動的看法及主席對北大運動的部署。具體的不知道。這體現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新北大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的無比關懷和巨大信任，讓我們共享這個巨大的幸福吧。

※ ※ ※ ※ ※ ※ ※ ※ ※ ※

老孫：你好。

……

學校成立革委會的情況我想一定有人給你寫信了，我就不再多講了。副主任有六個：8341王副政委、63軍劉信、工人魏秀茹、咱們學校三個：聶元梓、周培源、張學書。常委忘了有多少，咱們學校只有一個張俠。對這個革委會說句老實話，我沒有甚麼太深的感情。按理說，這是紅色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結果，可是由於它沒甚麼較深的群眾基礎，也不能反映群眾的要求、意願，所以我覺得這個革委會也不過徒有虛名而已。關於席位的問題，是沒甚麼好爭的，只要是忠於毛主席的，誰上都可以。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一面，就是，因為有些人沒有按照「一碗水端平」的原則辦事，因此群眾心理不服氣，不滿意，那他就要爭一爭，吵一吵，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比如說，第一個革委會名單中，井岡山一方凡有點影響的人（包括孔、楊、侯、周培源、周一良）都要上去，而公社一方，除了聶元梓必上以外，沒有甚麼有影響的人。公社總部三個頭頭丁建華、宮香政、劉存哲一個沒要。後來大家對周一良意見極大，才不得不換了個丁建華。我覺得這樣選擇人是有一定目的、一定傾向的。總之，我認為北大的問題沒那麼簡單，情況是比較複雜的，只不過現在我們不掌握事情全貌，得不出一個正確的結論，所以只有拭目以待。

你一定會感到我的情緒不大對頭，其實沒甚麼，我以上的話只說明了我思想中不通的一面，因為其他正面的東西也沒甚麼好講的，那些東西是明擺在那兒的嘛！比如說清隊、整黨、大批判這些工作總還是搞得很不錯的，特別是大批判，就是在六廠二校之間比，也算是數得上的呢！我也絕不會因為想不通某些問題，而意志消沉，不好好參加運動。該幹的還要努力地幹，只是因有些地方思想不通而影響主動性、積極性的發揮。

「十一」以後要開展整團，再一次掀起清隊高潮。二十幾號以後就要全面搞教改了，至於怎麼搞法，還不清楚。

……

二十年大慶的到來，促使我們考慮很多問題，我和同志們正在努力摸索，希望自己能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在階級鬥爭的風浪中更自由一些。可是至今，我有很多問題還沒想通，因此思想亂糟糟的。每次提起筆來，總想把全部思想、起碼是全部思想的概況告之於你，可是話到嘴邊又不知如何講才好。今天我極力使自己安靜一下，試着寫寫看吧。

目前國際國內形勢是比較清楚的了。國際上，美帝蘇修要搞侵略，我們就要反侵略。因此要搞備戰，國慶口號第22條就是我們的戰略口號。國內，經過三年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奪了權，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空前的，大大地加強了。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開始進入鞏固時期。秩序要安全，領導要加強，生產要開始大躍進，一切都要在新的基礎上走上正規。這一點在國慶遊行隊伍中可以充分體現，從國慶口號中也可清楚地看到。形勢變了，我們的思想就不能只停留在原有的水準，用原來的眼光看待現今的一切。正如毛主席講的，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比較地需要遵守組織紀律、服從領導、埋頭苦幹等等精神。……這個變化對我們這些思想像無韁的馬兒一樣的人來講，是不太容易適應的，但必須強迫自己盡快適應，否則就會吃大虧，犯錯誤。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知識分子本身有很多固有的毛病，

這些惡習在大革命的後期表現尤為突出。動搖性、不徹底性、猶豫徘徊、自由散漫不要革命紀律等等，這些東西對個人是不能革命到底的毒藥，對革命則是破壞革命隊伍、渙散戰鬥意志的害群之馬。我們自己應當自覺地克服這些壞東西，不要隨波逐流，同流合污。這一關也是不大好過的，歷史上很多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時候脫離革命隊伍而走上墮落的道路，前車之覆，後車可鑒。

工人階級進駐學校一年多來，我們思想上有不小的變化，也得到了不少收穫體會。最近，殷愛娥他們教改小分隊從工廠回校進行總結，我聽聽他們還是有很多實際體會的。在和工人共同進行三大革命的實踐中，他們初步認識了甚麼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為甚麼具有這些優秀品質，對知識分子的弊病有了更深刻的實際體會。這種東西是比較扎實的，有基礎的，是一種真正的收穫。從他們的實際工作中，我更感到，光在學校裏呆着不行，雖然也在搞鬥批改，但是遠離工農兵，不體會時代的脈搏，世界觀不可能根本改造。我渴望趕快走入社會，無論環境好壞，但只要有工農兵群眾，我相信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總是可以逐步靠近工農兵的。

.....

現在我覺得自己有點看破紅塵的勁兒，對甚麼都覺得無所謂，社會就是那樣，沒甚麼可奇怪的。這種思想的主流是積極的，就是說我已經開始懂得了社會，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幼稚了，比較自由了。另外也有一面，就是不像以前那麼單純、熱情。

.....

緊握你的雙手！

戰友 羅勝

69·10·8

※※※※※※※※※※

老孫：

.....

我給殷愛娥的信你已經看過，你對此信的兩次很不相同的評論

我也已經知道。我認為你兩次的說法都對，因為每次都有不同的角度。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悲觀，但是至今仍未解決這個問題。一想到幾十年後的中國，我就覺得我的思想再不是那樣歡快，那樣明朗，就像萬里無雲的晴空，掠過了一抹烏雲，但它的陰影卻深深地印在人們心中那樣。回想文化革命初期我們多麼嚮往一種新的局面，我們曾滿懷激情地為她而呼喊而戰鬥。可是三年後的現實卻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美妙、那樣純潔，這就使我們考慮了很多問題。我想，革命並不像我們過去所以為的那樣簡單、那樣理想，她需要我們進行辛勤的勞動和艱苦的鬥爭，革命的路途是坎坷不平的，有勝利的歡樂，也有失敗的痛苦；有掌握規律時的自由，也有盲目從事時的被動；有達到目的時的興奮，也有未達目的時的深沉。我們應當懂得這一切。過不了幾個月，我們就要走出校門，跨入社會，更應有一個新的思想準備和精神準備。

聽殷愛娥講，你對某些現象也想不通，可是你的思想狀態卻一直是不錯的。希望你趕快來信，對我目前的思想進行批評、幫助、指教。

下面談談北京抓「5·16」和元旦社論的事情。

北京主要是文藝口、衛生口、學部、經計委在搞，而且搞得還比較好。高校不知為甚麼遲遲不動。聽說人大最近動員了，北大清華兩大名牌看來還絲毫沒有動的跡象。民院、音樂學院、外語學院、師大也在搞，但成效不大。據有些人看法，認為領導權有問題，所以阻力很大，深入不下去，我因不瞭解情況，無權發表意見。聽學部的人講，他們2,000人的單位，有300個「5·16」分子，第一套班子200人，第二套100人。第二套紀律很嚴，洩露了就滅口。學部聯隊支隊長以上的官員全部參加了「5·16」。據說「5·16」的司令是周景芳，副司令有潘、吳、林聿時、王恩宇、傅崇立、洪濤等。北大哲學系分在學部的畢業生幾乎全是「5·16」分子。計委革委會副主任朱XX（我們的反對派）是「5·16」分子已被捕。總之，看情況，中央決心很大，可是目前進展並不很順利，以後究竟怎麼搞，搞成甚麼樣還不清楚。另外聽說，主席有一個批示：解放軍是

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對軍內的「5·16」分子一定要徹底清除！這都是不準確的，意思沒錯，但不是原話。元月3號，8341部隊開進外院（外院情況如下：他們那兒有一個高幹子弟，經常可以見到總理，從總理那兒知道要抓「5·16」，回校後貼了一張大字報，問宣傳隊為甚麼不緊跟中央部署，後宣傳隊大整此人，甚至進行隔離。總理知道這件事後，很生氣，讓外院抓「5·16」，就這樣開始搞了起來。動員了兩次，最近又動員了第三次，8341是在第三次動員之後進校的）。8341在動員會上講：對「5·16」恨不恨得起來，這是對毛主席忠不忠的問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外院的情況說明了甚麼，還得看今後事態的發展。

……

元旦社論發表之後，我們進行了學習。我們感覺是：關於鬥批改的提法不像我們原來想像的那樣高、那樣振奮人心。我想目前應該是戰備推動鬥批改，而鬥批改也為戰備服務吧。文化大革命搞了三年多了，雖然有些東西破的還不夠徹底，還未批深批透，但總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應當立起無產階級自己的新的東西了。否則，光破不立，必然要導致舊的腐朽的東西更瘋狂的氾濫。文藝就是一個大問題。現在知識青年中流傳了很多低級下流的髒東西，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自己精神空虛，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從數量、品質上以強大的力量去壓制邪氣。我總覺得八個樣板戲太少了，而且演出範圍很小，不能讓更多的群眾得到直接欣賞的機會。應當多出電影、小說等更易於在廣泛範圍內進行宣傳的作品。再有，教育革命也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國家五年沒招生了，那將會有十年接不上氣。我國工業水準及科學水準還很落後，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需要儘快培養。當然不能再走老路，可是也不能消極等待，需要的是大膽、謹慎地去進行創新。

12月30號，王副政委做了一個報告，說理科要集中對口，文科要化整為零。文科於1月20號前分散完畢，組成小分隊到工廠、農村、部隊，去接受社會調查，搞大批判，還要搞創作，要對樣板戲進行評論，還要寫「三年文化大革命」、「二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等。

現在文科各系都抽調了一部分人回來搞大批判，批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

祝好！

羅勝

1970·1·10

殷愛娥來信（二封）

老孫：

……

昨天成立革委會，謝副總理、吳德、李鍾奇、丁國鈺等都來了，謝、吳都講了話。楊得中主任、王政委、劉鑫、魏秀茹……，聶元梓、張學書、周培源為副主任，常委還有張俠（常委中學校裏的代表只有四人），公社裏丁建華上去了，周一良由於群眾意見比較大刷下來了，其他我也不詳寫了，我想你一定會收到詳細報告這些情況的信。

你這次來信談到侯等問題，我基本同意（不完全同意），我對這些雜七雜八的人上去毫不在意，關於派性問題，我覺得應該跟上形勢，不要再繼續頭腦膨脹下去了。我希望這次能有機會想想這個問題。向大老孫問好，祝他健康！

此致

革命的敬禮

殷愛娥

69·9·28

※ ※ ※ ※ ※ ※ ※ ※ ※ ※ ※

老孫：

……

學校最近的變動我想一定有許多人告訴你了。我和羅、萬三人

於23日上午5:50離開學校，前往懷柔縣九渡河村，成英、鍾宏在往房山縣，老潘24日前往漢中，隨形勢的發展，看來我們很難聚到一起，也不太可能見面了。一切是那麼的突然，我的思想一下子還沒轉過來。我們星期一聞得學校要分散，星期四早上就這樣永遠分手了，要是不打仗，我們還可能見上面，要是打仗，那我們只有在戰場上再見了。

……

我這個人興趣極廣，在頭腦由自己支配之時，我甚麼都想搞。昨天是在路上看到山河壯麗，氣象萬千的時候，我很想做幾首詩，那天晚上浮想聯翩、夜不能寐的時候，我也很想做幾首詩但苦於肚中無墨，成不了文，由此我很想學點文。當我聽樣板戲的時候，我又很想學點音樂，當接觸照相、收音機時，當然我就更想鑽這一行了。當我接觸到政治的時候，又感到這個領域有無窮盡的知識。總之我只恨自己精力太少，需要知道的東西又太多。不過，現在我這樣的狀態得趕快改變，時間和精力有限，這是客觀存在的，在這有限的時間內我只能做一本萬利的事情——這便是學習主席思想。千條萬條主席思想是根本的一條，千忙萬忙毛澤東思想不可丟掉，能把主席思想變成自己的靈魂，用主席思想指導我的一切，這便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願望。但是願望終歸是願望，要變成現實得努力，得有毅力，而我這點往往是極差極差的。

看來我們這批人畢業是沒望的了。很有可能戰爭一爆發，集體入伍，最早最快地投入第一線去，這點當然是很幸福的了。我們這批63級在經濟上是虧了，在政治上確實是很幸福，在階級鬥爭最激烈的北大參加了運動的全過程，又即將參加埋葬帝、修、反的偉大戰爭，這真是很難得很難得的啊！

……

此致

革命的敬禮！戰友的握手！

殷愛娥

鍾宏在來信（一封）

老孫：你好！

劉慧芬讓我給你寄去一份「1·27」的毒草大字報，以便分析研究，現給你寄去。

上次給你的去信介紹了北大批判孫蓬一極「左」思潮的一些基本情況，主要是觀點性的東西。這次批判聲勢很大，群眾真心發動起來了，意義深刻。口誅筆伐成為大家的自覺行動，大字報之多如運動初期，各系都紛紛召開了各種各樣的大中小型批判會，哲學系自然是打衝鋒的。許多系還以黨支部、團支部的名義寫批判文章，據說有些類似1957年反右時情形。咱們系面對面批判了孫蓬一多次，全校還召開了一次批判大會。18日楊政委在向全校師生員工作報告時也着重批判了孫蓬一的極「左」思潮。這場鬥爭是奪權與反奪權、佔領與反佔領、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發生在工人階級佔領北大一年多並取得偉大成績後的今天，它的意義的確不僅在於北大，而孫蓬一的跳出來除了有其必然性外還有它的特殊意義。趙正義、韋全貴現在認識得稍好一些，孫蓬一、宋一秀、高雲鵬——尤其是孫蓬一——態度惡劣。孫蓬一作了最充分的表演，使用種種詭辯法抗拒群眾的批判，如此下去是沒有好結果的。孫蓬一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現在仍然取決於他的態度，總結這場鬥爭的各個方面實在大有必要了。

……

代向你親愛的母親問好！

致以

革命的戰鬥敬禮！

鍾宏在

1970·2·22上午於北大

附：

遭全校「大批判」的孫蓬一等人寫的大字報（摘要）

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

徹底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

……

「5·16」是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是無產階級專政最大隱患。這些傢伙在反革命小爬蟲王關戚、楊余傅、蕭華的培植和操縱下，以極「左」或右的面目出現，把反革命的矛頭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它們反對周總理，不只是反對周總理，目的是妄圖整個搞垮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毀我長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周總理幾十年如一日，為黨、為人民、為革命忠心耿耿地工作，他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祖國。我們黨有毛主席是最大的幸福，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幸福，有忠於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周總理同樣是幸福。因此反對周總理實質上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誰反對林副主席誰就是反革命，誰反對周總理誰也是反革命。

「5·16」反革命陰謀集團，黑手伸得很長很長。不僅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不僅機關有，學校有，文藝界有，部隊裏也有；不僅其他高等院校有，北京大學也一定有，而且是「5·16」的一個重要據點！不妨讓我們簡單地重溫一下我校三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歷史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幾個回合的大搏鬥，哪一個回合北大沒有激烈的反應？特別是「5·16」匪首王關戚所掀起的極「左」思潮和「5·16」的反革命活動，在北大尤其倡狂。請看事實吧！

早在67年一月革命風暴時期，就和周英、林傑、盧正義、徐非光、譚厚蘭、李冠英之流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有；

「5·16」活動猖獗之時，策劃組織成立北大「5·16」公社的，有；

在「5·16」頭子授意下，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搶劫國家機密檔案的，有；

經常向林傑、周景芳、穆欣、洪濤、王恩宇之流請示彙報和XX特務組織秘密聯繫的，有；

直接參與周景芳操縱的「幹聯站」黑活動的，有；

參加「5·16」骨幹分子八月黑會的，有；

鼓吹「先進的南方，落後的北方」的反動謬論，煽動大抓軍內一小撮的，有；

「5·16」匪團猖獗時期，把北大的革命群眾張貼的「誰反對周總理誰就是反革命」等群眾大標語，拍成照片，送交「5·16」匪首，作為「老保」罪證，邀功請賞的，有；

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惡毒攻擊周總理和江青同志，甚至當王關戚之流倒台之後，還為王關戚鳴冤叫屈，惡毒咒罵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犯下了令人絕對不能容忍的滔天大罪的人，有。

僅從以上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北大「5·16」分子的活動是何等猖獗嗎？現在是到了徹底清算「5·16」頑固罪行，還其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目前，在如何對待「5·16」匪團的問題上，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裏有一個立場問題，站隊問題。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就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如果你是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你就會看到，我們同「5·16」匪團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嚴重的政治鬥爭，必須以兩條路線為綱，要「亂敵人，樹隊伍」，廣泛深入地放手發動群眾，集中時間、集中力量、集中精力、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通過清查「5·16」，真正清理階級隊伍，劃清階級陣線，徹底批判王關戚、楊余傅的反革命罪行及其流毒，滅

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威風，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如果你看不到或不敢看「5·16」匪團的窮兇極惡的反動本質，那就必然會滑到右傾機會主義的泥潭，當了「5·16」防空洞，起着維護包庇「5·16」的作用。這樣必然看不到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搏鬥，就必然缺乏對「5·16」的仇恨和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無比熱愛，就必然不能真正放手發動群眾，不能真正解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根本問題。其結果，必然是黑白不辨，是非不分，敵我顛倒，混淆階級陣線，長階級敵人的威風滅革命派的志氣。因此抓不抓「5·16」是對毛主席忠不忠的大問題，是對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持甚麼態度的問題，是站在哪一邊的大問題。當前抓不抓「5·16」，堅決不堅決抓「5·16」，真抓「5·16」還是假抓「5·16」，是革命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嶺，在這個問題上，任何遊移和動搖都是極大的犯罪。

……

(下結束語及口號，從略)

(70·1·27 孫蓬一、趙正義、宋一秀、高雲鵬、韋全貴寫)

成英來信（一封）

親愛的老孫：

……

學校目前正在認真總結經驗，檢查宣傳隊進校到現在的工作，給宣傳隊提意見，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8341部隊到咱們學校來了一部分人幫助搞。據說這次到北大來的8341部隊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8341部隊的同志來了之後，很虛心，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與以前宣傳隊的作風大不相同，特別是與魏XX（指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部總指揮——孫按）的作風更不相同。群眾給宣傳隊的前一段工作提了很多意見。指出：宣傳隊進校時，很多地方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如魏XX曾說北大過去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兩條路線鬥

爭，宣傳隊進校後，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才開始照進了新北大等等。這就從根本全盤否定了自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發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以來的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還指出：宣傳隊進校後，對廣大幹部沒有做好教育、解放的工作，相反地，大搞所謂「揪陸平的黑班底」，在全校一下就「揪」了900多個幹部都是「陸平的黑班底」，並且還要繼續揪，提出「寧左勿右」。這就是在幹部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沒有擴大教育面，而擴大了打擊面。……

由於在群眾、幹部兩個問題上，宣傳隊領導的指導思想不正確，存在着嚴重的錯誤，所以使北大的運動比起清華來落後了好幾個月，走了很大一段彎路。……

這幾天還正在提意見，我們班的火力很猛，給宣傳隊提的意見又多又尖銳，8341部隊負責同志在前天晚上到咱們系聽了聽，原宣傳隊的負責同志也來了。估計這次在8341部隊同志領導下，學校的運動將會趕上去。

同學們對魏XX的意見最大，當然魏的很多講話也反映了過去宣傳隊的指導思想，所以對魏的意見，也就是對宣傳隊一些領導思想的意見。目前8341的同志還是處於聽意見的階段，對原宣傳隊的工作還未發表意見。

祝你工作好，身體好！

緊握你的手！

此致

敬禮

成英

69年4月9日晚9點30分於王府井

陳炳泉來信（一封）

親愛的老孫：

……

我們的新廠正在建設當中，今年將投入生產。我過去學的是哲

學、數理邏輯，對於現在要從事的半導體管的工作是毫無幫助的。這樣在我的面前就擺着一系列的困難，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只好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想老老實實的學點新東西，所以我現在只要有一點業餘時間就學習，學習半導體方面的知識。

進廠工作一個半月來，與工人相處是好的，工人對我也比較滿意，認為我沒有架子。其實我充其量不過多認幾個字而已，在政治上，業務上，都不行，有甚麼臭架子可擺的呢！

……

上海的階級鬥爭是比較複雜的，你千萬不要書生氣十足，要從以往的鬥爭中充分地吸取經驗教訓，否則將是不可設想的。

……

此致
敬禮

炳泉

69·2·9晚

孫惠軍來信（一封）

月才：你好！

……

先談談生活吧！我們六連現在成了場部直屬連，專門完成突擊性的任務。哪裏的水渠決了堤，一聲令下，我們坐上汽車就成了摩托化部隊，在戈壁灘上奔波幾小時趕赴現場，鐵鍬洋鎬齊下，人聲水聲迴響，哪管冰水泥漿，踏下去便是一場奮戰，直到精疲力盡，勝利完成任務，方才收兵回營。有時又不分白天黑夜地巡護在水渠上，承受到狂風的吹拂，大雪的干擾。腹饑的時候咬幾口乾面餅，口渴時就把水渠中的水沉澱一下，帶着泥沙喝下去。一班人馬分撒在十幾公里長的水渠上，每夜我要從上到下走兩趟，每個點逐步巡查。一個人走在茫茫的戈壁上，無論是朦朧的月色下，還是在風沙

打臉的壞天氣，都是如此。風聲、水聲，遠處的狼嚎，近處不知名的怪鳥叫聲，駱駝刺和芨芨草碰撞的磨擦聲，不時地傳入耳鼓，一開始心中難免有些打鼓，後來也漸漸地習慣了。扛着洋鍬，邁步在萬籟俱靜的戈壁灘上，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豪邁的感覺……

還能向你彙報些甚麼呢？有幾次三五成群的野黃羊也闖到了我們守護的水渠旁，我們的雙腿無論如何是追不上它的，只能舉起鐵鍬，示威性地追趕幾步罷了。還有天氣多變，前些天中午已熱得人們絨衣都穿不住了，這兩個星期又刮起了東風，早晨傍晚還結冰，穿着羊皮大衣並不暖和，一到中午卻又熱得穿不住棉襖了。河灘是流水潺潺，草場上已見到了點點的嫩綠，報導着遲來的春天……

祝

永遠革命！

戰友 惠軍

69·4·22夜於手電筒光下

梁恕信來信（一封）

月才同志：您好！

由於戰備的需要，我們已經轉移到大興縣魏善莊公社王各莊大隊了。形勢變化很快，在幾天功夫中，咱們學校就已一分為四了。大部分教師（文科60%，理科40%，一二機關大部分）去江西南昌縣鯉魚州試驗農場，聶元梓、孫蓬一等同志都去江西了。技物、無線電、數力系的力學專業去陝西漢中。除少數部分留校人員及校辦工廠的同志外，我們大部分學生和一部分教師分散到了北京各縣。經濟、生物和我們地球物理系到大興縣，劉慧芬同志他們在安定公社，離我們大約有十幾里。

……

北京的戰備工作抓得雷厲風行，幾天之內，全市文教、科研機關中央各部委都已陸續疏散。一場大戰迫在眉睫。這幾天，心情是

很激動的，我們就要參加埋葬帝修反的戰鬥了，我們將以戰鬥和犧牲來迎接毛澤東思想傳遍全球的勝利。我們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是多麼的幸福，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跟着我們的紅司令在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

月才同志，每次收到您的信，我都挺受鼓舞的，感謝您對我政治上的關心與幫助。下鄉前，我燒了一些信件，但您的來信我都珍貴地保留着。您在上次來信中對我的批評是正確的，我是有資產階級派性的。

現在中心的中心是備戰，準備打仗，對學校的一些問題已不多考慮了。

致
革命的敬禮

梁恕信

1969·11·1

岳雅琴來信（三封）

老孫：你好！

……

「北大落後了，派8341部隊去。」這是周總理上個月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報告裏講的話。8341於3月底進北大，參加鬥批改領導工作。……這個工作已進行二周了，還得搞下去，可能得總結到月底，歸結起來，大致有下面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上跟毛主席跟得不緊。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主席點了馮友蘭、翦伯贊的名，結果因為宣傳隊不理解不執行，翦自殺了，中央三令五申要北大檢查，七次都沒通過……二、下靠群眾不牢，不是愛護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而是要「重新發現積極分子」，把群眾正確意見打成階級鬥爭新動向……三、形「左」實右的指導思想。過高估計敵情，因此打擊面就過寬了。楊處長在一次大會上講揪出來了

1,500，還只是序幕，還要把未名湖水抽乾，抓大王八。

……

本來，校革委會要趕在春節前後成立，結果名單報上去，中央一直未批下來。最近，我們才知道，36個委員中，「老佛爺」是第三十六名委員，而把沒有在全校大會亮相未經過群眾充分討論的張學書報上個副主任。你看，這是個甚麼問題！這次「老佛爺」當上「九大」主席團成員，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光榮，也是新北大的光榮。

還有，對待紅衛兵小將的態度也是錯誤的，我們系就把口誤、筆誤都說成是「反革命事件」（共14起）。

……

對了，在我們系全系大會上，也有同學提到了你，認為對你採取的做法是不對的，以後應向群眾講明真況，糊糊塗塗離開北大，「背着黑鍋去上海」。我暗自歎道，還有人懷念着他，人們沒有全忘記。

……

中央採取斷然措施，北大大有希望，人們都說毛主席對北大最關心，北大對毛主席有特殊感情。

……

祝好！

雅琴草

69·4·18午

※ ※ ※ ※ ※ ※ ※ ※ ※ ※

老孫：

……

你信上講的道理，照例是在我的預料之中的。不過這一次我沒有純粹把它看成是「書生氣」的說教，我自覺到在自己思想深處，兩種東西的鬥爭是很激烈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所見所聞（尤其是你的遭遇），使我受到很大刺激。而且，在大學時，波斯班

四年來的生活教給了我一些不好的東西，……在我情緒最低的時候（武鬥前後），我曾清理過一些思緒。首先，我感到自己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顯得過於軟弱，無能為力，因此我想迴避它。其次，我發現人與人的關係，只是階級關係（當然這不是我的「發現」），我把這種關係理解成「知己」太少。而且，在知識分子中，兩面派作風太重，互相之間的猜忌等等使我感到很苦悶。

經過實踐，我也認識到一條真理，世界觀的改造是長期的，困難的，然而它又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由於我這個人的特點，反覆性之大難以控制，不知將來究竟能改造成個甚麼樣子，我想最多是個中間派吧！

祝快樂！

雅琴

10·4晚

※ ※ ※ ※ ※ ※ ※ ※ ※ ※

老孫：你好！

收到你的回信，我很高興，剛好章劍因病回來休息，拜讀了你的信，不勝感慨。你的回上海及回上海的後果，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推算，我知道那幾個傢伙是不會讓你吃好果子的，這幾年你也確實吃了不少的苦了。你對政治鬥爭有濃厚的興趣，我並不反對，不過，我一直認為你的厚道常常使你吃虧吃苦頭，你把有些東西看得太神聖，你的態度也很固執。當然，如今「四人幫」垮台了，許許多多受他們迫害的人重見了天日，但是，又有多少人斷送了性命而仍處於不明不白之中呢？你愛人想回上海，我也支持她的意見，你對你的家庭所作的貢獻太小了。記得在北大時，你就不大回家，那你回上海後，就更談不上甚麼家不家了，你的孩子都該上中學了吧！他們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呢？你媽媽還健在嗎？

……

周總理逝世的當時，我痛哭了好幾次，我們教師多次要求學校開追悼會，但學校負責人害怕，我們只有到教室裏去流着淚給學生介紹周總理。尤其像我們這種在北京生活過，多次見過總理的人，那種悲憤心情是難以抑制的，肯定講，如果我當時在北京，也會捲入到「天安門事件」裏面去。

……

祝順利

岳雅琴

77·4·14

施雪華來信（一封）

孫月才同志：你好！

……

我是68屆畢業生，現在分在遼寧錦州化肥廠。化肥廠是新建廠，還未完全建成，所以先在錦州農藥廠勞動。來廠後，收到了不少同學來信，這些同學一般都是在農村勞動，有的是在解放軍農場，有的是下去插隊，牢騷最多的是在解放軍農場的同學了。比如：王斧分在國防科委，先在盤錦（遼寧）農場勞動，蔡繼業分在建工部，先在江蘇某個農場勞動，小汪、小趙（原來經常和我在一起的那兩個女同學）分在內蒙，先在巴盟農場勞動。還有些是插隊的，他們認識你，不知你認識他們不？他們來信說，在農場整天鬥私，階級鬥爭主要就是頭腦裏公與私的鬥爭，根本沒有甚麼路線鬥爭。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件都傳達的很晚，也沒很好學習，讓他們討論甚麼：從小事裏如何反映出大事，大節和小節的關係等等。常常是要三天一個小結，五天一個彙報。當然主席教導我們要鬥私批修，但是不能單純強調鬥私，閉門思過，不接觸社會階級鬥爭，整天埋頭勞動，成了世外桃園了。看來鍛煉條件最好的倒是我了，我一到錦州農藥廠，原來是想「偷懶」的，想不介入甚麼鬥爭，實際上階級

鬥爭是客觀存在的，想迴避是不行的，想折衷是不行的，形勢將逼迫你選擇一條道路。錦州農藥廠階級鬥爭十分激烈，關鍵問題圍繞一個「權」字，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也是在「權」的問題上，究竟是讓無產階級掌權，還是讓資產階級野心家掌權，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走鞍綱憲法突出政治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就是一系列表面現象（如：寫反標，革委會和四個偉大的牌子被人盜走，國旗丟失等一系列發生在農藥廠的至今未被破案的反革命事件）背後的實質。

……

從我個人來講，從鬥爭過程來看，明顯看出我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冷一陣熱一陣，熱起來我是能豁出去的，我只要勁頭上來了，任何場合下我都是敢講的。但當不順利的時候，我就會一下子冷下來，甚麼也不想管了。的確，我也還是有私心的，毛主席說的五不怕精神，我是做不到的。另外，我學習也很不夠，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覺悟和水準都很低，所以往往在關鍵的時刻把不準方向，不能拿革命的理論來指導行動，不懂得革命規律。這些問題我一直存在的，但是我比較馬虎，不像有些人要求自己那麼嚴格，中游思想很重。所以一直沒有克服，也一直沒有想去認真克服。

祝你永遠革命！

施雪華

1969·3·30

劉蓓蓓來信（二封）¹

老孫，你好！

我於17日晚9:39離開北京，18日上午11:04到達呼市，在賓館裏住了幾天，明天便要出發到農場去。我所在的內蒙軍墾農場，根本不在呼和浩特，而是在距呼市500多里的烏梁素海邊。我們要乘火車到包頭西部的巴彥淖爾盟的烏拉特前旗，然後再乘汽車到農

場。這個農場屬4953部隊，大部分戰士回包頭執行任務，農場只有一個營的兵力，加上我們400多名大學生（其中有150名外地大學生），共1,000多人，2萬畝土地，4台拖拉機，只種小麥和小米。農場三面環山，地勢較低，潮濕，蚊子多，沒電燈，住泥房，喝鹹水……這些我都不在乎，我擔心的是以後的思想改造問題。我們這裏每個連有140名大學生，只有六名解放軍幹部，還是知識分子成堆，不能真正地生活在工農兵的「汪洋大海」中間。從現在起到明年3月，我們的全部工作是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勞動很少，只有挖菜窖、修營房之類，這與在學校中搞軍訓有多大差別呢？我的理想是終生生活在工農群眾中間，不再呼吸那被「臭分子」（因沒有真正的知識，故把「知識」二字去掉）污染的空氣，但我真擔心在這樣的農場過上一、二年，又去當甚麼教師，那我的理想總也實現不了。你認為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怎樣改造自己呢？也許我是杞人憂天，新生活還沒開始呢，我已經對它失去信心了！

……

祝你健康！

蓓蓓

1968·9·20

※ ※ ※ ※ ※ ※ ※ ※ ※ ※

老孫：過節好！

……

你說「面向生活，應該勇敢」這句話太對了！

……

有人認為充滿鬥爭的生活是可怕的，有人認為一潭死水的生活是可怕的，這就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啊！經過這兩年文化革命的鍛煉，我也逐漸嘗到了不做「觀潮派」，投身到鬥爭的漩渦中去的「其樂無窮」的滋味。逍遙是不行的，不站在第一線，站在二、三線也是不過癮的。但是當我總結經驗教訓時，又碰到一些消極的東西。有些關心我的人，總勸我少出頭，少露鋒芒，我聽了不高興，覺得過那

種庸庸碌碌的生活還不如死了好，可是現實生活中一些問題又得不到正確的答案。所以我很關心北大問題的解決，如果北大的結局不理想，那我會感到受了很大的打擊。不過請你放心，我是不會放棄自己的信仰的，不會改變已經建立起來多年的革命的人生觀，我一定要大膽地、潑辣地、積極熱情地去幹革命。

我是四連三排九班的戰士。我們四連住的全是原來部隊的營房，房外便是長滿荒草的開闊的平原。從呼市到這兒來的那天，自烏拉特前旗到農場長達三小時的路上，先是五、六級的大風灌，接着是大雨澆，「老天爺」就是這樣「歡迎」我們的。第二天團裏便開了歡迎大會，師首長講了話，送給我們一人一本小紅書，一枚毛主席像章。我們到了這兒以後，一直學習《愚公移山》和部隊裏關於形勢問題的材料。勞動便是扒舊菜窖，挖新菜窖，措草（以後自己編草墊），到烏梁素海邊緣部分一望無邊的蘆蕩裏割蒲棒，自己做飯、燒鍋爐等等，自力更生的精神還是比較強的。我們還披着棉襖吃了不少三分錢一斤的西瓜。我們過的生活還很新鮮，每天都要解決一些新矛盾，認識一些新東西，受到的磨煉比學校裏多。

但是，這兒是比較閉塞的，廣播平時聽不見，報紙很難看得着，平時對我們的思想教育也比較膚淺。我們這裏好像與外界隔絕，與文化革命脫節似的。在學習《愚公移山》時，大家都擺了在思想改造中的不利條件，如「臭分子成堆」之類，看法基本是相同的。

……

據我所知，我們農場裏有七個北大畢業生（包括66屆的），我們連隊可能有三個，我都不認識。

……

祝你健康！

劉蓓蓓

1968·10·2晚

給北京的家信（一封）²

代軍：你好！

信已收到，勿念！我是昨天（星期五）收到你的信就回家來了，半個月沒回來了，早回來無非是可以和向晨多玩玩。

星期五、六學校裏有會，我都逃掉了，沒啥意思，浪費時間而已。我的情緒也不能說低落。要說情緒，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好過。打垮了「四人幫」，正像有的人所說死了也甘心了。天下再沒有比這樣的事更痛快了，而且還順便打倒了我的怨敵徐景賢，不是更令人高興了嗎？正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大家都高興，但你應更高興」。事實也確是如此，我內心是特別高興，一直弄得睡不好覺，要生病。但我表面上有所克制的。我之所以惱火，是想到調工作如此不順利，無非是受「四人幫」迫害造成的，又想到這種幹部（學校裏的）只會考慮自己的問題，不肯認真辦點事。現在揭發上海發展黨員就是要聽「四人幫」及上海的小爬蟲的才好辦，你要真正為革命，而不拍馬屁，是不好解決的。其實不揭發我們也知道，但實在是叫人夠氣憤。當然，對我來說入黨不是目的，因此就是不入黨也還要幹革命，但是絕不做五分加綿羊，額頭上的角還是要的，不合理的事，還是要講，可有可無的事還是不幹，不做傻瓜了。「四人幫」揪出了，全國人民大快人心。但是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認為要更好地幹政治，還有一種是看得更透了，不再受騙了。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混世主義有所抬頭，工農兵學員中，教師中都有。昨天回來看到朋友從杭州市來的信。照抄幾段給你看看：「這次事件對我的教育太深了，使我懂得了這就是『政治』，這就是階段鬥爭。政治的舞台畢竟不同於演戲的舞台，這齣戲使我今後再也不敢走近這個舞台了。我不是演員，也不想當演員。以後我將永遠是一個後排的觀眾，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還問我是不是繼續在寫文章，勸我「還是多休息好」。他就屬於看得更透的一種。我雖然不屬後一種，但受「四人幫」的騙實在太多，這叫我無限的憤怒。今後得吸取教訓。

我的房子裏差不多每天有人來，這也叫人惱火。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來講話，有時表現很不耐煩，煩躁得很，一煩躁晚上就

睡不好。誰要是每晚有人來我保管他是惱火的。我是喜歡安靜點的，我自己就從來不到人家房間去閒談。

向晨說他不寫信，畫個畫好了。我現在在寫信，他在畫高爾基，我看還不錯，當然在比例上還有點問題，慢慢會懂的。他成天嘻嘻哈哈，真是哈哈菩薩一個，是我們家裏最幸福的一個人了。

祝好

向姆媽、向今問好！

月才

1976 · 11 · 14

註釋

- 1 劉蓓蓓的兩信寫於1968年，由於她很具體地描述了軍墾農場的生活、思想，故摘錄在這裏。劉是中文系畢業生。據《聶元梓回憶錄》「自序」，劉蓓蓓在「回憶錄的寫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 2 收入這封家信，是因為它反映了粉碎「四人幫」後即刻出現的兩種思想傾向，它們一直影響到今天的社會現實。我們這一代的精神負擔太沉重了。當年「嘻嘻哈哈」的一代，沒有經歷過思想牢籠，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步伐要比我們輕快得多。



從北大到上海，再到北大，最後又回上海：這就是孫月才的文革路線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個困擾於當「院士」還是「戰士」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孫月才，在理想、崇拜、激進的情緒下投入了北京大學5·25大字報引發的派系鬥爭中。次年，他又在上海以「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負責人身分親歷了上海全面奪權的過程，返京後更成為「新北大公社」負責人。因為學業、串聯、家庭等一系列原因，他十年中數度往返奔波於京滬之間，兩度失去人身自由，也見證了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和上海的工人運動的消長。開始的自告奮勇也好，後來的身不由己也好，他都持之以恆地記錄着親歷的時代，並在八十年代開始以學術和理論思考的方式反思文革。

四十六年後，孫月才文革十年日記整理出版。這部日記以豐富的資料、忠實的態度展示了作者親歷的文革重大事件的細節，坦呈不同階段的自我心理變化：執著與茫然、迷信與反省；既是研究共和國十年文革史的參考資料，也是瞭解那一代知識青年成長史的重要個案，尤其有助於今天的讀者更深刻地理解當年的歷史現場以及文革悲劇的思想根源：

如果沒有這種獨立的精神，沒有這種自由的思想，一個人就沒有了靈魂，一個民族就會沉淪。沒有這樣的堅持和擔當，即使是反對文革的人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輕易地把文革的幽靈重新召喚回來。

這是孫月才寫給後人的警示。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2-996-462-7



9 789629 964627